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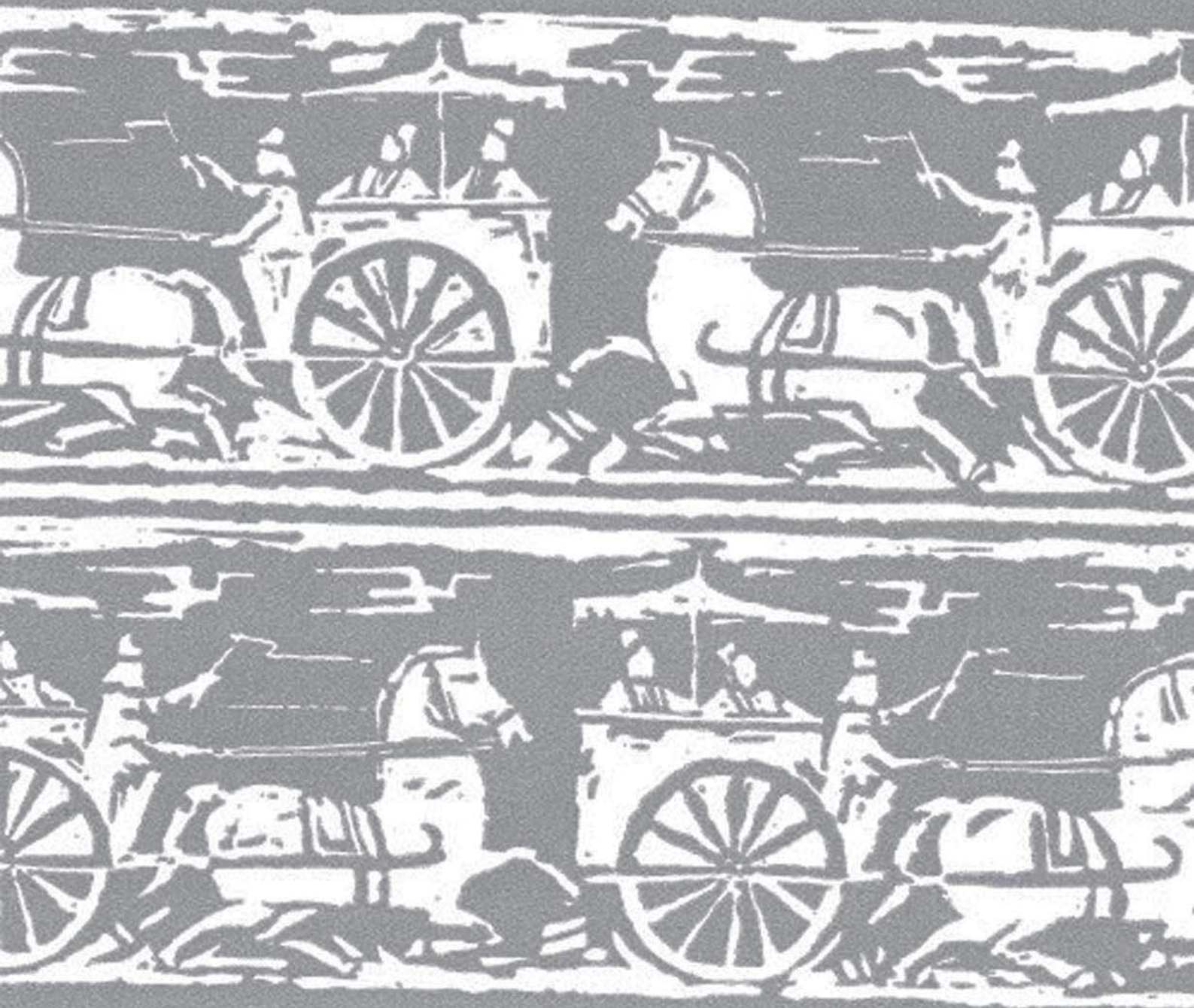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66
书号 K20[illegible]
374-4 [illegible]

资治通鉴全译

第十三册

卷一百八十五至一百九十九

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起（公元618年）
唐高宗永徽六年乙卯止（公元655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纪一　起著雍摄提格正月，尽七月，不满一年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上[1]

武德元年

1 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2]。

唐王既克长安，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3]，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氐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有司复书，日以百数。

2 王世充既得东都兵[4]，进击李密于洛北[5]，败之，遂屯巩北。辛酉，世充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击密，桥先成者先进，前后不一。虎贲郎将王辩破密外栅，密营中惊扰，将溃；世充不知，鸣角收众，密因帅敢死士乘之，世充大败，争桥溺死者万余人。王辩死，世充仅自免，洛北诸军皆溃。

世充不敢入东都，北趣河阳，是夜，疾风寒雨，军士涉水沾湿，道路冻死者又以万数。世充独与数千人至河阳，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⑥，召还东都，赐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得万余人，屯含嘉城，不敢复出。

密乘胜进据金墉城，修其门堞、庐舍而居之，钲鼓之声，闻于东都；未几，拥兵三十万，陈于北邙，南逼上春门。乙丑，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出兵拒之⑦；达望见密兵盛，惧而先还，密纵兵乘之，军遂溃，韦津死。于是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等各举所部降于密。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并遣使奉表劝进，密官属裴仁基等亦上表请正位号，密曰："东都未平，不可议此。"

3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救东都。

4 东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粮者进散官二品；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

5 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郑元琦将兵出商洛，徇南阳，左领军府司马安陆马元规徇安陆及荆、襄。

6 李密遣房彦藻、郑颋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以梁郡太守杨汪为上柱国、宋州总管，又以手书与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钩斩袂⑧，不敢庶几。"汪遣使往来通意，密亦羁縻待之。彦藻以书招窦建德，使来见密。建德复书，卑辞厚礼，托以罗艺南侵，请捍御北垂。彦藻还，至卫州，贼帅王德仁邀杀之。德仁有众数万，据林虑山，四出抄

掠，为数州之患。

【注释】

①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唐高祖李渊死后追封谥号。李渊(公元566～635年)，唐开国皇帝，在位9年(公元618～626年)。字叔德，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因父昞袭封唐国公，兵克长安，进封唐王，遂受隋禅，国号唐，建元武德。后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全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被迫传位，自称太上皇，庙号高祖。

②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佩带宝剑，穿着履上殿，司仪宣读礼仪，自我参拜皇帝不呼姓名，为特优礼遇。因隋制，大臣上殿不得剑履，赞拜必呼其名。

③商洛：古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西北。

④王世充：隋末割据者。字行满，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人。炀帝初，为民部侍郎，出任江都郡丞。炀帝末，镇压农民起义，升江都通守。因瓦岗李密逼东都派其援救。炀帝被杀拥立越王侗；击败李密自立为帝。其后降唐被杀。 东都：洛阳，与西都长安对称。

⑤李密：隋末瓦岗军首领。京兆长安人。应杨玄起兵黎阳，玄败被捕，逃入瓦岗军，出自统一军到为主称魏公。其后为王世充击败。

⑥越王侗：隋炀帝孙杨侗，封越王，炀帝赴江都，留守东都；炀帝被杀，即帝位，年号皇泰，后被王世充所逼退位并被杀。

⑦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的光禄大夫，掌顾问应对。民部尚书：隋唐尚书省六部之一的民部尚书，掌文书之职。

⑧射钩斩袂：指齐桓公不计管仲射钩之仇及晋文公不怨恨曾追杀他斩其袂的寺人，以喻不计前仇。

【译文】

唐纪一 起戊寅(公元618年)正月，止七月，共七个月。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上

武德元年(戊寅，公元618年)

1春，正月，初一，隋恭帝诏令唐王可以佩剑着履登殿，赞拜皇帝

不必呼名，表示优厚礼遇。

唐王已攻下长安，用书信晓谕各郡县。于是，东从商、洛，南到巴、蜀，郡县长官及盗贼大头目，氐、羌少数民族酋长，都纷纷争着派遣子弟入朝拜见皇帝，请求受降。主管这方面的官吏，每天的回信，要以百封来计算。

2 王世充已得到东都兵权，就在洛水以北进攻李密的军队，打败了李密的军队，于是在巩县北边驻扎下大军。十五日，王世充命令诸路军队各自建造浮桥，渡过洛水去攻打李密的军队，由于先造好桥的先进兵，因此前后不一致。虎贲郎将王辩攻破了李密军营外栅栏，营中的士兵已惊恐骚乱，势将溃败；王世充不知真相，便命令吹响号角收兵；李密因此率领敢于拚死的勇士乘机袭击，王世充军大败，蜂拥争过浮桥逃命而坠河溺死的士兵就有一万多人。结果，王辩战死，王世充仅以身免，洛北诸军也都溃败了。王世充不敢进入东都，向北疾走河阳。当天晚上，刮着迅猛的大风，下着酷寒的骤雨，士兵渡河又沾湿了衣服，在路上被冻死的又是数以万计。王世充独自与数千士兵到达河阳，而亲自绑缚入狱请罪。越王侗派遣使者赦免他的罪过，召令他回到东都，并赏赐黄金、布帛、美女来安抚他的情绪。于是，王世充收拾聚合散亡的士兵，共得一万多人，屯扎在含嘉城，不敢再出兵。

李密乘胜进兵，占据金墉城，将城门、城墙上的矮墙、房舍加以修整，驻军城内。军乐的钲鼓声，可以传到东都。不久，李密拥有军队三十万人，在北邙山列下阵势，向南逼近上春门。十九日，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出兵抗拒李密；段达遥望李密兵多气盛，惊惧而先退回，李密乘势纵兵袭击，于是拒兵溃败，韦津战死。因此，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等人，各率领所属军队，向李密投降。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人，都派遣使者上表劝说李密登皇位，李密官属裴仁基等也上表请求他名正皇位国号。李密说："东都尚未平定，不能够议论这

件事情。”

3 二十二日，唐王任命嫡长子李建成为左元帅，秦公李世民为右元帅，率领各路军队十余万人援救东都。

4 东都缺乏粮食，太府卿元文都等人，招募守城不吃公家粮的，给予晋升为散官二品；于是，做买卖的商人，手执象牙朝笏，上朝做官的不计其数。

5 二月，初四，唐王派遣太常卿郑元琦率兵出商、洛，夺取南阳，左军府司马安陆人马元规，夺取安陆郡及荆、襄等地。

6 李密派遣房彦藻、郑颋等人，向东出发前往黎阳，分路向各州县招安抚慰。用梁郡太守杨汪做上柱国、宋州总管，又交给他亲笔信说：“从前在雍丘，您虽曾奉命追捕过我，但齐桓公能不计管仲射钩之仇反用为国相，晋文公能不怨恨因追杀他而割掉他衣袖的寺人，我不敢和他们相比，可愿意效法他们。”杨汪见信后，派遣使者来往通报诚意，李密也暗中派人笼络他。房彦藻用书信招抚窦建德，使他来见李密。窦建德回信，辞语谦卑，礼义甚厚，托因罗艺向南侵犯，请求保卫北面的疆域。房彦藻回来，到了卫州，被贼首王德仁拦击所杀。王德仁有徒众数万人，占据林虑山，四面出动抄袭掠夺，成为附近数州的祸患。

7 三月，己酉，以齐公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听以便宜从事。

8 隋炀帝至江都[1]，荒淫益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然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

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

帝自晓占候卜相[2]，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3]，卿不失为沈后[4]，且共乐饮耳！"因引满沈醉。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阳[5]，保据江东[6]，命群臣廷议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为善[7]；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陈不可[8]，请车驾还长安，与世基忿争而出。门下录事衡水李桐客曰[9]："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亦恐终散乱耳。"御史劾桐客谤毁朝政[10]。于是公卿皆阿意言："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11]。"乃命治丹阳宫，将徙都之。

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郎将窦贤遂帅所部西走[12]，帝遣骑追斩之，而亡者犹不止，帝患之。虎贲郎将扶风司马德戡素有宠于帝[13]，帝使领骁果屯于东城，德戡与所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谋曰[14]："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诛；不言，于后事发，亦不免族灭，奈何？又闻关内沦没，李孝常以华阴叛，上囚其二弟，欲杀之。我辈家属皆在西，能无此虑乎？"二人皆惧，曰："然则计将安出？"德戡曰："骁果若亡，不若与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转相招引，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

恺、勋侍杨士览等皆与之同谋[15]，日夜相结约，于广座明论叛计，无所畏避。有宫人白萧后曰："外间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以为非所宜言，斩之。其后宫人复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自是无复言者。

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素厚[16]，杨士览，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谋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结党西遁，智及曰："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德戡等然之。行枢、薛世良请以智及兄右屯卫将军许公化及为主[17]，结约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驽怯，闻之，变色流汗，既而从之。

德戡使许弘仁、张恺入备身府[18]，告所识者云："陛下闻骁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骁果皆惧，转相告语，反谋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骁果军吏，谕以所为，皆曰："唯将军命！"是日，风霾昼昏。晡后[19]，德戡盗御厩马，潜厉兵刃。是夕，元礼、裴虔通直阁下，专主殿内；唐奉义主闭城门，与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键。至三更，德戡于东城集兵得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帝望见火，且闻外喧噪，问何事。虔通对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时内外隔绝，帝以为然。智及与孟秉于城外集千余人，劫候卫虎贲冯普乐布兵分守衢巷[20]。燕王倓觉有变[21]，夜，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22]，诡奏曰："臣猝中风，命悬俄顷，请得面辞。"裴虔通等不以闻，执囚之。

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诸门卫士。虔通自门将数百骑至成象殿，宿卫者传呼有贼，虔通乃还，闭诸门，独开东门，驱殿内宿卫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卫将军独孤盛谓虔通曰："何物兵势太异[29]！"虔通曰："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将军慎毋动！"盛大骂曰："老贼，是何物语！"不及被甲，与左右十余人拒战，为乱兵所杀。盛，楷之弟也。千牛独孤开远帅殿内兵数百人诣玄览门[30]，叩阁请曰："兵仗尚全，犹堪破贼。陛下若出临战，人情自定；不然，祸今至矣。"竟无应者，军士稍散。贼执开远，义而释之。先是，帝选骁健宫奴数百人置玄武门，谓之给使[31]，以备非常，待遇优厚，至以宫人赐之。司宫魏氏为帝所信[32]，化及等结之使为内应。是日，魏氏矫诏悉听给使出外，仓猝际制无一人在者。

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门入，帝闻乱，易服逃于西阁。虔通与元礼进兵排左阁，魏氏启之，遂入永巷，问："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进[33]，帝映窗扉谓行达曰："汝欲杀我邪？"对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还耳。"因扶帝下阁。虔通，本帝为晋王时亲信左右也，帝见之，谓曰："卿非我故人乎[34]！何恨而反？"对曰："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帝曰："朕方欲归，正为上江米船未至，今与汝归耳！"虔通因勒兵守之。

至旦，孟秉以甲骑迎化及，化及战栗不能言，人有来谒之者，但俛首据鞍称罪过。化及至城门，德戡迎谒，引入朝堂，号为丞相。裴虔通谓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须

亲出慰劳。”进其从骑，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执辔挟刀出宫门，贼徒喜噪动地。化及扬言曰：“何用持此物出，驱还与手[49]。”帝问：“世基何在？”贼党马文举曰：“已枭首矣！”于是引帝还至寝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叹曰：“我何罪至此？”文举曰：“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帝曰：“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数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为亦尔？”德彝赧然而退。帝爱子赵王杲，年十二，在帝侧，号恸不已，虔通斩之，血溅御服。贼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文举等不许，使令狐行达顿帝令坐。帝自解练巾授行达，缢杀之。初，帝自知必及于难，常以鞶贮毒药自随，谓所幸诸姬曰：“若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及乱，顾索药，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

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随，囚于骁果营。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众议不可，乃杀秀及其七男。又杀齐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无少长皆死。唯秦王浩素与智及往来，且以计全之。齐王暕素失爱于帝，恒相猜忌，帝闻乱，顾萧后曰：“得非阿孩邪[50]？”化及使人就第诛暕，暕谓帝使收之，曰：“诏使且缓儿，儿不负国家！”贼曳

至街中，斩之，暕竟不知杀者为谁，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杀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皛、梁公萧巨等及其子[60]。巨，琮之弟子也。

难将作，江阳长张惠绍驰告裴蕴，与惠绍谋矫诏发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门援帝。议定，遣报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实，抑而不许。须臾，难作，蕴叹曰："谋及播郎[61]，竟误人事！"虞世基宗人伋谓世基子符玺郎熙曰："事势已然，吾将济卿南渡，同死何益！"熙曰："弃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怀，自此决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号泣请代，化及不许。黄门侍郎裴矩知必将有乱，虽厮役皆厚遇之，又建策为骁果娶妇；及乱作，贼皆曰："非裴黄门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马首，故得免。化及以苏威不预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参化及；化及集众而见之，曲加殊礼。百官悉诣朝堂贺，给事郎许善心独不至[62]。许弘仁驰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阖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回若此[63]！"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64]，化及怒曰："此人大负气！"复命擒还，杀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抚柩不哭，曰："能死国难[65]，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十余日而卒。唐王之入关也，张季珣之弟仲琰为上洛令，帅吏民拒守，部下杀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乱，仲琰弟琮为千牛左右[66]，化及杀之，兄弟三人皆死国难，时人愧之。

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百揆[88]。以皇后令立秦王浩为帝，居别宫，令发诏画敕书而已，仍以兵监守之。化及以弟智及为左仆射，士及为内史令[89]，裴矩为右仆射。

【注释】

①江都：县名。治所在今扬州市。炀帝于大业十二年至江都。

②占候卜相：指视天象变化以测吉凶，灼龟甲取兆测吉凶以及视人形测其命运，泛称占卜术。

③长城公：南朝陈末代皇帝后主陈叔宝曾称长城公。

④沈后：陈后主皇后沈氏。

⑤丹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

⑥江东：一名江左。指芜湖、南京长江以东地区。

⑦内史侍郎：隋内史省属官。内史省原称中书省，为全国政务中枢，内史侍郎为其长官中书监、令之副。

⑧右候卫大将军：隋设左右候卫，管巡察逮捕，置大将军。

⑨门下录事：隋制，门下省置录事，掌总录文薄。 衡水：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衡水县西。

⑩御史：即御史台，为旧封建国家监察机构。

⑪此大禹之事：这是夏禹的事业。因大禹治水，功勋卓著，曾向南方巡狩，并大会诸侯于会稽，故引以作比。

⑫郎将：即中郎将，隋唐为中级军官。

⑬虎贲郎将：领禁卫兵军官。

⑭直阁：即直阁将军，为宿卫宫殿的领兵官。

⑮内史舍人：隋改中书舍人为内史舍人，专管诏令。 虎牙郎将：将军名称。盖隋沿用改变东汉的虎牙将军为虎牙郎将。 鹰扬郎将：将军名称。盖取鹰扬奋威之义。 符玺郎：属门下省，掌符节印玺。 直长：门下省六尚局各置直长，管国家政务。 城门郎：皇城门禁的郎官，炀帝改城门校尉为此称。 医正：为隋太医署官员，即司医。 勋侍：为三侍之一。

⑯将作少监：亦称少府少监，专管工艺制造及钱币之事。

⑰右屯卫将军：府军制京畿十二卫之一，置将军二人，从三品。

⑱备身府：隋设左右领军府，炀帝改称备身府，掌宫禁侍卫。

⑲晡后：晡，申时，即下午三点到五点；晡后，五点以后，即傍晚。

⑳候卫虎贲：候卫，主管京畿日夜巡察的军事机构；虎贲，盖虎贲将军之简称。

㉑燕王倓：元德太子昭之子，代王侑之弟封燕王。

㉒玄武门：皇宫正北门。

㉓何物：哪一个，什么人，俗称什么家伙。

㉔千牛：即千牛卫将军的省称。因其卫兵上皆执千牛刀而称。

㉕给使：供差遣的人。

㉖司宫：主管皇宫诸事的官。

㉗校尉：武官名。隋为武散官。

㉘故人：对旧吏的称谓。

㉙与手：施毒手杀之。

㉚阿孩：齐王暕的小字。

㉛内史侍郎：隋时相当于专管朝政的宰相之职。御史大夫：隋专掌监察、执法的中央长官。左、右翊卫：禁军官署，置将军、大将军。秘书监：典司图籍的秘书省主官。　皎：音晓(xiǎo)

㉜播郎：虞世基小字。

㉝给事郎：隋改给事中为给事郎，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校正文书。

㉞低回：徘徊，犹豫。

㉟舞蹈：此指行朝见之礼。

㊱死国难：为国家危难而死。

㊲千牛左右：隋制，领左右府有千牛左右，司射左右。

㊳百揆：古代总领国政的官，亦泛指诸政务。

㊴内史令：即中书令，隋改为内史令，掌著作简册、策命及爵禄废置。

【译文】

7 三月，初四，用齐公李元吉做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统领十五郡各军之事，听凭他便宜行事。

8 隋炀帝到了江都，更加荒淫，在宫中设一百多个房间，为各房间提供繁盛豪华的帷帐等设置，用美女充实居住，每天命一房间美女作主人，来迎接款待他。江都郡丞赵元楷掌管供应酒菜，炀帝与萧后及宠爱的姬妃，依次到每个房间欢宴饮酒，酒杯不离口，随从姬妃一千多人，也都常常喝醉。然而，炀帝眼见天下危机变乱，内心也纷乱不安，退朝以后，就绑幅头巾，穿着短衣，拄着拐杖信步漫游，遍经所有亭台馆阁，不到夜晚不休止，极切观看景色，唯恐没有满足。

炀帝自己懂得占卜术，爱好说吴地方言；常常在夜晚设置酒食，仰观天文，对萧后说："外面大有人在图谋暗算我，然而我不失做长城公的陈后主，你不失为沈后，将共同欢乐畅饮罢了！"因此，满杯满杯饮酒，喝得滥醉。又曾用镜子自照，回头对萧后说："好个头颈，该是谁砍掉它！"萧后惊问出言不吉利的缘故，炀帝笑着说："贵贱苦乐，本是更替交换来承受的，也还感伤什么呢！"

炀帝看到中原已经动乱，没有心思回北方，想在丹阳建都，好确保据有江东。于是，命令群臣当廷讨论这个方案，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都认为这个方案好；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力陈述不妥，请求皇帝归还长安，同虞世基愤怒论争而中途离去。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江东低下潮湿，土地形势险恶而又狭小，对内奉养万乘车马人等，对外供给三军所需，民众受不了这沉重的负担，也恐怕最终还是导致散乱。"御史弹劾李桐客毁谤朝政。于是，公卿大臣们都迎合炀帝心意说："江东民众仰望皇帝到来已经很久，陛下能过江来，安抚而亲临这个地方，这是大禹的盛事！"因此，炀帝就下令营建丹阳宫，将要迁都至这个地方。

这时，江都粮食已经用尽。跟从炀帝来的骁勇果敢兵士，大多数是关中人。他们长久客居异地，思念乡里，眼见炀帝没有向西回归之意，多数人图谋叛变归乡。郎将窦贤率领所管人马向西逃走，炀帝派遣骑兵追杀他们。可是，逃亡的人还是不能制止，炀帝为此

担忧。虎贲郎将扶风人司马德戡，平素在炀帝面前很受宠信，炀帝派他率领骁勇果敢的兵士屯扎在东城，德戡与所友好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谋划说："现在，骁勇果敢的兵士，人人都想逃亡，我想报告，恐怕先前的事受处罚，不讲的话，到后来的事发生了，也免不了被灭族，怎么办呢？又听说关内沦陷，李孝常据华阴叛变，皇上囚禁他的二弟，将杀他们，我们的家属都在西边，能没有这种顾虑吗？"二人都感到恐惧，说："既然这样，那么将从哪想出个办法来呢？"德戡说："骁勇果敢的兵士假若逃亡，不如和他们一起逃走。"二人都说："好！"因此，互相辗转招引同道，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将军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都和他们是同谋，日夜聚结约会，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讨论叛变计划，没有什么所畏惧回避的。有宫人报告萧后说："外面人人都想造反。"萧后说："由你报告皇帝。"宫人报告了炀帝，炀帝非常愤怒，认为是不应该讲的，把她杀掉了。后来，宫人又向萧后报告，萧后说："天下的事一旦到这个地步，不可救药，不用说了，说了只是使皇帝忧虑罢了！"此后再没人向皇帝汇报了。

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平素很有交情，杨士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赵、杨二人将谋划告诉宇文智及，智及大喜。司马德戡等预期三月十五日结伙向西逃走，宇文智及说："皇上虽然无道，可威严政令还能推行，你们逃走，正象窦贤自取灭亡罢了。如今上天实要灭亡隋朝，英雄同时兴起，同心结伙叛变的已有数万人，因此举行大事，这是帝王的事业！"德戡等都同意这种看法。赵行枢、薛世良请求宇文智及的哥哥右屯卫将军许公宇文化及做主，商量已定，就告诉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生性驽钝胆怯，听到后，惊得变色流汗，后来表示赞成。

德戡派许弘仁、张恺进入专管日夜巡察的备身府，告诉所认识的人说："皇帝听说骁勇果敢的军士想要叛变，于是酿制很多毒酒，

想借宴享大会，全都毒杀他们，独自与南方人留在此地。”骁勇果敢的军士都害怕，辗转相告这番话，谋划叛变抓得更紧。初十，德戡召来全部骁勇果敢的军吏，将如何行动告诉他们，都说：“我们只听将军的命令！”这天，大风骤起，尘土飞扬，天昏地暗。傍晚，德戡盗取御用马厩的马，暗中磨砺兵刃准备武器。这天晚上，元礼、裴虔通在阁下值班，专门主管殿内事宜；唐奉义主管关闭城门，与虔通相约，各门都只关上，不下门闩。到了三更，德戡在东城聚集数万人，举火把为信号与城外相呼应。炀帝望见火光，又听到外面喧嚣，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虔通回答道：“草坊失火，外面的人在共同救火罢了。”这时，宫廷内外已经隔绝，炀帝就认为是这样的了。智及与孟秉在城外聚集一千多人，劫持专管皇宫日夜巡逻的候卫虎贲冯普乐，布置士兵分别守住各街巷。燕王倓发现有变乱迹象，当夜，穿过方林门侧面的水洞而进入宫内，到玄武门，诡诈地上奏说：“我突然患了中风病，生命危在旦夕，请求能够让我面辞皇帝。”裴虔通等没把他的话传达给皇帝，还把他抓住囚禁起来。十一日，天没亮，司马德戡授给裴虔通士兵，来代替各门的卫士。裴虔通从门口率领数百骑兵到成象殿，守卫的士兵传呼有贼，于是虔通就回头来关闭诸门，只打开东门，驱赶殿内宿卫的士兵，命令他们都出去，他们都投弃兵杖而走开了。右屯卫将军独孤盛对虔通说：“什么人的兵，势态太可异了！”虔通回答说：“事态形势已经是这样的了，和你将军无关的事，请将军慎重不要轻举妄动！”独孤盛大骂道：“老贼，这是什么话！”来不及披上盔甲，同左右十几个卫士与虔通的士兵拒战，被乱兵杀死。独孤盛是独孤楷的弟弟。千牛独孤开远率领殿内兵数百人到玄览门，叩门请求说：“兵仗武器还在，还能打败贼人。陛下若能出面亲临指挥战斗，人们的情绪自然安定，不然，灾祸今天就要到来了。”始终没有人答应，军士慢慢散亡。叛贼抓住了开远，因看在他的义气上，释放了他。在这之前，炀帝挑选骁勇健壮的官奴数百人，布置在玄武门，称谓他们为给使，以备非常之用，待遇优

厚，甚至将宫人赐给他们。司宫魏氏被皇帝信任，化及等人结交他，让他作为内应。这天，魏氏假传皇帝命令，都听便他们给使外出，仓促之间，控制得没有一个人留在玄武门。

司马德戡等率领士兵从玄武门入宫，炀帝听到叛变，改变服装逃到西阁。虔通与元礼率士兵敲打左阁门，魏氏将门打开，于是进入永巷，问："皇帝在哪？"有位美人出来，指点方位。校尉令狐行达拔出刀来笔直前进，炀帝映着窗户对行达说："你要杀我吗？"回答道："我不敢，只是要奉陛下返回西京罢了。"因而扶着皇帝下阁来。虔通，本来是炀帝当晋王时跟从左右的亲信，炀帝看到他说："你不是我的故旧之人吗？有什么仇恨而造反？"回答说："我不敢造反，只是将士们思念回归乡里，想要奉陛下归还京师而已。"炀帝说："我正想回去，正是为了上江米船还没有到，现在我同你们回去好了！"虔通因而布置士兵守住皇帝。

到第二天清早，孟秉派披甲骑兵迎接宇文化及，化及发抖讲不出话来，人们有来谒见的，只是低着头扶着马鞍口称有罪过。化及到达宫城门，德戡来谒见，引入朝堂，称做丞相。裴虔通对炀帝说："百官都在朝堂上，陛下必须亲自出去慰劳。"进奉他随从的马匹，逼炀帝骑上马，炀帝嫌那鞍勒破旧，于是更换了新的，才骑上马。虔通手执马笼头，挟着钢刀出宫门，贼徒们欢喜鼓噪声震动大地。化及大声宣扬说："用不着把这家伙带出来，赶快带回去把他杀掉。"炀帝问："虞世基在哪里？"贼党马文举说："已经砍头了！"于是，带皇帝回到内殿，虔通、德戡等拔出雪亮利刀侍立旁边。皇帝叹气说："我有什么罪，以至于到这个地步？"文举说："你背弃宗庙，巡游不停，对外勤于征讨，对内极度奢侈淫逸，使得年轻力壮尽在矢刃之下死亡，女幼老弱填于沟壑，四方民众丧失产业，盗贼蜂拥而起，专用巧言谄媚小人，粉饰邪恶，拒绝劝谏：怎么说无罪！"炀帝说："我实在是对不起百姓，至于你们，荣誉禄位都到顶了，为什么这样待我！今天的事情，是谁为首呢？"德戡说："普天之下共同怨恨，何止

一个人呢!"化及又让封德彝数说炀帝的罪过,炀帝说:"你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也这样呢?"德彝面红耳赤地退下。炀帝喜爱的儿子赵王杲,年纪十二岁,站在炀帝的旁边,号啕痛哭不停,虎通杀了他,鲜血溅到皇帝的衣服上。叛贼要杀皇帝,炀帝说:"天子的死自有方法,怎么能够用锋利的刀刃加在他头上!拿毒酒来!"文举等不许可,使令狐行达按炀帝使他坐下来。炀帝自己解下绢巾给行达,行达用绢巾绞杀炀帝。当初,炀帝自己晓得灾难一定会到来,常用囊贮藏毒药带在身旁,对宠幸的姬妃们说:"假若叛贼一到,你们当即先喝,然后我喝。"到了变乱时,四处索取毒药,左右贴身人都逃散了,始终没有能够得到。萧后和宫人撤除漆床板做成小棺材,与赵王杲的灵柩一同停放在西院流珠堂。

炀帝每次巡游,常让蜀王秀跟随身旁。蜀王秀被囚禁在骁果军营。化及杀了炀帝,想奉立杨秀为皇帝,大家议论纷纷,认为不可,于是杀掉了杨秀以及他的七个儿子。又杀了齐王暕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无论年少年长的一律处死。只有秦王浩平素与宇文智及有来往,智及设计保全了他。齐王暕平常在炀帝面前失去了宠爱,长期父子互相猜忌,炀帝听到变乱,对萧后说:"能不是阿孩干的好事吗?"化及派人到杨暕家里去杀他,杨暕说是炀帝派的人来收拾他,说:"下诏使者且慢杀我,我没有辜负国家!"叛贼把他拉到街中杀掉了,杨暕始终不知杀他的是谁,父子到死也不互相了解。又杀死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皛、梁公萧巨等及他们的儿子。萧巨是萧琮的侄儿。

祸乱即将发生,江阳长张惠绍骑马疾驰去告诉裴蕴,裴蕴和惠绍谋划,假传圣旨派遣城郭下的兵收拾宇文化及等人,直打到宫门援救皇帝。商量已定,派人报告虞世基,虞世基怀疑报告反叛的不确实,抑止他们不许行动。不多久,祸乱发作,裴蕴感叹地说:"和虞世基谋划,竟然误了大事!"虞世基宗室的人虞伋对世基的儿子符

玺郎虞熙说："事态形势已经这样了，我将帮助你向南渡江逃难，同他们一起死有什么益处！"虞熙说："离弃父亲，背叛君王，到哪里去求生存呢？感谢您的关怀，我们从此永别了！"世基的弟弟世南抱着世基号哭，请求代替哥哥受罪，宇文化及不允许。黄门侍郎裴巨知道一定将要发生变乱，虽是佣人也都优厚地对待他们，又建议为骁勇果敢的士兵娶媳妇；到变乱发作，群贼都说："这不是裴黄门的罪过。"不久，化及到来，裴巨迎拜在马前，因此得免于难。化及以苏威不参与朝政，也赦免了他。苏威很有名声和品位，平常就受重视，前往化及这里做参谋，化及招集众人来见他，并多方加给特殊的礼遇。百官都到朝堂恭贺，只有给事郎许善心独不到。许弘仁骑马直驰告诉许善心说："皇帝已经死了，宇文将军掌握国政，满朝文武百官都聚集在朝堂，天道人事自然终有更替，对你有什么关系，而想不通到这个程度！"许善心很生气，不肯同行。许弘仁只好上马返回，流着眼泪而去。化及派人到善心家里把他抓来，不久又把他放了。善心表现出不高兴不礼貌的神态而去，化及发怒说："这个人怀恨太深！"又下令把他抓回杀了。其母范氏，年纪已九十二岁，抚着棺柩一声不哭，说："能够为国家的危难而死，我有真正的儿子了！"因此卧床绝食，十多天后死去。唐王李渊入关，张季珣的弟弟仲琰为上洛县令，率领官吏民众抗拒固守，被部下杀了而降唐。宇文化及作乱，仲琰的弟弟张琮为千牛左右，被化及杀了，兄弟三人都为国家的危难而死，当时的人都感到惭愧。

宇文化及自封为大丞相，总揽各种政务大权。用皇后的命令立秦王浩为皇帝，使他居住在别宫，令他发布诏书赦令罢了，仍派遣士兵将他监守起来。化及任用他的弟弟智及做左仆射，士及做内史令，裴巨做右仆射。

9 乙卯，徙秦公世民为赵公。

10 戊辰，隋恭帝诏以十郡益唐国，仍以唐王为相国，总百揆，唐国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锡[1]。王谓僚属曰："此谄谀者所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宠锡，可乎！必若循魏、晋之迹，彼皆繁文伪饰，欺天罔人；考其实不及五霸，而求名欲过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窃亦耻之。"或曰："历代所行，亦何可废！"王曰："尧、舜、汤、武，各因其时，取与异道，皆推其至诚以应天顺人，未闻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禅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为；若其无知，孤自尊而饰让，平生素心所不为也。"但改丞相为相国府，其九锡殊礼，皆归之有司。

11 宇文化及以左武卫将军陈稜为江都太守，综领留事。壬申，令内外戒严，云欲还长安。皇后六宫皆依旧式为御营[2]，营前别立帐，化及视事其中，仗卫部伍[3]，皆拟乘舆。夺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归。以折冲郎将沈光骁勇[4]，使将给使营于禁内[5]。行至显福宫，虎贲郎将麦孟才、虎牙郎钱杰与光谋曰[6]："吾侪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仇，受其驱帅，何面目视息世间哉[7]！吾必欲杀之，死无所恨！"光泣曰："是所望于将军也。"孟才乃纠合恩旧，帅所将数千人，期以晨起将发时袭化及。语泄，化及夜与腹心走出营外，留人告司马德戡等，使讨之。光闻营内喧，知事觉，即袭化及营，空无所获，值内史侍郎元敏，数而斩之[8]。德戡引兵入围之，杀光，其麾下数百人皆斗死，一无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铁杖之子也。

12 武康沈法兴[9]，世为郡著姓，宗族数千家。法兴为吴兴太守[10]，闻宇文化及弑逆，举兵以讨化及为名，比至乌程[11]，得精卒六万，遂攻余杭、毗陵、丹阳，皆下之；据江表十余郡[12]，自称江南道大总管，承制置百官。

13 陈国公窦抗，唐王之妃兄也，炀帝使行长城于灵武[13]；闻唐王定关中，癸酉，帅灵武、盐川等数郡来降。

14 夏，四月，稽胡寇富平[14]，将军王师仁击破之。又五万余人寇宜春[15]，相国府谘议参军窦轨将兵讨之，战于黄钦山。稽胡乘高纵火，官军小却；轨斩其部将十四人，拔队中小校代之，勒兵复战。轨自将数百骑居军后，令之曰："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既而鼓之，将士争先赴敌，稽胡射之不能止，遂大破之，虏男女二万口。

15 世子建成等至东都，军于芳华苑；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李密出军争之，小战，各引去。城中多欲为内应者，赵公世民曰："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军还。世民曰："城中见吾退，必来追蹑。"乃设三伏于三王陵以待之[16]；段达果将万余人追之，遇伏而败。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斩四千余级。遂置新安、宜阳二郡，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镇宜阳，吕绍宗、任璝将兵镇新安而还。

16 初，五原通守栎阳张长逊以中原大乱[17]，举郡附突厥，突厥以为割利特勒。郝瑗说薛举[18]，与梁师都及突厥连兵以取长安，举从之。时启民可汗之子咄苾号莫贺咄设，建牙直五原之北[19]，举遣使与莫贺咄设谋入寇；莫贺咄设许

之。唐王使都水监宇文歆赂莫贺咄设[18]，且为陈利害，止其出兵，又说莫贺咄设遣张长逊入朝，以五原之地归之中国，莫贺咄设并从之。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19]，王即以长逊为五原太守。长逊又诈为诏书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莫贺咄设乃拒举、师都等，不纳其使。

17 戊戌，世子建成等还长安。

18 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20]。会西师已还，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纳之。事觉，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密闻城中已定，乃还。

【注释】

①九锡：即九赐，谓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恩赐的九种器物：车马、衣服、弓矢、斧钺、秬鬯、命圭、朱户、纳陛、虎贲。"乃加九锡"书面语始见《汉书·武帝纪》，后献帝赐曹操九锡，王莽篡位先加九锡，魏晋南北朝权臣取代前都加九锡，成了惯例，所以隋恭帝给唐王加九锡，唐王不悦。

②六宫：古帝王、皇后皆有正寝一，燕寝五，合为六宫。此指隋炀帝六宫。

③仗卫部伍：仪仗侍卫及一般军队。部伍，即部曲和行伍。古代军队编制：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五营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其基层单位，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行。所以泛指军队。

④折冲郎将：官名。隋置，正四品，掌领骁果，属领左右府。

⑤给使营：供随时役使差遣的军营。

⑥虎牙郎：即虎牙郎将，为隋十二卫府中的副将官。

⑦视息：指仅能目视鼻息，含苟且偷生之义。

⑧数：数说，责骂，条数其罪恶。

⑨武康：县名。治今浙江湖州。

⑩吴兴：郡名。治今浙江吴兴县。

⑪乌程：县名。治今浙江吴兴县南二十五里。

⑫江表：江外，指长江以南。

⑬灵武：地名。治今宁夏灵武县境。

⑭稽胡：一名步落稽，盖匈奴别称。居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在今新疆安定一带。富平：县名。在今陕西境内。

⑮宜春：当作"宜君"。县名。《隋志》，宜君属京兆郡。治今陕西宜君县境。

⑯三王陵：传说为周景、悼、定三王陵墓，在今洛阳市西南。

⑰五原：郡名。治今陕西境内。 通守：仅次太守的地方行政官员。 栎阳：县名。治今陕西临潼北。

⑱薛举：隋末地方割据者。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与子仁果劫兰州金城县令郝瑗起兵反隋，称秦帝，都天水，尽有陇西之地，拥众十余万。与另一在陕甘称帝的梁师都及突厥连兵以取长安，后病死，传位其子仁果。

⑲咄苾：东突厥可汗，启民可汗之子。唐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发兵四十万攻唐，因连年雹灾，部下反抗，唐联合薛延陀夹攻，后失败被杀，东突厥亡。 牙直：牙，牙旗，树于军营前将帅指挥进退用象牙装饰的军旗；直，即值，值勤，防守。牙直，建立军营防卫。

⑳都水监：官署名。唐置，掌河渠、津梁、堤堰等事务。

㉑武都：郡名。在今甘肃成县西八十里。 宕渠：郡名。在今四川渠县东北。

㉒朝议郎：六品以上官员，得参与政事。

【译文】

9 初十，迁秦公李世民为赵公。

10 二十三日，隋恭帝下诏令，以十郡增加给唐国，仍然用唐王做相国，总理百官政务，唐国设置丞相以下的官员，又加给九锡之礼。唐王对部下僚属说："这是谄媚阿谀的人所干的罢了。我秉持国家大政，却自加宠幸的九锡之礼，可以吗？假若一定要循着魏、晋的轨迹，他们都是善于多方伪装文饰，欺骗上天，诬罔下民；考察其实情，赶不上春秋五霸，而追求名望，想超过三王，这是我所常常反对和讥笑的，我私下也感到是可耻的事情。"有人说："历代都是这样做的，怎么可以废弃！"唐王说："尧、舜、汤、武，各按照时代的需要，取与给采取不同的办法，都是推出他们至诚的心来顺应天理，适合

人情，从未听说夏、商末期，一定要效法唐尧、虞舜的禅让。假使少帝有智慧，一定不肯这样做；假若少帝没有智慧，我自尊贵而伪饰逊让，这是我平素内心所不愿做的事。"只改丞相为相国府，这九锡特殊的礼，都归还主管。

11 宇文化及派左武卫将军做江都太守，综合领管留守事宜。二十七日，下令内外戒严，说将要回长安。皇后六宫都依照旧的形式建立御营，营前别立军帐，化及在里面办理事务，仪仗守卫部队，都打算乘坐车舆，夺取江都人的船只，取道彭城水路向西归还。因为折冲郎将沈光骁勇，使他率领贴身的部队在禁内守卫。巡逻到显福宫，虎贲郎将麦孟才、虎牙郎钱杰与光商量说："我们蒙受先帝大恩，如今低头事奉仇敌，受他的驱使率领，有何面目生活在人世间呢！我一定要杀掉他，虽死也无所遗憾的！"沈光流着眼泪说："这正是我所期望将军的。"孟才于是纠结聚合与他原有恩惠交情的，率领数千人，约定在早晨将要出发的时候袭击化及。不料泄漏了消息。化及在夜晚与心腹逃出了营外，留人告诉司马德戡等人，命他们出兵讨伐。沈光听到营内喧闹，知道事情已被发觉，就立刻袭击化及，结果空无所获，遇到内史侍郎元敏，数说他的罪恶并把他杀了。德戡领兵进入围捕，杀死沈光，沈光部下数百人全都战斗到死，没有一个投降的，孟才也战死。孟才，是麦铁杖的儿子。

12 武康人沈法兴，世世代代是余杭郡著名大姓，宗族共有数千家。法兴做吴兴太守，他听说宇文化及叛逆杀了炀帝，以讨伐化及为名大举起兵，等到乌程，聚得精兵六万人，于是攻打余杭、毗陵、丹阳，结果都打下来了；占据江南十余郡，自己称做江南道大总管，按照旧的制度设置百官。

13 陈国公窦抗，是唐王妃子的哥哥，炀帝派他在灵武巡行长城；他听到唐王已安定关中，二十八日，统帅灵武、盐川等郡的军队来投降。

14 夏，四月，稽胡入侵富平，将军王师仁率兵打败了他们。又有

五万人入侵宜春，相国府谘议参军窦轨领兵征讨，在黄钦山交战。稽胡登上地势高处放火，官兵稍微退却；窦轨斩杀部将十四人，选拔中小校官代替，整顿军队再交战。窦轨亲自率领数百骑兵在军队后面跟着，给军队下令说："听到进军的鼓声，有不向前进攻的，我从后面斩杀他！"于是击鼓进军，将士争先奔赴敌阵攻击，稽胡发箭射杀也不能阻止，结果大败稽胡，虏获男女人等三万口。

15 世子建成等人来到东都，军队驻扎在芳华苑；东都的守军关闭城门不出战，派遣人去招降，也不答应。李密出兵争战，发生小的战斗，各自领兵退去。城内有许多想作内应的人，赵公李世民说："我们才安定关中，根本还未稳固，虽然得到东都，也不能守住。"于是不接受城中的内应建议。初四，率领军队退回来。世民说："城中守军看到我方退兵，一定前来跟踪追击。"于是，在三王陵设置三支埋伏的军队来等待追兵的到来。段达果然率领一万多人马追击，遇到伏兵被打败。世民追击这大败的军队，直到东都城下，斩杀四千多首级。于是，设置新安、宜阳二郡，派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镇守宜阳，吕绍宗、任瓌率兵镇守新安而后退兵回还。

16 当初，五原郡通守栎阳人张长逊因中原大乱，将全郡归附突厥，突厥把他作为可汗的子弟，称割利特勒。郝瑗劝说薛举与梁师都及突厥连结兵力来攻取长安，薛举听从这个意见。当时，启民可汗的儿子咄苾，号莫贺咄设，在五原之北树立军旗建起军营防卫，薛举派使者与莫贺咄设商讨入侵，莫贺咄设允许他。唐王派都水监宇文歆贿赂莫贺咄设，并给他陈述利害关系，阻止他出兵，又说服莫贺咄设派张长逊入朝，将五原郡归属中国，莫贺咄设都听从了。初五，武都、宕渠、五原等郡都归降，唐王就用长逊做五原太守，长逊又假造诏书送给莫贺咄设，表示知道他的计谋。莫贺咄设于是拒绝薛举、梁师都等人的连兵取长安的计划，不接纳他们的使者。

17 二十四日，世子李建成等人回长安。

18 东都的号令不能出于四门之外，人们没有坚定的意志，朝议

郎段世弘等人谋划响应西边李建成来的军队;恰遇李建成率领的军队已经向西返回,于是派人招来李密,约定二十五日的夜晚接纳他们。后来,事情被发觉,越王命令王世充征讨诛杀了他们。李密风闻城中已安定,便率兵退回。

19 宇文化及拥众十余万,据有六宫,自奉养一如炀帝。每于帐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对[①];下牙,方取启状与唐奉义、牛方裕、薛世良、张恺等参决之。以少主浩付尚书省,令卫士十余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画敕[②],百官不复朝参。至彭城,水路不通,复夺民车牛得二千两,并载宫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道远疲剧,军士始怨。司马德戡窃谓赵行枢曰:"君大谬误我!当今拔乱,必藉英贤;化及庸暗,群小在侧,事将必败,若之何?"行枢曰:"在我等耳,废之何难!"初,化及既得政,赐司马德戡爵温国公,加光禄大夫[③];以其专统骁果,心忌之。后数日,化及署诸将分部士卒,以德戡为礼部尚书[④],外示美迁,实夺其兵柄。德戡由是愤怨,所获赏赐,皆以赂智及;智及为之言,乃使之将后军万余人以从。于是德戡、行枢与诸将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谋,以后军袭杀化及,更立德戡为主;遣人诣孟海公,结为外助,迁延未发,待海公报。许弘仁、张恺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阳为游猎,至后军,德戡不知事露,出营迎诣,因执之。化及让之曰:"与公戮力共定海内,出于万死。今始事成,方愿共守富贵,公又何

反也?"德戡曰:"本杀昏主,苦其淫虐[5],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6],不得已也。"化及缢杀之,并杀其支党十余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强,帅众具牛酒迎之。李密据巩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引兵向东郡[7],东郡通守王轨以城降之。

20 辛丑,李密将井陉王君廓帅众来降。君廓本群盗,有众数千人,与贼帅韦宝、邓豹合军虞乡[8],唐王与李密俱遣使招之。宝、豹欲从唐王,君廓伪与之同,乘其无备,袭击,破之,夺其辎重,奔李密;密不礼之,复来降,拜上柱国,假河内太守。

21 萧铣即皇帝位[9],置百官,准梁室故事。谥其从父琮为孝靖皇帝,祖岸为河间忠烈王,父瓛为文宪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为王。遣宋王杨道生击南郡[10],下之,徙都江陵,修复园庙。引岑文本为中书侍郎[11],使典文翰,委以机密。又使鲁王张绣徇岭南[12],隋将张镇周、王仁寿等拒之;既而闻炀帝遇弑,皆降于铣。钦州刺史宁长真亦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铣[13]。汉阳太守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14]。铣、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从。铣遣宁长真帅岭南之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书佐高士廉说和曰[15]:"长真兵数虽多,悬军远至,不能持久,城中胜兵足以当之,奈何望风受制于人!"和从之,以士廉为军司马[16],将水陆诸军逆击,破之,长真仅以身免,尽俘其众。既而有骁果自江都至,得炀帝凶问,亦以郡附于铣。士廉,励之子也[17]。

始安郡丞李袭志[18]，迁哲之孙也，隋末，散家财，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萧铣、林士弘、曹武彻迭来攻之，皆不克。闻炀帝遇弑，帅吏民临三日。或说袭志曰："公中州贵族，久临鄙郡，华、夷悦服。今隋室无主，海内鼎沸[19]，以公威惠，号令岭表，尉佗之业可坐致也[20]。"袭志怒曰："吾世继忠贞，今江都虽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21]，何足慕也！"欲斩说者，众乃不敢言。坚守二年，外无声援，城陷，为铣所虏，铣以为工部尚书[22]，检校桂州总管[23]。于是东自九江[24]，西抵三峡[25]，南尽交趾[26]，北距汉川[27]，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

22 炀帝凶问至长安，唐王哭之恸，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23 五月，山南抚慰使马元规击朱粲于冠军[28]，破之。

24 王德仁既杀房彦藻，李密遣徐世勣讨之。德仁兵败，甲寅，与武安通守袁子干皆来降[29]，诏以德仁为邺郡太守[30]。

25 戊午，隋恭帝禅位于唐，逊居代邸[31]。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遣刑部尚书萧造告天于南郊[32]，大赦，改元。罢郡，置州，以太守为刺史。推五运为土德[33]，色尚黄[34]。

【注释】

①嘿然：沉默不语。

②令史：隋制门下省置录事、通事、令史六人，掌上传下达事宜。

③光禄大夫：隋唐为文官阶官称号，为加官，褒赠之官。

④礼部尚书：隋唐为六部之一的礼部长官，掌国家典章法度、祭祀、学校、

科举和接待四方宾客等事宜。

⑤苦：以……为苦，或受不了……之苦。

⑥逼于：被……所逼。

⑦东郡：郡名。治今开封东。

⑧虞乡：县名。治今山西虞乡县西。

⑨萧铣：隋末割据者。后梁宣帝曾孙。炀帝时，以后族为罗县令。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等同谋反隋，推他为首，称梁王，次年称帝，迁都江陵。隋灭，附者日众，有东到九江，西到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水之地，聚众四十余万。后降唐被杀。

⑩南郡：郡名。治今湖北荆州。

⑪中书侍郎：中书省长官。职掌机要政令。

⑫岭南：五岭以南，即今广东、广西一带。

⑬钦州：治今广西钦县北。郁林：治今广西贵县。始安：治今广西桂林。

⑭苍梧：治今广西苍梧县。 高凉：治今广东阳江县西三十里。 珠崖：治今海南琼山县。 番禺：治今广州市。

⑮司法书佐：州郡主管刑法文书的佐吏。

⑯军司马：军府官，在将军之下，总理军府之事，参与军事计划。

⑰劢(mài 迈)：人名。即高劢，北齐清河王岳之子。

⑱郡丞：郡中辅佐官。

⑲鼎沸：鼎中沸水翻腾，比喻混乱。

⑳尉佗之业：指秦南海尉赵佗，因秦亡据南海、桂林、象郡立国称南越王之业绩。

㉑狂僭：狂妄超越本份的封号。

㉒工部尚书：为隋唐中央机构中六部之一的工部长官，掌工程、匠匠、屯田、水利、交通等事务。

㉓检校桂州总管：未列入九品的总理桂州军政官员。桂州：治今广西桂林。

㉔九江：治今江西九江。

㉕三峡：瞿塘峡、巫陕、西陵峡的总称。位于四川省和湖北省交界处。

㉖交趾：郡名。治安南东京州之河内城，即今越南河内。

㉗汉川：汉中有汉川郡，此为汉水以南之地。

㉘山南：山南道，治今湖北襄阳，辖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距商华之山地带。冠军：县名。治今河南邓县西北四十里。

㉙武安：郡名。治今河北大名县。

㉚鄄郡：治今河南安阳县。

㉛代邸：在今河北蔚县。

㉜刑部尚书：为隋唐中央机构六部之一的刑部长官，掌法律、刑狱事务。告天于南郊：在南郊告祭天地，是封建帝王即位时的一种最隆重的迷信礼仪形式。

㉝推五运：推算木、金、火、水、土五行的运转。

㉞色尚黄：色崇尚黄。因五色与五行相配，黄色配土。

【译文】

19宇文化及拥有兵众十余万人，占有六宫，自己的生活供给一切如同隋炀帝。常常在营帐中南面而坐，有人来报告事情，只打招呼不答复；到人家走出营门，方才取出奏事书状与唐奉义、牛方裕、薛世良、张恺等商量决定。将少主杨浩交给尚书省，命令卫士十多人看守他。派遣令史来索取他的诏书敕令，百官不再朝见参拜。至彭城，水路不通，再夺取民众车辆牛具两千辆，同时装载宫人和珍宝；那戈甲兵器，全都令军士扛着，道路遥远，疲劳得很，军士开始发出怨言。司马德戡私下对赵行枢说："你大错特错，误我大事！现在拨乱反正，一定要凭藉英明贤才；化及昏庸，身边又围着一群小人，事情一定要失败，像这样怎么办呢？"行枢说："这件事全在我们罢了，废除他有什么困难呢！"当初，化及已得到政治权柄，赏赐司马德戡温国公爵位，加光禄大夫；是因为他专权统领骁勇果敢的军队，内心畏忌他。此后过不了几天，化及布置诸将分别率领军队，用德戡做礼部尚书，外表对他显示美好的升迁，实质上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德戡因此产生愤懑和怨恨，把所获得的赏赐，都用来贿赂智及；智及为他说话，才使他率领后军一万多人跟从着。于是，德戡、行枢与将领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人商量，用后军袭击杀掉化

及，改立德戡为主；派人告诉孟海公，想结交他成为外援，之所以拖延时间还没有发动，是因为等待孟海公的消息。许弘仁、张恺知道这件事，把它告诉了化及，化及派遣宇文士及假装打猎，来到后军，德戡不知道事已败露，出军营迎接，因而被捕。化及责骂他说："我和您共同努力安定海内，从万死中活出来。而现在事刚刚成功，正希望共同守住富贵，您又为什么造反呢！"德戡说："本来杀死昏君，是因为受不了他淫乱暴虐之苦；推立您为主，反而又比他更淫虐；被这事物情景逼迫，实属不得已。"化及把他绞杀，并杀他的支党十余人。孟海公畏惧化及势力强大，率领兵众具备牛肉酒食迎接他。李密盘据巩、洛来抗拒化及，化及不能向西进发，引领军队向东郡进军，东都通守王轨开城投降。

20 二十七日，李密部将井陉人王君廓率领兵众来投降。君廓本是强盗，有徒众数千人，和贼头目韦宝、邓豹会师于虞乡县，唐王和李密都派遣使者去招抚他。宝、豹二人想服从唐王，君廓伪装和他们一样，乘他们不防备，进行袭击，打败了他们，夺取了他们的辎重装备，投奔李密，李密对他不礼貌，再来投降，封做上柱国，借调为河内太守。

21 萧铣登上了皇帝宝座，设立百官，以梁朝的旧制为准则。给他叔父萧琮上谥号为孝靖皇帝，祖父萧岌为河间忠烈王，父萧璿为文宪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都为王。派遣宋王杨道生进击南郡，打下之后，迁都到江陵，修复园陵祖庙。用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使他掌管文书，以机密委任他。又使鲁王张绣巡察岭南，隋将张镇周、王仁寿等抗拒；此后，听说炀帝被杀，都向萧铣投降。钦州刺史宁长真也拿郁林、始安之地归附于萧铣。汉阳太守冯盎将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归附于林士弘。萧铣、林士弘各自派人去招抚交趾郡太守丘和，丘和不听从。萧铣派宁长真率岭南的军队从海上去攻打丘和，丘和将出来迎接，司法书佐高士廉劝丘和说："宁长真军队人数虽很多，但是孤军远到，不能持久，城中精兵足够用来抵挡他，为什

么听到风声就甘愿受别人控制!"丘和听从他的意见,用高士廉做行军司马,率领水陆各军反击,打败了宁长真的军队,只有宁长真一个人逃脱,其余全部被俘。接着有骁勇果敢的士兵从江都来,得到炀帝的死讯,也以全郡归附萧铣。高士廉,是高励的儿子。

始安郡丞李袭志,是李迁哲的孙子。隋朝末年,他散尽家财,招募士卒三千人,来保卫郡城;萧铣、林士弘、曹武彻,轮番来进攻,都没攻破。听说炀帝被杀的消息,亲自率领吏民临城防守三天。有人对袭志说:"您是中州贵族,长久驻守边远的始安郡,华人夷民都心悦诚服。当今隋朝皇室无主,海内纷乱,凭您的威望恩德,号令于岭南,像尉佗称王之业,可以轻易得到。"袭志生气地说:"我代代相继忠贞,现在江都虽然倾覆,但国家的标志宗庙社稷还存在,尉佗超越职分自我封王,不足羡慕!"要斩杀游说的人,于是众人不敢说了。坚守二年,外无声援,城被攻陷,为萧铣所俘虏,萧铣任他做工部尚书,检校桂州总管。于是,东自九江,西达三峡,南到交趾,北至汉川,都归萧铣所有,拥有精兵四十余万。

22 炀帝死讯传到长安,唐王哭得非常悲痛,说:"我北面事人作臣,眼见君主失道而不能补救,岂不悲哀!"

23 五月,山南抚尉使马元规在冠军县攻打朱粲,结果打败了他。

24 王德仁已杀房彦藻,李密派徐世勣讨伐他。德仁兵败,初十,和武安通守袁子干一起投降,任王德仁做邺郡太守。

25 十六日,隋恭帝让位给唐,退居代邸。

二十二日,唐王在太极殿登皇帝位,派刑部尚书萧造到南郊告祭天地,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武德。罢除郡制,设置州制,将太守改为刺史。推演五行运转属土德,颜色崇尚黄。

26 隋炀帝凶问至东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皇泰。是时于朝堂宣旨，以时钟金革[1]，公私皆即日大祥[2]。追谥大行曰明皇帝[3]，庙号世祖[4]；追尊元德太子曰成皇帝，庙号世宗。尊母刘良娣为皇太后。以段达为纳言、陈国公[5]，王世充为纳言、郑国公，元文都为内史令、鲁国公，皇甫无逸为兵部尚书、杞国公；又以卢楚为内史令，郭文懿为内史侍郎，赵长文为黄门侍郎，共掌朝政。时人号"七贵"。皇泰主眉目如画，温厚仁爱，风格俨然。

27 辛未，突厥始毕可汗遣骨咄禄特勒来，宴之于太极殿，奏九部乐[6]。时中国人避乱者多入突厥，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7]，西尽吐谷浑、高昌[8]，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帝以初起资其兵马，前后锡遗，不可胜纪。突厥恃功骄倨，每遣使者至长安，多暴横，帝优容之。

28 壬申，命裴寂、刘文静等修定律令。置国子、太学、四门生[9]，合二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

29 六月，甲戌朔，以赵公世民为尚书令，黄台公瑗为刑部侍郎，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司马刘文静为纳言，司录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参掌选事，掾殷开山为吏部侍郎，属赵慈景为兵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主簿陈叔达、博陵崔民干并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录事参军裴晞为尚书左丞；以隋民部尚书萧瑀为内史令，礼部尚书窦琎为户部尚书，蒋公屈突通为兵部尚书，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瑗，上之从子；怀恩，舅子也。

上待裴寂特厚，群臣无与为比，赏赐服玩，不可胜纪；

命尚书奉御日以御膳赐寂，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称为裴监而不名[10]。委萧瑀以庶政，事无大小，无不关掌[11]。瑀亦孜孜尽力，绳违举过[12]，人皆惮之，毁之者众，终不自理。上尝有敕而内史不时宣行，上责其迟，瑀对曰："大业之世，内史宣敕，或前后相违，有司不知所从，其易在前，其难在后；臣在省日久，备见其事。今王业经始，事系安危，远方有疑，恐失机会，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审，使与前敕不违，始敢宣行，稽缓之愆，实由于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复何忧！"

30 初，帝遣马元规慰抚山南，南阳郡丞河东吕子臧独据郡不从；元规遣使数辈谕之，皆为子臧所杀。及炀帝遇弑，子臧发丧成礼，然后请降；拜邓州刺史，封南郡公。

31 废大业律令，颁新格。

32 上每视事，自称名，引贵臣同榻而坐。刘文静谏曰："昔王导有言[13]：'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今贵贱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汉光武与严子陵共寝[14]，子陵加足于帝腹。今诸公皆名德旧齿，平生亲友，宿昔之欢，何可忘也。公勿以为嫌！"

33 戊寅，隋安阳令吕珉以相州来降，以为相州刺史。

34 己卯，祔四亲庙主[15]。追尊皇高祖濮州府君曰宣简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庙号世祖，妣独孤氏曰元贞皇后；追谥妃窦氏曰穆皇后。每岁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16]，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17]，以元帝配。庚

辰，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赵公世民为秦王，齐公元吉为齐王，宗室黄瓜公白驹为平原王⑬，蜀公孝基为永安王，柱国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叔良为长平王，郑公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为襄邑王，柱国德良为新兴王，上柱国博义为陇西王，上柱国奉慈为勃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从父弟；博义、奉慈，弟子；道玄，从父兄子也。

【注释】

①以时钟金革：按时鸣钟击鼓。金革，指代钟鼓之类乐器，且用如动词，鸣钟击鼓。

②大祥：亲丧两周年除服之祭，即禫祭。

③大行：本意为一去不返，讳言皇帝死亡，此指炀帝。

④庙号：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

⑤纳言：官名。本职为宣达帝命，渐职重，隋门下省置纳言二人，相当于宰相之职。

⑥九部乐：隋乐，分九部。大业中，炀帝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

⑦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今辽宁、黑龙江、青海、新疆一带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国名。

⑧国子、太学、四门生：属国子监，三学生员不同，文武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为国子学生；文武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太学生；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若庶人子为俊士生者为四门学生。

⑨裴监：裴寂仕隋为晋阳宫监，故称，以表亲近。

⑩关：通"贯"，贯通，统统。

⑪绳：绳正，纠正。

⑫王导：东晋重臣，官居宰辅，总揽元、明、成三朝国政。元帝即位，百官陪列，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批评尊卑失次，帝乃止。

⑬严子陵：东汉初隐士。名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少与刘秀同学。刘

秀即位，改名隐居。后召京师洛阳，任谏议大夫，他不受，归隐富春山。

⑮祔：祭名。合享之祭。四亲：高、曾、祖、父四辈。

⑯昊天上帝：敬称天帝，指元气博大的天帝。 皇地祇：地神。皇，大，对神明的敬称。

⑰感生帝：感五精之气而生之帝。五精，即五行。汉后受阴阳五行家影响，以五行相胜推算帝王兴衰，隋以火德王，祀赤熛怒为感帝，唐以土德王，祀含枢纽感帝。明堂：为古代帝王祭祀之地。

⑱黄瓜公：即黄瓜县公。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

【译文】

26 隋炀帝的死讯传到东都，二十四日，留守推举越王杨侗即皇帝位，举行大赦，改年号为皇泰。这时，在朝堂宣布圣旨，当时应鸣钟击鼓，公私都以此日为禫祭的日子。追封炀帝为明皇帝，庙号世祖；追尊元德太子为成皇帝，庙号世宗。尊母刘良娣为皇太后。用段达做纳言、陈国公，王世充做纳言、郑国公，元文都做内史令、鲁国公，皇甫无逸做兵部尚书、杞国公；又以卢楚为内史令，郭文懿做内史侍郎；赵长文做黄门侍郎，共同掌握朝中政治权柄。当时，人们号称他们是“七贵”。皇泰主眉目清秀如画，为人温和淳厚仁爱，风格庄严。

27 二十七日，突厥始毕可汗派骨咄禄特勒来访，唐帝在太极殿设宴款待，奏九部乐助兴。当时，中国人进入突厥逃避战乱的人很多，使突厥更强大，东从契丹、室韦，西到吐谷浑、高昌，各国都对它称臣，能控握弓弦的军队一百多万人。唐帝因初起兵时突厥曾资助兵马，前后粮饷赠送，无法计算。突厥依凭有功骄傲，常常派使者到长安，大多暴虐横蛮，皇帝优待容忍他们。

28 二十八日，下令裴寂、刘文静等修定法令。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等学，招收生员合计三百多人，郡县之学也各自招收生员。

29 六月，初一，任命赵公李世民做尚书令，黄台公李瑗做刑部侍郎，相国府长史裴寂做右仆射、主持政务事宜，司马刘文静做纳言，

司录窦威做内史令，李纲做礼部尚书、参与掌握选举的事务，属官殷开山做吏部侍郎，属官赵慈景做兵部侍郎，韦义节做礼部侍郎，主簿陈叔达、博陵人崔民干并做黄门侍郎，唐俭做内史侍郎，录事参军裴晞做尚书左丞；用隋朝民部尚书萧瑀做内史令，礼部尚书窦琎做户部尚书，蒋公屈突通做兵部尚书，长安令独孤怀恩做工部尚书。李瑗，是皇上的侄儿；独孤怀恩，是皇上的舅子。

皇上对待裴寂特别优厚，群臣不能和他相比，赏赐服装玩物，无法计算；命令尚书奉御天天用皇帝用的膳食赐给裴寂食用，上朝一定带着与他同坐一起，入阁就请他到卧室内；言语没有不听从的，称他时称他的旧官称裴监，而不称呼他的名字。把各种政务委任给萧瑀，事务无论大小，没有不让他统统掌管的，萧瑀也勤勉尽力，纠正违误，检举过失，人们都害怕他，毁谤他的人也很多，但始终不去申辩理睬。皇上曾有诏令而他没有按时宣布施行，皇上责备他做事太迟慢，萧瑀回答说："大业的时代，内史宣布诏令，有的内容前后相违背，主管不知怎样遵从，这容易办的在前面，这难办的在后面；我在内史侍郎任内时间长，看得很清楚。如今帝王的事业已经开始，事务关系着国家安危，远方一有疑虑，恐怕失去机会，因此我每接受一道诏令，一定勘察审识，使它和前面的诏令不相违背，才敢宣布施行，延缓的过失，确实由于这个。"皇上说："你用心到这种地步，我还有什么忧虑！"

30 当初，皇帝派遣马元规安抚山南，南阳郡丞河东人吕子臧单单占据该郡不服从；马元规派遣使者多次晓谕劝解他，使者都被吕子臧所杀。到炀帝被杀，吕子臧发丧之礼完毕，然后来请求投降；皇帝任命他做邓州刺史，封他为南郡公。

31 废除大业时代的律条法令，颁布新法令。

32 皇上每次视朝治理政务，自称名字，引着显贵大臣同榻而坐。刘文静进谏说："从前王导有句话说：'假若太阳低下到同万物一样，那众生灵怎么能接受仰照！'如今贵贱尊卑失去位次，不是常久

的办法。”皇上说:“从前,汉代光武帝和严子陵共同寝卧,子陵还把足放在光武帝的肚子上。如今诸位公卿,都是有名望德行的耆旧,平生好友,往日的交情欢乐,怎么可以忘掉。你不要为此有嫌疑!”

33 初五,隋安阳令吕珉用相州来降,任他做相州刺史。

34 初六,合祭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亲庙主。追尊皇高祖濮州府君为宣简公;皇曾祖司空为懿王;皇祖景王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祖妣为景烈皇后;皇考之王为元皇帝,庙号世祖,妣独孤氏为元贞皇后;追谥妃窦氏为穆皇后。每年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享;祭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享。初七,立世子李建成做皇太子,赵公李世民做秦王,齐公李元吉做齐王,宗室黄瓜公李白驹做平原王,蜀公李孝基做永安王,柱国李道玄做淮阳王,长平公李叔良做长平王,郑公李神通做永康王,安吉公李神符做襄邑王,柱国李德良做新兴王,上柱国李博义做陇西王,上柱国李奉慈做勃海王。李孝基、李叔良、李神符、李德良,是帝的堂弟;李博义、李奉慈,是皇帝的侄儿;李道玄,是皇帝堂兄的儿子。

35 癸未,薛举寇泾州,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将八总管兵以拒之。

36 遣太仆卿宇文明达招慰山东,以永安王孝基为陕州总管[①]。时天下未定,凡边要之州,皆置总管府,以统数州之兵。

37 乙酉,奉隋帝为酅国公[②]。诏曰:“近世以来,时运迁革[③],前代亲族,莫不诛夷。兴亡之效,岂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积等子孙,并付所司,量才选用。”

38 东都闻宇文化及西来，上下震惧。有盖琮者，上疏请说李密与之合势拒化及。元文都谓卢楚等曰："今仇耻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击化及，两贼自斗，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将士利吾官赏，易可离间，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为然，即以琮为通直散骑常侍[4]，赍敕书赐密。

39 丙申，隋信都郡丞东莱麹稜来降[5]，拜冀州刺史。

40 丁酉[6]，万年县法曹武城孙伏伽上表，以为："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7]，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凡人君言动，不可不慎。窃见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献鹞雏者[8]，此乃少年之事，岂圣主所须哉！又，百戏散乐[9]，亡国淫声。近太常于民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袭以充妓衣[10]，拟五月五日玄武门游戏，此亦非所以为子孙法也。凡如此类，悉宜废罢。善恶之习，朝夕渐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诸王参僚左右，宜谨择其人；其有门风不能雍睦，为人素无行义，专好奢靡，以声色游猎为事者，皆不可使之亲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离，以至败国亡家，未有不因左右离间而然也。愿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悦，下诏褒称，擢为治书侍御史[11]，赐帛二百匹，仍颁示远近。

41 辛丑，内史令延安靖公窦威薨。以将作大匠窦抗兼纳言，黄门侍郎陈叔达判纳言。

42 宇文化及留辎重于滑台，以王轨为刑部尚书，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阳。李密将徐世勣据黎阳，畏其军锋，以兵

西保仓城。化及渡河，保黎阳，分兵围世勣。密帅步骑二万，壁于清淇，与世勣以烽火相应，深沟高垒，不与化及战。化及每攻仓城，密辄引兵以掎其后。密与化及隔水而语，密数之曰："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12]；父兄子弟，并受隋恩，富贵累世，举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谏，反行弑逆，欲规篡夺。不追诸葛瞻之忠诚[13]，乃为霍禹之恶逆[14]，天地所不容，将欲何之！若速来归我，尚可得全后嗣。"化及默然，俯视良久，瞋目大言曰："与尔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密谓从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图为帝王，吾当折杖驱之耳[15]！"化及盛修攻具以逼仓城，世勣于城外掘深沟以固守，化及阻堑，不得至城下。世勣于堑中为地道，出兵击之，化及大败，焚其攻具。

时密与东都相持日久，又东拒化及，常畏东都议其后，见盖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请讨灭化及以赎罪，送所获雄武郎将于洪建[16]，遣元帅府记室参军李俭[17]、上开府徐师誉等入见[18]。皇泰主命戮洪建于左掖门外[19]，如斛斯政之法[20]。元文都等以密降为诚实，盛饰宾馆于宣仁门东[21]。皇泰主引见俭等，以俭为司农卿，师誉为尚书右丞，使具导从，列铙吹，还馆，玉帛酒馔，中使相望。册拜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以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仍下诏称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机略，一禀魏公节度。"

元文都喜于和解，谓天下可定，于上东门置酒作乐，自段达已下皆起舞。王世充作色谓起居侍郎崔长文曰[22]：

"朝廷官爵，乃以与贼，其志欲何为邪！"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应化及，由是有隙，然犹外相弥缝，阳为亲善。

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张权㉗、鸿胪卿崔善福赐李密书曰㉘："今日以前，咸共刷荡，使至以后，彼此通怀。七政之重㉙，仁公匡弼，九伐之利㉚，委公指挥。"权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诏书。既无西虑，悉以精兵东击化及。密知化及军粮且尽，因伪与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尽，乃渡永济渠，与密战于童山之下，自辰达酉；密为流矢所中，坠马闷绝，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宝独捍卫之㉛，密由是获免。叔宝复收兵与之力战，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军粮，又遣使拷掠东郡吏民以责米粟。王轨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许敬宗诣密请降；以轨为滑州总管，以敬宗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征共掌文翰㉜。敬宗，善心之子也。房公苏威在东郡，随众降密，密以其隋氏大臣，虚心礼之。威见密，初不言帝室艰危，唯再三舞蹈，称"不图今日复睹圣明！"时人鄙之。化及闻王轨叛，大惧，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诸郡，其将陈智略帅岭南骁果万余人，樊文超帅江淮排攒㉝，张童儿帅江东骁果数千人，皆降于密。文超，子盖之子也。化及犹有众二万，北趣魏县；密知其无能为，西还巩洛，留徐世勣以备之。

【注释】

①陕州：治今河南陕县。

②鄫(xī西)：春秋鲁地名。在今山东省。

③时运：时令和命运。此指天命机运，即朝代兴衰。

④通直散骑常侍：侍奉皇帝的官职。

⑤东莱：古莱夷之地，后为郡名，治今山东掖县。

⑥丁酉：原文缺，据章、孔等版本所加。

⑦龙飞：比喻皇帝起事之初或即位。《易·乾》："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疏》："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

⑧鹞雏：疑即鹞雉。《尔雅·释鸟》："鹞雉……江淮而南，青质五彩皆备成章曰鹞。"

⑨百戏散乐：杂技、歌舞、乐奏。

⑩裙襦：上衣下裙，妇女服饰。

⑪治书侍御史：专掌监察、执法的官员。

⑫破野头：匈奴人一种姓氏。言宇文化及本为匈奴姓破野头的，役属鲜卑侯豆归，从其主子姓宇文。

⑬诸葛瞻之忠诚：三国时蜀诸葛亮之子瞻，忠于蜀，蜀亡身死。

⑭霍禹之恶逆：西汉政治家霍光子禹，汉宣帝亲政，禹谋弑逆自立，遂灭族。此数化及弑逆之恶。

⑮折杖：断竹木等为杖。表示胜算在握，轻易可赶走宇文化及。

⑯雄武郎将：隋骁果军左右雄武府将领。

⑰记室参军：掌章表书记文檄的官。

⑱上开府：将军府之称。

⑲掖门：宫中的旁门。

⑳斛斯政之法：大业十年十一月丙申，杀斛斯政于金光门外，烹肉焚骨，扬其骨灰。

㉑宣仁门：东都东城东门。

㉒起居侍郎：专掌记录皇帝起居动止的官。

㉓大理卿：掌刑狱的官员。

㉔鸿胪卿：掌接待礼仪的官员。

㉕七政：日、月、五大行星。此喻国家大政。

㉖九伐：制裁诸侯违犯王命的九种办法。《周礼·夏官·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削地)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撤

职)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此指安定国家的多种征讨平服办法。

㉗秦叔宝:唐初将领。名琼,始属隋将来护儿等,后降密,密败投唐,官至左武卫大将军。

㉘魏征:唐初大臣、政治家。少家贫出家为道士。后参加瓦岗军,密败降唐,任太子洗马,为李建成心腹,建成被杀,太宗重其才,擢任谏议大夫,历秘书监、侍中等职,以直谏闻于世。

㉙排攒(zuǎn 纂):盾牌和小矛。此指步卒。

【译文】

35 初十,薛举入侵泾州,朝廷命秦王李世民做元帅,率领八个总管的兵力来抵抗。

36 派遣太仆卿宇文明达招慰山东,用永安王李孝基做陕州总管。当时,天下仍未安定,凡是边塞要冲的州,都设置总管府,来统领数州的军队。

37 十二日,尊奉隋恭帝为酅国公。诏令说:"近代以来,朝代的更换,前代的亲族,没有不被诛灭的。兴亡的效应,难道是靠人力!这隋蔡王智积等子孙,并交给有关部门,按照他们的才能选用。"

38 东都风闻宇文化及西来,上下震惧。有个叫盖琮的人,上书请求游说李密和他们合力抗拒宇文化及。元文都对卢楚等人说:"如今仇恨耻辱还未雪洗,但兵力不足,假若赦免李密的罪过,使他攻击化及,两贼相斗,我们慢慢抓住他们的弊害。等化及失败,李密的军队也疲劳了;而且他们的将士贪我官家赏赐之利,容易离间,连李密也可以擒获。"卢楚等人都认为这样不错,就用盖琮做通直散骑常侍,带诏书给李密。

39 二十三日,隋信都郡丞东莱人麴稜来投降,任命为冀州刺史。

40 二十四日,万年县法曹武城人孙伏伽上书表奏,认为:"隋朝因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而失去天下。陛下从晋阳起事,远近响

应，不到一年就登上帝位；只知道得到帝位容易，不知道隋朝失去帝位也不难。我认为应当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要尽量了解下情。凡是君主的言论举动，不可不小心谨慎。我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天就有人献鹞雏，这小孩的玩艺，难道是圣明君主所必须要的吗！另外，百戏散乐，是亡国的荒淫之声。最近太常向民间借妇女裙襦五百多件，来充当歌妓的服装，拟定五月五日在玄武门游戏，这也不是用来为子孙所效法的。凡是像这类的，都应当废除。善恶的习惯，早晚慢慢染成，容易来改变人的性情。皇太子、诸王参政僚属身边人员，应当谨慎地选择他们；他们有的门风不正，不能和睦相处，平素做人没德行仁义，专好奢侈挥霍，以声色游猎为事，都不可使他亲近。从古到今，骨肉之亲相背离，甚至于败国亡家，没有不是因为左右的人离间而造成的。希望陛下要小心谨慎。"皇上看了表奏非常高兴，下诏书褒奖称赞，将他提升为治书侍御史，赏赐帛三百匹，而且颁布告示，使远近都知道。

41 二十八日，内史令延安靖公窦威死，任命将作大匠窦抗兼任纳言，黄门侍郎陈叔达任判纳言。

42 宇文化及在滑台留下辎重，用王轨做刑部尚书，使他留守滑台，自己率兵向北奔赴黎阳。李密派徐世勣据守黎阳，畏惧化及军队兵锋之盛，派兵往西边保守仓城。化及渡过黄河，保守黎阳，分兵围攻徐世勣。李密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在清淇设置壁垒。与徐世勣以烽火相呼应，深沟高垒，不和化及交战。化及每攻仓城，李密就引领军队牵制他的后面。李密和化及隔水对话，李密责骂化及说："你本是匈奴皂隶姓破野头的，父兄子弟，都蒙受隋朝的恩惠，世世代代富贵，全朝没第二个。君主失去德行，不能拚死地谏劝，反而进行弑君勾当，想篡夺皇位。不追随诸葛瞻为蜀而死的忠诚，却为崔禹作恶叛汉而被灭族的行为，此为天地所不容，将要往哪里逃！假若快来归顺我，还可能保全你的后代。"化及默不作声，俯视很久，瞪大眼睛大声说："和你论相互争战的事，何须作书生论道的言语

呢!"李密对随从的人员说:"化及庸俗愚昧到这个地步,而想图谋当帝王,我当折枝为杖,赶走他罢了!"化及大肆修整攻城之具,逼近仓城,徐世勣在城外挖掘深沟来防御固守,化及被壕堑所阻,不能接近城下。世勣在壕堑中做地道,出兵袭击,化及大败,攻城的器具也被焚烧。

这时李密与东都相持日久,又在东边抗拒化及,常常害怕东都商议袭击他的后面,看到盖琮到来,非常高兴,于是上书表奏以求降顺,请求讨伐消灭化及来将功赎罪,交出所俘虏的雄武郎将于洪建,派元帅府记室参军李俭、上开府徐师誉等入朝谒见。皇泰主下命令在左掖门外杀戮于洪建,象杀斛斯政那样烹肉、焚骨、扬灰。元文都等认为李密真诚投降,在宣仁门东装饰宾馆来接待来宾。皇泰主接见李俭等,任用李俭做司农卿,徐师誉做尚书右丞,使其拥有向导和随从,排列铙等吹打迎接至宾馆,送玉帛酒食,使他们分住宾馆两侧,中间可以相望。建立册簿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下令首先平定化及,然后入朝辅佐朝政。任命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还下诏书称赞李密忠诚,并且说:"你用兵的机巧谋略,全由魏公安排。"

元文都对于和解很喜欢,说天下可以平定了,在上东门置酒作乐,从段达以下的都随乐起舞。王世充变了脸色对起居侍郎崔长文说:"朝廷的官爵,乃拿来送给贼人,你们想要做什么呢!"文都等人也怀疑王世充想以东都城同宇文化及相呼应,由此他们之间有了裂痕,但还外表上相互合作,假装亲密和善。

秋,七月,皇泰主派大理卿张权、鸿胪卿崔善福送给李密诏书说:"今日以前,都共同扫荡敌人,你的使者到来以后,我们彼此心意沟通,朝廷国政的重务,等待你来辅助,九伐的利器军队,委托你来指挥。"张权等已到,李密面向北拜谢接受诏书。李密既然没有西边的顾虑,全部把精兵拿来向东袭击化及。李密知道化及军粮将尽,因而伪装同他讲和。化及非常高兴,放纵他的士兵吃粮,希望李

密送给他粮食。碰上李密部下有人犯罪，逃到化及那儿，全部说了真情实况，化及大为震怒，可军粮又用光了，就渡过永济渠，在童山下和李密交战，从早上七点战到下午七点；李密被流矢射中，从马上摔下来，昏绝过去，左右护卫跑散，追兵又到，只有秦叔宝独自捍卫李密，李密因此免遭一死。叔宝再收兵与之奋力作战，化及才退却。化及进入汲郡求军粮，又派使者拷打东郡官民索求米粟。王轨等人忍受不了他的侵害，派通事舍人许敬宗诣见李密请求投降；李密任王轨做滑州总管，任许敬宗为元帅府记室，和魏征共同掌握文书。许敬宗是许善心的儿子。房公苏威在东郡，随着众人来投降李密，李密认为他是隋朝的大臣，虚心有礼的对待他。苏威见到李密，最初不谈隋帝室的艰难危险，只是反复致礼，称颂："没有想到今日再见到圣明的您！"当时的人因此都很鄙视他。化及听说王轨叛变，大为惊惧，从汲郡带领军队想夺取以北的各郡，他的将领陈智略率岭南骁果军一万多人，樊文超率江淮步卒，张童儿率江东骁果军数千人，都向李密投降了。樊文超，是樊子盖的儿子。化及还有军队二万人，向北退向魏县；李密知道化及已无能为力了，于是向西回到巩、洛，留徐世勣来防备化及。

43 乙巳，宣州刺史周超击朱粲[1]，败之。

44 丁未，梁师都寇灵州[2]，骠骑将军藺兴粲击破之。

45 突厥阙可汗遣使内附。初，阙可汗附于李轨[3]；隋西戎使者曹琼据甘州诱之，乃更附琼，与之拒轨；为轨所败，窜于达斗拔谷，与吐谷浑相表里，至是内附。寻为李轨所灭。

46 薛举进逼高墌[4]，游兵至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沟高垒不与战。会世民得疟疾，委军事于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

殷开山，且戒之曰："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俟吾疾愈，为君等破之。"开山退，谓文静曰："王虑公不能办，故有此言耳。且贼闻王有疾，必轻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陈于高墌西南，恃众而不设备。举潜师掩其后，壬子，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还长安，举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为京观[5]；文静等皆坐除名。

47 乙卯，榆林贼帅郭子和遣使来降[6]，以为灵州总管。

48 李密每战胜，必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独谓其麾下曰："元文都辈，刀笔吏耳，吾观其势，必为李密所擒。且吾军士屡与密战，没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欲以激怒其众。文都闻之，大惧，与卢楚等谋因世充入朝，伏甲诛之。段达性庸懦，恐其事不就，遣其婿张志以楚等谋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袭含嘉门。元文都闻变，入奉皇泰主御乾阳殿，陈兵自卫，命诸将闭门拒守。将军跋野纲将兵出，遇世充，下马降之。将军费曜、田阇战于门外，不利。文都自将宿卫兵欲出玄武门以袭其后，长秋监段瑜称求门钥不获[7]，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复欲引兵出太阳门逆战，还至乾阳殿，世充已攻太阳门得入。皇甫无逸弃母及妻子，斫右掖门，西奔长安。卢楚匿于太官署，世充之党擒之，至兴教门，见世充，世充令乱斩杀之；进攻紫微宫门。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观，问："称兵欲何为？"世充下马谢曰："元文都、卢楚等横见规图；请杀文都，甘从刑典[8]。"段达乃令将军黄桃树执

送文都。文都顾谓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恸哭遣之,出兴教门,乱斩如卢楚,并杀卢、元诸子。段达又以皇泰主命开门纳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卫者,然后入见皇泰主于乾阳殿。皇泰主谓世充曰:"擅相诛杀,曾不闻奏,岂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强力,敢及我邪!"世充拜伏流涕谢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报。文都等苞藏祸心[9],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违异,深积猜嫌;臣迫于救死,不暇闻奏。若内怀不臧,违负陛下,天地日月,实所照临,使臣阖门殄灭,无复遗类。"词泪俱发。皇泰主以为诚,引令升殿,与语久之,因与俱入见皇太后;世充被发为誓,称不敢有贰心。乃以世充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比及日中,捕获赵长文、郭文懿,杀之。然后巡城,告谕以诛元、卢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书省,渐结党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恽为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马,分政事为十头,悉以其党主之,势震内外,莫不趋附,皇泰主拱手而已[10]。

【注释】

①宣州:治今安徽宣城县。 朱粲:唐城父(今河南宝丰县东四十里)人。隋大业中从军伐贼长白山,亡命为盗,渡淮,屠竟陵、沔阳,转剽山南,号楚帝,建元昌达。后先降高祖,寻奔王世充,东都平被斩。

②梁师都:割据者。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西)人。任鹰扬将军。隋大业十二年起兵反隋,攻占雕阴、弘化、延安,称帝,国号梁,年号永隆,依附突厥,屡引南侵,后为堂弟所杀。

③李轨:割据者。今甘肃武威人。隋末任鹰扬府司马,大业十三年起兵,拥有张掖等河西五郡,称西河大凉王,次年称帝,年号安乐。后被唐斩于长安。

④高墉(zhì 佶)：在今陕西武长县北。

⑤京观：亦称京丘。指古代战争时期，胜者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体封土成冢，若山陵高大。

⑥郭子和：隋叛将。炀帝时任左翊卫；畢徒榆林，大业十三年起兵，称永乐王，年号正平，与梁师都联合，受突厥封爵，此时降唐。

⑦长秋监：炀帝大业三年，改内侍省为长秋监。

⑧刑典：刑法，法律。

⑨苞藏祸心：指包藏着祸害他人之心。“苞”同“包”。

⑩拱手：顺从。

【译文】

43 初二，宣州刺史周超袭击朱粲，把他打败了。

44 初四，梁师都侵犯灵州，骠骑将军薛兴粲打败了他。

45 突厥阙可汗派使者前来归附。起初，阙可汗向李轨归附，隋西戎使者曹琼据有甘州引诱他，于是归附曹琼，与曹琼抗拒李轨；被李轨打败，逃窜到达斗拔谷，和吐谷浑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到这时来内地归附于唐，不久还是被李轨消灭了。

46 薛举进兵逼近高墉，游击的军队达到豳、岐，秦王李世民挖深护城河，筑高城墙，不和他交战。遇上李世民得了疟疾，将军务大事委任给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而且告诫说：“薛举孤军深入腹地，粮食缺乏，士兵疲劳，若来挑战，望小心谨慎，不要应战。等我疾病好了，看我给你们去打败他。”开山退下，对刘文静说：“秦王考虑你们不能办事，因此才有这番话罢了。而且贼听说秦王有病，一定轻视我们，我们应当炫耀武力来威胁他。”于是在高墉西南列下军队作战的阵势，依仗军队多而不作防备。薛举暗中派军队掩袭他的后面，初九，在浅水原交战，八个总管的军队都被战败，士兵战死占十分之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都战死。李世民引领军队回长安，薛举于是攻下了高墉，收集唐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刘文静等人皆犯罪免除官职。

47 十二日，榆林贼帅郭子和派使者前来投降，朝廷任命他做灵州总管。

48 李密每次作战胜利，必定派遣使者来向皇泰主告捷，隋朝的人士都很高兴，而王世充独自对他的部下说："元文都这些人，不过是些刀笔吏罢了，我看他们的情势，必定被李密所擒获。况且我军将士多次和李密交战，杀死他的父兄子弟，前后已够多的了，一旦受制于他，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幸免的！"想用这话激怒他的士众。元文都听到，很恐惧，和卢楚等人谋划，借王世充入朝的机会，埋伏甲士把他杀掉。段达生性平庸懦弱，怕这事办不成，派他的女婿张志把卢楚等人的计谋告诉王世充。十五日夜晚三更时，王世充领兵袭击含嘉门。元文都听到变乱的消息，入朝事奉皇泰主侍御在乾阳殿，布置军队自卫，命令各将领闭门抵抗守护。将军陂野纲领兵出，遇王世充，就下马投降。将军费曜、田阇在门外交战，情势不利。元文都亲自率领宿卫士兵想出玄武门来抄袭王世充的后面，长秋监段瑜声称门的钥匙没有找到，于是逗留了很久。天将亮，元文都想再领兵出太阳门迎战，回到乾阳殿，王世充已攻入了太阳门。皇甫无逸抛弃母亲和妻子儿女，砍开右掖门，向西逃奔长安。卢楚藏匿在太官署，被王世充的党羽抓住，到兴教门，见到王世充，王世充命令用乱刀砍死；进攻紫微宫门。皇泰主派人登紫微观，问："动用军队想干什么？"王世充下马谢罪说："元文都、卢楚等人另有窥图，存心不良，请求杀元文都，我甘愿按照刑法处罚。"段达就命令将军黄桃树把元文都抓送过来。元文都回头对皇泰主说："我今天早上死，晚上就轮到陛下了！"皇泰主恸哭着派人送走，出了兴教门，元文都像卢楚一样被乱刀斩杀，并杀了卢、元的所有儿子。段达又以皇泰主的命令开门接纳王世充，王世充全部派人代替了原来宿卫的人，然后入朝拜见皇泰主于乾阳殿。皇泰主对王世充说："擅自互相诛杀，不曾听到奏报，难道是臣子应有的做法吗？你要放肆强呈武力，敢这样对待我吗？"王世充拜伏地上流涕谢罪说："我蒙

受先皇提拔，纵然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元文都等人胸怀祸害他人之心，想召李密来危害国家，恨我不能和他们合作，深积猜忌；我急于救死，来不及上奏。我若心怀不善，背离陛下，天地日月可以作证，使我全家灭尽，不再遗留我这类的人。”声泪俱下。皇泰主认为他诚恳，引领他上殿，和他谈了很久，故而和他同去见皇太后；王世充披头散发为誓，宣称不敢有贰心。于是，任命王世充做左仆射、总督内外各军务大事。等到中午，捕获赵长文、郭文懿，杀掉了他们。然后，巡视东都城，宣告把元、卢杀掉的理由。王世充从含嘉城移居到尚书省，逐渐聚结党羽，擅自行动，作威作福。用兄长王世惲做内史令，入居于禁宫中，子弟都掌握兵马，分政治事务十头，都由他的党羽来主持，权力威势震慑京城内外，没有不向他归附的，皇泰主也只有拱手顺从罢了。

49 李密将入朝，至温，闻元文都等死，乃还金墉。东都大饥，私钱滥恶，太半杂以锡镴[1]，其细如线，米斛直钱八九万。

50 初，李密尝受业于儒生徐文远。文远为皇泰主国子祭酒，自出樵采，为密军所执；密令文远南面坐，备弟子礼，北面拜之。文远曰：“老夫既荷厚礼，敢不尽言！未审将军之志欲为伊、霍以继绝扶倾乎[2]？则老夫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莽、卓，乘危邀利，则无所用老夫矣！”密顿首曰：“昨奉朝令，备位上公，冀竭庸虚[3]，匡济国难，此密之本志也。”文远曰：“将军名臣之子[4]，失涂至此，若能不远而复，犹不失为忠义之臣！”及王世充杀元文都等，密复问计于

文远。文远曰:"世充亦门人也,其为人残忍褊隘,既乘此势,必有异图,将军前计为不谐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谓先生儒者,不达时事,今乃坐决大计,何其明也!"文远,孝嗣之玄孙也。

51 庚申,诏隋氏离宫游幸之所并废之。

52 戊辰,遣黄台公瑗安抚山南。

53 己巳,以隋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为刑部尚书。

54 隋河间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群盗,窦建德攻之,岁余不下;闻炀帝凶问,帅吏士发丧,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吊之,琮因使者请降,建德退舍具馔以待之[5]。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为之泣。诸将曰:"琮久拒我军,杀伤甚众,力尽乃降,请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赏之以劝事君,奈何杀之!往在高鸡泊为盗,容可妄杀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岂得害忠良乎!"乃徇军中曰:"先与王琮有怨敢妄动者,夷三族!"以琮为瀛州刺史。于是河北郡县闻之,争附于建德。

先是,建德陷景城,执户曹河东张玄素,将杀之,县民千余人号泣,请代其死,曰:"户曹清慎无比,大王杀之,何以劝善!"建德乃释之,以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及江都败,复以为黄门侍郎,玄素乃起。饶阳令宋正本,博学有才气,说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为谋主。建德定都乐寿,命所居曰金城宫,备置百官。

【注释】

①锡镴：假钱。隋开皇初，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镴，此为私铸锡镴冒充。

②伊、霍：商伊尹、汉霍光，都是辅政重臣，关键时刻，能挽救国家危难。

③庸虚：自谦之词，言平庸无能。

④名臣之子：指李密为周名将李宽之子。谓其有忠义之基。

⑤退舍：退却。舍，行军三十里为一舍。

【译文】

49 李密将要上朝，到了温县，听到元文都等人被杀的消息，于是返回金墉。东都发生了大饥荒，私人铸的钱质很坏，大半用锡镴掺杂在里面，钱薄细如线，一斛米值八、九万钱。

50 当初，李密曾经在儒生徐文远门下接受学业。文远是皇泰主的国子祭酒，一次亲自出来砍柴，被李密的军队抓住；李密请文远面朝南坐着，施行弟子敬师的礼节，面朝北而拜。文远说："老夫既然承受优厚的礼遇，怎敢不尽言！只是不知将军的志向是想做伊尹、霍光来继绝世扶危亡呢？那么，老夫虽年岁迟暮，还愿尽心力；若做王莽、董卓，乘危亡而追利，就没用老夫之处了！"李密叩头说："昨天尊奉朝廷的命令，位居于上公，希望竭尽微薄的才智，匡扶国难，这是我李密的根本志愿。"文远说："将军是名臣的儿子，失去路途到此，若能不远而返，仍不失是忠义的臣子！"等到王世充杀了元文都等人，李密再向徐文远请教。文远说："王世充也是我的门下生徒，他为人残忍狭窄，已乘这个形势，定有异常图谋，将军先前的打算与他不合拍了！不打败王世充，不能入朝。"李密说："起初认为先生是儒生，不通达时事，现今坐着决定大计，是何等的英明！"文远，是徐孝嗣的玄孙。

51 十七日，下诏书命令隋朝离宫游乐场所全部废除。

52 二十五日，派黄台公李瑗安抚山南。

53 二十六日，用隋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做刑部尚书。

54 隋河间郡丞王琮守郡城抵抗众盗，窦建德攻城，一年多攻不下来；听到炀帝死讯，率领士兵发丧，守城的人都哭了。窦建德派使者吊问，王琮借使者请求投降，建德向后撤军办好膳食来等待他。王琮讲到隋的灭亡，低头俯身流涕，建德也为此哭泣。众将说："王琮长久抗拒我军，杀伤甚多，军力耗尽了才来投降，请求把他烹煮了。"建德说："王琮，是忠臣，我将奖赏他来规劝人事奉他的君主，为什么杀他！以往在高鸡泊做盗贼，许可妄杀人；如今要安抚百姓，平定天下，哪能危害忠良呢！"于是遍告军中说："先前与王琮有怨恨敢轻举妄动的，灭三族！"任王琮做瀛州刺史。于是河北郡县听到这个消息，都争着向窦建德归附。

在这以前，窦建德攻陷景城县，抓住户曹河东人张玄素，将要杀他，县里民众千余人号哭，请求代替他死，说："户曹清廉谨慎无比，大王杀他，凭什么劝导人向善！"于是窦建德释放了他，任用他做治书侍御史，他坚决辞谢；到江都失败，再任用他做黄门侍郎，玄素就出来接任。饶阳县令宋正本，博学有才气，以平定河北的策略游说窦建德，建德请他做主参谋。建德定都于乐寿。命所居住的地方叫金城宫，设置了百官。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十六

唐纪二　起著雍摄提格八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

武德元年

1 八月，薛举遣其子仁果进围宁州[①]，刺史胡演击却之。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关中骚动，宜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会有疾而止。辛巳，举卒。太子仁果立，居于折墌城[②]，谥举曰武帝。

2 上欲与李轨共图秦、陇，遣使潜诣凉州[③]，招抚之，与之书，谓之从弟。轨大喜，遣其弟懋入贡。上以懋为大将军，命鸿胪少卿张俟德册拜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

3 初，朝廷以安阳令吕珉为相州刺史[④]，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为岩州刺史，德仁由是怨愤，甲申，诱山东大使宇文明达入林虑山而杀之，叛归王世充。

4 己丑，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击薛仁果。

5 丁酉，临洮等四都来降。

6 隋江都太守陈稜求得炀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辂鼓吹，粗备天子仪卫，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于帝茔之侧[5]。

7 宇文化及之发江都也，以杜伏威为历阳太守[6]；伏威不受，仍上表于隋，皇泰主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

沈法兴亦上表于皇泰主[7]，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置百官，以陈杲仁为司徒，孙士汉为司空，蒋元超为左仆射，殷芊为左丞，徐令言为右丞，刘子翼为选部侍郎，李百药为府掾。百药，德林之子也[8]。

【注释】

①宁州：州名。治在今甘肃宁县。

②折墌城：西魏筑，在今甘肃泾川县东北。

③凉州：在今甘肃武威县。

④相州：治在今河南安阳市。

⑤瘞(yì 亦)：掩埋。

⑥杜伏威：隋末江淮农民起义领袖。大业九年起兵据六合，退江都，后败隋将陈稜，破高邮，占历阳，自称总管。曾表奏皇泰主，为东南道大总管，封楚王。献款入唐，任淮南安抚大使、吴王，拜太子太师，辅公祏反唐，他被杀。

⑦沈法兴：隋末江南割据者。公元618年，以讨宇文化及起兵，据余杭、毗陵、丹阳等十余郡，称江南道大总管。越王侗立，上书称大司马录尚书事，设百官，又称梁王，年号延康。后为李子通击败，投江死。

⑧李德林：隋史学家，历事齐、周、隋三朝，任隋内史令，予修国史，撰《齐史》二十七卷。

【译文】

唐纪二　起戊寅(公元618年)八月,止十二月,共五个月。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

武德元年(戊寅,公元618年)

1 八月,薛举派他的儿子薛仁果进军围攻宁州,唐刺史胡演击退了他。郝瑗对薛举进言说:"当今唐的军队才被打败,关中骚动不安,应乘胜直取长安。"薛举也认为是这样,遇到有病而停止行动。初九日,薛举死。太子仁果继立为帝,住在折墌城,追封薛举为武帝。

2 皇上想与李轨共同谋取秦、陇等地,派使者暗中进诣凉州,招抚李轨,送给他信,称他为堂弟。李轨非常高兴,派他胞弟李懋入朝进贡。皇上任命李懋为大将军,命令鸿胪少卿张俟德注册拜封李轨为凉州总管,封做凉王。

3 最初,朝廷任安阳令吕珉为相州刺史,改任相州刺史王德仁为岩州刺史。王德仁由此怨愤,十二日,引诱山东大使宇文明达进入林虑山而杀害了他,叛离朝廷,归附王世充。

4 十七日,任命秦王李世民做元帅,攻击薛仁果。

5 二十五日,临洮等四郡来降。

6 隋江都太守陈稜求得炀帝的灵柩,取来宇文化及所留下来的辇车鼓吹,粗略具备天子仪仗侍卫,改葬在江都宫西吴公台下,隋朝王公以下的臣子,都按序列埋在炀帝坟墓的旁边。

7 宇文化及从江都出发的时候,用杜伏威做历阳太守;杜伏威不接受,于是上表给隋朝,皇泰主命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

沈法兴也上表给皇泰主,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袭旧制设置百官,用陈杲仁做司徒,孙士汉做司空,蒋元超做左仆射,殷芊做左丞,徐令言做右丞,刘子翼做选部侍郎,李百药做府掾。李百药,是李德林的儿子。

8 九月，隋襄国通守陈君宾来降[1]，拜邢州刺史[2]。君宾，伯山之子也[3]。

9 虞州刺史韦义节攻隋河东通守尧君素[4]，久不下，军数不利；壬子，以工部尚书独孤怀恩代之。

10 初，李密既杀翟让，颇自骄矜，不恤士众；仓粟虽多，无府库钱帛，战士有功，无以为赏；又厚抚初附之人，众心颇怨。徐世勣尝因宴会刺讥其短；密不怿，使世勣出镇黎阳[5]，虽名委任，实亦疏之。

密开洛口仓散米，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弃衢路，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辗践[6]；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瓮盎[7]，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谓贾闰甫曰："此可谓足食矣！"闰甫对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民所以襁负如流而至者[8]，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无爱吝，屑越如此[9]，窃恐一旦米尽民散，明公孰与成大业哉！"密谢之，即以闰甫判司仓参军事。

密以东都兵数败微弱，而将相自相屠灭，谓旦夕可平；王世充既专大权，厚赏将士，缮治器械，亦阴图取密。时隋军乏食，而密军少衣，世充请交易，密难之；长史郝元真等各求私利，劝密许之。先是，东都人归密者，日以百数；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密破宇文化及还，其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击之，恐人心不壹，乃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梦

周公，令宣意于世充，当勒兵相助击贼；乃为周公立庙，每出兵，辄先祈祷。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请战。世充简练精锐得二万余人，马二千余匹。壬子，出师击密，旗幡之上皆书永通字，军容甚盛。癸丑，至偃师，营于通济渠南，作三桥于渠上。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师，阻邙山以待之。

密召诸将会议，裴仁基曰："世充悉众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还，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我有余力，彼劳弊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东都兵有三不可当：兵仗精锐，一也；决计深入，二也；食尽求战，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陈智略、樊文超、单雄信皆曰："计世充战卒甚少，屡经摧破，悉已丧胆。《兵法》曰，'倍则战'，况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机展其勋效，及其锋而用之，可以得志。"于是诸将喧然，欲战者什七八，密惑于众议而从之。仁基苦争不能得，击地叹曰："公后必悔之。"魏征言于长史郑颋曰："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未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蔑不胜矣。"颋曰："此老生之常谈耳[19]。"征曰："此乃奇策，何谓常谈！"拂衣而起。

程知节将内马军与密同营在北邙山上，单雄信将外马军营于偃师城北。世充遣数百骑渡通济渠攻雄信营，密遣裴行俨与知节助之。行俨先驰赴敌，中流矢，坠于地；知节救之，杀数人，世充军披靡，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世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兼斩追者，与行俨俱免。会日暮，各敛兵还营。密骁将孙长乐等十余人皆被重创。

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壁垒。世充夜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伏谿谷中，命军士皆秣马蓐食[11]。甲寅旦，将战，世充誓众曰："今日之战，非直争胜负；死生之分，在此一举。若其捷也，富贵固所不论；若其不捷，必无一人获免。所争者死，非独为国，各宜勉之！"迟明，引兵薄密。密出兵应之，未及成列，世充纵兵击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12]，出入如飞。世充先索得一人貌类密者，缚而匿之，战方酣，使牵以过陈前，噪曰："已获李密矣！"士卒皆呼万岁。其伏兵发，乘高而下，驰压密营，纵火焚其庐舍。密众大溃，其将张童仁、陈智略皆降，密与万余人驰向洛口。

世充夜围偃师；郑颋守偃师，其部下翻城纳世充。初，世充家属在江都，随宇文化及至滑台，又随王轨入李密，密留于偃师，欲以招世充。及偃师破，世充得其兄世伟、子玄应、虔(玄)恕、琼等，又获密将佐裴仁基、郑颋、祖君彦等数十人。世充于是整兵向洛口，得郝元真妻子、郑虔象母及密诸将子弟，皆抚慰之，令潜呼其父兄。

初，邴元真为县吏，坐赃亡命，从翟让于瓦冈；让以其尝为吏，使掌书记。及密开幕府，妙选时英，让荐元真为长史；密不得已用之，行军谋画，未尝参预。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仓。元真性贪鄙，宇文温谓密曰："不杀元真，必为公患。"密不应。元真知之，阴谋叛密；杨庆闻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将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潜引世充矣。密知而不发，因与众谋，待世充兵半济洛水，然后击之。世充军至，密候骑不时觉，比将出战，世充军悉已济矣。单雄信等又勒兵自据；密自度不能支，帅麾下轻骑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

初，雄信骁捷，善用马槊，名冠诸军，军中号曰："飞将"。彦藻以雄信轻于去就，劝密除之；密爱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

密将如黎阳，或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墉保河阳，密自虎牢归之，引诸将共议。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诸将皆曰："今兵新失利，众心危惧，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尽。又人情不愿，难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欲自刎以谢众。伯当抱密号绝，众皆悲泣，密复曰："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无功，诸君必保富贵。"府掾柳燮曰："明公与唐公同族，兼有畴昔之好；虽不陪起兵，然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长安，此亦公之功也。"众咸曰："然。"密又谓王伯当曰："将军家室重大，岂复与孤俱行

哉!"伯当曰:"昔萧何尽帅子弟以从汉王,伯当犹不兄弟俱从,岂以公今日失利遂轻去就乎!纵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从密入关者凡二万人。于是密之将帅、州县多降于隋。朱粲亦遣使降隋,皇泰主以粲为楚王。

【注释】

①襄国:郡名。治在今河北邢台市。

②邢州:郡名。再改襄国为邢州。

③伯山:陈伯山,陈文帝之子。

④虞州,郡名。治在今山西运城县东北安邑。河东:郡名。治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

⑤襄阳:地名。治在今河南浚县境。

⑥辎(lín 吝):辎、轧。

⑦瓮盎(wèng àng 蕹醠):瓮是大腹敛口的一种陶器。

⑧襁负:用襁褓背负。襁褓,背负小儿的背带或布兜。此指背着婴儿。

⑨屑越:糟蹋,犹言狼藉而弃之。

⑩老生之常谈:老书生平常之谈,比喻没有新意的言论。

⑪秣马蓐食:喂饱马匹,未起床时就吃饭。秣,饲料、喂养。蓐,草席,草垫。

⑫剽勇:轻捷骁勇。

【译文】

8 九月,隋襄国通守陈君宾前来投降,任命他做邢州刺史。陈君宾,是陈伯山的儿子。

9 虞州刺史韦义节攻打隋河东通守尧君素,长久不能攻下,军事上几次失利;初十,用工部尚书独孤怀恩代替韦义节的职务。

10 最初,李密已杀翟让,就显得骄傲自得,不体恤军民;仓中粟米虽多,但府库中没钱帛,战士有功,没有什么用来奖赏的;又厚待

刚来归附的人，众人心中都很怨恨。徐世勣曾因此借宴会讽刺他的短处；李密不高兴，派世勣出兵镇守黎阳，虽然名义上是委任，实际上是疏远他。

李密打开洛口仓散发米粮，没有防守掌管的主持人，又没有文券凭证，取米的人任他随意取多少；有的离开仓库之后，没有力气拿走，随便抛弃道路上，从仓城到郭门，米粒厚积数寸，被来往的车马辗轧践踏；群盗来就食取米的，连同家属有近百万人口，没有瓮盎类陶制盛器，就用荆条编织的筐来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一眼望去到处都是象白沙一样的米粒。李密心喜，对贾闰甫说："这可以说是足食了！"贾闰甫回答说："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粮食为仰赖生存的东西。如今人民之所以背负婴儿像流水一样涌来，是因为在这里有他们所依赖生存的粮食存在的缘故。然而，主管的人不曾爱护吝惜，抛散践踏到这个地步，我恐怕一旦米尽民散，不知您要与谁去成就伟大的事业呀！"李密感谢他的提醒，立即任命贾闰甫做判司仓参军事。

李密以东都军队数次失败，实力微弱，而且将相之间自相残杀，认为短期内可以平灭；王世充已独揽大权，重赏将士，修缮器械，也暗中计划打败李密。当时隋朝军中缺乏粮食，而李密军中又缺少衣服，王世充请求以衣服交换粮食，李密感到难办；长史邴元真等人从个人私利出发，劝说李密允许了王世充。在这之前，东都的人归降李密的，每天数以百计；东都人已得到粮食，投降的人逐渐减少，李密感到后悔，于是下令停止交换。

李密打败宇文化及回来，他的精兵良马多已死亡，士兵疲惫生病。王世充想乘李密军士疲弊进攻他，恐怕人心不齐，于是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次梦见周公，命令他向王世充宣告意旨，应当整兵相助攻击贼人；于是给周公建立庙宇，每次出兵，就先去祈祷。王世充命令巫师宣言周公要命令仆射赶快讨伐李密，当有大功可立，不立即起兵，都会得瘟疫而死。王世充的士兵多半是楚地人，相信妖

言，都请求作战。王世充选择精锐的军队二万多人，马二千余匹。初十日，出兵攻击李密，旗幡之上都书写"永通"字样，军容严整，气势很盛。十一日，到偃师，在通济渠以南扎下军营，在渠上建造三座桥梁。李密留王伯当守卫金墉，亲自率领精兵向偃师出发，以邙山为屏障等待王世充的到来。

李密召集诸将会议，裴仁基说："王世充率领所有的军队到来，洛下一定空虚，可分兵守住他的重要道路，使他的军队不得向东前进；选精兵三万人，沿着黄河向西出发进逼东都。王世充退还，我将按兵不动；王世充再出兵，我军再进逼。这样，我们就有余力应付，他们疲于奔命，打败他们是一定的了。"李密说："您说得太好了。如今东都军队有三种不可抵挡的情势：第一，是武器精锐；第二，是决计深入我内地作战；第三，粮食用尽力求决战。我们只能登城固守，蓄积力量来等待时机；使他想战斗得不到，要逃走又无路，不过十天，王世充的头就能送到我的前面。"陈智略、樊文超、单雄信都说："算来王世充作战的士卒很少，屡次经受摧折破败，都已闻风丧胆。《兵法》上说：'超过敌人一倍的兵力就可以攻战'，况且不止超过一倍呢！而江、淮刚归附的士兵，希望趁这次机会展示他们的功勋和效力，利用他们锋锐的势头，可以达到目的。"于是众将喧哗起来，十之七八都想战斗，李密被众将的议论所迷惑而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裴仁基苦苦争论不能得到赞同，于是跺着地板感叹地说："您以后一定会后悔的。"魏征对长史郑颋说："魏公虽然(与宇文化及作战)很快胜利，而骁将锐卒多半死去，战士内心厌倦，这两点就难以应付敌人。而且王世充缺乏粮食，志在决一死战，很难和他争锋，不如深挖城河、高筑城垒来抗拒他；不过十天半月，王世充粮食用尽，一定自动退走，再追击他，没有不获胜的。"郑颋说："你这是老生常谈罢了。"魏征说："这就是胜敌的奇策，怎么说是常谈！"气咻咻地振衣而起。

程知节率领内马军和李密共同在北邙山上扎营，单雄信率领

外马军在偃师城北扎营。王世充派数百骑兵渡过通济渠攻打单雄信军营，李密派遣裴行俨与程知节去帮助单雄信作战。裴行俨首先奔赴敌阵，被流失射中，坠倒在地上；陈知节来救护他，杀死数人，王世充的军队溃退，于是抱起裴行俨骑在一匹马上回头跑；被王世充的骑兵所追逐，刺他的槊穿身而过，程知节回过身来折断那槊，并斩掉追逐的敌兵，和裴行俨俱幸免于死。当日暮时，各自收兵回营。李密骁勇的将领孙长乐等十余人都被杀成重伤。

李密刚打败宇文化及，有轻视王世充的心理，没有设壁垒防备。王世充夜晚派二百多骑兵潜入北山（北邙山），埋伏在山谷中，命军士都没起床时就喂饱马吃饱饭。十二日早晨，将要交战，王世充在军众面前宣誓说："今天的交战，不只是争个胜负；生死之分，就在这一次举动了。若这一仗打胜，富贵自然不用说的；若打败，一定没一个人能免于死亡。大家所争的是为不死，不只是为国家，各位应当以此勉励自己！"天刚亮，率兵逼近李密。李密出兵应战，还没来得及排成阵势，王世充就纵兵攻击。王世充的士卒都是江、淮轻捷迅猛之人，出入如飞。王世充事先找到一个相貌类似李密的人，把他绑缚蒙匿起来，当作战激烈的时候，使人牵着经过阵前，大声鼓噪地叫道："已经抓到李密了！"士卒们都呼喊万岁。那预先埋伏的军队也发起了进攻，从高处往下冲，驰马压向李密的军营，放火烧其房舍。李密的军队大败，他的将领张童仁、陈智略都投降了。李密和一万多人奔往洛口。

王世充夜晚围攻偃师；郑颋守卫偃师，他的部下开城放王世充入城。当初，王世充的家属在江都，随宇文化及到滑台，又随王轨到李密军中，李密把王世充的家属留在偃师，想用来招王世充投降。到偃师被攻破，王世充得到他的兄长王世伟、儿子玄应、虔〔玄〕恕、琼等，又俘获李密的将佐裴仁基、郑颋、祖君彦等数十人。王世充于是整顿兵马奔向洛口，获得邴元真妻子、郑虔象的母亲及李密各将领的子弟，都对他们进行抚慰，令暗中呼唤他们的父兄。

起初，郝元真当县吏，犯贪赃罪逃命在外，到瓦冈跟随翟让；翟让认为他曾当过县吏，让他掌管书记。等到李密开幕府，精选当时英才，翟让举荐元真做长吏；李密不得已任用了他，但行军谋划的事，不曾让他参加。李密向西抗拒王世充，留元真守卫洛口仓。元真生性贪婪卑鄙，宇文温对李密说："不杀掉元真，一定成为您的祸患。"李密没答应。元真知道这件事，阴谋背叛李密；杨庆听到消息，把消息告诉李密，李密本来就对他怀疑。这时，李密将要进洛口城，元真已派人暗中引导王世充到来。李密知道但没发作，因而和众人谋划，等王世充的军队渡至洛水的中间时，然后发起攻击。王世充的军队到了，派去侦探的骑兵没有及时发觉，到要出战时，王世充的军队都已渡过来了。单雄信等又整兵各自据守；李密考虑到不能支撑，率领部下轻骑奔向虎牢，元真于是交出城投降。

当初，单雄信骁勇敏捷，善于骑马，精于槊术，在诸军中名排第一，军中号称"飞将"。房彦藻认为单雄信在跟从人方面，对或去或就看得轻，劝李密除掉他；李密爱惜他的才能，不忍心除掉他。到李密失利时，单雄信就率领部下投降了王世充。

李密将要去黎阳，有人说："杀翟让的时候，徐世勣差一点就死了，今天失利于是到他那里，怎么能保险呢！"这时，王伯当放弃金墉保守河阳，李密从虎牢归向他，请来诸将共同商议。李密想南面依仗黄河，北面保守太行，东面连结黎阳，来图谋进取。诸将都说："当今我军刚作战失利，众人胸怀危惧，若再停留，恐怕叛变逃亡不几天就完了。又是人们情感上所不愿意的，这样很难成功。"李密说："我所依靠的是大家，大家既不愿意，我路尽道穷了。"想拔剑自杀以谢众人。王伯当抱住李密号哭昏绝，众人都悲伤流泪，李密又说："诸君不抛弃我，很幸运，应当一起归顺关中；我李密虽然没有功劳，诸君一定能保住富贵。"府掾柳燮说："您与唐公是同族，并有往昔的一段旧交情；虽没陪他一起起兵，然而阻止东都兵，断绝隋的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有长安，这也是您的功绩了。"

众人都说："是这样的。"李密又对王伯当说："将军你的家室重大，难道还和我一起行动吗？"王伯当说："往昔萧何率领全部子弟来跟从汉王，我王伯当遗憾的是兄弟不能都跟从您，难道由于您今天的失利就轻易离开您吗！纵然是分身原野，也是我所甘心情愿的！"左右的人没有不感动的，随从李密入关的共有二万人。于是，李密的将帅、州县多数向隋氏投降。朱粲也派使者向隋投降，皇泰主用朱粲做楚王。

11 甲寅，秦州总管窦轨击薛仁果[1]，不利；骠骑将军刘感镇泾州[2]，仁果围之。城中粮尽，感杀所乘马以分将士，感一无所啖，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会长平王叔良将士至泾州，仁果乃扬言食尽，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墌人伪以城降。叔良遣感帅众赴之；己未，至城下，扣，城中人曰："贼已去，可逾城入。"感命烧其门，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诈，遣步兵先还，自帅精兵为殿。俄而城上举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战于百里细川，唐军大败，感为仁果所擒。仁果复围泾州，令感语城中云："援军已败，不如早降。"感许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馁，亡在旦夕，秦王帅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勉之！"仁果怒，执感，于城旁埋之至膝，驰骑射之；至死，声色逾厉。叔良婴城固守，仅能自全。感，丰生之孙也。

12 庚申，陇州刺史陕人常达击薛仁果于宜禄川[3]，斩首千余级。

13 上遣从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郑元琦以女妓遗始毕可汗④。壬戌,始毕复遣骨咄禄特勒来。

14 癸亥,白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历》成⑤,奏上,行之。

15 薛仁果屡攻常达,不能克,乃遣其将仵士政以数百人诈降,达厚抚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达,拥城中二千人降于仁果。达见仁果,词色不屈,仁果壮而释之。奴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乎?"达曰:"汝逃死奴贼耳!"贵怒,欲杀之;人救之,得免。

16 辛未,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

17 宇文化及至魏县,张恺等谋去之;事觉,化及杀之。腹心稍尽,兵势日蹙,兄弟更无他计,但相聚酣宴,奏女乐。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为计,强来立我。今所向无成,士马日散,负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灭族,岂不由汝乎!"持其两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赐尤,及其将败,乃欲归罪,何不杀我以降窦建德!"数相斗阋⑥,言无长幼;醒而复饮,以此为恒。其众多亡,化及自知必败,叹曰:"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鸩杀秦王浩,即皇帝位于魏县,国号许,改元天寿,署置百官。

【注释】

①秦州:古州名,治在今甘肃甘谷县东。

②泾州:古州名。治在今甘肃泾川县北泾河北岸。

③陇州:古州名。治在今陕西陇县东南。 宜禄川:地名,在今陕西长武县境。

④始毕可汗:东突厥可汗。即咄吉世。隋时曾率众南侵雁门。隋末北方割

据势力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等，都曾向他称臣求援，李肃也依他之力南定长安。在位中原先进文化、技术传入，畜牧业有很大发展。

⑤《戊寅历》：历法名。因唐受禅建国，岁在戊寅，故以名历。

⑥斗阋(xì系)：指家庭兄弟间的争执。

【译文】

11 十二日，秦州总管窦轨攻击薛仁果，没有取得胜利；骠骑将军刘感镇守泾州，薛仁果围攻他。城中粮食用尽，刘感杀死所骑的马来分给将士，刘感一点肉都没吃，只煮了马骨汁掺和着木屑吃。城数次差一点被攻破；遇到长平王李叔良将兵来到泾州，仁果就扬言粮食用尽了，率领军队向南离去；十三日，又派高墌人伪装献城投降。李叔良派刘感率领士兵前往；十七日，到高墌城下，敲打城门，城中人说："贼兵已经离开，可以翻过城墙进来。"刘感下令焚烧城门，城上的人用水向下灌灭。刘感知道诈伪，派遣步兵先回，亲自帅领精兵作为殿后。不久，城上点燃三座烽火为号，薛仁果的军队从南原大举进攻过来，在百里细川交战，唐军大败，刘感被薛仁果擒获。薛仁果再次围攻泾州，命令刘感对城中守军说："来救援的军队已经战败，你们不如趁早投降。"刘感表面上允许他，到了城下，大声呼叫说："叛贼饥饿气弱，旦夕之间就要灭亡，秦王率领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城中守军不要忧虑，望努力坚守！"薛仁果恼怒，抓住刘感，在城旁边将他埋入土中到膝盖，驱驰快马来回向他射箭；刘感临死之时，恶声怒色更加严厉。李叔良绕城固守，仅仅能自我保全。刘感，是刘丰生的孙子。

12 十八日，陇州刺史陕人常达，在宜禄川攻击薛仁果，杀死一千多人。

13 皇上派遣侄儿襄公李琛、太常卿郑元琦用女妓送给始毕可汗。二十日，始毕再派他的儿子骨咄禄前来。

14 二十一日，白马道士傅仁均制作的《戊寅历》完成，奏呈皇上，

皇上颁布实行。

15 薛仁果屡次攻打常达,都不能取胜,于是派遣他的部将仵士政率领数百人去诈称投降,常达深情厚意地安抚他们。二十三日,仵士政等到了机会用他的徒众劫持常达,带走城中二千人向薛仁果投降。常达看到薛仁果,言词气色都表现出不屈服的样子,薛仁果认为他是壮烈之士,因而释放了他。奴贼帅张贵对常达说:"你认识我吗?"常达说:"你不过是个逃亡的奴贼罢了!"张贵愤怒,要杀常达;有人从旁救助,常达才免遭杀害。

16 二十九日,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

17 宇文化及到了魏县,张恺等人谋划要离开他;事情被发觉,宇文化及杀掉了张恺等人。宇文化及的心腹逐渐完了,军事形势一天天紧迫,兄弟们再无其它计策,只是相聚饮酒,用女子在旁边奏乐。化及喝醉酒,责备智及说:"我当初不了解,由你设计弑逆,硬立我为主。如今往哪都没成就,兵马一天天散去,背上弑君罪名,是天下的人所不宽容的。当今会遭灭族之灾,难道不是由你招致的吗!"拉着他的两个儿子哭泣。智及发怒说:"事情成功的时候,起初不给予责备,到将失败之时,就想归罪于我,为什么不杀掉我去投降窦建德呢!"兄弟之间数次相互争执,言论没有长幼;酒醒了再喝,以此为常。他的兵众大多逃亡,化及自知必败无疑,感叹地说:"人生本来难逃一死,难道不能当一天皇帝吗?"于是用鸩酒毒死秦王杨浩,在魏县登上皇帝位置,立国号为许,改元天寿,署下设置百官。

18 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19 戊寅,宴突厥骨咄禄,引骨咄禄升御坐以宠之。

20 李密将至,上遣使迎劳,相望于道。密大喜,谓其徒

曰："我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连城数百[1]，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当尽至；比于窦融[2]，功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3]！"己卯，至长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众心颇怨。既而以密为光禄卿、上柱国，赐爵邢国公。密既不满望，朝臣又多轻之，执政者或来求赂，意甚不平；独上亲礼之，常呼为弟，以舅子独孤氏妻之。

21 庚辰，诏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山东诸军并受节度；以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副。

22 邓州刺史吕子臧与抚慰使马元规击朱粲，破之。子臧言于元规曰："粲新败，上下危惧，请并力击之，一举可灭。若复迁延，其徒稍集，力强食尽，致死于我，为患方深。"元规不从。子臧请独以所部兵击之，元规不许。既而粲收集余众，兵复大振，自称楚帝于冠军，改元昌达，进攻邓州。子臧抚膺谓元规曰："老夫今坐公死矣！"粲围南阳[4]，会霖雨城坏，所亲劝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贼者乎！"帅麾下赴敌而死。俄而城陷，元规亦死。

23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宝及将卒十余万人还东都，陈于阙下。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为太尉、尚书令、内外诸军事，仍使之开太尉府，备置官属，妙选人物。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骁勇，深礼之。徐文远复入东都，见世充，必先拜。或问曰："君倨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远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贤士；王公，小人也，能杀故人，吾何敢不拜！"

24 李密总管李育德以武陟来降，拜陟州刺史。育德，谔

之孙也。其余将佐刘德威、贾闰甫、高季辅等，或以城邑，或帅众，相继来降。

初，北海贼帅綦公顺帅其徒三万攻郡城[5]，已克其外郭，进攻子城；城中食尽，公顺自谓克在旦夕，不为备。明经刘兰成纠合城中骁健百余人袭击之[6]，城中见兵继之，公顺大败，弃营走，郡城获全。于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为六军，各将之，兰成亦将一军。有宋书佐者[7]，离间诸军曰："兰成得众心，必为诸人不利，不如杀之。"众不忍杀，但夺其兵以授宋书佐。兰成恐终及祸，亡奔公顺；公顺军中喜噪，欲奉以为主，固辞，乃以为长史，军事咸听焉。居五十余日，兰成简军中骁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留十人，使多芟草，分为百余积；二十里，又留二十人，各执大旗；五六里，又留三十人，伏险要；兰成自将十人，夜，距城一里许潜伏；余八十人分置便处，约闻鼓声即抄取人畜驱去，仍一时焚积草。明晨，城中远望无烟尘，皆出樵牧。日向中，兰成以十人直抵城门，城上钲鼓乱发；伏兵四出，抄掠杂畜十余头及樵牧者而去。兰成度抄者已远，徐步而还。城中虽出兵，恐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见前有旌旗、烟火，遂不敢进而还。既而城中知兰成前者众少，悔不穷追。居月余，兰成谋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门。城中人竞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顺将大兵总至。郡兵奔驰还城，公顺进兵围之；兰成一言招谕，城中人争出降。兰成抚存老幼，礼遇郡官，见宋书佐，亦礼之如旧，仍资送出境，内外安堵。

时海陵贼帅臧君相阚公顺据北海[8]，帅其众五万来争之；公顺众少，闻之大惧。兰成为公顺画策曰："君相今去此尚远，必不为备，请将军倍道袭击其营。"公顺从之，自将骁勇五千人，赍熟食，倍道袭之。将至，兰成与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营五十里，见其抄者负担向营，兰成亦与其徒负担蔬米、烧器，诈为抄者，择空而行听察，得其号及主将姓名；至暮，与贼比肩而入，负担巡营，知其虚实，得其更号。乃于空地燃火营食，至三鼓，忽于主将幕前交刀乱下，杀百余人，贼众惊扰，公顺兵亦至，急攻之，君相仅以身免，俘斩数千，收其资粮甲仗以还。由是公顺党众大盛。及李密据洛口，公顺以众附之，密败，亦来降。

25 隋末群盗起，冠军司兵李袭誉说西京留守阴世师遣兵据永丰仓[9]，发粟以赈贫乏，出库物赏战士，移檄郡县，同心讨贼。世师不能用。乃求募兵山南，世师许之。上克长安，自汉中召还，为太府少卿；乙未，附袭誉籍于宗正[10]。袭誉，袭志之弟也。

26 丙申，朱粲寇淅州[11]，遣太常卿郑元琦帅步骑一万击之。

27 是月，纳言窦抗罢为左武候大将军。

【注释】

①山东：指太行山以东李密辖制地区。

②比于窦融：同窦融比。窦融，东汉初大臣。新莽时，任波水将军；莽败归刘玄，为巨鹿太守，转张掖属国都尉；刘玄败，联酒泉、张掖、郭煌等五郡，为河西五郡大将军。光武即位归汉，从破隗嚣，封安丰侯，累进大司空。

③台司:台官司职。即尚书、御史、谒者的官员司职。

④南阳:郡名。隋改邓州为南阳郡,治在穰县,今河南邓县。

⑤北海:郡名。隋大业三年改青州置,治在今山东益都县。

⑥明经:明经取士之科,以经义射策取者也称明经。

⑦宋书佐:姓宋的书佐。书佐,官名,炀帝改郡诸曹参军为书佐。

⑧海陵:县名。治在今江苏泰州市。

⑨冠军司兵:冠军府的司兵之职。因冠军、辅国将军,从六品,司兵为六品以下小军官。

⑩附裴誉籍于宗正:将李裴誉先祖户籍,附录在宗正寺所掌天子族亲属籍的册籍上。因李裴誉的先祖,亦出于陇西,故附之属籍以示亲近。

⑪浙州:治在今河南浙川县西南。

【译文】

18 冬季,十月,初一日,发生日食。

19 初七日,宴请突厥骨咄禄,领着骨咄禄升上御坐来表示优宠。

20 李密将到京师,皇上派使者迎接慰劳,在行道上拜望他。李密非常高兴,对他的徒众说:"我拥有兵众百万,一旦解除军职归顺于唐,山东一连串的城池数百个,知道我在此地,派使者招抚他们,也应当都来归顺;同窦融相比,功劳也不小,难道不给一个台官司职来安置我吗!"初八日,到长安,主管供应招待的稍有不周,所管的部下士兵连日得不到食用,大家很是怨愤。此后,派李密做光禄卿、上柱国,赐给邢国公的爵位。李密既不满足愿望,朝臣又多轻视他,主持政务的有的来索取贿赂,心中感到很不平;只有皇上亲近礼敬他,常称呼他为弟,将表妹独孤氏嫁给他。

21 初九日,诏命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李神通做山东道安抚大使,山东诸军都受他的指挥;用黄门侍郎崔民干做副职。

22 邓州刺史吕子臧与抚慰使马元规攻击朱粲,打败了他。吕子臧对马元规说:"朱粲刚失败,上下畏惧,请合力攻他,一举可消灭他。若再拖延,他的徒众逐渐聚集,力强而食尽,和我拚死,祸患才

大。”马元规不听从。吕子臧请求只率领他所领的军队攻击朱粲，马元规又不允许。不久朱粲收拾余众，兵势又大振，在冠军自称楚帝，改元昌达，攻击邓州。吕子臧拍胸对马元规说：“老夫我今天由于您不听我的话而死定了！”朱粲围攻南阳，碰巧下大雨，城墙被冲坏，亲近的人劝吕子臧投降。吕子臧说：“哪有天子的方伯投降贼子的呢！”率领部下赴敌战死。不久城被攻陷，马元规也死了。

23 十二月，王世充收拾李密的美人、珍宝及将士徒卒十余万人返回东都，在阙下陈设着。十四日，皇泰主大赦天下。十五日，任王世充做太尉、尚书令、统领内外诸军事务，仍旧使他开太尉府，备设各种官属，精选人物。王世充因裴仁基父子骁勇，厚礼相待。徐文远再次进入东都，见王世充，一定先叩拜，有人问他说：“您见李密态度傲慢，而对王公（世充）特别敬重，为什么？”徐文远说：“魏公，是个君子，能容贤士；王公，是个小人，会杀老朋友，我怎敢不叩拜！”

24 李密总管李育德以武陟来降，任命为武陟刺史。李育德，是李谔的孙子。其余将佐刘德威、贾闰甫、高季辅等，有的以城邑，有的率领兵众，相继来投降。

起初，北海贼头綦公顺率领他的徒众攻打郡城，已攻下外城，进攻内城；城中粮食已用尽，公顺自以为攻下只是早晚的事，没作防备。明经之士刘兰成集合城中骁勇健壮一百多人偷袭他，城中现有的兵跟在他后面出击，公顺大败，弃营逃跑，郡城得以保全。于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居民组成六支军队，各领一军，兰成也领一军。书佐有个姓宋的，离间诸军说：“兰成得士众的信任，一定对各位不利，不如把他杀掉。”众人不忍心杀，只夺去他的兵权授予姓宋的书佐。兰成恐怕最终招致祸害，逃亡投奔公顺；公顺军中欢喜雀跃，想推举兰成奉他为主，兰成坚决辞谢，于是让他做长史，有关军事都听他的决定。住了五十多天，兰成精选军中骁勇健壮的一百五十人，前往抄掠北海。离城四十里，留下十人，要他们多刈草，分成

一百多堆；二十里，又留下二十人，各执大旗；五、六里，又留下三十人，埋伏在险要处；兰成亲自带领十人，夜晚的时候，在离城一里左右的地方潜伏下来；其余八十人分别布置在方便的地方，约定听到鼓声就掠取人畜急速离开，仍旧同时焚烧积草。次日早晨，城中远望没有烟尘，都出城打柴放牧。太阳接近中午，兰成带领十人直达城门，城上钲鼓乱敲；伏兵从四面窜出，掠取各种牲畜十余头以及打柴放牧的人而去。兰成估计抄掠的人已经离开很远，才慢步回营。城中虽然派出了军队，恐怕有埋伏的军队，不敢急追；又见前面有旌旗、烟火，于是不敢进兵而返回。不久城中知道兰成前次的徒众少，后悔没有穷追。又过一个多月，兰成计划夺取郡城，改派二十人直达城门。城中的人争着出城追逐他们，行不到十里，公顺率领大队兵众赶到。郡兵逃奔急驰回城，公顺进军围城；兰成一句话表明招降，城中的人争着出城投降。兰成抚慰存恤老幼，以礼对待郡官，见到姓宋的书佐，也以礼待他，同以往一样，仍然资助并送他出境，内外安稳如堵。

这时海陵贼头臧君相闻公顺占据北海，率领他的徒众五万来争夺；綦公顺的徒众少，听到消息很害怕。刘兰成替公顺出谋画策说："臧君相当今离此地还很远，一定不作防备，请将日夜兼程去袭击他的军营。"公顺听从他的计策，亲自率领骁勇部队五千人，带着干粮，日夜兼程去袭击君相。快到营区，兰成和敢死勇士二十人在前面行动，离君相军营五十里时，见到他们抄掠的人挑担向营地走去，兰成也和他的徒众挑着蔬菜、米粮、烧火做饭的器具，假装成抄掠的人，选择机会插入行列打听观察，得知他们的暗号，以及主将的姓名；到了傍晚，与贼众并肩入营，担守巡营，了解他们的虚实，得到他们的更号。于是，在空地上点火做饭。到三更时分，忽然在主将营幕前边交刀乱砍，杀死一百多人，贼众被惊恐扰乱；公顺的军队也赶到，急速攻击，君相仅以身免，俘虏斩首数千人，收拾他们的物资装备而归。因此，公顺的党徒大增。到李密占据洛口，公顺

率领徒众归附，至李密失败，也来投降。

25 隋朝末年，群盗云起，冠军司兵李袭誉劝说西京留守阴世师派兵据有永丰仓，散发粟粮来赈济贫困的人，取出库藏之物犒赏战士，用公文通令郡县，同心讨伐盗贼。阴世师不予采纳。于是，请求到山南招募士兵，阴世师允许他。皇上攻克长安后，从汉中召令回还，任他做太府少卿；二十四日，在正宗寺所掌管的天子族亲属籍中附上李袭誉的祖籍。李袭誉，是李袭志的弟弟。

26 二十五日，宋粲侵犯淅州，派太常卿郑元琦率领步、骑兵一万人反击他。

27 这个月（十月），纳言窦抗被罢免官职。新任做左武候大将军。

28 十一月，乙巳，凉王李轨即皇帝位，改元安乐。

29 戊申，王轨以滑州来降。

30 薛仁果之为太子也[①]，与诸将多有隙；及即位，众心猜惧。郝瑗哭举得疾，遂不起，由是国势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墌，仁果使宗罗睺将兵拒之；罗睺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出。诸将咸请战，世民曰："我军新败[②]，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仁果粮尽，其将梁胡郎等帅所部来降。世民知仁果将士离心，命行军总管梁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罗睺大喜，尽锐攻之，梁实守险不出；营中无水，人马不饮者数日。罗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贼已疲，谓诸将曰："可以战矣！"迟明，使右武候大将军庞玉陈于浅水原。罗睺并兵击之，玉战，几不能支，世民引

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罗喉引兵还战。世民帅骁骑数十先陷陈，唐兵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罗喉士卒大溃，斩首数千级。世民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曰："仁果犹据坚城，纵破罗喉，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世民曰："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3]！"遂进。仁果陈于城下，世民据泾水临之，仁果骁将浑干等数人临陈来降。仁果惧，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军继至，遂围之。夜半，守城者争自投下。仁果计穷，己酉，出降；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

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轻骑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克，而卒取之[4]，何也？"世民曰："罗喉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墟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众皆悦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罗喉、翟长孙等将之，与之射猎，无所疑间。贼畏威衔恩，皆愿效死。世民闻褚亮名，求访，获之，礼遇甚厚，引为王府文学[5]。

上遣使谓世民曰："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必尽诛其党以谢冤魂。"李密谏曰："薛举虐杀无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怀服之民，不可不抚！"乃命戮其谋首，余皆赦之。

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见上犹有傲色；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

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

诏以员外散骑常侍姜謩为秦州刺史⑥，謩抚以恩信，盗贼悉归首，士民安之。

31 徐世勣据李密旧境，未有所属。魏征随密至长安，乃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⑦，乘传至黎阳，遗徐世勣书，劝之早降。世勣遂决计西向，谓长史阳翟郭孝恪曰：“此民众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献之，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吾实耻之。今宜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以启魏公，使自献之。”乃遣孝恪诣长安，又运粮以饷淮安王神通。上闻世勣使者至，无表，止有启与密⑧，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叹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赐姓李。以孝恪为宋州刺史，使与世勣经略虎牢以东，所得州县，委之选补。

32 癸丑，独孤怀恩攻尧君素于蒲反⑨。行军总管赵慈景尚帝女桂阳公主，为君素所擒，枭首城外，以示无降意。

33 癸亥，秦王世民至长安，斩薛仁果于市，赐常达帛三百段。赠刘感平原郡公，谥忠壮。扑杀仵士政于殿庭。以张贵尤淫暴，腰斩之。上享劳将士，因谓群臣曰：“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业，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贵。使王世充得志，公等岂有种乎！如薛仁果君臣，岂可不以为前鉴也！”己巳，以刘文静为户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⑩；复殷开山爵位。

【注释】

①薛仁果之为太子也:指上年七月,薛举称帝,仁果为太子。

②我军新败:指七月浅水原之败。

③舅:因李世民为窦氏生,故呼窦轨为舅。

④卒(cù 促):急遽貌。通"猝"、"促"。

⑤文学:官名。略如后世教官。

⑥员外散骑常侍:官名。指正员以外,掌管规谏,不典事的侍从皇帝左右的官。

⑦秘书丞:掌典籍或起草文书的官。

⑧启:书函、信件。

⑨尧君素:隋汤阴人。炀帝为晋王,随从左右;即位,累迁鹰击将军。后为河东通守,唐遣吕绍宗、韦义节等攻之,围之急,又赐金券待以不死,终无降意,妻至城下招之,亲射杀,泣励将士,誓以死守。岁余,乏粮为左右所害。

⑩行台:在地方代表朝廷的行尚书省事的机构之称。

【译文】

28 十一月初四日,凉王李轨就皇帝位,改元安乐。

29 初七日,王轨以滑州来投降。

30 薛仁果当太子时,与诸将多有怨恨;等到就皇位,众心猜疑恐惧。郝瑗为周举得病而哭,于是卧床不起,因此国势渐弱。秦王李世民到高墌,薛仁果派宗罗睺带兵抗拒;宗罗睺数次挑战,李世民坚守壁垒不出战。诸将都请求出战,李世民说:"我军刚刚失败,士气沮丧,贼依仗胜利而骄傲,有轻视我军的心理,应坚闭壁垒等待机会。等到他们骄傲轻敌,我们士气奋发,就可以一战而胜利。"于是给军中下令说:"哪个敢说出战就杀他!"彼此相互对峙六十多天,薛仁果粮食用尽,他的部将梁胡郎等人率所领的军队来投降。李世民知道薛仁果的将士已有叛离之心,命行军总管梁实在浅水原扎营来引诱薛仁果军。宗罗睺非常高兴,用全部精锐部队进攻,梁实坚守险要而不出战;营中无水,人、马没水喝数天。宗罗睺攻击

很急迫；李世民预计贼军已经疲劳，对诸将说："可以出战了！"天色将明，派右武候大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列阵。宗罗睺合兵攻击他，庞玉迎战，几乎不能支持，李世民引大军从浅水原北面出其不意，宗罗睺带领军队回头接战。李世民率领骁勇的骑士数十人，先冲陷敌阵，唐军内外奋力攻击，呼喊之声，震动天地，宗罗睺士兵大败，被斩首数千人。李世民率二千余骑兵追杀，窦轨拦着马苦口规劝说："薛仁果还据有坚固的城池，虽打败宗罗睺，还不可轻易进兵，请暂按兵不动来观察他的动静。"李世民说："我考虑这个已很久了，破竹的胜势，不可失去，请舅舅不要再说！"于是进军。薛仁果在城下列阵，李世民据有泾水靠近他，薛仁果的骁勇将领浑干等数人到阵上来投降。薛仁果恐惧，率领军队入城拒守。傍晚时，大军相继到来，于是包围该城。半夜时，守城士兵各自争着下城投降。薛仁果无计可施，初八日，出城投降；李世民获得精兵一万多人，男女五万口。

诸将都向李世民祝贺胜利，趁机问道："大王一战就胜利，骤然舍弃步兵不用，又没攻城器具，轻骑直捣城下，大家都认为不能攻克，而竟然取得城池，是什么缘故？"李世民说："宗罗睺所率领的军队，都是陇外的人，将领骁勇，兵卒猛悍；我特出其不意而打败他们，斩首俘获不怎么多。假若缓延，就都进入城中，薛仁果加以安抚重用，就不容易攻克了；紧急追击，就都散乱归还陇外，折墌城中虚弱，薛仁果骇破了胆，没有时间计谋，这就是我所攻克的原因。"大家都心悦诚服。李世民所获得的投降士卒，都使薛仁果兄弟及宗罗睺、翟长孙等人率领，同他们一起射猎，没有猜疑间隙。贼人畏惧他的威势，内心感恩，都愿意报效死力。李世民听说褚亮有名望，寻求察访，获得褚亮，对褚亮的礼节待遇很厚，请他当王府的文学。

皇上派遣使者对李世民说："薛举父子杀我的士卒很多，一定要全部诛杀他的同党来安慰冤魂。"李密规劝说："薛举暴虐杀害无罪的人，这是他所灭亡的原因，陛下对他怨恨什么！心怀归服的民

众,不可以不安抚!"于是命令只杀他的密谋策划的首领,其余的都赦免了。

皇上派李密到幽州迎接秦王李世民,李密自恃智略功名,见到皇上还有骄傲的气色;到见到李世民,不觉震惊叹服,私下对殷开山说:"真是个英明的主子,不如此,凭什么平定祸乱呢!"

诏令员外散骑常侍姜謇为秦州刺史,姜謇用恩惠诚信去安抚人民,因此盗贼都归附自首,士民安居。

31 徐世勣据有李密的旧境地域,没有归属。魏征跟从李密到长安,于是自动请求去征集安定山东,皇上用他做秘书丞,乘传车到黎阳,送书信给徐世勣,劝他早点降顺。徐世勣于是决计向西归顺,对长史阳翟人郭孝恪说:"这民众和土地,都是魏公所有的;我若上表将它献出,这是用主子的失败谋自己的利益,自以为有功来求取富贵,我实在认为这是可耻的。现在应籍册登记郡县户口士马的数目来函付魏公,使他自己献出它。"于是遣郭孝恪到长安去请见,又运粮来饷淮安王李神通。皇上听说徐世勣的使者到来,没有上表,只有封信给李密,感到很奇怪。郭孝恪全部讲了徐世勣的用意,皇上于是感叹地说:"徐世勣不违背仁德,不求功请赏,真是个纯正的臣子!"于是赐世勣姓李。派郭孝恪做宋州刺史,使他和徐世勣治理虎牢以东地区,取得的州县,委任他选补官吏。

32 十二日,独孤怀恩在蒲反攻击尧君素。行军总管赵慈景娶帝渊女桂阳公主,被尧君素擒获,在城外被斩首,表示没有投降的意愿。

33 二十二日,秦王李世民到长安,在市上斩薛仁果,赏赐常达丝织绸缎三百段。赠给刘感平原郡公,谥号忠壮。在殿庭上扑杀仵上政,因张贵特别暴虐,把他腰斩。皇上犒劳将士,因而对群臣说:"诸公相辅护戴而成就了帝业,若天下太平,可共保全富贵。假使王世充得志,诸公等难道还有种吗!像薛仁果君臣那样,难道不可以做前车之鉴!"二十八日,用刘文静做户部尚书,兼陕东道行台左仆

射；恢复殷开山的官爵职位。

34 李密骄贵日久，又自负归国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郁郁不乐。尝遇大朝会，密为光禄卿[①]，当进食，深以为耻；退，以告左武卫大将军王伯当。伯当心亦怏怏，因谓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内耳。今东海公在黎阳，襄阳公在罗口，河南兵马，屈指可计，岂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献策于上曰："臣虚蒙荣宠，安坐京师，曾无报效；山东之众皆臣故时麾下，请往收而抚之。凭藉国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闻密故将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群臣多谏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鱼于泉，放虎于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②]！今使二贼交斗，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③]，遣密诣山东，收其余众之未下者。密请与贾闰甫偕行，上许之，命密及闰甫同升御榻，赐食，传饮卮酒曰："吾三人同饮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有人确执不欲弟行，朕推赤心于弟，非他人所能间也。"密、闰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当为密副而遣之。

35 有大鸟五集于乐寿，群鸟数万从之，经日乃去。窦建德以为己瑞，改元五凤。宗城人有得玄圭献于建德者[④]，宋正本及景城丞会稽孔德绍皆曰："此天所以赐大禹也[⑤]，请改国号曰夏。"建德从之。以正本为纳言，德绍为内史侍

郎。

初，王须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将魏刀儿代领其众，据深泽，掠冀、定之间，众至十万，自称魏帝。建德伪与连和，刀儿弛备，建德袭击破之，遂围深泽；其徒执刀儿降，建德斩之，尽并其众。

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婿崔履行，暹之孙也，自言有奇术，可使攻者自败，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斗，曰："贼虽登城，汝曹勿怖，吾将使贼自缚。"于是为坛，夜，设章醮[6]，然后白衣衰绖，杖竹登北楼恸哭；又令妇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将战，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犹未已。建德见稜曰："卿忠臣也！"厚礼之，以为内史令。

【注释】

①光禄卿：《新唐书·艺文志·职官类·六典》："光禄卿之职，掌邦国酒醴、膳羞之事，总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之官，属朝会燕飨，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

②误，待考。

③高箭：刻高为箭。

④玄圭：黑色的玉，古代帝王举行典礼所用的一种玉器。

⑤此天所以赐大禹也：这是天所赐给禹的。此，指玄圭。这里用禹治水于会稽告成，天赐玄圭，比喻窦建德得玄圭的祥瑞。

⑥章醮：符书章，作法术。

【译文】

34 李密过了很久的骄贵生活，又自负归国的功劳，朝廷待他不合他本来的愿望，郁郁不乐。曾遇到大型国宴，李密作为光禄卿（掌邦

国酒醴、膳馐之事），当供给膳羞，他认为这是很羞耻的事；罢宴之后，把心思告诉左武卫大将军王伯当。王伯当也怏怏不乐，因此对李密说："天下的事在您计划之中罢了。如今东海公在黎阳，襄阳公在罗口，河南的兵马，屈指可计，难道能够长久这样吗！"李密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向皇上献计策说："臣空受荣誉和宠爱，安坐京师，没曾一点报效；山东的徒众，都是我旧时的部下，请求前往收拾安抚他们。凭借国家的威力，取王世充如拾草介罢了！"皇上听说李密原来的将士大多数都不顺从王世充，也想派李密前去收抚他们，群臣大多数劝说道："李密为人狡猾反复无常，如今派他前去，像投鱼入泉，放虎归山，一定不返回了！"皇上说："帝王自有天命，不是他小子所能取得的。假使叛变离去，就像拿蒿箭射向蒿中罢了！今使二贼相斗，我可以坐收他们于其困弊之时。"辛未日（十一月无此日），派李密前往山东，收抚未归顺的余众。李密请求和贾闰甫同行，皇上允许，命令李密及贾闰甫同登御榻，赐予膳食，传饮同一杯酒说："我们三人同饮这一杯酒，来表明同心，希望善建功名，来符合我的意思。丈夫一句话应许别人，千金都不改易。有人确实执意不想我弟前去，我推赤心待弟，不是别人所能离间的。"李密、贾闰甫再次拜谢接受使命。皇上又派王伯当作李密的副官，让他们前去。

35 在乐寿县有大鸟五只群集，另一群鸟数万只跟从着它们，经过一天才离开。窦建德认为是自己的祥瑞征兆，改元五凤。宗城有人得玄圭献给窦建德，宋正本和景城丞会稽人孔德绍都说："这是上天所赐大禹的呀！请改国号为夏。"窦建德听从他们的意见。派正本做纳言，德绍做内史侍郎。

起初，王须拔掠取幽州，中了流矢而死，他的部将魏刀儿代领他的部队，据有深泽，在冀、定之间掠取，徒众增到十万，自称魏帝。建德伪装同他联合。魏刀儿放松了守备，窦建德袭击打败他，于是围攻深泽；他的徒众抓住魏刀儿来投降，窦建德把他杀了，完全吞并了他的徒众。

易、定等州都纷纷投降，只有冀州刺史麴稜不降。麴稜的女婿崔履行，是崔暹的孙子，声言有奇术，可使来攻击的人不战自败，麴稜相信他。履行命守城的人都坐着，不允许瞎争斗，说："贼徒虽登上城墙，你们不要害怕，我将使贼徒自己就缚。"于是设坛，夜晚，置书符章，作法术，然后自己穿着孝衣，拄着竹拐杖，登上北楼痛哭，又令妇女登上屋顶向四面振动裙摆。窦建德进攻迅猛，麴稜将要迎战，履行坚决阻止他。不久城被攻破，履行还在不停地哭。窦建德见到麴稜说："你是忠臣啊！"用厚礼待他，任命他做内史令。

36 十二月，壬申，诏以秦王世民为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①]，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并受节度[②]。

37 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来降。

38 隋将尧君素守河东，上遣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相继攻之，俱不下。时外围严急，君素为木鹅，置表于颈，具论事势，浮之于河；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皇泰主见而叹息，拜君素金紫光禄大夫。庞玉、皇甫无逸自东都来降，上悉遣诣城下，为陈利害，君素不从。又赐金券[③]，许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谓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义，非妇人所知！"引弓射之，应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济，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国家，未尝不歔欷。谓将士曰："吾昔事主上于藩邸，大义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终[④]，天命有属，自当断头以付诸君，听君等持取富贵。今城池甚固，仓储丰备，大事犹未可知，不可横生心也！"君素性严明，善御众，下莫敢叛。久之，仓粟尽，人相食；又获

外人，微知江都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杀君素以降，传首长安。君素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将精兵七百在他所[5]，闻之，赴救不及，因捕杀君素者党与数百人，悉诛之，复乘城拒守，独孤怀恩引兵围之。

39 丁酉，隋襄平太守邓暠以柳城、北平二郡来降，以暠为营州总管。

40 辛巳，太常卿郑元琦击朱粲于商州，破之。

41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罗艺，艺曰："我隋臣也。"斩其使者，为炀帝发丧，临三日。窦建德、高开道各遣使招之，艺曰："建德、开道，皆剧贼耳！吾闻唐公已定关中，人望归之。此真吾主也，吾将从之，敢沮议者斩！"会张道源慰抚山东，艺遂奉表，与渔阳、上谷等诸郡皆来降[6]。癸未，诏以艺为幽州总管。薛万均，世雄之子也，与弟万彻俱以勇略为艺所亲待，诏以万均为上柱国、永安郡公，万彻为车骑将军、武安县公。

窦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帅众十万寇幽州。艺将逆战，万均曰："彼众我寡，出战必败，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为陈，彼必渡水击我。万均请以精骑百人伏于城旁，俟其半渡击之，蔑不胜矣[7]。"艺从之。建德果引兵渡水，万均邀击，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县，艺复邀击，败之。凡相拒百余日，建德不能克，乃还乐寿。

艺得隋通直谒者温彦博，以为司马。艺以幽州归国，彦博赞成之；诏以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未几，征为中

书侍郎。兄大雅，时为黄门侍郎，与彦博对居近密，时人荣之。

【注释】

①太尉：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使持节：加官，给予诛杀中级以下官吏之权。大行台：在大行政区代表中央机构即称行台，多由军事关系临时设置。若任职人权位特重，则称大行台。

②河北诸府：指大河以北，黎、相之地诸总管府。

③金券：金书券契。

④祚：皇位。

⑤解：即解县。

⑥渔阳：郡名。治在今天津市蓟县。上谷：郡名。治在今河北易县。

⑦蔑：无，没有

【译文】

36十二月初二日，下诏命秦王李世民做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并受节度。

37初三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从宇文化及的地方前来投降。

38隋朝的将领尧君素镇守河东，皇上派遣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相继攻打他，都没有攻下。当时，城外围攻紧急，君素做一木鹅，将奏表放置在木鹅颈上，表奏具论时事情势，将木鹅飘浮在河中；河阳守城的人捞得木鹅，将表送到东都。皇泰主一见表奏，叹息不已，任命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庞玉、皇甫无逸从东都前来投降，皇上都派他们到城下，对君素陈述利害，君素不听从。皇上又赐金券，许可不以死罪处理。他的妻子又到城下，对他说："隋皇室已经灭亡，夫君何必自讨苦吃！"君素回答说："天下的名份礼义，不是妇人所能知道的！"开弓射去，他的妻子应弦倒下。君素也自知不济于事，然而志在守持死节，每次谈到国家，没有不叹息流泪的。对将士

们说："我昔日在藩邸侍奉我主皇上，论大义不能不死。但一定像隋朝皇位永久终止，天命有所转移，自当砍断头颅来交付诸君，听凭君等持依换取富贵。如今城池很坚固，仓库储蓄丰满完备，胜败大事还不可知，不可横生他心！"君素性情严谨明断，善于驾御兵众，部下不敢反叛。时日长久，仓库粟米用尽，人相食；又俘获外来的人，略微知道江都被倾覆的消息。初六日，君素左右的薛宗、李楚客杀了君素来投降，将首级传到长安。君素派朝散大夫解县人王行本领精兵七百人驻扎其他地方，听到叛变，前往援救不及，因此捕获杀害君素的人及其同伙数百人，全都把他们杀掉，再登城抗拒固守，独孤怀恩领兵围攻。

39 初七日，隋襄平太守邓暠用柳城、北平二郡前来投降，命邓暠做营州总管。

40 十一日，太常卿郑元琦在商州攻击朱粲，把他打败了。

41 当初，宇文化及派遣使者招罗艺投降，罗艺说："我是隋朝的臣子。"杀掉他的使者，给隋炀帝举行丧葬仪式，哭临三天。窦建德、高开道各派使者招罗艺投降，罗艺说："建德、开道，都是势力强大的盗贼罢了！我听说唐公已平定关中，人们都希望归顺他。这才是我真正的主子，我将顺从他，敢有阻止我意见的杀头！"遇到张道源安抚山东，罗艺于是奉上奏表，与渔阳、上谷等郡一起降顺。十三日，下诏命派罗艺做幽州总管。薛万均，是薛世雄的儿子，和他的弟弟薛万彻都凭勇敢韬略为罗艺所亲近厚待，诏命万均做上柱国、永安郡公，万彻做车骑将军、武安县公。

窦建德已攻克冀州，兵众的威势更加强盛，率兵众十万人寇侵幽州。罗艺将要迎战，薛万均说："他们兵士众多，我们的士兵太少，出兵迎战，一定失败，不如使弱兵背城临水为阻列阵，他们一定渡水攻击我们。万均请求率领精悍骑士百人埋伏在城旁，等他们一渡到河中就攻击，没有不取胜的。"罗艺听从了他的建议。建德果然率兵渡水，万均中途拦击，大败对方。建德竟然不能攻至他的城下，于

是分兵掠夺霍堡及雍奴等县，罗艺再次拦击，把他打败。一共相持了一百多天，建德不能取胜，于是返回乐寿。

罗艺得到隋朝的通直谒者渤彦博，任用为司马。罗艺以幽州归附国家，彦博表示赞成；下诏书命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不多时，被征召做中书侍郎。兄长大雅，当时做黄门侍郎，与彦博居室相对，亲近密切，当时的人认为他们很荣耀。

42 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为归义王，曷娑那献大珠，上曰："珠诚至宝，然朕宝王赤心，珠无所用。"竟还之。

43 乙酉，车驾幸周氏陂，过故墅[1]。

44 初，羌豪旁企地以所部附薛举，及薛仁果败，企地来降，留长安。企地不乐，帅其众数千叛，入南山，出汉川，所过杀掠。武候大将军庞玉击之，为企地所败。企地行至始州，掠女子王氏，与俱醉卧野外；王氏拔其佩刀，斩首送梁州，其众遂溃。诏赐王氏号为崇义夫人。

45 壬辰，王世充帅众三万围谷州，刺史任璹拒却之。

46 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华州，将其半出关。长史张宝德预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变，又恐密惊骇，乃降敕书劳来，令密留所部徐行，单骑入朝，更受节度。

密至稠桑，得敕，谓贾闰甫曰："敕遣我去，无故复召我还，天子向云：'有人确执不许'，此谮行矣。吾今若还，无复生理，不若破桃林县[2]，收其兵粮，北走渡河。比信达熊州[3]，吾已远矣。苟得至黎阳，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闰

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国家姓名，著在图谶，天下终当一统。明公既已委质④，复生异图；任璝、史万宝据熊、谷二州；此事朝举，彼兵夕至，虽克桃林，兵岂暇集，一称叛逆，谁复容人！为明公计，不若且应朝命，以明元无异心，自然浸润不行⑤；更欲出就山东，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与绛、灌同列⑥，何以堪之！且谶文之应，彼我所共。今不杀我，听使东行，足明王者不死；纵使唐遂定关中，山东终为我有。天与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当斩而后行！"闰甫泣曰："明公虽云应谶，近察天人，稍已相违。今海内分崩，人思自擅，强者为雄，明公奔亡甫尔，谁相听受！且自翟让受戮之后，人皆谓明公弃恩忘本，今日谁肯复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虑公见夺，逆相拒抗，一朝失势，岂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讵肯深言不讳乎！愿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措身，闰甫亦何辞就戮！"密大怒，挥刃欲击之；王伯当等固请，乃释之。闰甫奔熊州。伯当亦止密，以为未可；密不从。伯当乃曰："义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听，伯当与公同死耳，然恐终无益也。"

密因执使者，斩之。庚子旦，密绐桃林县官曰："奉诏暂还京师，家人请寄县舍。"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羃罗⑦，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帅之入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redacted]县城。驱掠徒众，直趣南山，乘险而东，遣人驰告故将伊阙刺史襄城张善相⑧，令以兵应接。

右翊卫将军史万宝镇熊州，谓行军总管盛彦师曰：

"李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今决策而叛，殆不可当也。"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万宝曰："公以何策能尔？"彦师曰："兵法尚诈，不可为公言之。"即帅众逾熊耳山南，据要道，令弓弩夹路乘高，刀楯伏于溪谷，令之曰："俟贼半渡，一时俱发。"或问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向洛，实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张善相耳。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施力，一夫殿后，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

李密既渡陕，以为余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出。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密及伯当，俱传首长安。彦师以功赐爵葛国公，仍领熊州。

李世勣在黎阳，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状。世勣北面拜伏号恸，表请收葬；诏归其尸。世勣为之行服，备君臣之礼。大具仪卫，举军缟素，葬密于黎阳山南。密素得士心，哭者多欧血。

【注释】

①周氏陂：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故墅：在高陵县西十里店，李渊原来居住过的宅舍。后名龙跃宫。

②桃林县：治在今河南灵宝县北老城。

③熊州：治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④委质：谓人臣拜见君主，屈膝而委身于地，称委质。一说"质"通"贽"，古人相见，必贽以为礼，如卿以羔，大夫以雁等。

⑤浸润不行：见《论语·颜渊》："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是说点滴而来的谗言在你这里行不通。

⑥与绛、灌同列：与绛灌等同。汉绛侯周勃与颍阴侯灌婴，佐刘邦累之军功，为一代名将。但绛灌无文、一介武夫、淮阴侯韩信羞与等列。见《史记·淮阴侯传》。密引此言唐给其待遇太低而不满。

⑦羃罹：面幕。古代妇女障面之巾。

⑧伊州：治在今河南临汝县。

【译文】

42 命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做归义王，曷娑那献上大珠，皇上说："珠实为至宝，然而我以王的赤心为宝，珠没什么用处。"结果把珠退还他。

43 十五日，皇上到周氏陂，过故墅。

44 初时，羌豪旁企地将所有部下归附薛举，到薛仁果失败时，企地前来投降，留在长安。企地不高兴，率领他的徒众数千人反叛，入南山，出汉川，所经过的地方到处杀人掠夺。武候大将军庞玉攻击他，被企地打败。企地走到始州，掠取女子王氏，和他一起酒醉卧在野外；王氏拔出他的佩刀，斩掉他的首级送到梁州，其兵众于是溃散。诏命赐予王氏"崇义夫人"的称号。

45 二十二日，王世充率领兵众三万人围攻谷州，刺史任璦抗拒他，把他打退。

46 皇上命李密把部下分一半留在华州，率领一半出关。长史张宝德参与在同行的队伍之中，恐怕李密逃亡离去，罪行连及自己，上密封奏表，称李密一定会叛变。皇上的心意才中途改变，又恐怕李密受到惊骇，于是下敕书劳烦他来一趟，命李密留下所率领的队伍徐徐前行，单骑入朝，另受节制调度。

李密到了稠桑，得到敕书，对贾闰甫说："敕书令我前去，无故再召我回去，天子以前说，'有人坚决执意不允许我前去'，这是听信谗毁的行动了。我当今假若回去，没有再活着的道理，不如攻破桃林县，收拾那兵众和粮食，向北走渡过大河。等信息传达到熊州，

我已经走远了。假若能到黎阳,大事一定成功。您认为怎么样呢?"闰甫说:"主子皇上待您很厚;况且国家姓名,著明在图谶上,天下终究会统一。您已经委身为臣,却又产生另外的图谋;任瓌、史万宝据有熊、谷二州,这件事早晨举动,他们的军队晚上就到来,即使攻下桃林,兵众难道有空暇聚集,一称叛逆,谁还敢容纳您这种人!为您考虑,不如暂且应付朝命,来表明本无异心,自然谗言不能得逞,再想出就山东,慢慢考虑那便利之策为妥。"李密发怒说:"唐使我和绛侯、灌夫那样的人同等,怎么受得了这个!且谶文的应验(姓李的当天子),是他和我所共同的征兆。如今不杀掉我,听凭让我东行,足以证明王者中途不会死,纵然使唐能够平定关中,山东终久为我所有。天给与不索取,竟然想束手投降别人!您,是我的心腹,怎么有这样的想法!你如不同一条心,应当斩首而后行事!"闰甫哭泣着说:"您虽说应验谶文,可是最近观察天道人心,已经稍有违犯。当今海内分崩,人人想自专权,强的称雄,您逃奔流亡的样子,谁听从您接受您!况且翟让受到杀戮之后,人们都认为您弃恩忘本,今天谁还肯再把所有的兵众束手委托给您呢!他们一定会考虑您夺取他的兵权,反相抗拒,一旦失势,难道有容身之地吗!自然不是受您恩惠特别深厚的人,难道肯深入直言不讳吗!但愿您成熟地考虑这点,只恐怕大福不会再来。假若您有所置身之地,闰甫又何必怕杀头呢!"李密大怒,挥起刀刃将击杀闰甫;王伯当等人坚决请求宽恕,才放开闰甫。闰甫逃奔熊州。王伯当也阻止李密,认为不可盲动;李密仍不听从。王伯当于是说:"仗义之士的志向,不凭存亡而改心。您一定不听从,我伯当和您同死罢了,然而恐怕终究是无益的。"

李密于是抓住使者,把他杀掉。三十日早晨,李密欺骗桃林县官说:"我奉诏命暂时归还京城,我的家人请求寄宿在县舍里。"于是,选择骁勇士兵数十人,穿着妇人的衣服,戴上面巾,在裙子下面藏着刀,假扮妻妾,亲自率领她们进入县舍,不久,改变服装突然出

现，趁机占据县城。驱赶掠取的徒众，直奔南山，越过险要之地而向东进发，派人驱驰快马告诉故将伊州刺史襄城人张善相，命令他派兵来接应。

右翊卫将军史万宝镇守熊州，对行军总管盛彦师说："李密，是个骁勇的贼寇，又有王伯当的辅助，当今决计反叛，几乎不可阻挡。"彦师笑着说："请给我数千名士兵拦截他，一定砍掉他的头颅。"万宝说："您用什么计策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彦师说："兵法讲究虚诈，不能给您讲这个。"立即率领士兵越过熊耳山的南面，占据交通要道，令弓弩手沿路两旁登上高处防守，持刀楯的埋伏在溪谷，并下令说："等贼过去一半，同时一起发起攻击。"有人问道："听说李密将向洛州方向去，而您却进入山里，为什么？"彦师说："李密声言向洛州去，实际想出人不意，跑到襄城，和张善相接应罢了。若贼人入谷口，我从后追他，山路险隘，没有施展兵力的余地，一个人断后抵抗，就不能取胜。如今我抢先进入山谷，擒拿他是一定的了。"

李密已通过陕州，认为余下的不足以担心，于是拥着兵众，慢慢朝前行动，果然越过山向南出去。彦师三面夹击，李密的兵众首尾断绝，不能相互援救，于是杀了李密和王伯当，把二人的头颅传到长安。彦师因功赐予爵位为葛国公，仍旧统领熊州。

李世勣在黎阳，皇上派使者提着李密的头给他看，并告诉他李密反叛的罪状。世勣面向北方拜伏于地号啕大哭，上表请求收尸埋葬。诏命归还李密尸体。世勣为他举行服孝，具备君臣礼仪。盛备仪仗卫队，全军穿白色孝衣，在黎阳山南埋葬了李密。李密平时深得士卒之心，哭丧的多吐血。

47 隋右武卫大将军李景守北平，高开道围之，岁余不能

克。辽西太守邓暠将兵救之，景帅其众迁于柳城；后将还幽州，于道为盗所杀。开道遂取北平，进陷渔阳郡，有马数千匹，众且万，自称燕王，改元始兴，都渔阳。

怀戎沙门高昙晟因县令设斋[1]，士民大集，昙晟与僧五千人拥斋众而反，杀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静宣为邪輪皇后，改元法轮[2]。遣使招开道，立为齐王。开道帅众五千人归之，居数月，袭杀昙晟，悉并其众。

48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杀之。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三尺法[3]，王者所与天下共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洪业，奈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诏。"上从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素立，义深之曾孙也[4]。

上以舞胡安比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古者乐工不与士齿，虽贤如子野、师襄[5]，皆世不易其业。唯齐末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6]，有国家者以为殷鉴[7]。今天下新定，建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8]；而先擢舞胡为五品，使鸣玉曳组，趋翔廊庙[9]，非所以规模后世也。"上不从，曰："吾业已授之，不可追也。"

陈岳论曰：受命之主，发号出令，为子孙法；一不中理，则为厉阶[10]。今高祖曰"业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则已；授之而非，胡不可追欤！君人之道，不得不以"业已授之"为诫哉！

49 李轨吏部尚书梁硕，有智略，轨常倚之以为谋主。硕

见诸胡浸盛，阴劝轨宜加防察，由是与户部尚书安修仁有隙。轨子仲琰尝诣硕，硕不为礼，乃与修仁共谮硕于轨，诬以谋反，轨鸩硕，杀之。有胡巫谓轨曰："上帝当遣玉女自天而降。"轨信之，发民筑台以候玉女，劳费甚广。河右饥，人相食，轨倾家财以赈之；不足，欲发仓粟，召群臣议之，曹珍等皆曰："国以民为本，岂可爱仓粟而坐视其死乎！"谢统师等皆故隋官，心终不服，密与群胡为党，排轨故人，乃诟珍曰："百姓饿者自是羸弱，勇壮之士终不至此。国家仓粟以备不虞，岂可散之以饲羸弱！仆射苟悦人情，不为国计，非忠臣也。"轨以为然，由是士民离怨。

【注释】

①怀戎：古县名，治在今河北涿鹿县西南桑干河南岸。　沙门：僧徒。梵语，勤息、止息恶行之义。　设斋：设坛请僧道向神佛念经祈祷。

②法轮：梵语。佛教认为佛法力大无边，比作车轮，能轧毁一切恶业。

③三尺法：即法律。古代以三尺竹简书写法律，故称。

④义深：李义深，赵郡著姓大户，事高齐，史云人位兼美。

⑤子野：晋乐师，字旷。师襄：鲁乐师。

⑥开府：开设府署，辟置僚属。

⑦殷鉴：《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郑玄《笺》："此言殷之明镜不远也。近在夏后之世，谓汤诛桀也。"本谓夏的灭亡，是殷对照的一面镜子，后泛指可鉴诫的前事。此指齐后主亡国，应为唐的鉴诫。

⑧草莱：本指草茅、杂草之类，进而指田野，喻未出仕者。

⑨廊庙：廊，殿四周的廊屋；庙，太庙。都是古帝王大臣议政的地方，故可指朝廷。

⑩厉阶：祸端。《诗·大雅·桑柔》："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毛《传》："厉，恶。"

【译文】

47 隋右武卫大将军李景镇守北平，高开道围攻他，一年多没能攻克。辽西太守邓暠率领军队援救他，李景率领他的兵众迁移到柳城，然后将回幽州，在路上被盗贼杀害。开道于是攻取了北平，进而攻陷了渔阳郡，有马数千匹，兵众近万人，自称燕王，改元始兴，建都渔阳。

怀戎和尚高昙晟，因县令请僧设坛做斋，士民大量聚集，昙晟与僧五千人拥有斋众造反，杀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姑静宣为邪输皇后，改年号为法轮。派使者招来高开道，封为齐王。开道率众五千人归顺他，居住数月，突然袭击杀了昙晟，全部吞并了他的兵众。

48 有人犯法不到死罪，皇上特下令把他杀掉。监察御史李素立劝说："法律，是君主和天下的人共同遵守的，法律一动摇，人们就手足无所措；陛下才创立宏大基业，怎么抛弃法律！我负责法司，不敢奉行这一诏命。"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素立特别承受恩遇，命令有关部门授予他七品清要的官；有关部门拟授予雍州司户，皇上说："这个官位虽重要但不清廉。"又拟授予秘书郎，皇上说："这个官位虽清廉但不重要。"于是授予侍御史。素立，是李义深的曾孙。

皇上任命胡人歌舞师安比奴做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劝说："古代，乐工不与士人同列，虽贤能像师旷、师襄，都世世代代不改变他们的职业。只有齐末封乐师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后来齐后主因此亡国，有国家权柄的人都拿它作为鉴诫。如今天下刚平定，建义的功臣，进行封赏还未普遍，高才饱学之士，还呆在乡野之中，而先晋升乐舞师的胡人做五品官，使他带着作响的玉印，曳着玺组，出入朝廷，这不是后代世人的楷模。"皇上不听从，说："我已经授予他了，不能再追回了。"

陈岳论说：承受天命的君主，发号施令，是子孙的法则；一

不合理，就是祸端。高祖说："已经授予他了，不能再追回了"，假设授予他而是对的，那就算了；授予他却是错的，为什么不追回呢！治理民众的法则，不能不拿"已经授予"作为鉴诫啊！

49 李轨的吏部尚书梁硕，有智谋，李轨经常依靠他，把他作为密谋的主要人物。梁硕看到各种胡人逐渐强盛，暗中劝李轨应加倍防备观察，因此与户部尚书安修仁有矛盾。李轨的儿子仲琰曾去看望梁硕，梁硕对他不礼貌，于是与安修仁在李轨面前诋毁梁硕，诬告他谋反，李轨把毒酒给梁硕喝，把他杀死。有个胡人的巫师对李轨说："上帝将派玉女从天而降。"李轨相信这话，发动民众建筑高台来等候玉女到来，花了很多劳力和费用。河右饥荒，人吃人，李轨拿出全部家财赈济灾民；不够，想发放仓粟，召集群臣议论这件事，曹珍等人都说："国家以民众为根本，难道可以爱惜仓粟而坐视他们饿死吗！"谢统师等人都是原来隋朝的官员，内心始终不服，暗中与众胡人结党，排斥李轨旧有人员，于是骂曹珍说："百姓挨饿的自然都是病弱的人，勇壮之士始终不至于此。国家仓粟用来防备不测，难道可以用来散发饲养衰弱的人！假若仆射想投人所好，不为国家打算，就不是忠臣！"李轨认为是这样的，结果士人民众背离怨恨。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十七

唐纪三　起屠维单阏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下

武德二年

1 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显官、名士为太尉府官属，杜淹、戴胄皆预焉[1]。胄，安阳人也。隋将军王隆帅屯卫将军张镇周[2]、都水少监苏世长等以山南兵始至东都[3]。王世充专总朝政，事无大小，悉关太尉府[4]；台省监署，莫不阗然[5]。世充立三牌于府门外：一求文学才识，堪济时务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锋陷敌者；一求身有冤滞，拥抑不申者。于是上书陈事日有数百，世充悉引见，躬自省览，殷勤慰谕，人人自喜，以为言听计从，然终无所施行。下至士卒厮养[6]，世充皆以甘言悦之，而实无恩施。

隋马军总管独孤武都为世充所亲任，其从弟司隶大

夫机与虞部郎杨恭慎⑦、前勃海郡主簿孙师孝、步兵总管刘孝元、李俭、崔孝仁谋召唐兵，使孝仁说武都曰："王公徒为儿女之态以悦下愚，而鄙隘贪忍，不顾亲旧，岂能成大业哉！图谶之文，应归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晋阳，奄有关内，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怀待物，举善责功，不念旧恶，据胜势以争天下，谁能敌之！吾属托身非所，坐待夷灭。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⑧，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间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为内应，开门纳之，事无不集矣。"武都从之。事泄，世充皆杀之。恭慎，达之子也。

2 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镇长春宫。

3 宇文化及攻魏州总管元宝藏，四旬不克。魏征往说之，丁未，宝藏举州来降。

4 戊午，淮安王神通击宇文化及于魏县，化及不能抗，东走聊城。神通拔魏县，斩获二千余人，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围之。

5 甲子，以陈叔达为纳言。

6 丙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张善相来降。

7 朱粲有众二十万，剽掠汉、淮之间，迁徙无常，每破州县，食其积粟未尽，复他适，将去，悉焚其余资；又不务稼穑，民馁死者如积。粲无可复掠，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啖之，曰："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但使他国有人，何忧于馁！"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谪官在南阳，粲初引为宾客，其后无食，阖家皆为所啖。愍楚，之推之子也。又税诸城堡细弱以供军食，诸城堡相帅叛之。

淮安土豪杨士林、田瓚起兵攻粲[9]，诸州皆应之。粲与战于淮源，大败，帅余众数千奔菊潭。士林家世蛮酋，隋末，士林为鹰扬府校尉，杀郡官而据其郡。既逐朱粲，己巳，帅汉东四郡遣使诣信州总管庐江王瑶请降[10]，诏以为显州道行台。士林以瓚为长史。

8 初，王世充既杀元、卢，虑人情未服，犹媚事皇泰主，礼其谦敬。又请为刘太后假子，尊号曰圣感皇太后。既而渐骄横，尝赐食于禁中，还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复朝谒。皇泰主知其终不为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内库绫物大造幡花[11]；又出诸服玩，令僧散施贫乏以求福。世充使其党张绩、董溶守章善、显福二门[12]，宫内杂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献印及剑。又言河水清，欲以耀众，为己符瑞云。

【注释】

①预：参与。

②屯卫将军：隋炀帝改左右领军卫为左右屯卫。

③都水少监：隋唐职掌河渠、津梁、堤堰、舟楫的主官。　山南：指秦岭、伏牛山以南地区。

④关：经由、关白，告白。

⑤阒(qù 去)：寂静。

⑥厮养：析薪为厮，炊烹为养，泛指地位低下干杂活的伙夫奴隶。

⑦虞部郎：掌管山泽的官。

⑧任管公：指任怀，封管国公，故称。

⑨淮安：郡名。治在今河南泌阳县。

⑩信州：治在今四川奉节县东。　汉东：郡名。治在今湖北随州西北唐县镇。

⑪幡花：幢幡华盖之类供佛事之庄严装饰品。

⑫章善、显福：东都皇城南面两座内门。

【译文】

唐纪三　起己卯（公元619年）正月，至十月，不满一年。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下

武德二年（己卯，公元619年）

1春，正月初二日，王世充全部把隋显位官员、著名人士作为太尉府的官属，杜淹、戴胄都在其中。戴胄，是安阳人。隋朝的将军王隆率领屯卫将军张镇周、都水少监苏世长等将山南兵众才到东都。王世充专权，总揽朝政，无论大小事，都经过太尉府，台省监署，没有不冷冷清清的。王世充在府门外立了三个牌子：一个求有文学才识，能帮助处理时务的人；一个求有武勇智略，能摧折敌人锋锐、攻陷敌人的人；一个求身有冤屈，受到压抑不能申诉的人。于是，每天上书陈事的就有数百人，王世充个个引见，亲自省视察看，殷勤安慰解说，人人自喜，认为言听计从，然而，始终没有实施行动。下至士卒奴婢，王世充都拿甜言蜜语取悦他们，而实际没有恩惠施予。

隋马军总管独孤武都是王世充所任用的亲信，他的堂弟司隶大夫独孤机与虞部郎杨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孙师孝、步兵总管刘孝元、李俭、崔孝仁策划召唐兵，派孝仁游说武都说："王公只作儿女的情态来取得下层愚辈的喜悦，而为人卑鄙狭隘，贪婪残忍，不顾亲戚故旧，难道能成就大业吗！图谶的文字，显示天下应归李氏，人人皆知。唐从晋阳起事，尽有关内的地方，军队不停留地前进，英雄影从归附。而且以坦诚的胸怀接人待物，奖善求功，不念旧恶，据有胜利的威势来争夺天下，谁能匹敌！我辈托身不得其所，坐着等待被平灭。如今，任管公的军队靠近新安，又是我故旧友人，若派密使召他，使他晚间到城下，我们共同做内应，开城门接纳他，事情是不会不成功的了。"武都听从他们。事机泄漏，王世充把他们全杀了。

杨恭慎，是杨达的儿子。

2 初三日，命秦王李世民出兵镇守长春宫。

3 宇文化及攻击魏州总管元宝藏，四十天没攻下。魏征前往游说，初七日，宝藏以魏州前来投降。

4 十八日，淮安王李神通在魏县攻击宇文化及，化及不能抵抗，向东逃往聊城。神通拔取魏县，斩首俘获兵二千余人，领兵追化及到聊城，包围了聊城。

5 二十四日，用陈叔达做纳言。

6 二十六日，李密所设置的伊州刺史张善相前来投降。

7 朱粲有徒众二十万人，在汉、淮之间剽取掠夺，迁徙无常，每攻破一个州县，没吃完这个州县蓄积的仓粟，就又到其他地方去，要离开时，尽焚毁其余的资财粮食，又不种庄稼，民众饿死的成堆。朱粲没什么可掠夺的了，军中缺乏食物，于是教士卒烹煮妇人、婴儿来吃，说："肉类中味美的，没有比得过人肉的，只要他国有人，还忧虑饥饿干什么！"隋朝的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贬官在南阳，朱粲当初请他们做宾客，此后没有食物，全家都被他们吃掉了。颜愍楚，是颜之推的儿子。又使诸城堡交纳弱小的人来供军队食用，诸城堡相率反叛。

淮安的土豪杨士林、田瓚起兵攻打朱粲，诸州都起来响应。在淮源朱粲和他们作战，被打得大败，率领余众数千人逃奔菊潭。杨士林家世世代代是蛮族酋长，隋末，士林为鹰扬府校尉，杀死郡官而占据此郡。赶走了朱粲，二十九日，率领汉东四郡，派使者拜见信州总管庐江人王瑶请求投降，诏命让他做显州道行台。士林用田瓚做长史。

8 当初，王世充已杀元文都、卢楚，考虑人心不服，姑且谄媚事奉皇泰主，礼节上很谦恭尊敬。又请求做刘太后的干儿子，尊称为圣感皇太后。以后，渐渐骄傲蛮横，曾在宫禁中赏赐食物，回家后大吐，怀疑中毒，从此不再朝见。皇泰主知道他终究不会做臣子，而无

力制服他，只有取内库绫罗锦绢大造幡花，又取出各种装饰玩物，令和尚散发恩施贫穷的人来求福瑞吉祥。王世充派遣他的党徒张绩、董濬守住章善、显福二座门，宫内杂物，毫釐不能出入。这个月，王世充派人献上印玺和宝剑。又传言河水澄清，想以此在众人面前炫耀，来作为自己符应祥瑞。

9 上遣金紫光禄大夫武功靳孝谟安集边郡，为梁师都所获。孝谟骂之极口，师都杀之。二月，诏追赐爵武昌县公，谥曰忠。

10 初定租、庸、调法[1]，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

11 丙戌，诏："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师一人以摄总，别为团伍。"

12 张俟德至凉，李轨召其群臣廷议曰："唐天子，吾之从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争天下，吾欲去帝号，受其封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称王称帝者，奚啻一人！唐帝关中，凉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为天子，奈何复自贬黜！必欲以小事大，请依萧詧事魏故事[2]。"轨从之。戊戌，轨遣其尚书左丞邓晓入见，奉书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晓不遣，始议兴师讨之。

初，隋炀帝自征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以数千骑奔党项，炀帝立其质子顺为主，使统余众，不果入而还[3]。会

中国丧乱，伏允复还收其故地。上受禅，顺自江都还长安，上遣使与伏允连和，使击李轨，许以顺还之。伏允喜，起兵击轨，数遣使入贡请顺，上遣之。

13 闰月，朱粲遣使请降，诏以粲为楚王，听自置官属，以便宜从事。

14 宇文化及以珍货诱海曲诸贼，贼帅王薄帅众从之，与共守聊城。

窦建德谓其群下曰："吾为隋民，隋为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雠也。吾不可以不讨！"乃引兵趣聊城。

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粮尽，请降，神通不许。安抚副使崔世干劝神通许之，神通曰："军士暴露日久，贼食尽计穷，克在旦暮，吾当攻取以示国威，且散其玉帛以劳将士[4]，若受其降，将何以为军赏乎！"世干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内外受敌，吾军必败。夫不攻而下之，为功甚易，奈何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干于军中。既而宇文化及自济北馈之，化及军稍振，遂复拒战。神通督兵攻之，贝州刺史赵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战，君德大诟而下，遂不克。建德军且至，神通引兵退。

建德与化及连战，大破之，化及复保聊城。建德纵兵四面急攻，王薄开门纳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谒隋萧皇后，语皆称臣，素服哭炀帝尽哀；收传国玺及卤簿仪仗[5]，抚存隋之百官，然后执逆党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斩之，枭首军门之外。以槛车载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国，斩之。化及且死，更无余

言，但云："不负夏王！"

建德每战胜克城，所得资财，悉以分将士，身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茹粟饭；妻曹氏，不衣纨绮，所役婢妾，才十许人。及破化及，得隋宫人千数，即时散遣之。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掌选事，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询，纥之子也。自余随才授职，委以政事。其不愿留，欲诣关中及东都者亦听之，仍给资粮，以兵援之出境。隋骁果尚近万人，亦各纵遣，任其所之。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奉表于隋皇泰主，皇泰主封为夏王。建德起于群盗，虽建国，未有文物法度⑥，裴矩为之定朝仪，制律令，建德甚悦，每从之谘访典礼。

【注释】

①租、庸、调法：唐征收制度。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二斛，为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二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庸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

②萧詧(chá 察)事魏故事：指梁元帝承圣三年，萧詧献地称臣于魏，大定元年，魏攻陷江陵，杀梁元帝，立他为帝，史称后梁。

③不果：没有结果或结果没有。

④玉帛：本为瑞玉和缣帛，这里泛指财物。

⑤卤簿：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

⑥文物：旧指礼乐典章制度。

【译文】

9 皇上派金紫光禄大夫武公靳孝谟安抚边郡，被梁师都所抓获。

孝谟痛骂梁师都，梁师都把他杀了。二月，诏命追赐孝谟爵位为武昌县公，谥号为忠。

10 开始制定租、庸、调法，每一男丁每年交租粟二石，绢二匹，绵二两；从这之外，不能乱加赋敛。

11 十六日，诏命说："各本宗同姓身居官位的人，位在同列之上，没有出仕做官的，免除他们的徭役；每州设置训导宗室子弟的宗师一人来主持全面，另外组成团体部伍。"

12 张俟德到了凉州，李轨召集他的一群臣子当廷议论说："唐的天子，是我的堂兄，当今已在京邑正就皇位。同姓不可自己争夺天下，我想除去皇帝名号，接受他的封爵，可以吗？"曹珍说："隋失去他的鹿(天下)，天下共同追逐鹿(天下)，称王称帝的，何只一人！唐在关中称帝，凉在河右称帝，本来就不互相妨害。况且已经做了天子，为什么再自我贬低废免！一定要以小国事奉大国，请依照后梁萧詧侍奉西魏的先例(即借西魏代立称帝)。"李轨听从他的意见。二十八日，李轨派遣他的尚书左丞邓晓入京拜见，奉上的书札上称"皇上堂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接受官爵。皇帝发怒，拘捕邓晓不遣送他回去，开始商议起兵讨伐李轨。

起初，隋炀帝亲自征伐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率领数千骑兵逃到党项，炀帝立他的当作人质的儿子顺为主，使统帅余下的兵众，结果没有进入吐谷浑而折回。遇到中国丧乱，伏允再回来收拾他原来统治的地方。皇上接受隋禅让帝位，顺从江都归还长安，皇上派遣使臣和伏允连和，使他攻击李轨，允许把顺还给他。伏允很高兴，起兵攻击李轨，数次派遣使者入京进贡，请求将顺送回，皇上遣送了顺。

13 闰月，朱粲遣使者请求降顺，诏命用粲做楚王，听凭他自己设置官属，以便宜从事为原则。

14 宇文化及用珍宝货物引诱海曲诸贼寇，贼帅王薄率领兵众顺从他，和他共同守卫聊城。

窦建德对他的群下说："我是隋朝之民，隋室皇帝是我的君主；如今宇文化及弑君叛逆，就是我的仇敌，我不能够不讨伐！"就引领着军队前往聊城。

淮安王李神通进攻聊城，化及粮食用尽，请求投降，神通不允许。安抚副使崔世干劝神通允许他，神通说："军士露居野外日子很久，贼子粮尽计穷，攻克只在早晚，我们应当攻击取胜来展示国威，且散发他的财物来劳赏将士，若接受他的降顺，将拿什么作为军队的劳赏呢？"崔世干说："现在窦建德刚到，若没平定化及内外受敌，我军一定会失败。不攻而拿下城池，立功很容易，为什么贪图他的财物而不接受呢？"神通发怒，把世干囚禁在军中，既而宇文化及从济北馈送粮食，化及的军队士气稍微振奋，于是再来抗拒作战。神通督导军队进攻，贝州刺史赵君德攀援城上的矮墙先登了上去，神通内心害怕他立了功，命令收军不战，君德大骂而下，于是没有攻克。建德的军队将到，神通率领军队撤退。

窦建德与宇文化及连续交战，大败化及军，化及再次保守聊城。窦建德让军队四面急促攻击，王薄大开城门接纳窦建德。窦建德入城，活捉宇文化及，先谒见隋萧皇后，说话都自称臣，穿着白色孝服哭炀帝，悲哀极了；收拾传国印玺及举楯在册的的仪仗队，安抚存恤隋室的百官，然后捉拿弑逆党徒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中隋室的官员，当场把他们杀掉，头砍下来悬挂在军门之外。用囚车装载着宇文化及并两个儿子承基、承趾到襄国，斩杀了他们。宇文化及将死，再没有别的话说，只说："不辜负夏王（建德）！"

窦建德每次战胜攻克一座城池，所得的资财，全部拿来分给将士，自己毫无所取。又不吃肉，经常吃蔬菜、吃粗粮。妻子曹氏，不穿绫罗彩缎，所役使的奴婢妻妾，才十多人。到打败宇文化及，得到隋朝宫人数以千计，立即遣散她们。用隋朝的黄门侍郎裴矩做左仆射，掌管选拔的事情，兵部侍郎崔君肃做侍中，少府令何稠

做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做左丞，虞世南做黄门侍郎，欧阳询做太常卿。欧阳询，是欧阳纥的儿子。其余的，随才授职，将政事委任给他们。那些不愿留下，想到关中及东都的，也听凭他们去，仍然供给他们财物粮饷，用兵护送他们出境。隋朝骁勇果敢的士兵还有近万人，也都放走遣散，任他们到哪去。又和王世充结交友好，派使臣向皇泰主奉上表章，皇泰主封窦建德做夏王。窦建德是从群盗中兴起的，没有礼乐典章和法律制度，裴矩给他规定朝廷礼仪、制订律令，窦建德很高兴，每每跟从裴矩谘问访询典章礼仪。

15 甲辰，上考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因置酒高会[①]，谓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然惟李纲差尽忠款，孙伏加可谓诚直，余人犹踵敝风，俛眉而已[②]，岂朕所望哉！朕视卿如爱子，卿当视朕如慈父，有怀必尽，勿自隐也！"因命舍君臣之敬，极欢而罢。

16 遣前御史大夫段确使于朱粲。

17 初，上为隋殿内少监[③]，宇文士及为尚辇奉御[④]，上与之善。士及从化及至黎阳，上手诏召之，士及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又因使者献金环[⑤]。化及至魏县，兵势日蹙，士及劝之归唐，化及不从，内史令封德彝说士及于济北征督军粮以观其变。化及称帝，立士及为蜀王。化及死，士及与德彝自济北来降。时士及妹为昭仪[⑥]，由是授上仪同。上以封德彝隋室旧臣，而谄巧不忠，深诮责之，罢遣就舍。德彝

以秘策干上，上悦，寻拜内史舍人，俄迁侍郎。

18 甲寅，隋夷陵郡丞安陆许绍帅黔安[17]、武陵、澧阳等诸郡来降。绍幼与帝同学；诏以绍为峡州刺史，赐爵安陆公。

19 丙辰，以徐世勣为黎州总管。

20 丁巳，骠骑将军张孝珉以劲卒百人袭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

21 己未，世充寇谷州。世充以秦叔宝为龙骧大将军，程知节为将军，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诈，知节谓叔宝曰："王公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此乃老巫妪耳，岂拨乱之主乎！"世充与唐兵战于九曲[18]，叔宝、知节皆将兵在陈，与其徒数十骑，西驰百许步，下马拜世充曰："仆荷公殊礼，深思报效；公性猜忌，喜信谗言，非仆托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请从此辞。"遂跃马来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闻其名，厚礼之，以叔宝为马军总管，知节为左三统军[19]。时世充骁将又有骠骑武安李君羡、征南将军临邑田留安，亦恶世充之为人，帅众来降。世民引君羡置左右，以留安为右四统军。

22 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于获嘉，厚德与其守将赵君颖逐殷州刺史段大师[20]，以城来降。以厚德为殷州刺史。

23 窦建德陷邢州，执总管陈君宾。

24 上遣殿内监窦诞、右卫将军宇文歆助并州总管齐王元吉守晋阳。诞，抗之子也；尚帝女襄阳公主。元吉性骄侈，奴客婢妾数百人，好使之被甲，戏为攻战，前后死伤甚众，元吉亦尝被伤。其乳母陈善意苦谏，元吉醉，怒，命壮

士殴杀之。性好田猎，载罔罟三十车，尝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常与诞游猎，蹂践人禾稼。又纵左右夺民物，当衢射人，观其避箭。夜，开府门，宣淫他室。百姓愤怨，款屡谏不纳，乃表言其状。壬戌，元吉坐免官。

25 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内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翊侵陟州，李育德击走之，斩首千余级。李厚德归省亲疾，使李育德守获嘉，世充并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战死。

26 己巳，李公逸以雍丘来降，拜杞州总管，以其族弟善行为杞州刺史。

27 隋吏部侍郎杨恭仁，从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败，魏州总管元宝藏获之，己巳，送长安。上与之有旧，拜黄门侍郎，寻以为凉州总管。恭仁素习边事，晓羌、胡情伪，民夷悦服，自葱岭已东，并入朝贡。

28 突厥始毕可汗将其众渡河至夏州[一]，梁师都发兵会之，以五百骑授刘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会始毕卒，子什钵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二]。处罗以什钵苾为尼步设，使居东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候将军高静奉币使于突厥，至丰州，闻始毕卒，敕纳于所在之库。突厥闻之，怒，欲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遣高静以币出塞为朝廷致赙，突厥乃还。

【注释】

①高会：大宴会。《史记·项羽本纪》："身送至无盐，饮酒高会。"《集解》引

韦昭说："皆名尊爵，故云高。"《索隐》引服虔说："高会，大会也。"

②俛眉：俯首低眉，表示顺从的意思。

③殿内少监：殿内省之官员。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掌皇帝衣食住行。

④尚辇奉御：属殿内省官，掌皇帝车驾。

⑤金环：即"今还"的谐音，暗示语。

⑥昭仪：妃嫔称号。原为妃嫔第一，隋唐地位有所下降。

⑦夷陵郡：治在今湖北宜昌西北。

⑧九曲：即九曲城，治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北。

⑨统军：唐初相当于隋的骠骑将军。

⑩殷州：隋开皇十六年置于获嘉县，即今河南的获嘉县。

⑪夏州：治在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

⑫俟利弗设：俟利弗，人名，始毕之弟；设，为突厥别部典兵者之称。

【译文】

15 初四日，皇上考核次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因此设置酒席大摆宴会，对裴寂等人说："隋氏因君主骄傲、下臣谄媚，才亡失天下，我就位以来，每每虚心征求意见，然而只李纲较尽忠心，孙伏伽可称真诚直率，其余还循着旧的风气，俯首低眉顺从罢了，难道是我所期望的吗？我看待卿等如爱子，卿等应当对待我如慈父，有意见一定尽量说，不要独自隐藏着！"因此，命令舍弃君臣之间的礼敬，极尽欢乐而罢。

16 派前御史大夫段确出使到朱粲处。

17 当初，皇上做隋朝殿内少监，宇文士及做尚辇奉御，皇上和他友善。士及跟从化及到黎阳，皇上亲手写诏书召谕他，士及暗中派家僮走小路到长安拜见，又借使者献上金环。化及到魏县，军势日渐紧迫，士及劝他归顺唐朝，化及不听从，内史令封德彝说服士及到济北征集督促军粮，借此观察变化。化及称帝，立士及做蜀王。化及死后，士及和德彝从济北来降。当时士及妹为昭仪，由此给他待

遇与上仪等同。皇上因封德彝是隋皇室旧臣,而谄媚弄巧不忠诚,大加谴责,罢他的官,遣返回家。德彝拿秘策迎合皇上,皇上高兴,不久命他做内史舍人,一下子又升为侍郎。

18 十四日,隋夷陵郡丞安陆人许绍率领黔安、武陵、澧阳等各郡来投降。绍幼年和皇帝同学;诏命派许绍做峡州刺史,赐官爵安陆公。

19 十六日,派徐世勣做黎州总管。

20 十七日,骠骑将军张孝珉用劲健强壮士卒百人袭击王世充的汜水城,攻入他的外城,打沉米船一百五十艘。

21 十八日,王世充寇犯谷州。王世充派秦叔宝做龙骧大将军,程知节做将军,都以厚礼待他们。然而,二人疾恨王世充多诡诈,知节对秦叔宝说:"王公器度浅薄狭小,好说谎话,喜欢赌咒发誓,这是老巫婆的作风罢了,难道是拨乱反正的君主吗?"王世充与唐军在九曲交战,秦叔宝、程知节都率兵在阵上,和他们的徒众数十骑,向西奔驰百余步,下马拜别王世充说:"我们蒙受您特殊的礼遇,很想报答效力;但是,您的性情猜疑忌妒,喜欢听信谗言,不是我们托身的地方,现今不能仰事您,请让我们从此离开。"于是,跃马前来投降。王世充不敢逼迫。皇上使他们事奉秦王李世民,世民素来风闻他们的名声,用很厚的礼节待他们,用秦叔宝做马军总管,程知节做左三统军。当时王世充骁将中又有骠骑武安人李君羡、征南将军临邑人出留安,也憎恶王世充的为人,率领兵众前来投降。李世民领着李君羡留置左右,用出留安做右四统军。

22 王世充将李育德的兄长李厚德囚禁在获嘉,厚德和获嘉的守将赵君颖驱逐殷州刺史段大师,献城投降。派李厚德做殷州刺史。

23 窦建德攻陷邢州,抓住总管陈君宾。

24 皇上派殿内监窦诞、右卫将军宇文歆帮助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守晋阳。窦诞,是窦抗的儿子,娶皇帝女儿襄阳公主为妻。李元吉性情骄横奢侈,奴客婢妾数百人,喜欢让她们披甲,为攻战游戏,

前后死伤的很多，元吉也曾被打伤。他的乳母陈善意苦苦劝谏，元吉喝醉了酒，一怒之下，命令壮士打杀了她。元吉性好打猎，装载罔罟就有三十车，曾说："我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常常和窦诞游猎，践踏民众的农作物。又放纵身边的人掠夺民众的财物，对着大路用箭射人，观看他们躲箭。夜晚，大开府门，奸淫别人的家室。百姓激愤怨恨，宇文歆多次规劝不接受，于是上表奏明他的罪状。二十二日，李元吉因获罪免去官职。

25 二十三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内堡聚三十一所。二十五日，王世充派其兄长之子君廓侵犯陟州，李育德打走他，斩首千余级。李厚德回去看望父母疾病，让李育德守获嘉，王世充会合兵力攻打他；二十七日，城被攻陷，李育德及弟弟三人都战死。

26 二十九日，李公逸拿雍丘来投降，命他做杞州总管，用他的同族弟弟李善行做杞州刺史。

27 隋朝吏部侍郎杨恭仁，跟从宇文化及到河北；化及失败，魏州总管元宝藏抓获了他，二十九日，送到长安。皇上和他有旧的交情，命他做黄门侍郎，不久用他做凉州总管。杨恭仁平素熟悉边疆的事，晓得羌、胡性情真伪，边民羌胡悦服，自葱岭以东，都入京朝贡。

28 突厥始毕可汗率领他的兵众渡过黄河到达夏州，梁师都起兵同他会合，用五百骑兵授予刘武周，将从句注入侵太原。遇到始毕逝世，儿子什钵苾年幼，不能立为可汗，立他的弟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处罗可汗以什钵苾做尼步设，使他居处东边，正当幽州的北面。先前，皇上派右武候将军高静奉钱币出使突厥，到丰州，听说始毕逝世，诏命纳入当地的财库。突厥听到这个消息，发怒，想入侵寇犯；丰州总管张长逊逼高静拿这钱币出塞，作为朝廷送去助丧的财物，突厥才调还军队。

29 三月，庚午，梁师都寇灵州，长史杨则击走之[1]。

30 壬申，王世充寇谷州，刺史史万宝战不利。

31 庚辰，隋北海通守郑虔符、文登令方惠整及东海、齐郡、东平、任城、平陆、寿张、须昌贼帅王薄等并以其地来降。

32 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实召文武之附己者议受禅。李世英深以为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驰归附东都者，以公能中兴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号，恐远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长史韦节、杨续等曰："隋氏数穷，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与常人议之。"太史令乐德融曰："昔岁长星出[2]，乃除旧布新之征；今岁星在角、亢[3]，亢，郑之分野。若不顺天道，恐王气衰息。"世充从之。外兵曹参军戴胄言于世充曰[4]："君臣犹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国，则家国俱安矣。"世充诡辞称善而遣之。世充议受九锡，胄复固谏，世充怒，出为郑州长史，使与兄子行本镇虎牢。乃使段达等言于皇泰主，请加世充九锡。皇泰主曰："郑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来，未有殊绩，俟天下稍平，议之未晚。"段达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视达曰："任公！"辛巳，达等以皇泰主之诏命世充为国相，假黄钺[5]，总百揆，进爵郑王，加九锡，郑国置丞相以下官。

33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郑善果为民部尚书，从至聊城，为化及督战，中流矢。窦建德克聊城，王琮获善果，责之曰："公名臣之家[6]，隋室大臣，奈何为弑君之贼效命，苦

战伤瘦至此乎!”善果大惭，欲自杀，宋正本驰往救止之；建德复不为礼，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长安。庚午⑰，善果至，上优礼之，拜左庶子、检校内史侍郎。

34 齐王元吉讽并州父老诣阙留己；甲申，复以元吉为并州总管。

35 戊子，淮南五州皆遣使来降。

36 辛卯，刘武周寇并州。

37 壬辰，营州总管邓暠击高开道，败之。

38 甲午，王世充遣其将高毗寇义州。

39 东都道士桓法嗣献《孔子闭房记》于王世充，言相国当代隋为天子。世充大悦，以法嗣为谏议大夫。世充又罗取杂鸟，书帛系颈，自言符命而纵之。有得鸟来献者，亦拜官爵。于是段达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礼，世充奉表三让。百官劝进，设位于都堂⑱。纳言苏威年老，不任朝谒，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劝进，必冠威名。及受殊礼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后南面正坐受之。

40 夏，四月，刘武周引突厥之众，军于黄蛇岭，兵锋甚盛。齐王元吉使车骑将军张达以步卒尝寇；达辞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强遣之，至则俱没。达忿恨，庚子，引武周袭榆次，陷之。

41 散骑常侍段确，性嗜酒，奉诏慰劳朱粲于菊潭。辛丑，乘醉侮粲曰：“闻卿好啖人，人作何味？”粲曰：“啖醉人正如糟藏豉肉。”确怒，骂曰：“狂贼入朝，为一头奴耳，复得啖人乎!”粲于座收确及从者数十人，悉烹之以啖左右。遂

屠菊潭，奔王世充，世充以为龙骧大将军。

【注释】

①长史：唐制边要之州置总管、刺史、长史、司马，总掌一州军政。

②长星：彗星之属。古以此星出现为天下变乱改朝换代征兆。

③岁星在角、亢：是指岁星运行在二十八宿的角、亢之间。古人用天上星宿，与地上方位对照称为分野，故有下面"郑之分野"之说。此喻天下归郑，是王气的征兆。

④外兵曹：隋无，盖王世充取魏晋南北朝以来官制，相府置外兵曹、骑兵曹，分掌步兵骑兵。

⑤黄钺：以黄金为饰的古兵器的钺，为天子仪仗所用，表示威重。

⑥公名臣之家：指郑善果父诚，为隋讨尉迟迥，是为名臣，位隋大理卿。

⑦庚午：严改庚为壬。此较合理。

⑧都堂：隋唐尚书令有大厅，在尚书省之中，称之都堂。

【译文】

29 三月初一，梁师都寇犯灵州，长史杨则把他打走。

30 初二日，王世充侵犯谷州，刺史史万宝迎战不顺利。

31 十一日，隋朝北海通守郑虔符、文登令方惠整及东海、齐郡东平、任城、平陆、寿张、须昌贼帅王薄等一并拿他们的辖地来投降。

32 王世充入侵新安，表面显示攻战夺取，实际上是召集文武官员依附自己的议论授予禅位。李世英很认为不可以，说："四方所争驰归附东都的原因，是认为您能中兴隋室。如今九州的地方，没有肃清其中的一州，急迫正皇位建国号，恐怕远方的人都想反叛离去了！"王世充说："您说的话很对。"长史韦节、杨续等说："隋室历数已尽，在道理上明明白白。非常的事，本来是不可同常人商议的。"太史令乐德融说："前几年长星出现，就是除旧布新的征兆；如今岁星在角、亢；亢，是郑的分野。若不急切顺从天道，恐怕王气会衰亡

止息。”王世充听从这种意见。外兵曹参军戴胄向王世充进言道：“君臣如父子，喜忧相同。明公不如尽忠报国，那么家与国都安定了。”王世充诈言称好而把他遣送走了。王世充建议接受九锡之礼，戴胄再次坚决劝谏。王世充发怒，调他出任郑州长史，使他同兄长的儿子行本镇守虎牢关。于是，派段达等人向皇泰主说，请加给王世充九锡之礼。皇泰主说：“郑公新近平定李密，已任命做太尉，从此以后，没有特殊的功绩，等天下稍微平定，再议论这个问题也不晚。”段达说：“太尉想要这个。”皇泰主仔细看着段达说：“任凭你去吧！”十一日，段达等以皇泰主的诏书任命王世充做相国，假借黄钺，总理百官，进爵郑王，加九锡，郑国设置丞相以下的官。

33 当初，宇文化及用隋大理卿郑善果做民部尚书，随从至聊城，为化及督战，被流矢射中，窦建德攻克聊城，王琮俘获善果，责备他说：“您出身名臣之家，是隋室的大臣，为何替弑君的贼效力卖命，苦战创伤到这个地步呢！”郑善果很惭愧，想自杀，宋正本驱驰前往救护阻止了他。窦建德还是不以礼待他，于是逃奔相州，淮安王李神通送往长安。十三日，善果来到长安，皇上以优厚的礼节待他，命他做左庶子，检校内史侍郎。

34 齐王元吉鼓动并州父老到宫阙挽留自己；十五日，再用李元吉做并州总管。

35 十九日，淮南五州都派使者前来投降。

36 二十二日，刘武周侵犯并州。

37 二十三日，营州总管邓暮攻击高开道，打败了他。

38 二十五日，王世充遣他的将领高毗侵犯义州。

39 东都道士桓法嗣向王世充奉献《孔子闭房记》，说相国应当代隋做天子。王世充非常高兴，命桓法嗣做谏议大夫。王世充又搜罗杂鸟，在帛上书写，系在鸟颈上，自言符应天命而放鸟飞去。有人得鸟来献，也给他官爵。于是，段达用皇泰主的命令，加给王世充独特的礼遇，王世充奉表上奏再三谦让。百官劝进，设位于都堂。纳言

苏威年老，不胜任朝见，王世充以苏威为隋氏重臣，想以此来向士民炫耀，每次劝进，一定把苏威的名字放在前边。到受殊礼之日，扶着苏威置位于百官之上，然后面向南正位坐定接受殊礼。

40 夏，四月，刘武周引领突厥的兵众，驻扎在黄蛇岭，兵势锋锐士气旺盛。齐王元吉派车骑将军张达用步兵试着抵抗敌寇；张达推辞因兵少不可前往，李元吉强行派遣他去，到了就全军覆没。张达愤恨，初二，引领刘武周袭击榆次县，攻陷了榆次。

41 散骑常侍段确，性情嗜好饮酒，奉诏命到菊潭慰劳朱粲。初一日，乘着酒醉侮辱朱粲说："听说您喜欢吃人，人肉是什么味道？"朱粲说："吃醉人正如吃酒糟包藏猪肉。"段确发怒，骂道："狂贼入朝来，是一头奴才罢了，还敢吃人！"朱粲在座中收捕段确和随从的数十人，都把他们煮煮拿来给左右的人吃。于是，吞并菊潭，舍附王世充，王世充用他做龙骧大将军。

42 王世充令长史韦节、杨续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颖达，造禅代仪，遣段达、云定兴等十余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郑王功德甚盛，愿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敛膝据案[1]，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尽，此言不应辄发；必天命已改，何烦禅让！公等或祖祢国恩，或身荷高位[2]，既有斯言，朕复何望！"颜色凛冽，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对太后。世充更使人谓之曰："今海内未宁，须立长君[3]，俟四方安集，当复子明辟，必如前誓[4]。"癸卯，世充称皇泰主命，禅位于郑，遣其兄世惇幽皇泰主于含凉殿，虽有三表陈让及敕书敦劝，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诸将引兵入

清宫城，又遣术人以桃汤苇火祓除禁省。

43 隋将帅、郡县及贼帅前后继有降者，诏以王薄为齐州总管，伏德为济州总管，郑虔符为青州总管，綦公顺为淮州总管，王孝师为沧州总管。

44 甲辰，遣大理卿新乐郎楚之安抚山东，秘书监夏侯端安抚淮左。

45 乙巳，王世充备法驾入宫，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开明。

46 丁未，隋御卫将军陈稜以江都来降；以稜为扬州总管。

47 戊申，王世充立子玄应为太子，玄恕为汉王，余兄弟宗族十九人皆为王。奉皇泰主为潞国公。以苏威为太师，段达为司徒，云定兴为太尉，张仪为司空，杨续为纳言，韦节为内史，士隆为左仆射，韦霁为右仆射，齐王世恽为尚书令，杨汪为吏部尚书，杜淹为少吏部[5]，郑颋为御史大夫。世恽，世充之兄也。又以国子助教吴人陆德明为汉王师[6]，令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礼[7]。德明耻之，服巴豆散[8]，卧称病，玄恕入跪床下，对之遗利[9]，竟不与语。德明名朗，以字行。

世充于阙下及玄武门等数处皆设榻，坐无常所，亲受章表；或轻骑历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辔徐行，语之曰："昔时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10]。今世充非贪天位，但欲救恤时危，正如一州刺史，亲览庶务，当与士庶共评朝政，尚恐门有禁限，今于门外设坐听

朝，宜各尽情。”又令西朝堂纳冤抑，东朝堂纳直谏[11]。于是献策上书者日有数百，条流既烦，省览难遍，数日后，不复更出。

48 窦建德闻王世充自立，乃绝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12]，下书称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齐王暕之死也，有遗腹子政道，建德立以为郧公，然犹依倚突厥以壮其兵势。隋义成公主遣使迎萧皇后及南阳公主，建德遣千余骑送之，又传宇文化及首以献义成公主。

49 丙辰，刘武周围并州，齐王元吉拒却之。戊午，诏太常卿李仲文将兵救并州。

50 王世充将军丘怀义居门下内省，召越王君度、汉王玄恕、将军郭士衡杂妓妾饮博，侍御史张蕴古弹之。世充大怒，令散手执君度[13]、玄恕，批其耳数十；又命引入东上阁[14]，杖之各数十。怀义、士衡不问。赏蕴古帛百段，迁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

世充每听朝，殷勤诲谕，言词重复，千端万绪，侍卫之人不胜倦弊，百司奏事，疲于听受。御史大夫苏良谏曰：“陛下语太多而无领要，计云尔即可，何烦许辞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终不能改也。

51 王世充数攻伊州，总管张善相拒之；粮尽，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骂世充极口而死。帝闻，叹曰：“吾负善相，善相不负吾也！”赐其子襄城郡公。

【注释】

①敛膝据案：古代席地而坐，收回膝，手据案，作出愤怒的姿态。

②台鼎：旧称三公为台鼎，如星有三台，鼎有三足，比喻皇朝重臣。

③长君：年长的君主。

④前誓：指去年七月禁中披发为誓，即对天发誓，表明不敢有贰心。

⑤少吏部：官称。即吏部侍郎。

⑥助教：官名。晋武帝咸宁四年始设。帮助国子祭酒、博士教授生徒。后世因之。

⑦行束修礼：事师之礼。古代相见必执赞以为礼，以肉脯即修，十脡为束，是种最薄的礼，后专用为拜师从学之礼。

⑧巴豆散：一种泻痢之药。

⑨利：通痢。

⑩在下：本为谦词，古时座席，尊者在上座，故自谦称在下。此指民众。

⑪东、西朝堂：指古代帝王听朝殿堂东西两边的殿堂。

⑫出警入跸：指古代帝王出入左右侍卫警戒，止行人，清道路，以示威严，确保安全。

⑬散手：即散手仗，为皇帝朝会的侍卫五仗之一。

⑭东上阁：东都皇宫正殿乾阳殿左曰东上阁，西曰西上阁。

【译文】

12 王世充命长史韦节、杨续等及太常博士衡水人孔颖达，造作禅让代为天子仪式，派段达、云定兴等十余人入宫奏明皇泰主说："天命无常，郑王功德很盛，希望陛下遵照唐尧、虞舜禅让的事迹！"皇泰主收起膝，手据案，愤怒地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若隋朝皇位没有亡去，这种话就不应该说出来。肯定天命已改，何须禅让！您们有的是祖父辈的老臣，有的有三公的高位，竟然有这种言论，我还指望什么呢！"面色冷峻严厉。在廷的官员，都紧张得流汗。退朝后，皇泰主面对太后哭泣。王世充再派人对皇泰主说："当今海内不安宁，必须立年长的君主，等四方安定统一，当恢复你明君位置，一定像以前的誓言那样。"初五日，王世充诈称皇泰主命令，禅让帝位

给郑王，派他的兄长王世惲，幽禁皇泰主于含凉殿，虽有三表陈述禅让及敕书敦劝，但皇泰主都不知道。派诸将领兵进清宫城，又派有巫术的人用桃汤苇火熏洗禁省的邪气。

43 隋朝的将帅、郡县及贼人渠帅前后相继有投降的，诏命用王薄做齐州总管，伏德做济州总管，郑虔符做青州总管，綦公顺做淮州总管，王孝师为沧州总管。

44 初六日，派大理卿新乐人郎楚之安抚山东，秘书监夏侯端安抚淮左。

45 初七日，王世充准备天子车驾入宫，就皇帝位。初八日，举行大赦，改年号开明。

46 初九日，隋御卫将军陈稜献江都来投降，派陈稜做扬州总管。

47 初十日，王世充立儿子玄应做太子，玄恕做汉王，其余兄弟宗族十九人都做王。封皇泰主为潞国公。用苏威做太师，段达做司徒，云定兴做太尉，张仪做司空，杨续做纳言，韦节做内史，王隆做左仆射，韦霁做右仆射，齐王世惲做尚书令，杨汪做吏部尚书，杜淹做少吏部，郑颋做御史大夫。王世惲，是王世充的兄长。又用国子助教吴人陆德明做汉王的老师，命令玄恕到他家里事师之礼。陆德明以此为耻辱，吃巴豆散，卧在床上，假装有病，玄恕入房跪在床下，陆德明对着他拉痢，始终不和他说话。陆德明，名朗，用字行之于世。

王世充在宫阙下及玄武门等数处都设置坐榻，坐没固定处所，亲自受理章表；有时候轻骑经过街市，也不侍卫清道，只是民众避开道路罢了。王世充按着辔头慢慢前行，对民众说："从前天子深居九重宫中，上民的事情没有办法彻底了解。当今我王世充并非贪图天子职位，只想解救时局危机，正如一州的刺史，亲自审阅各种政务，正和士人庶民共同评议朝政，曾恐怕对大家门有禁限，而现在于门外设置听处朝政的地方，应各自尽述情怀。"又命令西朝堂接纳有冤情受压抑的，东朝堂接纳直言劝谏的。于是每天献策上书的就有数百人，条款流别已够烦碎，省视阅览难于遍及，几天后，不再

出宫听朝。

48 窦建德听说王世充废皇泰主自立为帝，于是和他断绝交往，开始建立天子旌旗，出入侍卫清道，行人回避，下书称诏，追谥炀帝为闵帝。齐王暕死后，有遗腹子政道，建德把他立为郯公，然而还要依靠突厥来壮大他的军队威势。隋义成公主派使者迎接萧皇后及南阳公主，窦建德派一千多骑兵护送她们，又传送宇文化及首级来献给义成公主。

49 十八日，刘武周围攻并州，齐王元吉抗击使他退却。二十日，诏命太常卿李仲文领兵援救并州。

50 王世充的将军尉怀义居门下内省，得越王君度、汉王玄恕、将军郭士衡与妓女婢妾相杂饮酒赌博，侍御史张蕴古弹劾他们。王世充大怒，命散手仗捉来君度、玄恕，打他们耳光数十下；又命领入东上阁，各打数十杖。对怀义、士衡没有追究。赏给蕴古绢百段，晋为太子舍人。王君度，是王世充的兄长之子。

王世充每次听朝，殷勤训谕，言词重复，千头万绪，侍从守卫的人都受不了这般疲乏，百官奏事，在听话受命上都感到疲倦。御史大夫苏良劝谏说："陛下话太多而没要领，计策说出来就可，何必烦琐地说那么多话！"王世充沉默很久，也不怪罪苏良，然而生性如此，终不能改。

51 王世充数次进攻伊州，总管张善相抗拒他；粮尽，援兵又没到，二十五日，城被攻陷，张善相破口痛骂王世充而死。皇帝听到，叹道："我对不起善相，善相没有对不起我！"赐给他的儿子襄城郡公爵位。

52 五月，王世充陷义州[①]，复寇西济州[②]。遣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将兵救之。

53 李轨将安修仁兄兴贵，仕长安，表请说轨，谕以祸福。上曰："轨阻兵恃险，连结吐谷浑、突厥，吾兴兵击之，尚恐不克，岂口舌所能下乎！"兴贵曰："臣家在凉州[3]，奕世豪望，为民夷所附；弟修仁为轨所信任，子弟在机近者以十数。臣往说之，轨听臣固善，若其不听，图之肘腋[4]，易矣！"上乃遣之。

兴贵至武威，轨以为左右卫大将军。兴贵乘间说轨曰："凉地不过千里，土薄民贫。今唐起太原，取函秦[5]，宰制中原，战必胜，攻必取，此殆天启，非人力也。不若举河西归之，则窦融之功复见于今日矣[6]！"轨曰："吾据山河之固，彼虽强大，若我何！汝自唐来，为唐游说耳。"兴贵谢曰："臣闻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7]，臣阖门受陛下荣禄，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虑，可否在陛下耳。"于是退与修仁阴结诸胡起兵击轨，轨出战而败，婴城自守。兴贵徇曰："大唐遣我来诛李轨，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争出就兴贵。轨计穷，与妻子登玉女台，置酒为别。庚辰，兴贵执之以闻，河西悉平。

邓晓在长安，舞蹈称庆，上曰："汝为人使臣，闻国亡，不戚而喜，以求媚于朕，不忠于李轨，肯为朕用乎！"遂废之终身。

轨至长安，并其子弟皆伏诛。以安兴贵为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赐帛万段，安修仁为左武候大将军、申国公。

54 隋末，离石胡刘龙儿拥兵数万[8]，自号刘王，以其子季

真为太子；虎贲郎将梁德击斩龙儿。至是，季真与弟六儿复举兵为乱，引刘武周之众攻陷石州，杀刺史王俭。季真自称突利可汗，以六儿为拓定王。六儿遣使请降，诏以为岚州总管[9]。

55 壬午，以秦王世民为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其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并如故。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

56 丙戌，刘武周陷平遥[10]。

57 癸巳，梁州总管、山东道安抚副使陈政为麾下所杀，携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

58 王世充以礼部尚书裴仁基、左辅大将军裴行俨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与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长温[11]、散骑常侍崔德本谋杀世充及其党，复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齐王世惲言于世充曰："儒童等谋反，正为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从之，遣兄子唐王仁则及家奴梁百年鸩皇泰主。皇泰主曰："更为请太尉，以往者之言，未应至此。"百年欲为启陈，世惲不许；又请与皇太后辞诀，亦不许。乃布席焚香礼佛："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饮药，不能绝，以帛缢杀之，谥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伟为太保，齐王世惲为太傅，领尚书令。

【注释】

[9] 岚州：治在今辽宁义县。

②西济州:唐置,治在今河南济源县。

③凉州:治在今甘肃武威县。

④肘腋:喻身边,内部。

⑤函秦:古函国、秦国,指陕西一带。

⑥窦融之功:指窦融归汉光武帝之功。他初事莽,莽败,归刘玄,玄败,割据河西,为河西酒泉、张掖、敦煌等五郡大将军,光武立,乃以五郡归汉。

⑦衣绣夜行:夜间穿锦绣衣服出行。比喻荣显而未为众人所知。

⑧离石:即隋置离石郡,治在今山西离石县。胡,匈奴种,即稽胡。

⑨岚州:治在今山西岚县。

⑩平遥:治在今山西平遥县。

⑪尚食直长:属殿中省尚食局掌帝王膳食的官。

【译文】

52 王世充攻陷义州,再入侵西济州。派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率兵援救。

53 李轨将安修仁的兄长兴贵,在长安做官,上表请求游说李轨,用利害晓谕他。皇上说:"李轨依仗兵威地险,连结吐谷浑、突厥,我兴兵攻击他,还怕不能取胜,难道用口舌能说下来吗?"安兴贵说:"臣的家在凉州,累世豪门望族,为民夷所归附;弟修仁为李轨所信任,子弟在掌机密十来人。臣前往游说,李轨听从臣的固然好,若他不听从,在他的身边图取他是件容易的事!"皇上派遣他前往。

兴贵到武威,李轨用他做左右卫大将军。兴贵乘机游说李轨道:"凉州土地不过千里,土地贫薄,民众贫穷。如今唐从太原兴起,取有函秦,王室控制中原,战必胜,攻必取,这大概是天开拓的,并非人力所能办到的。不如拿河西归附唐,那么窦融的功迹可以再现于今日了!"李轨说:"我据有山河的牢固,唐虽强大,能把我怎么样呢!你从唐来,替唐游说罢了。"安兴贵谢罪说:"我听说富贵不回故乡,如穿着锦绣衣服在夜晚行走,臣全家蒙受陛下荣位俸禄,怎么肯归附唐呢!只想报效一点愚虑,可否全在陛下罢了。"于是,退下

与修仁暗中交结诸胡，起兵攻击李轨，李轨出战而失败，环城自守。安兴贵向众宣告说："大唐派我来诛杀李轨，敢帮助他的人，平灭三族！"城中的人争着出来归就安兴贵。李轨计谋穷尽，与妻子登上玉女台，设置酒食与妻子诀别。十三日，安兴贵捉到李轨而闻知皇帝，河西全部平定。

邓晓在长安，手舞足蹈，声称庆贺，皇上说："你做他人的使臣，听到国家灭亡，不感到忧伤反而喜悦，来讨好于我，不忠于李轨，肯为我任用吗！"于是，废弃他终身不任用。

李轨到长安，他的子弟都一并伏罪被杀。任用安兴贵做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赐予绢帛万段，安修仁做左武候大将军、申国公。

54 隋朝末年，离石胡刘龙儿拥有兵众数万人，自号刘王，以他的儿子季真为太子；虎贲郎将梁德攻击斩杀龙儿。到此，季真与其弟六儿再次起兵作乱，引领刘武周的兵众攻陷石州，杀死刺史王俭。季真自称突利可汗，用六儿做拓定王。六儿派遣使者请求投降，诏命用他做岚州总管。

55 十五日，用秦王李世民做右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其原任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一并仍旧。派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

56 十九日，刘武周攻陷平遥。

57 二十六日，梁州总管、山东道安抚副使陈政被他的部下杀害，携带他的首级投奔王世充。陈政，是陈茂（隋文帝典掌机密者）的儿子。

58 王世充因礼部尚书裴仁基、左辅大将军裴行俨有威望名声，便忌妒他们。裴仁基父子知道这，也自感不安，就与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长宇文温、散骑常侍崔德本谋杀王世充及其同党，再尊立皇泰主；事情泄漏，都被平灭三族。齐王王世惲对王世充说："儒童等人图谋造反，正是皇泰主还在的缘故，不如趁早除掉

他。”王世充听从这个意见，派兄之子唐王王仁则及家奴梁百年鸩杀皇泰主。皇泰主说：“替我请求太尉，以前他说的话，不应该到这个地步。”梁百年想替他启奏陈述，王世恽不允许；又请求与皇太后辞行诀别，也不允许。于是，布席焚香礼拜佛祖：“愿从今以后，不再生于帝王之家！”喝下毒药，不能死，用绵帛缢杀他，谥号为恭皇帝。王世充命他的兄楚王王世伟做太保，齐王王世恽做太傅，领尚书令。

59 六月，庚子，窦建德陷沧州[1]。

60 初，易州贼帅宋金刚[2]，有众万余，与魏刀儿连结。刀儿为窦建德所灭，金刚救之，战败，帅众四千西奔刘武周。武周闻其善用兵，得之，甚喜，号曰宋王，委以军事，中分家赀以遗之。金刚亦深自结，出其故妻，纳武周之妹。因说武周图晋阳，南向争天下。武周以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使将兵三万寇并州。丁未，武周进逼介州，沙门道澄以佛幡绁之入城[3]，遂陷介州；诏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击之。武周将黄子英往来雀鼠谷，数以轻兵挑战，兵才接，子英阳不胜而走，如是再三，宝谊、仲文悉众逐之，伏兵发，唐兵大败，宝谊、仲文皆为所虏。既而俱逃归，上复使二人将兵击武周。

61 己酉，突厥使来告始毕可汗之丧，上举哀于长乐门[4]，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吊处罗可汗，赙帛三万段。

62 上以刘武周入寇为忧，右仆射裴寂请自行。癸亥，以

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5]，讨武周，听以便宜从事。

63 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6]。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64 海岱贼帅徐圆朗以数州之地请降，拜兖州总管，封鲁国公。

65 王世充遣其将罗士信寇谷州，士信帅其众千余人来降。先是，士信从李密击世充，兵败，为世充所得，世充厚礼之，与同寝食。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耻之。士信有骏马，世充兄子赵王道询欲之，不与，世充夺之以赐道询；士信怒，故来降。上闻其来，甚喜，遣使迎劳，廪食其所部，以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7]。世充左龙骧将军临泾席辩与同列杨虔安、李君义皆帅所部来降。

66 丙子，王世充遣其将郭士衡寇谷州，刺史任璝大破之，俘斩且尽。

甲申，行军总管刘弘基遣其将种如愿袭王世充河阳城，毁其河桥而还。

67 乙酉，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高昌王麹伯雅各遣使入贡。

初，西突厥叶婆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国人立其叔父，号射匮可汗。射匮者，达头可汗之孙也，既立，拓地东至金山[8]，西至海，遂与北突厥为敌，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9]。射匮卒，子统叶护立。统叶护勇而有谋，北并铁勒，控弦数十万，据乌孙故地，又移庭于右国北千泉[10]；西域诸

国皆臣之，叶护各遣吐屯监之，督其征赋。

68 辛卯，宋金刚寇浩州[10]，浹旬而退。

【注释】

①沧州：治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

②易州：治在今河北易县。

③佛幡：佛寺上悬挂的旗幡。

④长乐门：长安宫城南面三门之一，即南面靠东边的门。

⑤晋州：治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金殿。

⑥车骑府：隋唐府兵制，此府为统率组织。

⑦陕州：治在河南三门峡市西旧陕县。

⑧金山：治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北。

⑨龟兹(qiū zī 丘兹)：治在今新疆库车县东郊皮朗旧城。

⑩石国：治在今苏联塔什干。古大宛北鄙。

⑪浩州：治在今山西汾阴县。

【译文】

59 六月，窦建德攻陷沧州。

60 当初，易州贼头目宋金刚，拥有民众一万多人，与魏刀儿连结起来。魏刀儿被窦建德平灭，宋金刚援救他，交战失败，率领兵众四千人向西投奔刘武周，刘武周听说宋金刚善于用兵，得到他很高兴，号称做宋王，拿军事委任给他，分一半家产送给他。宋金刚也很主动交结，遗弃他原有的妻子，接纳刘武周的妹子为妻。因而说服刘武周图取晋阳，朝南去争夺天下。刘武周用宋金刚做西南道大行台，让他率领兵众三万人去侵犯并州。初十日，刘武周进军逼近介州，沙门和尚道澄用佛幡缒系入城，于是攻陷了介州。皇上诏命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还击。刘武周将领黄子英往来雀鼠谷之间，数次用轻兵挑战，军队才交战，黄子英就佯装失败而

逃走，如此再三，姜宝谊、李仲文用全部兵众追逐，伏兵冲出，唐军大败，姜宝谊、李仲文都被俘虏。不久都逃回，皇上再让他二人率兵攻击刘武周。

61 十二日，突厥使者前来报告始毕可汗的丧讯，皇上在长乐门举行哀悼礼仪，停止上朝听政三天，诏命百官到客馆吊问那派来的使者。又派内史舍人郑德挺去吊问处罗可汗，赠帛三万段助葬。

62 皇上因为刘武周入侵担忧，右仆射裴寂请求亲自行动。十六日，命裴寂做晋州道行军总管，讨伐刘武周，听凭他以便宜行事。

63 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来隶属它的下面，都取天上星宿为名称，由车骑府统管。每军设将军、副将军各一人，选取平素很有威名的人担任，督导耕战的事务。由此兵马精壮，所向无敌。

64 海岱贼头目徐圆朗拿数州的辖地请求投降，任命他做兖州总管，封他做鲁国公。

65 王世充派他的将领罗士信侵犯谷州，士信率领他的兵众一千多人来投降。原先，士信随从李密攻击王世充，军队被打败，被王世充获得，王世充用厚礼对待他，和他同住同吃。不久获得郝元真等人，与罗士信同样对待，罗士信以此为耻。罗士信有匹骏马，王世充兄长的儿子赵王道询想要，罗士信不给，王世充强夺骏马来赏赐给道询，罗士信发怒，因此来投降。皇上听到他来投降，非常高兴，派使者迎接慰劳，拿仓中粮食给他所带的部队吃，用罗士信做陕州道行军总管。王世充左龙骧将军临泾人席辩和同列的杨虔安、李君义都率所统辖的部队来投降。

66 初十日，王世充派他的将领郭士衡侵犯谷州，刺史任璝把他打得大败，郭士衡的军队几乎被俘虏斩尽杀光。

十八日，行军总管刘弘基派他的将领种如愿袭击王世充的河阳城，毁掉他河上的桥而退还。

67 十九日，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高昌王麹伯雅各派使者入京进贡。

起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向隋氏入京朝贡，隋朝的人把他留住了，他国内的人立了他的叔父，号称射匮可汗。射匮，是达头可汗的孙子，已被立为可汗，就开拓地盘东到金山，西到西海，于是与北突厥为敌，在龟兹以北的三弥山建立宫庭。射匮逝世，儿子统叶护继立为可汗。统叶护勇敢而有谋略，向北吞并铁勒，拥有数十万弓箭手，占据乌孙故有地盘，又迁移宫庭到石国以北的千泉；西域各国都对他称臣，统叶护各派吐屯去监管，督促他们征收赋税。

68 二十五日，宋金刚侵犯浩州，十天以后退兵。

69 八月，丁酉，酅公薨[1]，谥曰隋恭帝；无后，以族子行基嗣。

70 窦建德将兵十余万趣洺州，淮安王神通帅诸军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洺州城下。

71 丙午，将军秦武通军至洛阳，败王世充将葛彦璋。

72 丁未，窦建德陷洺州，总管袁子干降之。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闻之，帅诸军就李世勣于黎阳。

73 梁师都与突厥合数千骑寇延州，行军总管段德操兵少不敌，闭壁不战，伺师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总管梁礼将兵击之。师都与礼战方酣，德操以轻骑多张旗帜，掩击其后，师都军溃，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2]，虏男女二千余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74 萧铣遣其将杨道生寇峡州[3]，刺史许绍击破之。铣又遣其将陈普环帅舟师上峡，规取巴、蜀。绍遣其子智仁及录事参军李弘节等追至西陵[4]，大破之，擒普环。铣遣兵戍

安蜀城及荆门城[6]。

先是，上遣开府李靖诣夔州经略萧铣[7]。靖至峡州，阻铣兵，久不得进。上怒其迟留，阴敕许绍斩之；绍惜其才，为之奏请，获免。

75 己巳，窦建德陷相州，杀刺史吕珉。

76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7]。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瑀问状，文静曰："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8]，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9]，卒用寂言。辛未，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10]。

77 沈法兴既克毗陵，谓江、淮之南指挥可定，自称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残忍，专尚威刑，将士小有过，即斩之，由是其下离怨。

时杜伏威据历阳，陈稜据江都，李子通据海陵，俱有

窥江表之心。法兴军数败；会子通围稜于江都，稜送质求救于法兴，及伏威，法兴使其子纶将兵数万与伏威共救之。伏威军清流[11]，纶军扬子[12]，相去数十里。子通纳言毛文深献策，募江南人诈为纶兵，夜袭伏威营，伏威怒，复遣兵袭纶。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进。子通得尽锐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纵击纶，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国号吴，改元明政。丹阳贼帅乐伯通帅众万余降之，子通以为左仆射。

78 杜伏威请降；丁丑，以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13]。

【注释】

①鄫公：杨侑，隋炀帝长子杨昭之子，初封陈王，后改代王，炀帝外巡留京师，李渊入长安，立为帝，禅位李渊，封鄫公。谥号恭帝。

②魏州：治在今河北冀县。

③峡州：在今宜昌市东南。

④西陵：西陵峡，在今宜昌市西北。

⑤安蜀城：在今湖北宜昌市西北长江西陵峡口。荆门城，也在此附近。

⑥经略：官名。唐初，边州别置经略使，其后多以节度使兼任。此为治理、节度、阻止之意。

⑦厌胜：古代迷信谓能以诅咒制胜。

⑧觖(jué 决)望：因不满而怨恨。

⑨低回：徘徊。低头思量。

⑩籍没：简言为没收财产入官；析言为按先祖户籍登录的物色财产入官。

⑪清流：县名。治在今安徽滁县。

⑫扬子：县名。治在今江苏扬州市南。

⑬和州：治在今安徽和县。

【译文】

69 八月初一日，鄯公逝世，谥号隋恭帝；没后嗣，用同族的侄子行基做嗣子。

70 窦建德率领兵众十余万人赴向洺州，淮安王李神通率诸军退保相州。初三日，窦建德军队到洺州城下。

71 初十日，将军秦武通的军队到洛阳，打败王世充的将领葛彦璋。

72 十一日，窦建德攻陷洺州，总管袁子干投降他。十九日，领兵赴相州，淮安王李神通听到消息，率领诸军到黎阳投奔李世勣。

73 梁师都与突厥会合数千骑兵侵犯延州，行军总管段德操兵少不能抵抗，关闭壁垒不出战，等梁师都的军队稍微懈怠，九月初一日，遣副总管梁礼率兵进击。梁师都与梁礼交战正激烈，段德操用轻骑兵张设很多旗帜，从后方袭击包抄，梁师都的军队溃败，向北追逐二百里，攻破他的魏州，俘虏男女二千余人。段德操，是段孝先的儿子。

74 萧铣派他的将领杨道生侵犯峡州，刺史许绍击败他。萧铣又派他的将帅陈普环率水兵向上进峡，规划夺取巴蜀。许绍派他的儿子智仁及录事参军李弘节等追逐至西陵，把陈普环打得大败，生擒陈普环。萧铣派兵戍安蜀城及荆门城。

在这以前，皇上派开府李靖到夔州阻止萧铣。李靖到峡州，由于萧铣军队的阻止，长久不能行进。皇上对他的进发迟缓停留发怒，暗给许绍下令把他杀掉，许绍珍惜他的才能，替他上奏请求，获得赦免。

75 初四日，窦建德攻陷相州，杀刺史吕珉。

76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认为才略功勋在裴寂之上，官位却在他的下面，心里很感不平。每次朝廷议政，裴寂议论有所正确的，刘文静也必定说他议论不正确，数次侵侮裴寂，从此有嫌隙。刘文静与其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酒兴正浓，发泄内心不满，拔刀

砍柱说:"该当斩掉裴寂首级!"家中数次有妖作祟,刘文静召来巫师在星夜之中披发衔刀压邪伏妖。刘文静有一妾没受到宠爱,教她的兄长奏上刘文静变乱反叛的状子。皇上交给主管官吏处理,派裴寂、萧瑀审问罪状,刘文静说:"建义之初,我忝为司马,算来和长史地位声望差不多。现在裴寂是仆射,据有第一等住宅;我的官衔与所受赏赐却与众人没什么两样,东西征战讨伐,把老母留在京师,连庇风雨的处所都没有,确实有不满和怨恨之心,因酒醉才禁不住发出怨言,而不能自我保全。"皇上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造反明明白白了。"李纲、萧瑀都明了他不会造反,秦王李世民替他执意请求说:"往昔在晋阳,刘文静先定杰出的策略,才告诉裴寂知晓,到攻克京城,任职待遇悬殊大,使刘文静因不满而怨恨则是有的,并不是敢于谋反。"裴寂对皇上说:"刘文静的才略确实在时人之上,然性情反复粗暴凶险,当今天下没有平定,留下他必定贻下后患。"皇上平素就亲近裴寂,徘徊很久,最后听用裴寂的言论。初六日,刘文静及刘文起被判罪处死,按籍册没收他的家产。

77 沈发兴已攻克毗陵,认为江、淮以南挥师可定,自称梁王,在毗陵建都,改年号延康,设置百官。沈发兴生性残忍,专门崇尚威严刑罚,将士有一点小过错,就斩杀,因此他的部下离心怨恨。

当时,杜伏威据有历阳,陈稜据有江都,李子通据有海陵,都有窥视江表之心。沈法兴的军队数次失败;遇上李子通围困陈稜于江都,陈稜送人质向沈法兴及杜伏威请求援救,沈法兴派他的儿子沈纶率兵数万人与杜伏威共同援救陈稜。杜伏威的军队驻扎在清流,沈纶的军队驻扎在扬子,相隔数十里。李子通的纳言毛文深献出计策,招募江南人诈称沈纶的军队,夜间袭击杜伏威的军营,杜伏威发怒,再派兵袭击沈纶。此后两人相互猜疑,不敢抢先进军。李子通得到全部精锐士卒攻打江都,攻下该城,陈稜投奔杜伏威。李子通进入江都,趁势进击沈纶,大败沈纶,杜伏威也率兵离去。李子通就皇帝位,国号吴,改年号明政,丹阳贼帅乐伯通率兵众万余人投

降，李子通用他做左仆射。

78 杜伏威请求投降；十二日，命杜伏威做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

79 裴寂至介休[1]，宋金刚据城拒之。寂军于度索原[2]，营中饮涧中，金刚绝之，士卒渴乏。寂欲移营就水，金刚纵兵击之，寂军遂溃，失亡略尽；寂一日一夜驰至晋州。先是，刘武周屡遣兵攻西河[3]，浩州刺史刘赡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与共守西河。及裴寂败，自晋州以北城镇俱没，唯西河独存。姜宝谊复为金刚所虏，谋逃归，金刚杀之。裴寂上表谢罪，上慰谕之，复使镇抚河东[4]。

刘武周进逼并州，齐王元吉给其司马刘德威[5]："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辛巳，元吉夜出兵，携其妻妾弃州奔还长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晋阳士豪薛深以城纳武周。上闻之，大怒，谓礼部尚书李纲曰："元吉幼弱，未习时事，故遣窦诞、宇文歆辅之。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闻宇文歆首画此策，我当斩之！"纲曰："王年少骄逸，窦诞曾无规谏，又掩覆之，使士民愤怨，今日之败，诞之罪也。歆谏，王不悛[6]，寻皆闻奏，乃忠臣也，岂可杀哉！"明日，上召纲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无滥刑。元吉自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诞赦之。卫尉少卿刘政会在太原，为武周所虏，政会密表论武周形势。

武周据太原，遣宋金刚攻晋州，拔之，虏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弘基逃归。金刚进逼绛州[7]，陷龙门[8]。

80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与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长安，北突厥遣使请杀之，上不许。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国，后必为患！"秦王世民曰："人穷来归，我杀之不义。"上迟回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于内殿宴饮，既而送中书省，纵北突厥使者使杀之。

81 礼部尚书李纲领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礼之。久之，太子渐呢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纲屡谏不听，乃乞骸骨。上骂之曰："卿为何潘仁长史，乃耻为朕尚书邪！且方使卿辅导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纲顿首曰："潘仁，贼也，每欲妄杀人，臣谏之即止，为其长史，可以无愧。陛下创业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台，辱东朝乎[9]！"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辅吾儿。"戊子，以纲为太子少保，尚书、詹事如故。纲复上书谏太子饮酒无节，及信谗慝[10]，疏骨肉；太子不怿[11]，而所为如故。纲郁郁不得志，是岁，固称老病辞职，诏解尚书，仍为少保。

82 淮安王神通使慰抚使张道源镇赵州[12]。庚寅，窦建德陷赵州，执总管张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陈君宾不早下，欲杀之，国子祭酒凌敬谏曰："人臣各为其主用，彼坚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杀之，何以劝群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犹不降，力屈就擒，何可舍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将高士兴拒罗艺于易水，艺才至，兴即

降，大王之意以为何如？”建德乃悟，即命释之。

83 乙未，梁师都复寇延州，段德操击破之，斩首两千余级，师都以百余骑遁去。德操以功拜柱国，赐爵平原郡公。鄜州刺史鄜城壮公梁礼战没⑬。

【注释】

①介休：古县名。治在今山西介休县。

②度索原：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南介山下。

③西河：县名。治在今山西临汾市北。

④河东：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

⑤绐(dài 代)：欺骗。

⑥悛(quān 圈)：悔改、停止。

⑦绛州：治在今山西新降县。

⑧龙门：县名。治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南。

⑨天台：谓尚书省。东朝：谓东宫，太子所居。

⑩谗慝：恶言恶意。亦指邪恶之人。

⑪怿(yì 译)：喜欢。

⑫赵州：治在今河北赵县。

⑬鄜州：治在今陕西富县。

【译文】

79 裴寂到介休，宋金刚据城抗拒。裴寂的军队驻扎在度索原，营中饮山涧里的水，宋金刚断绝他们的饮水，士卒干渴困乏。裴寂想移动军营靠近水源，宋金刚发兵攻击，裴寂的军队于是溃败，逃失死亡将尽；裴寂一天一夜奔驰到晋州。在这之前，刘武周屡次派兵进攻西河，浩州刺史刘赡抵抗，李仲文领兵归就他，与刘赡共同守卫西河。到了裴寂失败，从晋州以北的城镇都已丢失，只有西河还单独存在。姜宝谊又被宋金刚所俘虏，图谋逃回，宋金刚把他杀掉

了。裴寂上表谢罪，皇上安慰晓谕他，再派他去镇守安抚河东。

刘武周进军逼近并州，齐王李元吉欺骗他的司马刘德威说："你用老弱守城，我用强兵出战。"十六日，李元吉夜间出兵，携带他的妻妾放弃州城逃还长安。李元吉刚离开，刘武周的军队就已经到达城下，晋阳土豪薛深以城接纳刘武周。皇上听到这个消息，大发雷霆，对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幼弱，不熟悉时势大事，故派窦诞、宇文歆辅助他。晋阳强兵数万，粮可支持十年，是兴我王业的基础，竟一旦放弃了。听说宇文歆首先筹画这个计策，我应当把他杀掉！"李纲说："齐王年少骄傲逸乐，窦诞曾无规劝，又替他掩饰遮盖，使士民愤恨，今天的失败，是窦诞的罪过。宇文歆规劝，齐王不悔改，没多久都会听到上奏，这是忠臣，难道可以杀掉吗！"第二天，皇上召李纲入宫，登上御座说："我得到您，于是没滥用刑罚。元吉自己不能好好干，不是他们二人所能制止的。"连窦诞一起赦罪。卫尉少卿刘政会在太原，被刘武周俘虏，刘政会暗中派人上表奏论刘武周的军事形势。

刘武周占据太原，派宋金刚进攻晋州，打下晋州，俘虏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刘弘基逃亡归来。宋金刚进兵逼近绛州，攻下龙门。

80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与北突厥有怨仇；曷娑那在长安，北突厥派使者请求杀掉他，皇上不允许。众臣都说："保全一个人而失去一个国家，将来必定是祸患！"秦王李世民说："人到穷途才来归顺，我们杀掉他不合理义。"皇上迟疑徘徊很久，不得已，二十一日，宴请曷娑那在内殿饮酒，过后交送中书省，任北突厥使者派人把他杀了。

81 礼部尚书李纲兼任太子詹事，太子李建成开始很礼敬他。久而久之，太子逐渐亲近小人，嫉妒秦王李世民的功勋高，很猜测忌恨他。李纲规劝不听，就乞求保全骨骸(退休)。皇上骂他说："您能做何潘仁的长史，难道耻于做我的尚书吗！况且刚让您辅导建成，却坚决要求离去，为什么呢？"李纲叩头说道："何潘仁，是贼，每次

想乱杀人，我规劝他，都立即停止，做他的长史，可以说无愧。陛下是创立王朝基业的开明君主，我没有才能，所说的话像水泼在石头上，不被接受，对太子说的话也像这个样子，我怎么能长久沾污天台、有辱东宫呢！”皇上说：“知道您是耿直之士，尽力留下来辅导我的儿子。”二十三日，任李纲做太子少保，尚书、詹事照旧。李纲再次上书谏称太子饮酒没节度，及听信恶言邪语，疏离骨肉；太子不高兴，而所作所为仍然如故。李纲郁郁不得志，这一年，坚决称年老体病辞职，诏命解除尚书职务，仍旧做少保。

82 淮安王李神通派慰抚使张道源镇守赵州。二十五日，窦建德攻陷赵州，捕捉了总管张志昂和张道源。窦建德认为这两人及邢州刺史陈君宾不能早点让他攻下，想杀他们，国子祭酒凌敬劝解说：“人主的臣子各为他的君主作用，他们坚守不能攻下，这是忠臣的表现！如今大王杀他们，凭什么激励众下属呢！”窦建德发怒说：“我兵临城下，他们还不投降，以武力屈服他们才就擒，怎么可以放过他们！”凌敬说：“如今大王派大将高士兴抵抗罗艺于易水，罗艺才到，高士兴就投降，大王的意思认为如何呢？”窦建德这才醒悟，立刻命令释放他们。

83 二十日，梁师都再次侵犯延州，段德操攻破他，斩首二千余级，梁师都率百余骑逃走。段德操因功任命为柱国，赏赐爵位平原郡公、鄜州刺史鄜城壮公梁礼战死。

84 冬，十月，己亥，就加凉州总管杨恭仁纳言；赐幽州总管燕公罗艺姓李氏，封燕郡王。

辛丑，李艺破窦建德于衡水[1]。

85 癸卯，以左武候大将军庞玉为梁州总管[2]。时巢州獠

反[3]，王讨之，獠据险自守[4]，军不得进，粮且尽。熟獠与反者皆邻里亲党，争言贼不可击，请玉还。玉杨言："秋谷将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军，非平贼吾不返。"闻者大惧曰："大军不去，吾曹皆将馁死。"其中壮士乃入贼营，与所亲潜谋，斩其渠帅而降，余党皆散，玉追讨，悉平之。

86 刘武周将宋金刚进攻浍州[5]，陷之，军势甚锐。裴寂性怯，无将帅之略，唯发使骆驿[6]，趣虞、泰二州居民入城堡[7]，焚其积聚。民惊扰愁怨，皆思为盗，夏县民吕崇茂聚众自称魏王[8]，以应武周，寂讨之，为所败。诏永安王孝基、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将兵讨之。

时王行本犹据蒲反，未下，亦与武周相应，关中震骇。上出手敕曰："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9]。"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上于是悉发关中兵以益世民所统，使击武周。乙卯，幸华阴，至长春宫以送之。

87 窦建德引兵趣卫州[10]。建德每行军，常为三道，辎重、细弱居中央，步骑夹左右，相去三里许。建德以千骑前行，过黎阳三十里，李世勣遣骑将丘孝刚将三百骑侦之。孝刚骁勇，善马槊，与建德遇，遂击之，建德败走；右方兵救之，击斩孝刚。建德怒，还攻黎阳，克之，虏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盖、魏征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数百骑走渡河，数日，以其父故，还诣建德降；卫州闻黎阳陷，亦降。建

德以李世勣为左骁卫将军，使守黎阳，常以其父盖自随为质。以魏征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轨奴杀轨[11]，携其首诣建德降。建德曰："奴杀主大逆，吾何为受之！"立命斩奴，返其首于滑州。吏民感悦，即日请降。于是其旁州县及徐圆朗等皆望风归附。己未，建德还洺州，筑万春宫，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于下博[12]，待以客礼。

88 行军总管罗士信帅勇士夜入洛阳外郭，纵火焚清化里而还。壬戌，士信拔青城堡。

89 王世充自将兵徇地至滑台[13]，临黎阳；尉氏城主时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汉、亳州刺史丁叔则遣使降之[14]。以德叡为尉州刺史。要汉，伯当之兄也。

夏侯端至黎阳，李世勣发兵送之，自澶渊济河[15]，传檄州县，东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余州，皆遣使来降。行至谯州，会汴、亳降于王世充，还路遂绝。端素得众心，所从二千人，虽粮尽不忍委去，端坐泽中，杀马以饷士，因歔欷谓曰："卿等乡里皆已从贼，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见委。我奉王命，不可从卿；卿有妻子，无宜效我。可斩吾首归贼，必获富贵。"众皆流涕曰："公于唐室非有亲属，直以忠义，志不图存。某等虽贱，心亦人也，宁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见杀，吾当自刎。"众抱持之，乃复同进，潜行五日，馁死及为贼所击奔溃相失者太半，唯余五十二人同走，采豆生食之[16]。端持节未尝离身，屡遣从者散，自求生，众又不可。时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为唐坚守，遣兵迎端，馆给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遗之，

仍送除书，以端为淮南郡公、尚书少吏部。端对使者焚书毁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岂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节旄怀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无复蹊径，冒践荆棘，昼夜兼行，得达宜阳，从者坠崖溺水，为虎狼所食，又丧其半；其存者鬓发秃落，无复人状。端诣阙见上，但谢无功，初不自言艰苦，上复以为秘书监。

郎楚之至山东，亦为窦建德所获，楚之不屈，竟得还。

王世充遣其从弟世辩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贼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属李善行守雍丘，身帅轻骑入朝，至襄城，为世充伊州刺史张殷所获，世充谓曰："卿越郑臣唐，其说安在？"公逸曰："我于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郑。"世充怒，斩之。善行亦没。上以公逸子为襄邑公。

90 甲子，上祠华山[17]。

【注释】

①衡水：县名。治在今河北衡水县南。

②梁州：治在今陕西汉中市东。

③集州：治在今四川南江县。

④獠：古代对少数民族的蔑称。近边者称熟獠，远者称生獠。

⑤浍州：治在今山西翼城县。

⑥骆驿：即络绎，连续不断。

⑦虞、泰二州：治在山西运城县东北安邑、山西河津县城东南。

⑧夏县：治即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

⑨关西：秦、汉、唐指故函谷关、潼关以西之地。

⑩卫州：治即今河南汲县。

⑪滑州：治即今河南滑县东。

⑫下博：县名。治即今河北深县东南。

⑬滑台：即滑台城，治即今河南滑县东旧城。

⑭亳州：治即今安徽亳县。

⑮澶渊：县名。治在今河南濮阳县西。

⑯铹(lào 劳)豆：野绿豆。

⑰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境，上有西岳庙。

【译文】

84 冬，十月，初四日，就加给凉州总管杨恭仁纳言。赐幽州总管燕公罗艺姓李氏，封燕郡王。

初六日，李艺在衡水县打败窦建德。

85 初八日，任左武候大将军庞玉做梁州总管。当时集州獠人造反，庞玉讨伐，獠人凭据险要自守，军队不能前进，粮食将用尽。熟僚的人与造反的人都是邻里或亲党，争着说贼人不能攻击，请求庞玉回还。庞玉扬言："秋谷将熟，百姓不能收割，一切供给军用，不平贼寇我等不会返回。"听到的人非常恐惧，说："大军不离去，我们都将要饿死。"其中的壮士就进入贼营，同所亲近的人暗中计谋，斩杀贼人大头目而投降，其余的贼子党徒都亡散，庞玉追击讨伐，全部平息他们。

86 刘武周的将领宋金刚进攻浍州，攻陷了浍州，军队势态很锐利。裴寂生性怯弱，没将帅的才略，只是不断派出使者，驱赶虞、泰二州居民进入城堡，焚烧他们的积蓄。民众受到惊扰而忧愁怨恨，都想去做盗贼，夏县人吕崇茂聚结民众自称魏王，来响应刘武周，裴寂讨伐他，被他打败。皇上诏令永安王李孝基、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率兵讨伐。

当时隋将王行本还占据蒲反，没攻下，也与刘武周相呼应，关中震骇。皇上拿出亲手写的诏令说："贼盗军势这样，难和他争锋，宜放弃大河以东，慎重守卫关西罢了。"秦王李世民上表说："太原、

是建立王业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富有殷实，是京邑所凭藉的资财，若全部放弃它，臣私自感到愤恨。希望借我精兵三万，一定有希望平灭刘武周，能恢复汾、晋。"皇上于是全部派出关中的兵众来增加给李世民所统领，使他去攻打刘武周。二十日，皇上亲临华阴，到长春宫来给李世民送行。

87 窦建德领兵急赴卫州。他每次行军，常常作三路纵队前进，辎重、弱小的人居中央，步骑兵夹持左右，相距三里左右。窦建德率领一千骑兵在前面行走，过黎阳二十里，李世勣派骑将丘孝刚率领三百骑兵侦察。丘孝刚骁勇，善于骑马用槊，和窦建德遭遇，于是挥槊攻击，窦建德失败退走，左右的军队援救，击杀丘孝刚。窦建德发怒，掉师攻击黎阳，攻下该城，俘虏淮安王李神通、李世勣父盖、魏征及皇帝妹妹同安公主。只有李世勣率领数百骑兵逃走渡过大河，过数日，因他父亲的缘故，返回向窦建德投降。卫州听到黎阳沦陷，亦投降了。窦建德用李世勣做左骁卫将军，派他守卫黎阳，常把他的父亲盖作为人质跟随着。用魏征做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轨的奴才杀掉王轨，携带王轨的首级向窦建德投降。窦建德说："奴才杀主子大逆不道，我为什么接受！"立即命令斩杀这个奴才，返送王轨首级到滑州。因此官民感到高兴，当天就请求投降了。于是，滑州旁边的州县及徐圆朗等都望到风声相继归附。二十四日，窦建德返回洺州，建筑万春宫，迁都到这个地方。在下博安置淮安王李神通，以宾客之礼待他。

88 行军总管罗士信率领勇士，在夜间进入洛阳外城，放火焚毁清化里而还。二十七日，罗士信攻取青城堡。

89 王世充亲自率兵攻占上地直至滑台，临近黎阳。尉氏城主时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汉、亳州刺史丁叔则派使者降顺王世充。王世充用时德叡做尉州刺史。王要汉，是王伯当的兄长。

夏侯端到黎阳，李世勣派兵护送他，从澶渊渡河，传递檄书各州县，向东到海，向南到淮，二十余州，都派使者前来降顺。到达谯

州，遇上汴、亳向王世充投降，返回的道路于是被断绝。夏侯端平素得民心，所跟从他的二千人，虽然粮食用尽，也不忍心委弃他而离去。夏侯端坐在泽中，杀马来给士卒饷用，因而哀叹抽泣着对众人说："您们乡里都已归顺贼人，只因共事的情份，未能够委弃我。我奉行王命，不可跟从您们。您们有妻室子女，不应当学习我，可以斩掉我的头颅去归顺贼人，定能获得富贵。"众人都流着眼泪说："您对于唐不是有亲属关系，只因忠义，立志不图活命。我等虽贱，心也是人心，难道肯忍心杀害您而去追求利禄吗？"夏侯端说："您们不忍心杀我，我应当自杀。"众人抱住了他，于是再一同行进，暗中走了五天，饿死及被贼人追击逃奔溃散亡失的过了大半，只剩下五十二人一同行走，采摘野绿豆生吃。夏侯端拿着节不曾离身，屡次遣跟从的人散去，自求生路，众人再次不答应。当时，河南的地区都归王世充所有，只有杞州刺史李公逸为唐坚守城池，派兵迎接夏侯端，使他居住客馆，供给他食用。王世充派使者召降夏侯端，脱下身上的衣服送给夏侯端，还送给他委任官职诏书，任夏侯端做淮南郡公、尚书少吏部。夏侯端面对使者焚烧诏书，毁掉衣裳，说："夏侯端是天子的大使，难道能接受王世充的官吗？你要我前去，只能取下我的头罢了。"于是解下节旄放在怀中，在竹竿上装置刀刃，从山中向西奔走，无路径可继续走，便濫踏着荆棘，日夜兼行，得以到达宜阳。随从的人，坠崖或溺水，被虎狼所吃掉的，又丧失其一半。那些活下来的人，鬓发秃落，不再有人的形状。夏侯端到宫厥见到皇上，只是表谢无功，起初不自己诉说艰苦，皇上又命他做秘书监。

郎楚之到山东，也被窦建德所俘获，郎楚之不屈服，最后得以生还。

王世充派他的堂弟王世辩用徐、亳的军队攻打雍丘，李公逸派使者求救，皇上认为隔着贼人境地，不能援救。李公逸于是留他的下属李善行守卫雍丘，自己率轻骑兵入朝廷，到襄城，被王世充伊州刺史张殷所俘获，王世充对他说："你越过郑而对唐称臣，这道理

在哪里?"李公逸说:"我对于天下,只知有唐,而不知有郑。"王世充发怒,斩杀了他。李善行也死了。皇上让李公逸的儿子做襄邑公。

90 二十九日,皇上对华山进行祭祀。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十八

唐纪四　起屠维单阏十一月，尽重光大荒落二月，凡一年有奇。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上

武德二年

1十一月，己卯，刘武周寇浩州。

2秦王世民引兵自龙门乘冰坚渡河，屯柏壁[1]，与宋金刚相持。时河东州县，俘掠之余，未有仓廪，人情恇扰[2]，聚入城堡，征敛无所得，军中乏食。世民发教谕民，民闻世民为帅而来，莫不归附，自近及远，至者日多，然后渐收其粮食，军食以充。乃休兵秣马，唯令偏裨乘间抄掠，大军坚壁不战，由是贼势日衰。

世民尝自帅轻骑觇敌[3]，骑皆四散，世民独与一甲士登丘而寝。俄而贼兵四合，初不之觉，会有蛇逐鼠，触甲士

之面，甲士惊溃，遂白世民俱上马，驰百余步，为贼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骁将④，贼骑乃退。

3 李世勣欲归唐，恐祸及其父，谋于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窦氏，动则见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后可图也。"世勣从之。袭王世充获嘉，破之，多所俘获，以献建德，建德由是亲之。

初，漳南人刘黑闼，少骁勇狡狯，与窦建德善，后为群盗，转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为骑将，每见世充所为，窃笑之。世充使黑闼守新乡，李世勣击虏之，献于建德。建德署为将军，赐爵汉东公，常使将奇兵东西掩袭，或潜入敌境覘视虚实，黑闼往往乘间奋击，克获而还。

4 十二月，庚申，上猎于华山。

5 于筠说永安王孝基急攻吕崇茂，独孤怀恩请先成攻具，然后进，孝基从之。崇茂求救于宋金刚，金刚遣其将善阳尉迟敬德⑤、寻相将兵奄至夏县。孝基表里受敌，军遂大败，孝基、怀恩、筠、唐俭及行军总管刘世让皆为所虏。敬德名恭，以字行。

上征裴寂入朝，责其败军，下吏，既而释之，宠待弥厚。

尉迟敬德、寻相将还浍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等邀之于美良川⑥，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顷之，敬德、寻相潜引精骑援王行本于浦反，世民自将步骑三千从间道夜趋安邑，邀击，大破之。敬德、相仅以身免，悉俘其众，复归柏壁。

诸将咸请与宋金刚战，世民曰："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扞蔽⑦。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⑧，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

永安壮王孝基谋逃归，刘武周杀之。

6 李世勣复遣人说窦建德曰："曹、戴二州⑨，户口完实，孟海公窃有其地，与郑人外合内离，若以大军临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以临徐、兖，河南可不战而定也。"建德以为然，欲自将徇河南⑩，先遣其行台曹旦等将兵五万济河⑪，世勣引兵三千会之。

【注释】

①柏壁：柏壁城，在今山西新绛县西南柏壁村。

②诓(kuāng 匡)：害怕，惊慌。

③觇(chān 搀)：观察、窥视。

④殪：一矢发而死为殪。

⑤善阳：古县名。治在今山西朔县。

⑥邀：拦截阻击。

⑦扞蔽：捍卫障蔽。

⑧汾、隰(xí 习)：故州县名。汾州，治在今山西吉县；隰州，治在今山西西隰县。

⑨曹、戴二州：治在今山东曹县西北和成武县。

⑩徇：夺取、攻占。

⑪行台：代表朝廷行尚书事的官员。

【译文】

唐纪四　起己卯(公元 619 年)11 月，至辛巳(公元 621 年)2 月，

共一年三个月。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上

武德二年(己卯,公元619年)

1 十一月十四日,刘武周入侵浩州。

2 秦王李世民领兵从龙门乘坚冰过河,驻扎在柏壁,与宋金刚相对持。当时,黄河以东的州县,被俘虏抄掠之后,没有仓库蓄积的粮食,人心害怕惊忧,大家都聚集到城堡里,征收聚敛没得到什么,军中缺乏粮食。李世民发出训示告知民众,民众听说李世民做统帅而到来,没有人不归附,从近到远,到来的人一天天多起来,然后征收他们的粮食,军粮因而充足。于是,休整军队,喂养马匹,只令偏裨将领乘间隙抄掠,大军坚守壁垒,不出去交战,由此贼人军势日衰。

李世民曾亲自率领轻便骑兵观察敌情,骑兵向四方散开了,李世民单独和一位戴甲之士登上山丘而寝卧。顷刻,贼兵从四面汇合过来,起初没发觉,遇到有条蛇追逐老鼠,触及甲士的面部,甲士被惊醒,于是告诉李世民一起上马,驱驰一百多步,被贼兵赶上,李世民用大羽箭发射,一箭发出就射死贼中骁将,贼人骑兵就退却了。

3 李世勣想归顺唐,怕祸害降到他父亲头上,与郭孝恪商量。郭孝恪说:"我们刚事奉窦氏,一有行动,就被怀疑,应先立功报效来取得信任,然后才能图谋行动。"李世勣听从他的话。李世勣袭占王世充的获嘉县,攻陷该城,所俘虏获取很多,用以献给窦建德,窦建德从此亲近他。

起初,漳南人刘黑闼,年少骁勇狡诈,和窦建德友好,后来成为盗贼,辗转事奉郝孝德、李密、王世充。王世充任他做骑将,每次看到王世充的行为,都私下笑他。王世充派刘黑闼守新乡,李世勣攻打新乡,俘虏了刘黑闼,献给窦建德。窦建德任命他做将军,赐给爵位汉东公,常使他率奇兵东西偷袭,或潜入敌人的境地观察虚实,刘黑闼往往乘空隙奋力攻击,能有俘获而回。

4 十二月二十五日，皇上在华山打猎。

5 于筠游说永安王李孝基急攻吕崇茂，独孤怀恩请求先做成攻战器具，然后进攻，李孝基听从这话。吕崇茂向宋金刚请求援救，宋金刚派他的将领善阳人尉迟敬德、寻相率兵暗至夏县。李孝基里外受敌，军队于是大败，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及行军总管刘世让都被俘虏。敬德名恭，以字行于世。

皇上征召裴寂入朝，责备他在军事上的失败，下交有关官吏处理，不久释放，宠信待遇越加厚实。

尉迟敬德、寻相将返回浍州，秦王李世民派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等拦截阻击于美良川，大败他们，斩首二千余级。不久，尉迟敬德、寻相暗地率精锐骑兵到蒲反援助王行本，李世民亲自率领步骑三千人从小路连夜赶到安邑，截击，把他们打得大败。尉迟敬德、寻相仅仅只身逃脱，全部俘获他们的兵众，又回柏壁。

诸将都请求与宋金刚交战，李世民说："宋金刚孤军深入，精兵猛将，都聚积在这里，刘武周盘踞太原，依宋金刚为捍卫他的屏障。军无蓄积储备，靠虏掠作为军备资助，利于速战。我军闭营养精蓄锐，来挫伤他的锋锐之气，分兵汾、隰，冲击他的心腹之地，他粮尽计穷，自当逃走。当等待这个时机，不应速战。"

永安壮王李孝基图谋逃回，刘武周杀了他。

6 李世勣再派人游说窦建德说："曹、戴二州，户口完整殷实，孟海公窃有此地，与郑人（指国号郑的王世充）外表合契而内部分离，若派大军压临，指期可以获取。既然得到孟海公，而兵临徐、兖二州，河南可以不战而平定了。"窦建德认为是这样，想亲自攻战河南，先派他的行台曹旦等将军五万渡河，李世勣率兵三千人来会合。

三 年

1 春，正月，将军秦武通攻王行本于蒲反。行本出战而败，粮尽援绝，欲突围走，无随之者，戊寅，开门出降。辛巳，上幸蒲州[①]，斩行本。秦王世民轻骑谒上于蒲州。宋金刚围绛州。癸巳，上还长安。

2 李世勣谋俟窦建德至河南，掩袭其营，杀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归唐。会建德妻产，久之不至。

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扰，诸贼羁属者皆怨之。贼帅魏郡李文相，号李商胡，聚五千余人，据孟津中滩[②]；母霍氏，亦善骑射，自称霍总管。世勣结商胡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谓世勣曰："窦氏无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无忧，不过一月，当杀之，相与归唐耳！"世勣辞去，母谓商胡曰："东海公许我共图此贼，事久变生，何必待其来，不如速决。"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饮之酒，尽杀之。旦别将高雅贤、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济，商胡以巨舟四艘济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杀之。有兽医游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旦，旦严警为备。商胡既举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与曹旦连营，郭孝恪劝世勣袭旦，世勣未决，闻旦已有备，遂与孝恪帅数十骑来奔。商胡复引精兵二千，北袭阮君明，破之。高雅贤收众去，商胡追之，不及而还。

建德群臣请诛李盖，建德曰："世勣，唐臣，为我所虏，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

甲午，世勣、孝恪至长安。曹旦遂取济州[③]，复还洛州。

3 二月，庚子，上幸华阴。

4 刘武周遣兵寇潞州[4]，陷长子、壶关[5]。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御，上以将军河东王行敏助之。行敏与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将叛，行敏斩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复遣兵寇潞州，行敏击破之。

5 壬子，开州蛮冉肇则陷通州[6]。

6 甲寅，遣将军桑显和等攻吕崇茂于夏县。

7 初，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攻蒲反，久不下，失亡多，上数以敕书诮让之，怀恩由是怨望。上尝戏谓怀恩曰："姑之子皆已为天子，次应至舅之子乎[7]？"怀恩亦颇以此自负，或时扼腕曰："我家岂女独贵乎[8]？"遂与麾下元君宝谋反。会怀恩、君宝与唐俭皆没于尉迟敬德，君宝谓俭曰："独孤尚书近谋大事，若能早决，岂有此辱哉！"及秦王世民败敬德于美良川，怀恩逃归，上复使之将兵攻蒲反。君宝又谓俭曰："独孤尚书遂拔难得还，复在蒲反，可谓王者不死[9]！"俭恐怀恩遂成其谋，乃说尉迟敬德，请使刘世让还与唐连和，敬德从之，遂以怀恩反状闻。时王行本已降，怀恩入据其城，上方济河幸怀恩营，已登舟矣，世让适至。上大惊曰："吾得免，岂非天也！"乃使召怀恩，怀恩未知事露，轻舟来至，即执以属吏，分捕党与。甲寅，诛怀恩及其党。

8 窦建德攻李商胡，杀之。建德至洺州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

9 突厥处罗可汗迎杨政道[10]，立为隋王。中国士民在北者，处罗悉以配之，有众万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

襄⑪。

【注释】

①蒲州:治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临晋。

②中滩:在今河南孟县西南黄河沙洲上。

③济州:治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

④潞州:治在今山西长治市。

⑤长子:古县名。治在今山西长子县。 壶关:县名。治在今山西长治市北。

⑥开州:治今四川开县。通州:治在今四川达县。

⑦姑之子皆已为天子,次应至舅之子乎:前指隋炀帝及李渊自己,后指独孤怀恩。因隋文帝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故独孤怀恩为舅氏之子。

⑧我家岂女独贵乎:指周明帝皇后、隋文帝皇后,以及李渊之母,皆独孤氏之女。

⑨王者不死:这是种封建迷信的天命说,所王者是天命注定不会死的。

⑩杨政道:隋齐王暕的遗腹子。

⑪定襄: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

【译文】

武德三年(庚辰,公元620年)

1新春,正月,将军秦武通在蒲反攻击王行本,王行本出来交战失败,粮食用尽,援军断绝,想突围逃走,没有跟随他行动的人,十四日,开门出来投降。十七日,皇上亲临蒲州,斩杀王行本。秦王李世民轻骑到蒲州谒见皇上。宋金刚围攻绛州。二十九日,皇上回长安。

2李世勣谋划等窦建德到河南,偷袭他的军营,杀掉他,希望得到他的父亲以及窦建德的土地来归顺唐朝。碰上窦建德的妻子要生产,很久不到河南去。

曹旦,是窦建德妻子的兄长,在河南,经常侵犯骚扰,羁縻附属

的众贼都怨恨他。贼人头目魏郡李文相，号李商胡，聚集五千余人，据有孟津中滩。他的母亲霍氏，也善于骑术射技，自称霍总管。李世勣结拜李商胡为兄弟，入室拜见李商胡的母亲。李商胡的母亲对李世勣哭泣着说："窦氏无道，怎么事奉他？"李世勣说："母亲不要担忧，不过一个月，定把他杀掉，共同归顺唐朝！"李世勣辞别离去，母亲对李商胡说："东海公约我共同图谋除掉此贼，事隔久了变化会产生，为什么一定等他来，不如从速解决。"这天夜晚，李商胡召曹旦副将二十三人，请他们喝酒，全部把他们杀了。曹旦别部将领高雅贤、阮君明还在河北未渡过来，李商胡用大船四艘载渡河北兵三百人，至河中心，都把他们杀掉了。有位兽医会游水，得免一死，到南岸，告诉曹旦，曹旦严加警惕戒备。李商胡已做此事，才派人告诉李世勣。李世勣和曹旦军营相连，郭孝恪劝李世勣袭击曹旦，李世勣还未决定，听说曹旦已有戒备，于是和郭孝恪率数十骑前来投奔。李商胡再领精兵二千人，向北袭击阮君明，把他打败了。高雅贤收拾民众离去，李商胡追击，没追上而返回。

窦建德群臣请求诛戮李盖，窦建德说："李世勣，是唐的臣子，被我俘虏，不忘本朝，是忠臣，他的父亲有什么罪过！"于是赦免他。

三十日，李世勣、郭孝恪至长安。曹旦于是夺取济州，再回洺州。

3 二月，初六日，皇上到达华阴。

4 刘武周派兵侵犯潞州，攻克长子、壶关二县，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抵御，皇上派将军河东人王行敏援助他。王行敏与郭子武不和，有人说郭子武将反叛，王行敏杀郭子武来警告军中。十一日，刘武周又派兵侵犯潞州，王行敏打败了他。

5 十八日，开州蛮冉肇则攻克通州。

6 二十日，派将军桑显和等到夏县攻打吕崇茂。

7 起初，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攻打蒲反，很久不能攻下，损失伤亡很多，皇上数次用诏书责备他，独孤怀恩从此心怀不满。皇上曾对

独孤怀恩开玩笑说:"姑的儿子都已做天子,其次应该到了舅的儿子吧?"独孤怀恩也很以此自负,有时扼腕说:"我们家族难道只有女的富贵吗?"于是与部下元君宝谋划造反。碰上独孤怀恩、元君宝与唐俭一起被尉迟敬德所陷没,君宝对唐俭说:"独孤尚书最近在图谋大事,假若能够及早决断,哪有这种耻辱呢!"及秦王李世民在美良川打败尉迟敬德,独孤怀恩逃回,皇上又派他率兵攻打蒲反。君宝又对唐俭说:"独孤尚书终于躲避灾难得以返回,又到蒲反,可谓是王者不会死!"唐俭担心独孤怀恩终成他的计谋,就游说尉迟敬德,请派刘世让回去与唐连和,敬德听从,于是把独孤怀恩谋反罪状向上报告。当时,王行本已投降,怀恩进据他的城池,皇上正渡河到怀恩军营,已登上船了,刘世让恰好赶到。皇上大为震惊说:"我能免掉灾难,难道不是天助!"就派人召怀恩,怀恩不知事情败露,轻舟来到,立刻把他抓起来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分别逮捕同党。二十日,诛杀怀恩及其同党。

8 窦建德攻打李商胡,把他杀了。窦建德到洺州,考查劝勉农耕蚕桑,境内无盗贼,商旅野外露宿。

9 突厥处罗可汗迎接杨政道,立为隋王。中国士民在北方的,处罗可汗都用来配属给他,有士众万人。设置百官,都依照隋的制度,居住在定襄。

10 三月,乙丑,刘武周遣其将张万岁寇浩州,李仲文击走之,俘斩数千人。

11 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给事郎为给事中[1]。

12 甲戌,以内史侍郎封德彝为中书令。

13 王世充将帅、州县来降者,时月相继。世充乃峻其法,

一人亡叛，举家无少长就戮，父子、兄弟、夫妇许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为保，有举家亡者，四邻不觉，皆坐诛。杀人益多向亡者益甚，至于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数；公私愁窘，人不聊生。又以宫城为大狱，意所忌者，并其家属收系宫中；诸将出讨，亦质其家属于宫中，禁止者常不减万口，饿死者日有数十。世充又以台省官为司、郑、管、原、伊、殷、梁、凑、嵩、谷、怀、德等十二州营田使，丞、郎得为此行者，喜若登仙[2]。

14 甲申，行军副总管张纶败刘武周于浩州，俘斩千余人。

15 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引兵临石州[3]，刘季真惧而诈降。乙酉，以季真为石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彭山郡王。

16 蛮酋冉肇则寇信州[4]，赵郡公孝恭与战，不利。李靖将兵八百，袭击，斩之，俘五千余人。己丑，复开、通二州。孝恭又击萧铣东平王阇提，斩之。

17 夏，四月，丙申，上祠华山；壬寅，还长安。

18 置益州道行台[5]，以益、利、会、鄜、泾、遂六总管隶焉。

19 刘武周数攻浩州，为李仲文所败。宋金刚军中食尽；丁未，金刚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20 罗士信围慈涧[6]，王世充使太子玄应救之，士信刺玄应坠马，人救之，得免。

21 壬子，以显州道行台杨士林为行台尚书令。

22 甲寅，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23 秦王世民追及寻相于吕州⑦，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至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执辔谏曰："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世民曰："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吾竭忠徇国，岂顾身乎！"遂策马而进，将士不敢复言饥。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丙辰，陕州总管于筠自金刚所逃来。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刚尚有众二万，出西门，背城布陈，南北七里。世民遣总管李世勣与战，小却，为贼所乘，世民帅精骑击之，出其陈后，金刚大败，斩首三千级。金刚轻骑走，世民追之数十里，至张难堡。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据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噪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献浊酒、脱粟饭。

尉迟敬德收余众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谕之，敬德与寻相举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为右一府统军，使将其旧众八千，与诸营相参。屈突通虑其变，骤以为言，世民不听。

刘武周闻金刚败，大惧，弃并州走突厥。金刚收其余众，欲复战，众莫肯从，亦与百余骑走突厥。

世民至晋阳，武周所署仆射杨伏念以城降。唐俭封府库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县皆入于唐。

未几，金刚谋走上谷，突厥追获，腰斩之。岚州总管刘六儿从宋金刚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斩之。其兄季真，弃石州，奔刘武周将马邑高满政，满政杀之。

武周之南寇也，其内史令苑君璋谏曰："唐主举一州之众，直取长安，所向无敌，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晋阳以南，道路险隘，悬军深入，无继于后，若进战不利，何以自还！不如北连突厥，南结唐朝，南面称孤，足为长策。"武周不听，留君璋守朔州。及败，泣谓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于此。"久之，武周谋亡归马邑，事泄，突厥杀之。突厥又以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仍令郁射设督兵助镇。

24 庚申，怀州总管黄君汉击王世充太子玄应于西济州，大破之；熊州行军总管史万宝邀之于九曲，又破之。

25 辛酉，王世充陷邓州。

26 上闻并州平，大悦。壬戌，宴群臣，赐缯帛，使自入御府[18]，尽力取之。复唐俭官爵，仍以为并州道安抚大使；所籍独孤怀恩田宅资财，悉以赐之。

世民留李仲文镇并州，刘武周数遣兵入寇，仲文辄击破之，下城堡百余所。诏仲文检校并州总管。

【注释】

①纳言句：复旧官名。侍中，秦始置，两汉沿袭，北周、隋名纳言，唐复其旧，为门下省长官。中书令，魏晋已置，隋因避讳改内史令，唐复其旧。隋又改给事中为给事郎，唐乃复其旧。

②世充又以台省官句：胡三省注：世充以洛州为司州，汜水为郑州，管城为管州，沁水为原州，襄城为伊州，获嘉为殷州，睢阳为梁州。凑州，阙；《九域

志》:郑州古迹有凑水,当置凑州于此。嵩阳为嵩州,大谷为谷州,河内为怀州,武德为德州。丞、郎,尚书左右丞及诸曹郎。

③石州:治在今山西离石县。

④信州:治在今四川奉节县东白帝。

⑤益州道:唐行政区划名称。置行台统辖,起蜀跨陇而向东北一带。

⑥慈涧: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西南宜阳县。

⑦吕州:治在今山西霍县。

⑧御府:宫中府藏宝货之处。据典制,凡朝会,五品以上赐绢、杂缯、金银器物于殿庭,由内府令掌供名数。

【译文】

10 三月,初二日,刘武周派遣他的将领张万岁侵犯浩州,李仲文把他打跑,俘获斩杀数千人。

11 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给事郎为给事中。

12 十一日,命内史侍郎封德彝做中书令。

13 王世充的将帅、州县来投降的,每季每月相继不断。王世充就严峻他的法律,一人逃亡叛变,全家无论老小都要被杀戮,父子、兄弟、夫妇许可相互告发而免罪。又使五家连保,有全家逃亡的,四邻不察觉,都犯诛戮之罪。杀的人越多而逃亡的人越多。甚至于打柴采薪的人,出入都有限定数目,公私愁苦困窘,人们没有依赖生存的条件。又把宫城作大监狱,心有猜忌的,一并他的家属都收拾捆绑到宫中。诸将外出讨伐征战,也把他的家属关在宫中作人质,监禁的常不少于万人,饿死的一天就有数十。王世充又用台省官做司、郑、管、原、伊、殷、梁、凑、嵩、谷、怀、德等十二州经营屯田使,丞、郎能任这个职务而前行的,喜得像升仙一样。

14 二十一日,行军副总管张纶在浩州打败刘武周,俘虏斩杀千余人。

15 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引兵到石州,刘季真惧怕而诈降。二十二日,用刘季真做石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彭山郡王。

16 蛮夷酋长冉肇则侵犯信州，赵郡公李孝恭和他交战，不顺利。李靖率八百兵，袭击，斩杀他，俘虏五千余人。二十六日，收复开、通二州。李孝恭又打击萧铣东平王阚提，斩了他。

17 夏，四月，初三日，皇上登华山祭祀，初九日，返回长安。

18 设置益州道行台，将益、利、会、鄜、泾、遂六总管隶属其下。

19 刘武周数次进攻浩州，被李仲文打败。宋金刚军中粮食用尽。十四日，宋金刚向北逃跑，秦王李世民追击他。

20 罗士信围攻慈涧，王世充派太子玄应援救，罗士信将玄应从马上刺落下来，有人救他，得免一死。

21 十九日，用显州道行台杨士林做行台尚书令。

22 二十一日，加封秦王李世民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23 秦王李世民在吕州追上寻相，把寻相打得大败，乘胜追击，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交战数十回合。到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抓住马的辔头劝谏说："大王打败贼寇，追到这里，功劳也够了，不断深入，就不爱惜自己吗！况且士卒饥饿疲劳，宜留下在此修壁垒扎军营，等兵粮都集中，然后再进攻，也不晚。"李世民说："宋金刚计穷才逃跑，众人心神乱离沮丧；军功难于建成却容易失败，机会难得却容易失去，一定要乘势夺取他。若再停留，使他计策确定，戒备完成，不能再进攻了。我竭尽忠诚，为国献身，难道还顾惜身体吗！"于是，策马前进，将士不敢再谈饥饿。到雀鼠谷，追上宋金刚，一天八次交战，俘虏和斩杀数万人。夜晚，在雀鼠谷西原宿营，李世民已二天没吃饭，三天没解甲了，军中只有一只羊，李世民和将士们分着吃。二十三日，陕州总管于筠从宋金刚处逃来，李世民领兵急往介休，宋金刚还有二万兵众，出西门，背靠城布阵，南北长达七里。李世民派总管李世勣和他交战，稍一退却，被贼兵利用，李世民率精锐骑兵攻击，出现在他的阵后，宋金刚被打得大败，斩首三千级。宋金刚轻骑逃走，李世民追击数十里，到张难堡。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政德据堡自守，李世民脱下头盔向他们示意，堡中人欢喜喧噪，既而

流泪，左右告诉他们秦王没吃东西，堡中人便献出浊酒、脱粟饭。

尉迟敬德收拾剩余兵众坚守介休，李世民派遣任城王李道宗、宇文士及前往晓谕他，敬德与寻相拿介休及永安来投降。李世民得到敬德，非常高兴，用他做右一府统军，派他率领他的八千旧部，与诸营相互参杂驻扎一起，屈突通担心他叛变，赶快把顾虑对李世民说，李世民不听从。

刘武周听到宋金刚失败，大惊，放弃并州逃往突厥。宋金刚收拾他残余的兵众，想再交战，兵众没有谁肯听从的，也与百余骑逃往突厥。

李世民到晋阳，刘武周所署仆射杨伏念献城投降。唐俭封府库来等待李世民，刘武周所获得的州县都归入唐朝。

不久，宋金刚谋划逃往上谷，突厥追上抓获，把他腰斩了。岚州总管刘六儿随从宋金刚在介休，秦王李世民擒获斩杀了他。他的兄长季真，放弃石州，投奔刘武周将领马邑人高满政，高满政把他杀了。

刘武周向南入侵，他的内史令苑君璋劝谏说："唐主用一州的兵众，直取长安，所向无敌，这就是天的授予，不是人的力量。晋阳以南，道路险隘，孤军深入，在后面无相继援军，若进军交战不利，凭什么能独自回还！不如北面连和突厥，南面结好唐王，南面称王，足成长远之策。"刘武周不听从，留苑君璋守朔州。等到失败，对君璋哭着说："不听从你的话，以至于到这个地步。"过了很久，刘武周图谋逃归马邑，事情泄漏，突厥把他杀了。突厥又用君璋做大行台，统领他的余众，仍令郁射设督导兵众辅助镇守。

24 二十七日，怀州总管黄君汉在西济州攻击王世充太子玄应，把他打得大败；熊州行军总管史万宝在九曲拦截阻击，又打败他。

25 二十八日，王世充攻陷邓州。

26 皇上听到并州已平定，大为高兴。二十九日，宴请群臣，赏赐缯帛，让他们自己进入御府，尽力选取。恢复唐俭官爵，仍用他做并

州道安抚大使，所籍录独孤怀恩的田宅资财，都用来赏赐给他。

李世民留李仲文镇守并州，刘武周数次派兵入侵，仲文常击败他，攻下城堡百余所。诏命李仲文检校并州总管。

27 五月，窦建德遣高士兴击李艺于幽州，不克，退军笼火城[1]。艺袭击，大破之，斩首五千级。建德大将军王伏宝，勇略冠军中，诸将疾之，言其谋反，建德杀之，伏宝曰："大王柰何听谗言，自斩左右手乎！"

28 初，尉迟敬德将兵助吕崇茂守夏县，上潜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2]，使图敬德，事泄，敬德杀之。敬德去，崇茂余党复据夏县拒守。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

29 辛卯，秦王世民至长安。

30 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与之互市。

31 六月，壬辰，诏以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杜伏威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进封吴王，赐姓李氏。以辅公祏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32 丙午，立皇子元景为赵王，元昌为鲁王，元亨为酆王。

33 显州行台尚书令楚公杨士林，虽受唐官爵，而北结王世充，南通萧铣，诏庐江王瑗与安抚使李弘敏讨之。兵未行，长史田瓚为士林所忌，甲寅，瓚杀士林，降于世充，世

充以瓒为显州总管。

34 秦王世民之讨刘武周也，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帅二千骑助唐。武周既败，是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伦特勒，使将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自石岭以北[3]，皆留兵戍之而去。

35 上议击王世充，世充闻之，选诸州镇骁勇皆集洛阳，置四镇将军，募人分守四城。秋，七月，壬戌，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世充。陕东道行台屈突通二子在洛阳，上谓通曰："今欲使卿东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为俘囚，分当就死，陛下释缚，加以恩礼。当是之时，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余年为陛下尽节，但恐不获死所耳。今得备先驱，二儿何足顾乎！"上叹曰："徇义之士，一至此乎！"

36 癸亥，突厥遣使潜诣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邀击，败之，虏牛羊万计。

37 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4]，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甲戌，命皇太子镇蒲反以备之，又遣礼部尚书唐俭安抚并州，遣废并州总管府[5]，征仲文入朝。

38 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6]；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镇襄阳，荆王行本镇虎牢，宋王泰镇怀州，齐王世恽检校南城，楚王世伟守宝城，太子玄应守东城，汉王玄恕守含嘉城，鲁王道徇守曜仪城[7]，世充自将战兵，左辅大将军杨公卿帅左龙骧二十八府骑兵，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帅内军二十八府步兵，左游击大将军跋野纲帅外军二十八府步兵[8]，

总三万人，以备唐。弘烈、行本，世伟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

39 梁师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军总管段德操击破之，斩首千余级。

40 罗士信将前军围慈涧，世充自将兵三万救之。己丑，秦王将轻骑前觇世充，猝与之遇，众寡不敌，道路险阨，为世充所围。世民左右驰射，获其左建威将军燕琪，世充乃退。世民还营，尘埃覆面，军不复识，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帅步骑五万进军慈涧，世充拔慈涧之戍，归于洛阳。世民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9]，将军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断其饷道[10]，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大军屯于北邙，连营以逼之。世充洧州长史繁水张公谨与刺史崔枢以州城来降[11]。

41 八月，丁酉，南宁西爨蛮遣使入贡。初，隋末蛮酋爨翫反，诛，诸子没为官奴，弃其地。帝即位，以翫子弘达为昆州刺史[12]，令持其父尸归葬；益州刺史段纶因遣使招谕其部落，皆来降。

【注释】

①笼火城：在今河北省大兴县西北。

②夏州：此盖以夏县为夏州。

③石岭：关名。即今山西阳曲县东北关城。

④可朱浑定远：突厥人姓可朱浑，名定远。

⑤暂：同暂。

⑥新安：在今河南新安县。

⑦南城、宝城、东城、含嘉城、曜仪城：据唐《六典》记载，皆东都城池设施。皇城在东城西北隅，东城在皇城东，以地望，南城在皇城之南。皇城盖称宝城。含城则含嘉仓城。曜仪城，盖在东城之东。

⑧跋野纲：少数民族，复姓跋野，名纲。

⑨龙门：地名，在洛阳城南，与香山隔伊水相对，非山西禹门口之龙门。

⑩上谷：在今河北易县。　洛口：在陕西洋县西溢河口。

⑪洐州：治在今河南鄢陵西北。

⑫昆州：治在今昆明市西郊马街附近。

【译文】

27 五月，窦建德派高士兴在幽州攻打李艺，攻不下来，退兵到笼火城。李艺袭击高士兴，把他打得大败，斩首五千级。窦建德的大将军王伏宝，勇敢精神和谋略为军中之冠，诸将妒嫉他，说他要造反，窦建德杀他，王伏宝说："大王为什么要听信谗言，自己砍去自己的左右手呢！"

28 当初，尉迟敬德率兵协助吕崇茂坚守夏县，皇上暗中派使赦免崇茂罪过，任命他为夏州刺史，使他图谋敬德，事情泄漏，敬德把他杀了。敬德离去，吕崇茂的余党又据有夏县抗拒防守。秦王李世民领军从晋州回还进攻夏县，二十日，血洗夏县。

29 二十九日，秦王李世民到长安。

30 这个月，突厥派阿史那褐多献马千匹给王世充，并且求婚，王世充把宗室女子嫁给他，并和他们互市通商。

31 六月，初一日，诏命用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杜伏威做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进封为吴王，赐姓李氏。用辅公祏做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32 十五日，立皇子李元景为赵王，李元昌为鲁王，李元亨为鄫王。

33 显州行台尚书令楚公杨士林，虽接受唐朝的官职爵位，却向北交结王世充，向南通好萧铣，诏命庐江王李瑗与安抚使李弘敏讨伐他。军队还未行动，长史田瓚被杨士林猜忌，二十三日，田瓚杀了杨士林，向王世充投降，王世充命田瓚做显州总管。

34 秦王李世民征讨刘武周，突厥处罗可汗派他的弟弟步利设率二千骑兵援助唐朝。刘武周已失败，这个月，处罗可汗到晋阳，总管李仲文不能统制，又留下处罗可汗的子弟伦，使他率数百人，说是帮助李仲文镇守，从石岭以北，都留兵戍守而后离去。

35 皇上商议攻击王世充，王世充听到后，选择各州镇的骁勇之士都聚集到洛阳，设置四镇将军，招募人手分别防守洛阳四城。秋，七月，初一日，下诏秦王李世民督诸军攻击王世充。陕东道行台屈突通有二子在洛阳，皇上对屈突通说："当今想使您东征，对您的两个儿子怎么办呢？"屈突通说："臣从前被俘虏囚禁，本当处死，陛下释缚，加之以恩惠和礼遇。当此之时，臣心口共同发誓，期望用再生余年为陛下尽心竭力，保全节操，只恐怕不能死得其所罢了。现今能准备让我充当先驱，至于两个儿子何足顾虑呢！"皇上感叹地说："为义捐躯之士，竟到这个地步！"

36 初二，突厥派使者暗中见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截击，打败他，俘获牛羊数以万计。

37 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密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暗通谋划，想等到与洛阳兵交战时，引领胡人骑兵，直接进入长安。"十三日，命令皇太子镇守蒲反来防备他。又派礼部尚书唐俭安抚并州，暂时废除并州总管府，征召李仲文入朝。

38 二十一日，秦王李世民到新安；王世充派魏王王弘烈镇守襄阳，荆王王行本镇守虎牢，宋王王泰镇守怀州，齐王王世惲检校南城，楚王王世伟守卫宝城，太子王玄应守卫东城，汉王王玄恕守卫含嘉城，鲁王王道徇守卫曜义城，王世充亲自率领作战士兵，左辅大将军杨公卿率左龙骧二十八府骑兵，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率内

军二十八府步兵，左游击大将军跋野纲率外军二十八府步兵，总计三万人，来防备唐军。王弘烈、王行本，是王世伟的儿子；王泰，是王世充兄长的儿子。

39 梁师都领突厥、稽胡兵入侵，行军总管段德操打败他，斩首千余级。

40 罗士信率领前军围攻慈涧，王世充亲自率领三万兵众援救。二十八日，秦王李世民率领轻骑兵向前观察王世充军情，突然和对方相遇，众寡不敌，道路险阻困阨，被王世充包围。李世民左右驰骋发射，俘获其左建威将军燕琪，王世充才退却。李世民回营，尘埃满面，军士不再认识，想挡住他，李世民脱下头盔自我说明，才得入营。第二天早上，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人向慈涧进军，王世充拔除慈涧的卫戍，回到洛阳。李世民派行军总管史万宝从宜阳占据南面的龙门，将军刘德威从太行围攻东边的河内，上谷公王君廓从洛口断绝他供馈的道路，怀州总管黄君汉从河阴攻打回洛城，大军驻扎在北邙山，连结军营来逼迫。王世充洧州长史繁水人张公谨与刺史崔枢献州城来降。

41 八月，初七，南宁西爨蛮派使者入京朝贡。起初，隋末蛮酋爨翫造反，被诛杀，他的儿子没官为奴，放弃他的辖地。皇帝就位，用爨翫的儿子弘达做昆州刺史，命令收拾他父亲的尸体回去埋葬。益州刺史段纶因此派使者招谕他的部落，都来投降。

42 己亥，窦建德共州县令唐纲杀刺史[①]，以州来降。

43 邓州土豪执王世充所署刺史来降[②]。

44 癸卯，梁师都石堡留守张举帅千余人来降[③]。

45 甲辰，黄君汉遣校尉张夜叉以舟师袭回洛城[④]，克之，

获其将达奚善定，断河阳南桥而还[5]，降其堡聚二十余。世充使太子玄应帅杨公卿等攻回洛，不克，乃筑月城于其西[6]，留兵戍之。

世充陈于青城宫[7]，秦王世民亦置陈当之。世充隔水谓世民曰："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应之曰："四海皆仰皇风[8]，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世充曰："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又应之曰："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至暮，各引兵还。

46 上遣使与窦建德连和，建德遣同安长公主随使者俱还[9]。

47 乙卯，刘德威袭怀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10]。

48 九月，庚午，梁师都将刘旻以华池来降[11]，以为林州总管。

49 癸酉，王世充显州总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来降[12]；自是襄阳声问与世充绝。

50 史万宝进军甘泉宫[13]。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卫将军王君廓攻辗辕[14]，拔之。王世充遣其将魏隐等击君廓，君廓伪遁，设伏，大破之，遂东徇地，至管城而还[15]。先是，王世充将郭士衡、许罗汉掠唐境，君郭以策击却之，诏劳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贼一万，自古以少制众，未之有也。"

世充尉州刺史时德叡帅所部杞、夏、陈、随、许、颍、尉七州来降[16]。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县官并依世充所署，无所变易，改尉州为南汴州，于是河南郡县相继来降。

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多叛去。诸将疑尉迟敬德，囚之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骁勇绝伦，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为后患，不如遂杀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邪！"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之金，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骑行战地，登魏宣武陵[67]。王世充帅步骑万余猝至，围之，单雄信引槊直趋世民，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围。世民、敬德更帅骑兵还战，出入世充陈，往反无所碍。屈突通引大兵继至，世充兵大败，仅以身免；擒其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斩首千余级，获排矟兵六千[68]。世民谓敬德曰："公何相报之速也！"赐敬德金银一箧，自是宠遇日隆。

敬德善避矟，每单骑入敌陈中，敌丛矟刺之，终莫能伤，又能夺敌矟返刺之。齐王元吉以善马矟自负，闻敬德之能，请各去刃相与校胜负，敬德曰："敬德谨当去之，王勿去也。"既而元吉刺之，终不能中。秦王世民问敬德曰："夺矟与避矟，孰难？"敬德曰："夺矟难。"乃命敬德夺元吉矟。元吉操矟跃马，志在刺之，敬德须臾三夺其矟；元吉虽面相叹异，内甚耻之。

51 叛胡陷岚州。

52 初，王世充以郝元真为滑州行台仆射。濮州刺史杜才干，李密故将也，恨元真叛密，诈以其众降之。元真恃其官

势，自往招慰，才干出迎，延入就坐，执而数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⑨，不建毫发之功，乃构滔天之祸，今来送死，是汝之分！"遂斩之，遣人赍其首至黎阳祭密墓。壬午，以濮州来降。

53 突厥莫贺咄设寇凉州，总管杨恭仁击之，为所败，掠男女数千人而去。

54 丙戌，以田璭为显州总管，赐爵蔡国公。

【注释】

①共州县：应为共城县。治在今河南辉县。唐武德元年置共州，原为卫州共城县，此时为窦建德所有。

②邓州句：本年五月，王世充陷邓州，故有此说。

③石堡：在今陕西靖边县境。

④回洛城：盖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⑤河阳南桥：即所谓的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

⑥月城：大城外用以障蔽城门的半圆形小城，即瓮城。

⑦青城宫：在今洛阳市西北。

⑧皇风：皇帝的教化。即接受天子的统治。

⑨同安长公主：为李渊同母妹。

⑩堡聚：聚众保卫县邑的小土城。

⑪华池：县名。治在今甘肃华池县东南东华池。

⑫显州：治在今河南泌阳县。

⑬甘泉宫：据胡三省注，此名有误。因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史万宝自新安进军逼近洛阳，不应至甘泉宫，恐为河南宜阳的古显仁宫之误。

⑭辕辕：古关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⑮管城：治在今河南中牟县西。

⑯杞、夏、陈、随、许、颍、尉七州：在今河南许昌市以东地区。

⑰魏宣武陵：北魏世宗宣武帝拓跋恪之陵墓。在洛阳北邙山上。

⑱排矟：排，盾牌；矟，同槊，矛属长八尺。此用作动词，执排执矟。

⑲元僚：对僚属的美称。此指李密选杜才干做长史。

【译文】

42 初九日，窦建德的共州县令唐纲杀刺史，献共州投降。

43 邓州土豪捉王世充所任命的刺史来投降。

44 十三日，梁师都石堡留守张举率千余人来投降。

45 十四日，黄君汉派校尉张夜叉以舟师袭击回洛城，攻下了，俘获其将领达奚善定，断绝河阳南桥而回，使其堡聚二十余所投降。王世充派太子玄应率杨公卿等攻打回洛城，没攻下，就在回洛城西修筑月城，留兵戍卫。

王世充在青城宫布阵，秦王李世民也布置阵势阻挡他。王世充隔水对李世民说："隋室倾覆，唐在关中称帝，郑在河南称帝，我王世充不曾向西侵犯，大王你忽然用兵向东而来，为什么？"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回答他说："四海都仰望皇帝的风化教育，只有你单独阻止皇帝的声威和教化，就是为这个而来！"王世充说："相互息兵讲和，不也很好吗！"又回答他说："尊奉诏命攻取东都，不令讲和。"到了傍晚，各自领兵回营。

46 皇上遣使与窦建德连和，窦建德派同安长公主跟随使者一起返回长安。

47 二十五日，刘德威袭击怀州，攻入怀州的外城，拿下周围堡聚。

48 九月，十日，梁师都将领刘旻以华池来投降，任命他做林州总管。

49 十三日，王世充显州总管田瓚以所属二十五州来投降；从此襄阳的消息同王世充断绝。

50 史万宝进军甘泉宫。十七日，秦王李世民遣右武卫将军王君

廓攻辗辕关，攻下了。王世充派他的将领魏隐等攻击王君廓，君廓伪装逃遁，设下埋伏，大败魏隐，于是向东争夺土地，到管城而返回。在这之前，王世充的将领郭士衡、许罗汉抄掠唐的境地，王君廓用计策击退他们，诏命慰劳他说："卿用十三人打败贼众一万人，自古以少胜多，没有这个先例。"

王世充尉州刺史时德叡率所有属下杞、夏、陈、随、许、颍、尉七州来投降。秦王李世民以便宜行事命令州县官都依照王世充所有官署，没变更，改尉州为南汴州，于是河南各郡县相继来投降。

刘武周降将寻相等人大多叛变离去。各将领怀疑尉迟敬德，把他囚禁在牢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对李世民说："敬德骁勇无比，如今既然囚禁了他，心中必定怨恨，留下他恐怕成为后患，不如把他杀了。"李世民说："不能这样，敬德假若叛变，难道能在寻相叛变之后吗！"急忙命令释放，领入卧室内，赐给他金子，说："丈夫以意气相期望，不要以小嫌疑在意，我始终不相信谗言而去加害忠良，你应当体察这一点。执意想离开的话，用这点金相资助，表示我们一度共事的情谊。"二十一日，李世民用五百骑兵巡视战阵地形，登上魏宣武陵墓。王世充率兵骑一万多人突然到来，围攻李世民，单雄信用槊直取李世民，敬德跃上马背大喊，横刺单雄信，单雄信从马背上坠下，王世充的兵才稍稍退却，敬德护着李世民杀出重围。世民、敬德再率骑兵回头交战，出入王世充的阵营，往返没有阻碍。屈突通率大军相继到来，王世充的军队大败，他仅以身免，擒获他的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斩首千余级，俘获执排执矟的军队六千人。李世民对敬德说："你报答我怎么这么快呀！"赏赐敬德金银一小箱，从此宠信待遇一天天隆厚。

敬德善于躲避矟器，每次单身骑马闯入敌阵之中，敌人众矟刺他，始终不能伤着他，又能夺敌矟返刺敌人。齐王李元吉因善于骑马用矟而自负，听说敬德的才能，请求各自除去刀刃互相较量胜负，敬德说："敬德应当去刃，大王不要去刃。"之后，李元吉刺敬德，

始终不能刺中。秦王李世民问敬德:"夺矟与避矟,哪一种更难?"敬德说:"夺矟难。"于是,命敬德夺元吉的矟。李元吉操矟跃马,一心想刺中,敬德一下子三次夺过元吉的矟。李元吉虽表面上赞叹惊异,内心却认为是种耻辱。

51 叛变的胡人攻陷岚州。

52 起初,王世充任郑元真做滑州行台仆射。濮州刺史杜才干,是李密原来的将军,恨元真背叛李密,伪装率他的兵众投降他。郑元真依仗他的官势,亲自前往招收抚慰,才干出营迎接,延请入营就座,抓住他并责备他说:"你本是庸才,魏公任你做长史,没有建立毫发的功劳,竟构成滔天的祸害,如今前来送死,这是你应得的下场。"于是把他斩杀,派人送他的头到黎阳去祭李密的墓。二十二日,杜才干拿濮州来降。

53 突厥莫贺咄设侵犯凉州,总管杨恭仁攻打他,结果被打败,掠夺男女数千人离去。

54 二十六日,用田璨做显州总管,赐爵蔡国公。

55 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将军张镇周来降。

56 甲辰,行军总管罗士信袭王世充硖石堡[1],拔之。士信又围千金堡[2],堡中人骂之。士信夜遣百余人抱婴儿数十至堡下,使儿啼呼,诈云"从东都来归罗总管"。既而相谓曰:"此千金堡也,吾属误矣。"即去。堡中以为士信已去,来者洛阳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于道,伺其门开,突入,屠之。

57 窦建德之围幽州也[3],李艺告急于高开道,开道帅二千骑救之,建德兵引去,开道因艺遣使来降。戊申,以开道

为蔚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北平郡王。开道有矢镞在颊，召医出之，医曰："镞深，不可出。"开道怒，斩之。别召一医，曰："出之恐痛。"又斩之。更召一医，医曰："可出。"乃凿骨，置楔其间，骨裂寸余，竟出其镞；开道奏妓进膳不辍。

58 窦建德帅众二十万复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万均、万彻帅敢死士百人从地道出其背，掩击之，建德兵溃走，斩首千余级。李艺兵乘胜薄其营，建德陈于营中，填堑而出，奋击，大破之，建德遂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还。

59 李密之败也[4]，杨庆归洛阳，复姓杨氏。及王世充称帝，庆复姓郭氏，世充以为管州总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阳，庆潜遣人请降，世民遣总管李世勣将兵往据其城。庆欲与其妻偕来，妻曰："主上使妾侍巾栉者[5]，欲结君之心也。今君既辜付托，徇利求全，妾将如君何！若至长安，则君家一婢耳，君何用为！愿送至洛阳，君之惠也。"庆不许。庆出，妻谓侍者曰："若唐遂胜郑，则吾家必灭；郑若胜唐，则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为！"遂自杀。庚戌，庆来降，复姓杨氏，拜上柱国、郇国公。

时世充太子玄应镇虎牢，军于荥、汴之间[6]，闻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击却之。使郭孝恪为书说荥州刺史魏陆[7]，陆密请降。玄应遣大将军张志就陆征兵，丙辰，陆擒志等四将，举州来降。阳城令王雄帅诸堡来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应之，以雄为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陆使张志诈为玄应书，停其东道之兵，令其将张慈宝且还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汉使图慈宝，要汉斩慈宝以

降。玄应闻诸州皆叛，大惧，奔还洛阳。诏以要汉为汴州总管，赐爵邬国公。

60 王弘烈据襄阳，上令金州总管府司马泾阳李大亮安抚樊、邓以图之[8]。十一月，庚申，大亮攻樊城镇，拔之，斩其将国大安，下其城栅十四。

61 萧铣性褊狭，多猜忌。诸将恃功恣横，好专诛杀，铣患之，乃宣言罢兵营农，实欲夺诸将之权。大司马董景珍弟为将军，怨望，谋作乱；事泄，伏诛。景珍时镇长沙，铣下诏赦之，召还江陵。景珍惧，甲子，以长沙来降，诏峡州刺史许绍出兵应之。

62 云州总管郭子和，先与突厥、梁师都相连结，既而袭师都宁朔城，克之。又诇得突厥觻𩦋[9]，遣使以闻，为突厥候骑所获。处罗可汗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诱帅其民南徙，诏以延州故城处之。

【注释】

①碛石堡：古堡名。在今河南省孟津县西。

②千金堡：古堡名。堡筑在千金堨，故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

③窦建德之围幽州也：指此年五月之事。

④李密之败也：指武德元年九月之事。

⑤巾栉：巾以拭巾，栉以梳发，指洗沐用具。此指侍奉，侍候。

⑥荥、汴之间：应为荥、汴之间，即荥泽、汴水之间。章氏十二行本正作"荥"，张氏校同。

⑦荥州：即荥州。章氏十二行本正作"荥"，孔氏校同。

⑧金州：治在今陕西安康县西北汉江北岸。

⑨诇(xiòng 复)：侦察。

【译文】

55 冬，十月，初三日，王世充大将军张镇周前来投降。

56 十五日，行军总管罗士信袭击王世充硖石堡，攻占了它。罗士信又围攻千金堡，堡中的人骂他。罗士信夜晚派一百多人抱着数十个婴儿到堡下，使婴儿啼哭呼叫，假装说："从东都来归罗总管。"既而相互说："这是千金堡，我们走错了。"立即离开。堡中的人认为罗士信已经离去，来的是洛阳逃亡的人，于是出兵追他们。罗士信在路上埋伏着军队，等他们打开门，冲闯进去，血洗了千金堡。

57 窦建德包围幽州，李艺向高开道告急求援，高开道率二千骑兵援救他，窦建德率兵离去，高开道于是随李艺派遣的使者来投降。十九日，任高开道做蔚州总管，赐姓李氏，封爵北平郡王。高开道有箭头留在面颊里，请医生取出，医生说："箭头深，不能取出来。"开道发怒，把他斩杀了。另请一位医生，说："取出它恐怕疼痛。"又把他杀了。再请一位医生，医生说："可以取出来。"于是，凿开骨头，在中间放进楔子，骨头裂开一寸多，竟然取出那个箭头。高开道召来歌妓演奏而且进食不停。

58 窦建德率兵众二十万复攻幽州。建德的士兵已攀登上城上矮墙，薛万均、万彻率敢死士兵百人从地道中出现在他们的背后，突然袭击他，建德的兵众溃败逃跑，斩首千余级。李艺的军队乘胜逼近他的营地，窦建德在营中列阵，填平沟堑而冲出，奋力猛击，大破李艺，建德追逐败军，追到他的城下，攻不下来而回还。

59 李密失败，杨庆返回洛阳，恢复旧姓杨姓。王世充称帝时，杨庆又恢复姓郭，王世充用他做管州总管，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秦王李世民逼迫洛阳，杨庆暗中派人请求投降，李世民派总管李世勣率兵前往占据他的城池。杨庆想和他的妻子同来，妻子说："王上使我侍候你，是想结交君心的。当今君已辜负付托，计利求全，我能把君怎么办呢！若到长安，我就是君家一位奴婢罢了，对君有什么用呢！愿你送我到洛阳，是君的恩惠。"杨庆不允许。杨庆外

出，妻对侍候他的人说："若唐终于战胜郑，那么我家一定灭亡；郑若战胜唐，那么我丈夫一定死亡。人生到这种地步，活着有什么用呢！"终于自杀。二十一日，杨庆前来投降，恢复姓杨，任命为上柱国、郇国公。

当时，王世充太子玄应镇守虎牢，军队在荥、汴之间驻扎，听到杨庆投降的消息，率兵赶往管城，李世勣把他打退。派郭孝恪写书信游说荥州刺史魏陆，魏陆暗中请求投降。玄应派大将军张志向魏陆征调军队，二十七日，魏陆捉拿张志等四个将领，以荥州来投降。阳城县令王雄率领各城堡来投降，秦王李世民派李世勣领兵接应他，用王雄做嵩州刺史，嵩州以南的道路才打通。魏陆派张志伪造玄应的书信，让玄应东道的军队停下来，令他的将领张慈宝暂且返回汴州，又暗中告诉汴州刺史王要汉使他图谋张慈宝，王要汉杀张慈宝而投降。玄应听到各州都叛变，大惊，逃回洛阳。诏命任王要汉做汴州总管，赐爵位郇国公。

60 王弘烈占据襄阳，皇上命令金州总管府司马泾阳李大亮安抚樊、邓来图取襄阳。十一月，初一日，李大亮进攻樊城镇，攻下了，斩杀他的将领闫大安，攻下他的城栅十四座。

61 萧铣生性褊狭，多猜忌。各将领恃凭军功恣意横蛮，好擅自诛杀，萧铣以此为患，于是宣布罢除军队，经营农业，实际想夺取各将领的权力。大司马董景珍的弟弟是将军，心头怨恨，谋划作乱，事情泄漏，受到杀戮。董景珍当时镇守长沙，萧铣下诏令赦免他的罪过，召令他回江陵。董景珍害怕，初五日，以长沙来投降，诏命峡州刺史许绍出兵接应他。

62 云州总管郭子和，先与突厥、梁师都联合，既而袭击梁师都守朔城，攻下该城。又侦察到突厥的空隙，派使者以此回去报告，被突厥侦察的骑兵所俘获。处罗可汗大怒，囚禁他的弟弟子升。子和自认为孤单危险，请求率领民众向南迁徙，诏令用延州故城安置他们。

63 张举、刘昊之降也，梁师都大惧，遣其尚书陆季览说突厥处罗可汗曰："比者中原丧乱①，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故皆北面归附突厥。今定杨可汗既亡②，天下将悉为唐有。师都不辞灰灭，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为③，师都请为乡导④。"处罗从之，谋使莫贺咄设入自原州⑤，泥步设与师都入自延州，突利可汗与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⑥，会窦建德之师自滏口西入⑦，会于晋、绛。莫贺咄者，处罗之弟咄苾也；突利者，始毕之子什钵苾也。

处罗又欲取并州以居杨政道，其群臣多谏，处罗曰："我父失国，赖隋得立⑧，此恩不可忘。"将出师而卒。义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设丑弱⑨，废之，更立莫贺咄设，号颉利可汗。乙酉，颉利遣使告处罗之丧，上礼之如始毕之丧。

64 戊子，安抚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华二州⑩。

65 是月，窦建德济河击孟海公。

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阳，建德袭破殷州以报之。自是二国交恶，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阳，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建德中书侍郎刘彬说建德曰："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从之，遣使

诣世充，许以赴援。又遣其礼部侍郎李大师等诣唐，请罢洛阳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

66 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许、亳等十一州皆请降[60]。

67 壬辰，燕郡王李艺又击窦建德军于笼火城，破之。

68 辛丑，王世充随州总管徐毅举州降[62]。

69 癸卯，峡州刺史许绍攻萧铣荆门镇[63]，拔之。绍所部与梁、郑邻接，二境得绍士卒，皆杀之，绍得二境士卒，皆资给遣之。敌人愧感，不复侵掠，境内以安。

70 萧铣遣其齐王张绣攻长沙，董景珍谓绣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杀韩信[64]'，卿不见之乎，何为相攻！"绣不应，进兵围之，景珍欲溃围走，为麾下所杀；铣以绣为尚书令，绣恃功骄横，铣又杀之。由是功臣诸将皆有离心，兵势益弱。

71 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长孙安世诣窦建德报聘[65]，且乞师。

72 突厥伦特勒在并州，大为民患，并州总管刘世让设策擒之。上闻之，甚喜。张道源从窦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诣长安，请出兵攻洛州以震山东。丙午，诏世让为行军总管，使将兵出土门[66]，趣洛州。

73 己酉，瓜州刺史贺拔行威执骠骑将军达奚嵩[67]，举兵反。

74 是岁，李子通渡江攻沈法兴，取京口[68]。法兴遣其仆射蒋元超拒之，战于庱亭[69]，元超败死，法兴弃毗陵[70]，奔吴郡[71]。于是丹阳、毗陵等郡皆降于子通。子通以法兴府掾李

百药为内史侍郎、国子祭酒。

杜伏威遣行台左仆射辅公祏将卒数千攻子通，以将军阚稜、王雄诞为之副。公祏渡江攻丹阳，克之，进屯溧水[2]，子通帅众数万拒之。公祏简精甲千人，执长刀为前锋，又使千人踵其后，曰："有退者即斩之。"自帅余众，复居其后。子通为方陈而前，公祏前锋千人殊死战，公祏复张左右翼以击之，子通败走，公祏逐之，反为所败，还，闭壁不出。王雄诞曰："子通无壁垒，又狃于初胜，乘其无备，击之可破也。"公祏不从。雄诞以其私属数百人夜出击之，因风纵火，子通大败，降其卒数千人。子通食尽，弃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阳。

子通复东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万人，袭沈法兴于吴郡，大破之。法兴帅左右数百人弃城走，吴郡贼帅闻人遂安遣其将叶孝辩迎之[3]。法兴中涂而悔，欲杀孝辩，更向会稽。孝辩觉之，法兴窘迫，赴江溺死。子通军势复振，徙都余杭，尽收法兴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岭，东包会稽，西距宫城，皆有之。

【注释】

①比：及，近来。

②定杨可汗：刘武周大业十三年附突厥，其始毕可汗立他为定杨可汗。

③如魏道武所为：指魏道武帝，集合旧部，收复失地，攻灭邻族而即帝位的拓跋珪之事。

④乡：同向。音 xiàng。乡导，即向导。

⑤原州:治在今宁夏固原县。

⑥奚、霫、契丹、靺鞨:皆古族名。奚、契丹,原东胡种之两支;霫与突厥同俗;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勿吉。

⑦滏口:在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上。

⑧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指隋开皇十九年突厥突利可汗为都蓝可汗所攻,南逃入隋,文帝封他为启民可汗,统一北方。

⑨义成公主:隋室女始嫁启民可汗。

⑩沮、华二州:治在今湖北南漳县、宜城县。

⑪许、亳二州:在今河南许昌市、安徽亳县。

⑫随州:在今湖北随州市。

⑬荆门镇:在今湖北荆门市。

⑭前年醢彭越,往年杀韩信:意引汉高祖杀功臣事而劝导张绣勿攻长沙。

⑮报聘:报答邻国的聘问的回访。

⑯上门:上门关,在今河北获鹿县东南。

⑰瓜州:治在今甘肃敦煌县西。

⑱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

⑲废亭:在今江苏丹阳县东南。

⑳毗陵:在今江苏常州市。

㉑吴郡:在今江苏苏州市。

㉒溧水:在今江苏溧水县。

㉓闻人:复姓。

【译文】

63 张举、刘旻投降,梁师都大惊,派他的尚书陆季览游说突厥处罗可汗说:"近来,中原死丧变乱,分为数国,势力都弱小,所以均归附于突厥之下。现在定杨可汗已经死了,天下都将被唐所有,师都不怕灰飞烟灭,也恐怕推及到可汗头上,不如趁时局未定,向南夺取中原,像魏道武帝所作所为,师都请求作向导。"处罗听从这个意见,谋划派莫贺咄设从中原入侵,泥步设与师都从延州入侵,突利可汗与奚、霫、契丹、靺鞨从幽州入侵,遇窦建德的军队从滏口西入

侵，在晋州、绛州会师。莫贺咄，是处罗的弟弟咄苾；突利，是始毕的儿子什钵苾。

处罗又想取下并州来安置杨政道，他的群臣多劝谏阻止，处罗说："我父亲失国，依赖隋才得以立国，这个恩惠不可忘掉。"结果，将要出兵就死了。义成公主因他的儿子奥射设丑陋懦弱，把他废掉，改立莫贺咄设，号颉利可汗。二十六日，颉利派使者报告处罗的死讯，皇上像对待始毕丧礼一样对待处罗。

64 二十九日，安抚大使李大亮夺取了王世充的泪、华二州。

65 这个月，窦建德渡河攻打孟海公。

当初，王世充侵犯窦建德黎阳，建德袭击攻破殷州来报复他。从此，两国关系恶化，信息使者互不交往。到唐兵逼近洛阳，王世充派使者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的中书侍郎刘彬说服建德说："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三足鼎立的形势。目前，唐用兵临近郑国，从秋到冬，唐兵逐日增多，郑地日渐减缩，唐强郑弱，势必不能支持，郑国灭亡，则夏也不能独存了。不如解除仇怨和愤恨，发兵救郑，夏击唐的外边，郑击唐的内部，打败唐是一定的了。唐的军队已退，慢慢观察局势的变化，若郑可夺取，就夺取它，合并两国的兵力，乘唐军队疲困，天下可取得了！"建德听从这个意见，派使者谒见王世充，许可派兵前赴援救。又派礼部侍郎李大师等谒见唐王，请求罢除在洛阳的军队，秦王李世民把李大师等留下，不给予答复。

66 十二月，初三，王世充的许、亳等十一州都请求投降。

67 初四日，燕郡王李艺又在笼火城攻窦建德的军队，打败了窦建德的军队。

68 十三日，王世充的随州总管徐毅献随州投降。

69 十五日，峡州刺史许绍攻击萧铣的荆门镇，拔取了荆门镇。许绍所属部下，与梁、郑邻接，二境内获得许绍的士卒，都给杀了，许绍获得二境内的士卒，都资助供给并遣送他们回去。敌人因此惭愧

感动，不再侵犯掠夺，境内因而安定。

70 萧铣派他的齐王张绣攻打长沙，董景珍对张绣说："'前年把彭越剁成肉酱，往年杀死韩信'，卿没见到这个，为什么要攻击我！"张绣不答应，进兵围攻他。董景珍想突围逃跑，被他的部下所杀。萧铣用张绣做尚书令。张绣恃凭军功骄傲横蛮，萧铣又把他杀了。从此，功臣诸将都生叛离之心，军队的势力更加削弱。

71 王世充派他兄长的儿子代王琬、长孙安世谒见窦建德，表示对邻国吊聘的回访，并且乞求军队支援。

72 突厥可汗子弟伦在并州，很成为民众的祸患，并州总管刘世让设计擒获了他。皇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张道源跟从窦建德在河南，暗中派人到长安，请求出兵进攻洺州来震动山东。十八日，诏命刘世让做行军总管，使他率兵出土门，急赶洺州。

73 二十一日，瓜州刺史贺拔行威捉住骠骑将军达奚暠，起兵反叛。

74 这一年，李子通渡江攻打沈法兴，夺取京口。沈法兴派他的仆射蒋元超抵挡，在陵亭交战，元超战败身亡，法兴放弃毗陵，逃奔吴郡。于是丹阳、毗陵等郡都向李子通投降。李子通用沈法兴府掾李百药做内史侍郎、国子祭酒。

杜伏威派行台左仆射辅公祏率上卒数千进攻李子通，用将军阚稜、王雄诞做他的副将。公祏渡江攻打丹阳，攻克了，进兵屯驻溧水，李子通率兵众数万人抵挡他。公祏选择精锐甲士千人，手执长刀做前锋，又派千人跟在后面，说："有后退的人就斩杀他。"亲自率领其余兵众，再布置在后头。李子通排成方阵前进，公祏前锋千余人作殊死的战斗，公祏再张开左右翼的兵众攻击，李子通败逃，公祏追逐他，反被打败，收兵回营，关闭营垒不出战。王雄诞说："子通没有壁垒，又习惯于初胜，乘他没有准备，攻击他可打败他。"公祏不听从。王雄诞用他手下所属的数百人，晚上出击李子通，顺风纵火，李子通大败，他的数千兵卒投降。李子通粮食用尽，放弃江都，

保守京口，江西的土地全部归杜伏威所有，杜伏威迁居丹阳。

李子通又向东逃奔太湖，聚结散失的兵卒，获得二万人，向吴郡袭击沈法兴，大败沈法兴。沈法兴率左右数百人弃城逃走，吴郡贼帅闻人遂安派他的将领叶孝辩迎接沈法兴，沈法兴中途后悔，想杀孝辩，改往会稽。孝辩发觉，沈法兴处境窘迫，投江淹死。李子通军队威势复振，迁都到余杭，收拾沈法兴的全部领地，北从太湖，南到五岭，东包会稽，西距宣城，都归子通所有。

75 广、新二州贼帅高法澄[1]，沈宝彻杀隋官，据州，附于林士弘，汉阳太守冯盎击破之[2]。既而宝彻兄子智臣复聚兵于新州，盎引兵击之。贼始合，盎免胄大呼曰："尔识我乎？"贼多弃仗肉袒而拜[3]，遂溃，擒宝彻、智臣等，岭外遂定。

76 窦建德行台尚书令恒山胡大恩请降。

四　年

1 春，正月，癸酉，以大恩为代州总管，封定襄郡王，赐姓李氏。代州石岭之北，自刘武周之乱，寇盗充斥，大恩徙镇雁门，讨击，悉平之。

2 稽胡酋帅刘仚成部落数万，为边寇；辛巳，诏太子建成统诸军讨之。

3 王世充梁州总管程嘉会以所部来降[4]。

4 杜伏威遣其将陈正通、徐绍宗帅精兵二千，来会秦王世民击王世充。甲申，攻梁[5]，克之。

5 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萧铣五州、四镇[6]，皆克之。

6 秦王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行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引兵按行营屯[7]，猝与王世充遇，战不利。秦王世民帅玄甲救之，世充大败，获其骑将葛彦璋，俘斩六千余人。世充遁归。

7 李靖说赵郡王孝恭以取萧铣十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信州为夔州，以孝恭为总管，使大造舟舰，习水战。以孝恭未更军旅，以靖为行军总管，兼孝恭长史，委以军事。靖说孝恭悉召巴、蜀酋长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8]，实以为质。

8 王世充太子玄应将兵数千人，自虎牢运粮入洛阳，秦王世民遣将军李君羡邀击，大破之，玄应仅以身免。

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请进围东都，上谓士及曰："归语尔王：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9]，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

辛丑，世民移军青城宫[10]，壁垒未立，王世充帅众二万自方诸门出[11]，凭故马坊垣堑，临谷水以拒唐兵[12]，诸将皆惧。世民以精骑陈于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谓左右曰："贼势窘矣，悉众而出，徼幸一战，今日破之，后不敢复出矣！"命屈突通帅步卒五千渡水击之，戒通曰："兵交则纵烟。"烟作，世民引骑南下，身先士卒，与通合势力战。世民

欲知世充陈厚薄，与精骑数十冲之，直出其背，众皆披靡，杀伤甚众。既而限以长堤，与诸骑相失，将军丘行恭独从世民，世充数骑追及之，世民马中流矢而毙。行恭回骑射追者，发无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马以授世民，行恭于马前步执长刀，距跃大呼[13]，斩数人，突陈而出，得入大军。世充亦帅众殊死战，散而复合者数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纵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斩七千人，遂围之。骠骑将军段志玄与世充兵力战，深入，马倒，为世充兵所擒，两骑夹持其髻，将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奋，二人俱坠马，志玄驰归，追者数百骑，不敢逼。

初，骠骑将军王怀文为唐军斥候[14]，为世充所获，世充欲慰悦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门[15]，临洛水为陈，怀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为。怀文走趣唐军，至军门，追获，杀之。世充归，解去衷甲，袒示群臣曰："怀文以槊刺我，卒不能伤，岂非天所命乎！"

先是御史大夫郑颋不乐仕世充[16]，多称疾不预事，至是谓世充曰："臣闻佛有金刚不坏身，陛下真是也。臣实多幸，得生佛世，愿弃官削发为沙门，服勤精进，以资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国之大臣，声望素重，一旦入道，将骇物听。俟兵革休息，当从公志。"颋固请，不许。退谓其妻曰："吾束发从宦[17]，志慕名节，不幸遭遇乱世，流离至此，侧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浅薄，无以自全，人生会有死，早晚何殊，姑从吾所好，死亦无憾。"遂削发被僧服。世

充闻之，大怒曰："尔以我为必败，欲苟免邪？不诛之，何以制众！"遂斩颉于市。颉言笑自若，观者壮之。

诏赠王怀文上柱国、朔州刺史。

【注释】

①广、新二州：在今广州市、广东新兴县。

②冯盎：冯宝、洗夫人之孙，自隋大业之乱归岭南，未受朝命，故书隋官。

③肉袒而拜：脱去上衣，裸露上肢而跪拜，表示愿意认罪受罚的恭敬礼节。

④梁州：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

⑤梁：即梁县。治在今河南省临汝县西南。

⑥黔州：在今四川彭水县。

⑦赞皇公：指封赵州的赞皇县公。

⑧引擢：引荐，选拔。

⑨乘舆法物，图籍器械：指帝王用的车乘驾舆、仪仗用物、地图户籍、礼乐之器、兵用之械。

⑩青城宫：在今洛阳市西北。

⑪方诸门：盖青城宫出禁苑之门。

⑫谷水：谷、洛二水汇于禁苑之中。

⑬距跃：超常距离的跳跃。

⑭斥候：放哨。斥，远；候，侦察。也指侦察人员。

⑮右掖门：东都城南面三门，中曰端门，左曰左掖门，右曰右掖门。

⑯郑颉：李密之臣，为王世充俘获，疾王世充多诈，不乐为仕。

⑰束发：古代男孩成年，将头发束成一髻。因用以指代成年。

【译文】

75广、新二州贼帅高法澄、沈宝彻杀掉隋官，占据二州，归附于林士弘，汉阳太守冯盎攻破他们。既而沈宝彻兄长的儿子智臣又在新州聚结兵众，冯盎率领军队攻打他们。贼众才聚合，冯盎就下马

盔大声呼叫："你们认识我吗？"贼众多数放弃兵仗，脱去上衣，裸露肢体而伏拜，于是溃败，擒拿了沈宝彻、智臣等，岭外于是平定。

76 窦建德行台尚书令恒山胡大恩请求投降。

武德四年（辛巳，公元 621 年）

1 春，正月，十五日，用胡大恩做代州总管，封定襄郡王，赐姓李氏。代州石岭以北，自从刘武周作乱，寇贼强盗充斥，胡大恩移镇雁门，讨伐打击，都得到平灭。

2 稽胡酋帅刘奋成有部落数万，在边境侵掠；二十三日，诏命太子李建成统领诸军讨伐他。

3 王世充梁州总管程嘉会领所有部下来投降。

4 杜伏威派他的将领陈正通、徐绍宗率领精兵二千人，前来会合秦王李世民攻打王世充，二十六日，进攻梁县，攻下了。

5 二十八日，黔州刺史田世康进攻萧铣五州、四镇，都攻下了。

6 秦王李世民选择一千多精锐骑兵，都穿着黑色的衣服、黑色的铠甲，分成左右队，派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别率领。每次出战，李世民亲自披着黑色铠甲率领他们充当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披靡，敌人畏惧。行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领兵按行营屯扎，突然和王世充相遇，交战不顺利。秦王李世民率领披着黑色铠甲的骑兵援救，王世充大败，俘获他的骑兵将领葛彦璋，俘虏斩杀六千余人。王世充逃回。

7 李靖用夺取萧铣十策游说赵郡王李孝恭，李孝恭将它向上奏给皇上。二月，初三日，改信州为夔州，命李孝恭做总管，派他大造舰船，练习水战。因李孝恭未经历军旅之事，任李靖做行军总管，兼李孝恭的长史，将军事委托给他。李靖说服李孝恭，全部召巴、蜀酋长子弟，酌量才能授予职任，安置在左右，向外表示选拔任用，实际把他们作为人质。

8 王世充太子玄应率兵数千人，从虎牢运粮到洛阳，秦王李世民派将军李君羡截击，大败玄应，玄应仅以身免。

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奏请进军围攻东都，皇上对士及说："回去告诉你的王：这次攻打洛阳，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克城之时，车乘舆驾、仪仗器物、地图户籍、礼乐之器、兵用之械，非私家所需的，委任你收藏着，其余子女玉帛，一并分赐给将士。"

十三日，李世民移军于青城宫，壁垒没建成，王世充就率领兵众二万从方诸门出来，凭借旧马坊的围墙、壕堑，临谷水来抵挡唐兵，诸将都畏惧。李世民用精骑在北邙山列阵，登上魏宣武帝的陵墓来瞭望敌情，对左右说："贼势困窘了，全军出动，想侥幸作一次决战，今天打败他，以后不敢再出兵了！"命屈突通率步卒五千人渡水攻击，告诫屈突通说："一交战就放烟幕。"烟幕发作，李世民就领骑兵南下，身先士卒，与屈突通会合兵势奋力作战。李世民想知道王世充兵阵的厚薄，与精骑数十人冲阵，一直冲至阵的背后，兵众都像草木随风扑倒一样，杀伤很多。既而由于长堤限制，和诸骑相互失散，只有将军丘行恭跟从李世民，王世充数骑追赶上了，李世民的战马中流矢而死。丘行恭回转马骑射击追者，发出的箭没有不射中的，追者不敢向前。于是下马把它给李世民，丘行恭在马前徒步手执长刀，跳跃大叫，斩杀数人，突破彼阵而出，得以进入大军。王世充也率领兵众殊死作战，兵阵先后四次散了又聚合，从辰时至午时，王世充的兵才退去。李世民发兵乘敌退却追击，直达城下，俘斩七千人，于是将他们包围起来。骠骑将军段志玄同王世充的军队奋力作战，深入敌阵，战马跌倒，被王世充的士兵擒获，两骑夹持着他的发髻，将渡洛水，段志玄挺身奋力一跳，二人都坠落马下，志玄驰骋归营，数百骑兵追击，不敢逼近。

起初，骠骑将军王怀文是唐军的侦察，被王世充俘获，王世充想使他欣慰高兴，任用安置在左右。十四日，王世充出右掖门，临洛水列阵，王怀文忽然举槊刺向王世充，王世充里面穿着铁甲，槊折断没能够刺入，左右其他人在突然出现没料到的情况前，都惊愕得不知怎么办。王怀文逃赴唐军，到写口，被追上抓获，把他杀了。王

世充回营，解去里面的铁甲，裸露肢体向群臣表示说："王怀文用槊刺我，终不能伤我，难道不是天命吗！"

在这之先，御史大夫郑颋不乐意出任王世充的官，多次称病不参与政事，到此时对王世充说："臣听说佛有金刚不坏之身，陛下真是这样。我实在很幸运，能生在佛的世界里，但愿放弃官职，剃去头发，做和尚，服侍勤劳，精于进取，以助陛下的神武。"王世充说："国家的大臣，声望素来很重，一旦进入佛门之道，将骇人视听。待兵革休息（指战争结束），当依从您的志愿。"郑颋坚决请求，王世充不允许。退回对他的妻子说："我从小做人部下僚属官吏，立志追慕名节，不幸遭逢乱世，流离到此，厕身于猜忌之朝，累足于危亡之地，智力浅薄，没有什么用来自我保全，人生总会有死，早晚有什么不同，姑且依从我所喜好的，死也无憾。"于是剃去头发披上僧衣。王世充听到这个消息，大怒道："你认为我一定失败，想苟全性命免除灾难吗？不杀你，凭什么统制众人！"于是，在街市上斩杀郑颋。郑颋言笑自如，观看的都认为他勇壮。

诏命追赠王怀文上柱国、朔州刺史。

9 并州安抚使唐俭密奏："真乡公李仲文与妖僧志觉有谋反语[1]，又娶陶氏之女以应桃李之谣。谄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赃贿狼籍[2]。"上命裴寂、陈叔达、萧瑀杂鞫之。

乙巳，仲文伏诛。

10 庚戌，王泰弃河阳走，其将赵复等以城来降。别将单雄信、裴孝达与总管王君廓相持于洛口，秦王世民帅步骑五千援之，至辗辕，雄信等遁去，君廓追败之。

11 壬子，延州总管段德操击刘仚成，破之，斩首千余级。

12 乙卯，王世充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

13 秦王世民围洛阳宫城，城中守御甚严，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3]，镞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昼夜不息，旬余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辈，皆不果发而死[4]。唐将士皆疲弊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世民曰："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5]，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乃下令军中曰："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众乃不敢复言。上闻之，亦密敕世民使还，世民表称洛阳必可克，又遣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面论形势。德彝言于上曰："世充得地虽多，率皆羁属[6]，号令所行，唯洛阳一城而已，智尽力穷，克在朝夕。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上乃从之。世民遗世充书，谕以祸福，世充不报。

14 戊午，王世充郑州司兵沈悦遣使诣左武候大将军李世勣请降[7]。左卫将军王君廓夜引兵袭虎牢，悦为内应，遂拔之，获其荆王行本及长史戴胄。悦，君理之孙也[8]。

15 窦建德克周桥，虏孟海公。

【注释】

①真乡公：即真乡县公。县在今陕西榆林县东。

②赃贿狼籍：贪污受贿，名声很坏。

③八弓弩：兵器名。能连续发射的大弓。胡三省注：八弓共一弩，如古之连弩，今之划车弩，亦其类也。

④不果：没结果，没成事实。

⑤款服：心悦诚服。

⑥羁属：羁縻属之而已。

⑦司兵：官名。唐制，主管军防、门禁、田猎、驿传、仪仗等事。在府称兵曹参军，在州称司兵参军，在县称司兵。

⑧君理：即沈君理，曾仕陈，为仆射。

【译文】

9 并州安抚使唐俭暗中上奏："真乡公李仲文与妖僧志觉有谋反的言语，又娶陶氏之女来符应桃李之谣。谄媚事奉可汗，很得可汗的心意，可汗允许立他做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贪污受贿名声很坏。"皇上命裴寂、陈叔达、萧瑀一起审讯他。十七日，李仲文伏罪被诛。

10 二十二日，王泰放弃河阳逃走，他的将领赵夏等献城投降。别将单雄信、裴孝达与总管王君廓在洛口相对持，秦王李世民率步骑兵五千援助，到辗辕，单雄信等逃走，君廓追击打败他们。

11 二十四日，延州总管段德操攻打刘仚成，攻破他，斩首千余级。

12 二十七日，王世充怀州刺史陆善宗献城投降。

13 秦王李世民围攻洛阳宫城，城中守护防御很严。大炮飞石重五十斤，能抛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向四周发出，箭头如巨斧，射五百步远。李世民四面围攻，昼夜不停，十多天没有攻克。城中欲翻城投降的共十三起，都没能成为事实就被杀死。唐将士都疲劳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求班师回朝，李世民说："如今大肆举兵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心悦诚服，只有洛阳孤城，势必不能支撑多久，马上就要成功，为什么要放弃它而离去！"于是，向军中下令说："洛阳未破，军队一定不能返回，敢说回师的就杀他！"众人不敢再说了。皇上听到这些，也暗中命令李世民，使他调回军队，

李世民上表声称洛阳一定能攻克，又派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当面论述形势。封德彝对皇上说："世充得到土地虽多，大多都是羁縻从属于他，号令所推行的，只有洛阳一座孤城罢了，智尽力穷，旦夕之间可以攻克。现今若回师，贼势再振作，又相互连结，以后必定更难图取！"皇上就听从李世民。李世民送信给王世充，晓谕以祸福，世充不回信。

14 三十日，王世充郑州司兵沈悦遣使诣见左武候大将军李世勣请求投降。左卫将军王君廓夜晚率兵袭击虎牢，沈悦做内应，于是攻下了虎牢，俘获他的荆王王行本及长史戴胄。沈悦，是沈君理的孙子。

15 窦建德攻克周桥，俘虏了孟海公。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起重光大荒落三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中

武德四年

1 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帅突地稽为燕州总管[1]。

2 太子建成获稽胡千余人，释其酋帅数十人，授以官爵，使还，招其余党，刘仚成亦降。建成诈称增置州县，筑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上皆集，以兵围而杀之，死者六千余人，仚成觉变，亡奔梁师都。

3 行军总管刘世让攻窦建德黄州，拔之。洺州严备，世让不得进。会突厥将入寇，上召世让还。

窦建德所署普乐令平恩程名振来降，上遥除名振永宁令，使将兵徇河北。名振夜袭邺，俘其男女千余人。去邺八十里，阅妇人乳有渖者，九十余人，悉纵遣之。邺人感其

仁，为之饭僧。

4 突厥颉利可汗承父兄之资，士马雄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妻隋义成公主，公主从弟善经，避乱在突厥，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说颉利曰："昔启民为兄弟所逼，脱身奔隋，赖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孙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孙，可汗宜奉杨政道以伐之，以报文皇帝之德。"颉利然之。上以中国未宁，待突厥其厚，而颉利求请无厌，言辞骄慢。甲戌，突厥寇汾阴。

5 唐兵围洛阳，掘堑筑垒而守之。城中乏食，绢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盐一升，服饰珍玩，贱如土芥。民食草根木叶皆尽，相与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皆病，身肿脚弱，死者相枕倚于道。皇泰主之迁民入宫城也，凡三万家，至是无三千家。虽贵为公卿，糠覈不充[8]，尚书郎以下，亲自负戴，往往馁死。

窦建德使其将范愿守曹州，悉发孟海公、徐圆朗之众，西救洛阳，至滑州，王世充行台仆射韩洪开门纳之。己卯，军于酸枣[9]。

6 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击却之。

7 窦建德陷管州，杀刺史郭士安。又陷荥阳、阳翟等县，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泝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台世辩，遣其将郭士衡将兵数千会之，合十余万，号三十万，军于成皋之东原，筑宫板渚，遣使与王世充相闻。

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书，请退军潼关，返郑侵地，复修前好。世民集将佐议之，皆请避其锋，郭孝恪曰："世充

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拒之[4]，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记室薛收曰：“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建德亲帅大众，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5]。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建德席胜而来[6]，锋锐气盛，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罄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通等又请解围据险以观其变，世民不许。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齐王元吉围守东都，世民将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趣武牢。时正昼出兵，历北邙，抵河阳，趋巩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见，莫之测也，竟不敢出。

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将骁骑五百，出武牢东二十余里，觇建德之营。缘道分留从骑，使李世勣、程知节、秦

叔宝分将之，伏于道旁，才余四骑，与之偕进。世民谓尉迟敬德曰："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又曰："贼见我而还，上策也。"去建德营三里所，建德游兵遇之，以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毙其一将。建德军中大惊，出五六千骑逐之，从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与敬德为殿。"于是按辔徐行，追骑将至，则引弓射之，辄毙一人。追者惧而止，止而复来，如是再三，每来必有毙者，世民前后射杀数人，敬德杀十许人，追者不敢复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诱之⑦，入于伏内，世勣等奋击，大破之，斩首三百余级，获其骁将殷秋、石瓚以归。乃为书报建德，谕以"赵、魏之地，久为我有，为足下所侵夺。但以淮安见礼，公主得归，故相与坦怀释怨。世充顷与足下修好，已尝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饰辞相诱，足下乃以三军之众，仰哺他人，千金之资，坐供外费，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劳未通，能无怀愧。故抑止锋锐，冀闻择善，若不获命，恐虽悔难追。"

【注释】

①靺鞨：古代民族名。

②糠覈：米麦带糠粗屑。俗称糁子。

③酸枣：县名。治在今河南延津县。

④武牢：即虎牢。因唐讳虎，改虎牢为武牢。

⑤道衡：薛道衡，隋之大臣，诗人。历仕北齐，北周。入隋，官内史侍郎、襄州总管等职。有文章才华，为炀帝所杀。

⑥席胜：像席卷般胜利。

⑦逡巡：有所顾虑而徘徊或不敢前进。此处指故意徘徊以诱敌。

【译文】

唐纪五 起辛巳(公元621年)三月,至十二月,共十个月。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中

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

1 三月,初二日,用鞑靼首领突地稽做燕州总管。

2 太子李建成俘获稽胡千余人,释放他们的酋长头领数十人,把官爵授予他们,让他们回去,招集他们的余党,刘仓成也投降。建成假装声称增加设置州县,建筑城邑,命令降顺的胡人二十岁以上的都集中,用军队包围杀掉他们,杀死的有六千多人。刘仓成发觉有变,逃奔梁师都。

3 行军总管刘世让攻打窦建德的黄州,攻下了。洛州戒备森严,世让不能攻进。恰逢突厥将要入侵,皇上召令世让回去。

窦建德所任用的普乐县令平恩人程名振来投降,皇上遥任程名振做永宁县令,派他率兵攻占河北土地。名振夜间袭击鄚县,俘虏鄚县男女千余人。离开鄚县八十里,查得妇人有孕生子及有乳汁正哺乳的,九十多人,都遣放他们,鄚县人感激他的仁德,为他施僧求福。

4 突厥颉利可汗继承父兄的资产事业,士兵马匹强盛,有进逼中国的志向。娶隋义成公主为妻,公主堂弟杨善经,避难在突厥,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同劝颉利可汗说:"从前启民可汗被兄弟所逼迫,脱身投奔隋朝,依赖文皇帝的力量,才有此土地疆域,让子孙享用它。当今唐天子不是文皇帝的子孙,可汗宜护戴杨政道来讨伐他,来报答文皇帝的恩德。"颉利可汗同意。皇上认为中国未安宁,对待突厥很优厚,而颉利可汗贪求没有满足,言辞骄傲轻慢。十六日,突厥侵犯汾阴。

5 唐兵围困洛阳,掘壕堑筑堡垒来防守。城中缺乏粮食,绢一匹值粟二升,布十匹值盐一升,服饰珍玩,贱如粪土草芥。民众把草根树叶都吃光了,共同澄取浮泥,掺入米屑作饼子吃,都生了病,

身上浮肿，腿脚软弱，死尸相互枕依在道路上。皇泰主迁移民众进入宫城，共三万家，到这时没有三千家了。虽尊贵为公卿，连带糠的米麦屑都不够吃，尚书郎以下的，还要亲自肩背头顶，往往饿死。

窦建德派他的将领范愿守曹州，全部发动孟海公、徐圆朗的兵众，向西援救洛阳。到滑州，王世充行台仆射韩洪开城门接纳他们。二十一日，在酸枣驻军。

6 二十四日，突厥侵犯石州，刺史王集击退他们。

7 窦建德攻陷管州，杀掉刺史郭士安；又攻陷荥阳、阳翟等县，水陆并进，舟船运粮，溯河西上。王世充的弟弟徐州行台王世辩派他的将领郭士衡率兵数千人与他们会合，共十余万，号称三十万，军队驻扎在成皋的东原，在板渚修筑宫室，派遣使者和王世充互通消息。

当初，建德写信给秦王李世民，请求退军到潼关，退给郑国被侵占的土地，再修以前的友好关系。李世民集中将佐议论这件事，都请求回避窦建德军的锋锐，郭孝恪说："王世充穷蹙，将垂手当面被缚，建德远道前来救助，这是天的意志要他们两个灭亡。应该依据武牢的险要来抵挡他，等待间隙机会而动兵，打败他是一定的了！"记室薛收说："王世充保守占据东都，府库充实，所率领的士兵，都是江、淮的精锐，当今的困难，只是缺乏粮食罢了。因此之故，被我所把持住，求战不能，坚守则难长久。窦建德亲自率领大军，远道前来救援，也肯定派出了他全部的精锐。若放纵他到这里，两股贼寇联合，转运河北的粟粮来馈送洛阳，那么战争才算开始，想要罢兵就没有了期，统一之期，实无边际。当今应该分兵守住洛阳，深挖沟堑，高筑营垒，王世充出兵，谨慎不和他交战，大王亲自率领骁勇精锐部队，先占据成皋，激励兵众，训练士卒，来等待他的到来，以逸待劳，定能战胜。建德已破，世充自然拿下，不过二十天，两位主子即可就擒了！"李世民认为这个策略很好。薛收，是薛善道的儿

子。萧瑀、屈突通、封德彝都说："我军已经疲劳困倦，王世充凭借守卫坚固城池，不容易立刻拿下，窦建德卷席般乘胜而来，兵锋锐利，士气旺盛，我腹背受敌，不是完善的计策，不如退却保守新安，来等待时机。"李世民说："王世充兵败粮尽，上下离心，不须用力进攻，可以轻易攻克。建德才打败孟海公，将领骄傲，兵卒怠惰，我据守武牢，控制他的咽喉地带。他们若冒险争战，我军取胜于他很容易。若犹豫不决，不来交战，要不了十天半月，王世充自行崩溃。城被攻破，军队增强，气势自然倍增，一次举兵，两者被打败，就在这次行动了。若不迅速进兵，贼兵进入武牢，诸城重新归附，必然不能防守；两贼合并力量，其军势必然强大，怎么会有机可乘呢！我的计策已经决定了！"屈突通等又请求解除围兵占据险要来观察情况变化，李世民不允许。平分部下，派屈突通等人做齐王李元吉的副将围守东都，李世民率领骁勇三千五百人向东赶往武牢。于正午时分出发，经过北邙，抵达河阳，向巩县赶去。王世充登城望见，对此猜测不透，竟不敢出兵。

二十五日，李世民进入武牢；二十六日，率领骁勇骑士五百人，向东出武牢二十余里，观察窦建德的军营。沿途分别留下跟从的骑士，派李世勣、程知节、秦叔宝分别率领，埋伏在道路旁边，才留四位骑兵，与他同行。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执弓矢，您执槊跟随我，虽百万之众，能把我怎么样！"又说："贼人看见我就还师，才算是上策。"离窦建德军营约三里处，李世民等与窦建德的游兵相遇，游兵以为是侦察。李世民大叫说："我就是秦王。"引弓射去，射死窦军一将，建德军中大惊，出动五六千骑兵追逐，跟从的都大惊失色。李世民说："你们只管前进，我亲自和敬德殿后。"于是按着矟头慢慢前进，追兵将至，就引弓射他们，每射一箭就射死一人。追兵恐惧便停止追击，停一下又来追，像这样追追停停多次，每次来必有被射死的，李世民前后射杀数人，敬德杀死十余人，追者不敢再追逼。李世民有意徘徊或稍微退即来引诱追兵进入埋伏圈内，李世勣等

奋力击杀，大破贼军，斩首三百余级，俘获他们的骁勇将领殷秋、石瓒而回。于是，写信给窦建德，告诉他："赵、魏之地，长久为我所有，被你侵夺。只因你以礼相待淮安王，同安公主得以返回，故互相坦白胸怀解除怨恨。王世充新近与你修好，已曾反复无常，当今亡在旦夕，更矫饰语言诱惑你，你就以三军之众，受他人节制，千金之资，白白为他人消耗，实在不是上策。当今，前头部队相遇，他很快败亡，你们想行郊劳礼(由于阻于唐兵)无法办到，能不胸怀惭愧。所以遏止锋锐，希望听到你择善而从，若不听从劝说，恐怕虽后悔也难追回。"

8 立秦王世民之子泰为卫王。

9 夏，四月，己丑，丰州总管张长逊入朝[①]。时言事者多云，长逊久居丰州，为突厥所厚，非国家之利。长逊闻之，请入朝，上许之。会太子建成北伐稽胡，长逊帅所部会之，因入朝，拜右武候将军。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帅巴、蜀兵来会秦王击王世充，以长逊检校益州行台右仆射。

10 己亥，突厥颉利可汗寇雁门，李大恩击走之。

11 壬寅，王世充骑将杨公卿、单雄信引兵出战，齐王元吉击之，不利，行军总管卢君谭战死。

12 太子还长安。

13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隐以城来降[②]。

14 戊申，突厥寇并州。初，处罗可汗与刘武周相表里，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郑元琦往谕以祸福，处罗不从。未几，处罗遇疾卒，国人疑元琦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汉阳公瓌赂

颉利可汗以金帛，颉利欲令瓌拜，瓌不从，亦留之。又留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

15 甲寅，封皇子元方为周王，元礼为郑王，元嘉为宋王，元则为荆王，元茂为越王。

16 窦建德迫于武牢不得进，留屯累月，战数不利，将士思归。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将轻骑千余抄其粮运，又破之，获其大将军张青特。

凌敬言于建德曰："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建德将从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继于道，王琬、长孙安世朝夕涕泣，请救洛阳，又阴以金玉啗建德诸将，以挠其谋。诸将皆曰："凌敬书生，安知战事，其言岂可用也！"建德乃谢敬曰："今众心甚锐，天赞我也，因之决战，必将大捷，不得从公言。"敬固争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谓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违也[㊀]。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来救郑，郑今倒悬，亡在朝夕，吾乃舍之而去，是畏敌而弃信也，不可。"

谍者告曰："建德伺唐军刍尽，牧马于河北，将袭武

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济河，南临广武[4]，察敌形势，因留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诱之，夕还武牢。己未，建德果悉众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陈[5]，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6]，亘二十里，鼓行而进。诸将皆惧，世民将数骑升高丘而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陈，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陈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轻唐军，遣三百骑涉汜水，距唐营一里所止。遣使与世民相闻曰："请选锐士数百与之剧。"世民遣王君廓将长槊二百以应之，相与交战，乍进乍退，两无胜负，各引还。王琬乘隋炀帝骢马，铠仗甚鲜，迴出陈前以夸众。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请往取之，世民止之曰："岂可以一马丧猛士。"敬德不从，与高甑生、梁建方三骑直入其陈，擒琬，引其马驰归，众无敢当者。世民使召河北马，待其至乃出战。

建德列陈，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陈西，驰而南上，戒之曰："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士及至陈前，陈果动，世民曰："可击矣！"时河渚马亦至，乃命出战。世民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直薄其陈。建德群臣方朝谒，唐骑猝来，朝臣趋就建德，建德召骑兵使拒唐兵，骑兵阻朝臣不得过，建德挥朝臣令却，进退之间，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东陂。窦抗引兵击之，战小不利。世民帅骑赴之，所向皆靡。淮阳王道玄挺身陷陈，直

出其后，复突陈而归，再入再出，飞矢集其身如猬毛，勇气不衰，射人，皆应弦而仆。世民给以副马，使从己。于是诸军大战，尘埃涨天。世民帅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陈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顾见之，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建德中槊，窜匿于牛口渚。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逐之，建德坠马，士让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杀我，我夏王也，能富贵汝。"武威下擒之，载以从马，来见世民。世民让之曰："我自讨王世充，何预汝事，而来越境，犯我兵锋！"建德曰："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建德将士皆溃去，所俘获五万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还乡里。

封德彝入贺，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虑，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惭。

建德妻曹氏与左仆射齐善行将数百骑遁归洛州。

甲子，世充偃师、巩县皆降。

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

世充将王德仁弃故洛阳城而遁，亚将赵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阳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与建德语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败状。世充召诸将议突围，南走襄阳，诸将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为擒，虽得出，终必无成。"丙寅，世充素服帅其太子、群臣、二千余人诣军门降。世民礼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见处，今见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顿首谢罪。于是部分诸军，先入洛阳，分守市肆，

禁止侵掠，无敢犯者。

丁卯，世民入宫城，命记室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省，收隋图籍制诏，已为世充所毁，无所获。命萧瑀、窦轨等封府库，收其金帛，颁赐将士。收世充之党罪尤大者段达、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杨汪、孟孝义、单雄信、杨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张童儿、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余人斩于洛水之上。初，李世勣与单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阳平，世勣言雄信骁健绝伦，请尽输己之官爵以赎之，世民不许。世勣固请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办事。"世勣曰："吾不惜余生，与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许国，事无两遂。且吾死之后，谁复视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随兄为土，庶几不负昔誓也！"士民疾朱粲残忍，竞投瓦砾击其尸，须臾如冢。囚韦节、杨续、长孙安世等十余人送长安。士民无罪为世充所囚者，皆释之，所杀者祭而诔之⑦。

初，秦王府属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淹素与如晦兄弟不协，谮如晦兄杀之，又囚其弟楚客，俄几死，楚客终无怨色。及洛阳平，淹当死，楚客涕泣请如晦救之，如晦不从。楚客曰："曩者叔已杀兄，今兄又杀叔，一门之内，自相残而尽，岂不痛哉！"欲自刭，如晦乃为之请于世民，淹得免死。

秦王世民坐阊阖门，苏威请见，称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数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及至长安，

又请见，不许。既老且贫，无复官爵，卒于家，年八十二。

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8]。

【注释】

①丰州：治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

②平州：王世充置，当在今河南孟津东北。

③祭酒：盖凌敬为窦建德国子祭酒，故称。

④广武：广武城。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广武山上，城有二，分东、西两城。此盖指西城。

⑤板渚：在今河南荥阳县高村西北牛口峪附近黄河南岸。

⑥鹊山：在今荥阳县西南。

⑦诔：哀悼死者的一种文体，犹今之悼辞。一般累述死者功德，此处哀其无罪被杀。

⑧返初：即返初服，也指辞官归田。因古代服饰标志身份，返初服即返回服饰当初服装。此指僧尼还俗，穿戴民俗服饰。

【译文】

8 立秦王李世民的儿子李泰做卫王。

9 夏，四月，初二日，丰州总管张长逊入朝。当时谈政事的人都说，张长逊长久在丰州居处，被突厥厚待，对国家是不利的。长逊听到这种说法，请求入朝，皇上允许他的请求。遇上太子建成向北讨伐稽胡，长逊率领部下与太子相会，因此入朝，任命为右武候将军。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率领巴、蜀军队前来会合秦王攻击王世充，用长逊检校益州行台右仆射。

10 十二日，突厥颉利可汗侵犯雁门，李大恩打跑他。

11 十五日，王世充骑兵将领杨公卿、单雄信领兵出来交战，齐王

元吉迎击，不顺利，行军总管卢君谭战死。

12 太子回长安。

13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隐献城投降。

14 二十一日，突厥入侵并州。当初，处罗可汗与刘武周互为表里，侵犯并州；皇上派太常卿郑元琦前往晓以祸福利害，处罗可汗不听从。不久，处罗可汗得病而死，本国人怀疑是郑元琦毒死的，扣留不放他回朝。皇上又派汉阳公李瓌拿金帛贿赂颉利可汗，颉利可汗想使李瓌下拜，李瓌不听从，也把他扣留下来。又扣留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皇上发怒，也扣留他的使者。李瓌，是李孝恭的弟弟。

15 二十七日，封皇子李元方做周王，元礼做郑王，元嘉做宋王，元则做荆王，元茂做越王。

16 窦建德困于武牢不能进军，留下屯扎连月，交战数次不顺利，将士思念回归故里。三十日，秦王李世民派王君廓率轻骑兵千余人抄袭他的粮运队，又打败他，俘获他的大将军张青特。

凌敬对窦建德说："大王全军渡河，攻占怀州、河阳，派重要将领防守，更鸣鼓建立旗帜，越过太行，进入上党，占领汾、晋，趋向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踏入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开拓土地，取得士众，形势更加强盛；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作为当今的策略，没有什么可更改这个的。"窦建德将要听从，而王世充派使者来告急，络绎不绝，王琬、长孙安世朝夕哭泣，请求援救洛阳，又暗中用金玉收买建德众将，来干扰他的谋划。诸将都说："凌敬一介书生，怎么知道战争之事，他的话怎能采用！"于是，建德谢绝凌敬说："当今众人意志非常坚决，是天赞助我，因此决战，定能大获全胜，不能听从你的话。"凌敬坚决争执，建德发怒，命令扶他出去。建德的妻子曹氏对他说："祭酒(凌敬)的言论是不能违背的。如今大王从滏口趁唐的空虚，连营渐进而取得山北，又因突厥在西边抄掠关中，唐一定回师自救，还忧虑什么不能解郑之围！若在此停顿军

队，使士兵疲惫气衰，资财耗费，要想求得成功，要到哪一天呢？”建德说：“这不是你们女人所懂得的！我前来救郑，郑当今危急，亡在旦夕，我舍弃它而离去，这是畏惧敌人而抛弃信义，不可这样做。”

间谍报告说：“建德探知唐军喂料用尽，在河北放牧马匹，要袭击武牢。”五月，初一，秦王李世民向北渡河，向南到广武，观察敌方形势，因而留下马千余匹，在河渚放牧来引诱敌人，晚上返回武牢。初二日，窦建德果真全军而来，从板渚到牛口布阵，北到大河，西接汜水，南连鹘山，横二十里，敲鼓行军而进。诸位将领都恐惧，李世民率领数骑兵登高而观望，对诸位将领说：“贼从山东起兵，不曾遇见大的敌手，当今渡过险要而喧嚣，这是没有纪律，靠近城来设阵，有轻视我的心理；我按兵不动，他们的勇气自然衰弱，设阵长久，士卒饥饿，势将自行撤退，追逐而加以袭击，没有战不胜的。与公等定约，一过中午，就会打破他们了！”窦建德内心轻视唐军，派三百骑涉过汜水，离唐营一里处停止下来，派使者给李世民通话说：“请选派精锐士卒数百名与他们游戏。”李世民派王君廓率手执长槊的二百士卒来应付他们，共同交战，忽进忽退，两边都没胜负，各带领回去。王琬乘坐隋炀帝的青骢马，铠甲兵仗非常鲜艳，远出阵前来向众人夸耀。李世民说：“他所乘坐的真是一匹良马呀！”尉迟敬德请求前往夺取，李世民阻止他说：“怎么能因一匹马，丧失勇猛之士。”敬德不听从，和高甑生、梁建方三骑直接插入敌阵，擒获王琬，牵着他的马急驰归营，兵众没有敢阻挡的。李世民派人召集河北马匹，等他们到来才出战。

窦建德排列阵势，从早上到中午，士卒饥饿疲倦，都列坐在地上，又争着喝水，迟疑徘徊想后退。李世民令宇文士及率领二百骑兵经过建德的列阵的西边，奔驰而向南上，警告士及说：“贼人如不动，你就领兵回来，若动就领兵向东出击。”士及到阵前，敌阵果然动了，李世民说：“可以攻击了！”当时，河渚上的马匹也来到，就命令出击交战。李世民率领轻骑先进发，大军跟随在后面，向东涉过

汜水，直接迫近建德的列阵。建德的群臣正朝见，唐的骑兵突然到来，朝臣都跑向建德，建德召集骑兵使他们抗拒唐兵，骑兵阻碍朝臣不能过，建德指挥朝臣命令后退，进退之间，唐兵已到，建德困窘急迫，退依东陂。窦抗率兵攻击，交战稍微不利。世民率骑兵赶到，所向披靡。淮阳王李道玄挺身陷入敌阵，直冲出阵后，再突阵而归，再入再出，飞箭射在他身上多如猬毛，勇气不衰，射敌人，都应弦而倒。李世民给他一匹副马，使他跟从自己。于是诸军大战，尘土充满天际。李世民率领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卷着旗帜冲入敌阵，出现在敌人的阵后，张开唐的旗帜，建德的将士回头看到，大为溃散，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窦建德被长矛刺中，欲窜逃到牛口渚藏匿起来。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追逐他，建德坠落马下，士让举槊将刺，建德说："不要刺我，我是夏王，能使你富贵。"武威下马擒拿他，用备用马驮上他，来见李世民。李世民责备他说："我自来讨伐王世充，干你何事，而来犯越境界，冒犯我军锋锐！"建德说："当今不自来，恐怕烦劳你远取。"建德的将士都溃散离去，俘获的有五万人，世民即日遣散他们，使他们归还乡里。

封德彝前来祝贺，李世民笑着说："没用你的话，才能有今天。聪明的人考虑多次问题，不免有一次失误啊！"封德彝觉得很惭愧。

建德妻曹氏与左仆射齐善行率数百骑兵逃回洛州。

初七日，王世充所属的偃师、巩县都降顺了。

初八日，用太子左庶子郑善果做山东道抚慰大使。

王世充将领王德仁放弃旧洛阳城逃遁，副将赵季卿以城投降。秦王李世民囚禁着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郭士衡等到洛阳城下，来给王世充看。王世充哭着与窦建德讲话，于是派长孙安世等进入城内说明失败情状。王世充召集诸将商议突围，向南逃奔襄阳，诸将都说："我们所凭恃的是夏王，夏王如今已被擒，虽能突围出去，终究必定不会成功。"初九日，王世充穿着素色服装，领着他的太子、群臣、二千余人到军门谒见投降。李世民以礼接待，王世充低头

伏在地上浑身流汗。李世民说："你常拿童子看待我，如今见到童子，为什么如此恭敬呢？"王世充叩头谢罪。于是部署分咐诸军，先进入洛阳，分别守护市肆，禁止侵占掠夺，没有敢违犯的。

初十日，李世民进入宫城，命令记室房玄龄先进入中书、门下省，收拾隋室图书册籍诏令公文，已被王世充所毁坏，没有收获。命令萧瑀、窦轨等查封府库，收拾金帛，颁赐将士。收捕王世充的同党罪恶特大的段达、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杨汪、孟孝义、单雄信、杨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张童儿、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余人斩于洛水之上。当初，李世勣与单雄信友情善厚，盟誓同生死。等到洛阳平定，李世勣说单雄信骁勇敏健无比，请求捐出自己所有的官爵来替他赎罪，李世民不允许。李世勣坚决请求不能得到允许，哭泣着退出来。单雄信说："我本来就知道你不能办好此事。"李世勣说："我不惜余生，与兄同死，但既然把这身躯许给了国家，事无两成。况且我死之后，谁再来照顾兄的妻儿呢？"于是，割下大腿上的肉来给单雄信吃，说："使这块肉随兄长化为尘土，差不多不辜负从前的誓言吧！"士民疾恨朱粲的残忍，争着投掷瓦砾打击他的尸体，一下子瓦砾堆积如坟冢。因韦节、杨续、长孙安世等十余人送到长安。士民无罪被王世充囚禁的，全部释放，被杀的人都祭奠他们并致悼辞。

起初，秦王府属员杜如晦的叔父杜淹在王世充手下做事，杜淹平素与如晦兄弟不和，诬陷如晦兄长使之被杀，又囚禁他的弟弟楚客，几乎饿死掉，楚客始终没有怨恨的神色。等到洛阳平定，杜淹理当处死，楚客哭泣着请求如晦救他，如晦不听从。楚客说："从前，叔父已杀了兄长；如今，兄长又去杀叔，一个家族之内，自相残杀干净，难道不痛心吗！"说完要自杀，如晦于是替他向李世民请求，杜淹得免一死。

秦王李世民在阊阖门办公，苏威请求谒见，声称年老体病不能叩拜。李世民派人责备他说："你是隋室宰相，隋室危难不能扶助，

使君主被弑，国家灭亡。见李密、王世充都叩头行礼。如今既然年老有病，不必劳烦来见我。”等到长安，又请求谒见，不允许。苏威既老又穷，没再授予官爵，死在家里，享年八十二岁。

秦王李世民观看隋朝宫殿，感叹说：“奢侈的心思达到了顶点，人间的欲望到了尽头，能不灭亡吗！”下令撤除端门楼，焚烧乾阳殿，毁掉则天门及门阙，废除诸道场，城中的僧尼，留下有名声有德行的各二十人，其余都令还俗。

17 前真定令周法明[1]，法尚之弟也[2]，隋末结客，袭据黄梅，遣族子孝节攻蕲春，兄子绍则攻安陆，子绍德攻沔阳，皆拔之。庚午，以四郡来降。

18 壬申，齐善行以洺、相、魏等州来降。时建德余众走至洺州，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征兵以拒唐；又欲剽掠居民，还向海隅为盗。善行独以为不可，曰：“隋末丧乱，故吾属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为擒，易如反掌，岂非天命有所属，非人力所能争邪！今丧败如此，守亦无成，逃亦不免，等为亡国，岂可复遗毒于民！不若委心请命于唐，必欲得缯帛者，当尽散府库之物，勿复残民也！”于是运府库之帛数十万段，置万春宫东街，以散将卒，凡三昼夜乃毕。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无得更入人家。士卒散尽，然后与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帅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传国八玺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宝请降于唐。上以善行为秦王左二护军[3]，仍厚赐之。

初，窦建德之诛宇文化及也，隋南阳公主有子曰禅师，建德虎贲郎将於士澄问之曰："化及大逆，兄弟之子皆当从坐，若不能舍禅师，当相为留之。"公主泣曰："虎贲既隋室贵臣[6]，兹事何须见问。"建德竟杀之。公主寻请为尼。及建德败，公主将归长安，与宇文士及遇于洛阳，士及请与相见，公主不可。士及立于户外，请复为夫妇。公主曰："我与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谋逆之日，察君不预知耳。"诃令速去。士及固请，公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见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辞而去。

19 乙亥，以周法明为黄州总管[7]。

20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台杞王世辩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诣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璝请降；世充故地悉平。

21 窦建德博州刺史冯士羡复推淮安王神通为慰抚山东使，徇下三十余州；建德之地悉平。

22 己卯，代州总管李大恩击宛君璋，破之。

23 突厥寇边，长平靖王叔良督五将击之，叔良中流矢；师旋，六月，戊子，卒于道。

24 戊戌，孟海公余党蒋善合以郓州，孟暾鬼以曹州来降。暾鬼，海公之从兄也。

25 庚子，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8]，举州叛，奉靺鞨突地稽为主。

26 黄州总管周法明攻萧铣安州，拔之，获其总管马贵迁。

27 乙巳，以右骁卫将军盛彦师为宋州总管，安抚河南。

28 乙卯，海州贼帅臧君相以五州来降[8]，拜海州总管。

29 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台王弘烈、王泰、左仆射郎卢行褒、右仆射苏世长以襄州来降。上与行褒、世长皆有旧，先是，屡以书招之，行褒辄杀使者；既至长安，上诛行褒而责世长。世长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9]，陛下既得之矣，岂可复忿同猎之徒，间争肉之罪乎！"上笑而释之，以为谏议大夫。尝从校猎高陵[10]，大获禽兽，上顾群臣曰："今日畋，乐乎？"世长对曰："陛下游猎，溥废万机[11]，不满十旬，未足为乐！"上变色，既而笑曰："狂态复发邪？"对曰："于臣则狂，于陛下甚忠。"尝侍宴披香殿，酒酣，谓上曰："此殿炀帝之所为邪？"上曰："卿谏似直而实多诈，岂不知此殿朕所为，而谓之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其华侈如倾宫、鹿台[12]，非兴王之所为故也。若陛下为之，诚非所宜。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见所居宅仅庇风雨，当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宫室，已极侈矣，而又增之，将何以矫其失乎？"上深然之。

30 甲子，秦王世民至长安。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前后部鼓吹，俘王世充、窦建德及隋乘舆、御物献于太庙，行饮至之礼以侑之[13]。

【注释】

①真定：县名。治在今河北正定县。

②法尚：周法尚，自陈入隋为将。

③左二护军：武官名。秦王李世民所统置左三府、右三府，各有统军护军、

此为左二府护军之职。

④虎贲既隋室贵臣：於士澄原为隋上仪同，大业初为造龙舟，往江南采过木。

⑤黄州：治在今湖北新洲县。

⑥博州：治在今山东聊城县东北。

⑦营州：治在今辽宁朝阳市。

⑧海州：治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

⑨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鹿，喻帝位。《汉书·四五·蒯通传》："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注："张晏曰：以鹿喻帝位。"

⑩校猎：设栅栏圈围野兽而猎取之。校，木栅栏。

⑪万机：指帝王日常的纷繁政务。万，众多；机，即几，微，言当戒慎万事之微，可简称政务，政事。

⑫倾宫、鹿台：极尽奢侈的殷纣王所筑。

⑬饮至：古时，盟伐既归，合饮于宗庙之谓。饮时，以数车徒、器械及所获物，庆功，或策封、赏赐。

【译文】

17 前真定县令周法明，是周法尚的弟弟，隋朝末年，结交宾客，袭击占据黄梅县，派本族子弟孝节攻打蕲春，哥哥的儿子绍则攻打安陆，儿子绍德攻打沔阳，都攻下了。十三日，献出四郡投降。

18 十五日，齐善行以洛、相、魏等州来投降。当时窦建德的残余兵众逃到洛州，要立建德养子为主，征兵来抗拒唐朝；又想窃掠居民，还向海边做强盗。善行独自认为不可，说："隋末丧亡混乱，因此，我们相聚草野为寇，只是为了苟且求生罢了。凭借夏王的英明武威，平定了河朔，兵强马壮，但是还被唐军一战打败被俘，易如反掌，难道不是天命有所归属，不是人力所能争取的吗！如今丧亡失败到这个地步，守也不能成功，逃也不免一死，同是亡国，不可再遗害人民！不如委心向唐请命，一定想得到缯帛的人，当全部散发府库的物品，不要再残害人民！"于是运府库的帛数十万段，放在万春

宫东街，来散发给将卒，共三天三夜才散发完毕。仍旧派兵守住街坊，得到物品的人就出去，不能再进入人家。士卒散完，然后与仆射裴矩、行台曹旦，率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传国八玺以及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宝请求投降于唐。皇上用善行做秦王左二护军，仍然厚赏他。

起初，窦建德诛杀宇文化及，隋南阳公主有一儿子叫禅师，建德虎贲郎将於士澄问她说："化及大逆无道，兄弟的儿子都应当牵连治罪，若不能舍弃禅师，当替您留下他。"公主哭着说："虎贲郎将既是隋室贵臣，这事何须问我。"建德终于杀了禅师。公主不久请求当尼姑。等到建德失败，公主将要归还长安，同宇文士及在洛阳相遇，士及请求和她相见，公主不许可，士及在门外站着，请求再结为夫妇。公主说："我与你是仇家，如今所以不亲手杀死你，是由于叛逆之日，觉察你预先不知道罢了！"大声呵斥，令他赶快离去。士及坚决请求，公主发怒地说："一定要想找死，可以相见。"士及知道不能屈从，才拜别告辞而离去。

19 十八日，派周法明做黄州总管。

20 二十一日，王世充的徐州行台杞王王世辩献出徐、宋等三十八州谒见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瓌请求投降；王世充旧有的辖地全部平定。

21 窦建德博州刺史冯士羡再次推荐淮安王李神通做慰抚山东使，收复三十余州，建德的辖地全部平定。

22 二十二日，代州总管李大恩攻击苑君璋，打败了他。

23 突厥侵犯边境，长平靖王李叔良督导五位将领攻打他，李叔良中流矢；调回军队，六月，初二日，死在路上。

24 十二日，孟海公余党蒋善合以鄆州，孟暾鬼以曹州前来投降。暾鬼是孟海公的堂兄。

25 十四日，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反叛，奉靺鞨突地稽做主子。

26 黄州总管周法明攻打萧铣的安州，攻下安州，俘获他的总管马贵迁。

27 十九日，用右骁卫将军盛彦师做宋州总管，安抚河南。

28 二十九日，海州贼头目臧君相拥五州前来投降，任命为海州总管。

29 秋，七月，初五日，王世充行台王弘烈、王泰、左仆射豆卢行褒、右仆射苏世长献襄州投降。皇上和行褒、世长皆有旧情，开始，屡以书信招抚他们，行褒往往杀使者；已到长安，皇上诛杀行褒而责备世长。苏世长说："隋氏失其鹿，天下人共同追逐。陛下已经获得鹿了，怎么可以再怨恨同时打猎的人，向他们责问争肉的罪呢！"皇上笑着释放了他，任用他做谏议大夫。曾经跟从皇上设木栅栏圈围野兽取猎于高陵，猎获很多野兽，皇上回头对群臣说："今天打猎，很快乐吗？"苏世长回答说："陛下游玩打猎，耽误了政事，不满十旬，还称不上快乐！"皇上变了脸色，既而又笑着说："狂态又发了吗？"世长回答说："对于臣来说是狂，对于陛下来说是很忠诚。"曾在披香殿侍奉皇上饮宴，酒喝得正酣畅，对皇上说："此殿是隋炀帝所建造的吗？"皇上说："卿的劝谏好像直率，而实际多伪诈，难道不知此殿是我所建造，却称是隋炀帝建造呢？"对答说："臣实在不知道，只看到它的豪华奢侈像倾宫、鹿台，不是新兴王朝所建造的缘故。如果是陛下建造的，实在不适宜。臣从前在武功侍奉陛下，见到所居住的住宅房舍仅仅能遮蔽风雨，当时也以此为足了。如今用隋室的宫室，已经极奢侈了，而又增建，将用什么矫正隋氏的过失呢？"皇上很认为是这样。

30 初九日，秦王李世民至长安。李世民身披黄金铠甲，齐王李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位部将跟从在他的后面，铁骑万匹，前后部伍敲鼓吹角，俘获王世充、窦建德及隋朝皇帝乘坐的车舆、用的物品献给太庙，皇上在太庙行至饮之礼来宴犒他们。

31 乙丑，高句丽王建武遣使入贡。建武，元之弟也。

32 上见王世充而数之，世充曰："臣罪固当诛，然秦王许臣不死。"丙寅，诏赦世充为庶人，与兄弟子侄处蜀；斩窦建德于市。

33 丁卯，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给复一年。陕、鼎、函、虢、虞、芮六州，转输劳费，幽州管内，久隔寇戎，并给复二年[1]。律、令、格、式[2]，且用开皇旧制。赦令既下，而王、窦余党尚有远徙者，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复徙之，是自违本心，使臣民何所凭依。且世充尚蒙宽宥，况于余党，所宜纵释。"上从之。

王世充以防夫未备，置雍州廨舍[3]。独孤机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帅兄弟至其所，矫称敕呼郑王；世充与兄世惲趋出，修德等杀之。诏免修德官。其余兄弟子侄等，于道亦以谋反诛。

34 隋末钱弊滥薄[4]，至裁皮糊纸为之，民间不胜其弊。至是，初行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参[5]，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并书[6]，回环可读。

35 以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洛阳；以淮阳王道玄为洛州总管。李世勣父盖竟无恙而还，诏复其官爵。窦轨还益州。轨将兵征讨，或经旬月不解甲。性严酷，将佐有犯，无贵贱立斩之，鞭挞吏民，常流血满庭，所部重足屏息。

36 癸酉，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诸州⑰，秦王世民、齐王元吉赐三铲，裴寂赐一铲，听铸钱。自余敢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

37 河北既平，上以陈君宾为洺州刺史。将军秦武通等将兵屯洺州，欲使分镇东方诸州；又以郑善果等为慰抚大使，就洺州选补山东州县官。

窦建德之败也，其诸将多盗匿库物，及居闾里，暴横为民患，唐官吏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高雅贤、王小胡家在洺州，欲窃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贤等亡命至贝州。会卜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及雅贤等，于是愿等相谓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唐，其将相大臣段达、单雄信等皆夷灭；吾属至长安，必不免矣。吾属自十年以来，身经百战，当死久矣，今何惜余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礼，唐得夏王即杀之。吾属皆为夏王所厚，今不为之报仇，将无以见天下之士！"乃谋作乱，卜之，以刘氏为主吉，因相与之漳南，见建德故将刘雅，以其谋告之。雅曰："天下适安定，吾将老于耕桑，不愿复起兵！"众怒，且恐泄其谋，遂杀之。故汉东公刘黑闼，时屏居漳南，诸将往诣之，告以其谋，黑闼欣然从之。黑闼方种蔬，即杀耕牛与之共饮食定计，聚众得百人。甲戌，袭漳南县据之。是时，诸道有事则置行台尚书省，无事则罢之。朝廷闻黑闼作乱，乃置山东道行台于洺州，魏、冀、定、沧并置总管府。丁丑，以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行台右仆射。

38 辛巳，夔州道安抚使郭行方攻萧铣郡州⑱，拔之。

39 孟海公与窦建德同伏诛，戴州刺史孟暾鬼不自安，挟海公之子义以曹、戴二州反，以禹城令蒋善合为腹心；善合与其左右同谋斩之。

【注释】

①给复：免除徭役。

②律、令、格、式：法的几种形式，指律条、政令、官吏处事规则、条例。

③廨舍：官府、官署、官舍，官吏办事及居住处所。

④弊：破败、败坏。

⑤参：应作叅，重量单位，应劭云：十黍为絫，十絫为铢。颜师古认为盖笔误。

⑥给事中：唐属门下省，掌侍奉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

⑦钱监：官署名。唐置，设有铸钱使，掌管钱的铸造事宜。

⑧郯州：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县西北。

【译文】

31 初十日，高句丽王建武遣使者入京纳贡。建武，是高元的弟弟。

32 皇上见到王世充就责备他，王世充说："我罪大本来应当诛杀，但秦王允许不杀我。"十一日，下诏书赦免王世充死罪，贬为庶民，和兄弟子侄迁徙到蜀地居住；斩窦建德于街市。

33 十二日，因天下大略平定，大赦百姓，免除徭役一年。陕、鼎、函、虢、虞、芮六州，周转运输，辛劳费资，幽州管辖以内，长久隔绝于盗寇戎狄，一并免除徭役二年。律、令、格、式，暂且袭用开皇旧制。赦令已下，而王、窦余党还有远迁的，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上奏说："兵、食可以去掉，信不可去掉，陛下已经赦罪而再迁徙他们，是自我违背本来的心愿，使臣民依凭什么？况且王世充还蒙受宽宥，

更何况对余党！适宜释放。”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王世充因监护的役夫未备，暂时安置在雍州官舍。独孤机的儿子定州刺史独孤修德率领兄弟到王世充的住所，诈称诏命招呼郑王；王世充和他的兄长王世惔急忙赶出来，独孤修德等杀死了他们。诏命免除独孤修德的官爵。其余的兄弟子侄等人，也因谋反在路上就被杀了。

34 隋末钱币破败粗略薄小，甚至于剪裁皮革糊纸做钱币，民间受不了这种弊害。到此，初次推行开元通宝钱，重量二铢四絫，积十枚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合适，远近都感到方便。命令给事中欧阳询撰写钱的文字并书写上面，其文回环可读。

35 用屈突通做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守洛阳；用淮阳王李道玄做洛州总管。李世勣父盖终于无恙而回，诏令恢复他的官职爵位。窦轨返回益州。窦轨率领军队征战讨伐，有时经历十天一月都不解除战甲。他性情严酷，将佐有犯规的，无论贵贱立刻杀掉他，鞭挞吏民，常常流血满庭，所有部下叠足而立，屏住呼吸，不敢稍动。

36 十八日，在洛、并、幽、益等诸州设置钱监，赐给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各三座冶铸，裴寂一座冶铸，听凭铸钱。其余敢盗铸钱的，身受杀戮之罪，全家人也一同处死。

37 河北已平定，皇上任陈君宾做洛州刺史。将军秦武通等率领军队屯扎洛州，要使他们分别镇守东方的各州；又用郑善果等做慰抚大使，就在洛州选补山东州官、县官。

窦建德失败，他的部将多数盗取藏匿府库之物，到居住闾里，暴虐横蛮，成为人民的祸害，唐的官吏以法为准绳加以处置，有的加以殴打，建德故将都惊惧不安。高雅贤、王小胡家住洛州，想暗中携带他们的全家出逃，官吏搜捕他们，高雅贤等人逃亡到贝州。遇到皇上征招窦建德的旧将范愿、董康买、曹湛及雅贤等，于是范愿等人相互商量说：“王世充以洛阳向唐投降，他的将相大臣段达、单雄信等人都被杀掉；我们到长安，必定不会免除一死。我们从十年

以来，身经百战，早该死了，如今何必爱惜残年余生，不如用它来建立功业。而且夏王获得淮安王，用客礼对待他，唐获得夏王就杀了他。我们都是被夏王所厚待过的，如今不为他报仇，将凭什么来见天下之士！"于是，图谋作乱，占卜此事的凶吉，以刘氏做主吉利，因而共同到漳南，会见窦建德的旧将刘雅，把他们的图谋告诉刘雅。刘雅说："天下才安定，我将事耕田蚕桑了此余生，不愿再起兵！"众人发怒，又怕泄漏他们的计谋，就杀了刘雅。原汉东公刘黑闼，当时屏绝人事定居漳南，诸将前往谒见他，把他们的图谋告诉刘黑闼，黑闼高兴地听从。刘黑闼正在种蔬菜，马上杀耕牛和他们共同饮酒吃饭定计策，聚集兵众得到一百人。十九日，偷袭漳南县占据了它。这一时期，各道有事就设置行台尚书省，没事就废免它。朝廷听到刘黑闼作乱，就设置山东道行台于洛州，魏、冀、定、沧一并设置总管府。二十二日，命淮安王李神通做山东道行台右仆射。

38 二十六日，褒州道安抚使郭行方攻打萧铣都州，攻下了都州。

39 孟海公与窦建德同时伏罪被诛，戴州刺史孟暾鬼心头不安，挟持孟海公的儿子义以曹、戴二州反叛，用禹城令蒋善合做心腹，蒋善合与他左右的人共同密谋，斩杀了他。

40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41 丁亥，命太子安抚北边。

42 丁酉，刘黑闼陷鄗县[1]，魏州刺史权威、贝州刺史戴元祥与战，皆败死，黑闼悉取其余众及器械。窦建德旧党稍稍出归之，众至二千人，为坛于漳南，祭建德，告以举兵之意，自称大将军。诏发关中步骑三千，使将军秦武通、定州总管蓝田李玄通击之；又诏幽州总管李艺引兵会击黑闼。

43 癸卯，突厥寇代州，总管李大恩遣行军总管王孝基拒之，举军皆没。甲辰，进围崞县[2]。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归，李大恩众少，据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余引去。

44 上以南方寇盗尚多，丙午，以左武候将军张镇周为淮南道行军总管，大将军陈智略为岭南道行军总管，镇抚之。

45 丁未，刘黑闼陷历亭[3]，执屯卫将军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杀之。

46 初，洛阳既平，徐圆朗请降，拜兖州总管，封鲁郡公。刘黑闼作乱，阴与圆朗通谋。上使葛公盛彦师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圆朗执彦师，举兵反。黑闼以圆朗为大行台元帅，兖、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应之。圆朗厚礼彦师，使作书与其弟，令举虞城降。彦师为书曰："吾奉使无状[4]，为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圆朗初色动，而彦师自若。圆朗乃笑曰："盛将军有壮节，不可杀也。"待之如旧。

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璝行至宋州[5]，属圆朗反，副使柳谘劝璝退保汴州，璝笑曰："柳公何怯也！"圆朗又攻陷楚丘，引兵将围虞城[6]，璝遣部将崔枢、张公谨自鄢陵帅诸豪右质子百余人守虞城[7]。谘曰："枢与公谨皆王世充将，诸州质子父兄皆反，恐必为变。"璝不应。枢至虞城，分质子使与土人合队共守城。贼稍近，质子有叛者，枢斩其队帅。于是诸队帅皆惧，各杀其质子，枢不禁，枭其首于门外，遣使白璝。璝阳怒曰："吾所以使与质子俱者欲招其父兄耳，

何罪而杀之!"退谓濬曰:"吾固知崔枢能办此也。县人既杀质子,与贼深仇,吾何患乎!"贼攻虞城,果不克而去。

47 初,窦建德以鄄阳崔元逊为深州刺史⑧,及刘黑闼反,元逊与其党数十人谋于野,伏甲士于车中,以禾覆其上,直入听事,自禾中呼噪而出,执刺史裴晞杀之,传首黑闼。

【注释】

①鄄县(shū 输)县:治在今山东夏津县。

②崞县:治在今山西原平县北崞阳镇。

③历亭:县名。治在今山东武城县东北旧城东。

④无状:没有成绩。

⑤宋州:治在今河南商丘县。

⑥虞城:县名。在今河南省虞城县北旧城西南。

⑦豪右:豪强。古时尚右,故右即强。

⑧深州:治在今河北饶阳县。

【译文】

40 八月,初一日,有日食。

41 初二日,命冷太子安抚北方边境。

42 十二日,刘黑闼攻陷鄄县,魏州刺史权威、贝州刺史戴元祥和他交战,都战败被杀。刘黑闼全部收取他们的余众及器械。窦建德旧的党余稍稍出来归附,兵众至二千人,在漳南设置祭坛,祭奠窦建德,把举兵的意思告诉他,自称大将军。皇上诏令发动关中步骑兵三千,派将军秦武通、定州总管蓝田人李玄通攻击刘黑闼;又诏令幽州总管李艺领兵合攻刘黑闼。

43 十八日,突厥寇犯代州,总管李大恩派行军总管王孝基抗拒突厥,全军覆没。十九日,进兵围崞县。二十日,王孝基从突厥逃回,李大恩兵众少,凭据城池自守,突厥不敢逼近,经过一个多月领兵

离去。

44 皇上因南方寇盗尚多，二十一日，用左武候将军张镇周为淮南道行军总管，大将军陈智略做岭南道行军总管，去坐镇安抚。

45 二十二日，刘黑闼攻陷历亭，逮捕屯卫将军王行敏，屈使他下拜，行敏不拜，于是杀掉他。

46 当初，洛阳已平定，徐圆朗请求投降，任做兖州总管，封为鲁郡公。刘黑闼作乱，暗中与徐圆朗勾结谋划。皇上派葛公盛彦师安顿调集河南，行动到任城；二十六日，徐圆朗逮捕盛彦师，起兵造反。刘黑闼用徐圆朗做行台大元帅，兖、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强都响应。徐圆朗以厚礼待盛彦师，叫他写信给他的弟弟，使令以虞城投降。盛彦师写信说："我奉命作使没有成绩，被贼人擒获，做臣不能尽忠，誓死表明忠心；你要很好侍奉老母，不要为我操心。"徐圆朗起初变色动怒，然而盛彦师态度自如。徐圆朗就笑着说："盛将军有壮烈的志节，不能杀你。"待他同往常一样。

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璝巡行到宋州，碰上徐圆朗造反，副使柳濬劝任璝退守汴州，任璝笑着说："柳公胆怯什么呀！"徐圆朗又攻陷楚丘，领兵将围攻虞城，任璝派部将崔枢、张公谨从鄢陵率领各豪强质子百余人防守虞城。柳濬说："崔枢和张公谨都是王世充的部将，各州质子的父兄都造了反，恐怕一定会叛变。"任璝不答应。崔枢到虞城，分开质子使他们和士人合成一队共同守城。贼兵稍微接近，质子中有叛变的，崔枢斩杀他们的队帅。于是，各队帅都惧怕，各杀了他们队里的质子，崔枢不禁止，在城门外砍下质子的头，派使者告白任璝。任璝佯装发怒说："我之所以使他和质子合队，是想招来他们的父兄罢了，什么罪而杀他们！"退下来对柳濬说："我本来就知道崔枢能办这种事。县人已杀质子，与贼结下深仇，我害怕什么呢？"贼人攻打虞城，结果没有攻克而离去。

47 当初，窦建德用鄱阳人崔元逊做深州刺史，到刘黑闼造反，崔元逊和他的党羽数十人在野外谋划，在车中埋伏着甲士，用禾干覆

盖上面，直入听事的地方，从禾干中呼噪而出，抓住刺史裴晞杀了他，把他的首级传至刘黑闼。

48 九月，乙卯，文登贼帅淳于难请降[1]，置登州[2]，以难为刺史。

49 突厥寇并州，遣左屯卫大将军窦琮等击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等击之。

50 辛酉，徐圆朗自称鲁王。

51 隋末，歙州贼汪华据黟、歙等五州[3]，有众一万，自称吴王。甲子，遣使来降；拜歙州总管。

52 隋末，弋阳卢祖尚纠合壮士以卫乡里[4]，部分严整，群盗畏之。及炀帝遇弑，乡人奉之为光州刺史[5]；时年十九，奉表于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祖尚来降，丙子，以祖尚为光州总管。

53 己卯，诏括天下户口。

54 徐圆朗寇济州，治中吴伏论击走之[6]。

55 癸未，诏以太常乐工皆前代因罪配没[7]，子孙相承，多历年所，良可哀愍；宜并蠲除为民[8]，且令执事，若仕宦入流，勿更追集。

56 甲申，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破之。师道，恭仁之弟也。

57 诏发巴、蜀兵，以赵郡王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9]，李靖摄行军长史，统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下；以庐江王

瑗为荆鄂道行军元帅，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击浦铣。是月，孝恭发夔州。时峡江方涨[10]，诸将请俟水落进军，李靖曰："兵贵神速。今吾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江涨，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备，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从之。

58 淮安王神通将关内兵至冀州，与李艺兵合。又发邢、洺、相、魏、恒、赵等兵合五万余人，与刘黑闼战于饶阳城南[11]，布陈十余里；黑闼众少，依堤单行而陈以当之。会风雪，神通乘风击之，既而风返，神通大败，士马军资失亡三分之二。李艺居西偏，击高雅贤，破之，逐奔数里，闻大军不利，退保藁城；黑闼就击之，艺亦败，薛万均、万彻皆为所虏，截发驱之。万均兄弟亡归，艺引兵归幽州。黑闼兵势大振。

59 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12]，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以齐王元吉为司空。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13]，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谘议典籤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

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14]。允恭，大宝之弟子；元敬，收之从子；相时，师古之弟；立本，毗之子也。

初，杜如晦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长史。时府僚多补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龄曰："余人不足惜，至于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经营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惊曰："微公言[15]，几失之。"即奏为府属。与玄龄常从世民征伐，参谋帷幄，军中多事，如晦剖决如流。世民每破军克城，诸将佐争取宝货，玄龄独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将佐有勇略者，玄龄必与之深相结，使为世民尽死力。世民每令玄龄入奏事，上叹曰："玄龄为吾儿陈事，虽隔千里，皆如面谈。"

李玄道尝事李密为记室，密败，官属为王世充所虏，惧死，皆达曙不寐。独玄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忧可免！"众服其识量。

【注释】

①文登：治在今山东文登县。

②登州：治在今山东牟平县。

③歙(shè 社)州：治在今安徽歙县。黟，黟县，治在今安徽黟县，唐属歙州。

④弋阳：古郡名。治在今河南光山县。

⑤光州：治在今河南光山县。

⑥治中：官称。为州刺史的助理。唐无此称，已改为司马，盖沿用旧称。

⑦配没：发配没籍。

⑧蠲(juān 捐)除：免除。

⑨荆湘道：初唐行政区划分十道，但实无此道，是以南朝荆、湘所部言之，下荆郢道等类此。

⑩峡江：长江三峡段之谓。

⑪饶阳：县名。治在今河北饶阳县东北。

⑫大策上将：因秦王功大特设，位在王公之上，并开府，置官属。官置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并掌通判府事。军谘祭酒二人，谋军事，赞相礼仪，应接宾客。典签四人，掌宣传导引之事。主簿二人，掌省署教命。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二人掌书疏表启，宣行教命。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

⑫文学：文章博学。下面的"文学"为官称，唐因汉置，略如后世教官。

⑭登瀛州：比喻特别困难。瀛州，为传说中东海三神山之一，人不能至，至则成仙，此意为像登瀛州成仙一样困难。

⑲微：同非。不是，要不是。

【译文】

48 九月，初一日，文登贼帅淳于难请求投降，设置登州，任淳于难做刺史。

49 突厥寇犯并州，派左屯卫大将军窦琮等攻打突厥。初四日，突厥寇犯原州，派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等抗击突厥。

50 初七日，徐圆朗自称鲁王。

51 隋末，歙州贼汪华占据黟、歙等五州，有众一万，自称吴王。初十日，派使者前来投降，任命他做歙州总管。

52 隋末，弋阳卢祖尚纠合壮士保卫乡里，部署严整，群盗畏惧。到隋炀帝遇弑，乡人尊奉他为光州刺史，当时年纪才十九岁，向皇泰主上表。到王世充自立为王，卢祖尚前来投降，二十二日，派卢祖尚做光州总管。

53 己卯，诏命调查统计天下户口。

54 徐圆朗寇犯济州，治中吴伏论打跑了他。

55 二十九日，诏命认为太常乐工都是前代因罪发配没籍，子孙

相继，经历多年的乐户，实在可怜，应该免除做庶民，且命令主管部门，假若做仕为官入流内的，不再追召他们，以便使他们再成为乐工。

56 三十日，灵州总管杨师道攻击突厥，打败他们。杨师道，是杨恭仁的弟弟。

57 诏命发动巴、蜀的军队，命赵郡王李孝恭做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统领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向东而下；任庐江王李瑗做荆郢道行军元帅，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来攻击萧铣。该月，李孝恭从夔州出发。当时峡江正涨水，各将领请求等水落了进军，李靖说："兵贵神速。当今我们的军队才聚集，萧铣还不知道，假若乘着江水暴涨，突然抵达他的城下，乘其不备发起袭击，此行一定能擒获他们，不能失掉机会！"李孝恭听从他的意见。

58 淮安王李神通率领关内军队到冀州，与李艺军队聚合。又发动邢、洺、相、魏、恒、赵等地军队合计五万余人，同刘黑闼在饶阳城南交战，布阵十余里。刘黑闼兵众少，依堤单行布阵来抵挡。碰上大风雪，李神通乘着风势攻击刘黑闼，不久风向转回，李神通被打得大败，士兵马匹军用物资损失掉三分之二。李艺居处偏西边，攻击高雅贤，打败他，追逐败奔数里，听到大军作战不顺利，退回保守藁城；刘黑闼过来攻击他，李艺也被打败，薛万均、万彻都被刘黑闼所擒获，斩断头发驱逐他们。万均兄弟逃回，李艺领兵回幽州。刘黑闼军队士气大振。

59 皇上因秦王功劳大，前代官阶都不足以称他，特设置天策上将，职位在王公之上。冬，十月，命李世民做天策上将，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加食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设置官属。任命齐王李元吉做司空。李世民因海内逐渐平定，就在皇宫西边开设学馆，延请四方文学之士，诸王出命称教，以王府僚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

敬、颜相时、谘议典籤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换日值宿，供给珍贵膳食，恩宠礼遇优厚。李世民朝见君主办理公事的空暇，就到馆中，请诸学士讨论文献典籍，有时到半夜才就寝。又派库直阎立本画像，褚亮作赞辞，称之为十八学士。士大夫能参预其选拔的，当时的人称之为"登瀛州"。蔡允恭，是蔡大宝的弟弟；薛元敬，是薛收的侄儿；颜相时，是颜师古的弟弟；阎立本，是阎毗的儿子。

当初，杜如晦是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迁为陕州长史。当时府中的僚属多数补充外官，李世民为此忧虑。房玄龄说："其他的人都不可惜，至于杜如晦，有辅佐成就王业之才，大王想经营四方，非杜如晦不可。"李世民醒寤说："要不是您说，几乎失掉了他。"立即奏请作府属。他与房玄龄常常跟从李世民征伐，在军帐中参加谋划，军中很多事，如晦剖析决断畅如流水。李世民每次打败敌军攻克城池，诸将佐争取珠宝货物，而房玄龄单收罗人才，献给幕府。又将佐有勇略的，房玄龄一定与他深厚结交，使他替李世民竭尽死力。李世民每次令房玄龄入朝奏事，皇上感叹地说："房玄龄替我儿子陈述事情，虽隔千里，都像面谈。"

李玄道曾事奉李密当记室，李密失败，官属被王世充俘虏，怕死，都通宵达旦不眠。唯独李玄道起居自如，说："死生有命，不是忧虑可避免的！"众人都佩服他的胆识度量。

60 庚寅，刘黑闼陷瀛州，杀刺史卢士叡。观州人执刺史雷德备[1]，以城降之。

61 辛卯，萧铣鄂州刺史雷长颖以鲁山来降[2]。

62 赵郡王孝恭帅战舰二千余艘东下，萧铣以江水方涨，殊不为备；孝恭等拔其荆门、宜都二镇，进至夷陵。铣将文士弘将精兵数万屯清江[3]，癸巳，孝恭击走之，获战舰三百余艘，杀溺死者万计，追奔至百里洲[4]。士弘收兵复战，又败之，进入北江。铣江州总管盖彦举以五州来降。

63 毛州刺史赵元恺[5]，性严急，下不堪命。丁卯[6]，州民董灯明等作乱，杀元恺以应刘黑闼。

64 盛彦帅自徐圆朗所逃归。王薄因说青、莱、密诸州，皆下之。

65 萧铣之罢兵营农也，才留宿卫数千人，闻唐兵至，文士弘败，大惧，仓猝征兵，皆在江、岭之外，道涂阻远，不能遽集，乃悉见兵出拒战。孝恭将击之，李靖止之曰："彼救败之师，策非素立，势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今若急之，彼则并力死战，楚兵剽锐，未易当也。"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帅锐师出战，果败走，趣南岸。铣众委舟收掠军资，人皆负重，靖见其众乱，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获舟舰，李靖使孝恭尽散之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藉其用，奈何弃以资敌？"靖曰："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

旬月，吾取之必矣。”铣援兵见舟舰，果疑不进。其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将朝江陵，闻铣败，悉诣孝恭降。

孝恭勒兵围江陵，铣内外阻绝，问策于中书侍郎岑文本，文本劝铣降。铣乃谓群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复支矣。若必待力屈，则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于涂炭乎！”乙巳，铣以太牢告于太庙，下令开门出降，守城者皆哭。铣帅群臣缟缞布幞诣军门[7]，曰：“当死者唯铣耳，百姓无罪，愿不杀掠。”孝恭入据其城，诸将欲大掠，岑文本说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来，困于虐政，重以群雄虎争，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跂踵延颈以望真主[8]，是以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归命，庶几有所息肩。今若纵兵俘掠，恐自此以南，无复向化之心矣！”孝恭称善，遽禁止之。诸将又言：“梁之将帅与官军拒斗死者，其罪既深，请籍没其家，以赏将士。”李靖曰：“王者之师，宜使义声先路。彼为其主斗死，乃忠臣也，岂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于是城中安堵，秋毫无犯。南方州县闻之，皆望风款附。铣降数日，援兵至者十余万，闻江陵不守，皆释甲而降。

孝恭送铣于长安，上数之，铣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铣无天命，故至此；若以为罪，无所逃死！”竟斩于都市。诏以孝恭为荆州总管；李靖为上柱国，赐爵永康县公，仍使之安抚岭南，得承制拜授。

先是，铣遣黄门侍郎江陵刘洎略地岭表，得五十余

城，未还而铣败，洎以所得城来降，除南康州都督府长史⑨。

【注释】

①观州：治在今河北省东光县。

②鄂州：治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

③清江：县名。治在今湖北恩施县。

④百里洲：地名。在今湖北枝江县南。

⑤毛州：治在今河北省馆陶县。

⑥疑误，待考。

⑦缌缞(sī cuī 思崔)：细麻布和披于胸前的麻布条，皆丧葬服饰。

⑧跂踵：脚跟不着地，踮起脚尖。跂，通"企"；踵，脚后跟。

⑨南康州：治在今广东德庆县。

【译文】

60 初六日，刘黑闼攻陷瀛州，杀刺史卢士叡。观州人捉住刺史雷德备，献城投降刘黑闼。

61 初七日，萧铣鄂州刺史雷长颖以鲁山来降。

62 赵郡王李孝恭率战舰二千余艘顺流东下，萧铣因江水正涨，丝毫不作防备；李孝恭等攻下荆门、宜都二镇，进军到夷陵。萧铣将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驻扎清江，初九，李孝恭打跑他，获得战舰三百余艘，杀死及淹死的人数以万计，追逐逃奔至百里洲。文士弘收拾残兵重新交战，又被打败，进入北江。萧铣江州总管盖彦举以五州来投降。

63 毛州刺史赵元恺，性情严急，部下忍受不了他的教命。丁卯，毛州民众董灯明等人作乱杀赵元恺来响应刘黑闼。

64 盛彦师从徐圆朗处逃回。王薄因而游说青、莱、密各州，都取下了城池。

65 萧铣罢除军队经营农业时，才留下宿卫军队数千人，听到唐兵到来，文士弘失败，大惊，仓猝征兵，都在江南、岭南之外，道路险阻遥远，不能急遽集合，就以现有的兵全部出来抗拒交战。孝恭将要攻击，李靖阻止他说："他们是援救失败的军队，策略计划不是素来就确定的，势力不能维持多久，不如暂且停泊南岸，缓他一天，他们必定要分开部署他们的军队，有的留下来抗拒我们，有的回去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怠而攻击他，没有不胜利的。今天若急速逼迫他们，他们合力死战，楚地士兵剽悍骁锐，不容易抵挡。"李孝恭不听从，留下李靖守军营，亲自率领精锐士兵出战，果然战败逃跑，急往南岸。萧铣的兵众委弃舟舰，收拾掠夺军用物质，人人都负扛重物，李靖见到他的兵众纷乱，纵兵奋力攻击，大败他们，乘胜直抵江陵，进入他们的外城。又攻击水城，攻下城来，获得大量舟舰，李靖让李孝恭将舟舰全部散放江中。众将都说："打败敌人所获得的舟舰，应当利用它，为什么放弃来资助敌人？"李靖说："萧铣的地盘，南出岭表，东至洞庭。我们孤军深入敌境，若攻城不下，他们的援军从四方合集，我们内外受敌，进退不得，虽有舟楫，将怎么用它？当今放弃舟舰，使它充塞江面而下，援军见到它，必定说江陵已被攻破，不敢轻易进军，往来窥视，行动要淹留十天一月，我们取得江陵是一定的了。"萧铣援军见到舟舰，果然怀疑不敢前进。他的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将朝江陵，听到萧铣失败，都见李孝恭投降。

李孝恭勒兵围攻江陵，萧铣的内外遭到阻隔断绝，向中书侍郎岑文本问计策，文本劝萧铣投降。萧铣于是对群臣属下说："天不福祐梁，不能再支持了。若一定等到力尽而屈服，那会使百姓蒙受祸患，怎能因我一个人的缘故，陷百姓于毁灭之中呢！"二十一日，萧铣用太牢之礼告祭太庙，下令开城门出去投降，守城的人都哭了。萧铣率领群臣，穿着孝衣服饰，头戴布巾，来到军门，说："当死的，只有我萧铣罢了，百姓无罪，希望不要杀戮掠夺。"李孝恭进入占据

他的城池，诸将领想大肆掠夺，岑文本劝说李孝恭说："江南的民众，从隋末以来，被虐政所困苦，加以群雄如虎争斗，今天存活的，都是刀锋箭头下余下来的，踮着脚跟，伸着脖子来仰望真主到来，因此，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归附天命，希望能够放下重担，有所休息。当今若放纵士兵虏掠，恐怕从这以南，不再有向往教化的心思了！"李孝恭称赞他的意见，立即禁止虏掠。诸将领又说："梁的将帅和官军抗拒斗死的，他们的罪过已深，请求按户籍抄没他们的家，来赏赐将士。"李靖说："称王者的军队，应使义声为先路。他们为其主子斗死，就是忠臣，难道可以同叛逆比，籍没他们的家吗！"于是城中安定如一堵墙，秋毫无犯。南方州县听到，都听到风声就竭诚归附。萧铣投降数天，前来援救的军队有十余万，听到江陵失守，都放下武器而投降。

李孝恭送萧铣到长安，皇上指责他，萧铣说："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萧铣没有天命，故到这个地步；若认为是有罪，免不了一死！"结果在都市上把他斩杀。诏命李孝恭做荆州总管，李靖做上柱国，赐予爵位永康县公，仍使他安抚岭南，可承制拜授官职。

在这之前，萧铣派黄门侍郎江陵人刘洎在岭表掠夺土地，得到五十余座城池，还没返回而萧铣就失败了，刘洎用所得的城池前来投降，任命他做南康州都督府长史。

66 戊申，徐圆朗昌州治中刘善行以须昌来降[①]。

67 庚戌，诏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自令、仆至郎中、主事[②]，品秩皆与京师同，而员数差少，山东行台及总管府、诸州并隶焉。其益州、襄州、山东、淮南、河北等道令、仆以下，各降京师一等，员数又减焉。行台尚书令得承制补署。

其秦王、齐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护军府[3]，及左右亲事帐内府[4]。

68 闰月，乙卯，上幸稷州[5]；己未，幸武功旧墅[6]；壬戌，猎于好畤[7]，乙丑，猎于九嵕[8]；丁卯，猎于仲山；戊辰，猎于清水谷[9]，遂幸三原；辛未，幸周氏陂[10]；壬申，还长安。

69 十一月，甲申，上祀圜丘[11]。

70 杜伏威使其将王雄诞击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独松岭[12]。雄诞遣其将陈当将千余人，乘高据险以逼之，多张旗帜，夜则缚炬火于树，布满山泽。子通惧，烧营走保杭州；雄诞追击之，又败之于城下。庚寅，子通穷蹙请降。伏威执子通并其左仆射乐伯通送长安；上释之。

先是，汪华据黟、歙，称王十余年，雄诞还军击之，华拒之于新安洞口，甲兵甚锐。雄诞伏精兵于山谷，帅羸弱数千犯其陈，战才合，阳不胜，走还营，华进攻之，不能克，会日暮，引还，伏兵已据其洞口，华不得入，窘迫请降。

闻人遂安据昆山，无所属，伏威使雄诞击之，雄诞以昆山险隘，难以力胜，乃单骑造其城下，陈国威灵，示以祸福，遂安感悦，帅诸将出降。

于是伏威尽有淮南、江东之地，南至岭，东距海。雄诞以功除歙州总管，赐爵宜春郡公。

71 壬辰，林州总管刘旻击刘企成，大破之。企成仅以身免，部落皆降。

72 李靖度岭，遣使分道招抚诸州，所至皆下。萧铣桂州总管李袭志帅所部来降，赵郡王孝恭即以袭志为桂州总

管，明年入朝。以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户六十余万。

73 壬寅，刘黑闼陷定州，执总管李玄通，黑闼爱其才，欲以为大将，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馈之者，玄通曰："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来相开慰，当为诸君一醉。"酒酣，谓守者曰："吾能剑舞，愿假吾刀。"守者与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国厚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世间哉！"即引刀自刺，溃腹而死。上闻，为之流涕，拜其子伏护为大将。

74 庚戌，杞州人周文举杀刺史王文矩，以城应徐圆朗。

75 幽州大饥，高开道许以粟赈之。李艺遣老弱诣开道就食，开道皆厚遇之。艺喜，于是发民三千人，车数百乘，驴马千余匹往受粟，开道悉留之，告绝于艺，复称燕王，北连突厥，南与刘黑闼相结，引兵攻易州不克，大掠而去。又遣其将谢稜诈降于艺，请兵援接，艺出兵应之。将至怀戎[13]，稜袭击破之。开道与突厥连兵数入为寇，恒、定、幽、易咸被其患。

76 十二月，乙卯，刘黑闼陷冀州，杀刺史麴稜。黑闼既破淮安王神通，移书赵、魏[14]，故窦建德将卒争杀唐官吏以应黑闼。庚申，遣右屯卫大将军义安王孝常将兵讨黑闼。黑闼将兵数万进逼宗城[15]，黎州总管李世勣先屯宗城，弃城走保洺州。甲子，黑闼追击世勣等，破之，杀步卒五千人，世勣仅以身免。丙寅，洺州土豪翻城应黑闼。黑闼于城东南告天及祭窦建德而后入；后旬日，引兵攻拔相州，执刺

史房晃，右武卫将军张士贵溃围走，黑闼南取黎、卫二州，半岁之间，尽复建德旧境。又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帅胡骑从之。右武卫将军秦武通、洺州刺史陈君宾、永宁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遁归长安。

77 丁卯，命秦王世民、齐王元吉讨黑闼。

78 昆弥遣使内附。昆弥，即汉之昆明也。嶲州治中吉弘纬通南宁，至其国说之，遂来降。

79 己巳，刘黑闼陷邢州、赵州；庚午，陷魏州，杀总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

80 壬申，徙宋王元嘉为徐王。

【注释】

①昌州：盖徐圆朗以郓州之须昌所置。

②大行台尚书省：是掌握政权的人于出征时随其驻地设置的政务机构。主事：主事官员，非正式官员。

③护军府：掌军职选用机构。

④亲事帐内府：即亲王亲事府和帐内府，是办事和护卫的机构。

⑤稷州：治在今陕西的稷山县南。

⑥武功：县名。治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北武功镇。

⑦好畤：县名。治在今陕西永寿县西南莫西水西南好畤河镇。

⑧九嵕(zōng 宗)：山名。在今陕西醴泉县东北。

⑨清水谷：在今陕西宜君县西南玉华。

⑩周氏陂：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⑪圜丘：古代祀天的圆形高坛。

⑫独松岭：在浙江安吉县东南。

⑬怀戎：县名。治在今河北涿鹿县西南桑干河南岸。

⑭赵、魏：指赵地、魏地。以战国时赵、魏土界而言。

⑮宗城：治在今河北威县东。

【译文】

66 二十四日，徐圆朗昌州治中刘善行献须昌投降。

67 二十六日，诏命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从令、仆到郎中、主事，品级爵秩与京师相同，而人员数目比较少，山东行台及总管府、诸州并隶属他的下面。其益州、襄州、山东、淮南、河北等道令、仆以下，品级爵位均比京师降一等，人员数目也相对减少。行台尚书令可承制补充署任。秦王、齐王府官员之外，各设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

68 闰月，初二日，皇上亲临稷州；初六日，到达武功旧别墅；初九日，在好畤县打猎；十二日，在九嵕山打猎；十四日，在仲山打猎；十五日，在清水谷打猎，于是到达三原县；十八日，到达周氏陂；十九日，回到长安。

69 十一月，初一日，皇上在圜丘祀昊天上帝。

70 杜伏威派他的将领王雄诞攻打李子通，李子通派精兵守卫独松岭。王雄诞派他的将领陈当率领千余人，登高据险而逼迫李子通，张挂很多旗帜，夜晚就在树上绑着火炬，布满山泽。李子通惧怕，烧掉军营逃走保守杭州；王雄诞追击他，又在城下打败他。初七日，李子通在困窘下请求投降。杜伏威捉住李子通以及他的左仆射乐伯通送往长安，皇上释放了他们。

在这以前，汪华占据黟、歙，称王十余年，王雄诞调转军队攻击他，汪华在新安洞口抗拒，甲兵很精锐。王雄诞在山谷埋伏精兵，率领瘦弱的数千人冒犯他的兵阵，方才会合交战，就佯装失败，逃回军营，汪华进攻王雄诞，不能取胜，遇上天黑，领兵回还，伏兵占据他的洞口，汪华不能进入，在这窘迫情况下请求投降。

闽人遂安据昆山，无所从属，杜伏威派王雄诞攻击他，王雄诞因昆山险阻狭隘，难以武力取胜，就单人独骑到他的城下，陈述唐国的威灵，明示以祸福，遂安感动心悦，率领诸将出城投降。

于是杜伏威尽有淮南、江东的土地，南到南岭，东到东海。王雄

诞凭军功任命为歙州总管，赐予爵位宜春郡公。

71 初九日，林州总管刘旻攻击刘仚成，大败刘仚成。刘仚成仅以身免，部落都投降。

72 李靖越过五岭，派使者分道招抚各州，所到的州都投降。萧铣桂州总管李袭志率所有部下前来投降，赵郡王李孝恭即用李袭志做桂州总管，第二年进入朝廷。命李靖做岭南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领兵攻下九十六州，得到民户六十余万。

73 十九日，刘黑闼攻陷定州，逮捕总管李玄通，刘黑闼爱惜他的才能，想用他做大将军，李玄通不答应。旧吏中有用酒肉馈赠给他的人，李玄通说："诸君哀怜我被幽囚受辱，幸运用酒肉来开导安慰我，当为诸君酒醉一次。"酒喝得正酣畅，对守护的人说："我能够表演剑舞，愿借给我刀剑。"守护的人给他，李玄通舞剑完毕，叹息着说："大丈夫蒙受国家优厚的恩泽，镇抚一个方面，不能保全所守护的土地，有什么面目生活在人世间呢！"立即用刀刺自己，破腹而死。皇上听到后，为他流泪，任命他的儿子李伏护做大将。

74 二十七日，杞州人周文举杀刺史王文矩，拥城响应徐圆朗。

75 幽州大饥荒，高开道允许拿粟赈济灾民。李艺派老弱前往高开道就食，高开道都厚待他们。李艺高兴，于是发动民众三千人，车辆数百乘，驴马千余匹前往接受赈粟，高开道全部把他们留下，派人告诉李艺和他绝交，再称燕王，北连突厥，南和刘黑闼相勾结，领兵攻打易州不下，大肆掠夺而去。又派他的将领谢棱向李艺诈降，请求军队援救接应，李艺出兵接应他。将要到怀戎，谢棱袭击打败李艺。高开道与突厥连兵数次寇侵，恒、定、幽、易等州都遭受到他们的祸害。

76 十二月，初三日，刘黑闼攻陷冀州，杀刺史麹稜。刘黑闼既破淮安王李神通，向赵、魏等地发文书，因此，窦建德的将卒争着杀害唐朝官吏来响应刘黑闼。初八日，派右屯卫大将军义安王李孝常率兵讨伐刘黑闼。刘黑闼率兵数万进军逼近宗城，黎州总管李世勣先

屯驻宗城，放弃城池逃走，保守洺州。十二日，刘黑闼追击李世勣等，打败李世勣，杀掉步卒五千人，李世勣仅以身免。十四日，洺州士豪翻城接应刘黑闼。刘黑闼在城东南告祭上天及祭奠窦建德而后进入宗城。十天后，领兵进攻拔取相州，逮捕刺史房晃，右武卫将军张士贵突围逃走。刘黑闼向南夺取黎、卫二州，半年之间，全部恢复了窦建德旧有的境地。又派使者向北连结突厥，颉利可汗派俟斤宋邪那率胡骑跟从他。右武卫将军秦武通、洺州刺史陈君宾、永宁令程名振都从河北逃回长安。

77 十五日，命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征讨刘黑闼。

78 昆弥派使者来向内归附。昆弥，就是汉时的昆明。嶲州治中吉弘纬交结南宁，到他们国中去游说，于是来投降。

79 十七日，刘黑闼攻陷邢州、赵州；十八日，攻下魏州，杀总管潘道毅；十九日，攻下莘州。

80 二十日，升宋王李元嘉做徐王。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九十

唐纪六　起玄默敦牂，尽阏逢涒滩五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

武德五年

1 春，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征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窦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其设法行政，悉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

2 丙戌，同安贼帅殷恭邃以舒州来降[1]。

3 丁亥，济州别驾刘伯通执刺史窦务本[2]，以州附徐圆朗。

4 庚寅，东盐州治中王才艺杀刺史田华[3]，以城应刘黑闼。

5 秦王世民军至获嘉，刘黑闼弃相州，退保洺州。丙申，

世民复取相州，进军肥乡[4]，列营洺水之上以逼之[5]。

6 萧铣既败，散兵多归林士弘，军势复振。

7 己酉，岭南俚帅杨世略以循、潮二州来降[6]。

8 唐使者王义童下泉、睦、建三州[7]。

9 幽州总管李艺将所部兵数万会秦王世民讨刘黑闼，黑闼闻之，留兵万人，使范愿守洺州，自将兵拒艺。夜，宿沙河[8]，程名振载鼓六十具，于城西二里堤上急击之，城中地皆震动。范愿惊惧，驰告黑闼；黑闼遽还，遣其弟十善与行台张君立将兵一万击艺于鼓城[9]。壬子，战于徐河，十善、君立大败，所失亡八千人。

10 洺水人李去惑据城来降[10]，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将千五百骑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刘黑闼引兵还攻洺水，癸亥，行至列人[11]；秦王世民使秦叔宝邀击，破之。

11 豫章贼帅张善安以虔、吉等五州来降[12]，拜洪州总管。

12 戊辰，金乡人阳孝诚叛徐圆朗，以城来降。

13 己巳，秦王世民复取邢州。辛未，井州人冯伯让以城来降。

14 丙子，李艺取刘黑闼定、栾、廉、赵四州[13]，获黑闼尚书刘希道，引兵与秦王世民会洺州。

15 刘黑闼攻洺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广五十余步，黑闼于城东北筑二甬道以攻之[14]；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闼拒之，不得进。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诸将谋之，李世勣曰："若甬道达城下，城必不守。"行军总管郯勇公罗士信请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帅

其徒力战，溃围而出；士信帅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闼昼夜急攻，会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闼素闻其勇，欲生之，士信词色不屈，乃杀之，时年二十。

16 戊寅，汴州总管王要汉攻徐圆朗杞州，拔之，获其将周文举。

17 庚辰，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石堡城[四]，师都自将救之；德操与战，大破之，师都以十六骑遁去。上益其兵，使乘胜进攻夏州，克其东城，师都以数百人保西城。会突厥救至，诏德操引还。

【注释】

①同安：郡名。治今安徽潜山县。舒州，即隋的同安郡。

②别驾：为刺史佐官，总理众务。 刺史：本为巡察州郡性质的官员，其官阶低于郡守，隋唐为一州的行政长官。

③治中：隋唐为郡守佐官。

④肥乡：古县名。治今河北肥乡县西南，隋开皇十年移今肥乡县。

⑤洛水：水名。在今河北西南部，名洺河。

⑥循、潮二州：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潮州，治今广东潮安县。

⑦泉、睦、建三州：泉州，治今福州；睦州，治今浙江淳安县西淳城镇西南；建州，治今福建瓯县。

⑧沙河：古县名。治今河北沙河县褡裢镇北沙河东。

⑨蒲城：县名，治今河北晋县。

⑩洛水：县名。治今河北曲周县东南。

⑪列人：县名。治今河北肥乡县东北。

⑫豫章：郡名。治今江西南昌市。唐武德五年改为洪州。 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市。吉州：治今江西吉水县东北。

⑬定、栾、廉、赵四州：定州，治今河北定县；栾州，治今河北隆尧县东；廉

州，治今河北正定县；赵州，治今河北赵县。

⑭甬道：两侧筑墙的通道。

⑮石堡城：治今青海湟源县西南。

【译文】

唐纪六　起壬午(公元622年)正月，止甲申(公元624年)五月，共二年五个月。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

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

1 春，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年号为天造，定都于洺州。任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征召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窦建德时文武官员全部恢复原来的职位。他的立法行政，全部承袭窦建德，而他的攻战勇猛决断却超过了窦建德。

2 初四，同安贼帅殷恭邃以舒州降唐。

3 初五，济州别驾刘伯通捉住刺史窦务本，以济州归附徐圆朗。

4 初八，东盐州治中王才艺杀死刺史田华，以城池响应刘黑闼。

5 秦王李世民的大军到获嘉，刘黑闼放弃相州，撤退保卫洺州。十四日，李世民再次取得相州，进军肥乡，在洺水之上列营来进逼刘黑闼。

6 萧铣失败后，失散的士兵大都归附了林士弘，林士弘的军队势力重振。

7 二十七日，岭南俚族首领杨世略，以循、潮二州来降唐。

8 唐使者王义童拿下了泉、睦、建三州。

9 幽州总管李艺率领部下数万士兵会同秦王李世民讨伐刘黑闼，刘黑闼闻讯，留下士兵万人派范愿守卫洺州，自己率兵抗拒李艺。夜晚，刘黑闼在沙河宿营，唐程名振带六十面大鼓，在洺州城西二里处的堤上急猛敲击，洺州城中的地面都被震动。范愿惊慌退

怕，驰骑飞报刘黑闼；刘黑闼赶快返回洺州，派遣他的弟弟刘十善与行台张君立率领一万士兵在鼓城抗击李艺。三十日，双方在徐河交战，刘十善、张君立被打得大败，散失阵亡八千人。

10 洺水人李去惑占据城池前来降唐，秦王李世民派彭公王君廓率一千五百骑兵赶赴洺水，入城和李去惑共同防守。二月，刘黑闼率兵回师攻打洺水，十一日，行军到列人县，秦王李世民派秦叔宝截击，打败了刘黑闼。

11 豫章贼帅张善安以虔、吉五州降唐，官拜洪州总管。

12 十六日，金乡人阳孝诚背叛徐圆朗，以城降唐。

13 十七日，秦王李世民再次攻取邢州。十九日，井州人冯伯让以井州城前来降唐。

14 二十四日，李艺夺取刘黑闼占据的定、栾、廉、赵四州，擒获刘黑闼尚书刘希道，领兵与秦王李世民在洺州会师。

15 刘黑闼急攻洺水城。城的四周都有水，水宽五十多步，刘黑闼在城的东北修筑两条甬道用来攻城；李世民三次率兵援救洺水，都被刘黑闼阻挡，不能前进。李世民担心王君廓不能守住，召集诸将领谋划援救之事，李世勣说："假若甬道修到城下，洺水城池必定不能守住。"行军总管郑勇公罗士信请求代替王君廓守城池。李世民于是登上城南高坟冢，用旗子招王君廓，王君廓率领他的徒众竭力奋战，冲破包围而出；罗士信率领左右的二百人趁机进入城池，代替王君廓坚守。刘黑闼昼夜紧急攻城，遇上大雪，救兵不能够前往援救，经过八天，二十五日，城池失陷。刘黑闼早就听说罗士信勇猛，想给他生路，罗士信言词气色表示出不屈服，于是刘黑闼把他杀了，当时，罗士信才二十岁。

16 二十六日，汴州总管王要汉攻打徐圆朗占据的杞州，夺取了杞州，擒获徐圆朗的将领周文举。

17 二十八日，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攻打梁师都的右堡城，梁师都亲自率兵援救，段德操与他交战，把他打得大败，梁师都只带

十六名骑兵逃走。皇上增加了段德操的兵力，叫他乘胜进攻夏州，攻克了夏州的东城，梁师都领数百人保守西城。碰上突厥救兵到来，唐高祖诏令段德操率兵返回。

18 辛巳，秦王世民拔洺水。三月，世民与李艺营于洺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闼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应，别遣奇兵断其粮道。壬辰，黑闼以高雅贤为左仆射，军中高会[①]。李世勣引兵逼其营，雅贤乘醉，单骑逐之，世勣部将潘毛刺之坠马，左右继至，扶归，未至营而卒。甲午，诸将复往逼其营，潘毛为王小胡所擒。黑闼运粮于冀、贝、沧、瀛诸州[①]，水陆俱进，程名振以千余人邀之，沉其舟，焚其车。

19 宋州总管盛彦师帅齐州总管王薄攻须昌[②]，征军粮于潭州[③]；刺史李义满与薄有隙，闭仓不与。及须昌降，彦师收义满，系齐州狱，诏释之。使者未至，义满忧愤，死狱中。薄还，过潭州，戊戌夜，义满兄子武意执薄，杀之；彦师亦坐死[④]。

20 上遣使赂突厥颉利可汗，且许结婚。颉利乃遣汉阳公瓌、郑元琦、长孙顺德等还，庚子，复遣使来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热寒、阿史那德等还。并州总管刘世让屯雁门，颉利与高开道、苑君璋合众攻之，月余，乃退。

21 甲辰，以隋交趾太守丘和为交州总管，和遣司马高士廉奉表请入朝，诏许之，遣其子师利迎之。

22 秦王世民与刘黑闼相持六十余日。黑闼潜师袭李世

勣营，世民引兵掩其后以救之，为黑闼所围，尉迟敬德帅壮士犯围而入，世民与略阳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从子也。世民度黑闼粮尽，必来决战，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谓守吏曰："待我与贼战，乃决之。"丁未，黑闼师步骑二万南渡洛水，压唐营而陈，世民自将精骑击其骑兵，破之，乘胜蹂其步兵。黑闼帅众殊死战，自午至昏，战数合，黑闼势不能支。王小胡谓黑闼曰："智力尽矣，宜早亡去。"遂与黑闼先遁，余众不知，犹格战。守吏决堰，洛水大至，深丈余，黑闼众大溃，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黑闼与范愿等二百骑奔突厥，山东悉平[5]。

23 高开道寇易州，杀刺史慕容孝干。

24 夏，四月，己未，隋鸿胪卿宁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请降于李靖[6]，交、爱之道始通；以长真为钦州总管。

25 以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为荆州总管。

26 徐圆朗闻刘黑闼败，大惧，不知所出。河间人刘复礼说圆朗曰："有刘世彻者，其才不出世，名高东夏[7]，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将军若自立，恐终无成；若迎世彻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然之，使复礼迎世彻于浚仪[8]。或说圆朗曰："将军为人所惑，欲迎刘世彻而奉之，世彻若得志，将军岂有全地乎！仆不敢远引前古，将军独不见翟让之于李密乎？"圆朗复以为然。世彻至，已有众数千人，顿于城外，以待圆朗出迎，圆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彻知事变，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谒；圆朗悉夺其兵，以为司马，使徇谯、杞二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圆朗遂杀之。

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将击圆朗，会上召之，使驰传入朝，乃以兵属齐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长安，上迎之于长乐[9]。世民具陈取圆朗形势，上复遣之诣黎阳，会大军趋济阴。

27 丁卯，废山东行台。

28 壬申，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为突厥所杀。先是，大恩奏称突厥饥馑，马邑可取[10]，诏殿内少监独孤晟将兵与大恩共击苑君璋，期以二月会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独进，顿兵新城。颉利可汗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围大恩，上遣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救之。未至，大恩粮尽，夜遁，突厥邀之，众溃而死，上惜之。独孤晟坐减死徙边。

29 丙子，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攻徐圆朗陈州[11]，拔之。

30 戊寅，广州贼帅邓文进、隋合浦太守宁宣、日南太守李畯并来降[12]。

【注释】

①冀、贝、沧、瀛诸州：冀，治今河北高邑县西南；贝，治今河北清河县西北；沧，治今河北沧州市西南；瀛，治今河北河间县。

②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市。须昌：县名。治今山东东平县西北。

③潭州：治今山东省章丘县西。

④坐死：获罪处死。坐：坐罪，犯法获罪。

⑤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

⑥宁越：汉郡名。隋唐置州，名钦州，治今广西钦州县东北，钦州西北岸。郁林：治今广西玉林县石南镇东北。

⑦东夏：州名。治今陕西延安城东延河东岸。

⑧浚仪：县名。治今河南开封市。

⑨长乐：地名。即长乐坂，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浐河西岸。

⑩马邑：郡名。治今山西朔县。

⑪陈州：治今河南沈丘县南。

⑫日南：郡名。唐改置南德州。治今越南义安省荣市。

【译文】

18 二十九日，秦王李世民攻下了洺水。三月，李世民与李艺在洺水南面扎营，分兵屯扎在洺水以北。刘黑闼数次挑战，李世民坚守营垒不应战，另派奇兵断绝刘黑闼军的粮道。十一日，刘黑闼任高雅贤为左仆射，在军中举行盛大宴会。李世勣领兵进逼刘黑闼的军营，高雅贤乘着酒醉，单枪匹马追逐李世勣，李世勣部将潘毛把他刺下马来，高雅贤的左右随从相继赶到，扶高雅贤回营，没到军营就死了。十三日，唐军诸将领再次前往进逼刘黑闼的军营，潘毛被王小胡所擒获。刘黑闼从冀、贝、沧、瀛各州运粮，水陆并进，唐程名振带千余人截击，沉了他运粮的船，烧了他运粮的车。

19 宋州总管盛彦师率领齐州总管王薄进攻须昌，向潭州征收军粮；潭州刺史李义满与王薄有矛盾，关闭粮仓不给军粮。到须昌投降，盛彦师拘禁李义满，关入齐州牢狱，高祖下诏书释放李义满。使者还没到，李义满由于忧愤，已经死在狱中。王薄回师，经过潭州，十七日的夜晚，李义满兄长的儿子李武意捉住王薄，把他杀了；盛彦师也获罪被处死。

20 皇上派使者贿赂突厥颉利可汗，并且答应与颉利可汗结为婚姻之好。颉利可汗就遣送汉阳公李瓌、郑元琦、长孙顺德等回朝。十九日，再次派遣使者前来建立友好关系。皇上也遣送颉利可汗的使者特勒热寒、阿史那德等回去。并州总管刘世让在雁门屯扎军营，颉利可汗与高开道、苑君璋合兵攻打刘世让，一个多月才退兵。

21 二十二日，唐任命隋朝交趾太守丘和为交州总管。丘和派遣

司马高士廉奉表请求入京朝见皇上，下诏书允许他的请求，并派遣丘和的儿子丘师利迎接高士廉。

22 秦王李世民与刘黑闼相持六十多天。刘黑闼暗中派军队袭击李世勣的军营，李世民率兵掩袭刘黑闼的背后来救援李世勣，被刘黑闼所包围，尉迟敬德率领壮士冲破包围而入，李世民与略阳公李道宗乘机脱险出围。李道宗，是唐皇帝的堂侄。李世民推测刘黑闼的军粮已经用尽，一定前来决战，就派人在洺水上游修筑堤堰，对守堰的官吏说："等我与贼人交战时，就决开堤堰。"二十六日，刘黑闼率领步卒骑兵二万人向南渡过洺水，逼近唐的军营而列阵。李世民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攻打刘黑闼的骑兵，打败了他们，乘胜践踏他的步兵。刘黑闼率领兵众殊死作战，从午时至黄昏，交战数回合，刘黑闼势不能支。王小胡对刘黑闼说："我们的智谋体力已经用尽了，应该早点逃离。"于是和刘黑闼先逃走了，余下的兵众不知道，还在格斗。看守的官吏决开堤堰，洺水大肆涌来，水深一丈多，刘黑闼的兵众大败，被斩首一万多，被淹死数千人，刘黑闼和范愿等二百骑兵逃往突厥，山东地区全部平定。

23 高开道寇犯易州，杀了刺史慕容孝干。

24 夏，四月，初八，隋朝的鸿胪卿宁长真以宁越、郁林地区向李靖请降，通向交州、爱州的道路才通，任命宁长真做钦州总管。

25 唐任命夔州总管赵郡王李孝恭做荆州总管。

26 徐圆朗听到刘黑闼失败，大为惊惧，不知所措。河间人刘复礼劝说徐圆朗说："有位名叫刘世彻的人，他的才能是在世上没出现过的，在东夏享有很高的名望，并且有不平常的相貌，真有帝王的器宇。将军若自立为王，恐怕终究不能成功；若迎接刘世彻就尊奉他为王，天下指挥间可以平定。"徐圆朗同意他的意见，便派刘复礼至淩仪迎接刘世彻。有人劝说徐圆朗说："将军被人所迷惑，想要迎

接刘世彻而尊奉为主，刘世彻若得了志，将军哪有保全之地呢！我不敢从远援引前代古人的事例，将军您唯独没看到翟让与李密的例子吗？”徐圆朗又认为是对的。刘世彻到来，已经拥有兵众数千人，在城外停驻，来等待徐圆朗出城迎接，徐圆朗不出城迎接；派人召刘世彻进城。刘世彻知道事情发生变化，想逃走，又恐怕不能脱身，于是入城谒见；徐圆朗全部剥夺了他的兵权，任命他做司马，派他攻打谯、杞二州，东部的人平素听到他的名声，所到的地方都纷纷归降，于是，徐圆朗把他杀了。

秦王李世民从河北带兵将攻打徐圆朗，碰上皇上召他，命他乘驿传车马驱驰入朝，于是把军队归属齐王李元吉统领。初九，李世民到长安，皇上到长乐坂迎接他。李世民具体陈述了攻取徐圆朗的形势，皇上再派他到黎阳，会合大军赶到济阴。

27 十六日，唐废山东行台。

28 二十一日，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被突厥杀害。在这以前，李大恩上奏声称突厥闹饥荒，可以攻取马邑，皇上诏命殿内少监独孤晟率兵和李大恩共同攻击苑君璋，期约于二月在马邑会师，独孤晟失约未到，李大恩不能单独进兵，在新城停驻。颉利可汗派数万骑兵和刘黑闼共同围攻李大恩，皇上派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援救他。李高迁救兵未到，李大恩军粮已尽，夜晚逃遁，突厥拦击他，军队溃散而他身亡，皇上很痛惜他的死。独孤晟犯罪免去死刑，流放到边疆。

29 二十五日，唐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攻击徐圆朗的陈州，攻下了。

30 二十七日，广州贼帅邓文进、隋合浦太守宁宣、日南太守李晙一并前来投降。

31 五月，庚寅，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以降[1]，瓜州平。

32 突厥寇忻州[2]，李高迁击破之。

33 六月，辛亥，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诏燕郡王李艺击之。

34 癸丑，吐谷浑寇洮、旭、叠三州[3]，岷州总管李长卿击破之。

35 乙卯，遣淮安王神通击徐圆朗。

36 丁卯，刘黑闼引突厥寇定州。

37 秋，七月，甲申，为秦王世民营弘义宫[4]，使居之。世民击徐圆朗，下十余城，声震淮、泗，杜伏威惧，请入朝。世民以淮、济之间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军总管任璮、李世勣攻圆朗；乙酉，班师。

38 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长安，位在齐王元吉上，以宠异之。以阚棱为左领军将军[5]。

李子通谓乐伯通曰："伏威既来，江东未定，我往收旧兵，可以立大功。"遂相与亡至蓝田关[6]，为吏所获，俱伏诛。

39 刘黑闼至定州，其故将曹湛、董康买亡命在鲜虞[7]，复聚兵应之。甲午，以淮阳王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以讨之。

40 丙申，迁州人邓士政执刺史李敬昂以反[8]。

41 丁酉，隋汉阳太守冯盎承李靖檄，帅所部来降，以其

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9]，以盎为高州总管，封耿国公。先是，或说盎曰："唐始定中原，未能及远，公所领二十州地已广于赵佗，宜自称南越王。"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为牧伯者不出吾门，富贵极矣，常惧不克负荷，为先人羞，敢效赵佗自王一方乎！"遂来降。于是岭南悉平。

42 八月，辛亥，以洺、荆、交、并、幽五州为大总管府。

43 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10]。

44 甲戌[11]，吐谷浑寇岷州，败总管李长卿。诏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渭州刺史且洛生救之。

45 乙卯，突厥颉利可汗寇边，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州总管李子和将兵拒之。子和本姓郭，以讨刘黑闼有功，赐姓。丙辰，颉利十五万骑入雁门，己未，寇并州，别遣兵寇原州；庚子[12]，命太子出幽州道[13]，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14]。李子和趋云中，掩袭可汗，段德操趋夏州，邀其归路。

辛酉，上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太常卿郑元璹曰："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中书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上从之。

己巳，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汾州刺史萧颢破突厥，斩首五千余级。

46 吐谷浑寇洮州，遣武州刺史贺亮御之。

47 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关[69]。上遣郑元琦诣颉利。是时，突厥精骑数十万，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元琦见颉利，责以负约，与相辨诘，颉利颇惭。元琦因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元琦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焉。

【注释】

①瓜州：治今甘肃安西县东南锁阳城。

②忻州：治今山东忻县。

③吐谷(yù 浴)浑：古鲜卑族所建王朝名。隋唐时居今青海北部、新疆东南部地区。洮、旭、叠三州：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县；旭州，今阙，当治今甘肃省庆阳县；叠州：唐置，治所在今甘肃省迭部县。

④弘义宫：宫名。在唐宫外西面。

⑤左领军将军：为唐出府兵制十六卫之一，领军卫分左右，卫设上将军一人，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

⑥蓝田关：古关名，又名蓝关，在今陕西商县西北。

⑦鲜虞：县名。治今河北定县。

⑧迁州：治今湖北竹山县。

⑨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高州，治今广东阳江县西；罗州，治今广东化州县；春州，治今广东阳春县；白州，治今广东博白县；林州，治今广西桂平县南；崖州，治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儋州，治今海南省儋县西北；振州，治今海南省崖县西北崖城镇。

⑩雷塘：地名。在今江苏扬州市北。

⑪甲戌：疑为甲寅(初五)之误。

⑫庚子：据胡注应为庚申，即十一日。

⑬幽州道：胡注："幽州"当作"豳州"，甚是。因御原州之敌，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县，不可能兵出今北京市西南的幽州道，应为同大方位的治今甘肃宁县的豳州道。

⑭秦州道：胡注："秦州"当作"泰州"，甚是。因御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的并州之敌，不可能兵出今治甘肃天水市的秦州道，应兵出与并州同大方位的治今山西河津县城东南的泰州道。

⑮大震关：关名。在今陕西陇县西境陇山顶上。

【译文】

31 五月，初九，瓜州土豪王干杀死贺拔行威降顺唐朝，瓜州平定。

32 突厥侵犯忻州，李高迁打败了突厥。

33 六月，初一，刘黑闼引着突厥侵犯山东，皇上诏命燕郡王李艺出兵攻击。

34 初三，吐谷浑寇犯洮、旭、叠三州，岷州总管李长卿打败了突厥。

35 初五，派淮安王李神通攻击徐圆朗。

36 十七日，刘黑闼带领突厥寇犯定州。

37 秋，七月初五，为秦王李世民建造弘义宫，让他居住。李世民攻击徐圆朗，攻下十多座城池，声势震动了淮、泗地区，杜伏威很惧怕，请求入朝。李世民因淮、济之间略微平定，派淮安王李神通行军总管任璹、李世勣进攻徐圆朗；初六日，李世民班师回朝。

38 初八，杜伏威入朝，接待让升坐御床上，官拜太子太保，始终兼任行台尚书令，留在长安，位在齐王李元吉之上，来表示特别宠信他。任命阚稜为左领军将军。

李子通对乐伯通说："杜伏威已来，江东没平定，我们前往收拾旧有的兵众，可以建立功业。"于是，共同逃至蓝田关，被官吏捕获，都伏罪被诛。

39 刘黑闼到定州，他旧有将领曹湛、董康买逃亡在鲜虞，又聚结兵力响应他。十五日，唐命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来讨伐他。

40 十七日，迁州人邓士政拘禁刺史李敬昂来反叛。

41 十八日，隋汉阳太守冯盎接受李靖的檄文，率领部下来降唐，唐以他所在地设置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任冯盎为高州总管，封爵耿国公。这以前，有人劝说冯盎说："唐才平定中原，还没能力顾及边远地区，您所占领二十州的土地，已比赵佗所管辖的地区还要广阔，应自称南越王。"冯盎回答说："我家居住这里五代人了，做州牧、方伯的，没出我的家门，富贵极了，常常害怕不能担当，给先人羞辱，怎么敢效法赵佗自我在一方称王呢！"于是，前来降唐。岭南终于全部平定。

42 八月初二，唐以洛、荆、交、并、幽五州设大总管府。

43 唐将隋炀帝改葬在扬州的雷塘。

44 初五，吐谷浑寇犯岷州，打败了唐总管李长卿。皇上诏命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渭州刺史且洛生救援。

45 初六日，突厥颉利可汗寇犯边境，唐派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州总管李子和率兵抗拒。李子和本来姓郭，因讨伐刘黑闼有功劳，赐姓李。初七，颉利可汗十五万骑兵进入雁门关，初十，侵犯并州，另外派兵侵犯原州；十一日，命太子出兵幽州道，秦王李世民出兵秦州道来抵御颉利可汗。李子和赶到云中，袭击颉利可汗，段德操赶到夏州，截断颉利可汗的归路。

十二日，皇上对群臣说："突厥入侵而又求和，讲和与作战哪个有利？"太常卿郑元琦说："作战结怨更深，不如讲和有利。"中书令封德彝说："突厥依仗犬羊般众多的兵士，有轻视中国之意，若不作战而讲和，以力弱显示给他，第二年又要来侵犯。我愚以为不如攻击他，已胜利而后与他讲和，就恩威都显著了！"皇上听从他的意见。

二十日，并州大总管襄邑王李神符在汾东打败突厥；汾州刺史萧颢也打败突厥，斩首五千余级。

46 吐谷浑寇犯洮州，派武州刺史贺亮抵御吐谷浑。

47 二十七日，突厥寇犯廉州；二十九日，攻下大震关。皇上派郑元琦见颉利。这时，突厥精锐骑兵数十万，从介休到晋州，数百里之间，充满了山谷。郑元琦见了颉利，以背弃信约责备他，和他辩论诘问，颉利很惭愧。郑元琦趁机游说颉利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到唐的土地，也不能居住。当今虏掠所得的东西，都归入国人，对于你可汗有什么？不如回师，重修好和亲，可无跋涉之劳苦，坐着接受金币，又都进入可汗您的府库，与抛弃兄弟多年的友情，而结下子孙无穷尽的怨恨，哪种好呢！"颉利听了很高兴，领兵回还。郑元琦从义宁来，五次出使突厥，数次几乎死在这个上面。

48 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于三观山[1]，破之。乙未，太子班师。丙申，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壬寅，定州总管双上洛击突厥于恒山之南[2]，丙午，领军将军安兴贵击突厥于甘州，皆破之。

49 刘黑闼陷瀛州，杀刺史马匡武。盐州人马君德以城叛附黑闼[3]。高开道寇蠡州[4]。

50 冬，十月，己酉，诏齐王元吉讨刘黑闼于山东。壬子，以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癸丑，贝州刺史许善护与黑闼弟十善战于鄗县[5]，善护全军皆没。甲寅，右武候将军桑显和击黑闼于晏城[6]，破之。观州刺史刘会以城叛

附黑闼。

51 契丹寇北平[7]。

52 甲子,以秦王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8]。

53 乙丑,行军总管淮阳壮王道玄与刘黑闼战于下博[9],军败,为黑闼所杀。时道玄将兵三万,与副将史万宝不协;道玄帅轻骑先出犯陈,使万宝将大军继之。万宝拥兵不进,谓所亲曰:"我奉手敕云,淮阳小儿,军事皆委老夫。今王轻脱妄进,若与之俱,必同败没,不如以王饵贼,王败,贼必争进,我坚陈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独进败没。万宝勒兵将战,士卒皆无斗志,军遂大溃,万宝逃归。道玄数从秦王世民征伐,死时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谓人曰:"道玄常从吾征伐,见吾深入贼陈,必慕效之,以至于此。"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来,前后数十战,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虽屡危殆而未尝为矢刃所伤。

54 林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攻循州[10],刺史杨略与战,斩之,其将王戎以南昌州降。士弘惧,己巳,请降。寻复走保安成山洞,袁州人相聚应之[11];洪州总管若干则遣兵击破之。会士弘死,其众遂散。

55 淮阳王道玄之败也,山东震骇,沧州总管庐江王瑗弃城西走,州县皆叛附于黑闼,旬日间,黑闼尽复故地,乙亥,进据沧州。十一月,庚辰,沧州刺史程大买为黑闼所迫,弃城走。齐王元吉畏黑闼兵强,不敢进。

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

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建成，性宽简[12]，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

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13]，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14]，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15]，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16]。

世民平洛阳，上使贵妃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上手敕赐之，神通以教给在先，不与。婕妤诉于上曰："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上遂发怒，责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他日，谓左仆射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骄横。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阿鼠家童数人曳如晦坠马，殴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恐世民诉于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

家。"上复怒责世民曰："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辩析，上终不信。

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终[17]，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上顾之不乐。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曰："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18]，唯宜相娱乐，而秦王每独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遗矣！"因相与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上为之怆然。由是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

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征说太子曰[19]："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20]，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太子乃请行于上，上许之。珪，邈之兄子也。甲申，诏太子建成将兵讨黑闼，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

56 乙酉，封宗室略阳公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道宗，道玄从父弟也，为灵州总管，梁师都遣弟洛儿引突厥数万围之，道宗乘间出击，大破之。突厥与师都相结，遣其郁射设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余里。上以道宗武干如魏任城王彰[21]，乃立为任城郡王。

57 丙申，上幸宜州[22]。

58 己亥，齐王元吉遣兵击刘十善于魏州，破之。

59 癸卯，上校猎于富平。

60 刘黑闼拥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唯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闼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29]，复还攻之。

【注释】

①交州：治今甘肃秦安县东北。 弘州：治今甘肃庆阳县北。 灵州：宁夏灵武县西南。

②恒山：山名。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与山西接壤处。

③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县。

④蠡州：治今河北蠡县。

⑤鄗县：治今山东夏津县。

⑥晏城：地名。即今山东齐河县晏城镇。

⑦北平：县名。治今河北完县东南。

⑧左、右十二卫：唐府兵制置左、右十二卫，即卫、骁卫、武卫、屯卫、领军卫、候卫各分左右，共十二卫。

⑨淮阳壮王：本为淮阳王，"壮"为谥号。 下博：县名。治今河北深县东南。

⑩林士弘：隋末农民起义首领、江西鄱阳人。曾拥兵十万，辖北至九江，南到广州，于虔州（今江西赣州）称帝，国号楚，建元太平。后张善安袭击退保余干，武德五年被迫降唐，不久退保安成（今江西安福东南）山洞，病死。

⑪袁州：治今江西宜春市东。

⑫宽简：宽宏简忽，不拘小节。

⑬蒸：与母辈淫乱。

⑭上台：谓皇帝居住之处。东宫：太子居住处，也是皇后居住处。

⑮令、教、诏敕：都是上对下的训诫告谕，因身份不同，名称不一，太子称"令"，王称"教"，皇上称诏敕。

⑯短世民：揭世民的短处，即诋毁世民。

⑰太穆皇后：即窦皇后，谥太穆，帝未即位先崩，生建成、世民、玄霸、元

吉。

⑱春秋:年岁、年寿。以偏概全,以春秋指代年。

⑲太子中允、洗马:皆太子属官,中允为掌侍从赞相,敷正启奏的太子左春坊左庶子的副官;洗马为唐司径局长官,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

⑳拉朽:摧毁腐朽之物,比喻轻而易举。

㉑魏任城王彰:曹操之子曹彰,英武干练,击鸟丸有功,封任城王。

㉒宜州:治今陕西耀县。

㉓元城:县名。治今山东莘县。

【译文】

48 九日,十五日,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在三观山攻击突厥,打败了突厥。十七日,唐太子李建成班师回朝。十八日,宇文歆在崇岗镇截击突厥,把突厥打得大败,斩首千余级。二十四日,唐定州总管双士洛在恒山以南攻击突厥,二十八日唐领军将军安兴贵在甘州攻击突厥,都打败了突厥。

49 刘黑闼攻陷了瀛州,杀了刺史马匡武。盐州人马君德以盐州城归附刘黑闼。高开道侵犯蠡州。

50 冬,十月,初一,诏命齐王李元吉向山东讨伐刘黑闼。初四,任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初五,唐贝州刺史许善护在鄗县和刘黑闼的弟弟刘十善交战,许善护全军都覆没了。初六,右武候将军桑显和在晏城攻打刘黑闼,打败了刘黑闼。观州刺史刘会拥城叛变归附刘黑闼。

51 契丹寇犯北平。

52 十六日,任秦王李世民为统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53 十七日,行军总管淮阳壮王李道玄在下博和刘黑闼交战,军队失败,被刘黑闼杀死。当时,李道玄率领三万兵众,与副将史万宝不和协;李道玄率领轻骑兵先出兵入犯敌阵,派史万宝率领大军相继赶到。史万宝拥兵不进,对所亲近的人说:"我奉行皇上的手书敕令说,淮阳王还是小孩儿,军事行动都委托老夫我。如今淮阳王轻

易进军，若和他一起进军，必定同他一起失败覆没，不如用淮阳王作诱敌之饵，淮阳王失败，敌人一定争相前进，我坚固阵容来等待敌人；打败敌人是一定的了。”因此，李道玄单独进军失败覆没。史万宝勒令兵众准备交战，士卒都没斗志，于是军队大溃散，史万宝逃回。李道玄多次跟从秦王李世民征战讨伐，死的时候才十九岁，李世民很痛惜，对人说：“道玄跟从我征伐，见我深入贼阵，内心羡慕效法，才至于此。”为道玄阵亡流泪。李世民从起兵以来，前后几十次交战，常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敌阵，虽屡次遇到危险，却不曾被矢刃所伤害。

54 林士弘派他的弟弟鄱阳王林药师攻打循州，唐循州刺史杨略与他交战，把他杀了，他的将领王戎以南昌州降唐。林士弘惧怕，二十一日，也请求投降。不久又逃走据保安成山洞，袁州人相互聚集响应他。洪州总管若干则派兵打败了他。碰上林士弘死亡，他的兵众于是散去。

55 淮阳王李道玄的失败，震骇了山东，洺州总管庐江王李瑗放弃城池向西逃跑，州县也都叛变归附于刘黑闼，十数天之间，刘黑闼全部收复故有的土地，二十七日，进军占据洺州。十一月，初三，唐沧州刺史程大买被刘黑闼逼迫，放弃城池逃走。齐王李元吉畏惧刘黑闼的兵力强大，不敢进军。

皇上从晋阳起兵，全是秦王李世民的谋略，皇上对李世民说：“若事业成功，那么天下都是你所造就的，应当把你立为太子。”李世民一边拜谢一边推辞。等到做了唐王，将佐也都请求立李世民作为世子，皇上将要立李世民为世子，李世民坚决推辞才罢。太子李建成性情宽宏简忽，不拘小节，喜爱饮酒，贪恋女色，游玩打猎；齐王李元吉，多有过失，在皇上面前都没有宠爱。李世民功勋名望，一天天繁盛，皇上常常有意让他取代李建成做太子，李建成自然内心不安，于是与李元吉协同谋划，一起推倒李世民，各自招引树立党友。

皇上晚年宠幸内宫妃嫔很多，有小王将近二十人。他们的母亲争着交结诸位长子来巩固自己地位。李建成与李元吉委曲心意来事奉诸位妃嫔，奉承阿谀，贿赂赠遗，无所不到，来向皇上求得宠爱。也有人传言他们与张婕妤、尹德妃私通，宫禁之中幽深神秘，是不能取得明证的。这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以及后宫妃嫔的亲戚在长安横行霸道，任意做非法的事，主管部门不敢诘问。李世民居住在承乾殿，李元吉居住在武德殿的后院，与皇上寝宫、太子东宫日夜通行，不再有宫禁限制。太子、秦齐二王出入皇上宫寝，都骑马、携带弓刀杂物，彼此相遇如家人行礼。太子下达的令、秦齐二王的教谕与皇上的诏敕一并推行，主管部门不知听从哪个好，只根据得到的先后为定准。李世民独不奉事诸位妃嫔，诸妃嫔争着赞誉李建成、李元吉而诋毁李世民。

李世民平定洛阳，皇上让贵妃等数人到洛阳选择查看隋朝宫女及收入府库的珍物。贵妃等私下向李世民请求珍宝以及替亲属求官职，李世民说："宝物都已登上籍册向上奏报了，官职应当授予贤才有功的人。"都没允许他们，因此更加怨恨。李世民因淮安王李神通有功劳，给他田地数十顷。张婕妤的父亲靠婕妤向皇上请求这些田地，皇上亲手书写敕令将这些田地给他，李神通因李世民教令给他在先，不肯相让。张婕妤向皇上控告说："皇上敕命赐给我父亲的田地，秦王夺去来给李神通。"于是，皇上发怒斥责李世民说："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谕吗！"过了些天，皇上对左仆射裴寂说："这儿子长久在外率领军队，被书生所教，不再是往昔的儿子了。"尹德妃父亲尹阿鼠骄傲横行，秦王府属官杜如晦经过他的门前，尹阿鼠家的奴童数人把杜如晦从马上拉坠地上，殴打一顿，并折断一根手指，说道："你是什么人，竟敢经过我家门口而不下马！"尹阿鼠怕李世民向皇上控诉，便先使尹德妃上奏说："秦王手下人欺凌侵暴我家人。"皇上再次发怒，责斥李世民说："我妃嫔家还被你手下人所欺凌，更何况小民呢！"李世民反复为自己辩解，皇上最终不肯相

信。

李世民每次在宫中侍奉宴会，对着诸妃嫔，想到太穆皇后早死，没有见到皇上拥有天下，有时感叹流泪，皇上看到他这个样子很不高兴。诸位妃嫔因此暗中一起诋毁李世民说："海内幸好无事，陛下年岁高，只适宜相娱乐，而秦王每每单独流泪，正是憎恶疾恨妾等，陛下万岁以后，妾母子一定不被秦王所容，没有残留下的了！"因而相对哭泣，并且说："皇太子仁义孝顺，陛下把我母子托付给太子，必然能获得保全。"皇上也替他们悲伤。从此再没有改易太子的意念，对待李世民渐渐疏远，而对待李建成、李元吉却日益亲密了。

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征劝太子说："秦王功劳覆盖天下，中外归心于他；殿下只因年长才身居东宫太子之位，没有大功劳来镇服海内。当今刘黑闼散失逃亡所剩下的，众兵不到一万人，物资粮食又缺乏，派大军逼近，势如摧枯拉朽，殿下应亲自率兵去攻打他来取得功名，从而结纳山东豪杰，差不多可以安定自己的地位。"太子就向皇上请求出兵行动，皇上允许了他的请求。王珪，是王颁兄长的儿子。初七日，皇上诏命太子李建成率领军队讨伐刘黑闼，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一并受李建成处置分配，得有便宜行事的权利。

56 初八，封宗室略阳公李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李道宗，是李道玄的堂兄弟，为灵州总管，梁师都派弟弟梁洛儿领突厥数万人围攻他。李道宗乘隙出击，大败突厥。突厥与梁师都相勾结，派他的郁射设入境，居住在原先的五原，李道宗把他驱逐出五原，开拓土地一千余里。皇上因李道宗英武干练如魏任城王曹彰，于是立他做任城郡王。

57 十九日，皇上幸临宜州。

58 二十二日，齐王李元吉派兵在魏州攻打刘十善，打败了刘十善。

59 二十六日，皇上在富平围猎。

60 刘黑闼率兵向南进发，自相州以北的州县都归附他，只有魏州总管田留安勒令军队抗拒守卫。刘黑闼进攻，攻不下来，领兵向南拔取了元城，再回头进攻魏州。

61 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人为郡王。孝友，神通之子也。

62 丙辰，上校猎于华池[①]。

63 戊午，刘黑闼陷恒州，杀刺史王公政。

64 庚申，车驾至长安[②]。

65 癸亥，幽州大总管李艺复廉、定二州。

66 甲子，田留安击刘黑闼，破之，获其莘州刺史孟柱[③]，降将卒六千人。是时，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上下相猜，人益离怨；留安待吏民独坦然无疑，白事者无问亲疏，皆听直入卧内，每谓吏民曰："吾与尔曹俱为国御贼，固宜同心协力，必欲弃顺从逆者，但自斩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诚以待人，当共竭死力报之，必不可负。"有苑竹林者，本黑闼之党，潜有异志。留安知之，不发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钥；竹林感激，遂更归心，卒收其用。以功进封道国公。

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击范愿，破之。

67 刘黑闼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军至昌乐[④]，黑闼引兵拒之，再阵，皆不战而罢。魏征言于太子曰：

"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矣！"太子从之。黑闼食尽，众多亡，或缚其渠帅以降。黑闼恐城中兵出，与大军表里击之，遂夜遁。至馆陶，永济桥未成⑤，不得度。壬申，太子、齐王以大军至，黑闼使王小胡背水而陈，自视作桥成，即过桥西，众遂大溃，舍仗来降。大军度桥追黑闼，度者才千余骑，桥坏，由是黑闼得与数百骑亡去。

68 上以隋末战士多没于高丽，是岁，赐高丽王建武书，使悉遣还；亦使州县索高丽人在中土者，遣归其国。建武奉诏，遣还中国民前后以万数。

【注释】

①华池：地名。治所今陕西韩城县西南。

②车驾：本指马驾的车子，但史书特指天子所乘之车，天子乘车而行，不敢指斥，故指代天子。

③莘州：治今山东莘县。

④昌乐：县名。治今河南南乐县西北。

⑤永济桥：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译文】

61 十二月，初三，立宗室李孝友等八人为郡王。李孝友，是李神通的儿子。

62 初九，皇上在华池围猎。

63 十一日，刘黑闼攻陷恒州，杀死刺史王公政。

64 十三日，唐皇上回到长安。

65 十六日，幽州大总管李艺，收复廉、定二州。

66十七日，田留安攻打刘黑闼，打败了他，俘获他的莘州刺史孟柱，投降的将领士卒有六千人。这时。山东豪杰大多数都杀死地方官长来响应刘黑闼，上下相互猜疑，人们更有离心怨恨；独独田留安对待官吏民众坦然无疑，告白事情的人，不问亲疏，都听凭他直接进入卧室里面，每每对属官、民众说："我和你们都为国家抵御贼寇，本来应该同心协力，一定要背弃顺乎民意而跟从叛逆的，只管砍掉我的头离去。"手下官吏、民众都互相告诫说："田公推出极诚恳的心来待人，应当竭尽拚死的力量报效他，一定不能背叛。"有位叫苑竹林的人，本来是刘黑闼的党羽，暗中怀有异心。田留安知道，不揭发他的事，而将他安置在身边，把钥匙委托给他；苑竹林很感动，便改而归顺了田留安，最终被田留安收服了。田留安因功进封为道国公。

十八日，唐并州刺史成仁重攻打范愿，打败了范愿。

67刘黑闼攻打魏州没有攻下，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大军到达昌乐，刘黑闼领兵抗拒他们，再次列阵，都不交战而罢休。魏征对太子说："前次打败刘黑闼，他的将帅都悬挂着名字处死，妻子、子女作俘虏；因此，齐王前来，虽然有诏书赦免他的党羽的罪恶，都不能使他们相信。当今应全部释放他们被囚禁俘虏的人，安慰晓谕之后遣送他们，就可以坐着看他的势力分离散去了！"太子听从他的意见。刘黑闼军粮用尽，兵士多数逃亡，有的捆着头领来投降。刘黑闼恐怕城中的兵众出来，和大军内外夹击他，于是深夜逃遁。刘黑闼逃到馆陶，永济桥没修成，不能渡过。二十五日，太子、齐王率大军赶到，刘黑闼派王小胡背靠河水列阵，自己看着桥搭好，就过桥向西去，兵众大量溃散，放下兵仗前来投降。大军通过永济桥追击刘黑闼，通过桥的才一千多人，桥坏了，因此，刘黑闼得以与数百骑兵逃亡而去。

68皇上因隋末有很多战士隐没在高丽，这一年，赐予高丽王建武书信，让他把隐没在高丽的战士都遣送回来；也让州县寻找在中

国土地上的高丽人，遣送回到他们的国家。建武奉行诏书，遣送回中国的民众前后数以万计。

六 年

1 春，正月，己卯，刘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执黑闼[①]，举城降。时太子遣骑将刘弘基追黑闼，黑闼为官军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饶阳，从者才百余人，馁甚。德威出迎，延黑闼入城，黑闼不可；德威涕泣固请，黑闼乃从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馈之食；食未毕，德威勒兵执之，送诣太子，并其弟十善斩于洺州。黑闼临刑叹曰："我幸在家钼菜[②]，为高雅贤辈所误至此！"

2 壬午，嵩州人王摩沙举兵[③]，自称元帅，改元进通，遣骠骑将军卫彦讨之。

3 庚子，以吴王杜伏威为太保。

4 二月，庚戌，上幸骊山温汤[④]；甲寅，还宫。

5 平阳昭公主薨。戊午，葬公主，诏加前后部鼓吹、班剑四十人[⑤]，武贲甲卒。太常奏："礼，妇人无鼓吹。"上曰："鼓吹，军乐也。公主亲执金鼓，兴义兵以辅成大业，岂与常妇人比乎！"

6 丙寅，徐圆朗穷蹙，与数骑弃城走，为野人所杀，其地悉平。

7 林邑王梵志遣使入贡[⑥]。初，隋人破林邑，分其地为三郡。及中原丧乱，林邑复国，至是始入贡。

8 幽州总管李艺请入朝;庚午,以艺为左翊卫大将军。

9 废参旗等十二军[7]。

10 三月,癸未,高开道掠文安、鲁城[8],骠骑将军平善政邀击,破之。

11 庚子,梁师都将贺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来降。

12 乙巳,前洪州总管张善安反,遣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击之。

13 夏,四月,吐谷浑寇芳州[9],刺史房当树奔松州[10]。

14 张善安陷孙州[11],执总管王戎而去。

15 乙丑,鄜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至夏州,俘其民畜而还。

16 丙寅,吐谷浑寇洮、岷二州。

17 丁卯,南州刺史庞孝恭、南越州民宁道明、高州首领冯暄俱反[12],陷南越州,进攻姜州;合州刺史宁纯引兵救之。

18 壬申,立皇子元轨为蜀王、凤为幽王、元庆为汉王。

19 癸酉,以裴寂为左仆射,萧瑀为右仆射,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封德彝为中书令。

20 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绍救岷州。

21 庚寅,吐谷浑及党项寇河州[13],刺史卢士良击破之。

22 丙申,梁师都将辛獠儿引突厥寇林州。

23 戊戌,苑君彰将高满政寇代州,骠骑将军林宝言击走之。

24 癸卯,高开道引奚骑寇幽州[14],长史王诜击击破之。刘

黑闼之叛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将兵邀击，破之。

【注释】

①饶州：即下文的饶阳，治今河北深县。

②锄(chú 除)：同锄。

③嶲(suī 髓)州：治今四川西昌地区。

④温汤：地名。即今陕西临潼县在南骊山北麓华清池。此有温汤之泉，故名。

⑤班剑：列剑。持剑成列。

⑥林邑：海南古国名。秦为林邑，晋隋称林邑国，在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南条桥。

⑦参旗等十二军：唐武德二年设置。

⑧文安：古县名。治今河北文安县东北。　鲁城：古县名。治今河北黄骅县西北。

⑨芳州：治今甘肃迭部县东南。

⑩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县。

⑪纳州：治今南昌市西南。

⑫南州：治今广西博白县。

⑬党项：古民族名。本为西羌的一支，初居今青海、甘肃、四川边区一带，后向东北迁至今甘肃宁夏陕西北一带，宋称西夏。

⑭奚：民族名。即东胡族，隋唐称奚。

【译文】

六年(癸未，公元 623 年)

1 春，正月，初五，刘黑闼所署置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捉住刘黑闼，以城降唐。当时，太子派骑将刘弘基追击刘黑闼，刘黑闼被官军所逼迫，奔跑不得休息，到饶阳，跟从的人才一百多，饥饿得厉害。葛诸德威出来迎接，请刘黑闼入城，刘黑闼不许可；诸葛德威流着眼

泪坚决地请求，刘黑闼才听从他。到城旁市场上休息，诸葛德威送给他们食物吃；食物没吃完，诸葛德威带兵把他们抓起来，送去给太子，和他的弟弟刘十善一起在洺州杀了。刘黑闼临刑感叹地说："我有幸在家种菜，被高雅贤之流误害到这个地步！"

2 初六，檀州人王摩沙起兵，自称元帅，改年号为进通，唐派骠骑将军卫彦讨伐他。

3 二十四日，任命吴王杜伏威为太保。

4 二月，初四，皇上幸临骊山温汤；初八日，返回宫中。

5 平阳昭公主去世。十二日，埋葬平阳昭公主，诏命送葬行列增加前后鼓吹、持班剑的仪仗队四十人，以及武装勇士仪仗。太常上奏说："按礼仪，妇人没有鼓吹。"皇上说："鼓吹是军乐，公主亲自掌握军乐金鼓号令，兴起义兵来辅成帝王大业，难道和平常的妇人能相同吗！"

6 二十日，徐圆朗因穷困急迫，与数名骑兵放弃城池逃走，被乡村百姓杀死，他的辖地全部平定。

7 林邑王梵志派使者进京朝贡。当初，隋朝人攻下林邑，把林邑地区分为三个郡。等到中原大乱，林邑恢复国家，到这时才入朝进贡。

8 幽州总管李艺请求入朝；二十四日，任命李艺做左翊卫大将军。

9 废除武德二年设置的参旗等十二军。

10 三月，初七，高开道掠夺文安、鲁城，骠骑将军平善政截击，打败了他。

11 二十四日，梁师都将领贺遂、索同以所辖十二州来投降。

12 二十九日，前洪州总管张善安反叛，唐派舒州总管张镇周等攻打他。

13 夏，四月，吐谷浑寇犯芳州，刺史房当树逃到松州。

14 张善安陷孙州，捉住总管王戎而去。

15 二十日，鄜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攻打梁师都，到夏州，俘获梁师都的民众牲畜而还。

16 二十一日，吐谷浑寇犯洮、岷二州。

17 二十二日，南州刺史庞孝恭、南越州人宁道明、高州首领冯暄都反叛，攻陷南越州，进攻姜州；合州刺史宁纯领兵援救姜州。

18 二十七日，立皇子李元轨为蜀王、李凤为幽王、李元庆为汉王。

19 二十八日，任命裴寂为左仆射，萧瑀为右仆射，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封德彝为中书令。

20 五月，初五，派岐州刺史柴绍援救岷州。

21 十五日，吐谷浑及党项侵犯河州，刺史卢士良打败了他们。

22 二十一日，梁师都将领辛獠儿带领突厥侵犯林州。

23 二十三日，苑君彰将领高满政入侵代州，骠骑将军林宝言打跑他。

24 二十八日，高开道带领奚族骑兵入侵幽州，长史王诜打败了他们。刘黑闼叛变，突地稽领兵协助唐朝，将他的部落迁到幽州的昌平城；高开道领突厥侵犯幽州，突地稽率兵拦截阻击，打败了他们。

25 六月，戊午，高满政以马邑来降。先是，前并州总管刘世让除广州总管，将之官，上问以备边之策，世让对曰："突厥比数为寇，良以马邑为之中顿故也[1]。请以勇将戍崞城[2]，多贮金帛，募有降者厚赏之，数出骑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无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计，曰："非公，谁为勇将！"即命世让戍崞城，马邑病之。是

时，马邑人多不愿属突厥，上复遣人招谕苑君璋。高满政说苑君璋尽杀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从。满政因众心所欲，夜袭君璋，君璋觉之，亡奔突厥，满政杀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26 壬戌，梁师都以突厥寇匡州[3]。

27 丁卯，苑君璋与突厥吐屯设寇马邑，高满政与战，破之。以满政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

28 瓜州总管贺若怀广按部至沙州[4]，值州人张护、李通反，怀广以数百人保子城；凉州总管杨恭仁遣兵救之，为护等所败。

29 癸酉，柴绍与吐谷浑战，为其所围，虏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绍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怪之，驻弓矢相与聚观，绍察其无备，潜遣精骑出虏阵后，击之，虏众大溃。

30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马邑，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及高满政御之，战于腊河谷[5]，破之。

31 张护、李通杀贺拔怀广[6]，立汝州别驾窦伏明为主，进逼瓜州；长史赵孝伦击却之。

32 高开道掠赤岸镇及灵寿、九门、行唐三县而去[7]。

33 丁丑，冈州刺史冯士翽据新会反[8]，广州刺史刘感讨降之，使复其位。

34 辛巳，高开道所部弘阳、统汉二镇来降。

35 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迁为虏所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将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将兵屯北边，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备突厥。八月，丙辰[9]，突厥寇真州[10]，

又寇马邑。

36 壬子，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祏反。初，杜伏威与公祏相友善，公祏年长，伏威兄事之，军中谓之伯父，畏敬与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养子阚稜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潜夺其兵权。公祏知之，怏怏不平，与其故人左游仙阳为学道、辟谷以自晦[19]。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杨，令雄诞典兵为之副，阴谓雄诞曰："吾至长安，苟不失职，勿令公祏为变。"伏威既行，左游仙说公祏谋反；而雄诞握兵，公祏不得发。乃诈称得伏威书，疑雄诞有贰心，雄诞闻之不悦，称疾不视事；公祏因夺其兵，使其党西门君仪谕以反计。雄诞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吴王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奈何无故自求族灭乎！雄诞有死而已，不敢闻命。今从公为逆，不过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爱斯须之死而自陷于不义乎！"公祏知不可屈，缢杀之。雄诞善抚士卒，得其死力，又约束严整，每破城邑，秋毫无犯，死之日，江南军中及民间皆为之流涕。公祏又诈称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大修铠仗，运粮储。寻称帝于丹杨，国号宋，修陈故宫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大道使、越州总管，与张善安连兵，以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

37 己未，突厥寇原州。

38 乙丑，诏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孝恭以舟师趣江州，岭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广、泉、桂之众趣宣州，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亳，齐州总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讨辅公祏。孝恭

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征也！"饮而尽之，众皆悦服。

39 丙寅，吐谷浑内附。

40 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镇；癸酉，又寇渭州⑫。

41 高开道以奚侵幽州，州兵击却之。

【注释】

①中顿：唐谓置食之所为顿，多言置顿；中途置食之所，以供军需曰中顿。

②崞(guō 郭)城：在今山西省原平县北崞阳镇。

③匡州：治今陕西吴堡县西北。

④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县西。

⑤腊河谷：地名。在今山西朔县北。

⑥贺拔：当作"贺若"。从下28段。

⑦赤岸镇：地名。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　灵寿：县名。治今河北灵寿县西北。九门：县名。治今河北藁城县西北。　行唐：县名。治今河北行唐县东北。

⑧冈州：治今广东新会县北。

⑨丙辰：胡注"章：十二行本'丙'作'甲'；乙十一行本同。"按从胡注。

⑩真州：治在今陕西榆林县东。

⑪辟谷：古称行导引之术，不食五谷，可以长生。道家方士，乃附会为神仙入道之术。

⑫渭州：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

【译文】

25 六月，十四日，高满政以马邑前来投降。此前，前并州总管刘世让调任广州总管，将要到任，皇上以防备边事的策略向他询问，刘世让回答说："突厥近来多次来侵犯，确定是因有马邑作为他中

途驻食的缘故。请派英勇将领戍守崞城，多储备金银布帛，招募投降的人优厚地赏赐他们，多次派出骑兵掠夺马邑城下，蹂躏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生活生产，过不了一年多，敌方没有粮食，必定会投降！"皇上赞成他的计策，说："除非您，谁是勇将！"就任命刘世让戍守崞城，马邑以这作为心病。当时，马邑的人多数不愿归属突厥，皇上再派人招谕苑君璋。高满政劝说苑君璋全部杀掉突厥戍守士兵归降唐朝，苑君璋不听从。高满政趁众心所向，夜晚袭击苑君璋，苑君璋发觉，逃奔到突厥，满政杀苑君璋的儿子及突厥戍守士兵二百人投降。

26 十八日，梁师都利用突厥军队侵犯匡州。

27 二十三日，苑君璋与突厥的吐屯设入侵马邑，高满政与他交战，打败了他。任高满政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

28 瓜州总管贺若怀广巡查所部属的州县来到沙州，恰遇州人张护、李通造反，贺若怀广用数百人保守子城；梁州总管杨恭仁派兵援救他，被张护等人所击败。

29 二十九日，柴绍与吐谷浑战，被吐谷浑围困，贼虏登上高处射箭，箭头像下雨般射下来。柴绍派人弹奏胡地琵琶，二位女子对着跳舞。贼虏感到奇怪，停驻弓矢相互聚集观看，柴绍观察贼虏没有防备，便暗中派精锐骑兵出现在贼虏兵阵背后攻击，贼虏大溃败。

30 秋，七月，初二，苑君璋利用突厥军队寇犯马邑，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及高满政抵御他，在腊河谷交战，打败了他。

31 张护、李通杀掉贺若怀广，立汝州别驾窦伏明为主，进逼瓜州，瓜州长史击退他们。

32 高开道掠夺赤岸镇及灵寿、九门、行唐三县离去。

33 初三日，冈州刺史冯士翮据有新会反叛，广州刺史刘感讨伐他，迫使他投降，并让他恢复他的职位。

34 初七，高开道所部署的弘阳、统汉二镇前来投降。

35 初九，突厥入寇原州；十一日，入寇朔州。李高迁被贼虏打败，

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率领军队援救他。二十五日，太子率领军队屯扎在北部边境，秦王李世民屯扎在并州，用来防备突厥。八月，初一，突厥侵犯真州，又侵犯马邑。

36 初九，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祏反叛。当初，杜伏威与辅公祏相互友好，辅公祏年纪大，杜伏威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军中称他为伯父，敬畏他同敬畏杜伏威一样。杜伏威逐渐猜忌他，就部署他的养子阚稜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暗中剥夺了他的兵权。辅公祏知道这件事，心头不快，恨恨不平，与他的旧友左游仙假装学道、不食五谷以求长生来自我韬晦。到杜伏威入朝，留辅公祏守丹杨，命王雄诞掌握军队作为他的副手，暗中对王雄诞说："我到长安去，假若不失职，不要使辅公祏叛变。"杜伏威走后，左游仙劝辅公祏谋反；而王雄诞掌握着兵权，辅公祏不能发动。于是，假装得到杜伏威的书信，怀疑王雄诞有二心，王雄诞听到很不高兴，称病不管事，辅公祏因此夺了他的兵权，派他的党羽西门君仪把反叛的计划晓谕王雄诞。王雄诞这才醒悟而且后悔不已，说："当今天下才平定，吴王又在京师，大唐军队威势，所向无敌，为什么无故自取灭族呢！我王雄诞只有一死了之，不敢听从命令。当今跟从您倒行逆施，也不过延长一百天的生命罢了，大丈夫怎么能爱惜这片刻的死而陷自己于不义呢！"辅公祏知道不能使他屈服，便吊死了王雄诞。王雄诞善于抚恤士卒，得到士卒拚死效力，又纪律约束严整，每每攻破城邑，秋毫无犯，他死的那一天，江南军中以及民间都替他流泪。辅公祏又假称杜伏威不能回江南，给他信命令他起兵，大量修造铠甲兵仗，运粮储蓄。不久，在丹杨称帝，国号为宋，修复陈朝的旧宫殿而居住，设置百官，任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与张善安联合，任张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

37 十六日，突厥侵犯原州。

38 二十二日，诏命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李孝恭派水兵赶赴江州，岭南道大使李靖派交、广、泉、桂的兵众赶赴宣州，怀州总管黄

君汉向谯、亳出兵，齐州总管李世勣向淮、泗出兵来讨伐辅公祏。李孝恭将要出发，与诸将饮宴聚集，命人取水，忽然变成了血，在坐的人都大惊失色，李孝恭却举止自如，说："这就是辅公祏献出头来的征兆！"一饮而尽，众人都心悦诚服。

39 二十三日，吐谷浑向内地唐朝归附。

40 二十八日，突厥攻陷了原州的善和镇；三十日，又侵犯渭州。

41 高开道派奚族兵侵犯幽州，幽州的军队打退了他。

42 九月，太子班师。

43 戊子，辅公祏遣其将徐绍宗寇海州[1]，陈政通寇寿阳[2]。

44 邛州獠反[3]，遣沛公郑元琦讨之。

45 庚寅，突厥寇幽州。

46 壬辰，诏以秦王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

47 乙未，窦伏明以沙州降。

48 高昌王麹伯雅卒[4]，子文泰立。

49 丙申，渝州人张大智反[5]，刺史薛敬仁弃城走。

50 壬寅，高开道引突厥二万骑寇幽州。

51 突厥恶弘农公刘世让为己患，遣其臣曹般陁来，言世让与可汗通谋，欲为乱，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杀世让，籍其家。

52 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兵还。

53 上幸华阴。

54 张大智侵涪州[6]，刺史田世康等讨之，大智以众降。

55 初，上遣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马邑，苑君璋引突厥万余骑至城下，满政击破之。颉利可汗怒，大发兵攻马邑。高迁惧，帅所部二千人斩关宵遁，虏邀之，失亡者半。颉利自帅众攻城，满政出兵御之，或一日战十余合。上命行军总管刘世让救之，至松子岭，不敢进，还保崞城。会颉利遣使求婚，上曰："释马邑之围，乃可议婚。"颉利欲解兵，义成公主固请攻之。颉利以高开道善为攻具，召开道，与之攻马邑甚急。颉利诱满政使降，满政骂之。粮且尽，救兵未至，满政欲溃围走朔州，右虞候杜士远以虏兵盛，恐不免，壬戌，杀满政降于突厥，苑君璋复杀城中豪杰与满政同谋者三十余人。上以满政子玄积为上柱国，袭爵。丁卯，突厥复请和亲，以马邑归唐；上以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

56 突厥数为边患，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表请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议者以为烦扰，不许。静切论不已，敕征静入朝，使与裴寂、萧瑀、封德彝相论难于上前，寂等不能屈，乃从静议，岁收谷数千斛，上善之，命检校并州大总管。静，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复请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从之。

57 黄州总管周法明将兵击辅公祏，张善安据夏口，拒之。法明屯荆口镇，壬午，法明登战舰饮酒，善安遣刺客数人诈乘鱼艖而至，见者不以为虞，遂杀法明而去。

58 甲申，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击辅公祏将陈当世于猷州

之黄沙⑦，大破之。

59 丁亥，上校猎于华阴。己丑，迎劳秦王世民于忠武顿⑧。

60 十二月，癸卯，安抚使李大亮诱张善安，执之。大亮击善安于洪州，与善安隔水而陈，遥相与语。大亮谕以祸福，善安曰："善安初无反心，正为将士所误；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张总管有降心，则与我一家耳。"因单骑渡水入其陈，与善安执手共语，示无猜间。善安大悦，遂许之降。既而善安将数十骑诣大亮营，大亮止其骑于门外，引善安入，与语。久之，善安辞去，大亮命武士执之，从骑皆走。善安营中闻之，大怒，悉众而来，将攻大亮。大亮使人谕之曰："吾不留总管。总管赤心归国，谓我曰：'若还营，恐将士或有异同，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辈何怒于我！"其党复大骂曰："张总管卖我以自媚于人。"遂皆溃去。大亮追击，多所虏获。送善安于长安，善安自称不与辅公祏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败，得所与往还书，乃杀之。

61 甲寅，车驾至长安。

62 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击走之。

63 庚申⑨，白简、白狗羌并遣使入贡⑩。

【注释】

①海州：治今江苏灌云县西南。

②寿阳：县名。治今安徽寿县。

③邛(qióng 穷)州：治今四川邛崃县东南。　獠：对少数民族仡佬族的一种侮辱性的称谓。

④高昌：古国名。北魏时始建，据高昌郡故名，后唐所灭，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废址。

⑤渝州：治今四川重庆市。

⑥涪(fú 夫)州：治今四川涪陵县。

⑦猷州：治今安徽泾县西。

⑧忠武顿：地名。在今陕西华阴县东。

⑨疑误，待考。

⑩白简：据胡注当为"白兰"，西部羌族部落，以居白兰山而名。其居地相当于今青海南部及四川西部一带。白狗：亦即羌族部落。

【译文】

42 九月，太子班师回朝。

43 十五日，辅公祏派他的将领徐绍宗侵犯海州，陈政通侵犯寿阳。

44 邛州獠民造反，派沛公郑元琦讨伐。

45 十七日，突厥入寇幽州。

46 十九日，诏命秦王李世民为江州行军元帅。

47 二十二日，窦伏明以沙州投降。

48 高昌王麹伯雅去世，儿子麹文泰立为国王。

49 二十三日，渝州人张大智反叛，刺史薛敬仁放弃城池逃走。

50 二十九日，高开道领突厥二万骑兵侵犯幽州。

51 突厥憎恶弘农公刘世让成为自己的祸患，派他们的臣子曹般陁前来，说刘世让与可汗通谋，想要叛乱，皇上相信这话。冬，十月，初四，杀了刘世让，按籍册抄没了他的家产。

52 秦王李世民还在并州，十七日，诏命李世民领兵返回长安。

53 皇上幸临华阴。

54 张大智侵犯涪州，涪州刺史田世康等讨伐他，张大智以众投降。

55 当初，皇上派遣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协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

卫马邑，苑君璋领突厥一万多骑兵到马邑城下，高满政打败了他们。颉利可汗发怒，发动大量军队进攻马邑。李高迁恐惧，率领部下二千人斩开关门连夜逃跑，敌人拦截阻击他，损失伤亡的人有一半。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兵众进攻城池，高满政出兵抵御，有时一天交战十多个回合。皇上命令行军总管刘世让援救马邑，到松子岭，不敢前进，返回来保守崞城。碰上颉利可汗派遣使者求婚，皇上说："先解除马邑的围困，才能商议婚事。"颉利可汗想解除围困马邑的军队，义成公主坚决请求攻击马邑。颉利可汗因高开道善于用攻城器具，召来高开道，和他一起急攻马邑。颉利可汗引诱高满政使他投降，高满政辱骂他。高满政军粮将用尽，救兵又没到，高满政想突破重围逃向朔州，右虞候杜士远以为敌人强盛，害怕免不了灭身之灾，二十日，杀死高满政向突厥投降，苑君璋又杀城中豪杰与高满政同谋的三十多人。皇上任命高满政的儿子为上柱国，因袭高满政的爵位。二十五日，突厥再次请求和亲，将马邑归还唐朝；皇上任命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

56 突厥屡次成为边境祸患，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上表请求在太原设置屯田来节省送运的开支；参议的人认为烦扰，不允许。窦静恳切地力争不休，敕令征召窦静入朝，让他与裴寂、萧瑀、封德彝在皇上面前辩论诘难，裴寂等人不能使他理屈，就听从窦静建议，每年收获谷物数千斛，皇上认为他的建议很好，任命为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是窦抗的儿子。十一月，初九，秦王李世民又请求在并州的边境增加设置屯田，听从了这个建议。

57 黄州总管周法明率领军队攻打辅公祏，张善安占据夏口，抵抗他。周法明在荆口镇屯扎，初十，周法明登上战舰饮酒，张善安派遣刺客数人假装乘坐渔艇而来，看到的人不认为有欺骗，于是杀死周法明而离去。

58 十二日，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在猷州的黄沙攻打辅公祏的将领陈当世，把陈当世打得大败。

59 十五日，皇上在华阴围猎。十七日，在忠武顿迎接慰劳秦王李世民。

60 十二月，初二，安抚使李大亮引诱张善安，捉住了他。李大亮在洪州攻打张善安，与张善安隔水列阵，远远地和张善安对话。李大亮用祸福晓谕张善安，张善安说："我张善安最初没有造反的心思，正是被将士们所误；想投降又恐怕免不了灾难。"李大亮说："张总管有投降的心思，就和我是一家人罢了。"因而单人匹马渡过水进入张善安的军阵，和张善安握手共同说语，表示没有猜疑和间隙。张善安很高兴，于是许诺李大亮投降。不久，张善安率领数十个骑兵到李大亮军营，李大亮让他随行的骑兵停在营门以外，领着张善安进入军营之内，和他说话。过了很久，张善安告辞，李大亮命武士把他抓起来，随从的骑兵都逃跑了。张善安军营中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恼怒，出动全部兵众而来，要攻打李大亮。李大亮派人晓谕他们说："我没留总管，总管赤心归国，对我说：'假若回营，恐怕将士们有的有不同意见，被他们所控制。'因此自己留下不回去罢了，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对我发怒！"他的同党又大骂着说："张总管为了自己对人献媚出卖我们。"于是都溃散离去。李大亮追击，多数人被俘获。把张善安送到长安，张善安自称不曾和辅公祏来往，皇上赦免他的罪过，对他很好；到辅公祏失败，得到他和辅公祏来往的书信，就把他杀了。

61 十三日，皇上回到长安。

62 二十八日，突厥入侵定州，定州的军队打跑了他们。

63 庚申，白简、白狗羌人一起派遣使者入京进奉贡品。

七 年

1 春，正月，依周、齐旧制[①]，每州置大中正一人[②]，掌知

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

2 壬午，赵郡王孝恭击辅公祏别将于枞阳[3]，破之。

3 庚寅，邹州人邓同颖杀刺史李士衡反[4]。

4 丙申，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5]。

5 二月，辅公祏遣兵围猷州，刺史左难当婴城自守。安抚使李大亮引兵击公祏，破之。赵郡王孝恭攻公祏鹊头镇[6]，拔之。

6 丁未，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遣使册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7 始州獠反[7]，遣行台仆射窦轨讨之。

8 己酉，诏："诸州有明一经以上未仕者，咸以名闻；州县及乡皆置学。"

9 壬子，行军副总管权文诞破辅公祏之党于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镇。

10 丁巳，上幸国子监，释奠[8]；诏诸王公子弟各就学。

11 戊午，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府。

12 己未，高开道将张金树杀开道来降。开道见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数反覆不敢；且恃突厥之众，遂无降意。其将卒皆山东人，思乡里，咸有离心。开道选勇敢士数百，谓之假子，常直阁内，使金树领之。故刘黑闼将张君立亡在开道所，与金树密谋取开道。金树遣其党数人入阁内，与假子游戏，向夕，潜断其弓弦，藏刀槊于床下，合暝，抱之趋出，金树帅其党大噪，攻开道阁，假子将御之，弓弦皆

绝,刀槊已失,争出降;君立亦举火于外与相应,内外惶扰。开道知不免,乃擐甲持兵坐堂上,与妻妾奏乐酣饮,众惮其勇,不敢逼。天且明,开道缢妻妾及诸子,乃自杀。金树陈兵,悉收假子斩之,并杀君立,死者五百余人。遣使来降,诏以其地置妫州。壬戌,以金树为北燕州都督。

13 戊辰,洋、集二州獠反[9],陷隆州晋城[10]。

14 是月,太保吴王杜伏威薨。辅公祏之反也,诈称伏威之命以给其众。及公祏平,赵郡王孝恭不知其诈,以状闻;诏追除伏威名,籍没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复其官爵。

【注释】

①周、齐旧制:指北齐、北周旧的制度。

②大中正:官名。实际为因袭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

③枞阳:治今安徽枞阳县。

④邹州:治今山东邹平县北孙家镇。

⑤维、恭二州:维州,治今四川理县东北;恭州,治今四川马尔康县东。

⑥鹊头镇:地名。在今安徽南陵县境。

⑦始州:治今四川剑阁县。

⑧释奠:在神前设爵荐馔的祭奠礼仪形式,多用于官学立学春秋释奠先师。

⑨洋州:治今陕西西乡县。集州:治今四川南江县。

⑩隆州:治今四川阆中县。晋城:县名。治今四川南部县西北。

【译文】

(武德)七年(甲申,公元624年)

1 春,正月,依照北周、北齐旧制度,每州设置大中正一人,掌握

州内人物，品评衡量他们的声望等级；用本州内门第声望高的人领受这一职务，但没官员的品级爵秩。

2 十一日，赵郡王李孝恭在枞阳攻击辅公祏的别将，打败了他。

3 十九日，邹州人邓同颖杀掉刺史李士衡反叛。

4 二十五日，将白狗等羌族地区设置维、恭二州。

5 二月，辅公祏派兵围攻猷州，刺史左难当环绕城垣自守。安抚大使李大亮领兵攻击辅公祏，打败了他。

6 初七，高丽王建武派使者前来请求颁赐历法奉正朔。派使臣册封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任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7 始州獠族反叛，派行台仆射窦轨讨伐。

8 初九，诏命："诸州有通晓一经以上而没有入仕的，都将姓名上报奏闻；州县及乡都设置学校。"

9 十二日，行军副总管权文诞在猷州打败辅公祏的党羽，攻克他的枚洄等四镇。

10 十七日，皇上临幸国子监，行释奠礼；诏命诸王公子弟各分别就学。

11 十八日，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府。

12 十九日，高开道的将领张金树杀掉高开道前来投降。高开道看到天下都已平定，想投降，自己因数次既降又复反叛不敢投降；而且依凭突厥的兵众，于是又无投降的意向了。他的将领士卒都是山东人，思念乡里，都有离去的心理。高开道选择勇敢之士数百人，把他们称作义子，常常在内阁值班，派张金树统领着。原刘黑闼将领张君立逃亡在高开道的处所，和张金树密谋杀害高开道。张金树派他的党羽数人进入阁内，和高开道的义子游戏玩耍，临近晚上，暗中弄断他的弓弦，把他的刀槊藏到床下，到合眼睡觉时，抱着刀槊赶快出来，张金树率领他的同党大声鼓噪，攻打高开道的内阁，其义子将要抵御，弓弦都已断绝，刀槊全已失去，争着出来投降；张

君立也在外放火与他相呼应，内外惶恐骚扰。高开道明知不免灾难，于是身披铠甲手执兵刃坐在堂上，和他的妻妾奏乐畅饮，众人害怕他的英勇，不敢逼近。天将亮，高开道先勒死妻妾和儿子们，然后就自杀身亡。张金树列开兵阵，搜捕高开道的义子全部杀死，并杀了张君立，杀死的共有五百多人。张金树派使者前来投降，诏命把他管辖的地区设置妫州。二十二日，任张金树为北燕州都督。

13 二十八日，洋、集二州的獠族反叛，攻陷了隆州晋城。

14 此月，太保吴王杜伏威薨。辅公祏反叛，假称杜伏威的命令欺骗士众。到辅公祏被平定，赵郡王李孝恭不知他的欺诈，把情状奏闻；诏命追免杜伏威爵名，没收了他的家产。等到唐太宗即皇帝位，知道杜伏威的冤情，才赦免他，恢复他的官爵。

15 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次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至太府为九寺[①]，次将作监，次国子学，次天策上将府，次左、右卫至左、右领卫为十四卫[②]；东宫置三师、三少、詹事及两坊、三寺、十率府[③]；王、公置府佐、国官，公主置邑司[④]，并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为外职事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二十八阶，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阶，为武散官；上柱国至武骑尉十二等，为勋官。

16 丙戌，赵郡王孝恭破辅公祏于芜湖，拔梁山等三镇。辛卯，安抚使任瓌拔扬子城[⑤]，广陵城主龙惔降。

17 丁酉，突厥寇原州。

18 戊戌，赵郡王孝恭克丹杨。

先是，辅公祏遣其将冯慧亮、陈当世将舟师三万屯博望山⑥，陈正通、徐绍宗将步骑三万屯青林山⑦，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筑却月城⑧，延袤十余里，又结垒江西以拒官军。孝恭与李靖帅舟师次舒州，李世勣帅步卒一万渡淮，拔寿阳，次硖石⑨。慧亮等坚壁不战，孝恭遣奇兵绝其粮道，慧亮等军乏食，夜，遣兵薄孝恭营，孝恭坚卧不动。孝恭集诸将议军事，皆曰："慧亮等拥强兵，据水陆之险，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杨，掩其巢穴，丹杨既溃，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将从其议，李靖曰："公祏精兵虽在此水陆二军，然所自将亦不为少，今博望诸栅尚不能拔，公辅保据石头⑩，岂易取哉！进攻丹杨，旬月不下，慧亮蹑吾后，腹背受敌，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战余贼，其心非不欲战，正以公祏立计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师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举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贼营而勒精兵结陈以待之。攻垒者不胜而走，贼出兵追之，行数里，遇大军，与战，大破之。阚稜免胄谓贼众曰："汝曹不识我邪？何敢来与我战！"贼多稜故部曲，皆无斗志，或有拜者，由是遂败。孝恭、靖乘胜逐北，转战百余里，博山、青林两戍皆溃，慧亮、正通等遁归，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李靖兵先至丹杨，公祏大惧，拥兵数万，弃城东走，欲就左游仙于会稽，李世勣追之。公祏至句容，从兵能属者才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将吴骚等谋执之。公祏觉之，弃妻子，独将腹心数十人，斩关走。至武康，为野人所攻，西门君仪战死，执公祏，送丹杨枭首，分捕余党，悉诛之，江南皆平。

己亥,以孝恭为东南道行台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顷之,废行台,以孝恭为扬州大都督,靖为府长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萧、辅之膏肓也[11]。"

阚稜功多,颇自矜伐。公祏诬稜与己通谋。会赵郡王孝恭籍没贼党田宅,稜及杜伏威、王雄诞田宅在贼境者,孝恭并籍没之;稜自诉理,忤孝恭,孝恭怒,以谋反诛之。

19 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颁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

20 初定均田租、庸、调法: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什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绫、绢、缣、布。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租、调俱免。水旱虫霜为灾,什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凡民赀业分九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者为坊,田野者为村。食禄之家,无得与民争利;工商杂类,无预士伍。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岁造计帐,三年造户籍。

21 丁未,党项寇松州。

22 庚申,通事舍人李凤起击万州反獠[12],平之。

23 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24 甲戌,羌与吐谷浑同寇松州,遣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蒋善合自芳州道击之。

25 丙戌,作仁智宫于宜君[13]。

26 丁亥，窦轨破反獠于方山，俘二万余口。

【注释】

①九寺：九卿的官署。唐因旧制，以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如太常卿的官署称太常寺，其长官称太常卿，亦称太常寺卿，其他如类。

②十四卫：即左右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

③两坊：门下坊、典书坊。三寺：家令寺、率更寺、仆寺。十率府：左、右卫率，左、右宗卫率，左、右虞候率，左、右监门率，左、右内率府共十率府。

④府佐：府内设置佐助王、公的官员，唐有傅、谘议参军、友、文学、东西阁祭酒、长史、司马、掾、属、主簿、史、记室、录事参军、录事、功仓户兵骑法士等七曹参军、参军事、行参军、典籤。 国官：王公郡国设置官员，有国令、大农尉丞、录事、典卫、舍人、学官长、食官长、厩牧长、典府长。 邑司：设有掌管公主家财出入、田调、征封之事的令、丞、主簿、谒者、舍人、家吏等。

⑤扬子城：地名。在今江苏扬州市附近。

⑥博望山：山名。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南。

⑦青林山：即今安徽当涂县东南青山。

⑧却月城：指临水筑城，两头抱水，形如却月。

⑨硖石：山名。在今安徽凤台县、寿县之间淮河两岸。

⑩石头：城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清凉山。

⑪膏肓：古医学称心脏下部为膏，隔膜为肓。是人体要害部分。说病入膏肓，指绝症。此指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被克的克星，皆为靖打败杀死。

⑫万州：治今四川达县西北。

⑬宜君：县名。治今陕西宜君县西南玉华。

【译文】

15 三月，初定政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其次以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再其次为御史台，再其次以太常至太府为九寺，再其次为将作监，再其次为国子学，再其次为天策

上将府，再其次为左、右卫至左、右领卫为十四卫；东宫设置三师、三少、詹事及两坊、三寺、十率府；王、公设置府佐、国官，公主设置邑司，以上官员一并为京城职事官。州、县、镇、戍的官员为外职事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将仕郎，二十八阶，为文散官；从骠骑大将军到陪戎副尉三十一阶，为武散官；上柱国到武骑尉十二等，为勋官。

16 十六日，赵郡王李孝恭在芜湖打败了辅公祏，夺取了梁山等三镇。二十一日，安抚使任璟夺取了扬子城，广陵城主龙觉投降。

17 二十七日，突厥侵犯原州。

18 二十八日，赵郡王李孝恭攻克丹杨。

起初，辅公祏派遣他的将领冯慧亮、陈当世率领水兵三万屯扎在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率领步兵、骑兵三万屯扎在青林山，仍然在梁山连铁锁来断绝江上水路，修筑却月城，绵延十多里，又在江西构筑连串堡垒来抗拒官军。李孝恭与李靖率领水军驻扎在舒州，李世勣率步兵一万人渡过淮水，夺取了寿阳驻扎在硖石。冯慧亮等坚守壁垒不出来交战，李孝恭派遣奇兵断绝他的粮道，冯慧亮等人的军队缺乏粮食，夜晚，派兵逼近李孝恭的军营，李孝恭丝毫不为所动。李孝恭集中诸位将领商议军事行动，都说："冯慧亮等人拥有强大的兵力，占据水陆险要之地，进攻他们不能立刻拿下，不如直接捣向丹杨，掩袭辅公祏的老巢，丹杨已溃败，冯慧亮等人自然投降了！"李孝恭将要听从诸将建议，李靖说："辅公祏的精锐部队虽然在这水陆二军，但所亲自率领的也不算少，当今博望各军事栅垒还不能取得，辅公祏据有石头城自保，难道容易攻取吗？进攻丹杨，十天半月攻取不下来，冯慧亮紧跟我们的后面，腹背受敌，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冯慧亮、陈正通都是身经百战的余贼，他们内心不是不想交战，正因辅公祏定下计策让他们稳守，想以此来拖垮我们的军队罢了。我们如今攻打他们的城池挑战，可一举破敌！"李孝恭听从这个意见，派遣老弱残兵先进攻敌人营垒，而指挥精锐部队结成阵势来等待着敌人。进攻敌人营垒的不能取胜就逃走，敌人出兵

追击，追行几里路，遭遇大军，与之交战，被打得大败。阚稜摘下头盔，对敌众说："你们不认识我吗？怎么敢来与我交战！"敌军中有很多是阚稜的老部下，都没有斗志，也有人拜跪于地的，因此就失败了。李孝恭、李靖追逐大败的敌人，转战一百多里，博山、青林两地防守军队都溃败，冯慧亮、陈正通等人都逃回丹杨，被杀伤及淹死的有一万多人。李靖的军队先到丹杨，辅公祏大为惊恐，拥兵数万人，放弃丹杨城池往东逃跑，想到会稽赴就左游仙，李世勣在后面追击他。辅公祏到句容，跟随的士兵能听他指挥的仅五百人，夜晚，在常州住宿，他的将领吴骚等人谋划捉住他。辅公祏觉察了，抛弃妻子儿女，只率领心腹几十人，斩杀守关者逃走。到武康，被乡村的人攻击，西门君仪战死，捉住辅公祏，押送到丹杨处死，分别捕捉辅公祏的余党，全部诛杀，江南全部平定。

二十九日，任命李孝恭为东南道行台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不久，废除行台，任命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大都督府长史。皇上盛赞李靖的功劳，说道："李靖是萧铣、辅公祏的克星。"

阚稜功劳多，很有点骄傲自夸。辅公祏诬谄阚稜和自己私通谋反。恰巧赵郡王李孝恭按籍册没收贼党的田宅，阚稜及杜伏威、王雄诞的田宅在辅公祏境内的，李孝恭一并没收了；阚稜自己申诉理由，触犯了李孝恭，李孝恭发怒，以谋反的罪名把他杀了。

19 夏，四月，初一，大赦天下。当天，颁布新的律令，比隋朝开皇旧的制度增加了五十三条新格。

20 初次制定均田租、庸、调法：成年人及十六岁至二十岁的民众，给田一顷，有严重疾病的减去十分之六，寡妻、寡妾减去十分之七，都以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每丁一年纳入官家的租是二石粟米。调随土地生产所适宜，交纳绫、绢、缣、布。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劳役就收他的庸，每天三尺；有事而增加劳役的，加劳役十五天，免除他的调；加三十天劳役的，租、调都免除。水旱虫霜成灾，收成损失十分之四以上的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的

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的租调及劳役全免。凡民众的资财和产业分为九等。一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镇的为坊，在田野乡村的为村。官宦之家，不得与民众争夺利益；工商杂色人等，不准加入士人队伍。男女初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每年编造人口田赋计帐，三年编造户籍册。

21 初八日，党项侵犯松州。

22 二十一日，通事舍人李凤起在万州攻打反叛的獠人，平息了反叛。

23 五月，初二，突厥侵犯朔州。

24 初五，羌与吐谷浑一同侵犯松州，派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从翼州道，扶州刺史蒋善合从芳州道攻击敌人。

25 十七日，在宜君建造仁智宫。

26 十八日，窦轨在方山打败反叛的獠人，俘虏二万多人。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

唐纪七　起阏逢涒滩六月，尽柔兆阉茂八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

1 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宫避暑。

2 辛亥，泸州、扶州獠作乱[1]，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击平之[2]。

3 丙辰，吐谷浑寇扶州[3]，刺史蒋善合击走之。

4 壬戌，庆州都督杨文干反[4]。

初，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上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右长林[5]，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6]，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7]。上召建成责之，流可达志于巂州。

杨文干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上将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从。建成使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又使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干。二人至豳州[8]，上变，告太子使文干举兵，使表里相应；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亦诣宫言状。上怒，托他事，手诏召建成，令诣行在。建成惧，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师謇劝之据城举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之贬损车服，屏从者，诣上谢罪，建成乃诣仁智宫。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属于毛鸿宾堡[9]，以十余骑往见上，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饲以麦饭，使殿中监陈福防守，遣司农卿宇文颖驰召文干[10]。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干遂举兵反。上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与灵州都督杨师道击之。

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谋之，世民曰："文干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上曰："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11]，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上以仁智宫在山中，恐盗兵猝发，夜，帅宿卫南出山

外，行数十里，东宫官属继至，皆令三十人为队，分兵围守之。明日，复还仁智宫。

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⑪，并流于巂州。挺，冲之子也。初，洛阳既平，杜淹久不得调，欲求事建成。房玄龄以淹多狡数，恐其教导建成，益为世民不利，乃言于世民，引入天策府。

5 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⑫，州兵击破之。

【注释】

①泷州：治今广东罗定县南。　扶州：即南扶州，治今广东信宜县西南镇隆。

②南尹州：治今广西贵县。

③扶州：治今四川南坪县东北。

④庆州：治今甘肃庆县。

⑤长林：唐东宫宫门名，门分左右。

⑥右虞候率：官名。唐东宫设置十率府之一的右虞候率府长官。

⑦长上：武官名。唐制，兵部尚书选取骁勇材艺可任统领者，拔其优者，目为诸色长上。如供宿卫的司防、中候、司戈、执戟等执事兵官。又卫兵皆更番选上；长上者，不番代。

⑧豳州：治今陕西彬县。

⑨毛鸿宾堡：后魏将毛鸿宾所筑，在今陕西三原县故城北十五里。

⑩司农卿：官名。掌国家仓储委积之事。

⑪"吾不"句：指隋文帝没做好传位工作，使杨广弑逆篡位，杀其兄长。

⑫左卫率：官名。左右卫率掌东宫羽卫兵仗之政令。　天策兵曹参军：官名。即天策上将军府兵曹参军，为该府参知军事的属官。

⑫武周城：在今山西左云县。

【译文】

唐纪七　起甲申(公元624年)六月至丙戌(公元626年)八月，共二年三个月。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甲申，公元624年)

1六月，初三，皇上临幸仁智宫避暑。

2十三日，泷州、南扶州獠人发起叛乱，派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攻击而平定了他们。

3十八日，吐谷浑侵犯扶州，刺史蒋善合把他们打跑。

4二十四日，庆州都督杨文干反叛。

当初，齐王李元吉劝说太子李建成除掉秦王李世民，说："我应当替兄长亲手把他杀掉！"李世民跟随皇上临幸李元吉府第，李元吉在寝室内埋伏下护军宇文宝，想刺杀李世民；李建成生性很仁爱宽厚，赶快阻止了李元吉。李元吉恼怒地说："我这是替兄长打算罢了，对于我有什么好处！"

李建成擅自召募长安及四方二千多骁勇的人士作为东宫的卫士，分别屯驻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又密派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处发动善于突袭的骑士三百人，安置在宫东的各街坊，想用来补充东宫的长上长值宿卫。被人告发，皇上把李建成召来斥责一顿，把可达志流放到嶲州。

杨文干曾经在东宫值宿警卫，李建成与他亲近，感情深厚，私下派他召募壮勇之士送到长安。皇上将要临幸仁智宫，命李建成居守长安，李世民、李元吉都随从。李建成派李元吉就便图谋李世民，说道："安危的计谋实现，就取决于今年。"又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将盔甲赠送给杨文干。二人到豳州，上报发生变故，告太子让杨文干起兵，使杨文干和他内外相呼应；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也到仁智宫谈太子谋反情状。皇上恼怒，假托其他的事，亲手写诏书传召李建成，命令他到皇上临时所在的仁智宫来。李建成十分恐惧，不

敢前去。太子舍人徐师謇劝他凭借长安城起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他贬抑减损太子的车驾章服，摒弃随从人员，到皇上面前去谢罪，李建成就到了仁智宫。还没走到六十里路，就把他的官属随从人员全部留在毛鸿宾堡，只带十多人骑马前往拜见皇上，叩头承认罪过，奋身自投于地，几乎到了绝气地步。但是，皇上的怒气仍然没有消除，这天晚上，把李建成安置在帷幕下面，用麦饭给他充饥，派殿中监陈福防守，派司农卿宇文颖骑马驱驰急召杨文干。宇文颖到庆州，把实情告诉了杨文干，于是，杨文干起兵造反。皇上派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与灵州都督杨师道进击杨文干。

二十六日，皇上传召秦王李世民谋划，李世民说："杨文干小子，竟敢做狂妄叛逆的事，估计他府中僚属已该擒拿杀戮了；假若不是这样，正应派一将领讨伐他罢了。"皇上说："不是这么简单。杨文干狂妄叛逆的事，牵连到李建成，恐怕响应他的人众多。你应亲自行动，回来，立你做太子。我不能效法隋文帝自己诛杀他的儿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中兵力脆弱，将来假若他能服事你，你应保全他；不能服事你，你取得他也容易罢了！"

皇上因仁智宫在山中，恐怕盗兵突然发作，夜晚，率领值宿侍卫向南走出山外，前行数十里，东宫官属相继到来，全部命令他们三十人为一队，分兵围守他们。第二天，皇上再返回仁智宫。

李世民已经出发，李元吉与妃嫔相继为李建成请求，封德彝又在朝外替李建成设解救之法，皇上的心思就发生了变化，又派李建成返回京师居处守卫。只是以兄弟不和睦加以斥责，将罪责归到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身上，一起流放到嶲州。韦挺是韦冲的儿子。当初，洛阳已经平定，杜淹长久不能得到调迁，将谋求事奉李建成。房玄龄认为杜淹狡诈招数多端，怕他教唆李建成，更加对李世民不利，就对李世民说，把他引荐入天策府任职。

5 突厥侵犯代州的武周城，代州的军队击败了突厥。

6 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总管秦武通击却之。

7 杨文干袭陷宁州[①]，驱掠吏民出据百家堡[②]。秦王世民军至宁州，其党皆溃。癸酉，文干为其麾下所杀，传首京师。获宇文颖，诛之。

8 丁丑，梁师都行台白伏愿来降。

9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宁州刺史鹿大师救之，又遣杨师道趋大木根山[③]。庚辰，突厥寇陇州；遣护军尉迟敬德击之。

10 吐谷浑寇岷州。辛巳，吐谷浑、党项寇松州。

11 癸未，突厥寇阴盘[④]。

12 甲申，扶州刺史蒋善合击吐谷浑于松州赤磨镇，破之。

13 己丑，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寇并州。

14 甲子[⑤]，车驾还京师。

15 或说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⑥]，行可居之地，将徙都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策，萧瑀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秦王世民谏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⑦]，光宅中夏[⑧]，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

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9]；况臣忝备藩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10]，秦王之言得无似之！”世民曰：“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虚言也！”上乃止。建成与妃嫔因共谮世民曰：“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

上校猎城南，太子、秦、齐王皆从，上命三子驰射角胜。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马蹶[11]，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顾谓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闻之，因令妃嫔谮之于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后召世民入，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12]！”世民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案验。上怒不解，会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闰月，己未，诏世民、元吉将兵出豳州以御突厥，上饯之于兰池[13]。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16 初，隋末京兆韦仁寿为蜀郡司法书佐[14]，所论囚至市，犹西向为仁寿礼佛然后死。唐兴，爨弘达帅西南夷内附，朝廷遣使抚之，类皆贪纵，远民患之，有叛者。仁寿时为嶲州都督长史，上闻其名，命检校南宁州都督[15]，寄治越嶲，

使之岁一至其地慰抚之。仁寿性宽厚，有识度，既受命，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⑨，周历数千里，蛮、夷豪帅皆望风归附，来见仁寿。仁寿承制置七州、十五县，各以其豪帅为刺史、县令，法令清肃，蛮、夷悦服。将还，豪帅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宁，何为遽去？"仁寿以城池未立为辞。蛮、夷即相帅为仁寿筑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寿乃曰："吾受诏但令巡抚，不敢擅留。"蛮、夷号泣送之，因各遣子弟入贡。壬戌，仁寿还朝，上大悦，命仁寿徙镇南宁，以兵戍之。

17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注释】

①宁州：治今甘肃宁县。

②百家堡：地名。在今甘肃庆阳县境。

③大木根山：在今甘肃云中河以西。

④阴盘：县名。治今陕西长武县西北。

⑤疑误，待考。

⑥樊：即樊城。在今湖北襄樊市。邓：邓州。在今河南邓州市。

⑦龙兴：神龙喻天子，故龙兴即指天子帝王的兴起。

⑧光宅：充满、覆盖。引申为居、有、据。　中夏：诸夏之中，即指中华、中国。

⑨"彼霍去病"句：指霍去病数次出击匈奴有功，汉武帝为他建造府第，他说："匈奴未灭，无以为家。"表明他誓志翦灭匈奴。

⑩"昔樊哙"句：事见《通鉴》卷十二，汉纪四，惠帝三年。樊哙云："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受中郎将季布斥责："哙可斩也！"用事实揭发樊哙吹牛，面谀高后。

⑪马蹶：马抱后蹶，即马急奔中突然后脚蹬地，上下跳跃，使人从马上摔下以致伤残。

⑫甚何：表示程度很深的程度副词，用在形容词前，表示"多"、"多么"的意思。

⑬兰池：地名。也称兰池陂，在今陕西咸阳市东。

⑭司法书佐：即《新唐书·百官志》：诸州法曹司法参军，掌管司法事务。武德初，改称参军为书佐。

⑮南宁州：治在今云南曲靖县西。

⑯西洱河：即今云南西部洱海。

【译文】

6 秋，七月，初一，苑君璋凭借突厥军队侵犯朔州，朔州总管秦武通击退了他。

7 杨文干袭击攻陷了宁州，驱赶劫掠官民出州城，占据百家堡。秦王李世民军队到宁州，他的同党都溃散。初五，杨文干被他的部下所杀，他的头颅被传送到京师。李世民捕获了宇文颖，把他杀了。

8 初九，梁师都行台白伏愿前来投降。

9 初十，突厥侵略原州；派遣宁州刺史鹿大师援救；又派杨师道奔赴大木根山。十二日，突厥寇掠陇州；派护军尉迟敬德攻打他。

10 叶谷浑寇犯岷州。十三日，叶谷浑、党项侵犯松州。

11 十五日，突厥侵犯阴盘。

12 十六日，扶州刺史蒋善合在松州赤磨镇攻击叶谷浑，打败了他们。

13 二十一日，突厥叱利设与苑君璋寇犯并州。

14 甲子，皇上乘车回京师。

15 有人游说皇上道："突厥之所以屡次侵略关中，是因为子民、财富都集中在长安的缘故。假若焚毁长安而不设都城在这里，那么胡人的寇犯就自然平息了。"皇上认为是这样，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越过南山到樊城、邓州，巡视可定居的地方，将迁都到那边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和裴寂都赞成这个策略，萧瑀等虽然知道这个策略不成，但是不敢劝谏。秦王李世民劝谏说："戎狄成为祸患，从古就有。陛下凭着圣明英武，天子王业兴起，光披中华，精兵百

万，所征无敌，为什么只因胡人侵犯，骚挠边境，就赶快迁徙都城来避开他们，给天下人留下羞耻，让后世百代嗤笑！那霍去病只是汉代朝廷一员将领，还立志消灭匈奴；何况我还愧居藩王之位，情愿给我数年的期限，请允许我系着颉利可汗的脖子，拉他到阙下来。假若没有效果，再迁徙国都也不晚。”皇上说：“很好”。李建成说：“从前樊哙想用十万兵众在匈奴中横行直撞，秦王的话该不会像樊哙说的话吧！”李世民说：“形势各不相同，用兵也不相同，樊哙小子，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不超出十年，一定平定漠北，不是空话！”皇上于是停止迁徙国都。李建成与妃嫔因而共同诬谄李世民说：“突厥虽然屡次成为边塞上的祸患，但是他们得到贿赂就退去。秦王在外假托抵御外寇之名，在内想总揽兵权，为成就他的篡权夺位的阴谋罢了！”

皇上到京城的南面围猎，太子、秦王、齐王都随从，皇上命令三个儿子骑马驰骋射猎，角逐胜负。李建成有匹胡地的马，膘肥体壮却喜欢抱蹶子，把马交给李世民说：“这匹马很会急速奔驰，能够跨越数丈宽的山涧，弟弟善于骑马，试着骑骑它。”李世民骑着来追逐野鹿，马抱蹶子，李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站起来，李世民再骑上它，像这样连续三次。李世民回过头来对宇文士及说：“他想借这匹马来杀害我，但生死是有命运主宰着的，能有什么伤害呢！”李建成听到这话，就令妃嫔在皇上面前诬谄李世民说：“秦王自己说：‘我有天命，将做天下之主，哪会白白地死去！’”皇上大怒，先将李建成、李元吉召来，然后把李世民召入，痛斥他说：“天子自然有上天授命，不是智能才力可以求得的；你追求得多么急啊！”李世民摘下帽子叩头，请求将自己交付执法部门案查验证。皇上怒气没消除，遇上有关部门上奏突厥入侵，皇上改变面容慰劳劝勉李世民，命他戴上王冠，系好腰带，与他谋划对付突厥的事。闰七月二十一日，诏命李世民、李元吉带兵出幽州来抵御突厥入侵，皇上在兰池为他们饯行。皇上每次遇到盗寇侵扰，就命令李世民讨伐，战事平息之后，

对李世民的猜度嫌疑更厉害。

16 当初，隋朝末年京兆人韦仁寿为蜀郡司法书佐，经他所论处的死囚到市上行刑，还面向西方替韦仁寿礼拜佛祖，然后就死。唐朝兴起，爨弘达率领西南夷人向内地归附朝廷，朝廷派遣使者抚恤他们，这类使者大都贪得无厌，纵横恣肆，边远的民众把他们作为祸患，因此有人反叛。韦仁寿当时任嶲州都督长史，皇上听到他的名声，任命他为检校南宁州都督，使治所（官署）寄置在越嶲，让他每年一次到南宁州的地区安慰抚恤那里的夷人。韦仁寿性情宽宏仁厚，有见识和度量，已接受任命，率领士兵五百人到西洱河，周绕经历数千里，蛮人、夷人的豪强首领都望风归附，前来拜见韦仁寿。韦仁寿奉承皇上制命设置七州、十五县，各用当地豪强首领做刺史、县令，法令清明严肃，蛮人、夷人心悦诚服。将要返回越嶲，豪强首领都说："天子派遣您做南宁都督，为什么急速离去？"韦仁寿用城池没建立起来作为托辞。蛮人、夷人就相互带领着为韦仁寿修筑城池，建立官署房舍，十天就竣工了。韦仁寿才说："我接受诏命只令我巡视抚慰，不敢擅自停留。"蛮人、夷人号哭流涕送他，因而各自派遣子弟入朝进贡。二十四日，韦仁寿返回朝廷，皇上非常高兴，命令韦仁寿调迁镇守南宁州，并派兵戍守南宁州城。

17 苑君璋领着突厥侵犯朔州。

18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19 己巳，吐谷浑寇鄯州[1]。

20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师戒严。戊寅，寇绥州[2]，刺史刘大俱击却之。

是时，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连营南上，秦王世

民引兵拒之。会关中久雨，粮运阻绝，士卒疲于征役，器械顿弊，朝廷及军中咸以为忧。世民与虏遇于豳州，勒兵将战。己卯，可汗帅万余骑奄至城西，陈于五陇坂[3]，将士震恐。世民谓元吉曰："今虏骑凭陵，不可示之以怯，当与之一战，汝能与我俱乎？"元吉惧曰："虏形势如此，奈何轻出，万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当独往，汝留此观之。"世民乃帅骑驰诣虏陈，告之曰："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斗，独出与我斗；若以众来，我直以此百骑相当耳。"颉利不之测，笑而不应。世民又前，遣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也[4]！"突利亦不应。世民又前，将渡沟水，颉利见世民轻出，又闻香火之言，疑突利与世民有谋，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须渡，我无他意，更欲与王申固盟约耳！"乃引兵稍却。是后霖雨益甚，世民谓诸将曰："虏所恃者弓矢耳，今积雨弥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飞鸟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劳，此而不乘，将复何待！"乃潜师夜出，冒雨而进，突厥大惊。世民又遣说突利以利害，突利悦，听命。颉利欲战，突利不可，乃遣突利与其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来见世民，请和亲，世民许之。思摩，颉利之从叔也。突利因自托于世民，请结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抚之，与盟而去。

庚寅，岐州刺史柴绍破突厥于杜阳谷[5]。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见，上引升御榻，慰劳之。思摩貌类胡，不类突厥，故处罗疑其非阿史那种[6]，历处罗、

颉利世，常为夹毕特勒⑦，终不得典兵为设⑧。既入朝，赐爵和顺王。

丁酉，遣左仆射裴寂使于突厥。

21 九月，癸卯，日南人姜子路反，交州都督王志远击破之⑨。

22 癸卯，突厥寇绥州，都督刘大俱击破之，获特勒三人。

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23 辛未，上校猎于鄠之南山⑩；癸酉，幸终南。

24 吐谷浑及羌人寇叠州⑪，陷合川。

25 丙子，上幸楼观⑫，谒老子祠；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十一月，丁卯⑬，上幸龙跃宫⑭；庚午⑮，还宫。

26 太子詹事裴矩权检校侍中。

【注释】

①鄯州：治今青海乐都县。

②绥州：治今山西绥德县。

③五陇坂(bǎn 板)：地名。在今陕西彬县南。

④香火之情：指结盟之情。古人迷信，神前盟誓，必以香火祈求神灵作证，违者神罚，因以香火指代结盟。

⑤杜阳谷：即杜阳山北之杜阳山谷。在今陕西麟游县境。

⑥阿史那：复姓。传为夏后氏之后，居涓兜牟山，北人呼突厥窟，历魏晋，十代为君长。

⑦特勒：也作"特勤"，为突厥可汗子弟之称。

⑧设：突厥别部典兵者之称。

⑨交州：治今越南河内市西北。

⑩鄠(hù 户)：县名。治今陕西户县北。南山：亦名终南山、中南山、周南山，即今陕西秦岭山脉，古文以武功县太一山为终南山，实际鄠县、长安西南

之山皆曰终南山。

⑪叠州:治合川县。合川县,治今甘肃迭部县。

⑫楼观:山名。一名石楼山,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上有老子祠。

⑬误,待考。

⑭龙跃宫:武德六年改胡墅置,在今陕西高陵县西。

⑮误,待考。

【译文】

18 八月,初一,突厥侵犯原州。

19 初二,吐谷浑侵犯鄯州。

20 初五,突厥侵犯忻州,初九,侵犯并州;京城戒备森严。十一日,侵犯绥州,绥州刺史刘大俱打退了突厥。

这时,颉利、突利两个可汗拿全国的兵马入侵,兵营相连着向南进攻,秦王李世民领兵抗拒他们。巧遇关中长久下雨,军粮运输受阻断绝,士卒由于征程服役疲惫不堪,军用器械损钝破败,朝廷及军中,都以此担忧。李世民与贼虏在豳州相遇,统领军队将要交战。十二日,可汗率领一万多骑兵突然至豳州城西,在五陇坂排列兵阵,将士们震动恐惧。李世民对李元吉说:"当今敌人骑兵进逼,不能向他们显示出怯弱,应当与他们作一决战,你能与我都出战吗?"李元吉恐惧地说:"敌虏的兵阵形势这样,怎么能轻易出战,万一失利,后悔还来得及吗!"李世民说:"你不敢出战,我将单独前往,你留在这里看我的吧!"李世民就率领骑兵奔驰到敌阵前,告诉对方说:"国家与可汗和亲,为什么背叛盟约,深入我方领土?我是秦王,可汗如果能斗,就单独出来与我斗;若率兵众来,我只有用这一百骑兵抵挡你罢了。"颉利可汗对他猜测不透,笑而不答。李世民又前进,派骑兵告诉突利可汗说:"你以往与我盟誓,有急难时相互援救;如今却率兵来攻我,怎么没盟誓的情份呢!"突利可汗也不回答。李世民又前进,将要渡过沟水,颉利可汗见到李世民轻骑而出,

又听到盟誓的话，怀疑突利可汗与李世民曾有合谋，于是派人阻止李世民说："秦王不必渡过沟水来，我没有其他意思，想再与秦王申明原有的盟约罢了。"于是，率领军队稍微向后退却。此后，连绵大雨下得更加厉害，李世民对诸位将军说："敌人所凭恃的是弓箭罢了，而今连绵大雨多时，弓弦筋胶都松弛了，弓不能用，他们像飞鸟折了翅膀，我们在屋里居住，取火进食，刀槊锋利，养精蓄锐来对待疲劳的敌人，这个机会却不去利用，还要等待什么！"于是，暗中带领军队夜晚出征，冒雨前进，突厥大为震惊。李世民又派人用利害关系说服突利可汗，突利可汗很高兴，听从秦王的命令。颉利可汗想交战，突利可汗不许可，于是派突利可汗与他的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前来拜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答应了他们。阿史那思摩是颉利可汗的叔父。突利可汗借机依托于李世民，请求结拜成兄弟，李世民用恩泽情意抚慰他们，与他们结盟才离去。

二十三日，岐州刺史柴绍在杜阳谷打败突厥。

初五，突厥阿史那思摩入京朝见，皇上领着他登上皇帝坐的御床，慰劳他。阿史那思摩相貌类似胡人，不像突厥人，因此，处罗可汗怀疑他不是阿史那种族，经历处罗可汗、颉利可汗两代，常做夹毕特勒，终究不得成为突厥别部典兵者。既然进入朝廷，就赐给他和顺王的爵位。

二十日，派遣左仆射裴寂出使突厥。

21 九月，初六，日南人姜子路反叛，交州都督王志远打败了他。

22 初六，突厥侵犯绥州，都督刘大俱打败了突厥，俘获特勒三人。

冬，十月，初三，突厥侵犯甘州。

23 初五，皇上在鄠县的南山围猎；初七，皇上临幸终南山。

24 吐谷浑及羌人侵犯叠州，攻陷合川。

25 初十，皇上幸临楼观山，拜谒老子祠；十七日，用太牢（祭诸侯的礼节）祭祀隋文帝陵墓；十一月，丁卯，皇上幸临龙跃宫；庚午，返

回长安皇宫。

26 太子詹事裴矩暂时检校侍中。

八 年

1 春,正月,丙辰,以寿州都督张镇周为舒州都督[1]。镇周以舒州本其乡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召亲戚故人,与之酣宴,散发箕踞[2],如为布衣时,凡十日。既而分赠金帛,泣,与之别,曰:"今日张镇周犹得与故人欢饮,明日之后,则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礼隔,不得复为交游。"自是亲戚故人犯法,一无所纵,境内肃然。

2 丁巳,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徇夏州地。

3 吐谷浑寇叠州。

4 是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5 夏,四月,乙亥,党项寇渭州。

6 甲申,上幸鄠县,校猎于甘谷,营太和宫于终南山;丙戌,还宫。

7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3],上谓裴矩曰:"西突厥道远,缓急不能相助,今求婚,何如?"对曰:"今北狄方强,为国家今日计,且当远交而近攻,臣谓宜许其婚以威颉利;俟数年之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上从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喜。道立,上之从子也。

8 初,上以天下大定,罢十二军。既而突厥为寇不已,辛

亥[4]，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

9 甲寅[5]，凉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袭都督府，入子城；长史刘君杰击破之。

10 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宫。

11 丙子，遣燕郡王李艺屯华亭县及弹筝峡[6]，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7]。

丙戌，颉利可汗寇灵州。丁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以御之，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先是，上与突厥书用敌国礼，秋，七月，甲辰，上谓侍臣曰："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

12 丙午，车驾还宫。

13 己酉，突厥颉利可汗寇相州。

14 睦伽陀攻武兴[8]。

15 丙辰，代州都督薛万彻与突厥战于新城[9]，不利；复命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李高迁趋大谷以御之[10]。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备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逾石岭，寇并州；癸亥，寇灵州；丁卯，寇潞、沁、韩三州[11]。

16 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击睦伽陀于且渠川[12]，破之。

17 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璝屯太行，以御突厥。颉利可汗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行军长史文彦博为虏所执，虏以彦博职在机近，问以

国家兵粮虚实，彦博不对，虏迁之阴山。庚辰，突厥寇灵武[13]。甲申，灵武都督任城王道宗击破之。丙戌，突厥寇绥州。丁亥，颉利可汗遣使请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没贺咄设陷并州一县，丙申，代州都督薛万彻击破之。

18 癸卯，初令太府检校诸州权量[14]。

19 丙午，右领军将军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斩二千余人。

突厥寇蔺州[15]。

20 冬，十月，壬申，吐谷浑寇叠州，遣扶州刺史蒋善合救之。

21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绍救之。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22 权检校侍中裴矩罢判黄门侍郎。

23 戊戌，突厥寇彭州[16]。

24 庚子，以天策司马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

25 辛丑，徙蜀王元轨为吴王，汉王元庆为陈王。

26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

27 丙午，吐谷浑寇岷州。

28 戊申，眉州山獠反[17]。

29 十二月，辛酉，上还至京师。

30 庚辰，上校猎于鸣犊泉；辛巳，还宫。

31 以襄邑王神符检校扬州大都督。始自丹杨徙州府及居民于江北。

【注释】

①寿州：治今安徽寿县。

②箕踞：展两足如箕，前宽后窄之形的蹲坐。这是古代不拘礼节的一种坐法。此指张镇周同乡里亲故不拘礼节。

③统叶护可汗：西突厥可汗。公元618至628年，在位十年。北并铁勒全部，西南逾今阿姆河，拥兵十万，建汗庭千泉（今楚河西岸）。时西域及中亚均受其统治，后为其叔莫咄贺所杀。

④疑误，待考。

⑤疑误，待考。

⑥华亭县：治今甘肃华亭县。弹筝峡：地名。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

⑦水部郎中：官名。掌川渎陂池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沟渠，凡舟楫灌溉之利，皆总掌管。

⑧武兴：郡名。治今甘肃武威县西北。

⑨新城：治今山西朔县南。

⑩大谷：应为"太谷"，县名。治今山西太谷县。

⑪沁州：治今山西沁源县。韩州：治今山西襄垣县。

⑫且渠川：在今新疆武威附近。

⑬灵武：县名。治今宁夏陶乐县境。

⑭太府：即太府寺，唐为国家金谷保管出纳机构。其署，两京诸市署，令一人，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

⑮蔚州：治今山西离石县西。

⑯彭州：治今甘肃镇原县东。

⑰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县。

【译文】

（武德）八年（乙酉，公元625年）

1 春，正月，二十一日，任命张镇周为舒州都督。张镇周因舒州本来是他的故乡，到了舒州，就在往日的住宅多买些酒菜，召集亲戚故友，与他酣畅宴饮。他散发不整，箕踞而坐，像当平民时一样，总共过了十几天。此后，将金银布帛分别赠送给亲戚故友，流泪与他

们告别，说："今日我张镇周还能与故旧亲友一起欢宴，明日之后，就任舒州都督治理老百姓了，官府与民众礼法上下悬隔，不能再与大家交往游玩了。"从此，亲戚故旧友人触犯法令，一个也没有纵容的，舒州境内风气肃整。

2 二十二日，派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夺取夏州地区。

3 吐谷浑侵犯叠州。

4 这个月，突厥、吐谷浑各自请求相互贸易，诏命都允许他们。在这以前，中国死丧祸乱，民众缺乏耕牛，到这时，借助于戎狄，各种牲畜布满原野。

5 夏，四月，十二日，党项侵犯渭州。

6 二十一日，皇上幸临鄠县，在甘谷围猎，在终南山营建太和宫；二十三日，返回长安皇宫。

7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使者来求婚。皇上对裴矩说："西突厥路途遥远，事情无论缓急都不能相助，现在求婚，怎么办呢？"裴矩回答说："当今北狄正强盛，为国家今日打算，暂且应当结交远方攻伐近邻，我认为宜答应他求婚的请求来威慑颉利可汗；等数年之后，我国已完备充实，足以抗击北夷，然后慢慢思索那适当的策略。"皇上听从他这个意见。派高平王李道立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非常高兴。李道立，是皇上李渊的侄儿。

8 当初，皇上认为天下大体平定，罢除了十二军。既而突厥侵犯不已，辛亥，重新设置十二军，任太常卿窦诞等人为将军，精选操练兵马，商议大规模地出动兵马攻打突厥。

9 甲寅，凉州胡人畔伽陀带领突厥袭击凉州都督府，攻进了子城；长史刘君杰打败了他们。

10 六月，初二，皇上驾临太和宫。

11 十四日，派遣燕郡王李艺在华亭县及弹筝峡屯扎军队，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绝石岭道来防备突厥的侵略。

二十四日，颉利可汗侵犯灵州。二十五日，任命右卫大将军张

瑾为行军总管来抵御颉利可汗，任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在这以前，皇上给突厥书信用的是敌对国家的礼节，秋，七月，十二日，皇上对侍臣说："突厥贪得无厌，我将要征伐他们，从今不再给他们书信，全部用诏书敕令。"

12 十四日，皇上车驾返回皇宫。

13 十七日，突厥颉利可汗侵犯相州。

14 睦伽陀进攻武兴。

15 二十四日，代州都督薄暮与突厥在新城交战，战事不利；又命行军总管张瑾在石岭屯驻军队，李高迁赶赴大谷来抵御突厥。二十五日，命令秦王出兵屯驻蒲州防备突厥。

八月，初一，突厥越过石岭，侵犯并州；初二，侵犯灵州；初六，侵犯潞、沁、韩三州。

16 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在且渠州攻打睦伽陀，打败了他。

17 诏书命令安州大都督李靖出兵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璹兵屯太行，来抵御突厥。颉利可汗率领十多万大军，大肆寇掠朔州。十一日，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在太谷交战，全军覆没，张瑾得以脱身奔向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被敌人抓住，敌人认为温彦博官职（中书侍郎）在机密近要的位置上，向他询问国家兵力、粮储虚实情况，温彦博不回答。敌人便将他移送到阴山。十九日，突厥入侵灵武。二十三日，灵州都督任城王李道宗打败了突厥。二十五日，突厥侵犯绥州。二十六日，颉利可汗派遣使者求和而退。

九月，初二，突厥没贺咄设攻陷并州一个县，初五，代州都督薄暮打败了他。

18 十二日，初次命令太府检验考校各州的轻重大小计量是否标准。

19 十五日，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在幽州打败突厥，俘虏和斩杀二千多人。

突厥侵犯蔺州。

20 冬,十月,十一日,吐谷浑侵犯叠州,派遣扶州刺史蒋善合救援。

21 十七日,突厥侵犯鄯州,派霍公柴绍救援。

十一月,初一,皇上驾临宜州。

22 暂时摄代检校侍中的裴矩,罢免他兼任黄门侍郎之职。

23 初八,突厥侵犯彭州。

24 初十,任命天策司马宇文士及暂时代理检校侍中。

25 十一日,调迁蜀王李元轨为吴王,汉王李元庆为陈王。

26 十三日,加封秦王李世民中书令,齐王李元吉侍中。

27 十六日,吐谷浑侵犯岷州。

28 十八日,眉州山獠反叛。

29 十二月,初一,皇上回到京城。

30 二十日,皇上在鸣犊泉围猎;二十一日,回到皇宫。

31 任命襄邑王李神符检校扬州大都督。开始从丹杨迁徙州府及居民到长江北岸。

九 年

1 春,正月,己亥,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1]。

2 甲寅,以左仆射裴寂为司空,日遣员外郎一人更直其第。

3 二月,庚申,以齐王元吉为司徒。

4 丙子,初令州县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闬相从立社[2]。各申祈报,用洽乡党之欢。戊寅,上祀社稷。

5 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将军杨毛击之[3]。

6 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4];壬辰,还宫。

7 癸巳，吐谷浑、党项寇岷州。

8 戊戌，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击眉州叛獠，破之。

9 壬寅，梁师都寇边，陷静难镇[5]。

10 丙午，上幸周氏陂。

11 辛亥，突厥寇灵州。

12 乙卯，车驾还宫。

13 癸丑，南海公欧阳胤奉使在突厥，帅其徒五十人谋掩袭可汗牙帐；事泄，突厥囚之。

14 丁巳，突厥寇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击走之。

15 戊午，郭行方击叛獠于洪、雅二州[6]，大破之，俘男女五千口。

16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泾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碛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17 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曰[7]："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8]，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涂[9]，谬张六道[10]，恐愒愚夫[11]，诈欺庸品。乃追忏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万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有造为恶逆[12]，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农，至于有汉，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始

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18]。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19]。洎于苻、石[20]，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齐襄[21]，足为明镜。今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綵，装束泥人，竞为厥魅[22]，迷惑万姓。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秧，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窃见齐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为诸僧附会宰相，对朝谗毁，诸尼依托妃、主，潜行谤蔯[23]，子佗竟被囚絷，刑于都市。周武平齐，制封其墓。臣虽不敏，窃慕其踪。"

上诏百官议其事，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言合理[24]。萧瑀曰："佛，圣人也，而奕非之；非圣人者无法，当治其罪。"奕曰："人之大伦，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25]。萧瑀不生于空桑[26]，乃遵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矣！"瑀不能对，但合手曰："地狱之设，正为是人！"

上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辛巳，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

傅奕性谨密，既职在占候[27]，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

18 癸未，突厥寇西会州[28]。

19 五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杀长史㉔，叛归梁师都；都督刘旻追斩之。

20 壬辰，党项寇廓州㉕。

21 戊戌，突厥寇秦州。

22 壬寅，越州人卢南反㉖，杀刺史宁道明。

23 丙午，吐谷浑、党项寇河州。

24 突厥寇兰州。

25 丙辰，遣平道将军柴绍将兵击胡㉗。

【注释】

①太常少卿：太常，即太常寺，掌管宗庙祭祀的官署，设卿及少卿各一人。因此，太常少卿，即太常寺次长官。 雅乐：用于郊庙朝会的雅正乐曲。

②里闬(hàn 旱)：乡里。古代居民居处单位。里，宅院，民户居处；闬，里门。

③折威将军：唐府兵制的十二军之一的将军。

④昆明池：池名。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丰水和滈水之间，周围十里，宋后湮废。

⑤静难镇：唐方镇名。在今陕西彬县。

⑥洪、雅二州：川南有雅州(治今四川雅安县西)，无洪州，盖洪雅县，治今县西。

⑦太史令：唐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的官。 傅奕：唐初学者。今河北临章西南人。武德中曾任太史令，精通天文历数。曾多次上书请求废佛，指责其为"妖幻之教"，注《老子》，集魏晋以来反佛言论，编为《高识传》十卷。

⑧胡书：指佛经。因其从西域传入，古称北方边地及西域为胡，故称。

⑨三涂：佛教指地狱、饿鬼、畜生。亦称"三恶趣"、"三恶道"。言人从恶业，必归此三途。

⑩六道：佛教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人道、天道。其轮回说，言人若不成佛都要在这六道中生死轮回，受苦受难。

⑪恐愒(hè 喝):恐吓。

⑫恶逆:古刑律十恶大罪之一。指殴打及夫党妻党上辈或平辈。

⑬桑门:即沙门,佛僧。

⑭髡(kūn 坤)发:剃发。指剃发为僧。

⑮洎(jì 寄):及,到达。 苻:苻秦。东晋十六国之一,因此姓称,史称前秦。石:后赵石氏。创造者石勒,故以氏称。

⑯梁武:指梁武帝萧衍。南朝梁建立者,在位四十七年。曾伪装仁慈勤俭,大力提倡尊儒崇佛,多次舍身同泰寺,骗取士民同情,侯景之乱,智穷力竭,于台城困饿而死。齐襄:指北齐文襄帝高澄被膳奴梁将兰钦之子京所杀。

⑰厌(yān 演)魅:厌,同魇。用迷信方法,祈祷鬼神或诅咒。

⑱谤讀(dú 读):毁谤,非议,怨言。

⑲太仆卿:掌邦国厩牧、车舆政令的官。

⑳"佛以"句:指《释典》所谓佛以王太子出家,故言世嫡叛父;释氏之法不拜君亲,故言匹夫抗天子。

㉑空桑:古代传说商汤辅佐生于空桑。言其母化为空桑,有莘氏女采桑伊川而取之,长有贤德,教以为尹,是谓伊尹。傅奕引此以反击萧瑀之说。

㉒占候:视天象变化以测吉凶。

㉓西会州:治今甘肃靖远县。

㉔虔州:胡注:当作"庆州"为是。因梁师都在甘肃一带,叛胡临近,当是治今甘肃庆阳的庆州,不可能是治今江西赣州市西南的虔州。

㉕鄯州:治今青海尖扎县北。

㉖越州:此指岭南的越州。

㉗平道将军:岐州道为平道,柴绍为其将军,故称平道将军。

【译文】

(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1 春,正月,初十,颁诏命令太常少卿祖孝孙等人重新制定郊庙雅乐。

2 二十五日,任命左仆射裴寂为司空,每天派一名员外郎更替到他的宅第值班。

3 二月，初一，任命齐王李元吉为司徒。

4 十七日，初次使州县祭祀土地五谷之神，还让士人民众在乡里相互跟着建立土地神庙。各自表达春祈丰年，秋报神功，用以融洽乡里民众的欢乐情谊。十九日，皇上祭祀土地五谷之神。

5 二十八日，突厥侵犯原州，派折威将军杨毛攻打突厥。

6 三月，初二，皇上幸临昆明池；初四，返回宫阙。

7 初五，吐谷浑、党项侵犯岷州。

8 初十，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攻击眉州叛乱的獠人，打败了他们。

9 十四日，梁师都寇犯边境，攻陷了静难镇。

10 十八日，皇上驾临周氏陂。

11 二十三日，突厥侵犯灵州。

12 二十七日，皇上返回宫阙。

13 二十五日，南海公欧阳胤奉命出使在突厥，率领他的徒众五十人图谋暗中突然袭击可汗的树有牙旗的帐幕；事机泄露，突厥把他囚禁起来。

14 二十九日，突厥侵犯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打跑了敌人。

15 三十日，郭行方在洪、雅二州攻打叛变的獠人，打败了他们，俘获男女人等五千口。

16 夏，四月，初九，突厥侵犯朔州；十二日，侵犯原州；十五日，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在灵州的碛石交战，从清早打到傍晚，突厥才退却。

17 太史令傅奕上疏请求废除佛法，说："佛教在西域，言论妖异，路途距中国遥远。汉朝人开始翻译胡地传来的佛教经书，恣意虚妄假托。这使人不忠于君主，不孝顺父母，削发为僧，就对君亲只拱手作揖而不跪拜，游手好闲，游食四方，换上僧服，来逃避租税田赋。佛教伪开地狱、饿鬼、畜牲三条恶途，谬设人、天、阿修罗以及地狱、饿鬼、畜牲六恶道的教义，言人为恶业坠入六道轮回，来恐吓愚昧

无知的匹夫，欺诈品格平庸的人们。于是，追溯忏悔以往的罪过，虚妄地规求将来的福缘；布施一万钱，希望得到一万倍的报答；持守斋戒一日，便企图得到一百日的口粮。因而，使愚蠢迷惘的人，非分地追求功德，不害怕法律科条禁令，轻率地去触犯宪章制度；有做了恶逆之事的人、身坠法网，方在狱中礼拜佛祖，想办法免除他的罪恶。况且生存与死亡，长寿与短命，是由于自然法则主宰；刑罚与配德，威严与福祐，关键在于人主；贫穷与富有，高贵与低贱，是建立功劳业绩所招致的，而愚蠢的僧人假托诈骗，都说是由佛祖安排的。窃取人君的权威，独揽自然造化的功力，他们危害朝政，非常可悲啊！降生在伏羲、神农之世，至于汉朝，都没有佛法，君主贤明臣下忠诚，国祚长远，年代悠久。汉明帝开始设立胡地传来的神佛，西域的僧人自然就要传播佛法。西晋以前，国家有严格的法令条律，不允许国内的人动辄去做削发为僧的事。及到前秦苻氏、后赵石氏时期，羌人、胡人大乱中华，君主昏庸，臣下奸佞，朝政暴虐，国祚短暂，南朝梁武帝萧衍、北朝齐文襄帝高澄的下场，足以作为一面明镜。当今天下的僧人尼姑，数量超过十万，剪裁文缯彩帛，精雕细刻花纹，装饰打扮泥塑的人像，争着去祈祷或诅咒鬼神，迷惑万众百姓。请求命令他们各自婚配，就会组成十多万户，生育男女，十年的成长和培养，十二年的教导训练，可以使兵源充足。国家免遭蚕食的祸殃，百姓知晓权威福祐之所在，那么，妖异惑众的风气就自然革除，淳厚朴实的教化就会重新兴起。我看到北齐章仇子佗奏表说：'僧人尼姑之徒众多，浪费损失国家财产，僧寺佛塔豪华奢侈，白白耗费金帛。'诸僧徒依附迎奉宰相，面对朝廷谗言诋毁，各尼姑依靠委托王妃、公主，暗中进行诽谤非议，章仇子佗最后被逮捕囚禁，在都市上处以极刑。北周武帝平灭北齐，才下诏书命令给他的坟墓培土修饰。我虽然不聪敏，但却私下羡慕他的事迹。”

皇上诏命百官议论这件事，只有太仆卿张道源称道傅奕的言论合乎道理。萧瑀说：“佛祖，是圣人，而傅奕非议他；非议圣人的，

是目无法度，应当治他的罪。”傅奕说：“人的最大的伦理道德，没有比得上君臣义、父子情的。佛祖以世嫡长子却背叛他的父亲，以一匹夫平民却对抗天子。萧瑀不是像传说伊尹那样无父在空桑中生出来的，却遵从无父的宗教。非议孝道的人，目无至亲，说的是萧瑀这样的人啊！”萧瑀不能够对答，只好合起手掌说：“地狱的设置，正是为这个人啊！”

皇上也憎恶沙门和尚、道士逃避赋税征收和徭役，不遵守戒令律条，都如傅奕所讲的那样。又加上寺院、道观邻近接连着市廛邸舍，与屠户酒店混杂一起，二十三日，颁布诏书，命令有关部门淘汰全国僧人、尼姑、道士、女冠，精心勤奋修行的，迁居到大的寺院道观中去，供给他们服物食用，不要使他们缺乏。那些庸俗猥琐、粗疏秽恶的，都命令他们停止修道，勒令他们返回乡里。京师留下三所寺院，两所道观，诸州寺院、道观各一所，其余全部罢除。

傅奕性情谨慎严密，担任占候职务后，就杜绝交往游玩，所上的自然灾异奏表，全部焚毁底稿，没有任何人知晓。

18 二十五日，突厥侵犯会州。

19 五月，初一，虔州胡人成郎等人杀死虔州长史，叛变归附梁师都，都督刘旻追击，杀死了他们。

20 初五，党项侵犯廓州。

21 十一日，突厥侵犯秦州。

22 十五日，越州人卢南反叛，杀死越州刺史宁道明。

23 十九日，吐谷浑、党项侵犯河州。

24 突厥侵犯兰州。

25 二十九日，派平道将军柴绍率领军队攻击胡人。

26 六月，丁巳，太白经天[1]。

秦王世民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谋不轨，下吏考验；亮终无言，乃释之，使还洛阳。

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2]，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3]。上幸西宫，问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因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4]。"世民涕泣，辞以不欲远离膝下，上曰："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说上，上意遂移，事复中止。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5]，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

患无辞!”上不应。

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谓比部郎中长孙无忌曰⑧:“今嫌隙已成,一时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⑦。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乃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⑧,并以书招之曰:“愿迂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辞曰:“敬德,蓬户瓮牖之人,遭隋末乱离,久沦逆地,罪不容诛。秦王赐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⑨,唯当杀身以为报;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交殿下,乃是贰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与之绝。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不然,祸将及公。”既而元吉使壮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开重门,安卧不动,刺客屡至其庭,终不敢入。元吉乃谮敬德于上,下诏狱讯治,将杀之,世民固请,得免。又谮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出为康州刺史⑩。知节谓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又以金帛诱右二护军段志玄,志玄不从。建成谓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

杜如晦耳。"皆谮之于上而逐之。

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11],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12]。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13]:"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晊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敬德曰:"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

安得已乎!”

世民访之府僚，皆曰：“齐王凶戾，终不肯事其兄。比闻护军薛实尝谓齐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终主唐祀。’齐王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太子谋乱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乱心无厌，何所不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14]！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15]，盖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16]，幕僚张公谨自外来，取龟投地，曰：“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于是定计。

世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曰：“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敬德往，与无忌共谕之曰：“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吾属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龄、如晦著道士服，与无忌俱入，敬德自他道亦至。

己未，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上时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等，欲按其事。

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17]。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18]，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挂，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19]，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20]。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兵[21]，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22]，皆死之。君弘，显隽之曾孙也[23]。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上方泛舟海池[24]，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

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25]，陛下若处以元良[26]，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阎门出宣敕[27]，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28]。”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巨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仍绝属籍。

初，建成许元吉以正位之后，立为太弟，故元吉为之尽死。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尉迟敬德固争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

辛酉，冯立、谢叔方皆自出；薛万彻亡匿，世民屡使谕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释之。

癸亥，立世民为皇太子。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

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易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29]！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30]，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注释】

①太白经天：言太白星白天出现在午位上。古人占星认为日为阳，太白为少阴；经天，认为是阴强阳弱，是一种兵丧、不臣、更王、强国弱、小国强的征兆。此喻指玄武门之变。

②鸩(zhèn 镇)：用鸩的羽毛浸泡的毒酒。

③西宫：秦王居西宫之承乾殿。

④汉梁孝王故事：汉梁孝王的旧事例。梁孝王以窦太后少子故，有宠，王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之地，赏赐不可胜道，以至亲有功，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跸入警等等。

⑤后宫：指尹德妃、张婕妤等。

⑥考功郎中：唐制考功郎中一人，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分上、中、下各三等，进赏退罚。比部郎中：官名。属刑部。掌内外诸司公廨。

⑦行周公之事：指周公诛管叔、蔡叔之事。

⑧左二副护军：秦设置的武官。掌军职选用，亦与领军将军或中领军同掌中央军队。

⑨策名藩邸：名书写在侯王府第的策簿上。言委质于王府。此王府指秦王府。

⑩康州：治今广东德庆县。

⑪乌城：地名。在今陕西定边县。

⑫督右武卫大将军：为禁军最高武官，也统兵打仗。天纪将军：关内十二

军泾州道谓天纪军，置将军一人，故名。

⑬率更丞：为太子率更寺官，寺设令一人，丞二人，掌宗族次第、礼乐、刑罚及漏刻之政令。

⑭"使舜浚井"句：《孟子·万章》中有记载。言舜事父瞽瞍，及父与异母弟象谋害他的事。舜的父母使他修谷仓，等舜上了屋顶，便抽去梯子，瞽瞍焚屋，舜以两笠自扞而下；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舜从井口旁的匿空出来。

⑮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孔子家语》："孔子曰：'舜事瞽瞍，小杖则受，大杖则走。"

⑯卜之：龟卜起事吉凶。

⑰跋马：摇辣马衔，偏促一辔，又以两足摇鼓马腹，使之回走。

⑱彀(gòu 垢)：张满弓弩曰彀。

⑲翊卫：太子左右率府所领，亦有亲、勋、翊三卫府。此指太子翊卫府。

⑳屈咥直府：军府名。屈咥直即驱咥直，属帐内府。

㉑云麾将军：将军名称。梁一百二十五号将军之一，唐为武散阶，从三品上。

㉒中郎将：唐诸卫中郎将皆正四品下。

㉓显隽：即敬显隽，仕北齐，官至尚书仆射。

㉔海池：唐皇宫太极宫中有三海池，东海池在玄武门内之东，近凝云阁；北海池在玄武门内之西；南海池，近咸池殿。

㉕率土：《诗·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率土，循着土地的边滨，即指海内、天下。

㉖元良：大善。后泛指太子。

㉗东上阁门：唐皇宫太极殿有东、西上阁门。

㉘投杼之惑：事见《战国策·秦策二》，曾参居费邑，有与同姓名者杀人，初人告其母"曾参杀人"，母不信，织如故。至第三人告，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后比喻传闻动摇原来的信心。

㉙"旦使"句：文王之明，指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泰伯之贤，指泰伯让国于弟王季历；子臧之节，指子臧辞曹国而不受。

㉚蹀血：流血满地。

【译文】

26六月，初一，太白星经过天空正南方的午位。

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感情已有了裂痕，因洛阳是地形优越便利的地方，恐怕一旦有变故，将出兵保守洛阳，用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派秦王府中车骑将军荥阳人张亮率领左右的王保等千余人到洛阳，暗中结交招纳山东豪杰来等待形势变化，拿出很多金银布帛，任他们使用。李元吉告张亮图谋不轨，下到吏部考察验证，张亮始终没有话语，就释放了他，让他返回洛阳。

李建成夜晚召来李世民，饮酒时用毒酒害他，李世民突然心脏疼痛，吐了几升血，淮安王李神通扶着他返回西宫。皇上幸临西宫，问李世民的疾病，命令李建成说："秦王平素不能饮酒，从今天起不得再夜晚饮酒。"因而对李世民说："首先建立宏大谋略，进而削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我想立你为继承人，你坚决推辞；而且，建成年纪最大，作为继承人日子久了，我不忍心夺去他的地位。看来你们兄弟之间好像不能相容，共同居处在京城，必定有纠纷竞争，应当派你去陕东道大行台，居住在洛阳，从陕州以东地区都由你来主持。仍然命你建立天子的旌旗，一如汉梁孝王的旧事例。"李世民哭泣，以不愿意远离高祖膝下作为推辞，皇上说："天下是一家，东、西两个京都，道路很近，我思念你就前去，不要烦恼悲伤。"李世民将要出发，李建成、李元吉一起谋划说："秦王假若到了洛阳，拥有土地甲兵，不能再控制了；不如把他留在长安，就是一匹夫罢了，要取他就容易了。"于是，暗中命令数人上密封奏事，说道："秦王左右的人，听到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喜雀跃，看他们的志向，恐怕不再回来了。"又派遣亲近宠幸的臣子用秦王去留的利害关系游说皇上，皇上于是改变了主意，事情再次中止。

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尹德妃、张婕妤等日夜向皇上诬谄李世民，皇上听信了他们的谗言，将要治罪李世民。陈叔达劝谏说："秦王对天下有大功，不能够罢免。而且，他情情刚烈，假若使他挫伤压

抑，恐怕他受不了内心的忧伤愤恨，或许有了不可测想的疾病，陛下后悔这事怎么来得及呢！”皇上才停止治罪李世民。李元吉暗中请求杀掉秦王，皇上说：“他有平定天下的功劳，罪状不显著，拿什么作为借辞呢？”李元吉说：“秦王当初平定东都，顾盼观望，不肯回还，散发钱财布帛来树立私人的恩德，又违背陛下的命令，不是造反又是什么！只管应理赶快把他杀掉，还怕什么没有借辞！”皇上不答应。

秦王府所属的官员都担忧害怕，不知所措。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如今嫌疑仇隙已经形成，一旦祸患机关暗中爆发，难道只是府廷流血涂地，实在是国家的忧患，不如劝秦王施行周公诛管叔、蔡叔的事，从而安定国家。存亡的机运，中间不能容下一根头发，关键正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胸怀此意很久了，不敢讲出口；如今你所讲的话，正合我的心意，我应当告诉秦王。”于是进入秦王府告诉李世民。李世民召来房玄龄谋划这件事，房玄龄说：“大王的功劳覆盖天地，应当继承帝王大业；今日担忧危机，就是上天赞助，希望大王不要迟疑。”于是与王府所属的杜如晦共同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

李建成、李元吉因秦王府中有很多骁勇的将领，想利诱他们，使他们为己所用，暗中把一车金银器物赠送给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且用书信招引他说：“但愿长者屈驾眷顾，以便加深布衣的交情。”尉迟敬德推辞说：“敬德，是编蓬作户、破瓮作窗的平民，遭逢隋朝末年战乱流离时局，长久沦落在刘武周反逆之地，罪不能容，该当诛杀。秦王把再生之恩赠给我，当今姓名又书写在秦王府的策簿上，只有杀身来作为报答；对殿下没有建立功劳，不敢错蒙重赏。假若私下与殿下交往，就是怀有二心，贪图财利而忘掉忠义，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什么用呢！”李建成大怒，于是与他断绝来往。尉迟敬德把这件事告诉李世民，李世民说：“您的忠心像山岳一样牢固，即使金子堆至北斗星，也知道您不会动摇。赠送给您的金银器物只管

接受,嫌弃什么!尚且还能够因此了解他们的阴谋计划,难道不是良好的策略吗!不这样,祸患即将降临到您的头上。"不久,李元吉派壮勇之士夜晚刺杀尉迟敬德,敬德知道了,敞开层层门户,安稳静卧不动,刺客多次来到敬德的庭前,始终不敢进入卧室。李元吉于是在皇上面前诋毁尉迟敬德,皇上下诏书立案传讯治罪,将要杀头,李世民坚决请求,才幸免一死。又诋毁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调出去做康州刺史。程知节对李世民说:"大王的股肱之臣,精忠之士已尽了,自身怎么能够长久存在!知节冒死不离去,宁愿早点决定生存大计。"又用金银布帛诱惑右二护军段志玄,志玄不听从。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府中的智谋才略之士,可怕的只有房玄龄、杜如晦罢了。"都在皇上面前诋毁他们,进而驱逐了他们。

李世民的心腹只有长孙无忌还在府中,与他的舅父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县人侯君集,日夜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犹豫未决,向灵州大都督李靖询问,李靖推辞了;向行军总管李世勣询问,李世勣也推辞了;李世民从此便器重他们两个人。

恰遇突厥郁射设率领数万骑兵屯驻在黄河南边,进入边塞,围攻乌城,李建成举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总督各路军队向北去征服突厥,皇上听从这一建议,命令李元吉督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援救乌城。李元吉请求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和他一同前行,检阅挑选秦王军帐之下精锐的士卒来增强李元吉的军队。太子率更寺丞王晊暗中告诉李世民说:"太子对齐王说:'如今你得到秦王骁勇将领、精锐士兵,拥有数万的兵众,我与秦王在昆明池给你饯行,派壮勇之士把他拉至帐幕下杀死,向上奏报说他突然身亡,皇上应该说是没有不相信的。我自当让人进宫去游说,使皇上把国家事务交授给我。尉迟敬德等人已落入你手,应全部把他们坑埋,谁还敢不服!'"李世民把王晊的话告诉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说李世民在事发之前谋划除掉他

们。李世民叹息着说："骨肉兄弟相互残杀，古往今来都是最大罪恶。我确实知道祸在旦夕之间，想等他们发动，然后以义为由来讨伐他们，不也是可以的吗！"尉迟敬德说："人之常情，谁不爱惜他的死！如今众人用死来事奉大王，这就是上天授予的。祸患枢机将要发作，而大王还安然不以此为忧虑，大王纵然把自己看得很轻，对宗庙社稷怎么看呢！大王不听从敬德的言语，敬德将身窜草泽，不能留居在大王的身边，拱手就擒，受到杀戮！"长孙无忌说："不听从尉迟敬德的话，事情就要失败啦！敬德等人一定不会为王所有，无忌也理当跟随着他们而离去，不能再事奉大王了！"李世民说："我所说的话也不可完全抛弃，您再谋划它。"尉迟敬德说："大王如今处理事情有疑虑，是不聪明；面临危难之际而不决断，是不勇敢。尚且大王平素所蓄养的勇士八百多人，在外面的如今都已进入宫中，身披铠甲，手握兵器，起事的形势已经形成，大王怎么能够这样算了呢！"

李世民向府中僚属询问这件事情，都说："齐王凶狠暴戾，始终不肯事奉他的兄长。近来听到护军薛实曾对齐王说：'大王的名字，会合一起就成'唐'字，大王最终要主持唐的宗庙社稷祭祀。'齐王高兴地说：'只要除掉秦王，夺取东宫，易如反掌罢了。'他与太子阴谋作乱没有成功，已经有了夺取太子地位的心思。作乱的心思没有个满足，什么干不出来！假若使他们二人得志，恐怕天下不再归唐所有。依凭大王的贤能，夺取他们二人像拾地上的草芥罢了，为什么曲从一个平常人的节操，忘掉国家的大计呢！"李世民还没有决断，众人说："大王认为虞舜是什么样的人？"李世民说："是圣人。"众人说："假使虞舜疏浚水井被掩埋而不设法出来，就成为井中的泥土了，涂刷仓廪被放火焚烧而不想法下来，就成为仓廪上的灰烬了，怎么还能恩泽披覆天下，法则普施后世呢！因此，虞舜事奉其父，受到小棍棒笞打就忍受着，受到大棍棒笞打就跑脱，大概所图存是大事的缘故。"李世民命令占卜决定此事，他幕下僚属张公谨

从外面进来，取出灵龟投掷在地上，说："占卜用来解决疑惑，如今事情是在没有疑惑的情况下，还占卜干什么呢！占卜结果不吉利，怎么能够停止下来呢！"于是决定了计策。

李世民命令长孙无忌暗中去召房玄龄等人来，他们说："敕书的旨意不听任我们再事奉秦王；如今假若私下来谒见，一定犯下死罪，不敢听奉教命！"李世民发怒，对敬德说："房玄龄、杜如晦难道背叛我吗？"取下所佩的宝刀授予敬德说："您前往观察他们，假若没有前来的心思，可以砍掉他们的首级拿来。"尉迟敬德前往，与长孙无忌共同晓谕他们说："大王已经决定大计，您们应当迅速进入秦王府共同图谋大事。我们四人，不能成群地在道路中行走。"于是令房玄龄、杜如晦身着道士服装，与长孙无忌一起进入秦王府，敬德从其他道路上也来到秦王府。

初三，太白星又经过天空正南方的午位。傅奕暗中上奏说："太白星在秦的分野出现，是秦王应当拥有天下的征兆。"皇上把傅奕的密奏状授给李世民。于是，李世民秘密奏告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妃嫔淫乱，并且说："我对兄长弟弟没有丝毫背负，如今要杀我，好像是替王世充、窦建德报仇。如今我冤枉而死，永远背离君亲，魂魄归于地下，实在以见到诸贼为耻辱！"皇上看到奏告，现出惊愕的样子，回答说："明天当审问此事，你应当明日早上前来参见。"

初四，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入朝，在玄武门埋下伏兵。张婕妤私下了解到李世民奏表的内容，派人骑马疾驰去告诉李建成。李建成召来李元吉商量此事，李元吉说："应该率领东宫、齐府军队，假托得了疾病不去朝参，来观察形势变化。"李建成说："军队的布置防备已经严密了，我与弟弟应当入朝参见，亲自探听消息。"于是，一同入朝，向玄武门赶来。皇上此时已经召来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将要按察这件事了。

李建成、李元吉到临湖殿，察觉有变，立即调转马头向东返回东宫、齐王府。李世民跟在后面呼喊他们，李元吉搭箭张弓向李世

民发射，再三控弦不开，拉不满弓，李世民向李建成射箭，把李建成射死。尉迟敬德率领七十位骑兵相继赶到，随从左右向李元吉发射，李元吉被射坠马下。李世民的坐骑受到惊逸奔入树林之下，被木枝所牵挂，坠倒在地不能起来。李元吉急忙赶到，夺过李世民手中的弓，准备把李世民扼死，尉迟敬德跃马前来，对他大声呵斥。李元吉想赶到武德殿，殿迟敬德追着射他，把他射死。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听到李建成死的消息，感叹地说："哪有他活着时蒙受其恩惠而一死便逃脱他的祸难的呢！"于是，他们与副护军薛万彻、统率直府左车骑万年人谢叔方率领东宫、齐府精兵二千人，骑马驱驰赶赴玄武门。张公谨膂力过人，独自关闭大门来抗拒他们，他们便不能够进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管宿卫军队，屯扎在玄武门，挺身出来交战，所亲近的人阻止他说："事情的发展如何还不可知，暂且慢慢地观察变化，等待兵力集结，结成阵列而交战，还不算晚。"敬君弘不听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声呼喊着向前进攻，结果都战死。敬君弘，是敬显隽的曾孙。守玄武门的士兵与薛万彻等竭力奋战很久，薛万彻鼓噪着要进攻秦王府，将士们非常恐惧。尉迟敬德手持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向他们出示，东宫、齐府士兵于是溃散。薛万彻与几十个骑兵逃亡进入终南山。冯立已杀死敬君弘，对他的徒众说："这也足够稍微报答太子了！"于是，解散军队，逃向郊野。

皇上正在海池泛舟，李世民派尉迟敬德进入宿卫，敬德身披铠甲，手持长矛，径直来到皇上所在的处所。皇上大为震惊，问道："今天作乱的人是谁呀？你来到这里做什么？"敬德回答说："秦王因太子、齐王作乱，起兵把他们诛杀了，恐怕惊动陛下，派遣我来值宿护卫。"皇上对裴寂等人说："不料今天竟看到这样的事，应当怎么办？"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来就没有参与举义的谋划，又对天下没有建立功劳，疾恨秦王功劳大、声望重，共同作出奸计。如今秦王已经讨伐而诛杀了他们，秦王的功劳覆盖天下，全国领土上的民众人心归向，陛下假若把太子的位置安排给他，把国家大事委

托给他，不会再有事端发生了！”皇上说：“好！这是我平素的心愿。”这时，宿卫及秦府的军队和二宫党徒交战还没有停止，敬德请求下道手令，命令各军一并接受秦王的处置，皇上听从了。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出来，宣布皇上的敕令，兵众们然后才安定下来。皇上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晓谕各将领兵卒，将卒们都散手散去。皇上于是召来李世民，抚慰他说：“近日以来，我几乎有了像曾母误听人说曾参杀人而抛开织布梭逾墙逃走的迷惑。”李世民跪着伏在皇上胸前，像吸吮乳一样，号啕恸哭很久。

李建成的儿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巨鹿王承义，李元吉的儿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都获罪被杀，并且免除他们宗属的籍贯。

起初，李建成答应李元吉在自己正皇位之后，立他为皇太弟，因此李元吉替李建成尽力拼死。诸位将领想全部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左右的一百多人，按籍没收他们的家产人等，尉迟敬德坚决争辩说：“罪恶在这两个凶首身上，已经伏罪诛杀了他们；假若株连他们的支系党羽，不是追求安定的办法！”于是停止株连支党。这天，下诏书赦免天下罪囚。逞凶叛逆的罪恶，只算在李建成、李元吉头上，其余党羽，一概不问罪。那些僧人、尼姑、男女道士应当一并依照旧章。国家各种行政事务，都取决于秦王的处置。

初五，冯立、谢叔方都自动出来了。薛万彻逃亡隐匿起来，李世民多次派人晓谕他，他才出来。李世民说：“这些人都能忠于他所事奉的人，是忠义之士。”释放了他们。

初七，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又下诏书说：“从今以后，军队国家各种事务，无论大小，都委任太子来处理决断，然后听闻奏报。”

臣司马光认为：把长子立为嫡嗣，是礼制的正当法则。然而，高祖之所以拥有天下，是由于全靠太宗的功劳；隐太子以平庸低劣之身，却位居太宗之上，地位的嫌疑，形势的逼迫，必

定不能相容。如果高祖有文王的明智，隐太子有泰伯的贤达，太宗有子臧的节操，那么内变又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呢！既然不能这样，太宗才想等他们发难，然后再应付他们，如此，就是事出于不得已，还算是做得好的。既而被众下属所逼迫，结果溅血禁门，加刃于兄弟，贻笑千古，可惜啊！开创基业传给后世的君主，是子孙的楷模，那中宗、明皇、肃宗、代宗继位，是不是也在对太宗的指顾和效法中找到借口了呢！

27 戊辰，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1]，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2]，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3]，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悉以齐王国司金帛什器赐敬德[4]。

初，洗马魏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征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众为之危惧，征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5]。亦召王珪、韦挺于巂州，皆以为谏议大夫[6]。

世民命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政令简肃，中外大悦。

以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镇洛阳。

益州行台仆射窦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不协。云起弟庆俭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轨诬云起与建成同反，收斩之。行方惧，逃奔京师，轨追之，不及。

28 吐谷浑寇岷州。

29 突厥寇陇州;辛未,寇渭州;遣右卫大将军柴绍击之。

30 废益州大行台,置大都督府。

31 壬申,上以手诏赐裴寂等曰:"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

32 辛巳,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反,右领军将军王君廓杀之,传首。

初,上以瑗懦怯非将帅才,使君廓佐之。君廓故群盗,勇悍险诈,瑗推心倚仗之,许为婚姻。太子建成谋害秦王,密与瑗相结。建成死,诏遣通事舍人崔敦礼驰驿召瑗[7]。瑗心不自安,谋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为功,乃说曰:"大王若入,必无全理。今拥兵数万,奈何受单使之召,自投罔罟乎!"因相与泣。瑗曰:"我今以命托公,举事决矣。"乃劫敦礼,问以京师机事;敦礼不屈,瑗囚之。发驿征兵,且召燕州刺史王诜赴蓟[8],与之计事。兵曹参军王利涉说瑗曰:"王君廓反覆,不可委以机柄,宜早除去,以王诜代之。"瑗不能决。君廓知之,往见诜,诜方沐,握发而出,君廓手斩之,持其首告众曰:"李瑗与王诜同反,囚执敕使,擅自征兵。今诜已诛,独有李瑗,无能为也。汝宁随瑗族灭乎,欲从我以取富贵乎?"众皆曰:"愿从公讨贼。"君廓乃帅其麾下千余人,逾西城而入,瑗不之觉;君廓入狱出敦礼,瑗始知之,遽帅左右数百人被甲而出,遇君廓于门外。君廓谓瑗众曰:"李瑗为逆,汝何为随之入汤火乎!"众皆弃兵而溃。唯瑗独存,骂君廓曰:"小人卖我,行自及矣!"遂执瑗,

缯之。壬午，以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赐之。敦礼，仲方之孙也⑨。

33 乙酉，罢天策府。

【注释】

①太子詹事：太子属官。统东宫三寺、十率府政令。

②左庶子：太子宫官之一。唐置左春坊左庶子，右春坊右庶子。左、右春坊，相当于朝廷的门下省、中书省。左庶子二人，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出则版奉外办中严，入则解严，等等；右庶子二人，皆属东宫门下坊。

③中舍人：东宫置官之一，中舍人、舍人，掌行令书、令旨及表启之事。

④国司：唐制，亲王有国司，置国尉、国丞，掌判国司、勾稽、监印事。

⑤詹事主簿：东宫置官，掌印检、勾稽府事。

⑥谏议大夫：属东宫门下坊官，掌侍从规谏。

⑦通事舍人：官名。掌朝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庭。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引以进退。凡四方通表，蛮夷纳贡，皆受而进之。

⑧燕州：治今河北鹿泽县。蓟：州名。治今河北蓟县。

⑨仲方：即崔仲方，著名谋士。仕周，献平齐之策；及隋，献平陈之策。

【译文】

27 十二日，任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把齐王府中金银布帛各种器物都赏赐给尉迟敬德。

当初，洗马魏征经常劝说太子李建成趁早除掉秦王李世民，到了李建成失败，李世民召来魏征，对他说："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人人都替他感到危险担惊受怕，魏征举止自若，对答说："前太子如果早先听从我的话，一定没有今天的祸害出现。"李世民平素就器重他的才华，改变容颜，以礼待他，引荐他做詹事主簿。又从嵩

州召来王珪、韦挺，都任命他们做谏议大夫。

李世民下令释放禁宫苑囿中的鹰犬，罢除四方的贡物，听任百官各人陈述治国之道，政令简练肃整，中外人士大为高兴。

任命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镇守洛阳。

益州行台仆射窦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不和协。云起的弟弟韦庆俭及不少同宗族的人事奉太子李建成，李建成死后，窦轨诬谄韦云起与李建成同谋造反，收捕斩杀了他。郭行方害怕，逃命奔赴京城，窦轨追捕他，没有追上。

28 吐谷浑侵犯岷州。

29 突厥侵犯陇州；十五日，侵犯渭州；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攻打突厥。

30 废除益州大行台，设置大都督府。

31 十六日，皇上把亲手书写的诏书赐给裴寂等人说："我应当加上尊号称作太上皇。"

32 二十五日，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反叛，右领军将军王君廓杀了他，并把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城。

当初，皇上因李瑗懦弱胆怯，不是将帅之才，派王君廓辅佐他。王君廓原先是群盗出身，为人勇悍，阴险狡诈，李瑗推心置腹地依仗着他，并答应与他结为婚姻。太子建成谋害秦王，秘密地与李瑗相互勾结。李建成死后，诏命派通事舍人崔敦礼驱驰驿站车马前去征召李瑗。李瑗内心不安，与王君廓谋划此事。王君廓想捉取李瑗来表功，就劝说道："大王假若入京都去，必然没有保全的道理。如今拥有数万军队，为什么去接受单独来使的征召，自投罗网呢！"于是与李瑗一起哭泣。李瑗说："我如今把生命都托付给您，起事就决定了。"于是，劫持了崔敦礼，拿京都机密事情询问崔敦礼，崔敦礼不屈服，李瑗便把崔敦礼囚禁起来。李瑗通过驿站发出征集兵力号令，并且召唤燕州刺史王诜前赴蓟州来和他议论起事。兵曹参军王利涉劝说李瑗道："王君廓反复无常，不能把机密要事的权柄委托

给他，应当趁早把他除去，用王诜代替他。”李瑗不能决断。王君廓了解此事，前往拜见王诜，王诜正在沐浴，手握着头发出来，王君廓亲手杀死王诜，提着王诜的头告诉众人说：“李瑗与王诜一同谋反，囚禁传达敕命的使者，擅自征集召募兵卒。如今王诜已被诛杀，独有李瑗，是无能为力的，你们是宁愿跟随李瑗让全族被诛灭呢，还是想服从我来取得富贵呢？”众人都说：“宁愿服从讨伐逆贼。”王君廓于是率领部下一千多人，逾过西边城墙进入城内，李瑗还没发觉。王君廓进入监狱放出崔敦礼，李瑗才知道，急忙率领左右的几百人，披带铠甲而出，在门外遇上王君廓。王君廓对李瑗的兵众说：“李瑗叛逆朝廷，你们为什么跟随着他去赴汤蹈火呢！”众士兵都放弃兵器而溃散。只有李瑗一人单独站在那，骂王君廓道：“你这个小人出卖我，你的行为将会自取祸殃的！”于是，捉住李瑗，把他勒死。二十六日，任命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把李瑗家中的人口赏赐给他。崔敦礼，是崔仲方的孙子。

33 二十九日，罢除天策府。

34 秋，七月，己丑，柴绍破突厥于秦州，斩特勒一人[1]，士卒首千余级。

35 以秦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又以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36 壬辰，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癸巳，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

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②，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③，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④，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⑤。安业，无忌之兄；客师，靖之弟也。

37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侥幸者争告捕以邀赏。谏议大夫王珪以启太子。丙子⑥，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⑦。"

丁酉，遣谏议大夫魏征宣慰山东，听以便宜从事。征至磁州，遇州县锢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诣京师⑧，征曰："吾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思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遂皆解纵之。太子闻之，甚喜。

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唐临出为万泉丞⑨，县有系囚十许人，会春雨，临纵之，使归耕种，皆如期而返。临，令则之弟子也。

38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请和。

39 壬戌，吐谷浑遣使请和。

40 癸亥，制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赦天下；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二年租调，自余给复一年。

41 诏以"宫女众多，幽闼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

其适人。”

42 初，稽胡酋长刘仚成帅众降梁师都，师都信谗，杀之，由是所部猜惧，多来降者。师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为之画策，劝令入寇。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余万寇泾州，进至武功，京师戒严。

43 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法，上为秦王，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顺妃嫔，弥缝其阙，其有内助。及正位中宫，务存节俭，服御取给而已。上深重之，尝与之议赏罚，后辞曰：“‘牝鸡之晨，唯家之索[19]，’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固问之，终不对。

【注释】

①特勒：突厥可汗子弟。

②左虞候：掌斥候伺非，即管放哨侦察，防备是非发生的官员，为东宫左虞候率。

③右内副率：东宫属官。隋置左、右内率，领东宫千牛、备身等近卫，待奉帝王之事，副率为副职官。

④右监门率：官名。主领兵率、门卫。　右监门将军：监门官。唐置左、右监门大将军、将军，掌宫禁门籍之法，凡京司应入宫殿，门皆有籍，左将军判入，右将军判出。

⑤领左右军将军：据胡注，当为左领军将军或右领军将军，宿卫军官。

⑥疑误，待考。

⑦反坐：唐律有反坐罪，即诬告别人罪过，治罪诬告者。

⑧锢送：上刑械锢枷锁而送。

⑨铠曹参军：官名。东宫十率府皆设有仓、兵、铠三曹参军，主管铠甲用器。万泉：县名。治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古城南。

⑩"牝鸡之晨,唯家之索":语见《尚书·牧誓》。谓母鸡不能司晨,否则家庭就要萧索破败,以此喻妇人不能从政,过问政事,这是封建的信条。

【译文】

34 秋,七月,初三,柴绍在泰州打败突厥,斩特勒一人,士卒一千多首级。

35 任命秦王府中护军秦叔宝做左卫大将军,又任命程知节做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做右武候大将军。

36 初六,任命高士廉做侍中,房玄龄做中书令,萧瑀做右仆射,长孙无忌做吏部尚书,杜如晦做兵部尚书。初七,任命宇文士及做中书令,封德彝做右仆射;又任命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做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做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做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做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做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做右武候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做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做领左右军将军。长孙安业,是长孙无忌的兄长;李客师,是李靖的弟弟。

37 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党羽溃散逃亡在民间,虽然一再颁布赦免的命令,还不能自我安心,侥幸贪利的人争着告发捕捉他们从而邀功请赏。谏议大夫王珪以此开导太子。丙子,太子下命令:"六月四日以前的事,牵连到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牵连到李瑗的,一并不得相互告发,违犯命令的以诬告罪治罪。"

十一日,派谏议大夫魏征安抚山东,听凭他因事制宜,方便处置。魏征到磁州,遇到州县刑械枷锁送从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到京城去,魏征说:"我接受命令的时候,对从前东宫、齐王府左右人员一概赦免罪过,不追究过问,如今再押送李思行等人,那么谁会不自然产生疑虑!虽然派遣了使者,人们有谁相信他!我不能因顾自身会被嫌疑,不替国家考虑。况且既已蒙受国士的礼遇,难道说敢不以国士来报答国家吗!"于是,全部释放了他们。太

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

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唐临出任万泉县丞，万泉县有在押囚犯十多人，碰上春雨，唐临放了他们，使他们回家耕种，都按期返回监狱。唐临，是唐令则的弟弟的儿子。

38 八月，初一，突厥派遣使者请求通好言和。

39 初七日，吐谷浑派遣使者请求通好言和。

40 初八日，颁布制书传位给太子李世民，太子坚决推辞，没有许可。初九，太宗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除租调二年，其余各地免除徭役一年。

41 颁布诏书，认为“宫女众多，被关闭在幽深的宫中，值得怜悯，应有选择地放出她们，各自投靠亲戚，任凭她们嫁人。”

42 当初，稽胡酋长刘仚成率领兵众投降梁师都，梁师都听信谗言，把他杀了，因此梁师都所率领的部下猜疑恐惧，有很多来投降的。梁师都军事力量逐渐衰弱，便向突厥朝拜，替突厥出谋划策，劝说突厥入侵。于是，颉利、突利二位可汗合兵十多万侵犯泾州，进军到武功，京城严加戒备。

43 二十一日，将皇妃长孙氏立为皇后。皇后年少时喜欢读书，就是在仓卒之间，她的行为也一定遵循礼法，皇上在做秦王时，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有嫌隙，皇后侍奉高祖，顺从妃嫔，弥补缝合他们之间的嫌隙，很有内助的风范。等到被立为中宫皇后，务求保持节俭的风尚，服饰车马等物品仅够给用罢了。皇上很器重她，曾经与她议论赏罚，皇后推辞说：“‘如果使母鸡在早晨打鸣，就会使家业萧索破败，’妾是妇人，怎么敢参预过问朝中政务！”皇上再三问她，她始终不对答。

44 己卯，突厥进寇高陵[1]。辛巳，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

德与突厥战于泾阳[2]，大破之。获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3]，斩首千余级。

癸未，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4]，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与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上让之曰："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思力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请礼遣之。上曰："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乃囚思力于门下省。

上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萧瑀以上轻敌，叩马固谏，上曰："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5]，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上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

萧瑀请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观

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幽州以待之⑥，虏若奔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⑦，此之谓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注释】

①高陵：县名。治今陕西高陵县西南。

②泾阳：县名。治今陕西泾阳县。

③俟斤：突厥三十八等官之一。

④便桥：又名便门桥、西渭桥、咸阳桥。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南渭河上，东与汉长安城便门相直，故称。

⑤国内有难：指玄武门之变。

⑥幽州：此当作豳州。突厥自渭北北归，归路正经豳州，此史书传写因两字形近而误。

⑦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语见《老子》三十六章：“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唐太宗引《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辩证思想作为他的战略原则。

【译文】

44 二十四日，突厥进军侵犯高陵县。二十六日，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在泾阳交战，大败突厥军。俘获突厥的俟斤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余级。

二十八日，颉利可汗进军到渭水上的便桥的北边，派遣他的腹心执失思力进京朝见，以此来观察唐的军事虚实情况。执失思力极力声称"颉利与突利二位可汗率领百万大军，如今到来了。"皇上斥责他说："我与你们可汗当面结盟和睦亲善，赠送金银布帛，前前后后无法计算。你们可汗独自背负盟约，率领军队深入我的内地，对我不感到惭愧！你们虽然是戎狄之人，也有一颗常人之心，怎么能完全忘掉大恩，自我矜夸强盛！我今天先斩了你！"执失思力惧怕地请求饶命，萧瑀、封德彝请求以礼相待把他遣送回去。皇上说："我如今遣送他回去，突厥说我畏惧他，会更加肆意侵凌。"于是，把执失思力囚禁在门下省。

皇上亲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骑马直至渭水之上，与颉利可汗隔着渭水对话，用背负盟约来斥责颉利可汗。突厥大为吃惊，都纷纷跳下马来，罗列而拜。一会儿，唐各路兵马相继赶到，旌旗与铠甲覆盖着原野。颉利可汗看到执失思力没有返回，而且皇上又挺身轻易出马，军队阵容很盛大，脸上浮现出恐惧的神色。皇上指挥各军人马使之后退而布列阵势，独自留下来与颉利可汗对话。萧瑀认为皇上轻敌，勒住皇上的马缰坚决劝阻，皇上说："我筹划这个已经成熟，不是您所知晓的。突厥所以敢倾注全国兵力来犯，直抵京郊的原因，是认为我国内有了祸难，我新就皇位，认为我不能抵御他们。我假若显示出虚弱，关闭城门，抗拒防守，敌人必定放纵军队大肆劫掠，不能再制止。因此，我轻骑独自出来，显示出轻视他们的样子；又炫耀军容震慑他们，使他们知道我军必然会出战，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使他们失去原来的图谋。敌人进入我内地已深，必定有恐惧的心理，因此，与他们交战，就能攻克，与他们讲和就能巩固了。制服突厥，就在这一次举动。您只管看着好了！"这天，颉利可汗前来请求讲和，下诏允许。皇上当天返回宫中。三十日，皇上又幸临西城，斩杀白马，与颉利可汗在便桥之上歃血为盟。突厥引领军队撤退。

萧瑀向皇上请教说："突厥在没有讲和的时候，诸将领争着请求出战，陛下不允许，我等便对陛下的作法感到疑惑，以后敌人自动退却，这妙策在哪里？"皇上说："我观察突厥的兵众虽然很多，却不很严整，君臣的志向只是追求财物货贿，当他们请求讲和的时候，可汗独自在渭水西岸，显达官员都来谒见我，我假若把他们灌醉，再将他们捉起来，趁势袭击他们的兵众，形势就像摧枯拉朽一样。再命令长孙无忌、李靖在幽州埋伏下兵马来等待他们，敌人假若逃奔回去，伏兵在他们的前面截击，大军跟随他们的后面，消灭他们易如反掌罢了。所以不与他们交战，是因为我即皇位的日子太短，国家没有安定，百姓没有富足，将应当安定抚恤他们。一旦与敌人交战，所损耗的就很多；与敌人结怨就深，他们惧怕就加紧防备，那么我们就不能如意行事了。所以，卷甲韬戈地息兵罢战，用金银布帛诱惑他们，他们已得到所想得到的东西，理应自动撤退，心志骄矜，意气怠惰，不再设置军备，然后我蓄养军威，等待机会，一举可以消灭他们。'将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予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您了解这个道理吗？'萧瑀拜了两拜说："这不是我所能够想到的。"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九十二

唐纪八　起柔兆阏茂九月，尽著雍困敦七月，凡二年。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

1 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1]，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征温彦博还朝。

丁未，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2]。群臣多谏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今使卑碎之人张弓挟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

也。”韩州刺史封同人诈乘驿马入朝切谏[3]。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上尝言：“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2 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4]，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3诏:“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

4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⑤,置弘文馆于殿侧⑥,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⑦。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士。

【注释】

①上:皇上。自武德九年八月甲子日后,凡称上者,皆指太宗。

②上考:上等考功。唐考功之法,上、中、下皆分三等。

③韩州:唐初置有西韩州、南韩州,此当指西韩州,即包括韩城的韩州。

④义旗:指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以李渊为首举起反隋的义旗。

⑤四部书:亦称四库书,即至唐始分图书为经、史、子、集四类,以甲、乙、丙、丁为次第,称之为四部书。

⑥弘文馆:即唐皇家图书馆,又是唐皇家学馆。

⑦“精选”句:表明唐太宗认定以武定国以文治国的思想,故选虞世南等十八学士,成为太宗治国安邦的才学之士。

【译文】

唐纪八　起丙戌(公元626年)九月,至戊子(公元628年)七月,共二年。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1 九月,突厥颉利可汗献二千匹马,一万头羊,皇上不接受,只颁布诏命归还所掠夺中国的户口,征召温彦博返回唐朝。

二十二日,皇上引领各卫率将领士卒,在显德殿庭院中练习射

术，晓谕他们说："戎狄寇侵盗劫，从古就有，忧患就在于边境稍微安宁，那么君主就淫逸游乐而忘掉战事，因此，敌寇入侵不能抵御。如今我不使你们修池榭筑宫苑，专门练习拉弓射箭。闲居无事时，我就当你们的老师，突厥入侵时，我就当你们的将领，差不多中国的民众可以得到安宁了吧！"于是每天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中，教他们射箭，皇上亲临现场测试，射中靶子多的，用弓、刀、布帛进行赏赐，那将帅也加封上等考功。许多大臣劝谏说："在唐律上规定，携带兵器刀刃到皇帝所在之处的，处以绞刑。如今使卑微碎务人员在禁宫陛下的旁边张弓挟箭，陛下还亲自置身在他们中间，万一有狂徒暗地发射，出乎意料，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作法。"韩州刺史封同人诈称驿传乘坐车马入朝恳切劝谏。皇上一概不听从，说："做帝王的人，应视四海如同一家，封疆辖域之内，都是我的赤诚的臣子，我一一推心置于他们的腹中，为什么对值宿守卫的人士也加以猜忌呢！"因此，人人都想自我勉励，数年之间，都成为精锐的士卒。

皇上曾说："我从少年时就经营讨略四方，颇知用兵的要害，每次观察敌人的行阵，就知道他们的强弱，常常用我们的弱卒抵挡他们的强兵，用我们的强兵抵挡他们的弱卒。敌人乘我们的弱旅进攻，追逐逃奔，不过数百步，我乘他们的弱旅进击，一定出现在他们的阵后进行反击，敌人没有不溃散失败的，所取得胜利的原因，大多在这里！"

2 二十四日，皇上当面确定勋臣长孙无忌爵位封邑，命令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告示他们，并且说："我评议您等功勋等级次第，爵位封邑赏赐，有什么不当的，应各自说出来。"于是，各位将领争功，纷纷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反隋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门玩弄刀笔，功居我上，我私下不服。"皇上说："举义旗初次起兵，叔父虽然首先倡导起兵，大概也是自己寻求脱离祸殃。到窦建德吞噬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

合残余兵卒，叔父望风大败逃奔。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计千里，坐于帐幕之下而安定了国家，论功行赏，本来应当位居叔父之前。叔父，是国主我的至亲，我实在没有什么爱吝的(指给高爵位)，只是不能因私恩不切实际地和功勋之臣同样行赏罢了！"于是，诸位将领相互议论说："陛下极为公平，即使淮安王尚且没有什么私偏，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分守己呢！"因此，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经言道："秦王府中旧有的人员没有升官的人，都嗟叹抱怨说：'我们事奉皇上身边，已好多年了，如今升官，反而官位在前东宫、齐王府的人的后边。'"皇上说："帝王是大公无私的，因此能使天下的人心悦诚服。我与你们天天穿的衣服、吃的东西，都取诸于民。所以设置官员，分配职务，是用来为了民众，应当选择有贤德才干的人而加以使用，难道能以新旧为先后吗！如果新人有贤能，故旧无贤无能，怎么可以舍弃新的而取用旧的呢！如今不谈论他的贤能与不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难道是为政的体制吗！"

3 诏书命令："民间不得乱立妖祠。假若不是卜筮正当的术数，其余的杂占，都一律禁绝。"

4 皇上在弘文殿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在弘文殿侧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来所任的官职兼学士，命令轮流隔日入宿值班，上朝听政的余暇，召引进入殿内，讲论从前的言论，以往的行为，商榷当朝政事，有时到半夜才罢休。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当弘文馆学士。

5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6 诏追封故太子建成为息王，谥曰隐；齐王元吉为刺王，

以礼改葬[1]。葬日，上哭之于宜秋门，甚哀。魏征、王珪表请陪送至墓所，上许之，命宫府旧僚皆送葬。

7 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为太子，生八年矣。

8 庚辰，初定功臣实封有差[2]。

9 初，萧瑀荐封德彝于上皇，上皇以为中书令。及上即位，瑀为左仆射，德彝为右仆射。议事已定，德彝数反于上前[3]，由是有隙。时房玄龄、杜如晦新用事，皆疏瑀而亲德彝，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辞指寥落[4]，由是忤旨。会瑀与陈叔达忿争于上前，庚辰，瑀、叔达皆坐不敬，免官。

10 甲申，民部尚书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上曰："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计口为率。

11 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5]，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余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12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

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注释】

①"诏追封"句：对建成、元吉追封给谥。谥曰隐，依建成生前事迹给予谥号"隐"。《谥法》：隐拂不成曰隐。刺(là 辣)王：《谥法》，不恩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

②功臣实封有差：唐功臣实封爵位等差有九：王，食邑万户，正一品；嗣王、郡王，五千户，从一品；国公，三千户，从一品；开国郡公，二千户，正二品；县公，一千一百户，从二品；县侯，千户，从二品；县伯，七百户，正四品上；县子，五百户，正五品上；县男，三百户，从五品上。

③反：反复、变卦。

④辞指寥落：用辞简括疏直。

⑤再从、三从弟：同曾祖为再从兄弟，同高祖为三从兄弟。

【译文】

5 冬，十月初一，发生了日食。

6 下诏书追封已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谥号叫"隐"，齐王元吉为剌王，按王的葬礼重新安葬。安葬这天，皇上在宜秋门为他们哭丧，非常悲哀。魏征、王珪上表请求陪棺送葬到坟墓所在地，皇上允许了他们的表请，并命令原东宫、齐王府旧僚属都去送葬。

7 初八，确立皇子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年八岁。

8 二十五日，初次制定功臣实际食邑封户有等差。

9 当初，萧瑀向太上皇李渊举荐封德彝，太上皇任命他为中书

令。到皇上即位，萧瑀为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议的事情已经决定，在皇上面前，封德彝多次变卦，因此两人有了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摄执政事，他们都疏远萧瑀，而亲近封德彝，萧瑀内心不能平定，于是上密封奏事论说这件事，言辞简括，意旨疏直，由此逆忤圣旨。遇上萧瑀与陈叔达在皇上面前愤怒地争辩，二十五日，萧瑀、陈叔达都犯对皇上不恭敬的罪，被免除官职。

10 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上奏道："民众中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请求每户给绢帛一匹。"皇上说："我以诚信治理下民，不想空有慰问抚恤之名而无慰问抚恤之实，每户有人口多少大小之分，怎么能同样给予赏赐呢！"于是，按人口统计为准。

11 当初，太上皇想加强宗室力量来威镇天下，因此皇室再从、三从兄弟及兄弟的儿子，即使是幼童孺子也都封王，被封王的达数十人。皇上从容地询问众臣："遍封宗室子弟为王，对于国家有利吗？"封德彝对答说："前代只有皇帝儿子及兄弟才封王，假如其余的不是有大功劳，是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厚和睦九族，大量分封宗室，从东西两汉以来没有如今这么多的。爵位秩命已够高的了，又多赐给劳力仆役，恐怕不是用极公正来昭示天下的作法吧！"皇上说："是这样。我做天子，是要来养百姓的，怎么能烦劳百姓来养自己的宗室呢！"十一月初五，将宗室郡王都降为县公，只是有功勋的数人没降。

12 二十一日，皇上与群臣讨论防止盗贼问题。有人请求用严刑重法来禁止盗窃发生，皇上微笑着说："民众之所以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徭役繁重，官吏贪污求贿，饥寒交迫，便顾不上廉耻罢了。我应当除去奢侈，节省费用，轻徭役薄赋税，挑选任用廉洁官吏，使民众衣食富裕，就自然不偷盗，何必使用严刑重法呢！"从此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人旅客敢在野外露宿。

皇上又曾经对侍奉他的大臣说："君主依靠于国家，国家依靠于民众。刻薄民众来奉养君主，好像割肉来充实腹饥一样，肚子填

饱了而身体死亡了，君主富足了而国家灭亡了。因此，人君的祸患，不从外面而来，常常是由本身产生的。凡事想繁盛则费用大，费用大则赋税重，赋税重则民忧愁，民忧愁则国家危亡，国家危亡则君主丧失地位。我常用这种观念考虑问题，因此不敢放纵欲望。”

13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1]，请发兵讨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许。

14 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上厉精求治，数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2]，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征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3]，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曰：‘逋负官物[4]，悉令蠲免[5]。’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

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6]。’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以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简阅，咸以委之；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曰：“岁者朕以卿为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乃不点中男，赐征金瓮一。

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7]，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诿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8]，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9]，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壮九重于内[10]，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11]，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闇，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12]，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13]。”上嘉之，赐以束帛[14]，除大理丞。

15 上召傅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19]，几为吾祸。然凡有天变，卿宜尽言皆如此，勿以前事为惩也。"上尝谓奕曰："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何独不悟其理？"对曰："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上颇然之。

16 上患吏多受赇[20]，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21]，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22]'"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悦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而景随矣。

17 是岁，进皇子长沙郡王恪为汉王、宜阳郡王祐为楚王。

18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有宿仇，迭相攻击；上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往谕指[23]，三国皆上表谢罪。

【注释】

①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　大都督：武德九年六月废大行台，置大都督府。

②中男：唐制：民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者为中男，满十八岁为成丁，二十一岁为丁。

③署敕：唐制，中书舍人署敕，即连署签发。当时魏征为谏议大夫，或者太宗也使他连署。

④逋负：常指拖欠赋税。

⑤蠲免：免除，多指免除租税徭役。

⑥给复：免除徭役赋税。

⑦景州：治今河北东光县西北。录事参军：官名。掌勾稽省署抄目。

⑧记室：官名。多为王公大将军所设，掌章表书记文檄。张蕴古盖庐江王李瑗督幽州时为记室。直：通"值"，值班、值勤。依唐制，资序未至，以他官入省者为直。《大宝箴》：箴为文体的一种，主题为规劝告诫性质的文字。

⑨拯溺亨屯：拯救陷溺的民众，承受时世的艰难。亨，通享，享用，承受；屯(zhūn 谆)：艰难。

⑩九重：多重，重重。指宫禁。极言其深远。

⑪八珍：古代八种烹饪法。《周礼·天官·膳夫》："珍用八物。"注："珍谓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捣珍、渍、熬、肝脊也。"后泛指珍贵食品。

⑫冕旒：冕冠前后悬垂的玉串。

⑬黈纩(tǒu kuàng 头(上声)况)：黄色丝绵絮。古之冕制，以黄色丝绵絮大如丸，悬于冕之两旁，以示不听无益之言。

⑭束帛：古聘问礼物。帛五匹为束。

⑮汝前所奏：指傅奕六月所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⑯赃：枉法受贿。

⑰司门令史：官名。刑部所属司门郎，掌天下门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有令史六人。匹：唐制，布帛阔一尺八寸，长四丈为匹。

⑱"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语见《论语·为政》。言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约束他们。

⑲助教：古设国子学，置祭酒、博士、助教以教生徒。唐助教五人，从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经教授。

【译文】

13 十二月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獠人造反，请求发兵讨伐。皇上说："獠人依凭的险阻是山林，时常出来像老鼠那样盗

窃，是他们的日常习俗，州牧郡守等地方官假若能用恩泽诚信安抚他们，自然相率服从，怎么能轻易大动干戈，把那里民众当作渔猎之物，比作禽兽，难道是作民众父母官的意图吗！"最后没有允许。

14 皇上对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我都把它粘在房屋的墙上，能够出入省视浏览，每每思考治国之道，有时到深夜才就寝。您们也应当恭谨勤恳地对待本职，符合我的这种心意。"

皇上励精图治，数次召引魏征进入卧室之内，以治国得失访求魏征，魏征知无不言，皇上欣然嘉勉采纳。皇上派遣使者点兵，封德彝上奏言道："中男虽然年龄没到十八岁，那身躯强壮高大的，也可以一并征点。"皇上听从他的上奏。征点兵员的敕令已出，魏征固执地认为不可，不肯在敕命上连署签发，前后反复达到四次。皇上发怒，召来魏征对他斥责说："中男身体强壮高大的，就是狡诈虚报年龄来逃避征召役使的奸滑民众，取用他们有什么害处，你却固执己见到如此地步！"对答道："军队在于治理他们得到治理他们的方法，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取用身壮体健的，用治军的方法来治理他们，足以天下无敌，何必更多取用细小体弱的来增添虚假的数目呢！况且，你每次说：'我以诚实信誉治理天下，将使臣子民众都无欺诈。'如今即皇位不久，就几次失言！"皇上惊讶地说："我怎么失信了？"对答道："陛下刚即位，下诏书说：'拖欠赋税这官家的财物，都命令免除。'有关部门认为负欠秦王府国司的，不是官家财物，征收督促如前。陛下凭秦王晋升为天子，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的财物又是什么！又说：'关中免除二年的租调，关外免除一年的徭役。'以后相继下有敕命说：'已服徭役已征收输入的，从来年开始。'已散还已征收输入的赋税之后，又重新征收，百姓本来已经不能没有责怪。如今既然征得了财物，又征点中男为兵员，怎么说从来年开始呢！又陛下所与共同治理天下的，都在于郡守宰职地方官，平常选拔校阅，都委任给他们，至于点收兵员，唯独疑惑他们有诈，这难道就是你所说的凭着诚实信义治理天下的吗！"皇上高兴地说："从

前，我以为您固执己见，怀疑您不通达国政事务，如今您论说国家治理原则，实在穷尽了它的精言要义。那么，号令不信，民众就不知所从，天下有什么缘由能够治理好呢！我的过错深重啊！”于是不再征点中男做兵员，赏赐魏征一瓮金子。

皇上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召见他，问以执政之道，回答说：“隋朝的皇帝爱好独自专权处理各种政务，不信任众臣下，众臣下恐惧不安，只知道领受奉行命令罢了，没有谁敢违犯。凭着一个人的才智来裁决天下的事务，假使得失相互参半，乖谬失误也已很多，下臣阿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呢！陛下确实能够谨慎选择众臣下，又根据事务分别委任他们，自己高居拱手，安闲自在，肃穆清静，从而考察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来施行赏罚，还忧愁什么治理不好！另外，我看隋末乱离时，那想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罢了，其余的都是保护乡里族党、全活妻子儿女，来等待有道之君就归附他罢了。于是知道老百姓好犯上作乱的很少了，只是人主不能安抚他们罢了。”皇上认为他讲的一番话很好，擢升他做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参军、入值中书省的张蕴古，奉上《大宝箴》一篇，其中大略说：“圣人承受天命，拯救陷溺的民众，拔除时世的艰难，因此以一个人治理天下，不以天下侍奉一人。”又说：“在内庭建筑壮丽重叠宫室，供皇帝所居处的不过容下双膝，那昏庸无知的，才用瑶砌他的台榭，又用琼筑他的宫室。在面前罗列八珍贵重食品，所吃的也不过是适合胃口的东西，只有狂妄的人不加考虑，才酒糟堆成山丘，美酒装满池沼。”又说“不沉溺而昏闷，不专在细枝末节上显示精明，虽冕冠旒纩遮蔽眼睛却看到事物未成形的状态，虽黈纩阻塞两耳却听到没产生声音之前的变化。”皇上深为嘉许，用束帛赏赐他，官升大理寺丞。

15 皇上召见傅奕，赏赐他宴食，对他说：“你以前所上的奏章（指本年三月，上奏太白星见秦分），几乎成为我的祸端。然而，今后凡

有天象变化，你应该尽量说出，都像这样，不要以前事作为惩诫。”皇上曾经对傅奕说：“佛作为一种宗教，玄妙可以师法，您为什么单单不省悟他的道理？”回答说：“佛教就是胡族人中狡黠的，在他们的土地上欺诳炫耀。中国邪僻的人，掠取老、庄虚玄言谈，再用妖言幻语加以粉饰，用来欺骗愚昧庸俗的人，对于民众无益，对于国家有害，臣不是不省悟，而是鄙视不研习。”皇上颇以为然。

16 皇上以很多官吏枉法受贿为忧患，秘密派左右的人试探着贿赂他们。有个司门令史接受一匹绢绸，皇上想把他杀掉，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作为官吏接受贿赂，罪大确实应当处死，只是陛下派人送给他而接受的，就是陷害人去触犯法律，这恐怕不是所谓‘用道来引导他们，用礼仪来约束他们。’”皇上高兴，召来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告诉他们说：“裴矩能够当作众官员极力诤谏，不为我的情面而屈从，倘若每件事都能这样，还忧虑什么国家不能够大治！”

臣司马光认为：古人有句话说：君主清明，臣下正直。裴矩对隋朝奸佞却对唐朝忠贞，不是他的生性有了变化；君主厌恶听到他的过失，那么忠贞就变化为奸佞，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那么奸佞就变化为忠贞。由此可知君主如日测日影的表，臣子如同日影，表一动影子就跟随移动了。

17 这年，进升皇子长沙郡王李恪为汉王，宜阳郡王李祐为楚王。

18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有旧的仇隙，更迭相互攻击。皇上派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前往晓谕皇上的旨意，三国都上表致谢，奏请恕罪。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1]

贞观元年[2]

1 春，正月，乙酉，改元。

2 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陈乐》[3]，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3 己亥，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4]，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4 上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宽绞刑五十条为断右趾，上犹嫌其惨，曰："肉刑废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改为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诏从之。

5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5]，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6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御史大夫杜淹奏"诸司文案恐有稽失,请令御史就司检校。"上以问封德彝,对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果有愆违,御史自应纠举;若遍历诸司,搜摘疵颣[6],太为烦碎。"淹默然。上问淹:"何故不复论执?"对曰:"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上悦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

7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事觉,上曰:"顺德果能有益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犹惜其有功,不之罪,但于殿庭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8 辛丑,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7]。

艺之初入朝也,恃功骄倨,秦王左右至其营,艺无故殴之。上皇怒,收艺系狱,既而释之。上即位,艺内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谓艺曰:"王贵色已发!"劝之反。艺乃诈称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幽州,幽州治中赵慈皓驰出谒之,艺入据幽州。诏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为行军总管以讨之。赵慈皓闻官军将至,密与统军杨岌图之,事泄,艺囚慈皓。岌在城外觉变,勒兵攻之,艺众溃,弃妻子,将奔突厥。至乌氏[8],左右斩之,传首长安。弟寿,为利州都督,亦坐诛。

9 初,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

倍于开皇、大业之间。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

【注释】

①太宗：姓李，讳世民（公元599～649年），唐朝皇帝，李渊次子，公元627～649年在位。反隋，消灭割据势力，成为统一战争的主帅，战功卓著。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迫使李渊传位。即位后，善于治国，史称"贞观之治"。死后，初谥文皇帝，庙号太宗。咸亨五年，追谥太宗文武圣皇帝。天宝八载，追尊太宗文武大圣皇帝。十三载，又加尊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②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

③《秦王破陈乐》：乐曲名。《新唐书·礼乐志·十一》记载，为太宗做秦王时，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此乐曲。

④入阁：唐西内太极殿为朔望受朝之所，东西有二上阁，西阁门可入北转至两仪殿，则日常朝见所，由阁门入至两仪殿朝见叫入阁。

⑤兵部郎中：掌判帐及天下武官之阶品、卫府之名数。

⑥搜擿（tī 剔）瘢颣（lèi 擂）：搜挑毛病。瘢，小毛病；颣，丝上的小结。都引申为毛病、过失。

⑦天节将军：宣州道置军为天节将，置将军一人，故称。

⑧乌氏：县名，治今宁夏固原县东南。

【译文】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

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

1 春，正月初一，改年号为贞观元年。

2 初三，皇上宴召群臣，演奏《秦王破陈乐》，皇上说："我昔日受到委任专门征伐，于是民间才有这首乐曲，虽然不是文德那种仪容

温和闲雅，然而建国的功业由此而成功，不敢忘掉根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明威武平定海内，文德怎能与之比拟。”皇上说：“平定叛乱用武力，保守国家成业用文才，文武的应用，各随需要用它的时候。你说文赶不上武，这话错了！”封德彝叩头谢罪。

3十五日，制令：“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及三品以上官员进入内阁殿廷商议政事，全部命令谏官随去，有失误就劝谏。”

4皇上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使绞刑五十条放宽，改为斩断右趾，皇上还嫌这种刑罚残忍，说：“肉刑废除已经很久了，应有种刑罚代替它。”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为增加服役流放，迁送三千里以外，居处劳作三年。下诏书命令听从他的意见。

5皇上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廉公平正直，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皇上因选拔人才多虚诈冒充资历门荫，下敕书命令自首，不自首的处以死刑。不久，有虚诈冒充事件被发觉的，皇上要杀掉他。戴胄上奏说：“根据法律应当流放。”皇上发怒说：“你想保守法律而使我失信吏民吗？”戴胄回答说：“敕令，是在一时的喜怒下产生的；法律，才是国家所布施大信于天下的根本。陛下恼怒选拔人才多虚诈现象，所以想杀他们，然而已知这样不行，再以法律明断，这就是忍下小忿而保存大信。”皇上说：“您能严肃执法，我还忧愁什么呢！”戴胄前后冒犯皇上的威严执行法律，奉对言如涌泉，皇上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因此天下没有冤狱。

6皇上令封德彝举荐贤能的人，长久没有举荐出。皇上诘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竭尽心力，只是在当今没有奇才罢了！”皇上说：“君子使用人才如同使用器物，各取他的长处，古代达到国家大治的，难道从别的时代借用贤才吗？只能责怪自己不了解人才，怎么可以诬辱一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惭愧地退出。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各部门文宗案卷，恐怕有耽误遗失，请求令御史到各有关部门检察核校。”皇上以此询问封德彝，封德彝回

答说："设官分职，各有所管。果真有违误过失，御史自然应当纠查检举，假若让御史遍经各部门，搜求挑剔毛病，实在是麻烦琐碎。"杜淹默不作声。皇上问杜淹道："什么缘故不再论辩争执？"杜淹回答说："天下的事务，应当尽力做到公正，正确的就听从采纳，德彝所讲的，真得大体，我实在心悦诚服，不敢非议。"皇上高兴地说："公等各自能够这样，我还忧虑什么！"

7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赠送的绢帛，事情被发觉，皇上说："长孙顺德果真能够对国家有益，我与他共有府库资财罢了，何必贪图财利到这个地步呢！"仍爱惜他有功劳，不治他的罪，却在殿庭上赐予他绢帛数十匹。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枉法接受财物，罪恶不能赦免，为什么还赐给他绢帛？"皇上说："他有人性的话，得到绢帛的耻辱，比受到刑罚还要厉害，如果不知惭愧，只是一只禽兽罢了，杀掉他有什么益处！"

8 十七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州反叛。

李艺当初进入朝廷，依仗功劳骄傲自大，秦王左右的人到他的军营，李艺无故殴打他们。太上皇发怒，收押李艺绑缚到监狱里，不久又释放了他。皇上即位，李艺内心不安。曹州妖巫李五戒对李艺说："郡王富贵的神色已显现！"劝他造反。李艺就假称奉行密敕，勒令军队入朝。于是，领兵来到幽州，幽州治中赵慈皓驰马出城谒见他，李艺进入州城，占据了幽州。下诏书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做行军总管来讨伐李艺。赵慈皓听到官兵将要到来，暗中与统军杨岌图谋李艺，事泄，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岌在城外发觉城内有变故，带兵攻城，李艺的兵众溃散，抛弃妻子儿女，将要逃奔到突厥。逃到乌氏，被他左右的人斩杀，把他的首级传递到了长安。他的弟弟李寿，任利州都督，也因此被杀。

9 当初，隋朝末年丧亡变乱，豪杰并起，拥有兵众，占据土地，各自称雄为长。唐朝兴起，相互率领前来归附，太上皇为他们分割设置州县来宠贵食禄他们。因此州县的数目，比开皇、大业年间多一

倍。皇上认为民众少而官吏多,考虑改革这种弊端。二月,命令大加省并,依山川地理形势的便利,分为十道:一称关内,二称河南,三称河东,四称河北,五称山南,六称陇右,七称淮南,八称江南,九称剑南,十称岭南。

10 三月,癸巳,皇后帅内外命妇亲蚕[①]。

11 闰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12 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曏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13 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性粗暴,左右百余人,皆无赖子弟,侵暴百姓;又与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异志,上遣中书令宇文士及驰驿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惧,谋劫幼良入北虏,又欲杀士及据有河西[②]。复有告其谋者,夏,四月,癸巳,赐幼良死。

14 五月,苑君璋帅众来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马邑,杀高满政,退保恒安[③]。其众皆中国人,多弃君璋来降。君璋惧,亦降,请捍北边以赎罪,上皇许之。君璋请约契,上皇使雁门人元普赐之金券[④]。颉利可汗复遣人招之,君璋犹豫未决,恒安人郭子威说君璋以"恒安地险城坚,突厥方强,且

当倚之以观变，未可束手于人。”君璋乃执元普送突厥，复与之合，数与突厥入寇。至是，见颉利政乱，知其不足恃，遂帅众来降。上以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15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16 六月，辛巳，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薨[5]。

17 壬辰，复以太子少师萧瑀为左仆射。

18 戊申，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瑀谢不及。

19 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

20 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欲用为宰相者数矣[6]。文德皇后固请曰：“妾备位椒房[7]，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吕、霍、上官[8]，可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听，卒用之。

21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国人始不

悦。颉利又好信任诸胡而疏突厥，胡人贪冒，多反覆，兵革岁动；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请击之，上以问萧瑀、长孙无忌曰："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击之，则新与之盟；不击，恐失机会；如何而可？"瑀请击之。无忌对曰："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上乃止。

22 上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上以为然，于是始有封建之议。

23 黄门侍郎王珪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寝而不言。上闻之，八月，戊戌，出士廉为安州大都督[1]。

【注释】

①内外命妇：受命封号的妇女。唐分内外命妇，内指宫内女官，自贵妃至侍中；外指宫外王、嗣王、郡王之母、妻为妃，封号有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乡君。　亲蚕：唐制：皇后以季春吉巳享祀先蚕之神，遂亲采桑饲蚕。

②河西：唐方镇名，治凉州，今在甘肃武威县。

③恒安：镇名。在今山西大同市附近。

④金券：金制券契，一种契约凭证。

⑤密明公：为封德彝谥号。《通法》：思虑果远曰明。

⑥"无忌与士"句：布衣交，穿布衣作平民时就有交友之情；外戚，为长孙皇后兄长；佐命功，主要指参与"玄武门之变"；宰相，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之职。又因太宗做过尚书令，避讳，由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无忌以仆射执国政。

⑦椒房：原为汉皇后所居宫殿，以椒泥涂壁，取温、香、多子之义，后用为指代后妃。

⑧吕、霍、上官：即汉高祖皇后吕雉、宣帝皇后霍氏、昭帝皇后上官氏，皆

父党干政，最后招致灭族之灾。

⑨安州：治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县东南。

【译文】

10 三月初十，皇后率领内、外命妇亲自祭祀蚕神并采桑养蚕。

11 闰三月初一，出现日食。

12 二十日，皇上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少年时爱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良弓，自认为好到无以复加了，最近拿它展示给做弓的工匠看，结果他说：'都不是好材料做的'。我问他什么缘故，工匠说：'弓箭本心不直，纹路脉理就不直，弓虽然强劲有力却发射出去的箭不直。'我才醒悟从前对弓箭好坏的辨别不精确。我用弓箭来平定四方，识别弓箭还不能达到穷尽地步，更何况对天下的事务，难道能够完全了解吗！"于是，命令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在中书内宿值宿，数次引见，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询问他们。

13 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粗暴，左右一百多人，都是无赖子弟，侵扰暴虐百姓，又与羌人、胡人互相贸易。有人告李幼良怀有异心，皇上派遣中书令宇文士及驱驰驿传车马前去代替他，并且按察这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图谋劫持李幼良进入北边胡虏之地，又想杀掉宇文士及据有河西的土地。再次有人将他的图谋上告，夏，四月十二日，赐李幼良自杀而死。

14 五月，苑君璋率领兵众前来投降。当初，苑君璋领着突厥攻陷了马邑，杀死高满政，退兵保守恒安。他的兵众都是中国人，很多人抛弃苑君璋前来投降。苑君璋恐惧，也前来投降，请求捍卫北边的边境来赎罪，太上皇允许了他的请求。

苑君璋请求订契约，太上皇派雁门人元普去赐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再次派遣人来招诱他，苑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说服苑君璋以"恒安地势险要城池坚固，突厥正强大，应当依仗这一点来观察时局变化，不能让别人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苑君璋就捉住元

普押送到突厥,再次与突厥联合,数次与突厥入境侵犯。到这时见颉利可汗的政局混乱,知道他不足以作为依靠,于是率领军队前来投降。皇上任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15 有个上书请求除去佞臣的人,皇上问道:"佞臣是谁?"回答道:"臣身居草野水泽卑微之处,不能的的确确了解他的为人,希望陛下与群臣谈话,有时佯装发怒来试探他们,那些坚持理由不屈服的,就是正直的臣子;畏惧威严而顺从旨意的,就是奸佞的臣子了。"皇上说:"君主,是源头;臣子,是水流;使那源头混浊而要求得那水流清澈,是不可能的了。君主自己做假,凭什么责求臣下正直呢!我正用极诚实的心来治理天下,见到前代帝王爱好使用权变谲诈小术对待他的臣下,常常私下认为是种可耻的行为。你的计策虽然好,但我不能采纳使用。"

16 六月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17 十二日,再次任命太子少师萧瑀为左仆射。

18 二十八日,皇上与侍奉大臣议论周朝、秦朝政治的长短得失,萧瑀回答说:"纣王大逆不道,周武王征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灭掉它们。得到天下虽然相同,人心的归向却不同。"皇上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更加崇尚伪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所不同的地方。大概取得天下有时可以背逆仁义使用暴力得到,守住天下不可以不顺乎仁义的缘故。"萧瑀谢罪,认为自己的见识赶不上皇上。

19 山东大旱,诏令所在当地官吏赈济抚恤民众,但不超出今年交纳租税。

20 秋,七月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做右仆射。长孙无忌与皇上在身为平民时就有交情,加上因外戚(长孙皇后兄长)关系,又有佐助皇上诛建成、元吉而即帝位的功劳,皇上以心腹委任他,他所受到的礼遇在群臣属中没有赶得上他的,想用他做宰相已数次了。文德皇后坚决地请求说:"我身备皇后的位置,家族的富贵宠幸

到顶了，实在不情愿兄弟再执掌国政。因为吕后、霍后、上官夫人，都可作为刻骨的鉴戒，望陛下矜怜明察！”皇上不听从，最后任用长孙无忌做宰相。

21 起初，突厥人性情淳朴敦厚，政治法令质朴简略。颉利可汗得到华人赵德言，委任使用他。赵德言专用他的权力，擅作威福，大量变更旧的习俗，政治法令烦琐苛刻，突厥人开始不满意。颉利可汗又喜欢信任诸胡而疏远突厥，胡人生性贪婪，多反复无常，战争连年不断；碰上天下大雪，雪深数尺，各种牲畜大多数死掉，连年发生饥荒，民众都受冻挨饿。颉利可汗用度不能供给，对诸部加重赋敛，因此内外离心离德，怨恨不已，各部落多数叛变，军队逐渐衰弱。商议政事的人多请求出兵攻击他，皇上因此询问萧瑀、长孙无忌说：“颉利可汗君臣昏庸暴虐，危机灭亡可以说是必定的了。如今攻击他，却新近和他订立了盟约；不出兵攻击他，又恐怕失去机会；怎么办才可以呢？”萧瑀请求攻击他。长孙无忌回答说：“敌人没有侵犯边塞而放弃信义，烦劳士民，不是称王者的师旅。”皇上才停止出兵攻击。

22 皇上拿享有国家长久的策略向公卿询问，萧瑀说：“夏、商、周封土建邦而享有国家长久，秦朝孤立专制而迅速灭亡。”皇上认为是这样的，于是，才有封土建邦的动议。

23 黄门侍郎王珪有秘密表奏，请侍中高士廉附带，高士廉搁置不向上奏言。皇上听说这件事，八月十九日，把高士廉调出京师去做安州大都督。

24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25 辛酉，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监[1]，御史大夫杜淹

参豫朝政[2]。他官参豫政事自此始。

淹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3]，上问其行能，对曰："炀帝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4]，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时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

26 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谋叛，道死。

君廓在州，骄纵多不法，征入朝。长史李玄道，房玄龄从甥也，凭君廓附书。君廓私发之，不识草书，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5]，杀驿吏而逃，将奔突厥，为野人所杀。

27 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迭相攻击，久未入朝，诸州奏称盎反，前后以十数；上命将军蔺謩等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征谏曰："中国初定，岭南瘴疠险远[6]，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状未成，未宜动众。"上曰："告者道路不绝，何云反状未成？"对曰："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今告者已数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镇抚，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上乃罢兵。冬，十月，乙酉，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慰谕之，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上曰："魏征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

十万之师，不可不赏。”赐征绢五百匹。

28 十二月，壬午，左仆射萧瑀坐事免。

29 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谋反[7]，伏诛。

孝常因入朝，留京师，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符命[8]，谋以宿卫兵作乱。安业，皇后之异母兄也，嗜酒无赖；父晟卒，弟无忌及后并幼，安业斥还舅氏[9]。及上即位，后不以旧怨为意，恩礼甚厚。及反事觉，后涕泣为之固请曰：“安业罪诚当万死。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极刑，人必谓妾所为，恐亦为圣朝之累。”由是得减死，流雟州。

30 或告右丞魏征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征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征，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征入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征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10]，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逢、比干[11]，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悦，赐绢五百匹。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12]，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

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

31 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上谓之曰：“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注释】

①殿中监：官名。掌管帝王食、药、衣、舍、乘、辇的御用官。

②参豫朝政：参与朝廷大政。此多为宰相职事，故有下文“他官参豫政事自此始。”

③刑部员外郎：官名。掌法律、按察、判决。

④吏部主事：不在吏部正规职官的雇员，主管具体事务。

⑤渭南：县名。治今陕西渭南县东南。

⑥瘴疠：温热地带流行的一种恶性疟疾之类的传染病。

⑦利州：治今四川广元县。

⑧符命：符应天命。古代谓天赐祥瑞与人君，以为受命的凭证。即借自然天象或其他，以兆人事，认为天帝赐命，或符合天命。

⑨舅氏：即高士廉为长孙无忌、长孙皇后的舅氏。

⑩稷、契、皋陶：稷，后稷，周的始祖，舜时为农官，善耕稼，历来祀为稷神；契，商的始祖，曾任舜的司徒，掌管教化；皋陶，传说东夷族首领之一，曾任舜的掌刑法的官，禹时继续重用。

⑪龙逢、比干：龙逢，为夏桀王的大夫，直言敢谏。桀作酒池，淫湎放荡，荒于政事，他极力抗辩劝阻，被囚禁杀害；比干，殷纣王之叔，官至少师。纣淫虐无度，国势危殆，他以死力谏，被纣杀死剖腹验心。

⑫愎谏自贤：任性执拗，一意孤行，不听劝谏，自以为贤能。

【译文】

24 九月初一，出现日食现象。

25 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被罢除旧官，新任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与朝廷大政。其他官员参与朝廷大政事务从此开始。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郎怀道，皇上询问他的品行才能，回答说："隋炀帝将要幸临江都，召集文武百官询问去还是留的计策，怀道是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个人说不可以去江都。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皇上说："你称道怀道是对的，为什么自己不正面劝谏？"回答说："我当时没身居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不会听从，白白送死，没有益处。"皇上说："你知道隋炀帝不听规劝，为什么身居他的朝廷之上？既然已身居他的朝廷，又为什么不去劝谏？你在隋朝做官，也许可以说地位卑下；后来在王世充处当官，位尊名显了，为什么也不劝谏？"回答说："我在王世充处不是不劝谏，只是不听从劝谏罢了。"皇上说："王世充若贤明而采纳劝谏，就不应该亡国；若暴虐而拒绝劝谏，你怎么能够免除灾祸？"杜淹不能回答。皇上说："今天可以说是尊贵信任了，可以行谏吗？"回答说："甘愿竭尽死力劝谏。"皇上微笑。

26 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图谋反叛，反叛途中被杀死。

王君廓在幽州，骄横恣肆，多干非法勾当，征召进入朝廷。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叔伯姊妹的儿子，托付王君廓捎封书信。王君廓私自拆开书信，因不认识草书，而怀疑他告自己的罪状；行走到渭南县，杀死驿传吏卒逃跑，将要投奔突厥，被村野之人杀死。

27 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轮番相互攻击，长久未能入京朝见，各州上奏声称冯盎造反，前后以数十人次计算。皇上命令将军蔺謇等人发动长江、南岭数十州的军队进行讨伐。魏征劝谏说："中原初步平定，南岭又有瘴气，路途险远，不可以停宿大军。况且冯盎反叛情状未能成立，不应兴师动众。"皇上说："告状的人在道路上络绎不绝，怎么说反叛情状不能成立？"回答说："冯盎若反叛，必定分兵占据险要之地，攻取掠夺州县。如今告状的已经数年，而军队没有出其管辖境地，这标志着没有反叛是很清楚的了。诸州已怀疑他造反，陛下又不派遣使臣坐镇抚慰，他害怕被处死，故不敢入京朝拜。若派遣可信任的使臣明极诚心意向他表示，他高兴免除祸灾，可不

烦劳军队而使之宾服。”皇上于是罢除军队。冬，十月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手执旌节慰问晓谕他，冯盎派他的儿子智戴随着使者入京朝拜。皇上说：“魏征使我派出一个使节，于是岭南安定，胜过十万的雄师，不能不奖赏。”赏赐魏征丝绢五百匹。

28 十二月初四，左仆射萧瑀因事犯罪，被免除官职。

29 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人图谋反叛，伏罪被杀。

李孝常因入朝，留在京师，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他的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相谈说符箓命数，阴谋以宿卫的军队作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异母兄长，是个嗜酒无赖之徒；父亲长孙晟去世，弟弟长孙无忌及皇后都年幼，安业排斥他们，把他们赶回舅舅高士廉那里。到皇上即皇位，皇后不把旧怨恨放在心上，恩宠礼遇很厚。到反叛的事情被发觉，皇后哭泣着替他向皇上坚决地请求说：“安业获罪，实在罪该万死。然而他对妾不仁慈，天下人都知道，如今用极刑处置他，人们必定说是我报复他，恐怕圣明的朝廷也受到牵累。”因此，得以减免死罪，流放到巂州。

30 有人告右丞魏征偏袒他的亲戚，皇上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按察此事，结果没有这个事状。温彦博对皇上说：“魏征做事不存留形迹，远远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没有私念，也有应指责的地方。”皇上命令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从今做事应存留形迹。”有一天，魏征进见，对皇上说：“我听说君主、臣子同是一体，应相互竭尽忠心；假若君臣上下，都存留形迹，那么国家的兴隆衰败还未可知晓，我不敢奉行诏命。”皇上惊愕地说：“我对这件事已后悔了。”魏征再次拜谢道：“我很幸运能够为陛下奉命做事，甘愿使我做个贤良的臣子，不做忠烈的臣子。”皇上说：“忠、良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后稷、契、皋陶时，君臣协同一心，共享尊贵荣华，是所说的良臣。龙逢、比干，当面折服君主，在廷上激烈争议，结果自身被诛杀，国家被灭亡，是所说的忠臣。”皇上喜悦，赏赐魏征绢五百匹。

皇上的神态风采英武刚毅，群臣进宫拜见的，都因敬畏举措失

常，皇上了解到这一点，每次见到人臣奏事，都对他们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谏之言。曾对公卿们说："人要自己看到他的形貌，必定借助明镜；君主要知道他的过失，必然要善待忠臣。假若哪个君主一意孤行，不听规劝，自以为贤能，他的臣子阿谀奉承，顺从他的旨意，君主已失掉国家，臣子难道能够单独保全？像虞世基等人，谄谀事奉隋炀帝来保全富贵，隋炀帝已被杀，虞世基等人也被诛杀。你们应用这作为鉴戒，事情有得失，应不惜一切，畅所欲言！"

31 有人上奏说，秦府旧兵，应全部晋升为武官职务，追加调入宫禁值宿守卫。皇上对他说："我以天下为家，职官只给贤能的，难道旧兵之外就都没有可信任的了吗？你的这个意见，不能让我的威德广披天下。"

32 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因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33 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1]。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

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2]！”

34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征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35 青州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诏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师覆按之[3]。仁师至，悉脱去杻械[4]，与饮食汤沐，宽慰之，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还报，敕使将往决之[5]。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6]：“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7]，未肯甘心，深为足下忧之。”仁师曰：“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8]，知其冤而不为伸邪！万一阁短[9]，误有所纵，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伏伽惭而退。及敕使至，更讯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无枉滥[10]，请速就死。”无一人异辞者。

36 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11]，行则警跸[12]，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安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13]，臣窃为陛下不取。”上悦。未几，以伏伽为谏议大夫。

37 隋世选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罢，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观城刘林甫奏四时听选[14]，随阙注拟，人以为便。

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15]。至是尽省之，勒赴省选，集者七千余人，林甫随才铨叙[16]，各得其所，时人称之。诏以关中米贵，始分人于洛州选。

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38 隋秘书监普陵刘子翼[17]，有学行，性刚直，朋友有过，常面责之。李百药常称："刘四虽复骂人[18]，人终不恨。"是岁，有诏征之，辞以母老，不至。

【注释】

①"国家本置中书、门下"句：唐制，凡诏旨敕命，玺书册命，皆中书舍人起草进书，既下，则署行而过门下省，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

②雷同：不当相同而相同。《礼·曲礼上》："毋剿说，毋雷同。"注："雷之声发，物无不同时应者。人之言当各由己，不当然也。"

③殿中侍御史：官名。曹魏时，兰台谒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奸非，遂称；唐从七品下，掌朝廷供奉之仪式。　安喜：县名。治今河北定县。　覆按：也作"复案"。反复按验。

④杻(chǒu 丑)械：手铐脚镣。在手曰杻，在脚曰械。

⑤敕使：亲奉皇帝诏令的使者。

⑥大理少卿：即大理寺少卿，为隋唐最高司法官。

⑦徒侣：罪徒伙伴。

⑧规：规划，图谋。

⑨阔短：昏昧出现短处、差错。

⑩枉滥：枉法越轨。

⑪九门：指宫廷。因宫廷禁卫，门户重重；九门，九重门，九为概数，泛指宫廷深邃，门户众多。

⑫警跸：指皇帝尊严，出警入跸，出入必警戒，清除道路闲杂人员，保证安

全。

⑬仪刑：犹言法式，作为楷模。

⑭观城：县名。治今河南清丰县南。

⑮赤牒：空白的牒书，即空白信。

⑯铨叙：根据官吏的资绩，确定其升降等级。

⑰晋陵：县名。治今江苏常州市。

⑱刘四：刘子翼排行第四，唐人多以第行相呼。

【译文】

32 皇上对公卿们说："从前夏禹凿山治水而民众没有诽谤怨恨的，是与民众利益相同的缘故。秦始皇营建宫室而民众有怨恨叛离的，是因为损害民众而只顾自己利益的缘故。奢侈华丽珍贵奇异，本来是人所欲望的，假若纵情追求不停息，那么危机灭亡立刻到来。我本想营建一座殿宇，材料用度都已具备，以秦为鉴戒而中止。王公及以下官员，应体会我这个意思。"因此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服不穿锦绣的，公家私人富足充裕。

33 皇上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国家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来相互检核察验，中书省草书诏书敕令有的有差错过失，那么门下省就应当进行涂改纠驳指正。人们内心所有的见解，相互有所不同，假若论证辩难往返，务必追求极为妥当，舍弃自己的见解服从别人的见解，也还有什么伤害呢！近来有的人袒护自己的短处，于是形成了怨恨仇隙，有的姑且避开私人恩怨，明知不对也不驳正，顺从一个人的脸色情绪，为兆民种下很深重的祸患，这就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的时代，内外各官员，务必相互顺从，在这个时候，都自称有才智，灾祸到不了他身上。等到天下大乱，国与家两败俱丧，虽然其间有万一得到免除灾祸的，也被当时的舆论所斥责，恶名终古也不能磨掉。你们每个都应当徇公忘私，不要与上面相同！"

34 皇上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域一个做买卖的胡人得到美丽的宝珠，剖开身子把它藏起来，有这回事吗？"侍臣回答说："有这回

事。"皇上又说："人们都知道他爱惜宝珠而不爱惜他的身体。官吏接受贿赂抗拒法令，与帝王穷奢极欲而亡国的，与那个可笑的胡商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魏征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健忘的人，迁徙住宅却忘掉了他的妻子。'孔子说：'有比这更严重的，桀、纣却忘掉了他们自身。'也如同这样。"皇上说："对。我与您们应同心协力，相辅相成，差不多可以不会被他人耻笑了！"

35 青州有谋反的，州县官员逮捕连及其同案党徒，被收押的人塞满了监狱，下诏书命殿中侍御史安喜县人崔仁师重新按验查证落实。崔仁师到了青州，全部解去他们的刑具，给他们饮食、热水洗澡，宽慰他们，只有他们中间的罪魁祸首十余人获罪，其余全部释放。复按结果回去报告朝廷，朝廷敕命之使将要前往决案。大理寺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你平反的人很多，人之常情谁不贪图生存，恐怕见到罪徒伙伴得到免罪，不肯甘心，很替你担忧。"崔仁师说："凡治理刑狱案件，应当以公平宽恕为根本，怎么可以自己打主意免除罪责，知道他冤屈而不替他伸冤呢！万一情况不明出了差错，有所误放，用一身换取十个囚犯之死，也是我所甘愿的。"孙伏伽惭愧地退去。等到朝廷敕命之使到青州，再次审讯各位囚犯，都说："崔公仁师审案公平宽恕，事情的处理没有枉法越轨，请求迅速就处死刑。"没有一个人有不同供词的。

36 皇上爱好骑马射箭，孙伏伽规劝，认为："天子居住深宫，禁卫重重；外出要出警入跸，以防不测，不是想随意显示尊贵威严，而是替社稷生民着想。陛下好跑马射的来使亲近的臣子娱乐欢悦，这是少年当诸王时所作所为的事，不是今日当天子所为的事业。这既不是用来安养圣上身体的事，又不是用来作为后代楷模的事，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可取。"皇上高兴。没多久，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37 隋代选拔人材，每年十一月份集中在京城选拔，到次年的春天结束，人们嫌期限短促。到这时，吏部侍郎观城县人刘林甫上奏请求一年四季听凭选拔，随时空阙，吏部可注入簿册拟定任用，人

们认为很方便。

唐朝初年，士大夫经丧乱流离之后，不乐意出仕进取，官员人数不充足。尚书省符令下达到各州差人赴京应选，各州府及朝廷的诏使多用空白牒文，即未经铨司注拟的人补官。到此时尽量减少人数，勒令他们到尚书省候选，集中的七千多人，刘林甫根据他们的才能资绩，确定他们的职官等级，各得其所，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诏命因关中的米贵，才分一部分人到洛州去候选。

皇上对房玄龄说："任用官在于得到人才，不在于人员多。"命令房玄龄合并裁省人数，留任文武百官，共总六百四十三员。

38 隋朝秘书监晋陵县人刘子翼，有学识品行，性情刚直，朋友有过错，常常当面批评他。李百药经常称赞："刘四虽然总是骂人，人们却始终不恨。"这年，有诏书征召他，他以母亲年老推辞，没到任。

39 鄜令裴仁轨私役门夫[1]，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祐谏曰[2]："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祐为侍御史。

40 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3]："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预议。

41 初，突厥既强，敕勒诸部分散[4]，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碛北[5]，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薛延陀于诸部为最强。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方强，敕勒诸部皆臣之。曷萨那征税无度，诸部皆怨。曷萨那诛其渠帅百余人，敕勒相帅叛之，共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匮可汗兵复振，薛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

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6]，东属始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钵之孙夷南帅部落七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帅叛之。颉利遣其兄子欲谷设将十万骑讨之，回纥酋长菩萨将五千骑，与战于马鬣山，大破之。欲谷设走，菩萨追至天山[7]，部众多为所虏，回纥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设[8]，颉利不能制。

颉利益衰，国人离散。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颉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扬言会猎，实设备焉。鸿胪卿郑元琦使突厥还[9]，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10]，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迎公主。颉利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迎唐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过。"统叶护患之，未成婚。

【注释】

①鄃(shū 输):县名。治今山东夏津县。

②侍御史:官名。唐制,侍御史,从六品下,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侍御史高于殿中侍御史。

③义丰:县名。治今河北安国县。

④敕勒: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名。也称"铁勒"。其先为匈奴,南北朝时为突厥所并。其习多乘高轮车,北魏时也称高车部。

⑤碛北:即漠北,在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

⑥郁督军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杭爱山的东支。

⑦天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杭爱山脉。

⑧四设:突厥号典兵者为设;四设,四部帅之典兵者。

⑨鸿胪卿:官名。唐掌宾客及凶仪之事的官。

⑩高平王道立来:事见高祖武德八年,奉命出使西突厥,故有此来。

【译文】

39 鄃县县令裴仁轨私下使用守门人服役,皇上发怒,想斩杀他。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祐规劝说:"法律,是陛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不是陛下所单独占有的。如今,裴仁轨犯了轻微的罪过就处以极刑,我恐怕使人们无所措手脚。"皇上很高兴,免除裴仁轨死罪,进升李乾祐做侍御史。

40 皇上曾经谈到关中、山东人,心意有所不同。殿中侍御史义丰县人张行成跪着上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应该有东西人的差别;恐怕给人显示出狭隘之心。"皇上认为他的话说得好,丰厚地赏赐他。从此,每有重大政事,常常使他参与议论。

41 当初,突厥已经强盛,敕勒各部族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个部族,都居住在漠北,风俗大体与突厥相同;薛延陀在各部族中是最强盛的。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正强盛,敕勒各部族都对他称臣。曷萨那可

汗征收赋税没有限度，各部族都怨恨。曷萨那可汗诛杀他们的首领一百多人，敕勒各部族相率叛离，共同推举契苾哥楞做易勿真莫贺可汗，居住在贪于山以北。又推举薛延陀乙失钵做也咥小可汗，居住在燕末山以北。到射匮可汗时再次振兴，薛延陀、契苾二部族一并除去可汗称号来向他称臣。

回纥等六个部族居住郁督军山的，向东隶属于始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微，乙失钵之孙夷男率领部落七万多家，归附颉利可汗。颉利可汗政局混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率叛离。颉利可汗派他兄长的儿子欲谷设率领十万骑兵讨伐，回纥酋长菩萨率领五千骑兵在马鬣山和他交战，被打得大败，欲谷设逃跑，菩萨追赶到天山，所部兵众多数俘虏，回纥由此大为振兴。薛延陀又打败他的四个部帅的军队，颉利可汗不能控制。

颉利可汗更加衰败，国中人民离去散亡。适逢天下大雪，平地积雪数尺深，羊马多数冻死，民众大为饥荒，颉利恐怕唐趁着他的困弊，领兵进入朔州边境上，扬言会聚打猎，实际在这里设置防备。鸿胪卿郑元琦出使突厥回还，对皇上言道："戎狄的兴盛与衰败，专门以羊马的多少为占候的标准。如今突厥人民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亡国的征兆，为时不过三年了。"皇上认为他说的话是对的。群臣劝说皇上乘机攻击突厥，皇上说："刚和人家订立盟约却去背弃盟约，是不守信义；利用别人的灾难，是不讲仁道；乘人之危来取胜，是不算英武的。纵使其他种族部落全部叛变，六畜没有剩余，我始终不去攻击，必须等到他们有罪过，然后去讨伐他。"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前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来迎接唐朝的公主。颉利可汗不想让中国与他和亲，数次派兵入境侵犯，又派人对统叶护可汗说："你迎娶唐朝的公主，必须从我们国中经过。"统叶护可汗为此担忧，结果没有成婚。

二 年

1 春,正月,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皇后又力为之请,上才许之,以为开府仪同三司[①]。

2 置六司侍郎[②],副六尚书;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③]。

3 癸丑,吐谷浑寇岷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

4 丁巳,徙汉王恪为蜀王,卫王泰为越王,楚王祐为燕王。

5 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④];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⑤];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⑥];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⑦]。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6 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征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

如始，则善矣。”

7 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审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8]！又高颎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颎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8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9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9]，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善果虽复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10]”

10 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义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

11 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瘗。[11]”

12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霫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多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

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69]，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70]，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71]，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图之，旻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旻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

【注释】

①开府仪同三司：唐宋以之为文散官第一阶。开建府署，辟置僚属，礼仪如同三司，不带职官，亦与朝参禄俸。

②六司侍郎：即隶属尚书省的吏、户、礼、兵、刑、工的六部侍郎。唐虽州县设有六司，但没此官称；侍郎为各部长官之副。

③左右司郎中：唐尚书省仆射下左右丞下属官。左丞领吏、户、礼十二司，右丞领兵、刑、工十二司，左、右司郎中各掌副司事，任监督稽核之职。

④"昔尧"句：《尚书·吕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清问"，讯问；"辞于苗"，对苗有怨辞。此为兼听实例。

⑤望夷之祸：在望夷宫的灾祸。言秦二世胡亥在位，偏信赵高，导致赵高派其婿在望夷宫威逼他自杀的灾祸。

⑥台城之辱：南朝梁武帝萧衍，偏信朱异，接受反复无常的北魏大将侯景归降，导致侯景围攻他，在台城饥病而死。

⑦彭城阁之变：陈炀帝刚愎自用，偏信瞒上欺下的虞世基，导致宇文化及兵变，威逼自杀于彭城阁。

⑧"昔诸葛亮"句：事见《通鉴》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龙二年。廖立、李严，因职位游散，怨谤无已，被废徙南夷，但诸葛亮死，而立垂泪，严痛死。言亮至公。

⑨大辟：死罪，处死刑法。

⑩朝堂：唐皇宫太极宫承天门左右有东西朝堂。

⑪瘞(yì 义)：埋葬。

⑫为兄弟：结为兄弟。事见上卷高祖武德七年。

⑬有盟：有盟约。事见上卷武德九年，渭桥之盟。

⑭契丹：我国古民族名。为东胡族的一支，居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以游牧为生。北魏时自号契丹。

【译文】

(贞观)二年(戊子，公元 628 年)

1 春，正月初三，右仆射长孙无忌罢免了职官。当时有人秘密上表奏称长孙无忌权位宠幸过盛，皇上拿秘密奏表展示给他，说："我对你很清楚没有怀疑，若各自胸怀所听到的话而不明言，那君臣的

心思就有不相沟通的了。”又召集文武百官对他们说:“我的各个儿子都幼小,对无忌看作如同儿子,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得了的。”长孙无忌自己害怕权宠过盛,积怨满盈,坚决请求让贤逊位,皇后又极力替他请求,皇上才允许他,把他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

2 设置六司侍郎,为六部尚书的副职,并且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3 初五,吐谷浑侵犯岷州,都督李道彦打跑了他们。

4 初九时,调迁汉王李恪做蜀王,卫王李泰做越王,楚王李祐做燕王。

5 皇上问魏征说:“人主怎么做才能明察,怎么做就昏暗?”回答说:“兼听多方意见才能明察,偏听一方意见导致昏暗。从前唐尧向下层民众讯问,所以有苗的罪恶能够使上面听到;舜眼目明察四面,耳聪通达八方,因此共工、鲧、驩兜不能蒙蔽,逃脱罪责。秦二世偏信赵高意见,而形成望夷宫被逼自杀的祸害;梁武帝偏信朱异意见,以至于得到台城被困饥病而死的耻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的意见,致使遭受在彭城阁被弑逆的变故。因此,人君兼听广纳多方意见,则亲贵的大臣无法阻塞言路,下情也能上达。”皇上说:“很好。”

皇上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允许赈济供给,却使百姓到山东谋食,等到末年,天下储藏蓄积的粮食可供给五十年。隋炀帝仗恃这富饶,奢侈心意没有满足,最终亡失了天下。只要仓廪的积蓄足以备凶年食用就够了,其余的有什么用处呢!”

6 二月,皇上对侍奉亲近的大臣说:“人们说天子极尊贵,没什么畏惧的。我就不是这样,上面畏惧皇天的监督降临,下面害怕群臣的瞻望仰视,兢兢业业,还恐怕上不符合天意,下没合乎人望。”魏征说:“这真是达到太平盛世的要领,甘愿陛下慎重对待到最后如同开始,就好了。”

7 皇上对房玄龄说:“为政之道,没有比极公正更重要的。从前诸

葛亮把廖立、李严放逐到南夷，诸葛亮死时，而廖立、李严都为他悲痛哭泣，还有悲痛死的(指李严)，不是极公正能够如此吗！又如高颎做隋朝的宰相，公平正直，能识治国之体要，隋朝的兴盛与衰亡，系在高颎的生存死亡上。我既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

8 三月，初一，出现日食。

9 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登载囚犯姓名的帐簿；皇上命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使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的官员及六部尚书审议，做到几乎没有冤狱滥刑。既而带领囚犯走过，到岐州刺史郑善果时，皇上对胡演说：“善果虽然再有罪，官的品秩不低，怎么可以使他与众囚犯站在一个队伍里呢！从今以后，三品以上官员犯罪，不须带领过来，可听凭他们在朝堂等候进止的命令。”

10 关内发生旱灾饥荒，民众许多卖掉儿子来接济衣食；二十二日，诏命拿出皇宫府库的金帛把他们赎出来，归还给他们的父母。二十一日，诏命因去年连绵大雨，今年又出现干旱、蝗虫灾害，大赦天下。诏书大略说：“若使年谷丰登，天下大治安定，移灾到朕身上，来保存万国，这是朕所甘心情愿的，不会吝惜。”恰逢所在干旱的地方下了大雨，民众大为欢悦。

11 夏，四月初三，诏命“隋朝末年兵荒马乱流离失散，由此饥馑，暴露骨骸满山遍野，使人怵目伤心，应使所在官府部门收拾埋葬。”

12 当初，突厥突利可汗在幽州北面建立树立牙旗的宫廷营帐，主管东边的部落，奚、霫等数十部大多叛离突厥前来投降。颉利可汗因他失去民众斥责他。到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颉利可汗派突利可汗讨伐，突利可汗军队又被打败，轻装骑马逃奔而回。颉利可汗发怒，把他拘留十多天，而且鞭打他，突利可汗由此产生怨恨，暗中想叛离颉利可汗。颉利可汗数次向突利可汗征兵，突利可汗不给，上表请求入京朝拜。皇上对侍奉大臣说：“从前突厥强盛时，控制弓弦的百万兵众，凭势侵凌华夏，因此，骄横恣肆而失去他

的民众。如今自动请求入京朝见，不是困顿穷途，肯这样吗？我听到这个消息，又欢喜又恐惧。为什么呢？突厥衰败边境上就安定了，因此欢喜。然而，我如果失了君主治国之道，他日也将会像突厥这样，能不恐惧吗？你们应当不惜苦苦劝谏，来辅助我的不周到之处。”

颉利可汗发动军队攻打突利可汗，十一日，突利可汗派遣使臣前来请求援救，皇上同大臣们谋划说：“我与突利可汗结拜成兄弟，他有急难不可不援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他订立有盟约，怎么办？”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不守信义，始终会背负盟约。如今不乘他变乱而夺取他，将来后悔来不及。夺取丧乱，凌侮危亡，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二十日，契丹酋长率领着他的部落前来投降。颉利可汗派遣使者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取契丹，皇上对使者说：“契丹与突厥不同种族，如今前来归附，为什么要索取他！师都是中国的人，盗窃我的土地，暴虐我的百姓，突厥接受而且庇护他，我兴兵讨伐，就来援救他，他像鱼在釜中游动，担心什么不被我所有！假使不能得到，也最终不用降顺归附的民众换取他。”

在此之前，皇上知道突厥政治混乱，不能庇护梁师都，用书信晓谕他，梁师都不听从。皇上派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图谋夺取他，刘旻等数次派遣轻装骑兵去践踏他的禾苗庄稼，多次纵使反间计，离间他们君臣关系，他们的国家逐渐虚弱，投降的接连不断。他的名将李正宝等人谋划捉住梁师都，事情泄漏了，前来投奔降顺，由此君臣上下更加相互猜疑。刘旻等人了解到可以夺取，上表请求派军队。皇上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攻打他，又派遣刘旻等人占据朔方东城来逼迫他。梁师都带领突厥军队到朔方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不出战。梁师都半夜逃遁，刘兰成追击，打败了梁师都。突厥发动大军援救梁师都，柴绍等没到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遭遇，奋力猛击，把突厥打得大败，于是围困朔

方。突厥不敢救助，朔方城中粮食用尽了。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梁师都，以城投降，在他的领地上建立夏州。

13 太常少卿祖孝孙[1]，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2]。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3]。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4]，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5]，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征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6]'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7]，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

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洽，凤凰来仪也[91]。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移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92]，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93]。王莽建羲和[94]，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95]。晋武制笛尺[96]，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97]。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濩、武之音[98]，具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99]，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100]。"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

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8]，”惜哉！

14 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15 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19]，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6 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20]：“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17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21]，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22]。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18 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骠州[23]。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24]。及得罪，怨愤而死。

19 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20]。

20 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注释】

①太常少卿：为太常寺的官员，掌礼乐郊庙社稷事宜。唐，寺设卿、少卿各一人，为本寺长官。

②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古声律七音，十二律，即十二个标准音。七音与十二律轮番配成八十四调。曲，曲调，曲的调式，每支曲有一定的调式，共三十一个曲子调式。和，唐代乐名，十二和即十二乐名：豫和、顺和、永和、肃和、雍和、寿和、太和、舒和、昭和、休和、正和、承和。

③协律郎：属太常寺官员，主管校正音乐律吕，使之和谐乐官。

④《伴侣曲》：曲调名。《旧唐书·音乐志一》："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文献通考·一四二·乐·十五》："(北齐)后主亦自能度曲……别探新声，为无愁伴侣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胡注："北齐时，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阿五伴侣》。"此调淫荡悲哀。

⑤《玉树后庭花》：乐府吴声歌曲。为陈后主叔宝所造，歌词绮丽哀婉，太乐令何胥为曲，其音甚哀。

⑥"礼云"句：见《论语·阳货》。言礼有它深刻的内容，不是单指玉帛等礼物说的；乐有它的具体内容，不是只指钟鼓一类乐器说的，它体现一种政治制度，怎么与治之隆替无关！

⑦垂：古代传说中的能工巧匠。

⑧凤凰来仪：语见《尚书·益稷》。古代传说每逢太平盛世，凤凰来朝。仪，向往，归向。

⑨协律：即协律都尉。官名。掌和协声律的官。

⑩哀痛之诏：指哀悼庶太子刘据之诏。

⑪羲和：官名。《后汉书·律历志》上："至元始中，博征通知钟律者，考其意义，羲和刘歆典领条奏，前史班固取以为志。"为掌管声律的官。

⑫渐台之祸：渐台，指汉武帝作建章宫，太液池中之渐台。汉末刘玄兵从平宣门入，王莽逃至渐台上，为众兵所杀。是为渐台之祸。

⑬笛尺：笛长一尺，故称。

⑭平阳之灾：指怀、愍二帝平阳（今山西襄汾西南）蒙尘之灾。即永嘉五年，刘曜攻进洛阳怀帝被俘平阳，大宴群臣让他青衣行酒，晋旧臣多号泣，把他杀了。曜又攻进长安，愍帝又被俘平阳，不久被杀。

⑮《韶》、《夏》、《濩》、《武》：舜、禹、汤、周武王时的乐曲名称。舜乐曰《韶》，禹乐曰《夏》，汤乐曰《濩》，周武王乐曰《武》。

⑯余：张本作"德"，应从。

⑰"无本"句：见《礼记·礼器》。引以言礼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⑱"君子"句：言对不知者，无妄论。

⑲苑：禁苑。在玄武门之北。

⑳给事中知起居事：给事中，为唐门下省的要职，在侍中及门下侍郎之下，掌驳正政令之违失。知起居事，兼起居事，掌侍从皇帝，记录皇帝言行事。

㉑谈苦空：齐、梁风气，清谈、不务实。

㉒"元帝"句：即梁元帝承圣三年事。

㉓骠州：治今越南义安省演州西安城。

㉔觖（jué 诀）：不满。

㉕武牙郎将：即虎牙郎将，唐避讳，改"虎"为"武"。

【译文】

13 太常寺少卿祖孝孙，因南朝梁、陈的音乐多带有吴、楚方音，北朝周、齐的音乐多带有胡、夷的方音，于是斟酌南北的方音，用古声韵加以考定，创作《唐雅乐》，大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书命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加以修定。六月十一日，祖孝孙等演奏新乐曲。皇上说："礼乐，大概是圣人根据人们的情感来设置教化的罢了，政治的隆盛与衰替，哪里由于礼乐呢？"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南陈将要灭亡时，产生《玉

树后庭花》,其声调哀思缠绵,行路人听到都悲伤流泪,怎么能够说政治的隆盛与衰替不是在于礼乐呢?"皇上说:"不对。那音乐能够感染人,因而快乐的人听到就喜悦,忧愁的人听到就悲伤,悲伤与喜悦在于人的心境,不是由音乐产生的。将要灭亡的政治,民众一定愁苦,故听到音乐就悲伤罢了。如今这两个乐曲都存在,我替您演奏,您听了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征说:"古人称赞'礼呀礼呀,难道是指玉圭束帛礼品吗!乐呀乐呀,是指钟鼓乐器声音吗!'音乐实质在人和,不在声音。"

臣司马光认为:我听说古代能工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定方圆,用内心度量曲直,但是不能够用它来教给别人,他所用来教人的东西,一定是规矩罢了。圣人不费力就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然而不能用来传授给别人,他用来传授别人的,必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实践过的;乐,是圣人所乐意的。圣人实践中正之道而喜爱和平之乐,又想与四海民众共有,百代流传,于是乎制作礼乐。因此,工匠手执垂的规矩施工制作器物,这也是垂的功劳了;君王,拿五帝、三王的礼乐在世上推行,这也是五帝、三王的政治治理了。五帝、三王,他们离世已久,后人见到他们的礼乐便知道他们的实践行为,听到他们的音乐就知道他们的爱好,好像还历历在目地活在世上,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那礼乐有本、有文:中正和平,是本;仪容声音,是末,二者不可偏废。先王谨守礼乐之本,在心上不曾一刻离去,实行礼乐之文,在身上时刻不曾远离。在闺阁居室之门兴起,在朝廷卓著,披及乡里,形成风气于比邻,遥远达到诸侯之间,流传到四海,从祭祀行军旅次以至于饮食起居,不曾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理教化周遍融洽,凤凰来朝。假若没有礼乐之本而空有礼乐之末,一天推行而百天舍弃,追求用来移风易俗,也实在困难了。因此,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颂天降

祥瑞，不能说不美，却不能免除颁下哀痛的诏书。王莽建立羲和官，考定律吕，并不是不精确，却不能拯救其渐台杀身之祸。西晋武帝制造笛尺，调和金石乐器声律，不是不详尽，却不能消弭平阳之灾难。南朝梁武帝设立四器，调和八音，不能说不明察，却不能免遭台城的耻辱。然而，《韶》、《夏》、《濩》、《武》的音乐，都在世上存在流行，如果舜、禹、汤、武王他们的德行不足以称道，曾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四海之内的民众呢？这像拿着垂的规矩而无工匠和器材，却要坐着等待器物的完成，最终不可能得到。况且齐、陈淫荡昏庸的君主；亡国的音乐，在朝廷暂时演奏，怎么能改变一代的哀乐呢！然而太宗急着说国家政治的隆盛与衰替不是音乐的缘故，发言为什么这样轻率，而对于否定圣人果断到这个地步呢！

礼并不是对威容仪式而言的，然而，没有威容仪式，礼就不可能得到体现从而施行了。乐并不是对声音而言的，然而，没有声音，就不可得到表现形式从而显现出来了。譬如一座山，取它一块土一个石头而称它是山就不可以，然而土石全部搬去，山又在哪里呢？所以说："没有根本不能成立，没有文饰形式不能实行。"为什么以齐、陈的音乐不能验证于今世，就说音乐对于治乱没有助益，这与看到拳头大的石头就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呢！一定如太宗所说的，那么这五帝、三王创作音乐都是虚妄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阙如，"可惜啊！

14十三日，皇上对侍臣说："我观看《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博雅，也知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做事为什么那样相反啊！"魏征回答说："人君虽然圣贤明哲，还应当使自己谦虚来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智慧的人献出他的计策，英勇的人竭尽他的力量。隋炀帝凭恃他的俊才，骄矜自用，所以口称诵尧、舜的言论而本身做的是桀、纣的行为，曾不自知以至于到了覆亡的境地。"皇上说："以前发生的事情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15 京畿之内有了蝗虫。十六日，皇上进入禁苑内，看到蝗虫，拾取数只，祷祝说："人民凭谷物维持生命，而你吃了它，宁愿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要把它吞下去，身边的人劝谏说："吞吃这坏东西或许产生疾病。"皇上说："我要替人民承受灾难，还回避什么疾病！"于是把它吞下。这一年，没有形成蝗虫灾害。

16 皇上说："我每次临朝听政，想发一句言，未尝不再三思忖，恐怕说不好成为民众的祸害，因此不多发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臣的职责在于记录言论，陛下言论有失误，臣必定记录，难道只是担心对今天有害，还恐怕对后世留下讥笑的把柄。"皇上喜悦，赏赐他帛二百段。

17 皇上说："梁武帝君臣只谈苦行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还穿着军服在听讲。这些事深深足够我们所警戒的。我所爱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如鸟有了翅膀，鱼得了活水，失去它就要死亡，不可暂时无它罢了。"

18 因辰州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故旧人员，特别蒙受宠爱信任，却亲身做弑逆的事。虽然时移事变，屡次经过赦免令，侥幸免去灭族的罪行，但不可再让他治理民众，于是下达诏命除去他的职名，流放到驩州。裴虔通常说："我亲身除掉隋朝皇室，来开拓大唐的江山"，自认为有功劳，很有不满怨恨的神色。等到获罪，怨愤而死。

19 秋，七月，下诏命将宇文化及的党徒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迁徙到边远地方。

20 皇上对侍臣说："古语有这种说法：'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岁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暗哑不能言。'养粮莠恶草是伤害嘉谷，赦有罪的人是贼害良民，所以我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地赦免天下，是恐怕小人仗恃大赦轻易地冒犯宪章法令的缘故！"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纪九　起著雍困敦九月，尽重光单阏，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

贞观二年

1 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1]。

2 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2]，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3 天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3]，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

气郁积，亦足致旱。”上曰：“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余，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④。”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简出之，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4 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⑤，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5 壬申，以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⑥。静在司农，少卿赵元楷善聚敛，静鄙之，对官属大言曰⑦：“隋炀帝奢侈重敛，司农非公不可；今天子节俭爱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惭。

6 上问王珪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注释】

①致仕：还禄位于君，辞官归居。　在本品之上：指诏令参朝之班，宜在本品见任之上。

②大瑞：胡注按引《仪制令》，瑞分大、上、中、下，“凡景星、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苍鸟、朱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四十。瑞，祥瑞，古人附会自然物为吉祥之兆。

③掖庭：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

④伉俪(kàn lì 抗丽)：配偶。

⑤古长城：指秦长城。

⑥司农卿：掌东耕、仓储等事的官。唐置卿一人少卿二人，共管之。

⑦官属：司农官署，有丞、主簿，监、副监等。

【译文】

唐纪九　起戊子（公元628年）九月，至辛卯（公元631年），共三年四个月。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

贞观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1 九月初三，初次下令年老辞官归里的官员，参与朝见的班秩，位在本品现任官之上。

2 皇上说："最近见到群臣屡次上表奏贺祥瑞，家家自给，人人丰足，而没祥瑞，也不妨害其为尧、舜；百姓愁苦怨恨，而再多祥瑞，也阻挡不了他做桀、纣那样的人。后魏的时代，官吏焚毁连理的树木，煮白雉来吃，难道能够做到大治吗！"初四，诏书说："从今以后，有大的祥瑞，听凭上表奏闻，自此以外的各种祥瑞，申报有关部门罢了。"曾经有白鹊在寝宫殿堂的槐树上构巢，合欢交媾如腰鼓，左右大臣称颂道贺。皇上说："我常常耻笑隋炀帝爱好祥瑞。祥瑞在于得到贤才，这何足称贺！"命令毁掉白鹊巢穴，放白鹊到荒郊野外。

3 天下干旱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表奏说："往年虽然遣出过宫女，我私下听说太上皇宫内及掖庭如嫔宫中的宫女，没有作用的还很多，哪里只是白白浪费衣物粮食，而且阴气郁结积蓄，也足以导致干旱。"皇上说："妇人们囚禁在深宫里，实在可怜。除了做些洒扫工作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应该都放他们出去，任凭她们寻求配偶。"于是派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渭水人杜正伦在妃嫔宫的西门加以选择放出她们，前后所放出的有三千多人。

4 十六日，突厥侵略边境。朝中大臣有人请求修筑古长城，发动民众登上堡垒屏障防敌，皇上说："突厥灾异频仍，颉利却不恐惧去修养德行，反而暴虐更凶，骨肉之间相互攻击，灭亡就在旦夕之间。

我将为您扫清沙漠，怎么能劳役民众到远方修筑屏障要塞呢！”

5 二十九日，任用前司农卿窦静做夏州都督。窦静在司农任内，司农少卿赵元楷善于聚敛民财，窦静鄙视他，对官府僚属大声说：“隋炀帝生活奢侈，重在聚敛民财，司农非公不可；如今天子节俭爱民，您聚敛民财，用在什么地方呢！”赵元楷大为惭愧。

6 皇上询问王珪说：“近代治理国家的，更加赶不上前古时代，为什么？”回答说：“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大多任用有经术的人士，因此风俗淳厚；近代重视文法轻视儒术，以法律参政，这是治理教化之所以更加衰微的原因。”皇上认为他说的话是对的。

7 冬，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

8 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1]，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旧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匹夫犹敦然诺[2]，奈何既许朕而复悔之！”祖尚固辞。戊子，上复引见，谕之，祖尚固执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3]？”魏征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有前青州长史魏恺使于梁还[4]，除光州长史[5]，不肯行，杨遵彦奏之。文宣怒，召而责之。恺曰：‘臣先任大州，使还，有劳无过，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顾谓遵彦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长也。”上曰：“然。暴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6]。

征状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上亦为霁威[7]。尝谒告上冢[8]，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9]，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

9 十一月，辛酉，上祀圜丘[10]。

10 十二月，壬午，以黄门侍郎王珪为守侍中。上尝闲居，与珪语，有美人侍侧，上指示珪曰："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上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何问是非！"对曰："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11]，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上悦，即出之，还其亲族。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珪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珪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

11 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

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12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13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伯父自立,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弩失毕部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可。统叶护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贺咄之祸,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连兵不息,俱遣使来请婚。上不许,曰:"汝国方乱,君臣未定,何得言婚!"且谕以各守部分,勿复相攻。于是西域诸国及敕勒先役属西突厥者皆叛之。

14 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12],夷男不敢当。上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建牙于大漠之郁督军山下,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13];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皆属焉。

【注释】

①遂安公寿:唐皇家宗室。

②敦然诺:注重这样的诺言。

③齐文宣帝:北齐建立者高洋,字子进,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公元550~559年在位,任用汉族士人杨愔等,以功业自矜,酗酒淫暴,死后谥文宣帝。

④青州:治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镇北。

⑤光州：治今河南光山县。

⑥复其官荫：恢复他的职官，得荫其子孙。荫，即封建时代子孙因先世有功勋而推恩得赐官之谓。唐有专门官荫制度，几品官，子孙赐几品。

⑦霁威：言犹雨雾而雷霆也收威。

⑧冢(zhǒng 肿)：高坟。

⑨鹏：鸟名。肯质五彩之雉。

⑩圜丘：古时祭天的圆形高坛。唐因古礼，武德元年，制每岁冬至祖昊天上帝于圜丘。

⑪"昔齐桓公"句：事见《新序》。言扬善去恶是兴亡之本。

⑫俟斤：突厥官名。

⑬俱伦水：即俱伦泊，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呼伦湖。

【译文】

7 冬，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的安吉襄公杜淹逝世。

8 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皇上因瀛州刺史卢祖尚才能文武兼备，清廉、公平、正直，征召入朝，告谕"交趾长久不得贤人去治理，必须卿去镇守安抚。"卢祖尚拜谢出来，过后又后悔，用旧病发作推辞。皇上派遣杜如晦等告诉他说："平头百姓还注重这诺言，为什么已允许我而又后悔！"卢祖尚坚决推辞。二十五日，皇上再次引见，晓谕他这个道理，卢祖尚固执己见不听从。皇上大怒说："我派个人都派不动，凭什么执政！"命令在朝堂上斩杀了他，不久后悔这事。过些日子，与侍奉大臣议论"北齐文宣帝是个什么样的人？"魏征回答说："北齐文宣帝是个猖狂暴躁的人，然而有人与他争论，事情理屈就服从他人。有前任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回还，任命为光州长史，不肯前行，杨遵彦上奏。文宣帝发怒，召来斥责他。魏恺说：'臣先在大州任职，出使返回，有功劳无过错，改派到小州去任职，这是我不去的原因。'文宣帝回过头来对杨遵彦说：'他说的有道理，您赦免他。'这就是他的长处所在。"皇上说："对。从前卢祖尚虽然有失人臣之义，我杀掉他也太残暴，由此言之，不如文

宣帝了!"命令恢复卢祖尚的官位来庇荫他的子孙。

魏征身材相貌不超过一般的人,却有胆识谋略,善于回转人主心意,每每冒犯君主怒颜苦苦地规谏;有时碰上皇上非常恼怒,魏征神色不变,皇上也因此好似雨霁天晴解除雷霆般的威怒。曾经拜谒告祭先人的坟陵,回来,对皇上说:"有人说陛下想幸临南山,外面跟从的人都已经严整装束完毕,而最后不去了,为什么?"皇上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心思,畏惧你嗔怒,因此中途停止罢了。"皇上曾经得到一只佳鹞,亲自用手臂架鹞,望见魏征来了,藏匿在怀中,魏征上奏言事就长久不完,鹞最后死在怀中。

9 十一月十九日,皇上在天坛祭祀昊天上帝。

10 十二月二十日,用黄门侍郎王珪做守侍中。皇上曾经闲居,和王珪谈话,有一美人在旁边侍候,皇上指示给王珪说:"这是庐江王李瑗的妾,李瑗杀了她的丈夫而纳她为妾。"王珪避开席位说:"陛下认为庐江王接纳她为妾是对还是错呢?"皇上说:"杀了人而夺取人家的妻子,您怎么还问对错!"回答说:"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公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由于喜欢善良的人而不能任用,然而抛弃他所称赞的人,管仲认为同郭公没有什么差异。如今这位美人还在左右,臣认为圣上心中认为庐江王做的是对的。"皇上非常高兴,立即放出了她,把她归还给她的亲族。

皇上派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学音乐,不称旨意,皇上斥责他。温彦博、王珪劝谏说:"孝孙是个高雅之士,如今让他教授宫人,又接着谴责他,我们私下认为不可。"皇上发怒说:"我把你们放置在腹心的地位,应当竭尽忠心正直来事奉我,却迎合下面,欺罔上面,是为祖孝孙游说吧!"温彦博叩拜谢罪,王珪不叩拜,说:"陛下用忠心正直来责备我,如今我所说的难道是私心曲庇吗?这才是陛下有负于我,不是我有负于陛下!"皇上默不作声地就此罢休。第二天,皇上对房玄龄说:"从古帝王接纳劝谏实在困难,我昨天斥责温彦博、王珪,至今还后悔。"

11 皇上说："替我教养民众的，全在都督、刺史，我常在屏风上刻画上他们的名字，卧着坐着观看，得到他们在官任上善与恶的事迹，都批注在他们的名下，来准备对他们进行罢免或升迁。县令尤其贴近民众，不可不选择。"于是，命令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各举荐能做县令的，把他们的姓名报上来。

12 皇上说："近有奴仆控告他的主人造反的，这是有弊害的事。图谋造反不能单独来做，必定与别人一起来做，怕什么不被发现，何必让奴仆控告呢！从今以后有奴仆控告主人的，都不受理，仍行处斩。"

13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他的伯父杀害；伯父自立，这就是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弩矢毕部推举泥熟莫贺设为可汗，泥熟不答应。统叶护的儿子咥力特勒避莫贺咄的灾祸，逃亡在康居，泥熟迎回确立他，这就是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击，接连交兵不停息，都派遣使臣前来求婚。皇上不允许，说："你们国中刚刚发生内乱，君臣尚未确定，怎么谈得上联姻！"并且晓谕以各守的部分，不再相攻，于是西域各国及敕勒先被役使附属西突厥的都叛变了。

14 突厥北边诸姓大多叛离颉利可汗归附薛延陀，共同推举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当。皇上正要图取颉利可汗，派遣游击将军乔师望从小道送册书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将鼓和大旗赐给他。夷男非常高兴，派遣使臣入京进贡，在大漠的都督军山下建立牙帐，东到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连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各部都从属于薛延陀。

三 年

1 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庙；癸亥，耕藉于东郊[1]。

2 沙门法雅坐妖言诛。司空裴寂尝闻其言，辛末，寂坐免官，遣还乡里。寂请留京师，上数之曰："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寂遂归蒲州。未几，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闻，当死；流静州[2]。会山羌作乱，或言劫寂为主。上曰："寂当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闻寂率家僮破贼。上思其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

3 二月，戊寅，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征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4 三月，己酉，上录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狱。上曰："若天将与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

5 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3]，夙夜尽心，唯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

容。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④，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

6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⑤。上始御太极殿⑥，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7 茌平人马周⑦，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⑧，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8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9 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统特勒入贡，上赐以宝刀及宝鞭，谓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颉利可汗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可取之状，以为"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一也。薛延陀等诸部皆叛，二也。突

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糇粮乏绝⑨，四也。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胡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保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上以颉利可汗既请和亲，复援梁师都，丁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以张公谨为副。

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帅三千骑来降。戊午，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帅众来降。

【注释】

①耕藉于东郊：皇上亲率耕农田于东郊。古代帝王于春耕前亲率耕田，以此劝农，供民力以治，奉祀宗庙。故礼，天子藉田于南郊，而太宗藉田于东郊，盖因即位于东宫，居少阳之地故。

②静州：治今广西昭平县。按，从下文的“山羌作乱”看当是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北的古治静州。

③文学：文献经典，法律制度。

④《子虚》、《上林赋》：汉司马相如所撰。以设子虚使者、乌有先生相难的对话形式，叙天子上林游猎的盛况。文辞浮藻华丽。

⑤大安公：弘义宫更名，在古长安城西。

⑥始御太极殿：高祖传位，太宗即位显德殿，高祖居大安宫，始御太极殿。

⑦任平：县名。治今山东茌平县西南。

⑧监察御史：官名。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议。

⑨糇粮：干粮。

【译文】

三年(己丑，公元629年)

1春，正月十六日，皇上祭祀太庙。二十一日，在东郊亲自率耕农田。

2 沙门和尚法雅犯妖言惑众的罪被诛杀。司空裴寂曾经听到过他的言论，二十九日，裴寂因此获罪被罢免官职，遣送回乡里。裴寂请求留在京城，皇上数落他说："算来你的功勋平庸，怎么得到这个地位！只因你受了恩泽才成为群臣第一。武德年间，贿赂公开施行，法纪王纲紊乱，都是由于你的缘故，只是因为故旧关系不忍心全依法惩处。你能够回归乡里，看守先祖坟墓，已经是够幸运的了！"裴寂于是回到蒲州。不久，因狂人信行说裴寂有天命而获罪，裴寂不把这个情况上报皇上，该当死罪，流放到静州。遇上山羌族叛乱，有人说劫掠裴寂去做他们的主子。皇上说："裴寂该当死罪，我让他活下来，必定不会这样。"不久听到裴寂率领家僮打败贼人。皇上考虑到他辅佐王命的功绩，征召他入朝，恰逢裴寂死亡。

3 二月，初六，任命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征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4 三月初八，皇上按录簿询问囚犯的罪状。有个叫刘恭的囚犯，脖颈上有纹理酷似"胜"字，自称"当胜天下"，犯此罪捆绑入狱。皇上说："假若天要使他兴起，不是我所能够铲除的；假若没有天命，有'胜'的纹络又有什么作用呢！"于是释放了他。

5 十六日，皇上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做仆射，应当广泛寻求贤能的人，随才授任，这是宰相的职责。最近听说听受狱讼，日不暇接，怎么能帮助我寻求贤能呢！"因而命令"尚书省琐细事务交给左右丞负责，只有应当上奏的大事，才关乎仆射处理。"

房玄龄明晰通达政治事务，以文献典章、法律制度辅助，白天黑夜竭尽心力，唯恐一事有失所不当；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有所擅长，好像自己有这一点，不以追求完备取人，不用自己的长处来规格人物。与杜如晦引荐提拔士类，常常好像没达到。至于台阁规模，都是他们二人所定的。皇上每次与房玄龄谋划事务，必定说："非杜如晦不能决定。"等杜如晦到来，最后采用房玄龄的策划。大抵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最能决断的缘故。二人很相得益

彰,同心为国,所以唐代称许贤相,首推房、杜二人。房玄龄虽然蒙受恩宠,有时因事被谴责,就连日到朝堂,叩头请罪,恐惧得好像无所容身。

房玄龄监督修纂国史,皇上对他说:"最近见到《汉书》载有《子虚》、《上林赋》,浮藻华辞没有实用。凡有上书论事,词理恳切诚直的,无论我听从或不听从,都应当登载。"

6 夏,四月初四,太上皇迁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皇上才开始用太极殿处理国政,对群臣说:"中书省、门下省,是机要的部门,诏书敕令有不便当的,都应当争论发表个人意见。近来只看到顺从,没听到相反的和不同的意见。如果只通行文书,那么谁不可以干,何必选择有才干之人!"房玄龄等顿首谢罪。

旧的惯例:凡军政国家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持己见,一起分别签署他的名字,称之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视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驳议纠正。皇上这才申明旧制,由此很少有失败的事情发生。

7 在平人马周,旅行到长安游玩,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六月十三日,因为发生了旱灾,诏命文武百官畅言得失。常何是个行武之人没有学问,不知说什么,马周代他上呈建议二十余条。皇上对他的才能感到奇怪,因此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不是我所能陈述的,是家中客人马周替我撰具草稿的罢了。"皇上立即召见马周;没到,数次派使者督促。等到马周来到,和他谈话,皇上非常高兴,令他在门下省值班做事,不久提升为监察御史,奉行使命,出外巡视察访很称旨意。皇上认为常何能发现人才,赏赐绢三百匹。

8 秋,八月初一,出现日食。

9 初八,薛延陀毗伽可汗派遣他的弟弟统特勒入京朝贡,皇上用宝刀及宝鞭赏赐给他,并对他说:"你的部下中有犯大罪的用此刀斩杀他,有小罪的用这鞭鞭打他。"夷男很高兴。突厥颉利可汗大为惊惧,这才派遣使者来向唐称臣,请求上娶公主,修门婿之礼。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奏称突厥可以夺取的情状，认为“颉利可汗纵情欲，逞强暴，诛杀忠良，亲近奸佞，是其一；薛延陀等诸部落都叛变了，是其二；突利、拓设、欲谷设都获罪，没有自我容身之地，是其三；塞北霜冻干旱，干粮缺乏，是其四；颉利疏远他的同族，亲近委任诸胡族，胡人反复无常，大军一到，必定产生内部变乱，是其五；华人进入北方，这些人众多，最近听说所在的地方呼应聚合，保守占据山地险阻，大军一到，自然响应，是其六。”皇上因颉利可汗既请求和亲，又援救梁师都，十九日，命令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伐突厥，以张公谨为副总管。

九月初九，突厥的俟斤九人率领三千骑兵前来投降。二十一日，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一起率领兵众前来投降。

10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1]，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与战[2]，破之，捕虏千余口。

11 上遣使至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鹰，使者讽大亮使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游而使者求鹰。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谓侍臣曰：“李大亮可谓忠直。”手诏褒美，赐以胡瓶及荀悦《汉纪》[3]。

12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4]，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众合十余万，皆受李勣节度，分道出击突厥。

乙丑，任城王道宗击突厥于灵州，破之。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

壬午，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69]，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13 癸未，右仆射杜如晦以疾逊位，上许之。

14 乙酉，上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70]。'何谓也？"颖达具释其义以对，且曰："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71]。'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15 庚寅，突厥郁射设帅所部来降。

16 闰月，丁未，东谢酋长谢元深、南谢酋长谢强来朝。诸谢皆南蛮别种，在黔州之西。诏以东谢为应州、南谢为庄州[72]，隶黔州都督。

是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图写以示后，作《王会图》，从之。

乙丑，牂柯酋长谢能羽及充州蛮入贡[73]，诏以牂柯为牂州；党项酋长细封步赖来降[74]，以其地为轨州[75]；各以其酋长为刺史。党项地亘三千里，姓别为部，不相统壹，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赖既为唐所礼，余部相继来降，以其地

为崌、奉、岩、远四州⑫。

17 是岁，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18 房玄龄，王珪掌内外官考⑬，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⑭，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征谏曰："玄龄、珪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则皆不可信，岂得复当重任！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释不问。

19 濮州刺史庞相寿坐贪污解任，自陈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征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注释】

①河西：地带名称。唐指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

②肃州：治今甘肃酒泉县。　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县西北。

③《汉纪》：书名。东汉荀悦撰，以《汉书》删汰其繁辞，仿《左传》编年体的一部史书。《旧唐书·李大亮传》谓云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④通汉道：《旧唐书·李勣传》作"通漠道"，后高宗时裴行俭遣兵由"通漠

道"掩取阿史那伏念辎重，当从之。

⑤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新莽，严尤谏曰："匈奴为害，所从来久，周、秦、汉征之，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

⑥"以能"句：见《论语·泰伯》。这是曾子语。言应虚怀若谷，不耻下问。

⑦"《易》称"句：义引《易》的"蒙卦"、"明夷卦"。言以蒙雅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以明智藏晦来谨慎治理民众。此借以说明帝王要内蕴神明，外当玄默，为至治之道，否则就是灭亡之道。

⑧应州：治今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东。　庄州：治今贵州贵阳市南青岩附近。

⑨牂柯：郡名。治今贵州凯里县西北。　充州：治今贵州石阡县西南。

⑩党项：我国古民族名，西羌的一支，初居青海、甘肃、四川边界一带。

⑪轨州：治今四川阿坝县附近。

⑫崌、奉、岩、远四州：皆在今四川松潘县西北。

⑬内外官考：即百官考。唐考法：凡百司之长，岁校其署功过，差以九等。分九等的依据是四善、二十七最。四善为：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为各司职不同，各有标准。

⑭治书侍御史：官名，唐御史台官，职在审讯、纠劾。

【译文】

10 冬，十一月初四，突厥侵犯河西，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与突厥交战，打败了突厥，俘虏一千多人。

11 皇上派遣使臣到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鹰，使者劝李大亮献出佳鹰。李大亮秘密上表说："陛下长久断绝田猎，而使者却为您谋求佳鹰。假若是陛下的意图，很背离您过去的意旨；如果是他擅自的举动，那么这位使者不是合适的人。"初六，皇上对侍奉的大臣说："李大亮可称得上忠诚正直。"亲手写诏书褒扬赞美，将胡瓶及荀悦写的《汉纪》赏赐给他。

12 二十三日，派行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兵众会合十余万，都受李勣节度

调用，分道出击突厥。

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在灵州攻打突厥，打败了突厥。

十二月初二，突利可汗入京朝见，皇上对侍臣说："从前，太上皇因为百姓的缘故，向突厥称臣，我常常感到痛心。如今单于来叩头，差不多可以雪洗从前的耻辱了。"

十六日，靺鞨派遣使者入京进贡，皇上说："靺鞨远道而来，大概是因为突厥已宾服的缘故。前人说抵御戎狄没有上策，我如今治理安定中国，而四夷自然宾服，难道不是上策吗！"

13 十七日，右仆射杜如晦因病让位，皇上允许了他。

14 十九日，皇上问给事中孔颖达说："《论语》：'凭着自己有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凭着自己众多的知识向知识贫乏的人请教，有知识好像没知识，知识充实却像空虚。'说的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具体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来回答，并且说："不只是一般人如此，帝王也是这样。帝王内心蕴藏神明，外表应当沉默，因此《易经》声称'以貌似蒙昧修养纯正思想，以明智藏晦面对民众。'若位居极尊的人君，炫耀聪明，以才凌人，文过饰非，拒绝劝谏，则下情不能通达，就是自取灭亡的道路。"皇上深深感到他的话讲得好。

15 二十四日，突厥郁射设率领他的部下来投降。

16 闰十二月十一日，东谢酋长谢元深、南谢酋长谢强前来朝拜。诸谢都是南蛮分别的支族，居住在黔州以西。下诏书以东谢为应州，南谢为庄州，隶属于黔州都督管辖。

这时，远方各国来朝见进贡的很多，服装奇怪，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绘图书写下来展示给后人，绘制成《王会图》，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二十九日，牂柯酋长谢能羽及充州蛮入京进贡，诏命以牂柯为牂州；党项酋长细封步赖来投降，以他的辖地为轨州；各用他们的酋长做刺史。党项的地域绵亘三千里，以姓别为部族，相互不统一，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民、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拔氏，

都是大姓。细封步赖已被唐朝以节相待，其余的各部都相继前来投降，以他们的土地分别设立崌、奉、岩、远四州。

17 这年，户部上奏：中国人从塞外归来及四夷前后降顺归附的，男女共一百二十多万人。

18 房玄龄、王珪掌握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奏称他们考核不公平，皇上命令侯君集推究这件事。魏征劝谏说："房玄龄、王珪都是朝廷的旧臣，素来因忠诚正直被陛下所委任，他们所考核的官吏又多，其间哪能没有一二人考核不妥当的！体察其情状，终究不是顺从私情。假若推究得出这个事实，就都不可相信了，难道能够还担当重任！况且权万纪近来呆在考堂中，不曾驳正，考核到他本身不能得到好的结果，才开始陈述异论。此正是想激发陛下的愤怒，不是竭尽诚意为国的作法。假使推究得到事实，不足以裨益朝廷；若这本来就是虚词，白白失去陛下委任大臣的用意。我所爱护的是国家治理政体，不敢苟且徇私于房、王二臣。"皇上才放手不去过问。

19 濮州刺史庞相寿犯了贪污罪被解除职任，自己陈述曾在秦王幕府做事；皇上怜惜他，想听凭他回到旧的职位上。魏征劝谏说："秦王身边左右的人员，在朝中朝外的很多，恐怕人人都凭恃恩惠私情，就足够使从善的人恐惧。"皇上欣然采纳了这个意见，对相寿说："我从前做秦王，是一府的主人；如今身居皇帝大位，就是四海的主人，不能够单对故旧的人有所偏私。大臣所坚持的是这样，我怎么敢违犯！"赐给他绢帛而后遣送他。庞相寿流泪而去。

四　年

1 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

襄[1]，破之。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其众一日数惊，乃徙牙于碛口。靖复遣谍离其心腹，颉利所亲康苏密以隋萧后及炀帝之孙政道来降。乙亥，至京师。先是，有降胡言"中国人或潜通书启于萧后者"。至是，中书舍人杨文瓘请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强，愚民无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须问也！"

李世勣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2]，大破之。

2 二月，己亥，上幸骊山温汤。

3 甲辰，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

先是，颉利既败，窜于铁山，余众尚数万；遣执失思力入见，谢罪，请举国内附，身自入朝。上遣鸿胪卿唐俭等慰抚之，又诏李靖将兵迎颉利。颉利外为卑辞，内实犹豫，欲俟草青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与李世勣会白道，相与谋曰："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3]，道阻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以其谋告张公谨，公谨曰："诏书已许其降，使者在彼，奈何击之！"靖曰："此韩信所以破齐也[4]。唐俭辈何足惜！"遂勒兵夜发，世勣继之，军至阴山，遇突厥千余帐，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苏定方帅二百骑为前锋[5]，乘雾而行，去牙帐七里，虏乃觉之。颉利乘千里马先走，靖军至，虏众遂溃。唐俭脱身得归。靖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杀隋义成公主，擒其子叠罗施。颉利帅万余人欲度

碛，李世勣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长皆帅众降，世勣虏五万余口而还。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

4 丙午，上还宫。

5 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6 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珪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

7 三月，戊辰，以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庚午，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

丙子，以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初，始毕可汗以启民母弟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西北。及颉利政乱，苏尼失所部独不携贰。突利之来奔也，颉利立之为小可汗。及颉利败走，往依之，将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苏尼失执送颉利。颉利以数骑夜走，匿于荒谷。苏尼失惧，驰追获之。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奄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

8 蔡成公杜如晦疾笃[6]，上遣太子问疾，又自临视之。甲

申，薨。上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语及如晦，必流涕，谓房玄龄曰："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

【注释】

①定襄：郡名。治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

②白道：地名。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为河套东北地区通往阴山以北的交通要道。

③九姓：《新唐书·回鹘传》有九姓：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啜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嘀，曰葛萨，曰解唱素，曰药勿葛，曰奚邪勿。盖以姓的族，此时，即谓拔野古、延陀、回纥之属。

④韩信所以破齐：指韩信破齐的原因，是其乘汉遣郦食其说齐，齐无备而袭破之。结果郦食其被杀。

⑤武邑：县名。治今河北武邑县。

⑥蔡成公：杜如晦，封蔡国公，谥蔡成公，《谥法》：佐相克终曰成，民和臣福曰成。盖依此谥杜如晦为"成"。

【译文】

四年（庚寅，公元 630 年）

1 春，正月，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兵屯扎于恶阳岭，夜晚袭击定襄，攻破了。突厥颉利可汗没料到李靖突然到来，大惊说："唐不是倾出全国的军队而来，李靖怎敢孤军到此！"他的兵众，一天数次惊恐，于是把他的建牙旗的幕帐迁徙到碛口。李靖又派遣间谍离间他的心腹。颉利所亲近的康苏密带着隋朝的萧后及炀帝的孙子杨政道前来投降。初九，到达京城。在这以前，有投降的胡人说："中国人有暗中通书信给萧后启示的"。到这时，中书舍人杨文瓘请求鞫讯查问，皇上说："天下未平定，突厥正强盛，愚民无知，或许有此事。如今天下已经安定，以往的罪过，何须追问呢！"

李世勣于云中出兵，在白道与突厥交战，把突厥打得大败。

2 二月，初三，皇上幸临骊山温泉的汤池。

3 初八，李靖在阴山打败突厥颉利可汗。

在这之前，颉利可汗已失败，逃窜到铁山，剩余的兵众还有数万人；派遣执失思力入朝谒见皇帝，承认错误，请求原谅。请求全国向内地唐朝归附，亲自入京朝见。皇上派鸿胪卿唐俭等安抚他，又下诏书命李靖率领军队迎接颉利。颉利外表语言谦卑，内心其实在犹豫，想等到草青马肥，逃入漠北。李靖带领军队在白道与李世勣会师，相互谋划说："颉利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兵众还很多，若逃跑越过碛北，保守依靠九姓部落，道路阻塞并且遥远，追击他是很难赶上的。如今持诏书的使者到他那里，他们必定自行放松警觉，若挑选精骑一万，供给二十天的粮草前往袭击他，不交战就可擒获了。"把这个谋略告诉给张公谨，张公谨说："下诏书已经允许他投降，使者在他那里，怎么袭击他呢！"李靖说："这就是韩信打败齐国的作法。唐俭之辈不足怜惜！"于是，率领军队连夜出发，李世勣相继随后出发，军队到达阴山，遇到突厥一千多幕帐军营，全部俘获使他们跟随着军队。颉利见到使者很高兴，心中自然安定。李靖派武邑人苏定方带领二百骑兵做先锋，乘着浓雾行军，离建牙旗颉利住的幕帐七里，他们才发觉。颉利乘坐千里马先逃跑，李靖军队赶到，敌人于是溃散。唐俭脱身得以归来。李靖斩首万余级，俘获男女十余万人，斩杀隋室义成公主，擒获她的儿子叠罗施。颉利率领一万多人想越过沙漠，李世勣军队驻扎在大碛口，颉利到来，不能越过，他的大酋长都率领兵众投降，李世勣俘虏五万余口而回还。拓地从阴山北到大沙漠，公开向天下颁布这一消息。

4 初十，皇上返回皇宫。

5 十八日，因战胜突厥而大赦天下。

6 任用御史大夫温彦博做中书令，守侍中王珪做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做户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少卿萧瑀做御史大夫，与宰臣

参与议论朝政。

7 三月，初三，派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做右武候大将军。

四方夷族君长到宫阙来，请求皇上做天可汗，皇上说："我身为大唐天子，能另外下摄行天可汗的事吗！"文武群臣及四方夷族君长都称呼万岁。此后，用玺书赐西北君长，都称天可汗。

初五，突厥思结俟斤率众四万人前来投降。

十一日，派突利可汗做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当初，始毕可汗以启民同母弟苏尼失做沙钵罗设，统领部落五万户，建立牙帐在灵州西北。到颉利可汗的政治变乱，苏尼失所管辖的部落单不存二心背离。突利来投降，颉利立苏尼失做小可汗。到颉利败逃，前往依靠苏尼失，打算逃奔到吐谷浑。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领兵逼迫，让苏尼失抓送颉利。颉利带数名骑兵连夜逃跑，藏匿在荒野的山谷中。苏尼失恐惧，驰马追赶抓获了颉利。十五日，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兵突然暗中到达沙钵罗营，俘获颉利送往京师，苏尼失率全部兵众来投降，大沙漠以南的土地于是空旷无人了。

8 蔡成公杜如晦病重，皇上派太子探问病情，又亲自前往探视病人。十九日，逝世。皇上每每得到好物品，就想起杜如晦，派使臣赏赐给他家。很久以后，谈到杜如晦，必定流泪，对房玄龄说："您与如晦共同辅佐我，如今只见到您，不能见到如晦了！"

9 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顺天楼[1]，盛陈文物，引见颉利，数之曰："汝藉父兄之业，纵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数与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强好战，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穑，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

稷，而迁延不来，五也。然自便桥以来[2]，不复大入为寇，以是得不死耳。”颉利哭谢而退。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

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3]，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4]，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5]，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朝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突厥、铁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纵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6]，未易忘也。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以为：“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

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征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氐裔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⑰。’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⑱，以统其众。

五月，辛未，以突利为顺州都督⑲，使帅部落之官。上戒之曰：“尔祖启民挺身奔隋，隋立以为大可汗，奄有北荒，尔父始毕反为隋患。天道不容，故使尔今日乱亡如此。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前事故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

壬申，以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颉利之亡也，诸部落酋长皆弃颉利来降，独思摩随之，竟与颉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将军，寻以为

北开州都督，使统颉利旧众。

丁丑，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⑩，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注释】

①顺天楼：顺天门楼。《旧唐书》有"顺天门"记载。《唐六典》：皇城南门，中曰承天门，隋开皇二年作，初曰广阳门，仁寿元年，改曰昭阳门，武德元年，改曰顺天门，神龙元年，改曰承天门。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盖古之外朝也。承天楼，即承天门楼。参照胡注。

②自便桥以来：便桥，指便桥之盟。事见一百九十一卷，高祖武德九年。

③困白登：指汉初，高祖亲率大军北抗匈奴，被围困于白登。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④凌烟阁：唐禁宫中的一阁。阁本《太极宫图》：两仪殿之北有延嘉殿，殿之东为功臣阁，此阁之东为凌烟阁。盖阁内有功臣像，为盛大宴庆的地方。

⑤河南兖、豫之间：指黄河以南兖、豫之间。兖、豫，言禹迹九州之大界。兖，《书·禹贡》："济、河惟兖州。"济指自河南荥阳县北分黄河东北流至今山东利津县入海之济水，河指自今河南武陟县东北流至今河北沧县东北入海的古黄河。豫，《书·禹贡》："荆、河惟豫州。"荆指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西，河指黄河。兖、豫之间，大抵古黄河以南，河南、山东、南至湖北地带。

⑥首丘：典出《礼记·檀弓上》："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郑玄注："正丘首，正首丘也。"即正首于丘，言狐死，正首对着山丘，因山丘是狐穴所在，比喻不亡根本。此比喻突厥虽亡，但国土之情不会忘记。

⑦"有教无类"：见《论语·卫灵公》孔子语。意指无论哪类人都可施以教育。

⑧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据《旧唐书·温彦博传》记载二府治朔方，即今陕西靖边县东北。

⑨顺州：治今营州之南的五柳戍。

⑩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

【译文】

9 突厥颉利可汗到长安。夏，四月，初三，皇上在顺天门楼，繁盛陈列文物，召见颉利，数落着他说："你凭借父兄留下的业绩，荒淫暴虐，自取灭亡，是第一项罪恶。数次与我结盟却又背叛盟约，是第二项罪恶。依仗兵强好战，暴露骨骸有如草莽，是第三项罪恶。蹂躏我国庄稼，掠夺我国的子女，是第四项罪恶。我宽恕你的罪行，保存你的国家，却迁延时日不来归附，是第五项罪行。然而，自便桥之盟以来，不再大肆入侵寇掠，因此能够让你不死罢了。"颉利哭着谢罪退出。诏命让他在太仆寺居住，给予丰厚的食物。

太上皇听到擒获了颉利，感叹地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不能够报仇；如今我的儿子能够消灭突厥，这证明我托付了得当的人，还忧愁什么呢！"太上皇召集皇上与宠贵大臣十余人及诸王、妃嫔、公主在凌烟阁设置酒宴，饮酒酣畅时，太上皇自己弹奏琵琶，皇上翩翩起舞，公卿接连起身为之祝寿，到夜晚才罢。

突厥灭亡后，其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投降唐的还有十万人，诏命群臣议论区分处置降者事宜。朝中士人多数说："北方戎狄从古就是中国的外患，如今有幸把他们打败消灭，应全部把他们迁徙到河南兖、豫之间，分离他们的种族部落，散居于州县，教他们学耕织，可以转化胡虏为农民，使寒北的土地永远空闲着。"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突厥、铁勒都是上古所不能使他们臣服的，陛下既已使他们臣服，请求都将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北，分立酋长，领导他们的部落，就永远没有外患了。"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突厥虽说是个国家，然而他们的种族类别区分，各有酋长渠帅。如今应当趁他们乱离分散，各就本部族设立君长，不相互称臣隶属；纵然想保存确立阿史那氏，只可能使他们保存本族罢了。国家分离就势弱而且容易控制，势均力敌就难于相互吞并消灭，各自

保全，必定不能够与中国抗衡。仍旧请求在定襄设置都护府，成为节制调度他们的机构，这是安定边境的长远策略。"夏州都督窦静认为："戎狄人的本性，有如禽兽，不能用刑法威慑，不能用仁义教导，况且他们亡国思乡之情，不容易忘记。把他们安置在中原一带，只有损害没有益处，恐怕一旦变乱发生，对大唐政权构成威胁。不如乘其家国破亡之机，施以意外的恩宠，封他们王侯的称号，以宗室的女子嫁给他们，分割他们的土地，离析他们的部落，他们的权力削弱，势力分散，易于钳制，可以使他们永为藩臣，使边塞永保平定。"温彦博认为："迁徙到兖、豫之间，则违背物性，不是保全生养他们的办法。请求准照汉光武帝建武时的旧事例，安置投降匈奴于塞下，保全他们的部落，顺从他们的本土风俗，来填实空虚的土地，使他们成为中国扞御的屏障，这才是策略中最好的。"魏征认为："突厥代代作盗为寇，是百姓的仇敌，如今有幸灭亡了他们，陛下因他们投降归附，不忍心将他们全部杀掉，应释放他们归还故土，不可留他们在中国。戎狄人面兽心，衰弱就请求臣服，强盛就叛变作乱，这本来是他们的常性。如今投降的兵众接近十万人，数年之后，繁衍生息，一定成为心腹之患，后悔不及。晋朝初年，诸胡与民众杂居在中国，郭钦、江统，都劝晋武帝将诸胡驱逐出塞外，来断绝乱的根源，晋武帝没听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于是成为穿着毡裘的戎狄的区域，这是前事的一面明镜！"温彦博说："作帝王的对于万物，像天盖覆，如地舆载，没有遗漏的。如今突厥穷途末路前来归附于我，为何放弃他们而不接受呢！孔子说：'教育不分类别。'若将他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将生存的事业教授给他们，教他们懂得礼义，数年之后，都成为我们的臣民。选择他们的酋长，使他们进入宿卫，畏惧威势，怀念德泽，哪有什么后患！"皇上最后采用温彦博的策略，处置突厥降服的民众，东面从幽州，西边到灵州；又分割突厥原来所统辖的土地，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来统领他们的民众。

五月，初七，派突利做顺州都督，让他统帅部落的官员。皇上告诫他说："你祖父启民挺身奔附隋朝，隋朝把他立为大可汗，全部拥有北部地区，你父始毕相反成为隋朝外患。天道不容许，因此使你今日受到战乱灭亡到这个地步。我不立你做可汗的原因，是担心启民前事再发生的缘故。如今任命你做都督，你应该好好遵守中国的法令，不要相互侵犯掠夺，不只想中国长治久安，亦将使你的宗族永远保全！"

初八，用阿史那苏尼失做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做怀化郡王。颉利灭亡，诸部落酋长都抛弃颉利前来投降，只有思摩追随他，最后和颉利一起被擒获，皇上嘉奖他忠诚，任命他做右武候大将军，不久任命他做北开州都督，使他统领颉利的旧部。

十三日，任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做丰州都督，其余酋长到来的，都任命为将军中郎将，分布排列在朝廷的官秩中，五品以上一百多人，大抵与朝廷的官员相半，因而入居长安的将近一万家。

10 辛巳，诏："自今讼者，有经尚书省判不服，听于东宫上启，委太子裁决。若仍不伏，然后闻奏。"

11 丁亥，御史大夫萧瑀劾奏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见，上大加责让，靖顿首谢。久之，上乃曰："隋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录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几，上谓靖曰："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为怀。"复赐绢二千匹。

12 林邑献火珠[1]，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讨之，上曰："好战者亡，隋炀帝、颉利可汗，皆耳目所亲见也。小国胜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语言之间，何足介意！"

13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以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壬寅，以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

14 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2]，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臣见隋氏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乃铸铁为毂，行一二里，铁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铁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则其余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3]，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绢二百匹。

【注释】

①火珠：珠在日下，其下承艾，则可出火之珠。《旧唐书》记载，火珠产婆利东罗刹国，状如水晶，日午时，以珠承日影，以艾承之，则火出。

②景汉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指汉景帝采用晁错削藩的建议，造成吴楚七国的祸乱。此用以说明当心新被灭掉安置的突厥人，是当务之急。

③"陛下"句：事见一百八十九卷，高祖武德四年。

【译文】

10 十七日，诏命："从今天起，诉讼的事，有经过尚书省判决不服的，听凭向东宫上启奏，委任太子裁决。若仍不伏罪，然后再向上闻奏。"

11 二十三日，御史大夫萧瑀上奏弹劾李靖破获颉利牙帐，治理军队没有法度，突厥珍贵之物，虏掠一空，请求交付法律部门追究科罪；皇上特敕令不再弹劾。到李靖进见，皇上大加责备，李靖叩头谢罪。久后，皇上才说："隋朝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劳不赏赐，因罪过遭致杀戮。我就不这样，记录下你的功劳，赦免你的罪过。"加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所封食邑连同以前的共五百户。不久，皇上对李靖说："以前有人进你的谗言，如今我已经醒悟，你不必把这放在心上。"再赏赐绢帛一千匹。

12 林邑人进献火珠，有关部门认为他们的上表言辞不和顺，请求讨伐，皇上说："好战的人，自取灭亡，隋炀帝、颉利可汗，都是耳目所亲自听到见到的。对于小国战胜它不算威武，更何况未必能胜呢！言语之间的事，何必在意！"

13 六月，初四，派阿史那苏尼失做北宁州都督，派中郎将史善应做北抚州都督。初九，派右骁卫将军康苏密做北安州都督。

14 二十二日，征发士卒修筑洛阳宫殿来准备巡幸之用，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认为："洛阳没有巡幸的定期却预先修筑宫室，不是当务之急。从前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言论，从洛阳迁都到长

安,难道不是洛阳之地不及关中的地理形势好吗!汉景帝采用晁错的言论而吴楚等七国构成祸乱,陛下今日在中国处置突厥,与突厥的亲近程度怎么抵得上七国呢?难道能不先以此为忧,而宫室可以急着兴修,舆驾可以轻易出动吗!我见隋氏当初营建宫室,附近山里没有大木材,都从远方运来,二千人拉一根柱子,用木头作轮子,则刮磨发火,于是铸铁做车毂,行走一二里路,铁车毂就破裂,另外使数百人供给铁毂跟随着更换,全天不过行走二三十里,计算一柱的费用,已用去几十万个劳动力,那么其余的就可想而知了。陛下当初平定洛阳,凡隋氏宫室宏伟奢华的,都下令焚毁,曾经不到十年,再加以营建修缮,为什么前天憎恶的而今天效法呢!况且以今天的财力,怎么比得上隋代呢?陛下役使经受战乱满身疮痍的人民,因袭隋朝灭亡的弊病,恐怕还比隋炀帝严重呢!"皇上对张玄素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比桀、纣如何呢?"回答说:"若这个工役不停息,也同样归于丧乱罢了!"皇上感叹说:"我思考不成熟,才到这个地步!"回头对房玄龄说:"我认为洛阳土地适中,朝见进贡道路均衡,用意想方便臣民,因此使人营建它,今天玄素所言实在有道理,应该立即停止工役。日后或因事到洛阳,虽露天居住也没有什么伤害。"仍赏赐张玄素二百匹彩帛。

15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16 乙丑,上问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①];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②],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

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3]，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4]，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17 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5]，以兼御史大夫萧瑀为太子少傅。

李纲有足疾，上赐以步舆[6]，使之乘至阎下，数引入禁中，问以政事。每至东宫，太子亲拜之。太子每视事，上令纲与房玄龄侍坐。

先是，萧瑀与宰相参议朝政，瑀气刚而辞辩，房玄龄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玄龄、魏征、温彦博有微过，瑀劾奏之，上竟不问。瑀由此怏怏自失，遂罢御史大夫，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

18 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7]，诏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于碛口贮粮[8]，来者赈给，使者招慰，相望于道。大亮上言：“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臣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其益。况河西州县萧条[9]，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今又供亿此役，民将不堪，不若且罢招慰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碛，其人或自立君长，求称臣内属者，羁縻受

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19 八月，丙午，诏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

20 甲寅，诏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右仆射。靖性沈厚，每与时宰参议，恂恂如不能言。

21 突厥既亡，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万淑，万均之兄也。

22 戊午，突厥欲谷设来降。欲谷设，突利之弟也。颉利败，欲谷设奔高昌，闻突利为唐所礼，遂来降。

23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内属，置伊吾郡；隋乱，臣于突厥。颉利既灭，举其属七城来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

24 思结部落饥贫，朔州刺史新丰张俭招集之，其不来者，仍居碛北，亲属私相往还，俭亦不禁。及俭徙胜州都督，州司奏思结将叛，诏俭往察之。俭单骑入其部落说谕，徙之代州，即以俭检校代州都督，思结卒无叛者。俭因劝之营田，岁大稔。俭恐虏蓄积多，有异志，奏请和籴以充边储。部落喜，营田转力，而边备实焉。

25 丙子，开南蛮地置费州、夷州[10]。

26 己卯，上幸陇州。

【注释】

①卫士传餐而食：指日昃，论事未完，卫士不得下衙，不能坐食，故立驻传餐而食。

②照：察看，了解。

③劳神苦形：疲劳精神，苦害形体，即指疲劳战术，耗费精神，伤害身体。

④审熟便安：仔细考究成熟，便当安妥。

⑤"以前"句：唐东宫三少，即少师、少傅、少保，并正二品，掌教谕太子。

⑥步舆：即步挽舆，今天的轿子。舆，车，去轮人抬。

⑦伊吾：地名。或称伊吾卢，即今新疆哈密县。

⑧碛口：即伊吾东的碛口。

⑨河西州县：即指河西的甘、凉、瓜、沙、肃等州。

⑩费州：治今贵州思南县。　夷州：治今贵州德江县西南。

【译文】

15 秋，七月，初一，出现日食。

16 初二，皇上问房玄龄、萧瑀说："隋文帝是什么样的一位君主？"回答说："隋文帝勤于治理国家政务，每次临朝听政，有时到太阳偏西，同五品以上官员，还在引见他们，坐着讨论政事，卫士传递食物用餐，虽然性情不够仁德厚道，却也算得上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了。"皇上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不贤明又喜欢苛察。不贤明则了解有不通达透彻的地方，喜欢苛察就对于事物有众多怀疑，事物都靠自己决断，不信任群臣。天下范围极广，日理万机，虽然疲劳精神，苦害身体，怎么能一一处理得合情合理呢！群臣已经知道君主意图，只有采取君主的决定接受成规，虽然君主有过失背事理，也没有哪个敢劝谏和论争，这就是经历二代就灭亡的缘故。我就不是这样。选择天下的贤才，安置百官，让他们思考天下的事，由宰相把关，审慎考虑成熟便当安妥，然后再上奏使我闻知。有功就赏赐，有罪就刑罚，谁敢不竭尽心力来修治职责业务，还忧虑什么天下不能治理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从今以后，诏书敕

令推行到下面有不便当的，都应当执意上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尽量表达自己的意见。”

17 初十，任命前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兼御史大夫的萧瑀为太子少傅。

李纲脚有病，皇上将一乘步舆赐给他，让他乘坐到东宫阁下，数次召引他进入禁宫之中，向他询问政事。每次到东宫，太子都要叩拜他。太子每次视事听政，皇上都派李纲与房玄龄坐在旁边侍候顾问。

此前，萧瑀与宰相参议朝政，萧瑀气盛刚硬而善于辞辩，房玄龄等都不能与他抗辩，皇上多数不采用他的言论。房玄龄、魏征、温彦博曾经有细微的过失，萧瑀上奏弹劾他们，皇上终究不追问。萧瑀由此怏怏不乐，自觉失意，于是，罢除御史大夫，做太子少傅，不再参预朝政。

18 西突厥种族部落散居在伊吾地区，诏命任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在碛口贮备粮食，凡来此地均予赈给，又让使者招抚，于是来的人络绎不绝，相望于道。李大亮上奏言道：“要关怀遥远的人，必定先安抚附近的人，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使中国疲敝来供奉四夷，好像拔根本来增长枝叶一样。我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向外事奉戎狄的，都招致疲弊。如今招抚西突厥，只见劳力费财没见到效益。更何况河西州县景象萧条，突厥衰弱以来，才得以耕种收获；如今又放粮赈给，百姓不堪其苦，不如暂且停止招抚慰问。伊吾这个地方，大都是沙漠。这里的人有的自立君长，要求称臣向内地归属的，保持联络加以接受他们，使他们居住在塞外，作中国的藩篱屏障，这就是施给虚惠而收获实利的办法。”皇上听从他的意见。

19 八月，十四日，诏命认为：“平常服饰没有差别等次，从今以后，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衣服，四品、五品官员穿绯红色衣服，六品、七品官员穿绿色衣服，八品官员穿青色衣服，妇人随从他丈夫

的服色。”

20 二十二日，诏命任兵部尚书李靖为右仆射。李靖性情深沉厚道，每次与时人宰相参议政事，小心谨慎得像不能说话。

21 突厥已亡，营州都督薛万淑派遣契丹酋长贪没折游说晓谕东北诸夷族，奚、霫、室韦等十余个部族，都向内地归附。薛万淑，是薛万均的兄长。

22 二十六日，突厥欲谷设前来投降。欲谷设，是突利的弟弟。颉利失败，欲谷设逃奔到高昌，听到突利被唐以礼相待，于是前来投降。

23 九月，初六，伊吾城主子入京朝见。隋朝末年，伊吾向内归属，设置伊吾郡；隋朝丧乱，向突厥称臣。颉利已灭亡，以他所属的七座城池前来投降，因而以他所管辖的地区设置西伊州。

24 思结部落饥荒贫困，朔州刺史新丰人张俭招集他们，其中不来的，仍然居住在沙碛以北，亲属私自相互往返，张俭也不禁止。到张俭调迁胜州都督，州官上奏思结将要叛变，诏命张俭前往观察。张俭单骑进入其部落游说晓谕，让他们迁往代州，就以张俭摄代代州都督，思结最终无反叛的人。张俭趁势劝他们经营耕田，大有年成。张俭恐怕他们积蓄多了，有反叛意图，上奏请求官府调和购买来充实边防储蓄。部落高兴，经营耕田更加努力，而边防储备在这方面也充实了。

25 十四日，开拓南蛮土地设置费州、夷州。

26 十七日，皇上幸临陇州。

27 冬，十一月，壬辰[1]，以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

28 甲子，车驾还京师。

29 上读《明堂针灸书》[2]，云"人五藏之系，咸附于背。"戊寅，诏自今毋得笞囚背。

30 十二月，甲辰，上猎于鹿苑[3]；乙巳，还宫。

31 甲寅，高昌王麹文泰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贡，上遣文泰之臣厌怛纥干往迎之。魏征谏曰："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侍子，置都护，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来，劳费已甚，今借使十国入贡，其徒旅不减千人。边民荒耗，将不胜其弊。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倘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时厌怛纥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32 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4]，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

33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论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征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5]。"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6]，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7]，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

必败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征言。

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8]，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征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征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

34 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35 上谓秘书监萧璟曰[9]：“卿在隋世数见皇后乎？”对曰：“彼儿女且不得见，臣何人，得见之！”魏征曰：“臣闻炀帝不信齐王[10]，恒有中使察之，闻其宴饮，则曰‘彼营何事得遂而喜！’闻其忧悴，则曰‘彼有他念故尔。’父子之间且犹如是，况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视杨政道，胜炀帝之于齐王远矣。”璟，瑀之兄也。

36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既先可汗之子，为众所附，莫贺咄可汗所部酋长多归之。肆叶护引兵击莫贺咄，莫贺咄兵败，逃于金山⑩，为泥熟设所杀，诸部共推肆叶护为大可汗。

【注释】

①误，待考。

②《明堂针灸书》：盖《唐书·艺文志》所载《黄帝明堂经》、《明堂偃卧人图》、《明堂人形图》、《明堂孔穴图》之类针灸书。《素问》称雷公问黄帝以人身经络，黄帝坐明堂以授之。书名本此。或曰《明堂灸经》，专论灸法，有铜人图式，于人身正背左右侧伏，各详其穴处，并论各穴何者可灸，何者不可灸，故有如下诏文。

③鹿苑：县名。治今陕西高陵县西南。

④品藻：品评藻鉴，即评论鉴别。

⑤"饥者"句：见《孟子·尽心上》："饥者甘食，渴者甘饮。"言饥饿的人，什么都甜美；干渴的人，什么都好喝。

⑥浇讹：浮薄诈伪。

⑦霸道：古代指国君凭武力、刑法、权势进行统治的政策。

⑧外户不闭：外户与内户相对。重门击柝本御暴客，既无盗窃乱贼，则户无俟闭。

⑨萧瑀：与隋炀帝萧后同胞，故问及之。

⑩齐王：即隋齐王杨暕。

⑪金山：山名。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北。

【译文】

27 冬，十一月，壬辰日，任命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

28 初二，皇上车驾回京师。

29 皇上读《明堂针灸书》，说："人五脏之系，都附着在背部。"十

七日，诏命从今以后，不得笞打囚犯的背部。

30 十二月，十四日，皇上在鹿苑县打猎，十五日，返回皇宫。

31 二十四日，高昌王麹文泰入京朝贡。西域各国都想跟着文泰派遣使者入京进贡，皇上派文泰的臣子厌怛纥干前往迎接他们。魏征劝谏说："从前汉光武帝不听凭西域诸王遣送儿子入朝侍奉天子，设置都护，认为不可因为蛮夷劳顿中国。如今天下初步平定，先前文泰来朝，劳顿花费已经很厉害了，如今假使十国入京进贡，其徒众旅客不下千人。边疆民众的荒废耗损，将承受不了这个弊害。假若听凭其商人做买卖的来往，与边境民众交易互市，则可以，如果以宾客待遇对待他们，就不是中国的利益了。"当时，厌怛纥干已经出发，皇上立刻下令停止。

32 诸位宰相侍奉皇上饮宴，皇上对王珪说："你知识见解精明通达，又善于谈论，房玄龄以下宰臣，你应全部加以品评藻鉴，并且自己说说与他们相比如何？"王珪答道："孜孜不倦奉命国事，知道的无不努力去做，臣不如房玄龄。兼有文武才能，出外做将军，入内做宰相，臣不如李靖。陈述上奏详尽明确，出纳公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和治理紧急的事务，众多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我不如戴胄。以君赶不上尧、舜而羞耻，以劝谏争论为己任，我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恨丑恶，喜爱善良，我与他们几位相比，也稍有点长处。"皇上很认为是这样，众人也佩服他这准确的议论。

33 皇上初即帝位时，曾与众大臣谈到教化，皇上说："如今承接大乱之后，恐怕这民众不容易教化。"魏征回答说："不像皇上说的那样。因为长久安定下的民众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就很难教化；而经过变乱的民众忧愁困苦，忧愁困苦就容易教化。比如饥饿的人容易给他们食物，因为他们吃什么都甘甜；干渴的人容易供他们饮料，因为他们喝什么都好喝。"皇上很认为是这样。封德彝否定说："三代以后，人性逐渐浮薄诈伪，因此秦朝重用法律，汉代杂用霸术，大抵想要教化而不能够，难道能够教化而不想吗？魏征是个书

生，不识时务，若相信他空虚的言论，一定要败坏国家。”魏征说：“五帝、三王不因民众的变易却能教化，从前黄帝征服蚩尤，颛顼诛杀九黎，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殷纣，都能够亲自治理达到太平盛世，难道不是承接大乱之后吗！假若说古人淳厚朴实，逐渐变坏到浮薄诡诈，那么变到今天，应当都变化成鬼魅了，君主怎么还能够治理他们呢！”皇上最后听从魏征的言论。

元年，关中饥荒，米一斗价值绢布一匹；二年，天下发生蝗虫灾害；三年，发生了大水灾。皇上勤于安抚他们，民众虽东西就食，却不曾嗟叹怨恨。这一年，天下大丰收，流散的人都返回乡里，米一斗只值三、四钱，整年被判死刑的才二十九人。东到大海，南至五岭，都外户不闭，行人旅客不须携带粮食，在道路沿途可有旅舍取得供给。皇上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书的人都说：‘人主应当独自运用威权，不可委任给下臣。’又说：‘应当耀武扬威，讨伐四夷。’只有魏征劝我‘偃息武力，修建文教，中国已安定，四夷自然宾服。’我采用了他的言论。如今颉利被擒，他的酋长一并带刀宿卫，部落都袭用衣冠，是魏征的力量，只恨没使封德彝看到罢了！”魏征再叩拜辞谢说：“突厥被打败灭亡，海内康宁，都是陛下的威望恩德，我在这个上面出了什么力！”皇上说：“我能任用您，您能称所任之职，那么这功劳难道只在我身上吗！”

34 房玄龄上奏：“检阅府库中的铠甲兵仗，远远胜过隋代。”皇上说：“甲兵武器装备，实在不可缺少；然而隋炀帝的甲兵难道不充足吗！最后亡了天下。若你等尽力，使百姓安宁，这才是我的甲兵呢！”

35 皇上对秘书监萧璟说：“你在隋代多次见到皇后吗？”萧璟回答说：“她的儿女尚且不得见面，我是什么人，能够见到！”魏征说：“我听说隋炀帝不信任齐王，常常有中官考察他，听到他宴客饮酒，就说：‘他经营什么事得到成功而高兴！’听说他忧虑憔悴，就说‘他有别的意念故而如此。’父子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人呢！”皇上笑着说：“我如今看待杨政道，远胜过当年隋炀帝对待齐王。”萧

暾；是萧瑀的兄长。

36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是前可汗的儿子，被众人所依附，莫贺咄可汗所统辖的酋长大多归附他。肆叶护带兵攻击莫贺咄，莫贺咄的军队失败，逃到金山，被泥熟设所杀害，各部都推举肆叶护做大可汗。

五 年

1 春，正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2 癸酉，上大猎于昆明池，四夷君长咸从。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群臣。丙子，还宫，亲献禽于大安宫。

3 癸未，朝集使赵郡王孝恭等上表[①]，从四夷咸服，请封禅[②]；上手诏不许。

4 有司上言皇太子当冠[③]，用二月吉，请追兵备仪仗。上曰："东作方兴[④]，宜改用十月。"少傅萧瑀奏："据阴阳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动依阴阳，不顾礼义，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与吉会。农时最急，不可失也。"

5 二月，甲辰，诏："诸州有京观处[⑤]，无问新旧，宜悉划削，加土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6 己酉，封皇弟元裕为郐王，元名为谯王，灵夔为魏王，元祥为许王，元晓为密王。庚戌，封皇子愔为梁王，恽为郯王，贞为汉王，治为晋王，慎为申王，器为江王，简为代王。

7 夏，四月，壬辰，代王简薨。

8 壬寅，灵州斛薛叛[⑥]，任城王道宗追击，破之。

9 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赎

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

10 六月，甲寅，太子少师新昌贞公李纲薨。初，周齐王宪女，孀居无子，纲赡恤甚厚[7]。纲薨，其女以父礼丧之。

11 秋，八月，甲辰，遣使诣高丽，收隋氏战亡骸骨，葬而祭之。

12 河内人李好德得心疾，妄为妖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被疾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蕴古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上怒，命斩之于市，既而悔之，因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

权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有宠于上，由是诸大臣数被谴怒。魏征谏曰："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上默然，赐绢五百匹。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

13 九月，上修仁寿宫，更命曰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以"乱离甫尔，百姓凋弊，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于我非亲，但以忠直体国，知无不言，知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璡修洛阳宫，璡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上遽命毁之，免璡官。

14 冬，十月，丙午，上逐兔于后苑，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谏曰："天命陛下为华、夷父母，奈何自轻！"上又将逐鹿，

思力脱巾解带，跪而固谏，上为之止。

15 初，上令群臣议封建；魏征议以为："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赋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阙。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运祚修短[①]，定命自天，尧、舜大圣，守之而不能固；汉、魏微贱，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勋戚子孙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后，将骄淫自恣，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不若分王诸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使各守其境，协力同心，足扶京室；为置官寮，皆省司选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贡礼仪，具为条式。一定此制，万世无虞。"十一月，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为条例，定等级以闻。"

16 丁巳，林邑献五色鹦鹉，丁卯，新罗献美女二人；魏征以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鹦鹉犹能自言苦寒，思归其国，况二女远别亲戚乎！"并鹦鹉，各付使者而归之。

17 倭国遣使入贡，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与其王争礼，不宣命而还。

18 丙子，上祀圜丘。

【注释】

①朝集使：唐各道每年派使者朝集于京师谒见皇帝宰相，称朝集使。一般都在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于尚书省与群官礼见，然后集于考堂，应考绩之事。元日，陈其贡篚于殿庭。

②封禅：古帝王祭天地之典礼。即于泰山封坛祭天，于梁父肺场祭地，作为国家大典。

③冠：加冠，加冠之礼。

④东作：春作，即春天的耕作。古五行说，四季、四时与五行的本配，故《广韵》：东，春方也。以春训东。

⑤京观：古战胜者，将战败者尸骨堆积如山丘，以旌战功曰京观。

⑥斛薛：部落名。北魏时属高车部。高车，或曰敕勒、铁勒，散居漠北。唐太宗时铁勒十一部已来归，而以斛薛部为高阙州。

⑦"周齐王宪女"句：李纲曾作过齐王宇文宪的参军，故有此举。

⑧运祚：国运福祚。

【译文】

五年(辛卯，公元 631 年)

1 春，正月，诏令和尚、尼姑、道士敬拜父母。

2 十三日，皇上在昆明池大举围猎，四方夷族的首领都随从陪同着。十四日，宴请高昌王麹文泰及群臣。十六日，回宫，皇上亲自向大安宫的太上皇李渊献野禽。

3 二十三日，朝集使赵郡王李孝恭等上表，认为四方夷族全部归服，请求皇上行封禅大典；皇上亲手书写诏书不准许。

4 有关部门上表称应当给皇太子行加冠礼，用二月的吉日，请求追赐兵备仪仗。皇上说："春耕正开始，宜改用十月的吉日。"太子少傅萧瑀上奏："根据阴阳历书，不如用二月吉日。"皇上说："吉凶在于人为。假若动辄依据阴阳，不顾礼义，吉利可以得到吗！遵循正道行动，自然与吉祥会合。农时最为紧要，不可失掉。"

5 二月，十四日，诏命："各州有京观的地方，不论新旧，应当全部铲削，添加泥土成坟，以掩蔽好枯骸朽骨，不要使其暴露出来。"

6 十九日，封皇弟元裕做郐王，元名做谯王，灵夔做魏王，元祥做许王，元晓做密王。二十日，封皇子愔做梁王，恽做郯王，贞做汉王，治做晋王，慎做申王，器做江王，简做代王。

7 夏，四月，初三，代王李简逝世。

8 十三日，灵州斛薛部叛变，任城王李道宗追击，打败了斛薛部。

9 隋朝末年，不少中国人沦没于突厥，到突厥投降，皇上派遣使臣用金帛赎回他们。五月，初七，有关部门上奏，共赎得男女八万口。

10 六月，二十六日，太子少师新昌贞公李纲逝世。当初，北周齐王宇文宪的女儿，寡居没有儿子，李纲对她赡养抚恤很多。李纲逝世，齐王之女用父礼服丧。

11 秋，八月，十七日，派遣使臣前往高丽，收拾隋室战争死亡者的骸骨，加以埋葬并作祭典。

12 河内人李好德得了心病，乱说妖话，下诏书按察这件事。大理寺丞张蕴古上奏："李好德得心病有证明，依法不应当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奏道："张蕴古籍贯在相州，李好德的兄长李厚德是该地刺史，是循私情阿谀放纵，按察的事不合实际。"皇上发怒，下令在市上将李好德斩首，事后却后悔，因而诏令："从今以后，有犯死罪的，即使命令立即处决，仍然要三次复奏才刑处。"

权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都因告发别人阴私在皇上面前受到宠幸，由此各大臣数次被谴责怒骂。魏征劝谏说："权万纪等小人，不识治国大体，以告发别人阴私为正直，以谗毁别人为忠诚。陛下不是不知道他们无能，大概是利用他们讲话无所避讳禁忌，想用来警告鞭策群臣罢了。而权万纪等人，挟持君恩，依仗君势，使他们的奸谋得逞，大凡所弹劾攻击的，都没什么罪。陛下纵然没能够举用善良而砥砺世俗，而为什么亲昵奸邪的人来自我损害呢！"皇上沉默不语，赐魏征绢五百匹。久后，权万纪等奸诈的情状自我败露，都获罪被惩罚。

13 九月，皇上建修仁寿宫，更名叫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劝谏，认为"动乱刚结束不久，百姓穷困潦倒，国家府库空虚，若营造不休，官民辛劳耗费，恐怕不能承受！"皇上嘉奖他

说:"戴胄与我并非亲戚,只是用忠直体谅国情,知无不言,因此用官职爵位酬谢他罢了。"过了很久,最终还是命令将作大臣窦璡修建洛阳宫,窦璡开凿池塘,修筑假山,装饰华丽奢靡。皇上迅速命令毁掉,免除窦璡官职。

14 冬,十月,二十日,皇上在后苑追逐兔子,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劝谏说:"天命陛下做华夏、四夷的父母,为什么自我轻贱呢!"皇上又要去追逐猎鹿,执失思力脱下巾衫解掉腰带,跪着坚决劝说,皇上因此才罢。

15 当初,皇上令群臣议论分封建立诸侯制,魏征议论认为:"假若分封建立诸侯,那么卿大夫就都凭借俸禄生活,一定导致沉重的税敛。又,京畿征收的赋税不多,所凭借京畿以外的,假若全部分封给诸侯国邑,经费立即缺乏。又,燕、秦、赵、代都连带着境外夷族,若有警报急务,向内地征调追增兵力,难以赶赴。"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国祚长短,决定于天,尧、舜都是大圣人,守定国祚却不能长久;汉、魏虽然微贱,却国运长久,推却不掉。如今让功勋亲戚子孙都有民众社稷,换代之后,将骄奢淫逸自我恣肆,相互攻战残杀,危害民众更深,不如郡守县令更迭居处。"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不如分封王室宗子,不使过大,以州县间隔他们,杂错地居处,互相维持牵制,使他们各自守护他们的境地,协力同心,足以支撑京都王室;给他们设置僚属,都由省司选择任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贡礼仪,都订有条例格式。一定此制,万世无忧。"十一月,初一,诏命:"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应令作镇藩部,传给子孙,没有大的缘故,不要罢黜免官,有关部门明确列出条例,定出等级向上奏闻。"

16 初二,林邑贡献五色鹦鹉;十二日,新罗贡献美女二人;魏征认为不应该接受。皇上高兴地说:"林邑的鹦鹉还能够自言苦寒,想回归它的国家,更何况二位美女远别亲戚呢!"一并鹦鹉,分别交付使者带回去。

17 倭国派遣使者入京进贡，皇上派新州刺史高表仁手持旌节前往抚慰。高表仁与他们的国王争礼节，没宣布诏命就返回朝中。

18 二十一日，皇上在圜丘祭天。

19 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十六州、四十七县[1]。

20 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断狱，唯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乎！"丁亥，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2]，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3]。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全活甚众。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唯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4]。

21 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彠等复上表请封禅，不许。

22 壬寅，上幸骊山温汤；戊申，还宫。

23 上谓执政曰："朕常恐因喜怨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24 康国求内附[5]。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倘有急难，于

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

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征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25 上尝与侍臣论狱，魏征曰：“炀帝时尝有盗发，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讯取服，凡二千余人，帝悉令斩之。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上曰：“此岂唯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26 是岁，高州总管冯盎入朝。未几，罗窦诸洞獠反[6]，敕盎帅部落二万，为诸军前锋。獠数万人，屯据险要，诸军不得进。盎持弩谓左右曰：“尽吾此矢，足知胜负矣。”连发七矢，中七人。獠皆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上美其功，前后赏赐，不可胜数。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万余人，珍货充积；然为治勤明，所部爱之。

27 新罗王真平卒，无嗣，国人立其女善德为王。

【注释】

①党项：我国古民族名。汉为西羌的一支。初居今四川青海甘肃一带。南北朝时渐强，唐贞观三年，以其地置轨州。

②尚食：官署名。即尚食局，属殿中监，有奉御直长，掌御膳，专供皇帝膳食。

③内教坊：官署名。武德年间，于禁中所置，有内教博士。 太常：即太常寺，有太常乐署、鼓吹署，供皇室宫廷乐用。

④恶逆：罪恶科名。隋立十恶之科，四曰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唐因用之。

⑤康国：康居国，古西域国名。又名萨末鞬、飒末鞬，元魏谓悉万斤。其王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

⑥罗窦：地名。唐属窦州，因罗窦洞而得名。在今广东信宜县西南镇隆。

【译文】

19 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拓党项的土地十六州、四十七个县。

20 皇上对侍臣说："我认为死刑至关重大，因此使令三次反复奏闻，大抵是想思考得详尽成熟的缘故。而有关部门在片刻之间，三次复奏就已经完了。又，古时候处人死刑，君主为此撤销奏乐，减少膳食 。我宫廷中没有常设的音乐，然而常常为此不饮酒吃肉，只是没有在法令文中著明。又，各部门断案判刑，只根据法律条文，虽然情有可原，而不敢违犯法令，这中间难道能够完全没有冤枉吗！"初二，立下制度："判决死刑囚犯的，二天之中要五次反复奏闻，下到各州的三次反复奏议；行刑的日子，尚食局不进奉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寺不奏乐。上述规定全部使门下省反复视察。有根据法律当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录述其情状向上奏闻。"由此保全存活很多人。这五复奏的，在处决前一二天内进行，到处决日又进行三复奏；只有犯了恶逆罪的一复奏而已。

21 十四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彟等人再次上表请求举行封禅大典，没允许。

22 十七日，皇上幸临骊山温泉汤池；二十三日，返回皇宫。

23 皇上对执政的大臣说："我常常恐怕因喜怒乱行赏罚，所以要你们极力谏争。你们也应接受别人的劝谏，不可以自己所欲望的，

来厌恶别人违背自己的欲望。假若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劝谏,怎么能劝谏别人。”

24 康国要求向唐朝内地归附。皇上说:“前代的帝王,喜欢招抚绝远地域的国家,来求得降服远方的盛名,对于实用毫无益处而且糜费困弊百姓。如今康国归附,倘若有了紧急危难,在道义上说不得不援救。军队行动万里,怎么不疲劳?劳困百姓取得虚有的名声,我是不做的。”于是没接受康国归附。

皇上对侍臣说:“治国有如治病,病虽然痊癒,还应当护理一段,倘若马上自我放纵,病一复发,就不可救药了。如今中国幸运安定,四方夷族都宾服,实在是从古以来所稀少的,然而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只恐怕不能有终,因此要数次听你们的劝谏和争论。”魏征说:“国家内外治理安定,我不认为可喜,只喜陛下居安思危罢了。”

25 皇上曾与侍臣讨论刑狱之事,魏征说:“隋炀帝时曾有过盗窃案发生,炀帝命令於士澄逮捕盗贼,稍微涉及到有嫌疑的,都进行拷打讯问取证使其服罪,共二千余人,炀帝都命令把他们斩首。大理寺丞张元济奇怪那么多人涉及嫌疑,试着探究其中情状,里面五个人曾做过盗贼,其余都是善良平民百姓;竟然不敢将此事上奏,全部把他们杀掉。”皇上说:“这怎么只是炀帝无道,他的臣子也没有尽忠。君臣都如此,怎么能够不灭亡!你们应当以此为诫!”

26 这一年,高州总管冯盎入朝。不久,罗窦各洞的獠人造反,命令冯盎率领部落二万,作各军的前锋。獠数万人,据有险要之地,各军不得前进。冯盎手持弓弩对左右的人说:“射完我这些箭,足以知晓胜负了。”接连发射七箭,射中七人。獠人全部逃跑,乘机纵兵追击,斩首千余级。皇上赞美他的功劳,前后赏赐,不可尽数。冯盎所居处的地方二千里,奴婢一万多人,珍奇宝物很多;然而治事勤勉清明,所有的部下爱戴他。

27 新罗王真平逝世,没有子嗣,国人拥立他的女儿善德做国王。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纪十　起玄默执徐，尽强圉作噩四月，凡五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

贞观六年

1 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2 癸酉，静州獠反，将军李子和讨平之。

3 文武官复请封禅[①]，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②]，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③]，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群臣犹请之不已，上亦欲从之，魏征独以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国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谷未丰邪？"

曰:"丰矣!""符瑞未至邪④?"曰:"至矣!""然则何为不可封禅?"对曰:"陛下虽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赉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赏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

4 上将幸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谏。上曰:"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赐思廉绢五十匹。

监察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东宫在宫城之中,而大安宫乃在宫城之西,制度比于宸居⑤,尚为卑小,于四方观听,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⑥,陛下宜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署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⑦,窃所未安。今行计已成,不可复止,愿速示返期,以解众惑。又,王长通、白明达皆乐工,韦槃提、斛斯正止能调马,纵使技能出众,正可赉之金帛,岂得超授官爵,鸣玉曳履⑧,与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窃耻之!"上深纳之。

5 上以新令无三师官⑨,二月,丙戌,诏特置之。

【注释】

①文武官复请封禅:所谓"复",是对上年诸州朝集使请封禅而言。

②事天扫地：事奉上天清扫土地，为祭祀天地前奏。

③封数尺之土：封土为坛，为祭祀之所，是古时祭天地的必备礼仪形式。故有天坛地坛之称，为祭祀天地场所。

④符瑞：符命祥瑞。符应天命的吉祥征兆。古代迷信，认为天降祥瑞与人事相应。

⑤宸居：天子所居。本北极星所在为宸，借指帝王所居，又引申为王位、帝王代称。

⑥春秋：年岁。以春秋两季指代年岁，以偏概全。

⑦温清之礼：子使父寝处冬暖夏凉之礼。《礼记·曲礼》："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

⑧鸣玉曳履：鸣玉佩，曳文履。鸣玉佩，使装饰有玉的佩带上的玉发出鸣声。是一种相礼；曳文履，拖着文饰的薄底鞋子。这全是达官贵人装饰。

⑨三师：唐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正一品，天子所师法，无所总职。

【译文】

唐纪十　起壬辰（公元632年），至丁酉（公元637年）四月，共五年四个月。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

贞观六年（壬辰，公元632年）

1 春，正月，初一，出现日食。

2 十九日，静州獠人造反，将军李子和讨伐平息了獠人反叛。

3 文武官员再次请求举行封禅大典，皇上说："你们都认为举封泰山禅梁父大典是帝王盛壮之事，我认为不是这样。假若天下治理安定，家家自给，人人丰足，虽不封禅，又有什么伤害呢！从前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没封禅，后世难道认为汉文帝的贤德赶不上秦始皇吗！况且事奉上天扫地而祭祀，何必登上泰山之巅，堆积数尺高的土坛，然后才可以展求其诚心敬意吗！"群臣还请求封禅不止，皇上也想听从，魏征独自认为不可以。皇上说："你不想要我封禅，认为我的功劳不够高吗？"回答说："够高了！""德行不深厚吗？"回答

说:"够厚的了!""中国还没安定吗?"回答说:"够安定了!""四夷还没归服吗?"回答说:"都归附了!""年谷没丰收吗?"回答说:"丰收了!""符命祥瑞征兆还没有到吗?"回答说:"到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封禅?"回答说:"陛下虽有这六个条件,然而承接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没有恢复,府库粮仓还很空虚,而且车驾向东巡行,千骑万乘,这供给顿止的劳苦费用,不容易承担。尚且陛下封禅,则万国都云集,遥远夷族的君长,都当然随从;如今从伊水、洛水以东至大海、泰山,人烟还很稀少,满眼灌木丛生,莽草深茂,一片荒凉,这就是导引戎狄人进入腹地之中,把虚弱展示给他们。何况赏赐供给无数,未能满足远方来人的欲望;蠲免赋役连年,不能补偿百姓的辛劳;崇尚空名而受到实害,陛下将怎么采用呢!"遇上黄河南、北数州发生大水灾,封禅的事于是就搁置下来了。

4 皇上要幸临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劝谏。皇上说:"我有气喘病,暑热就发作加剧,前往避暑罢了。"赏赐姚思廉绢布五十匹。

监察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东宫在宫城之中,而大安宫却在宫城的西边,建制规模同天子的居处相比,还是低小,对于天下人的视听,未免有些不足。应该增修扩大,以满足中外人士的愿望。又,太上皇年岁已高,陛下应早晚侍候膳食。如今九成宫离京城三百多里,太上皇有时思念陛下,陛下怎么赶赴回来呢?又,皇上这次行动,想去避暑;太上皇还留在暑热之中,而陛下独自居住凉爽之处,为人子应有冬日使其暖,夏日使其凉之礼,我私下为陛下有所不安。如今行动计划已成定论,不可再停止,愿迅速昭示返回日期,来解除众人的困惑。又,王长通、白明达都是乐工,韦槃提、斛斯正只能调习马匹,纵使技能超众,可以赐予金帛,怎么能超越规格授予官爵,使其鸣玉佩,曳文履,与士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坐而食,我私下以此为耻辱!"皇上深信其言,采纳了他的意见。

5 皇上因新的法令没有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官,二月,初二,诏

命特设置三师官。

6 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宫。

7 庚午，吐谷浑寇兰州，州兵击走之。

8 长乐公主将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①。魏征谏曰："昔汉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岂得与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阳。今资送公主，倍于长主，得无异于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叹曰："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因请遣中使赍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赐征②，且语之曰："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③。"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④，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9 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邹襄公张公谨卒。明日，上出次发哀。有司奏，辰日忌哭⑤。上曰："君之于臣，犹父子也，情发于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10 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酆悼王元亨薨⑥。辛亥，江王嚣薨。

11 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骑支遣使入贡⑦。初，焉耆入

中国由碛路，隋末闭塞，道由高昌。突骑支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上许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

12 辛未，宴三品已上于丹霄殿。上从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炀帝威加夷、夏，颉利跨有北荒，统叶护雄据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与公等所亲见，勿矜强盛以自满也！"

13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发兵击薛延陀，为薛延陀所败。

肆叶护性猜狠信谗，有乙利可汗[8]，功最多，肆叶护以非其族类，诛灭之，由是诸部皆不自保。肆叶护又忌莫贺设之子泥孰，阴欲图之，泥孰奔焉耆。设卑达官与弩失毕二部攻之，肆叶护轻骑奔康居[9]，寻卒。国人迎泥孰于焉耆而立之，是为咄陆可汗，遣使内附。丁酉，遣鸿胪少卿刘善因立咄陆为奚利邲咄陆可汗。

14 闰月，乙卯，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昔为仇雠[10]，不谓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征、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征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征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11]。'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征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15 戊辰，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12]，上赐手诏，称：

“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注释】

①“长乐公主”句：唐制，皇姑为大长公主，姊为长公主，女为公主。如长乐公主，长乐为号，因为在位皇帝唐太宗之女称公主；永嘉长公主，永嘉为号，系高祖之女，称长公主。出降，出阁下嫁。

②中使：帝王宫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充任。

③田舍翁：老农夫，乡巴佬。

④朝服：此指皇后受册、助祭、朝会大事之服。其服为袆衣，深青织成，画有翚（野鸡）图纹，赤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黼领，朱罗縠褾襈，蔽膝随裳色，以缘领为缘，用翟为章三等，青衣革带，大带随衣色，裨纽约佩，绶如天子，青褾，舄加金饰，首饰大小华十二树，以象衮冕之旒，又有两博鬓。

⑤辰日忌哭：传说中的彭祖百忌，辰不哭泣。

⑥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县。

⑦焉耆：古西域城国名，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地。其东邻古高昌国。

⑧乙利可汗：西突厥小可汗。

⑨康居：古西域城国名。约当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

⑩王珪、魏征，昔为仇雠：指王、魏事隐太子，劝其图帝。

⑪“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语见《尚书·皋陶谟》。言你们不要当面屈从，退后又有话说。

⑫《圣德论》：赞颂功德的论述。圣德，通德，圣明之德。

【译文】

6 三月，十五日，皇上幸临九成宫。

7 十七日，吐谷浑寇犯兰州，兰州的军队打跑了他们。

8 长乐公主要出阁下嫁，皇上因公主是皇后所生，特别喜爱，命有关部门物资陪送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征劝谏说：“从前汉明

帝要分封皇子采邑时,说:'我的儿子怎么能与先帝的儿子相比!'都下令分封给相当于楚王、淮阳王采邑的一半。如今物资陪送给公主,比长公主多一倍,能够不和汉明帝的想法差异吧!"皇上赞同他的言论,进入后宫告诉皇后。皇后感叹地说:"我总是听到陛下称赞魏征,不知道其中缘故,如今看到他引用礼义来抑制君王的私情,才知道他真是辅佐社稷的大臣!妾与陛下为结发夫妻,多蒙恩宠礼遇,每次言事还要察言观色,不敢轻易触犯威严;何况大臣与陛下关系较为疏远,竟能如此直谏,陛下不可以不听从。"因而请求派遣宫中使者带着四百缗钱、四百匹绢来赏赐魏征,并且告诉他说:"听说您正直,如今见到,因此来赏赐您。您应常常秉持这正直之心,不要改变。"皇上曾经有次罢朝回宫,恼怒地说:"有机会一定杀掉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是谁,皇上说:"魏征每每当廷侮辱我。"皇后退去,穿好朝拜服饰立在宫庭之中,皇上惊奇地问这是什么缘故。皇后说:"妾听说主明然后臣直,如今魏征正直,是由于陛下贤明的缘故,妾岂敢不向皇上恭贺!"皇上才高兴起来。

9 夏,四月,初八,襄州都督邹襄公张公谨逝世。第二天,皇上出宫到丧所哀悼。有关部门上奏,这天是辰日,彭祖百忌,辰日忌哭。皇上说:"君主对于臣子,像是父子,情感发自内心,怎能避讳辰日!"于是哭悼公谨。

10 六月,十七日,金州刺史鄫悼王李元亨逝世。二十九日,江王李嚣逝世。

11 秋,七月,初四,焉耆王突骑支派遣使臣入京进贡。当初,焉耆进入中国经由沙漠道路,隋朝末年此路闭塞,道路是由高昌国过。突骑支请求再开通沙漠上的道路,以便利往来,皇上允许他的请求。因此,高昌愤恨他。派兵袭击焉耆,大肆掠夺而去。

12 十九日,在丹霄殿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皇上面色从容地说:"中外治理安宁,全靠您们的力量。然而,隋炀帝威严加于边夷、诸夏,颉利跨有北方荒远之地,统叶护雄据西域之地,如今都覆灭消

亡，这是我与您们都亲眼见到的，不要矜夸强盛骄傲自满！”

13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发动军队攻击薛延陀，被薛延陀打败。

肆叶护性情猜疑狠毒，听信谗言，有位乙利可汗，功勋最多，肆叶护认为他不是同族同种的人，把他诛杀消灭，由此诸部都不能自我保全。肆叶护又忌恨莫贺设的儿子泥孰，要暗中图谋他，泥孰逃奔到焉耆。设卑达官与弩失毕二部攻击他，肆叶护轻骑奔往康居，不久死了。国人迎接泥孰于焉耆立他做可汗，这就是咄陆可汗，派遣使臣向唐朝内附。(八月)十六日，派鸿胪少卿刘善因立咄陆为奚利邲咄陆可汗。

14 闰八月，初四，皇上在丹霄殿宴请亲近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征，从前是仇敌，没想到今日能在这共同宴欢。”皇上说：“魏征、王珪对所做的事情竭尽心力，因此我任用他们。然而，魏征每次进谏，我没听从，我和他言谈就不应声，为什么？”魏征回答说：“我认为事情不可行，所以诤谏；若陛下不听从而我应和了，则事情于是又施行了，所以不敢答应。”皇上说：“姑且答应而后再谏，又有什么伤害呢？”回答说：“从前舜告诫群臣：‘你们不可当面顺从，退下又有背后的一套言论。’我内心明知不对却口头上应和陛下，就是当面顺从，难道是稷、契事奉舜的用意吗？”皇上大笑着说：“人们说魏征举止粗疏简慢，我看他态度更加觉得妩媚，正是为了这个罢了！”魏征起身，拜谢道：“陛下开导我，让我畅所欲言，故我得以尽这份愚忠；倘若陛下拒绝而不接受，我怎敢数次触犯龙颜呢！”

15 十七日，秘书少监虞世南献上《圣德论》，皇上赐给他手写诏书，称：“您的评价太高了。朕怎么敢比拟上古，只比近代帝王稍微强一点罢了。然而您才看到开始，未知最终。倘若朕能善始善终，那么这[illegible]论可传之后世；如若不然，恐怕只会成为后世的笑柄！”

16 九月，己酉，幸庆善宫[①]，上生时故宅也，因与贵人宴，赋诗。起居郎清平吕才被之管弦[②]，命曰《功成庆善乐》，使童子八佾为《九功之舞》[③]，大宴会，与《破陈舞》偕奏于庭。同州刺史尉迟敬德预宴[④]，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谕解之。敬德拳殴道宗，目几眇，上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葅醢[⑤]，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敬德由是始惧而自戢。

17 冬，十月，乙卯，车驾还京师。帝侍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帝亲为上皇捧舆至殿门，上皇不许，命太子代之。

18 突厥颉利可汗郁郁不得意，数与家人相对悲泣，容貌羸惫。上见而怜之，以虢州地多麋鹿[⑥]，可以游猎，乃以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辞，不愿往。癸未，复以为右卫大将军。

19 十一月，辛巳，契苾酋长何力帅部落六千余家诣沙州降[⑦]，诏处之于甘、凉之间，以何力为左领军将军。

20 庚寅，以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帝谓叔达曰："卿武德中有谠言[⑧]，故以此官相报。"对曰："臣见隋室父子相残，以取乱亡，当日之言，非为陛下，乃社稷之计耳！"

21 十二月，癸丑，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

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征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

22 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

23 是岁，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

24 公卿以下请封禅者前后相属，上谕以"旧有气疾，恐登高增剧，公等勿复言。"

25 上谓侍臣曰："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事小，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关龙逢忠谏而死[9]，朕每痛之。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朕常为公辈念关龙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26 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10]。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注释】

①庆善宫：唐高祖旧宅，武德六年（公元 623 年）以武功宫改名，在今陕西武功县西渭河北岸的普集镇。

②起居郎：唐门下省起居郎二人，掌录天子起居法度。　清平县：治今山东临清县东南。

③《功成庆善乐》：起居郎吕才将皇上所赋之诗被以管弦成为的乐章。

八佾：古天子专用舞乐。佾，舞列。八佾，八人成列，共八八六十四人组成。《九功之舞》系吕才将《功成庆善乐》，以童子六十四人冠进德冠，紫袴褶，长袖，漆画，屣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与《破陈舞》以象武德相对。

④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县。

⑤韩、彭葅醢：韩信、彭越，皆因恃功自骄，被剁成肉酱。

⑥虢州：治今河南卢氏县。

⑦契苾：古民族名。即敕勒诸部之一。居住我国西北。　沙州：治今甘肃敦煌。

⑧谠(dǎng 党)言：直言、善言。

⑨关龙逢：传说夏之贤臣。夏桀无道，为酒池糟丘，关龙逢极谏，为桀囚而杀之。

⑩造次：急遽，轻率。

【译文】

16 九月，二十九日，幸临庆善宫，这是皇上初生时的旧住宅，因而同显贵宴饮，赋诗。起居郎清平人吕才命以所赋诗被之管弦而成乐章，命名叫做《功成庆善乐》，使用童子八人成列，共八八六十四人组成《九功之舞》，大宴会时，与《破陈舞》一同在庭中演奏。同州刺史尉迟敬德参加宴会，有班列在他上位的，敬德发怒说："你有什么功劳，坐在我上面！"任城王李道宗位次在他的下面，来晓谕劝解他。敬德用拳殴打道宗，眼睛几乎被打瞎。皇上不高兴而罢宴，对敬德说："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心中常责怪他，因此想与卿等共同保全富贵，令子孙不绝。然而你身居官位数次触犯法令，才知道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不是高祖的罪过。国家的纲纪，只有靠赏与罚来维持，不是份内的恩惠，也不能数次得到，努力自我修养整饬，不要留下后悔！"敬德由此开始恐惧而自我收敛。

17 冬，十月，初五，皇上车驾返回京师。皇上在大安宫侍候太上皇宴饮，皇上与皇后相继献出饮料膳食及服饰御用的物品，夜晚很久才罢宴。皇帝亲自为太上皇扶车舆到殿门，太上皇不允许，命太

子代替。

18 突厥颉利可汗郁郁不得志，数次与家中的人相对悲泣，容貌羸弱疲惫。皇上见到怜惜他，因虢州地方多产麋鹿，可以游猎，就任颉利做虢州刺史，颉利辞谢，不愿前往。(十一月)初四，再任命他做右卫大将军。

19 十一月，初二，契苾酋长何力率领部落六千余家到沙州投降，诏命把他们安置在甘州、凉州之间居处，任何力做左领军将军。

20 十一日，任左光禄大夫陈叔达做礼部尚书。皇上对陈叔达说："卿在武德中有直言，因此用这官爵来报答你。"回答说："臣见隋室父子相互残杀，而自取乱亡，当时的言语，不是为了陛下，而是为了社稷之大计罢了！"

21 十二月，初四，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说："深愿陛下常常象贞观初年那样，就好了。"皇帝说："朕近来在听政方面有些怠惰吗？"魏征说："贞观的初年，陛下志在节俭，追求劝谏不倦。近来营建修缮较多，进谏言的很有些忤旨，这将是所不同的地方罢了！"皇上击掌大笑着说："确实有这种事。"

22 二十二日，皇上亲自录问监狱囚犯，看到应处死刑的人，怜悯他们，放他们回家，限他们以来年秋天为期前来受死刑。于是敕令天下应处死刑的囚犯，都释放遣送回家，使他们到期来到京师。

23 这年，党项羌前后向内地归属的有三十万人。

24 公卿以下请求封禅的前后接连不断，皇上告谕，因"旧有气喘病，恐怕登高加剧，公等不要再谈这件事。"

25 皇上对侍奉的大臣说："朕近来决断事务有的不能完全依照律条法令的，你们认为是小事，不再执意启奏。那么，事情没有不是由小变大的，这就是危机灭亡的开端。从前关龙逢忠诚苦谏而死，我每每为他痛心。隋炀帝骄傲暴虐而亡，是你们所亲眼见到的。你们应经常为我思考隋炀帝的灭亡，我经常替你们念及关龙逢的死去，怎么还怕君臣不相互保全呢！"

26 皇上对魏征说:“为官职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轻率。任用一位君子,则君子都到来,任用一位小人,则小人竞相引进了。”答道:“是的。天下未定时,则专门取用他的才能,不考究他的品行,丧乱已平定,则不是才能品行兼备的不可任用。”

七 年

1 春,正月,更名《破陈乐》曰《七德舞》[①]。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萧瑀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上曰:“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瑀谢曰:“此非臣愚虑所及。”魏征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俯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

2 三月,戊子,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语,左迁同州刺史。庚寅,以秘书监魏征为侍中。

3 直太史雍人李淳风奏灵台候仪制度疏略[②],但有赤道,请更造浑天黄道仪,许之。癸巳,成而奏之。

4 夏,五月,癸未,上幸九成宫。

5 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击反獠[③],破之。

6 秋,八月,乙丑,左屯卫大将军谯敬公周范卒。上行幸,常令范与房玄龄居守。范为人忠笃严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终于内省,与玄龄相抱而诀曰:“所恨不获再奉圣颜!”

7 辛未，以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④，使击反獠。

8 九月，山东、河南四十余州水，遣使赈之。

9 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10 冬，十月，庚申，上还京师。

11 十一月，壬辰，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⑤，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⑥；如其有才，虽雠不弃，魏征等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

12 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⑦；丙辰，校猎少陵原⑧。戊午，还宫，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⑨。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⑩。"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

13 帝谓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曰⑪："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世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

14 工部尚书段纶奏征巧工杨思齐，上令试之。纶使先造傀儡⑫。上曰："得巧工庶供国事，卿令先造戏具，岂百工相

戒无作淫巧之意邪⑬!”乃削纶阶。

15 嘉、陵州獠反⑭,命邛江府统军牛进达击破之。

16 上问魏征曰:“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忘,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辞色愈温,尝曰:“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

【注释】

①《破陈乐》:即《秦王破陈乐》。《新唐书·乐志》记载:“《七德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陈,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陈乐》。” 《七德舞》:《左传》记载:“楚庄王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故以为乐舞之名。”

②直太史:值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的太史。

③雅州:治今四川雅安县西。

④龚州:治今广西南平县。

⑤开府仪同三司:唐为一品文散官称号。 司空:即司工,掌握工程建筑的高级官员。

⑥“苟无或才”句:神符少威严,不能御下,又足不良于行,出是归第。

⑦芙蓉园: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即曲江池。是隋文帝离宫。因文帝恶其名曲,改名芙蓉。

⑧少陵原: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因西汉宣帝许后墓称少陵而得。

⑨未央宫:故汉宫,在长安宫城北禁苑之偏西。

⑩“昔汉高祖”句:汉高祖十年,置酒未央宫,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⑪左、右庶子:唐太子属官,掌教养训戒等事。

⑫傀儡:木偶戏。

⑬百工相戒无作淫巧：引《月令》语意，云：孟春三月，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⑭嘉、陵州：嘉州、陵州，治今四川乐山县、仁寿县。

【译文】

七年（癸巳，公元 633 年）

1 春，正月，把《破陈乐》更改名称叫《七德舞》。十五日，在玄武门宴会三品以上官员及州牧、蛮夷酋长，演奏《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萧瑀上奏言道："《七德舞》表现圣上的武功，有未尽意之处，请写出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被擒获的情状。"皇上说："他们都是一时的英雄，如今朝廷中的大臣往往曾经北面称臣事奉过他们，若看到旧主子被屈辱的情状，能不伤害他们的心吗？"萧瑀谢罪说："这不是臣愚虑所能涉及到的。"魏征想要皇上偃武修文，每次侍候饮宴，见到《七德舞》就低头不观看，见到《九功舞》就认真观看。

2 三月，十一日，侍中王珪犯泄漏宫禁中的机密话之罪，下贬为同州刺史。十三日，任秘书监魏征做侍中。

3 直太史雍人李淳风上奏灵台候仪制度粗疏简略，只有赤道，请求再造浑天黄道仪，皇上允许他。十六日，上奏太宗浑天黄道仪已制成。

4 夏，五月，初七，皇上幸临九成宫。

5 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攻击反叛的獠人，打败了反叛獠人。

6 秋，八月，二十日，左屯卫大将军谯敬公周范逝世。皇上出行，常常派周范与房玄龄居守京师。周范为人忠厚严谨正直，病得厉害，不肯出宫外，最后死在台省，与房玄龄相互拥抱而诀别说："所恨的是不能获得机会再次侍奉皇上了！"

7 二十六日，任张士贵做巂州道行军总管，派他攻打反叛的獠人。

8 九月，山东、河南四十余州发生水灾，遣使臣前往赈济。

9 去年所放回天下死囚共三百九十人，没人督促率领，都如期自动到了朝堂来，没有一人逃亡隐匿的，皇上都赦免了他们的死罪。

10 冬，十月，十六日，皇上回到京师。

11 十一月，十八日，任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做司空，无忌坚决推辞，说："臣忝列外戚，恐怕天下的人说陛下循私情。"皇上不允许推辞，说："我替官职选择人材，只给有才能的人官职。假若没有才能，虽然是亲人也不被任用，襄邑王李神符就是个例子；如果他有才能，虽然是仇人也不放弃任用他，魏征等人就是的。今天举荐你做司空，不是偏爱亲戚。"

12 十二月，十一日，皇上幸临芙蓉园。十三日，在少陵园围猎。十五日，回宫，随从太上皇在故汉未央宫设置酒宴。太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身跳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接着笑着说："胡、越一家，是自古未有的啊！"皇上捧起酒杯为太上皇祝寿，说："如今四方夷族入朝称臣，都是陛下教诲的结果，不是儿臣智力所能及的。昔日汉高祖也跟从太上皇在这座宫里设置酒宴，妄自尊大，是臣所不采取的。"太上皇非常高兴。殿上群臣都欢呼万岁。

13 皇上对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朕十八岁时，还在民间，百姓的疾苦与真伪，没有不了解的。到身居皇帝大位，区别处理世上众务，还有差错失误。更何况太子生长在深宫大院里，百姓的艰难困苦，是耳闻目睹所涉及不到的，能不产生骄横安逸的情绪吗！你们不可以不极力劝谏！"太子爱好嬉戏，很不合礼法，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多次直言劝谏，皇上听到后赞扬他们，各人赏赐给金一斤，帛五百匹。

14 工部尚书段纶上奏征召巧工杨思齐，皇上下令试试他的工巧才能。段纶让他先制造木偶。皇上说："得到能工巧匠是希望供国家兴建大事用的，你命令他先造戏具，这难道是众工匠相告诫不做淫巧器具的本意吗！"于是降低段纶的官阶。

15 嘉、陵州的獠人反叛，命邛江府统军牛进达攻击打败他们。

16 皇上问魏征说："群臣上书可以采用，到受召答对时大多言语失次，为什么？"答道："臣观看百官奏事，常常思考好几天，等到皇上面前，三分的话不能道出一分。何况谏诤是拂逆上意，动触忌讳，不是陛下借助辞令脸色，岂敢尽情陈述呢！"皇上由此接待群臣辞令脸色更加温和，曾说："隋炀帝多猜疑妒嫉，临朝对群臣多不说话。朕就不这样，与群臣相互亲近如同一个人。"

八 年

1 春，正月，癸未，突厥颉利可汗卒，命国人从其俗，焚尸葬之。

2 辛丑，行军总管张士贵讨东、西王洞反獠[1]，平之。

3 上欲分遣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荐魏征。上曰："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起久淹，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4 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宫。

5 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6 初，吐谷浑可汗伏允遣使入贡[2]，未返，大掠鄯州而去[3]。上遣使让之，征伏允入朝，称疾不至，仍为其子尊王求婚；上许之，令其亲迎，尊王又不至，乃绝婚，伏允又遣兵寇兰、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谋，数犯边；又执唐使者赵德楷，上遣使谕之，十返；又引其使者，临轩

亲谕以祸福,伏允终无悛心。六月,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将边兵及契苾、党项之众以击之。

7 秋,七月,山东、河南、淮、海之间大水。

8 上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上皇以隋文帝终于彼,恶之。冬,十月,营大明宫,以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

9 辛丑,段志玄击吐谷浑,破之,追奔八百余里,去青海三十余里,吐谷浑驱牧马而遁。

10 甲子,上还京师。

11 右仆射李靖以疾逊位,许之。十一月,辛未,以靖为特进④,封爵如故,禄赐、吏卒并依旧给,俟疾小瘳,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

12 甲申,吐蕃赞普弃宗弄赞遣使入贡⑤,仍请婚。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其王称赞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论,官族皆曰尚。弃宗弄赞有勇略,四邻畏之。上遣使者冯德遐往慰抚之。

13 丁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下诏大举讨吐谷浑。上欲得李靖为将,为其老,重劳之。靖闻之,请行;上大悦。十二月,辛丑,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⑥,节度诸军。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为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⑦,并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

浑。

14 帝聘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为充华[8]，诏已行，册使将发，魏征闻其尝许嫁士人陆爽，遽上表谏。帝闻之，大惊，手诏深自克责，命停册使。房玄龄等奏称："许嫁陆氏，无显状，大礼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无婚姻之议。帝谓征曰："群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陈，何也？"对曰："彼以为陛下外虽舍之，或阴加罪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当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15 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9]："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征谏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10]，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乃赐绢二十匹。他日，征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上乃更加优赐，拜监察御史[11]。

16 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言[12]："外官卑品，犹未得禄，饥寒切身，难保清白。今仓廪浸实，宜量加优给，然后可责以不贪，严设科禁。又，密王元晓等皆陛下之弟，比见帝子拜诸叔，叔皆答拜，紊乱昭穆[13]，宜训之以礼。"书奏，上善之。

17 西突厥咄陆可汗卒，其弟同娥设立，是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

【注释】

①东、西王洞獠:盖在古龚州,即今广西南平县地界。

②吐谷(tū yù 突浴)浑:古鲜卑族所建立的王朝名称。叶延时居伏俟城,即今青海共和县西北黑马镇东北。

③鄯州:治今青海乐都县。

④特进:官名。古凡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位在三公下。唐称散官,只表示官员身份的称号。

⑤吐蕃:我国古代藏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称号。在今西藏地,系出西羌,唐初并诸羌,建牙拉萨。

⑥西海:与下面的鄯善、且末,皆隋破吐谷浑所置郡名。盖在今青海一带。

⑦赤水道:以赤水城得名,城在今青海兴海县东南黄河西岸。 盐泽道:即盐池得名,也在今青海一带。

⑧充华:古六宫女职官。

⑨中牟:县名。治今河南中牟县。

⑩"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第四,广武军李左车有是言。又《晁错传》也有是言,只"圣人"异为"明主"。

⑪监察御史:唐制,监察御史十五人,隶御史台察院,掌分察百官,巡抚州县狱讼、祭祀及监诸军出使等。

⑫中书舍人:中书省要职,掌诏令、侍从、宣旨、慰劳等事。

⑬昭穆:此为家族辈分。是由古宗法制,祖庙、墓地,祖居中,二、四、六世居左称昭,三、五、七世居右称穆,后来用以区别族内长幼、疏亲及辈分高低。

【译文】

八年(甲午,公元634年)

1 春,正月,初十,突厥颉利可汗去世,令国人遵从他们本民族的风俗,把他焚尸火葬。

2 二十八日,行军总管张士贵讨伐东、西王洞反叛的獠人,平灭了叛乱。

3 皇上要分别派遣大臣做各道黜陟升大使,没得到适当的人选;李靖举荐魏征。皇上说:"魏征针砭规劝朕的过失,不可一日离

开朕的左右。”于是，命李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凡十三人分道巡行天下，“考察州县官吏贤能与不贤能，访问民间的疾苦，礼遇高寿的老人，赈济穷困贫乏的，起用长久被淹没的人才，使使者所到之处，如同朕亲眼看到一样。”

4 三月，初八，皇上幸临九成宫。

5 夏，五月，初一，出现日食。

6 初，吐谷浑可汗伏允派使者入京朝贡，没返回国土，大肆掠夺鄯州而离去。皇上派遣使臣责备他，并征召伏允入朝。他称病不来，仍然为他的儿子尊王求婚。皇上许婚，令其儿尊王亲自迎亲，尊王又不来，于是拒绝婚姻。伏允又派兵侵犯兰、廓二州。伏允年纪老了，听信他的臣子天柱王的计谋，数次寇犯边境，又拘禁唐的使者赵德楷。皇上派使者晓谕他，十次往返，又引领他的使者临殿前栏杆处，亲自明告以利害祸福，伏允始终没有悛改之心。六月，派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率领边境军队及契苾、党项的兵众来攻击伏允。

7 秋，七月，山东、河南、淮河、海宇之间发生了大水灾。

8 皇上屡次请太上皇到九成宫避暑，太上皇因隋文帝死在那里，厌恶那个地方。冬，十月，营建大明宫，把它作为太上皇避暑的处所。还未落成太上皇就卧病，没有真正居住。

9 初二，段志玄攻击吐谷浑，打败了对方，追击逃奔八百余里，离青海三十多里，吐谷浑人驱赶牧马而逃遁。

10 二十五日，皇上回到京师。

11 右仆射李靖因病让位，皇上允许。十一月，初三，封李靖做特进，封爵依照旧的等级，禄赐、吏卒一并依旧供给，等病稍癒，每三两天到门下、中书省商量处理政事。

12 十六日，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派遣使臣入京朝贡，仍然请求通婚。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代逐渐强盛，蚕食其他国家，土地领域广大，拥有数十万军队，然而不曾与中国往来。他们的王称赞普，风俗

不言姓氏，王族都叫论，士官望族都称尚。弃宗弄赞有勇略，四方邻国都畏惧他。皇上派遣使者冯德遐前往慰抚他。

13 十九日，吐谷浑寇犯凉州。二十一日，下诏书大举讨伐吐谷浑。皇上想让李靖做将领，因为他年老，难以烦劳他将兵征讨。李靖听到后，请求领兵前往，皇上大为欢悦。十二月，初三，派李靖做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调遣各路军队。派兵部尚书侯君集做积石道、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做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做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彦做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做盐泽道行军总管，并突厥、契苾的兵众进击吐谷浑。

14 皇上礼聘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为充华，诏书已经推行，册封使官将要出发，魏征听到她曾经许嫁给士人陆爽，急忙上表谏诤。皇上听到表奏，大为吃惊，手写诏书自我克制责备，命令停止册封使官出发。房玄龄等人上奏声称："允许嫁给陆氏，并没明显的情状，册封大礼已经进行，不可中途停止。"陆爽也上表称，当初没有婚姻的议定。皇上对魏征说："群臣有容悦希望调和的，陆爽也自我陈述表白，为什么？"答道："他们认为陛下外表虽然放弃了，或许暗中加以罪责，所以不得不这样。"皇上笑着说："别人的心意或许应当如此。朕的话不能使人一定相信这样啊！"

15 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表言道："修建洛阳宫，劳顿民众；征收地租，加重了赋税；民间风俗爱好束高髻，大概是宫中所染化的结果。"皇上发怒，对房玄龄等人说："德参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宫人都不留发，才满他的意吗！"想治他诽谤之罪。魏征劝谏说："贾谊在汉文帝时候上奏书，说：'可为之痛哭的一件事，可为之流涕的二件事。'从古以来上表书奏不激烈恳切，不能打动君主的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也从中加以选择，希望陛下详察裁决！"皇上说："朕治罪这个人，那末谁敢再言语！"于是赏赐他绢二十匹。有天，魏征上奏言道："陛下近日来不爱好直言，虽然勉强包含容纳，却不像从前的时候开阔宽宏的样子。"皇上于是优厚地赏赐，任

命他为监察御史。

16 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表言道："京外之官品秩低微的，还没得到俸禄，饥寒迫切自身，难以保持清白。如今国家粮仓府库逐渐充实，应酌量加以优厚供给，然后用不贪污加以责求，严设科律罚禁。又，密王元晓等人都是陛下的弟弟，最近见到皇上的儿子参拜诸叔，诸叔皆答拜，紊乱了辈份，应该用礼节来加以教训。"这书奏，皇上很称赞。

17 西突厥咄陆可汗逝世，他的弟弟同娥设被拥立，这就是沙钵罗咥利失可汗。

九　年

1 春，正月，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浑[①]，杀刺史孔长秀。

2 壬辰[②]，赦天下。

3 乙酉，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击叛羌，破之。

4 庚寅，诏民赀分三等[③]，未尽其详，宜分九等。

5 上谓魏征曰："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啖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也！然二主孰为优劣？"对曰："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为亡国，齐主尤劣也。"

6 夏，闰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败吐谷浑于库山[④]，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诸将以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候君集曰："不然。曩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今一败

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从之。中分其军为两道：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与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将薛孤儿败吐谷浑于曼头山[5]，斩其名王，大获杂畜，以充军食。癸巳，靖等败吐谷浑于牛心堆[6]，又败诸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盛夏降霜，经破逻真谷[7]，其地无水，人吃冰，马啖雪。五月，追及伏允于乌海，与战，大破之，获其名王。薛万均、薛万彻又败天柱王于赤海。

7 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8]。甲辰，群臣请上准遗诰视军国大事，上不许。乙巳，诏太子承乾于东宫平决庶政。

8 赤水之战，薛万均、薛万彻轻骑先进，为吐谷浑所围，兄弟皆中枪，失马步斗，从骑死者什六七，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将数百骑救之，竭力奋击，所向披靡，万均、万彻由是得免。李大亮败吐谷浑于蜀浑山，获其名王二十人。将军执失思力败吐谷浑于居茹川。李靖督诸军经积石山河源，至且末，穷其西境。闻伏允在突伦川，将奔于阗[9]，契苾何力欲追袭之，薛万均惩其前败，固言不可。何力曰：“虏非有城郭，随水草迁徙，若不因其聚居袭取之，一朝云散，岂得复倾其巢穴邪！”自选骁骑千余，直趣突伦川，万均乃引兵从之。碛中乏水，将士刺马血饮之。袭破伏允牙帐，斩首数千级，获杂畜二十余万，伏允脱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进逾星宿川[10]，至柏海[11]，还与李靖军合。

大宁王顺，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为侍中于隋，久不得归，伏允立侍子为太子⑫，及归⑬，意常怏怏。会李靖破其国，国人穷蹙，怨天柱王；顺因众心，斩天柱王，举国请降。伏允帅千余骑逃碛中，十余日，众散稍尽，为左右所杀。国人立顺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浑。乙卯，诏复其国，以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趙故吕乌甘豆可汗。上虑顺未能服其众，仍命李大亮将精兵数千为其声援。

9 六月，己丑，群臣复请听政，上许之，其细务仍委太子，太子颇能听断。是后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监国。

【注释】

①洮州羌：洮州羌人。洮州，在今甘肃临潭县东新城。

②壬辰：从前后看可能有误，或为"壬午"，十六日。

③民赀分三等：事在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赀"，通"资"。

④库山：又名崞山。即今青海天峻县南库库若尔岭。

⑤曼头山：在今青海共和县西南一带。

⑥牛心堆：地名。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南。

⑦破逻真谷：在今青海都兰县东南一带。

⑧垂拱殿：大安宫之垂拱前殿。

⑨于阗：国名。在今新疆和田县一带。

⑩星宿川：在今青海黄河上游星宿海。

⑪柏海：即今青海黄河上源鄂陵湖、扎陵湖。

⑫侍：盖"他"之误。

⑬及归：指太子顺于武德二年回归。

【译文】

九年（乙未，公元 635 年）

1 春，正月，党项族先内附唐朝的都叛逃到吐谷浑。三月，十四日，洮州羌人叛逃入吐谷浑，杀了州刺史孔长秀。

2 二十六日，大赦天下。

3 十九日，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攻击叛变的羌人，打败了他们。

4 二十四日，诏命全国民户资产分为三等，没有使它尽量详细，应分为九等。

5 皇上对魏征说："齐后主、周天元都对百姓进行横征暴敛，自己生活奉养丰厚，其结果国家财力枯竭而灭亡。正如同嘴馋的人自己吃他自己身上的肉，肉吃完了而毙命，何等的愚蠢啊！然而，这两个君主谁为优，谁为劣？"回答说："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奢暴虐，权威祸福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虽然同样是亡国，齐后主更加低劣。"

6 夏，闰四月，初八，任城王李道宗在库山打败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全部焚烧野草，轻骑逃入沙漠。诸将领认为"马没有草吃，将疲倦瘦弱，不可深入敌境。"侯君集说："不是的。从前段志玄军队返回，才到鄯州，敌人已到他的城下。盖敌人还完整充实，兵众听从他使用的缘故。如今一次战败之后，像群鼠逃窜，如众鸟飞散，望候的哨兵也绝迹了，君臣相背离，父子相失散，攻取他们比拾草芥还容易，此时不乘机追击，事后必定后悔。"李靖听从这个意见。兵分两路进军：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由北道，侯君集与任城王李道宗由南道。二十三日，李靖部将薛孤儿在曼头山打败吐谷浑，斩杀他们的名王，大量获得杂畜，来充作军队食物。二十八日，李靖等人在牛心堆打败吐谷浑，又在赤水源打败他们。侯君集、任城王李道宗带兵在荒无人烟的境地行军二千余里，盛夏降霜，行经破逻真谷，该地无水，人吃冰，马吃雪。五月，在乌海追到了伏允，与伏允交战，把伏允打得大败，俘获了他的名王。薛万均、薛万彻又在赤海打败天柱王。

7 太上皇从去年秋天得了中风病，初六，在垂拱殿逝世。初十，群臣请求皇上准照遗诰省视军国大事，皇上不准许。十一日，诏命太子承乾在东宫平决各种政事。

8 赤水之战，薛万均、薛万彻轻骑先行进军，被吐谷浑围困，兄弟都中了枪伤，亡失马匹，徒步奋斗，跟从的骑兵死亡十分之六七，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率领数百骑兵援救，竭力奋战，所向披靡，万均、万彻由此得免遇难。李大亮在蜀浑山打败吐谷浑，俘获他们的名王二十人。将军执失思力在居茹川打败吐谷浑。李靖督导各路军队经过积石山河源，来到且末，穷尽这西边的境地。听到伏允在突伦川，将要逃奔到于阗，契苾何力要追赶袭击他，薛万均惩戒他前次的失败，坚持说不可以。何力说："敌人没城郭，随着有水草的地方迁徙，假若不乘他们聚居时袭击夺取他们，一旦如云般消散，怎么能倾覆他们的巢穴呢！"亲自精选精锐骑兵一千多人马，直赶突伦川，薛万均于是率领军队跟从他的后边。沙漠中缺水，将士们刺取马血饮用。攻破伏允的牙帐，斩首数千级，获取杂畜二十余万头，伏允脱身逃跑，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侯君集等进军越过星宿川，到达柏海，回师与李靖大军会合。

大宁王顺，是隋氏的外甥、伏允的嫡长子，在隋朝为侍中，长久不得回归，伏允立其他儿子为太子，到归来，心中常常怏怏不快。遇到李靖攻破他的国家，国人穷迫，怨恨天柱王，顺因循众人的心意，斩杀天柱王，举国请求投降。伏允率领一千多骑兵逃到沙漠之中，十多天，徒众逃散将尽，被左右手下的人杀了。国人拥立顺做可汗。十八日，李靖上奏已平定了吐谷浑。二十一日，诏令恢复吐谷浑国家，封慕容顺为平西郡王、趣故吕乌甘豆可汗。皇上考虑到顺还未能使他的民众服气，因而命李大亮率领数千精兵作为他的声援。

9 六月，二十五日，群臣再次请求听断政务，皇上允许他们，那些细小的事务仍然委托给太子，太子很能听断政务。此后，皇上每次

外出巡幸,常常让太子留守监国。

10 秋,七月,庚子,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击叛羌,破之。

11 丁巳,诏:"山陵依汉长陵故事[1],务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秘书监虞世南上疏,以为:"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2]:'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刘向言[3]:'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其言深切,诚合至理。伏唯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玉邪!且今释服已依霸陵[4],而丘垄之制独依长陵,恐非所宜。伏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5],器物制度,率皆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疏奏,不报。世南复上疏,以为:"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详处其宜。房玄龄等议,以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6],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请依原陵之制。"从之。

12 辛亥,诏:"国初草创,宗庙之制未备,今将迁祔,宜令礼官详议。"谏议大夫朱子奢请立三昭三穆而虚太祖之位。于是增修太庙,祔弘农府君及高祖并旧神主四为六

室。房玄龄等议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左庶子于志宁议以为武昭王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上从之。

13 党项寇叠州。

14 李靖之击吐谷浑也，厚赂党项，使为乡导。党项酋长拓跋赤辞来，谓诸将曰："隋人无信，喜暴掠我。今诸军苟无异心，我请供其资粮；如或不然，我将据险以塞诸军之道。"诸将与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至阔水⑦，见赤辞无备，袭之，获牛羊数千头。于是群羌怨怒，屯野狐峡，道彦不得进；赤辞击之，道彦大败，死者数万，退保松州⑧。左骁卫将军樊兴逗遛失军期，士卒失亡多。乙卯，道彦、兴皆坐减死徙边。

上遣使劳诸将于大斗拔谷⑨，薛万均排毁契苾何力，自称己功。何力不胜忿，拔刀起，欲杀万均，诸将救止之。上闻之，以让何力，何力具言其状⑩，上怒，欲解万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辞，曰："陛下以臣之故解万均官，群胡无知，以陛下为重胡轻汉，转相诬告，驰竞必多。且使胡人谓诸将皆如万均，将有轻汉之心。"上善之而止。寻令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⑪，尚宗女临洮县主。

15 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后军期，李靖按之。甑生恨靖，诬告靖谋反，按验无状。八月，庚辰，甑生坐减死徙边。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宽其罪。"上曰："甑生违李靖节度，又诬其反，此而可宽，法将安施！且国家自起晋阳，功臣多矣，若甑生获免，则人人犯法，安可复禁乎！我于旧勋，未尝忘也，为此不敢赦耳。"李靖自是阖门杜绝

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见也。

16 上欲自诣园陵，群臣以上哀毁羸瘠，固谏而止。

17 冬，十月，乙亥，处月初遣使入贡。处月、处密，皆西突厥之别部也。

18 庚寅，葬太武皇帝于献陵[12]，庙号高祖；以穆皇后祔葬，加号太穆皇后。

19 十一月，庚戌，诏议于太原立高祖庙。秘书监颜师古议，以为："寝庙应在京师，汉世郡国立庙，非礼。"乃止。

20 戊午，以光禄大夫萧瑀为特进，复令参预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而未定，我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斯人也，不可以利诱，不可以死胁，真社稷臣也！"因赐瑀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13]。"又谓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过；然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瑀再拜谢。魏征曰："瑀违众孤立，唯朕下知其忠劲，易不遇圣明，求免难矣！"

21 特进李靖上书，请依遗诰，御常服；临正殿；弗许。

22 吐谷浑甘豆可汗久质中国，国人不附，竟为其下所杀。子燕王诺曷钵立。诺曷钵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十二月，诏兵部尚书侯君集等将兵援之；先遣使者谕解，有不奉诏者，随宜讨之。

【注释】

①长陵：西汉高祖刘邦之墓。皇甫谧言，东西广百二十步，高十三丈。下文房玄龄云，高九丈，盖古今尺度长短有异。

②张释之：西汉法律学家。字季，今河南方城人，曾官至廷尉。此言见十四

卷汉文帝三年，表明一种薄葬观点。

③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今江苏沛县人。官至中垒校尉。其言见三十一卷汉成帝永始元年，重申张释之薄葬观。

④霸陵：即汉文帝刘恒墓，在陕西西安市东北。此指文帝遗诏。汉文帝遗诏三十七日释服，即脱去孝衣，不服孝了。

⑤《白虎通义》：书名。也称《白虎通》。为班固等述，六卷。

⑥原陵：本指在今河南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洛水北岸汉魏洛阳故城西北刘家井大冢，东汉光武帝刘秀墓也在此，这里指光武帝墓。

⑦嶓水：水名。在今四川松藩县一带。

⑧松州：治今四川松藩县。

⑨大斗拔谷：地名。即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二省交界处扁都口隘路。

⑩其状：何力赤水之战时救出万均兄弟于围困之中及被排毁之状。

⑪屯营：玄武门曾设左右屯营，以诸卫将军领之，其兵名曰飞骑。

⑫献陵：唐高祖李渊之墓。在今陕西三原县。

⑬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疾风知劲草，言风疾才知草劲健有力，吹不倒，比喻人的节操坚定，经得起考验；板荡，《诗经·大雅》有"板"、"荡"二篇，讥周厉王无道，败坏国家。后因以指政局变乱，社会不安。言在变乱不安中才认识到忠臣。

【译文】

10 秋，七月，初七，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攻击叛变的羌人，打败了他们。

11 二十四日，下诏："太上皇的陵墓要依照汉高祖长陵形制先例，务存隆厚之意。"建陵的期限太紧迫，不能如期完成。秘书监虞世南上疏奏，认为："圣人对他的亲属进行薄葬，不是不孝，深思远虑，认为厚葬正足以成为亲人的拖累，因此不厚葬罢了。从前张释之说过：'使其中有可欲之物，虽锢藏南山，还有取物的空隙。'刘向说：'死的人以后没穷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之言，是为国家的长远之计。'这话深刻切实，的确合乎道理。我想陛下圣德超越唐尧、虞舜二帝，却厚葬其亲是拿秦、汉作法式，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可取。

虽然再也不埋藏金玉，后世只看到丘垄如此高大，怎知没金玉呢！况且如今释服已经依照汉文帝遗诏，三十七天脱下孝服，而丘垄之制单单依照长陵之制，恐怕不合适。我但愿依照《白虎通》做三仞高的坟陵，器物制度，大凡都节省简化，仍刻石碑立在坟陵旁边，另外书写一遍，把它藏在宗庙里，用来作为子孙永远的法则。"疏奏上去以后，没有回文。虞世南再次上疏，认为："汉代的天子，即位就营造山陵，时间长的五十多年；如今数月之间要完成数十年完成的工程，恐怕在人力方面有所不能达到。"皇上于是把虞世南的奏疏交授给有关部门，命令详细研究，处理适宜。房玄龄等议论，认为："汉代长陵九丈高，原陵六丈高，如今九丈则太高，三仞则太低，请求依照原陵的制度。"皇上听从他的意见。

12 十八日，诏命："国家初建草创，宗庙制度还没完备，如今将要将太上皇的神主迁入祖庙，应使礼官详尽议论这件事。"谏议大夫朱子奢请求设立三昭三穆而空出太祖之位。于是，增修太庙，迁入弘农府君重耳及高祖一并旧有四位神主成六室。房玄龄等议论把凉武昭王作为始祖。左庶子于志宁议论认为武昭王不是王业所因袭的对象，不可作为始祖。皇上听从他的意见。

13 党项寇犯叠州。

14 李靖进击吐谷浑，用厚礼贿赂党项，使其做向导。党项酋长拓拔赤辞前来，对诸将说："隋朝的人不守信用，爱横暴掠夺我们。如今各军假若没有异心，不伤害我们，我请求供给军粮物资，若不这样，我将依据险要之地来阻塞各军前进的道路。"诸将与他立下盟约而遣送他回去。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军到阔水，见赤辞没设防备，袭击他，获得牛羊数千头。于是，群羌怨恨愤怒，屯兵野狐峡，李道彦不得进军；赤辞攻击他，李道彦大败，死伤数万人，后退保守松州。左骁卫将军樊兴中途逗留，延误了进军约定的期限，士卒散失逃亡很多。二十二日，李道彦、樊兴都因此获罪，被免除死刑，流放到边远地区。

皇上派遣使臣到大斗拔谷慰劳各位将领，薛万均排斥诋毁契苾何力，称赞自己的功劳。何力按捺不住愤怒，拔刀起身，要杀薛万均，诸将救护劝阻住他。皇上听说，因此责备何力，何力全部讲了那些情状，皇上发怒，要解除薛万均官职来授予何力，何力坚决辞谢，说："陛下因臣的缘故解除万均的官职，群胡无知，认为陛下重视胡族轻视汉人，以讹传讹，争斗之事必然多起来。而且使胡人认为诸将都像薛万均，将会产生轻视汉族的心理。"皇上认为他的话说得好，便没有处置薛万均。不久令何力做玄武门的宿卫官，检校屯营，又将宗女临洮县主下嫁给何力。

15 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落在进军限期之后，李靖按察他这件事。高甑生憎恨李靖，诬告李靖谋反，按察验证不属实。八月，十七日，高甑生获罪，免于死刑，流放到边远的地方。有人说："高甑生，是秦府的功臣，应宽恕他的罪过。"皇上说："高甑生违背李靖的节制调度，又诬告他造反，这都可以宽恕，法令将怎么施行！况且国家从晋阳起兵以来，功臣够多的了，假若高甑生获得免罪，则人人犯法，怎么再禁止呢！我对旧有的勋臣，不曾忘记，为此不敢赦免罪过。"李靖从此关闭门户，杜绝来往宾客，即使是亲戚也不得轻易相见。

16 皇上想亲自去园陵（即献陵），群臣认为皇上过于哀伤，身体瘦弱，执意劝谏才罢。

17 冬，十月，十二日，处月初次遣使入贡。处月、处密，都是西突厥的别部。

18 二十七日，葬太武皇帝于献陵，庙号高祖；以穆皇后合葬，加谥号太穆皇后。

19 十一月，十八日，诏命议决在太原建立高祖庙。秘书监颜师古提议，认为："寝庙应设立在京师。汉代郡国立庙，是不合礼制的。"于是，停止在太原立高祖庙。

20 二十六日，加封光禄大夫萧瑀为特进，再次命他参预政事。皇

上说:"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太子之心但未决定,我不被兄弟所容,确实有功高不受赏赐的担忧。萧瑀这人,不可以利诱惑,不可以死威胁,真是辅佐社稷之臣。"因而在赐给萧瑀的诗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又对萧瑀说:"卿忠诚耿直,古人不能超过;然而,善恶太分明,也有时有失误。"萧瑀再次拜谢。魏征说:"萧瑀违背众意,自我孤立,只有陛下了解他忠诚尽力,从前不遇到圣明君主,欲求免祸够难的了!"

21 特进李靖上书,请求依照遗诰,穿着通常的衣服,亲临正殿听政,皇上没允许。

22 吐谷浑甘豆可汗长久在中国作人质,国人不归附,终于被他的部下杀死。他的儿子燕王诺曷钵继立为可汗。诺曷钵年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十二月,诏命兵部尚书侯君集等率兵援助;先派遣使者晓谕解劝,有不奉行诏命的,随时适当地加以讨伐。

十 年

1 春,正月,甲午,上始亲听政。

2 辛丑,以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为左骁卫大将军。社尔,处罗可汗之子也,年十[illegible],以智略闻。可汗以为拓设,建牙于碛北,与欲谷设分统敕勒诸部,居官十年,未尝有所赋敛。诸设或鄙其不能为富贵[①],社尔曰:"部落苟丰,于我足矣。"诸设惭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设[②],社尔兵亦败,将其余众走保西陲。颉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乱,咄陆可汗兄弟争国[③]。社尔诈往降之,引兵袭破西突厥,取其地几半,有众十余万,自称答布可汗。社尔乃谓诸部曰:"首为

乱破我国者，薛延陀也，我当为先可汗报仇击灭之。”诸部皆谏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镇抚。今遽舍之远去，西突厥必来取其故地。”社尔不从，击薛延陀于碛北，连兵百余日。会咥利失可汗立④，社尔之众苦于久役，多弃社尔逃归。薛延陀纵兵击之，社尔大败，走保高昌，其旧兵在者才万余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帅众来降。敕处其部落于灵州之北，留社尔于长安，尚皇妹南阳长公主，典屯兵于苑内。

3 癸丑，徙赵王元景为荆王，鲁王元昌为汉王，郑王元礼为徐王，徐王元嘉为韩王，荆王元则为彭王，滕王元懿为郑王，吴王元轨为霍王，幽王元凤为虢王，陈王元庆为道王，魏王灵夔为燕王，蜀王恪为吴王⑤，越王泰为魏王，燕王祐为齐王，梁王愔为蜀王，郯王恽为蒋王，汉王贞为越王，申王慎为纪王。

二月，乙丑，以元景为荆州都督，元昌为梁州都督，元礼为徐州都督，元嘉为潞州都督，元则为遂州都督，灵夔为幽州都督，恪为潭州都督，泰为相州都督，祐为齐州都督，愔为益州都督，恽为安州都督，贞为扬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禄大夫张亮行都督事⑥，上以泰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

4 三月，丁酉，吐谷浑王诺曷钵遣使请颁历，行年号，遣子弟入侍，并从之。丁未，以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

5 癸丑，诸王之藩，上与之别曰：“兄弟之情，岂不欲常共

处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尔。诸子尚可复有,兄弟不可复得。"因流涕呜咽不能止。

6 夏,六月,壬申,以温彦博为右仆射,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

7 侍中魏征屡以目疾求为散官,上不得已,以征为特进,仍知门下事⑦,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徒流以上罪,详事闻奏;其禄赐、吏卒并同职事。

【注释】

①诸设:突厥谓子弟典兵者为设。与社尔同时典兵者众,故称诸设。

②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设:事见一百九十二卷贞观元年。

③"颉利"句:事见七卷贞观四年。

④咥利失可汗立:见贞观八年。

⑤"徙赵王元景"句:蜀王恪以上皆皇上诸弟,以下皆皇子。

⑥行都督事:唐制,凡注官,阶卑而拟高者则曰守,阶高而拟卑则曰行。今张亮行都督事,及用宋、齐诸王典方面置行事之例,与注官之行不同。

⑦仍知门下事:言虽居侍中之职,还令知门下事。

【译文】

十年(丙申,公元 636 年)

1 春,正月,初三,皇上开始亲自听政。

2 初十,任命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做右骁卫大将军。社尔,是处罗可汗的儿子,十一岁时,就以智谋勇略闻名。处罗可汗任命他做拓设,在沙漠以北建立牙帐,与欲谷设分别统帅敕勒各部族,当官十年,不曾向民众征收赋税。诸设有的鄙视他不能够取得富贵。社尔说:"部落如果丰足,对于我来说也就满足了。"诸部都感到惭愧而佩服。到薛延陀叛乱,攻破欲谷设,社尔的军队也失败了,率领余

众出逃，保守西方的边境。颉利可汗已灭亡，西突厥也发生了动乱，咄陆可汗兄弟之间争夺国家的权位。社尔假装前往投降，领兵袭击打败了西突厥，夺取了西突厥的土地几乎一半，拥有兵众十多万，自称答布可汗。社尔于是对诸部说："首先为乱打败我国的，是薛延陀，我应当替先可汗报仇，攻击消灭它。"诸部都劝谏说："新得到西方疆土，应暂且留下镇守安抚。如今急忙放弃远去，西突厥必然要来夺取他们这故有的土地。"社尔不听从，在漠北攻击薛延陀，连续用兵交战一百多天。遇上咥利失可汗被拥立即位，社尔的兵众对长久服役在外感到很苦，很多背弃社尔逃亡回去。薛延陀出兵攻打，社尔大败，逃奔保守高昌，他旧有的军队保存下来的才一万家，又畏惧西突厥逼迫，于是率领兵众前来投降。敕令将他的部落在灵州以北安处，把社尔留在长安，将皇妹南阳长公主下嫁给他，派他典领屯兵于禁苑之内。

3 二十二日，调遣赵王元景做荆王，鲁王元昌做汉王，郑王元礼做徐王，徐王元嘉做韩王，荆王元则做彭王，滕王元懿做郑王，吴王元轨做霍王，幽王元凤做虢王，陈王元庆做道王，魏王灵夔做燕王，蜀王恪做吴王，越王秦做魏王，燕王祐做齐王，梁王愔做蜀王，郯王惲做蒋王，汉王贞做越王，申王慎做纪王。

二月，初四，任命李元景做荆州都督，李元昌做梁州都督，李元礼做徐州都督，李元嘉做潞州都督，李元则做遂州都督，李灵夔做幽州都督，李恪做潭州都督，李泰做相州都督，李祐做齐州都督，李愔做益州都督，李惲做安州都督，李贞做扬州都督。李泰不到官职，用金紫光禄大夫张亮兼行都督事。皇上因李泰爱好文学，礼待士大夫，特命令在他的府邸另外设置文学馆，听任他自己召引学士。

4 三月，初七，吐谷浑王诺曷钵派遣使者请求颁赐唐所推行的历法和年号，派遣子弟入朝侍候，皇上一并听从。十七日，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

5 二十三日，诸王前往藩国，皇上与他们送别说："兄弟的情谊，

怎么不想常常一起相处呢！只是以天下大事为重，不得不这样。诸子还可以再有，兄弟不可再得到。”因而流泪呜咽不能停止。

6 夏，六月，十四日，任温彦博为右仆射，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

7 侍中魏征屡次因眼病要求做散官，皇上不得已，封魏征为特进，仍然主持门下省事务，朝廷的章程典制，都参加议论得失，判处服劳役流放以上罪刑，详细情状向皇上奏闻；其俸禄、赏赐、吏卒役使等与职事官相同。

8 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①]，因而献替[②]，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鞫[③]，因命囚系，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豫章公主早丧其母[④]，后收养之，慈爱逾于所生。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尝白后[⑤]，以东宫器用少，请奏益之。后不许，曰：“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

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昼夜不离侧。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⑥]，义不独生。”后素有气疾，前年从上幸九成宫，柴绍等中夕告变，上擐甲出阎问状，后扶疾以从，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于后曰：“医药备尽而疾不瘳，请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获冥福[⑦]。”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为善有福，则吾不为恶；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国之大

事，不可数下。道、释异端之教[8]，蠹国病民[9]，皆上素所不为，奈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语房玄龄，玄龄白上，上哀之，欲为之赦，后固止之。

及疾笃，与上诀。时房玄龄以谴归第，后言于帝曰：“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10]，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因取衣中毒药以示上曰：“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不能当吕后之地耳。”己卯，崩于立政殿。

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又尝著论驳汉明德马后以不能抑退外亲[11]，使当朝贵盛，徒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是开其祸败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宫司并《女则》奏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

【注释】

①商略：商讨，评说。

②献替:即献可替否。进献可行者,替去不可行者,亦即净言进谏之意。

③推鞫:推究鞫问,即审问。

④豫章公主:皇上之女,后下嫁唐义识。

⑤遂安夫人:唐制,太子乳母封郡夫人。本睦州人,即遂安郡,故称遂安夫人。

⑥不讳:死的婉辞。意为人死不可隐讳,不可避免。

⑦冥福:指封建迷信所谓的阴间的福祉。

⑧异端:旧时指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主张或教义,称异端或邪说,并称异端邪说。

⑨蠹(dù 度)国病民:蠹,蛀虫;即蠹于国,病于民;对国家是蛀虫,对民众是病害。

⑩葭莩:芦苇中的白色薄膜。喻关系淡薄。

⑪汉明德马皇后:汉明帝马皇后。《谥法》云:忠和纯淑曰德。马皇后谥"德",故称。

【译文】

8长孙皇后性情仁德孝顺节俭朴素,爱好读书,常常与皇上从容不迫地商讨古代的事,因而进献可借鉴推行者,替去不可推行者,裨补收益很多。皇上有时对宫人因不是罪过而谴责发怒,皇后也佯装发怒,请求亲自推究审问,因而命令囚禁捆绑起来,等到皇上息怒,再徐徐申述理由,因此,宫闱中没有冤枉滥用刑罚的。豫章公主早年失去了母亲,皇后收养她,对公主的慈爱超过亲生。妃嫔以下的宫人有病,皇后亲自抚慰探视,中止自己的药物膳食来资助他们,宫中没有不爱戴皇后的。教训诸子,常拿谦虚节俭作为首要的内容。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曾经告白皇后,因东宫里使用的器物太少,请求上奏增添。皇后不允许,说:"作为太子,担忧在品德上不能树立,名声不能显扬,怎么担心没器用呢!"

皇上得病,经年不愈,皇后侍奉,日夜不离身边。常常在衣带上系着毒药,说:"若有不可讳忌之事,我将守义不独自生存。"皇后素

来有气喘病，前年随从皇上幸临九成宫，柴绍等人半夜报告有变乱，皇上披上铠甲走出宫阁讯问情状，皇后抱病而跟从，左右劝阻，皇后说："皇上已经震惊，我怎么能独自安心！"由此病就更重。太子对皇后说："医药备用尽了而病还不痊癒，请求上奏赦免罪人及超度人皈依道释，也许能获得阴福。"皇后说："生死有命，不是凭智力所能改变的。若做善事有福，则我不会做罪恶的事；如若不然，妄求有什么益处！大赦是国家的大事，不可数次下大赦令。道教、释氏是异端的说教，祸国殃民，都是皇上平素所不推崇的，如何因我一个妇人而使皇帝做他所不愿做的事呢！一定按照你的话去做，我不如速死！"太子不敢上奏，私自把这话告诉房玄龄，房玄龄把这话向皇上告白，皇上哀怜皇后，想为皇后进行大赦，皇后坚决阻止才停止。

皇后到病危时，与皇上诀别。当时，房玄龄已受谴回家，皇后对皇上说："房玄龄事奉陛下很久，小心谨慎，非常周密，奇谋秘计，不曾宣泄，假若没有大的缘故，愿不要抛弃他。妾的本宗室，由于沾亲带故而取得禄位，既然不是以德推举，容易遭致灭顶之灾，想使本宗子孙后代保全，不要把他们安置在权要的位置上，只以外戚的身份，随百官奉朝谒见就足够了。妾活着对人无益，不可因为死了害人，希望不要因建陵墓劳费天下，只要依山做坟，寿器随葬用瓦木算了。还希望陛下亲近君子，远离小人，接纳忠直劝谏，摒弃奸邪之言，节省劳作役使，禁止游猎，妾虽然埋没在九泉之下，确实没有什么遗恨的。儿女辈不必令他们来，见到他们悲哀，只不过扰乱人心。"因而取出衣服中的毒药向皇上展示着说："妾在陛下有病不可预测吉凶的日子里，立誓以死随从陛下乘舆到地下，不能走到吕后那样的地步。"二十一日，在立政殿逝世。

皇后曾经采集自古以来妇人得失的事迹，撰写成《女则》三十卷，又曾著述论说驳斥汉明德马皇后因不能抑退外戚，使其当朝显贵盛世，只是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这是开其祸乱丧败的根源而防

范末流。等到皇后逝世,宫中官吏一并《女则》上奏,皇上览阅《女则》非常悲痛,拿它向近臣展示着说:"皇后这书,足以作典范,流传百世。朕并不是不知天命而做无益的悲痛,只是进入宫中不能再听到规谏之言,失去一位贤良的辅佐,因此不能忘怀罢了!"于是,征召房玄龄,使他恢复旧职位。

9 秋,八月,丙子,上谓群臣曰:"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谗人罪之。"

10 冬,十一月,庚午[①],葬文德皇后于昭陵[②]。将军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统士众出肃章门[③]。帝夜使宫官至二人所,士及开营内之;志玄闭门不纳,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辩真伪。"竟留使者至明。帝闻而叹曰:"真将军也!"

帝复为文刻之石,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上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④],尝引魏征同登,使视之。征熟视之曰:"臣昏眊[⑤],不能见。"上指示之,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⑥],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

泣，为之毁观。

11 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贡[7]。朱俱波在葱岭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无惧，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诸公匡其不逮耳。"

12 魏王泰有宠于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轻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让之曰："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皆为诸王所颠蹶[8]，彼岂非天子儿邪！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闻三品以上皆轻之，我若纵之，岂不能折辱公辈乎！"房玄龄等皆惶惧流汗拜谢。魏征独正色曰："臣窃计当今群臣，必无敢轻魏王者。在礼，臣、子一也。《春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9]。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上悦曰："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曩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征言，方知理屈。人主发言何得容易乎！"

13 上曰："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

14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10]，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锐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11]，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12]，卿欲以桓、灵俟我邪！"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15是岁，更命统军为折冲都尉[13]，别将为果毅都尉[14]。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及东宫六率[15]。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每人兵甲粮装各有数，皆自备，输之库，有征行则给之。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每岁季冬，折冲都尉帅其属教战，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当宿卫者番上[16]，兵部以远近给番，远疏、近数，皆一月而更。

【注释】

①疑误，待考。

②文德皇后：即长孙皇后，逝世后追谥"文德"。 昭陵：长孙皇后墓，后唐太宗李世民与之合葬。在今陕西礼泉县东北九嵕(zōng 宗)山。

③肃章门：为西入宫内的门。

④层观：层层叠叠的高观。观，也称阙，宫门前两边的望楼。《尔雅》孙炎注："宫门两阙，旧章悬焉，使民观之。"故称观。

⑤昏眊(mào 帽)：老眼昏花。

⑥献陵：唐高祖李渊的陵墓。

⑦朱俱波：又写作朱驹槃、朱驹波，又称悉没半，古国名，都于呼犍，即今新疆叶城西南，后迁今叶城。甘棠：古国名。胡注："甘棠在西海之南，昆仑人也。二国皆在西域。"或在甘棠州，今越南安沛省境。

⑧颠蹶：颠覆摧折。

⑨《春秋》，王者虽微，序于诸侯之上：见《春秋》僖公七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候……"。《公羊传》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

⑩宣、饶二州：治今安徽宣城、江西波阳县。

⑪"昔尧"句：抵璧投珠，事见陆贾《新语》："圣人不用珠玉而宝其身，故舜

弃黄金于巉岩之山，捐珠玉于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

⑫桓、灵乃聚钱为私藏：事见卷五十七汉灵帝光和元年。

⑬折冲都尉：官名。全国各州府设置，仅次于大将军。

⑭果毅都尉：唐统府兵的官。

⑮东宫六率：即东宫六率府。左、右卫率，拟上台左、右卫将军；左、右宗卫率，拟左、右领军将军；左、右监门率，拟左、右监门将军。

⑯番上：轮番上班。

【译文】

9 秋，八月，十九日，皇上对群臣说：“朕广开直言之路，来利于国家，而近来上封事的多是攻讦别人细小的事情，从今日起再有干这种事的，朕当谗佞之人论罪他。”

10 冬，十一月，庚午，将文德皇后埋葬在昭陵。将军段志玄、宇文士及分别统帅士人兵众出肃章门。皇上派宫官到二人处所，宇文士及打开营门接纳了宫官；段志玄关闭营门不接纳，说：“军门不可夜晚打开。”使者说：“这里有皇上的手令。”段志玄说：“夜晚不能辨别真假。”竟然留住使者到天明。皇上听到感叹地说：“真是个将军啊！”

皇上再撰文刻在石碑上，称赞“皇后节俭，遗言薄葬，认为‘盗贼之心，只求珍宝财货，既无珍宝财货，还求什么呢。’朕的本意，也还是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将宝物放在陵墓中，作为自己所有。如今依九嵕山作陵墓，凿石工才一百多人，数十天就完工。不埋藏金玉，人马、器皿，都用土木，具备形式罢了。差不多可以使奸猾的盗贼死心，生死没拖累，当使百代子孙奉为榜样。”

皇上时时刻刻怀念皇后，在御苑中建立层层叠叠的高观，来眺望昭陵，曾带领魏征共同登上层观，使他遥望昭陵。魏征仔细瞭望，说：“臣老眼昏花，不能看见。”皇上指示给他看，魏征说：“臣认为陛下望献陵，若是昭陵，则臣本来就看到了。”皇上哭泣，为此毁掉了层观。

11 十二月,二十二日,朱俱波、甘棠派遣使者入京进贡。朱俱波在葱岭之北,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以南。皇上说:"中国已安定,四夷自然归服。然而朕不能没有畏惧,从前秦始皇威振胡、越,两代就灭亡,希望诸公匡正我那些不到的地方罢了。"

12 魏王泰在皇上面前受宠爱,有人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多轻视魏王。皇上发怒,召来三品以上的官员,变了脸色责备他们说:"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的官员被诸王所羞辱操纵,那难道不是天子的儿子吗!朕只是不听凭诸子放纵横行罢了,听说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轻视他们,我若放纵他们,难道不能折服羞辱您们吗!"房玄龄等人都惶恐流汗拜谢。唯独魏征面色严正地说:"臣私下估计当今群臣,一定没有敢轻视魏王的。在礼仪上,大臣、皇子都是一样的。《春秋》,周王的人虽微贱,但官秩列在诸侯之上。三品以上的都是公卿,都是被陛下所尊重礼遇的人。假若纪纲大坏,是本来所不能谈论的;陛下圣明在上,魏王没困顿羞辱群臣的道理。隋文帝骄纵他的诸子,使他们多行无礼之事,最终都被消灭,又足够效法吗?"皇上大悦,说:"情理到家的话,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先前愤懑,自己认定有理无疑,等到听了魏征的话,才知道理屈。人主发言怎么能轻率呢!"

13 皇上说:"法令不能屡次变更,屡次变更则烦琐,官长不能完全记住;又前后不一相互违背,官吏能因而钻空子作奸犯科。从今以后改变法令,都应周详慎重地进行。"

14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言道:"宣、饶二州的银矿大量开发采掘,一年可得数百万缗。"皇上说:"朕贵为天子,所缺乏的并不是财货,只恨没有嘉言可以利于民众罢了。与其多得数百万缗白银,何如得到一位贤才呢!卿不曾进荐一位贤才、斥退一位不肖之人,而专谈税银之利。从前尧、舜把璧玉抛到山中,把宝珠投到山谷,而汉桓、灵二帝却聚敛钱财以为私家宝藏,卿想把桓帝、灵帝与我等同起来吗!"这天,罢黜权万纪的官职,使他回家。

15 这一年，更改命名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全国共设十道，设置六百三十四府，而关内二百六十一府，都隶属于诸卫及东宫六率。上府兵共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为一团，团设有校尉；五十人为一队，队设有正；十人为一火，火设有长。每人兵甲粮装各有定数，都自备，输之于库，有征战行动则供给他们。年龄在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免除兵役。其中善于骑射的称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每年十二月，折冲都尉率领他所属的军队教授作战技术，应当供给马的人，官方给予他相当马的价格收买。凡是应当宿卫的轮番上班，兵部以远近给定轮番次数，远的次数少，近的次数多，都一个月而更换。

十一年

1 春，正月，徙郓王元裕为邓王[①]，谯王元名为舒王。

2 辛卯，以吴王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慎为秦州都督。将之官，上赐书戒敕曰："吾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3 上作飞山宫。庚子，特进魏征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返正[②]，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4 房玄龄等先受诏定律令，以为："旧法，兄弟异居，荫不相及，而谋反连坐皆死；祖孙有荫，而止应配流。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者俱配役。"从之。

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称赖焉。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③，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武德旧制，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饷；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饷。又删武德以来敕格，定留七百条，至是颁行之。又定枷、杻、钳、鑽、杖、笞④，皆有长短广狭之制。

自张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⑤，又不加罪。上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倘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上悦，从之。由是断狱平允。

5 上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俗奢靡。二月，丁巳，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容棺而已。

6 甲子，上行幸洛阳宫。

7 上至显仁宫⑥，宫吏以缺储偫⑦，有被谴者。魏征谏曰："陛下以储偫谴宫吏，臣恐承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奈何欲效之乎！"上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谓长孙无忌等曰："朕昔过此，买饭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嫌不足乎！"

8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9 庚子，上宴洛阳宫西苑[9]，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10 房玄龄、魏征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

11 以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泰师，上谓秦曰："汝事珪当如事我。"泰见珪，辄先拜，珪亦以师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珪曰："今主上钦明，动循礼法，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乃与其妻就席坐，令公主执笄行盥馈之礼。是后公主始行妇礼，自珪始。

12 群臣复请封禅[10]，上使秘书监颜师古等议其礼，房玄龄裁定之。

13 夏，四月，己卯，魏征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11]，遇逸乐则思撙节[12]，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13]，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注释】

①郐王:郐(kuài 快),周朝国名,在今河南密县东北。唐封王,皆以古国名。

②拨乱返正:也作拨乱反正。谓治理乱世,使其恢复正常安定。《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③刑名二十一等:笞刑五,自十至五;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绞、斩。

④枷、杻、钳、镣、杖、笞:皆刑具名。械其颈曰枷;械其手曰杻(chǒu 扭);钳,以铁束颈;镣,同锁,为锁俗字,以铁环相钩连的锁链锁其颈,即称琅当其颈;杖,即棍棒,长三尺五寸,削去节目,讯杖大头颈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有半。

⑤出罪:与入罪相对,出离罪行轻判;反之加入罪行重判。

⑥显仁宫:在今河南宜阳县。隋炀帝大业元年所建。

⑦储偫(zhì 志):储备。偫,具、备。

⑧西苑:隋大业元年筑,北距邙山,西至孝水,南带洛水支渠,谷、洛二水会于其间,虑其泛溢,为三陂以御之:一曰积翠,二曰月陂,三曰上阳。苑墙周回一百二十六里。积翠即积翠池。

⑨"令公主"句:笲(fán 烦),竹器,以盛枣栗腶修;盥,洗手脸。馈,妇以特豚馈。言行妇之礼。

⑩群臣复请封禅:指五年诸州朝集使请封禅,六年文武官请,今众臣请。

⑪挹损:减少。

⑫撙节:约束,克制。

⑬僭(jiàn 渐):过份,越份。

【译文】

十一年(丁酉,公元637年)

1 春,正月,调迁郐王李元裕做邓王,谯王李元名做舒王。

2 初五,任吴王李恪做安州都督,晋王李治做并州都督,纪王李慎做秦州都督。他们将到官职任上,皇上赐予手书告诫训令:"我想遗赠你们珍宝玩物,恐怕使你们更加骄傲奢侈,不如使你们得到这

一句话罢了。”

3 皇上营建飞山宫。十四日，特进魏征上疏，认为：“隋炀帝凭恃他的富强，不考虑日后的祸患，无穷尽的奢侈满足无极的欲望，使老百姓困乏贫穷，以至于身死人手，社稷国家成了废墟。陛下拨乱反正，应思考隋朝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我之所以得到成功的道理，撤除这高大的殿宇，安居于低矮的宫室；假若借旧宫宇的基础增大扩建，袭用旧宫室而加以修饰，这就是以乱代替乱，祸殃罪咎必定到来，难以得到的社稷，很容易失去，可以不好好考虑吗！”

4 房玄龄等人先前接受诏命制定律令，认为：“旧的法律，兄弟分居，门荫互不相干，而谋反牵连犯法都处死刑；祖孙有荫庇关系，却只应发配流放到远方。根据礼义，论说人情，很认为不恰当。如今制定法律，祖孙与兄弟缘由犯罪的，全部发配流放服劳役。”皇上听从这个意见。自此以后，比古代的处死刑，要除去其一大半，天下民众称赞和信赖如今新定法律。房玄龄等人制定律令五百条，建立刑罚名称二十等，比隋朝法律减去大辟（死刑）九十二条，减去流放入于徒役的七十一条，大凡削去烦琐，除掉弊刑，变重刑为轻刑的，不可胜数。又定制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武德旧制度，在太学里对先师置爵酒于神前行祭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房玄龄等人建议停止祭奠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享。又删除武德以来诏敕的格式，定留七百条，到此颁布施行。又定枷、杻、钳、镣、杖、笞，都有长短宽窄的形制。

自张蕴古被处死刑，法官们以出罪轻判为戒；不时有失无罪入于科刑或轻罪重判的，又不加罪罚。皇上曾经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说：“近些日子，以刑法判处较严，为什么？”回答说：“这原因在君主身上，不在群臣身上，人主喜欢刑罚宽就宽，喜欢严就严。因为法律明文规定：失误加入人罪或重判的官职只降低三等，而失误超出罪行轻判释放的官职降低五等。如今失误加入人罪或重判的无罪，失误超出罪行轻判的获大罪。所以，官吏各自为了免除罪责，争相就

深法重判,不是有人教导使他们这样,而是畏惧罪责的缘故罢了。陛下倘若一律依照法律断案判刑,这个风气就会立刻改变了。"皇上非常喜悦,听从他的意见。由此断案平正公允。

5 皇上因汉代预先营造山陵,避免子孙时间仓促劳民费财,又志在俭葬,恐怕子孙随从习俗奢靡。二月,初二,自己做临终的仪制,依山营造陵墓,能容纳棺木就行了。

6 初九,皇上巡行,幸临洛阳宫。

7 皇上到达显仁宫,官吏因缺乏供应物资储备,有人被谴责。魏征规谏说:"陛下因储备缺乏谴责官吏,臣恐怕此风气盛行,他日会造成民不聊生,这大概不是皇上巡幸的本意。从前隋炀帝讽谕郡县奉献食物,看他们奉献食物的丰富与节俭作为行赏责罚的标准,故海内反叛。这陛下亲眼见到,为什么要去效法他呢!"皇上惊异地说:"不是您,我听不到这话。"因而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从前经过这里,买饭来吃,租房来住,如今供给安顿吃住如此,难道能够嫌不满足吗!"

8 三月,初一日,出现日食现象。

9 十五日,皇上在洛阳宫西苑饮宴,在积翠池泛舟,回头对侍奉大臣说:"隋炀帝建筑这座宫宇禁苑,同民众结下了很深的怨恨,如今全部归我所有,这正是由于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在宫内谄谀,在宫外蔽塞皇帝的耳目的缘故,能不引以为戒吗!"

10 房玄龄、魏征上奏他们所制定的《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二十一日,诏命施行。

11 任命礼部尚书王珪做魏王李泰的太师,皇上对李泰说:"你事奉王珪应如事奉我一样。"李泰见到王珪,就先下拜,王珪也以师礼自处。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南平公主。在这以前,公主下嫁,都不用妇礼事奉公婆,王珪说:"如今皇上圣明,动辄遵循礼法,我接受公主妇礼拜见,岂是为了本身的荣耀,而是为了成就国的美好礼俗罢了。"于是,和妻子就席坐定,使公主拿着盛满枣栗腶修的竹制

礼器和沃洗手的水盘、馈送的特豚行盥馈之礼。此后，公主开始向公婆行妇盥馈之礼。这种公主行妇礼，就是从王珪开始的。

12 群臣再次请求皇上登泰山封禅，皇上让秘书监颜师古等人议定封禅礼仪，最后由房玄龄裁定。

13 夏，四月，二十五日，魏征上疏奏，认为："人君善始的很多，能够善终的很少，这难道不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这大概是因为忧患深重的时候，就竭尽诚心来尽量对待下属民众，在安乐的时候，就骄傲恣肆而轻薄怠慢地对待事物；竭诚尽力对待下属，就连北胡、南越也同心同德，轻心怠慢对待事物就连六亲也离心离德，虽然用威势发怒来震慑他们，也都是外表上服从却内心不服如故。人君确定能够看到可以想得到的东西时，就要想到知足；将要兴建修缮工程时，就要想到知止；身居高位有危险的时候，就要想到谦虚下士；临到自我满足时，就要想到自我收敛克制；遇到安逸游乐时，就要想到自我约束节制；在安乐平静时，就要想到后来会出现祸患；要防止耳目被壅塞蒙蔽时，就要想到采纳臣民意见；疾恨谗言邪语的人时，就要想到端正自己的品德；在进行封爵授赏时，就要想到因高兴而会过份；实施刑罚时，就要想到因发怒而会滥施刑罚，兼备这十个方面的思考，而选贤任能，本来可以达到无为而治，又何必劳费精神苦害身体来代替各部门的职任呢！"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纪十一　起强圉作噩五月，尽上章困敦，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

贞观十一年

1 五月，壬申[1]，魏征上疏，以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2]，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

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2 六月，左仆射虞恭公温彦博薨[3]。彦博久掌机务，知无不为。上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精神耗竭，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安逸，竟夭天年！”

3 丁巳，上幸明德宫。

4 己未，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

5 己巳，徙许王元祥为江王。

6 秋，七月，癸未，大雨，谷、洛溢入洛阳宫[4]，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余人。

7 魏征上疏，以为：“《文子》曰[5]：‘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6]。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7]。”

8乙未，车驾还洛阳⑧，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注释】

①疑误，待考。

②贵不期骄，富不期侈：《尚书·周官》："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孔安国注："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骄侈以行已，所以速亡。"魏征引此以言骄侈之弊。

③虞恭公：为温彦博的谥号。《谥法》：尊贤敬让曰恭，执事坚固曰恭，执礼御宾曰恭。盖温彦博生前具备这些，故谥虞恭公。

④谷、洛溢入洛阳宫：因洛水贯都，谷洛二水会于禁苑之间，故此。

⑤《文子》：书名。九篇。其书杂取儒、墨、名、法诸家语，以解释《道德经》。

⑥"昔晋武帝"句：事见卷八十七晋怀帝永嘉三年。

⑦弦韦：佩戴弦韦。弦，弓弦；韦，兽皮。弦紧皮软，以比喻急缓。故古人性情急躁与迟缓的人身上佩戴弦韦以自戒。如《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后比作规劝自警。

⑧车驾还洛阳：指丁巳幸明德宫，由此还。

【译文】

唐纪十一　起丁酉(公元637年)五月，至庚子(公元640年)，共三年八个月。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

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637年)

1五月，壬申，魏征上疏奏，认为："陛下想从善如流的意志赶不上从前，闻过必改的精神稍微比往日缺乏了，谴责惩罚累积增多，施威发怒逐渐厉害。于是知道人贵不期望骄傲而骄傲自至，人富不

期望奢侈而奢侈自来，不是一句空话。而且以隋朝的府库、仓廪、户口、甲兵的充实繁盛，考察我们今天的一切，怎么能与之伦比！然而，隋朝依仗富裕强盛，大肆动用而导致危亡；我们因少弱，却静止不太动用而平安；这安定与危亡的道理，显然看在眼里。从前隋朝未发生动乱时，自己认为一定不会发生动乱；隋朝没危亡的时候，自己认为一定不会危亡。因此，赋税徭役无穷无尽，征讨杀伐从不停息，以至于灾祸将要降到身上还没有对此醒悟。大凡鉴别身形美丑，没有比得上静止平稳的水的鉴照，鉴别国家的成败没有比得上用亡国来对照。宁愿皇上对隋朝的灭亡取来作鉴戒，去掉奢侈，遵从俭约，亲近忠良，远离奸佞，借当今的太平无事，推行往昔的恭谨节俭，那么一切事情都可以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对此本没有能够用来就加以称赞了。取得天下实在困难，固守天下非常容易，陛下能够得到那所难得的天下，难道不能够保住那所容易固守的天下吗！”

2 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逝世。温彦博长久掌握机要事务，凡是熟知的事情没有不尽力去做的。皇上对侍臣说：“彦博因忧国忧民的缘故，精神消耗殆尽，我见到他精神不支，已二年了。悔恨没让他去过安逸日子，竟然缩短了他的寿数！”

3 初四，皇上幸临明德宫。

4 初六，诏命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的刺史，都令子孙世代相承袭。十五日，又任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做刺史，也令他们的子孙世代相承袭，不是有重大事故，不能够罢免。

5 十六日，调迁许王李元祥做江王。

6 秋，七月，初一，天降大雨，谷水、洛水涨满，漫入洛阳宫，冲坏了官署衙门、民居房屋，淹死的有六千多人。

7 魏征上奏疏，认为：“《文子》说：‘相同的语言而信实，在言谈之前就信实；相同的号令而可行，在号令之外就显示出真诚可行。’从大唐推行王道，善美旺盛，已十多年，然而道德教化还没有达到深

广透彻，是由于皇上对待下属臣民的心情还没竭尽诚信的的缘故。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治，一定要把政事委托给君子；政事有了得失，有时访询一般的小人。皇上对待君子恭敬而疏远，对待小人轻慢而狎昵，狎昵则言语没有不穷尽的，疏远则情况不能够上达。那么，中等智慧的人，难道没小小的智慧聪明！然而，并没有经国治世的才略，考虑问题不能达到深远的程度，虽然竭尽全力用尽忠诚，还不免有失败，况且内怀奸诈，他们祸国殃民怎么能不深刻呢！那么，虽然君子不能没有小的过错，假若对于正道没损害，这可以略去不计较。既然称他为君子，而再猜疑他不予信任，同树立直木而怀疑他影子弯曲有什么不同呢！陛下确实能够慎重选择君子，用礼数诚信任用他们，还担心什么天下不能大治！不这样，危机灭亡之期限，不可保证不会到来。"皇上赐予魏征手写诏书褒奖赞美说："昔日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意志衰退，骄傲怠慢，何曾官位极高达到宰相之职，不能直言劝谏，于是，只私下对子孙说，自我夸耀聪明智慧，这是最大的不忠。得到你的奏疏，朕知道过错了。应当把你的奏疏放置在我的几案上，来比作董安于、西门豹之佩戴弦、韦，作为自己的警戒。"

8十三日，皇上车驾自明德宫归还洛阳，诏令："洛阳宫被水所冲毁的，稍微加以修缮，只使可以居住就行。此外的众多材料，供给城中被水冲坏庐舍的人。同时，命令百官各自上密封奏书，尽言朕的过失。"二十日，废除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受水灾的人。

9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征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

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10 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曩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怠忧[1]，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2]，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3]，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

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④，万代之后⑤，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世，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⑥。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11 冬，十月，癸丑，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⑦。

12 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⑧，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⑨；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13 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⑩。"上悦。

14 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

15 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注释】

①昧爽丕显，后世犹怠：语引《左传·昭公·三年》叔向引《诰鼎之铭》以为言。谓古代天不亮就起床勤务，名声大为显赫，可是后世还是懈怠。

②万岁之后：避讳语，相当于一般所谓百年后，即避讳"死"字，亦即言"死后"。

③饥歉：饥荒。歉，《广雅·释天》："一谷不升曰歉。"

④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当时魏王泰有宠于帝，故马周言及。

⑤万代之后：同②万岁之后。

⑥"且魏武帝"句：事见《汉献帝纪》、《魏文帝纪》。　缧绁：拘系犯人的绳子，引申为监狱。

⑦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唐制，凡功臣密戚请陪陵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两列。若宫人陪葬，则陵户为之成坟。《唐会要》载：昭陵陪葬者，宫嫔、公主、主婿、勋贵及祖父陪陵而子孙从葬者，及四夷君长入宿卫而陪葬者，名氏最多，用此诏也。

⑧天策长史：武德中，曾开天策上将府，以唐俭为长史，故称。

⑨"汉高祖"句：引汉陆贾谏高祖之言。

⑩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柳范据古语：君仁则臣直。又：君明则臣直，故云。

【译文】

9 八月，十二日，皇上对侍臣说："上密封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力防备不可忘掉，朕时常与左右在后边禁苑打猎，没有一件事烦劳民众，伤害了什么呢！"魏征说："先王惟恐听不到他的过失。陛下既然使百官各自上密封件奏事，就只有放手让他们任意陈述。假若他们的言论可取，固然有益于国家；假若没

有什么可取的，也没有什么损害。”皇上说：“您说得很对。”都给他们劳赏而遣送他们回去。

10侍御史马周上疏奏，认为：“三代到汉代，经历年代多的八百年，经历年代少的也不少于四百年，都是皇帝很会用恩泽凝结民心，民众不能忘记的缘故。从此以后，经历年代多的六十年，少的才二十多年，都是对于民众没有恩泽，国家的根本不稳固的缘故。陛下应当兴隆夏禹、商汤、文王、武王的功业，替子孙创立万代的基业，怎么能只凭恃当年一点功业罢了！今之户口赶不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兄去弟回，道路相继。陛下虽然施加恩泽诏书，使服役的人减裁到很少，然而营建修缮工程不休止，民众怎么能休息！因此，有关部门空行文书，不曾有事实。从前汉代的文帝、景帝，以谦恭节俭来教养民众，武帝继承他们丰富的资产，因此能够穷奢极欲而不至于发生动乱。从前假若汉高祖之后就传位给武帝，汉室怎么能够长久存在呢！再者，京师长安及四方各地所制造乘舆器物用具和众亲王、嫔妃、公主服装穿戴，议论的人都不认为节俭。古人说：起早来勤政务，以致于声名显赫，后人还是有所懈怠。陛下年轻时曾居住民间，了解民众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在这深宫大院，没经历过宫外的事务，皇上一旦去世以后，本来是圣上思虑中应当担忧的。我看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聚众成为盗贼，这样的国家是没有不灭亡的。君主虽然想要追悔改过，也难以恢复保全。因此应当在可修国政时修治国政，不可在已经失败之后再后悔。大概周幽王、厉王取笑过夏桀王、殷纣王的灭亡，隋炀帝亦取笑过周朝、齐朝的灭亡，不可使后代取笑我们如今，像今天我们取笑隋炀帝一样！贞观之初，天下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而百姓不怨恨，是因为知道陛下担忧怀念不忘他们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言散发，是因为知道陛下不再怀念他们，只是众多地经营建造修缮不紧急的事务的缘故。从古以来，国家的兴盛与灭亡，不是因为蓄积物资的多少，而是在于百姓的愁苦

与安乐。且拿近来的事情验证，隋朝贮蓄的洛口仓被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的布帛而被王世充借用，西京的府库也被我们所利用，到如今还没用尽。蓄积固然不可没有，关键是当民众有余力的时候，然后再收聚，不可强行聚敛来资助盗寇敌人。节俭可以安定人心，陛下在贞观初年已经亲身经历施行过，如果在今天再来施行节俭，本来不困难。陛下必定要作久远的打算，不必高远地去追求上古，只如贞观的初年，则天下就非常幸运。陛下宠爱厚待诸王，很有过份厚待的，陛下去世以后，以后的事不可不深思。昔日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到魏文帝即位，囚禁诸王，只是没绳绷索绑罢了。然而武帝的宠爱，正好是使他受苦的原因。再者，百姓所治理安定的原因，只在刺史、县令身上，假若选择任用刺史、县令得人，则陛下可以端坐拱手而不必操心劳碌。如今朝廷只重视京官选拔，而轻视州县官吏的任选，刺史大多任用行武之人，或京官不称职才补充到京外任职，边远的地区，任用人选更轻率。所以百姓不能安定，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马周上了疏奏，皇上称善不已，对侍臣说：“刺史朕应当亲自选用；县令，应诏令在京官员五品已上的各自举荐一人。”

11 冬，十月，初二，诏令勋臣亲戚已死亡的都在山陵陪葬。

12 皇上在洛阳禁苑打猎，有一群野猪从林中冲出来，皇上连续发出四支箭，箭死四只野猪。有只野猪冲向前来，触及了皇上骑马的马蹬，民部尚书唐俭丢开马来与野猪搏斗，皇上拔出宝剑斩杀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我将要击这贼呀，为什么那么害怕啊！”回答说：“汉高祖从马上得到天下，却不从马上治理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难道还对一只野猪逞现您的雄心！”皇上非常高兴，因此停止了打猎，不久，将唐俭加封为光禄大夫。

13 安州都督吴王李恪数次出外游猎，对居民有很大的损害，侍御史柳范上奏弹劾他。二十六日，吴王李恪定罪免除官职，削去食邑三百户。皇上说：“长史权万纪事奉我儿，不能匡正他的错误，该

当死罪。"柳范说:"房玄龄事奉陛下,还不能阻止陛下游猎,难道惟独对万纪定罪!"皇上大怒,拂动衣袖进去。很久以后,单独召引柳范,对他说:"为什么当面折辱我!"回答说:"陛下仁慈圣明,臣不敢不尽愚忠直谏。"皇上非常高兴。

14 十一月,十一日,皇上幸临怀州;二十六日,返回洛阳宫。

15 原荆州都督武士彠的女儿,皇上听说她很美,就召入后宫,封为才人。

十二年

1 春,正月,乙未,礼部尚书王珪奏:"三品已上遇亲王于路皆降乘,非礼."上曰:"卿辈苟自崇贵,轻我诸子。"特进魏征曰:"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①],为王降乘,诚非所宜当。"上曰:"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②]!何得轻之!"对曰:"自周以来,皆子孙相继,不立兄弟,所以绝庶孽之窥窬[③],塞祸乱之源本,此为国者所深戒也。"上乃从珪奏。

2 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恶之,命士廉等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干为第一。上曰:

“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卬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⑤，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⑥，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干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下天下。

3 二月，乙卯，车驾西还⑦；癸亥，幸河北⑧，观砥柱⑨。

4 甲子，巫州獠反，夔州都督齐善行败之，俘男女三千余口。

5 乙丑，上祀禹庙；丁卯，至柳谷，观盐池⑩。庚午，至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车驾，盛饰廨舍楼观，又饲羊百余头，鱼数百头以馈贵戚。上数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须，皆资库物。卿所为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长春宫⑪。

6 戊寅，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虽桀犬吠尧⑫，有乖倒戈之志⑬，而疾风劲草⑭，实表岁寒之心⑮；可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7 闰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8 丁未，车驾至京师。

【注释】

①九卿:古时中央九个高级官职。周以三少、四司加冢宰、宗伯为九卿。历代沿袭,稍有变动。 八座:封建王朝高级官员。隋唐以六尚书、左右仆射及令为八座。

②"人生"句:当时太子有足病,魏王泰有宠,故太宗有此言。

③窥窬:窥,暗中偷看;窬,门边小洞。窥窬,伺隙而动。即窥测时机,夺取皇位。

④"汉高祖"句:高祖刘邦,沛人,初为泗水亭长;萧何,沛人,曾为沛主吏掾;曹参,沛人,曾为沛县狱吏;樊哙,沛人,少时屠狗为业;灌婴,睢阳人,本为贩卖丝绢小商。

⑤贩鬻松槚:贩卖出售松柏类棺椁木材。此处表示门第地位低下。

⑥倨傲:由高耸引申为骄傲,傲慢。

⑦车驾西还:谓自洛阳向西返回长安。

⑧河北:县名。治今山西平陆县西南平陆城,贞观元年,度属陕州,陕州治今河南陕县。

⑨砥柱:山名。在今河南陕县东北黄河中,今称三门峡。

⑩"上祀"句:禹庙,即禹王庙,禹都安邑,后人立庙于此,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盐池、柳谷也在安邑。

⑪长春宫:北周武帝置,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西北。

⑫桀犬吠尧:成语。桀,夏桀王,末代暴君;尧,传说中古圣君。桀犬吠尧,指坏人走狗咬好人,喻走狗一心为主子效劳。

⑬倒戈:引武王伐封,纣前徒倒戈,攻其后,以败北。后泛指投降。

⑭疾风劲草:即疾风知劲草。比喻人在危难中才显示出意志坚定。

⑮岁寒之心:《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比喻在恶劣环境中才显示出坚定的心志。

【译文】

1 春,正月,十五日,礼部尚书王珪上奏:"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要下车致敬,这是不合礼仪的。"皇上说"你们只要自我尊崇高贵,就是轻视我的诸皇子。"特进魏征说:"诸王品位都列在

三公之后，如今三品官员都是九卿、八座，给亲王下车致礼，确实是不恰当的。”皇上说：“人的寿命长短难以预料，万一太子不幸逝世，怎么知道各位亲王日后不做您们的君主！怎么能够轻视他们！”回答说：“自从周朝以来，都是子孙继承皇位，不立兄弟为皇帝，这是为了断绝庶子孽种窥测时机夺取皇位，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治理国家的人很警戒的。”皇上于是听从王珪上奏意见。

2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撰写《氏族志》成功，于是将书呈献皇上。在这以前，山东人士崔、卢、李、郑各世家大族，喜欢自夸是地方名门望族。虽然累代逐步衰微，假若其他族要与他们结为婚姻，一定要索取对方很多财物货币。于是有的舍弃他的乡里而妄称名门大族，有的兄弟一齐列位在朝，而更改用妻子的家族相欺骗。皇上厌恶他们这些，命高士廉等人普遍搜求天下的谱谍，用各种史籍来匡正。考查他们的真假，辨别昭穆辈分，区别他们的甲乙次第，褒扬和进用忠贤的人，贬谪退免奸邪叛逆的人，书中共分作九个等级。高士廉等人以黄门侍郎崔民干作第一等。皇上说：“汉高祖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都是乡里穿布衣的平头百姓起家的，您们至今还在推崇敬仰，认为他们是英雄贤人，难道在于他们是世世代代有禄位官爵的名门出身吗！北齐高氏偏据山东，南朝梁、陈僻居江南，虽然有不少人物，又何足言谈！况且他们的子孙的才能德行衰落微薄，官职爵位逐渐低下，却还昂然自得以门第自傲。虽然到贩卖棺材的程度，却依托富贵，抛弃廉耻，不知道社会上的人为什么尊贵他们！如今三品以上的官员，有的凭德行，有的凭功劳，有的凭文学，才获得显贵的爵位。那些衰微的世族故旧门第，确实不值得羡慕！而且要求和他们结成婚姻的，虽然输送了很多金帛，还被他们所傲慢地对待，我不知道那种说法解释是什么意思！如今要改正谬误，必须舍弃虚名取得真实，而你们还把崔民干列为第一，这是轻视大唐的官爵而依循流俗的观念。”于是，皇上再次命令刊改审定《氏族志》，专门用如今本朝

品位次序作为标准来分高下，于是，以皇族为第一，外戚其次，把崔民干降为第三第。《氏族志》共收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命令颁布于天下。

3 二月，初五，皇上车驾从洛阳向西返回长安；十三日，皇上幸临河北县，观看砥柱山。

4 十四日，巫州獠人反叛，夔州都督齐善行打败了他们，俘获男女三千多人。

5 十五日，皇上祭祀禹庙。十七日，皇上又到柳谷，参观盐池。二十日，到蒲州，刺史赵元楷教父老百姓穿着黄纱单衣迎接皇上车驾，繁盛地装饰官署的楼台亭观，又饲养羊一百多头、鱼数百尾来馈送给权贵皇戚。皇上责备他说："朕巡视河、洛一带，凡是我所需要的，都是从官库中支取的。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已亡隋朝的流弊恶习。"二十四日，幸临长春宫。

6 二十八日，诏命说："隋朝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虽然如同桀犬吠尧，不问仁暴，有背离倒戈投降的心志，然而，疾风知劲草，那种崇高的节操，确实表露出他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忠心，可追赠他蒲州刺史，探访他的子孙，使他们听到。"

7 闰二月，初一，出现日食。

8 二十八日，皇上车驾回到京师长安。

9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②]，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10 丙子，以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

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3]，魏征之功也。”皆赐之佩刀。上谓征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欤？”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4]，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5]，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6]。”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11 夏，五月，壬申，弘文馆学士永兴懿公虞世南卒[7]，上哭之恸。世南外和柔而内忠直，上尝称世南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辞，五书翰。

12 秋，七月，癸酉，以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右仆射。

13 乙亥，吐蕃寇弘州。

14 八月，霸州山獠反。烧杀刺史向郡陵及吏民百余家。

15 初，上遣使者冯德遐抚慰吐蕃，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上未之许。使者还，言于赞普弃宗弄赞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许尚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相离间，唐礼遂衰，亦不

许婚。"弄赞遂发兵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北⑧,民畜多为吐蕃所掠。

吐蕃进破党项、白兰诸羌,帅众二十余万屯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寻进攻松州,败都督韩威,羌酋阁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连兵不息,其大臣谏不听而自缢者凡八辈。壬寅,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以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击之。

吐蕃攻城十余日,进达为先锋,九月,辛亥,掩其不备,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斩首千余级。弄赞惧,引兵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上许之。

【注释】

①著作佐郎:官名。属秘书省主管编纂国史等著作局的官员。

②梁武帝父子:指梁武帝萧衍及其子昭明太子萧统,萧衍曾与人合著《通史》,有明人辑本《梁武帝御制集》;萧统,辑昭明《文选》三十卷,著有文集已轶,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 陈后主:南陈末代皇帝陈叔宝,善词赋,后人辑有《陈后主集》。

③绳愆纠缪:缪,通谬,乖错。举发及纠正错误。

④兰陵公主:唐太宗之女,下嫁窦怀悫。

⑤隋资:隋朝所授官资。

⑥"近皇甫德参"句:事见上卷贞观八年。

⑦弘文馆:唐设学馆。属门下省。馆置学士,无定员。掌管校正图书、教授生徒,并参与朝廷礼仪制度沿革。文懿公:谥号。《谥法》:温柔贤善曰懿。

⑧青海:即今青海省青海湖。

【译文】

9 三月，初二，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搜集皇上的文章。皇上说："朕的文辞诏令，对于民众有益处的，都记载史书上，足以作为不朽的文字。假若是对民众没有益处的，搜集起来又有什么用处呢！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在世上流行，对于他们国家的灭亡哪能挽救呢！作君主害怕没有仁德的政治，搜集刊行文章有什么用！"于是没有答应。

10 二十七日，因皇孙降生，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的官员。皇上说："贞观以前，跟从朕经营治理天下，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来，举发纠正错误，是魏征的功劳。"都赏赐他们佩刀。皇上对魏征说："朕治理国家政事与往年比怎么样？"回答道："威德加于四方，则远远超过贞观初年；人心悦服则不如从前。"皇上说："远方的人畏威慕德，因此才前来归服；假若威德、人心悦服赶不上过去，凭什么使他们前来归服？"回答说："陛下从前因天下没有大治担忧，所以修德行义，日新月异；如今因为天下已经大治而安心，所以赶不上过去。"皇上说："如今我的所作所为，还和往年一样，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陛下在贞观初年，惟恐臣下不进谏，经常引导他们进谏，听到进谏便乐意听从。如今就不是这样，虽然勉强听从，但是还有为难的脸色。所以不同。"皇上说："哪些事是这样，你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回答说："陛下从前要杀元律师，孙伏伽认为按照法律不应当处死，陛下把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价值百万。有的说：'赏赐太厚了'，陛下说：'朕即位以来，还没有进谏的人，因此赏赐给他。'这就是引导众人行谏。司户柳雄假冒隋朝所授官资，陛下想诛杀他，采纳戴胄的谏言而作罢。这就是高兴地听从他的劝谏。最近皇甫德参上书劝谏修理洛阳宫，陛下怨恨他，虽然因为我的解说而罢休，但是只是勉强听从。"皇上说："不是您不能谈到这样深刻的地步。人最苦恼的是不能自己知晓自己的错误罢了！"

11 夏，五月，二十五日，弘文馆学士永兴人文懿公虞世南逝世，

皇上为他恸哭。虞世南的外表和蔼温柔，而内心又忠诚正直，皇上曾称赞虞世南身上有五大突出之点：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辞，五是书法。

12 秋，七月，二十七日，任吏部尚书高士廉做右仆射。

13 二十九日，吐蕃侵犯弘州。

14 八月，霸州山獠人反叛。烧杀刺史向郎陵及官吏民众一百多家。

15 当初，皇上派遣使者冯德遐安抚慰问吐蕃。吐蕃听到突阙、吐谷浑都曾娶了唐室公主为妻，于是派遣使臣跟随冯德遐进入朝廷，赠送很多金宝，奉上表奏，请求通婚，皇上没有允许他。使者回到吐蕃，对赞普弃宗弄赞说："臣刚到唐朝，唐朝接待我的礼遇很厚，允许下嫁公主。碰上吐谷浑王入朝，由于他从中离间，唐朝对我的礼遇就逐渐变差，也不允许通婚了。"弃宗弄赞于是发动军队攻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持，逃遁到青海以北，民众牲畜多数被吐蕃掠夺去。

吐蕃进一步攻破党项、白兰诸羌族，率领兵众二十多万驻扎在松州西面的边境上，派遣使者贡献金宝绢帛，并且说他们是来迎接公主。不久进攻松州，打败松州都督韩威；羌族酋长阔州刺史别从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一并拿州叛变归附吐蕃。连年兵战不停息，他的大臣劝谏不听从而自己上吊死的共有八起。二十七日，皇上任吏部尚书侯君集做当弥道行军大总管。二十九日，任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做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做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做洮河行军总管，督率步兵、骑兵五万攻击吐蕃。

吐蕃攻打松州城十多天，牛进达做先锋，九月，初六，暗中乘吐蕃不防备突然袭击，在松州城下，打败了吐蕃，斩杀首级一千多个。弃宗弄赞恐惧，带领军队撤退，派遣使者谢罪，借此再次请求通婚。皇上应允。

16 甲寅，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1]，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17 初，突厥颉利既亡，北方空虚，薛延陀真珠可汗帅其部落建庭于都尉犍山北、独逻水南[2]，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拔酌、颉利苾主南、北部。上以其强盛，恐后难制，癸亥，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

18 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

19 己卯，畋于始平[3]；乙未，还京师。

20 钩州獠反[4]；遣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

21 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营飞骑于玄武门[5]，以诸将军领之。又简飞骑才力骁健、善骑射者，号百骑，衣五色袍，乘骏马，以虎皮为韝[6]，凡游幸则从焉。

22 己巳，明州獠反[7]；遣交州都督李道彦讨平之。

23 十二月，辛巳，左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击反獠于壁州[8]，大破之，虏男女万余口。

24 是岁，以给事中马周为中书舍人。周有机辩，中书侍郎岑文本常称："马君论事，援引事类，扬榷古今[9]，举要删

烦，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

25 霍王元轨好读书，恭谨自守，举措不妄。为徐州刺史，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人问玄平王所长，玄平曰：“无长。”问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见所长，至于霍王，无所短，吾何以称其长哉！”

26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仍各赐一箭，谓之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置五大啜，居碎叶以东[10]；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居碎叶以西；通谓之十姓。咥利失失众心，为其臣统吐屯所袭。咥利失兵败，与其弟步利设走保焉耆[11]。统吐屯等将立欲谷设为大可汗，会统吐屯为人所杀，欲谷设兵亦败，咥利失复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既立，与咥利失大战，杀伤甚众。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属乙咄陆[12]，以东属咥利失。

27 处月、处密与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

【注释】

①草昧之初：草昧，见《易·屯》：“天造草昧。”《疏》：“草谓草创，昧谓冥昧，……言物之初造，其形未著，其体未彰，故在幽冥阁昧也。”也指混乱的时世。此指在战争混乱中开创王业之初。

②都尉犍山：即《新唐书》中的乌德犍山，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抗爱山脉。

③始平：县名。治今陕西咸阳市西北兴平县。

④钦州：治今广西钦州县。

⑤左、右屯营：指在玄武门左、右置的屯卫兵营。 飞骑：指才力跳健又善射者。

⑥鞯：鞍鞯。衬托马鞍的坐垫。

⑦明州：治今越南河静省甘禄附近。

⑧璧州：治今四川通江县。

⑨扬榷：扬，举也；榷，引也。举用。

⑩碎叶：城名。在原苏联伏龙芝市北楚河南岸楚伊斯阔叶附近。

⑪焉耆：古西域城国，都城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西南四十里附近。

⑫伊列水：即今源出新疆，流向西北入巴尔克什湖的伊犁河。

【译文】

16 初九，皇上问侍臣："开创基业与守成功业，哪一件难？"房玄龄说："在世道混乱，创立基业的初期，与群雄并起角逐较量力气，然后使他们称臣，开创基业难啊！"魏征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哪个不是在艰难险阻中得到天下的，在安逸中失掉天下的，所以守成功业更难！"皇上说："玄龄和我共同取得天下，出一生而入百死，因此了解创立王业的艰难。魏征与我共同安定天下，经常恐惧富贵后产生骄奢淫逸，在疏忽的时候产生祸乱，因此了解守成功业的艰难。然而创业的艰难，已经是已往的事了；守成的艰难，正当是和诸公一起慎重对待的。"房玄龄等人向皇上礼拜道："陛下讲出这番话，是四海万众的福份。"

17 当初，突厥颉利可汗已灭亡，北方城池空虚，薛延陀真珠可汗率他的部落在都尉犍山以北、独逻水以南建立王庭，全部兵力二十万人，立他的两儿子拔酌、颉利苾主持南、北两部。皇上因为他的强盛，恐怕后来难以控制，十八日，封他的两个儿子做小可汗，各赐给战鼓和大旗，外表上表示优待尊崇，实际上是分裂他们的势力。

18 冬，十月，初一，巴州獠人反叛。

19 初五，皇上在始平畋猎，二十一日，返回京师。

20 钩州獠人反叛，派遣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他们。

21 十一月，初三，开始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卫营飞骑，任命一些将军统领。又精选飞骑才力骁勇矫健、善于骑射的，号称百骑，穿着五色的袍衣，骑着骏马，用虎皮做鞍垫，大凡游幸就随从着皇上。

22 二十五日，明州獠人反叛，派遣交州都督李道彦讨伐平定獠人反叛。

23 十二月，初七，左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在壁州攻击反叛的獠人，把獠人打得大败，俘虏男女一万多人。

24 这年，任用给事中马周做中书舍人。马周有机智善辩之才，中书侍郎岑文本经常称赞："马君评论事情，常常援引同类事物，举用古今事例，删烦举要，会合成文，切中事理，一字不能增加，也一字不能减少，听的人感到顺耳，使人忘了疲倦。"

25 霍王李元轨爱好读书，为人恭敬谨慎，自我约束，举措不虚妄。做徐州刺史，与处士刘玄平是平民朋友交情。有人向刘玄平询问霍王的长处，刘玄平说："没有什么长处。"问的人感到很奇怪。刘玄平说："一个人有短处才能见到他的长处，至于霍王，没什么短处，我怎么称说他的长处呢！"

26 当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把他的国家分成十部，每部设有酋长一人，才各赐给一支箭，说这是十支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称五咄陆，置五大啜，居住在碎叶城以东；右厢号称五弩失毕，设置五大俟斤，居住在碎叶城以西，总称他们为十姓。咥利失失去了众人之心，被他的臣子统吐屯所袭击。咥利失的军队失败，与他的弟弟步利设逃跑，保守焉耆。统吐屯等将要拥立欲谷设做大可汗，遇上统吐屯被人杀害，欲谷设的军队也失败，咥利失再次得到故有的土地。到这时，西部最后拥立欲谷设做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已即位，与咥利失大战，杀伤很多兵众。因而，把他的土地从中间分开，从伊列水以西属于乙咄陆，以东属于咥利失。

27 处月、处密与高昌国共同攻取焉耆五座城池，掠夺男女一千五百人，焚烧了那里的庐舍而离去。

十三年

1 春，正月，乙巳，车驾谒献陵；丁未，还宫。

2 戊午，加左仆射房玄龄太子少师。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①]，男遗爱尚上女高阳公主，女为韩王妃[②]，深畏满盈，上表请解机务；上不许。玄龄固请不已，诏断表[③]，乃就职。太子欲拜玄龄，设仪卫待之，玄龄不敢谒见而归，时人美其有让。玄龄以度支系天下利害[④]，尝有阙，求其人未得，乃自领之。

3 礼部尚书永宁懿公王珪薨[⑤]。珪性宽裕，自奉养甚薄。于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庙[⑥]，珪通贵已久，独祭于寝。为法司所劾，上不问，命有司为之立庙以愧之。

4 二月，庚辰，以光禄大夫尉迟敬德为鄜州都督。

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

上又尝谓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头谢曰："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上乃止。

5 戊戌，尚书奏："近世掖庭之选，或微贱之族，礼训蔑

闻;或刑戮之家,忧怨所积。请自今,后宫及东宫内职有阙,皆选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礼聘纳;其没官口及素微贱之人,皆不得补用。"上从之。

6 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⑦。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⑧。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⑩。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⑪,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

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⑫,若履春冰⑬;宗族忧虞,如置汤火。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烦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宪,自取诛夷,更因延世之赏,致成剿绝之祸,良可哀愍。愿停涣汗之旨⑭,赐其性命之恩。"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⑮,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诏停世封刺史。

7 高昌王麹文泰多遏绝西域朝贡,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上下书切责,征其大臣阿

史那矩，欲与议事，文泰不遣，遣其长史麴雍来谢罪。颉利之亡也，中国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诏文泰归之，文泰蔽匿不遣。又与西突厥共击破焉耆，焉耆诉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问状⑩，且谓其使者曰："高昌数年以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所置官号，皆准天朝，筑城掘沟，预备攻讨。我使者至彼，文泰语之云：'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谓薛延陀曰：'既为可汗，则与天子匹敌，何为拜其使者！'事人无礼，又间邻国，为恶不悛，善何以劝！明年当发兵击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报，请发所部为军导以击高昌。"上遣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赍缯帛赐薛延陀，与谋进取。

【注释】

①端揆：尚书省长官。唐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房玄龄武德九年为中书令，贞观三年为左仆射，故称。只是贞观三年至是才十一年，何谓"十五年"？

②韩王：高祖之子李元嘉。

③断表：诏令断绝接受他的奏表。

④度支：即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途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以近及远，与中书省、门下省议定乃奏，国之大计所关。

⑤永宁：县名。治今河南洛宁县东。

⑥三品已上皆立家庙：唐制，三品以上得立庙，祭三代。

⑦朱、均：指丹朱、商均。

⑧兆庶：万众。

⑨子文之治：楚人，治理楚国有功。当斗椒作乱，庄王灭若敖氏。既而思子文之治，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文子侄斗椒的孩子箴尹黄克恢复他所在职位。

⑩栾黡之恶已彰：是指栾黡的恶名已经昭彰。仅他汰虐已甚，犹可免，而他的儿子栾盈汰虐已甚，而栾黡的恶实彰。

⑪茅土：谓受封为王侯。古代帝王社祭之坛以五色土建成，分封诸侯时，按封地所在方向取坛上一色土，以茅包之，称为茅土，给受封者在封国内立社。故指代受封王侯。

⑫形影相吊：指孤独无依，只剩下身形和影子相互慰问。

⑬若履春冰：像踏春天的薄冰一样战战兢兢。

⑭涣汗：比喻帝王发号施令，如汗出于身不能收回。此指帝王、皇上。

⑮子妇长乐公主：长乐公主嫁于长孙无忌之子冲为妇。

⑯虞部郎中：官名。属工部。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

【译文】

贞观十三年(己亥，公元639年)

1 春，正月，初一，皇上车驾拜谒献陵。初三日，皇上返回皇宫。

2 十四日，加封左仆射房玄龄为太子少师。房玄龄自己认为身居尚书省长官职位十五年，男孩遗爱娶了皇上的女儿高阳公主为妻，女孩又作了韩王李元嘉的妃子，很怕蒙受皇恩太甚，功高震主，所以上表请求解除机要重务；皇上不允许。房玄龄坚决请求不停，皇上下诏令断绝接受他的表奏，才就职接任。太子想拜见房玄龄，设置仪仗侍卫接待他，房玄龄不敢接受拜见而回家回避。当时，人们都赞美他有谦让的美德。房玄龄认为度支郎中关系到天下人民的利害，曾经有个官位的空缺，选求这样的人没得到合适的人选，于是就自己兼代领衔任职。

3 礼部尚书永宁懿公王珪逝世。王珪性情宽厚，自己奉养很薄。使唐朝的政令制度上，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建立家庙，王珪置身显贵之中已经很久，唯独在寝屋祭祀，被有关执法部门所弹劾，皇上不加追问，命令有关部门替他建立家庙来使他感到羞愧。

4 二月，初七日，任命光禄大夫尉迟敬德做鄜州都督。

皇上曾经对敬德说："有人说你要谋反，为什么？"回答说："臣谋反是实！臣随从陛下四处征讨，身经百战，如今身上留下的都是刀锋箭头的痕迹。天下已经安定了，于是更加怀疑臣造反啦！"因而脱下衣服抛掷在地，露出他满身的伤痕。皇上为他流泪，说："卿再把衣服穿上，朕不怀疑卿，我故意对卿说的，为什么更加怀恨呢！"

皇上又曾经对敬德说："朕想把女儿嫁给卿为妻，怎么样？"敬德叩头辞谢说："臣的妻子虽然微贱丑陋，但是与她共同过贫贱的日子很久了。我虽然没有学问，听说古人富贵决不更易妻子，这不是我所愿望的。"皇上才罢了。

5 二十五日，尚书省上奏："近来掖庭女官的选拔，有的出身于微贱之族，礼仪家训没有听到过，有的出于受过刑罚杀戮的家庭，因获罪没入掖庭，忧怨在心中所郁积着。因此，请求从今以后，后宫及东宫内的职官有了空缺，都要选拔良家出身有才能品行的人来充任，以礼聘纳，那些没入官府以及出身微贱的人，都不得补充录用。"皇上听从这个意见。

6 皇上已下诏书，命令宗室贵族及群臣子孙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今的事情不同，恐怕这不是长久安定天下的法则，上疏谏诤。侍御史马周也上疏，认为："作为尧、舜那样圣明的父亲，还有丹朱、商均那样愚劣的儿子。倘若让未成年的儿子承袭父职，万一骄横愚劣，百姓遭殃国家也因此破败。如果想取消袭封，则其先人功劳尚在，如想保留袭封，而他的罪恶已昭彰于世，与其毒害于芸芸众生，则毋宁割舍皇恩于已经死去的一个臣子，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了。然而，向来所谓爱他们的人，就正是所伤害他们的人。臣认为应把王侯职位赋予他，继承他们的食邑和封户，但必须有才能品行，随着他们的才器授予官职，这样使他们人人能真正尊奉皇上大恩而子孙最终享受他们的福贵和禄位。"

适逢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不愿意去封国就职，上表坚决辞让，声称："自从蒙受皇恩以来，孤独得只有身形、身影相互吊问，

犹足踏春天的薄冰,战战兢兢,宗族的忧虑,如置身于汤火之中。遥想夏、商、周三代封邦建土,盖由于力量无法控制,因而利用封建,礼乐节文;大多不是他们自己制订出的。两汉罢除封侯设置郡守,摈弃从前的弊病,深合事理。如今因为臣等的缘故,又有变更,恐怕紊乱了圣朝的纲纪。而且后世愚劣不肖子孙,或者冒犯朝廷的宪法,自取灭亡,更因延及后世子孙的奖赏,而造成家族被剿杀灭绝的灾祸,这更是令人哀痛。宁愿停止皇上的圣旨,赐给他们性命的恩惠。"长孙无忌又借儿媳妇长乐公主坚决向皇上请求,并且说:"我披荆斩棘事奉陛下,如今海内安宁统一,为什么把我等抛弃到外州去,这与迁徙有什么不同!"皇上说:"割让土地来分封功臣,是古今贯通的义理,意思是想要公等的后代子孙,辅佐朕的子孙,共同永久地相传下去,而公等于是反复发言埋怨,朕难道拿王侯之职来勉强公等吗!"二十七日,皇上又下诏书,命令停止世代袭封刺史。

7 高昌王麹文泰多次阻绝西域朝拜进贡,伊吾原先向西突厥称臣,既而向内地归属唐朝,麹文泰与西突厥共同攻击伊吾。皇上下诏书严切斥责,征召高昌的大臣阿史那矩,想与他商议事情,麹文泰不派遣,派遣他的长史麹雍前来谢罪。颉利可汗灭亡后,中国人在突厥的,有的逃奔到高昌,皇上下诏书让麹文泰归还中国人,文泰把他们隐藏起来不遣还。又与西突厥共同攻击打败了焉耆,焉耆向皇上申诉这件事。皇上派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前往探问情状,并且对他的使者说:"高昌数年以来,朝拜进贡疏略了,没有藩臣的礼节,所设置的官职称号,都以天朝唐为准,筑城池掘壕沟,预备攻战讨伐。我唐朝使者到他们那里,文泰对他说:'鹰在天空中飞翔,雉在蓬蒿间隐伏,猫在庭堂上嬉戏,鼠在洞穴里嚼食,各自得到他们适宜的处所,难道不能自己生存吗!'又派遣使者对薛延陀说:'既然做了可汗,就与天子对等,为什么礼拜他的使者!'事奉别人没礼节,又离间邻近的国家,作恶不诛杀,凭什么劝导向善!明年应发动

军队攻击你。”三月，薛延陀可汗派遣使者向皇上说：“我们蒙受恩惠想来报答，请求发动所有部下的军队作先导来攻击高昌。”皇上派遣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赠送缯帛给薛延陀，同时与薛延陀谋划进攻夺取的策略。

8 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宫。

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从突利入朝，历位中郎将。居家无赖，怨突利斥之，乃诬告其谋反，上由是薄之，久不进秩。结社率阴结故部落，得四十余人，谋因晋王治四鼓出宫，开门辟仗，驰入宫门，直指御帐，可有大功。甲申，拥突利之子贺逻鹘夜伏于宫外，会大风，晋王未出，结社率恐晓，遂犯行宫，逾四重幕，弓矢乱发，卫士死者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等帅众奋击，久之，乃退，驰入御厩，盗马二十余匹，北走，渡渭，欲奔其部落，追获，斩之。原贺逻鹘，投于岭表。

9 庚寅，遣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击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虏男女六千余口。

10 五月，旱。甲寅，诏五品已上上封事。魏征上疏，以为：“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上深加奖叹，云：“已列诸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官。”仍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11 六月，渝州大首领弘仁自辟柯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1]，蛮、俚降者二万八千余户。

12 丙申，立皇弟元婴为滕王。

13 自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2]。秋，七月，庚戌，诏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藩屏，长保边塞。突厥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农卿郭嗣本赐薛延陀玺书，言"颉利既败，其部落咸来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后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于河南，任其畜牧。今户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尔薛延陀受册在前[3]，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薛延陀奉诏。于是遣思摩帅所部建牙于河北，上御齐政殿饯之，思摩涕泣，奉觞上寿曰："奴等破亡之余，分为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复立为可汗，愿万世子孙恒事陛下。"又遣礼部尚书赵郡王孝恭等赍册书，就其种落，筑坛于河上而立之。上谓侍臣曰："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4]。"又以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熟为右贤王。忠，苏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

宗女；及出塞，怀慕中国，见使者必泣涕请入侍，诏许之。

【注释】

①"渝州人"句：侯弘仁所开通道自牂柯，经西赵，出邕州，以交、桂，即从今贵州黄平县到广西南宁市，沟通了交州、桂州。

②河南：指今内蒙等黄河以南地界。

③受册：接受唐王朝策册，事见一百九十三卷二年。

④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指贞观四年突厥灭亡，降唐十万户，诏群臣商议处置，魏征据其本性，言放归故土，不宜留在唐境，太宗没听，导致结社率之变乱，几乎造成狼狈。

【译文】

8 夏，四月，初五，皇上幸临九成宫。

当初，突厥突利可汗的弟弟结社率随从突利入朝，历任中郎将的职位。居处家中百无聊赖，怨恨突利斥责他，于是诬告突利图谋造反，皇上由此轻视他，长久没有给他晋升官阶品秩。结社率暗地交结旧部落，得到四十多人，谋划借晋王李治出宫之机，开门避开卫戍仪仗队，驰驱马队闯入宫门，直抵皇上的幕帐，可有大功告成。十一日，结社率等簇拥着突利的儿子贺逻鹘夜晚在宫外埋伏着，遇上刮大风，晋王没有出宫，结社率恐怕这件事被人知晓，于是就侵犯行宫，越过四重帐幕，弓矢乱射，卫士被射死数十人。折冲都尉孙武开等人率领兵众奋勇反击，过了很久，结社率等才退走，驰入皇帝的马厩中，盗窃二十多匹马，向北逃走，渡过渭水，将逃奔到他的部落，被追上俘获，斩杀了他。皇上原谅贺逻鹘，把他放逐到岭南。

9 十七日，派遣武候将军上官怀仁攻击巴、壁、洋、集四州反叛的獠人，讨平了叛乱，俘虏男女六千余口。

10 五月，天下大旱。十二日，皇上诏命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要上密封奏书言事。魏征上疏奏，认为："陛下立志创立功业，同贞观初年

比，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共有十条。”其中的一条，认为：“近年以来，轻易地动用民力。于是说：‘百姓没事就会骄纵逸怠，有了劳役才容易支配。’自古以来，没有因为百姓逸怠而败亡，使他们劳苦而安定的。这恐怕不是振兴国家的至理名言。”皇上对魏征这番话大加夸奖和赞叹，说：“这番话已刻列在各屏障上，早晚瞻仰，并且抄录下来交付了史官。”仍然赐给魏征黄金十斤，皇上马厩里的马二匹。

11 六月，渝州人侯弘仁从牂柯开辟道路，经过西赵，出于邕州，沟通交、桂二州，蛮、俚两族投降的有二万八千余户。

12 二十五日，册立皇上的弟弟李元婴做滕王。

13 自从结社率等人反叛以来，上书言事的人大多说突厥留在河南很有不便。秋，七月，初九，诏命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做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给他鼓和大旗。突厥以及胡人在各州安置的，一并命令渡过黄河，归还他们旧有部族，使他们世世代代做藩篱屏障，长久保卫边塞。突厥人都惧怕薛延陀，不肯走出塞外。皇上派遣司农卿郭嗣本赐给薛延陀玺书，玺书上说：“颉利已经失败，他的部落都已经归顺王化，我略去他们旧有的过错，嘉奖他们后来的善行，待他的达官都像我的百官，部落都如我的百姓。中国看重崇尚礼义，不灭掉他人的国家，以前攻占突厥，只是因颉利一人是百姓的祸害，实质不是贪图他的土地，把他的人民、牲畜作为私利，常想更换拥立一位可汗，所以把他所投降的部落安置在河南，任凭他们畜养放牧。如今户口繁殖增多，我内心非常高兴。既然允许他们更立可汗，就不可失信。秋季之中将派遣突厥渡过黄河，恢复他们原有的国家。你薛延陀承受我册封在前，突厥承受我册封在后，册封在后的是小国，册封在前的是大国。你在大沙漠以北，突厥在大沙漠以南，各保守自己的土地疆域，坐镇安抚部落。如果超越本分，故意抄掠他人，我就发动军队，分别追究他的罪过。”薛延陀奉行诏命。于是派遣李思摩率领他所有的部下在河北建立牙帐，皇上亲自在齐政殿为他饯行，李思摩流着泪，奉着酒杯给皇

上祝寿说："奴等是破败消亡后剩余的人，份内应成为灰尘土壤，陛下保存了这骸骨，又扶立为可汗，但愿万世万代长久事奉陛下。"又遣礼部尚书赵郡王李孝恭等人赐送册书，就他们的种族部落，在黄河上建筑祭坛而立李思摩为可汗。皇上对侍臣说："中国，譬如树木的根干；四夷，譬如树木的枝叶；如果分割根干来奉养枝叶，树木又怎么能得到滋长繁荣！朕没听用魏征的言语，差一点狼狈不堪。"又用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做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熟做右贤王。阿史那忠，是苏尼失的儿子，皇上对他的礼遇很厚，把宗室之女嫁给他为妻。到他出了塞外，怀念仰慕中国，见到使者必定流着眼泪请求进入朝廷侍奉皇上，皇上下诏书准许了他的请求。

14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15 诏以"身体发肤，不敢毁伤[1]。比来诉讼者或自毁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后依法[2]。"

16 冬，十月，甲申，车驾还京师。

17 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杨师道为中书令。

18 戊辰，尚书左丞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

19 上犹冀高昌王文泰悔过，复下玺书，示以祸福，征之入朝。文泰竟称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3]，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等将兵击之。

20 乙亥，立皇子福为赵王。

21 己丑，吐谷浑王诺曷钵来朝，以宗女为弘化公主，妻之。

22 壬辰，上畋于咸阳，癸巳，还宫。

23 太子承乾颇以游畋废学，右庶子张玄素谏，不听。

24 是岁，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一十一。

25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呪术，能令人立死，复呪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时卧疾，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性至坚，物莫能伤，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往见佛齿，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时年八十五。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26 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发与乙毗咄陆可汗通谋作乱，咥利失穷蹙，逃奔钹汗而死④。弩失毕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沙钵罗叶护既立，建庭于虽合水北，谓之南庭，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附之。咄陆建牙于镞曷山西，谓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寻、触水昆等国皆附之，以伊列水为境。

【注释】

①"身体"句：引《孝经》孔子语，身体发肤，皆父母所给，不得随便毁伤。

②依法：省略了后边的成分，即依法判处其所诉之事。

③交河：即交河戍，设在今甘肃宕昌县。

④锻汗：汉时为大宛国。在今苏联塔什干东南卡散塞。

【译文】

14 八月，初一，出现了日食。

15 皇上诏命，因“身体、头发和肌肤，不敢毁坏伤残，因皆为父母所给。近来诉讼的人有的自己毁坏了耳朵和眼睛。从今以后有违犯的，先用笞刑，打四十大板，然后依照法律判处他所诉讼的事。”

16 冬，十月，十五日，皇上自九成宫车驾归还京师。

17 十一月，十三日，任命侍中杨师道做中书令。

18 十三日，任命尚书左丞刘洎做黄门侍郎、参知政事。

19 皇上还希望高昌王麹文泰悔改罪过，因此又下了玺书，向他指明利害祸福，征召他入朝，麹文泰竟然声称有疾病不到。十二月，初四，派遣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等率领军队攻击他。

20 初七日，确立皇子李福做赵王。

21 二十一日，吐谷浑王诺曷钵前来朝见，皇上把宗室之女作为弘化公主，嫁给他做妻子。

22 二十四日，皇上在咸阳打猎。二十五日，回宫。

23 太子李承乾多次因游猎荒废学业，右庶子张玄素劝谏，不听。

24 这一年，全国有三百五十八个州府，一千五百一十一个县。

25 太史令傅奕精心研究用阴阳五行生剋制化的数理为推断人事吉凶的书，但始终不相信这一套，遇到生病，不叫医生诊断，也不吃药。有一个从西域来的和尚，善于诅咒人使之生或死的方术，诅咒能够使人立刻死去，再诅咒使人立刻苏醒。皇上选择飞骑中身体强壮的人，用他们来做试验，都跟他说的一样。把这件事告诉傅奕，

傅奕说:"这是一种妖邪的法术。我听说邪不压正,请让他来诅咒我,一定不能灵验。"皇上让和尚诅咒傅奕,傅奕当初没有什么知觉,过了一会,和尚忽然僵硬仆倒在地,像被什么物件所撞击,于是不再苏醒。又有一个婆罗门教的和尚,说他得到了佛牙,在佛牙面前没有击不碎的坚硬的物件。长安的男男女女围成圈子观看凑热闹,像赶集的人群一样。傅奕当时卧病在床,对他的儿子说:"我听说有种金刚石,性能特别坚硬,任何物体对它都不能伤害,只有羚羊角才能撞破它,你前去试一试。"他的儿子前往那里,见到佛牙,拿出羚羊角叩击,佛牙果然应手而粉碎,观看的人这才散去。傅奕临死,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学习佛教的书籍,这时年纪已八十五岁。他又搜集魏、晋以来反驳佛教学人论述编成《高识传》十卷,在世上流行。

26 西突厥咥利失可汗的臣子俟利发与乙毗咄陆可汗共同图谋犯上作乱,咥利失穷途窘迫,逃奔到铁汗而死亡。鸳失毕部落迎接他的弟弟的儿子薄书特勒,把他立为可汗,这就是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沙钵罗叶护已被拥立,在虽合水的北面建立王庭,称为南庭,从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都归附于他。咄陆在鏤曷山的西面建立牙帐,称为北庭,从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烜、触水昆等国都归附于他,以伊列水作境界。

十四年

1 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长安系囚大辟以下[①],免延康里今年租赋[②],赐泰府僚属及同里老人有差。

2 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观释奠[③],命祭酒孔颖达讲

《孝经》[4]，赐祭酒以下至诸生高第帛有差。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5]。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6]。上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

3 壬午，上行幸骊山温汤。辛卯，还宫。

4 乙未，诏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子孙以闻，当加引擢。

5 三月，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弘击罗窦反獠[7]，破之，俘七千余口。

6 辛丑，流鬼国遣使入贡。去京师万五千里，滨于北海，南临靺鞨，未尝通中国，重三译而来。上以其使者佘志为骑都尉。

7 丙辰，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

8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灵夔为鲁王。

9 上将幸洛阳，命将作大匠阎立德行清暑之地[8]。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宫于汝州西山。立阎，立本之兄也。

10 高昌王文泰闻唐兵起，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

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已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及闻唐兵临碛口，忧惧不知所为，发疾卒，子智盛立。

军至柳谷[9]，诇者言文泰刻日将葬，国人咸集于彼，诸将请袭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无礼，故使吾讨之，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于是，鼓行而进，至田城，谕之，不下，诘朝攻之，及午而克，虏男女七千余口。以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夜，趋其都城，高昌逆战而败，大军继至，抵其城下。

智盛致书于君集曰：“得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袭位未几，惟尚书怜察！”君集报曰：“苟能悔过，当束手军门。”智盛犹不出。君集命填堑攻之，飞石雨下，城中人皆窒处。又为巢车[10]，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飞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结，约有急相助；可汗遣其叶护屯可汗浮图城[11]，为文泰声援。及君集至，可汗惧而西走千余里，叶护以城降。智盛穷蹙，癸酉，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一万七千七百，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上欲以高昌为州县，魏征谏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妇首来朝，其后稍骄倨，故王诛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抚其百姓，存其社稷，复立其子，则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悦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

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上不从。九月，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各置属县。乙卯，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

君集虏高昌王智盛及其群臣豪杰而还。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之讨高昌也，遣使约焉耆与之合势，焉耆喜，听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诣军门谒见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为高昌所夺，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归之。

【注释】

①大辟：古指犯了死罪判处死刑曰大辟。

②延康里：里弄名称，在长安城中，为魏王李泰府第所在。

③释奠：置酒于神前而祭的一种礼仪形式。此指释奠孔子。唐制，仲春仲秋释奠文宣王，皆以上丁、上戊，以祭酒、司业、博士三献。

③祭酒：即唐置国子祭酒，从三品，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

④大经：唐取士，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经》、《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

⑤贡举：古有乡举里选之制，考选官员士人，后浑称贡举。

⑥讲筵：即讲席，讲学者的席位，讲坛。

⑦罗窦：洞名。唐属窦州，在今广东信宜县西南镇隆。

⑧将作大匠：唐从三品，掌邦国修造、土木工匠政令。

⑨柳谷：地名。在今新疆吐番县。

⑩巢车：兵车高如巢，用以观察敌情。

⑪叶护：突厥达官，为大臣之首。

【译文】

贞观十四年(庚子,公元640年)

1 春,正月,十六日,皇上幸临魏王李泰府第,赦免雍州长安囚系死罪以下的罪犯,免除延康里今年的田租赋税,赏赐李泰王府僚属及同里的老人各有差别。

2 二月,初十,皇上幸临国子监,观看释奠文宣王礼仪,命令国子监祭酒孔颖达讲解《孝经》,赏赐祭酒以下国子监学官及诸生等第绢帛,各有差别。这时,皇上大量征召天下名儒做学官,数次幸临国子监,教他们讲论经学,学生中如果能通晓《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的一种或更多的,均得补为官员。增筑学校房舍一千二百间,增加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人。连屯营飞骑,也给他们派去博士给他们讲授经传,其中能通晓经传的,听凭他们被举荐做官。于是,四面八方的学者,云涌群集于京城,甚至于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各国酋长也派遣他们的子弟请求进入国学,升讲筵的多达八千多人。皇上因经术师门说法众多,分章断句也纷繁杂乱,命令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的疏解,把它称做《正义》,命令学者们学习使用。

3 十五日,皇上幸临骊山温泉汤池。二十四日,返回宫中。

4 二十八日,皇上下诏命访求近代名儒梁朝的皇甫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国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子孙来上报,当即加以引荐擢用。

5 三月,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弘攻击罗窦洞反叛獠人,打败了他们,俘获七千多人。

6 初四,流鬼国遣使者入京进贡。流鬼国离京城长安一万五千里,在北海之滨,南面邻近靺鞨,不曾和中国交通往来,经过三次翻译才来到中国。皇上任命他们的使者佘志做骑都尉。

7 十九日,设置宁朔大使来保护突厥。

8 夏,五月,初六,调燕王李灵夔做鲁王。

9 皇上将要临幸洛阳,命令将作大匠阎立德先行在沿途巡视避

暑之地。秋，八月，初五，在汝州西山做襄城宫。阎立德，是后来高宗朝宰相阎立本的兄长。

10 高昌王麹文泰听说唐朝起兵来攻打他，对他的国人说："唐朝离我们七千里，沙漠占居二千里，地上没有水草，寒风刮起来如刀割一般，热风刮起来像火烧一样，怎么能派大军来呢！以往我进京朝拜，看见秦、陇以北，城邑萧条，不再能和隋朝形势相比。如今来讨伐我们，发动军队太多则粮食运输供给不上；如果只有三万人以下，我的兵力能够压制他们。应当以逸待劳，坐收他们疲弊。假若他们陈兵城下，过不了二十天，粮尽必然撤退，然后紧接着俘虏他们。这不足担忧！"但等到听说唐朝的军队到了碛口，他又内心恐惧，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发病死去，他的儿子麹智盛被拥立为王。

唐军到柳谷，侦察人员说麹文泰近日即将安葬，国人都集中在那里，诸将请求袭击，侯君集说："不可这样做，天子认为高昌国怠慢无礼，因此派我们来讨伐，如今在墓墟之间袭击人家，不是兴师伐罪的军队应该做的。"于是边敲着战鼓边行军地前进，到达田城，下书晓谕他，高昌不应，第二天早上发动进攻，到中午就攻克了，俘虏男女七千多人。用中郎将辛獠儿做先锋，当天夜晚，赶到高昌的都城，高昌的守军迎战而失败，大军相继赶到，直抵高昌国的都城之下。

麹智盛给侯君集写信说："得罪天子的，是先王，上天惩罚所要加罪于他，他身已成死去之物。智盛承袭王位不久，希望尚书怜悯体察！"侯君集回答说："假若你能够悔改过失，就应当在军门下束手就擒。"麹智盛还是不出来。侯君集命令填平壕堑攻城，飞石如雨点一般打下来，城中的人都躲藏在室内不敢出来。唐军又造巢车，十多丈高，向城中俯瞰。有行人被飞石所击中，在巢车上的人都大声唱和着告诉车下的人，从而恐骇对方。在这以前，麹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勾结，约定有急难时相互援助，西突厥可汗派遣他的叶护

屯驻在可汗浮图城,作为麹文泰的声援,到侯君集到来,可汗恐惧向西逃走一千多里,叶护拿城池前来投降。麹智盛穷困窘迫,初八,打开城门,出城投降。侯君集分兵略取土地,打下高昌城池二十二座,得到八千四十六户,俘获一万七千七百人,占领土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皇上想把高昌改设为州县,魏征劝谏说:"陛下当初刚即皇位,文泰夫妇首先前来朝拜,此后稍微骄慢倨傲,因此陛下诛伐加罪于他。罪罚到文泰就可以了,应抚恤他的老百姓,保存他们的国家,再扶立他的儿子为王,那么皇上的威德就可以传播到荒远的地方去,四方蛮夷之族都会心悦诚服了。如今假若利用他的土地作为州县,则常常必须一千多人去镇守,数年才更换一次,往来死伤的有十分之三四,供给筹办衣食物质,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一带将白白地耗费殆尽。陛下最终得不到高昌的一撮粟一尺帛来佐助中国,这就是所谓耗散有用之物来做无用之事,臣实在看不出可以这样做的道理。"皇上不听从魏征的意见,九月,把高昌的土地作为西州,把可汗浮图城作为庭州,各自设置所属的县份。二十一日,皇上设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下军队镇守那里。

侯君集俘虏高昌王麹智盛及他的群臣豪杰而回。于是,唐朝的领地东边到海,西边到焉耆,南面尽头到林邑,北边抵达大沙漠,都设置州县,共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讨伐高昌,派遣使者约定焉耆与他采取会合的形势,焉耆很高兴,听从了他的命令。等到高昌被打败,焉耆王到军门前谒见君集,并且说焉耆三座城池原先被高昌所夺取,君集上奏,一并高昌所掠夺焉耆的民众归还于他。

11 冬,十月,甲戌,荆王元景等复表请封禅,上不许。

12 初，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坐事系狱[1]，自恃高班，慢骂陈仓尉尉氏刘仁轨，仁轨杖杀之。州司以闻。上怒，命斩之，犹不解，曰："何物县尉，敢杀吾折冲！"命追至长安面诘之。仁轨曰："鲁宁对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实忿而杀之。"辞色自若。魏征侍侧，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征曰："隋末，百姓强而陵官吏，如鲁宁之比是也[2]。"上悦，擢仁轨为栎阳丞。

上将幸同州校猎，仁轨上言："今秋大稔，民收获者什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愿少留銮舆旬日[3]，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上赐玺书嘉纳之[4]，寻迁新安令。闰月，乙未，行幸同州；庚戌，还宫。

13 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5]。

14 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时《戊寅历》以癸亥为朔，宣义郎李淳风表称："古历分日起于子半，今岁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减余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请更加考定。"众议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风推校精密，请如淳风议，从之。

15 丁卯，礼官奏请加高祖父母服齐衰五月[6]，嫡子妇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7]，从之。

16 丙子，百官复表请封禅，诏许之。更命诸儒详定仪注[8]；以太常卿韦挺等为封禅使。

17 司门员外郎韦元方给给使过所稽缓[9]，给使奏之。上怒，出元方为华阴令。魏征谏曰："帝王震怒，不可妄发。前

为给使，遂夜出敕书，事如军机，谁不惊骇！况宦者之徒，古来难养，轻为言语，易生患害，独行远使，深非事宜，渐不可长，所宜深慎。”上纳其言。

18 尚书左丞韦悰句司农木橦价贵于民间⑩，奏其隐没。上召大理卿孙伏伽书司农罪。伏伽曰：“司农无罪。”上怪，问其故，对曰：“只为官橦贵，所以私橦贱。向使官橦贱，私橦无由贱矣。但见司农识大体，不知其过也。”上悟，嗟称其善。顾谓韦悰曰：“卿识用不逮伏伽远矣。”

【注释】

①陈仓：县名。治今陕西宝鸡市。

②百姓强而陵官吏，如鲁宁之比：言鲁宁虽官为折冲都尉，本为陈仓百姓。

③銮舆：装有銮饰的车舆。此指皇上车驾，因其装有銮饰。銮，装于轭首或车衡上的饰物，上部为扁圆形的铃，下部为座，铃内有弹丸，车行则摇动作响，声似鸾鸟。

④玺书：古时用印章封记的文书。表示机密重要，庄重严肃。

⑤文成公主：唐太宗李世民宗室女，为了和亲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促进了藏汉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

⑥齐衰：丧服名。粗麻布制成，因其缉边缝齐故称。

⑦小功：古代丧服名。用粗布制成。

⑧仪注：礼节制度。

⑨给使：禁中给使令，即宦官。

⑩句：句查，检查。　木橦：木一截。

【译文】

11 冬，十月，初十，荆王李元景等再次上表奏请皇上封禅，皇上不允许。

12 当初，陈仓人折冲都尉鲁宁因事犯罪囚系狱中，自恃官位班次高，谩骂陈仓尉尉氏刘仁轨，刘仁轨就用木杖打死了他。州官知道了，把这件事向上报告给皇上。皇上大发雷霆，命令把他杀掉，还不解怒，说："这个县尉是什么东西，竟敢杀我的折冲都尉！"命令带到长安追究这件事，当面诘问他。刘仁轨说："鲁宁对着臣的百姓诬辱臣到这个地步，臣实在愤恨才把他打死了。"说话的语气和脸色都镇定自若。魏征在旁边侍奉皇上，说："陛下知道隋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吗？"皇上说："是什么原因呢？"魏征说："隋朝末年，百姓的势力强大才欺凌官吏，若拿鲁宁来作比，就是这样的。"皇上听了很高兴，就擢升刘仁轨做栎阳县丞。

皇上将要幸临同州去围猎，刘仁轨上奏言道："今年秋季是大丰收的年景，只是民众收获的，十分才占一二分，如果使他们供皇上承担打猎的事役，治理道路，修葺桥梁，动辄耗费一二万个工，实在妨碍农事，希望皇上稍微停留銮车十天，等到他们收获的事务完毕，然后再去打猎，就公事私事都完美了。"皇上赐给他印玺密封的手书表示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把他迁升做新安县令。闰十月，初二，皇上才幸临同州，十七日返回宫中。

13 二十三日，吐蕃赞普派遣他的丞相禄东赞向皇上奉献黄金五千两，及珍奇古玩数百件，用来请求结为婚姻。皇上允许把文成公主嫁给他做妻子。

14 十一月，初一，冬至日，皇上在南郊举行祭祀。当时，《戊寅历》把癸亥作为初一，宣义郎李淳风上表奏称："古代历法，划分日期是从子时的一半算起的，今年甲子日初一早晨冬至，然而故太史令傅仁均却减去剩余时间稍微多一点，以子时的开头为初一，于是相差三刻的时间，因此违背周天子制订的正朔，请求再加以考察订正。"众人议论，都认为傅仁均定的正朔稍有差错，李淳风推断考校的精密，请求遵从李淳风的建议，皇上遵从大家的意见。

15 初四，礼官上奏请求增加对高祖父母服齐衰到五个月，嫡子

妇服一周年，嫂、叔、弟妻、夫兄、舅都服小功的丧服，皇上听从了礼官的奏请。

16 十三日，百官再次表奏，请求皇上行封禅大礼，皇上下诏允许。又命令诸儒详细制定封禅礼仪制度，任命太常寺卿韦挺等做封禅大使。

17 司门员外郎韦元方给宫中宦官经过关津的考查迟缓，宦官上奏这件事，皇上发怒，派出韦元方去做华阴县令。魏征劝谏说："帝王震怒，是不可随便发的。前几天为宦官事，连夜发出敕书，事情弄得像军机大事一样，谁个不惊骇！况且宦官这些人，从古以来就难以教养，轻率地替他们说话，容易产生祸患灾害，如果让他们单独行动，出使远方，很不合事宜，不可任其渐渐滋长，这是应当特别慎重的。"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

18 尚书左丞韦悰查核司农卖木材比民间贵，因此上奏说他暗中吞没公款。皇上召来大理寺卿孙伏伽写下司农的罪状。孙伏伽说："司农没有罪过。"皇上感到奇怪，问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只因为官方的木材价格贵，所以私人的木材价格贱，如果官方的木材价贱，那么私人的木材就无法再贱了。这只显现司农识大体顾大局，不知道他有什么过错。"皇上觉悟出这个道理，连连称善赞扬他，回头对韦悰说："你的识断远远赶不上孙伏伽。"

19 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献俘于观德殿。行饮至礼，大酺三日[①]。寻以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上得高昌乐工，以付太常，增九部乐为十部[②]。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宝；将士知之，竞为盗窃，君集不能禁，为有司所劾，诏下君集等狱。中书侍郎岑文

本上疏，以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讨而克之，不逾旬日，并付大理。虽君集等自挂网罗，恐海内之人疑陛下唯录其过而遗其功也。臣闻命将出师，主于克敌，苟能克敌，虽贪可赏；若其败绩，虽廉可诛。是以汉之李广利、陈汤，晋之王濬，隋之韩擒虎，皆负罪遣，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赏。由是观之，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是以黄石公《军势》曰[3]：'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伏愿录其微劳，忘其大过，使君集重升朝列，复备驱驰，虽非清贞之臣，犹得贪愚之将，斯则陛下屈法而德弥显，君集等虽蒙宥而过更彰矣。"上乃释之。

又有告薛万均私通高昌妇女者，万均不服，内出高昌妇女付大理，与万均对辩。魏征谏曰："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今遣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帷箔之私，实则所得者轻，虚则所失者重。昔秦穆饮盗马之士[5]，楚庄赦绝缨之罪[6]，况陛下道高尧、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释之。

侯君集马病蚰颡[7]，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媳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栝州刺史[8]。

高昌之平也，诸将皆即受赏，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以无敕旨，独不受，及别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及杂彩千段赐之。

20 癸卯，上猎于樊川[9]；乙巳，还宫。

21 魏征上疏，以为："在朝群臣，当枢机之寄者，任之虽

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陛下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10]，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上纳之。

22 上谓侍臣曰："朕虽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难。"魏征对曰："臣闻战胜易，守胜难，陛下之及此言，宗庙社稷之福也！"

23 上闻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数谏争，擢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尝于宫中击鼓，玄素叩阁切谏；太子出其鼓，对玄素毁之。太子久不出见官属，玄素谏曰："朝廷选俊贤以辅至德，今动经时月，不见宫臣，将何以裨益万一！且宫中唯有妇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11]。"太子不听。

玄素少为刑部令史，上尝对朝臣问之曰："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尉时何官？"对曰："流外[12]。"又问："何曹？"玄素耻之，出阁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玄素虽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赞皇储[13]，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郁结于怀，何以责其伏节死义乎！"上曰："朕亦悔此问，卿疏深会我心。"遂良，亮之子也[14]。孙伏伽与玄素在隋皆为令史，

伏伽或于广坐自陈往事，一无所隐。

24 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19]，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圣，贵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为刺史，独能使其民比屋为善乎！若坐是贬黜，则州县互相掩蔽，纵舍罪人。自今诸州有犯十恶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纠察，如法施罪，庶以肃清奸恶耳。"

25 上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征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

26 言事者多请上亲览表奏，以防壅蔽。上以问魏征，对曰："斯人不知大体，必使陛下一一亲之，岂惟朝堂，州县之事亦当亲之矣。"

【注释】

①大酺：大摆酒宴合聚众臣饮食。

②增九部乐为十部：《唐六典》：凡大宴会，则设十部之使于庭，以备华、夷。十部伎：宴乐伎、清乐伎、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国伎。

③黄石公：秦时隐士。相传张良刺秦始皇不中，逃匿下邳，于圮上遇老人，授以《太公兵法》，言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良果见以祀之，世称黄石公。见《史记·留侯世家》。《军势》即《太公兵法》中一节。

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语引《论语·八佾》。言君主要以礼节驱使臣下，臣下要用忠心来事奉君主。

⑤秦穆公饮盗马之士：秦穆公马亡，岐下野人得而共食之共三百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闻食马肉不饮酒者，伤人。"乃饮之酒。其后，穆公代晋，三百人者闻穆公为晋所围，惟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于是穆公获晋侯以归。

⑥楚庄王赦绝缨之罪:《说苑》:楚庄王赐群臣酒宴,日暮,酒酣,烛灭,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趣火来上,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饮。"群臣皆绝去其缨而上火,尽欢而罢。后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首却敌,卒胜之。庄王怪问,乃夜绝缨者报王也。

⑦蚵(zhòng 种)颡:额被虫咬破。

⑧栝州:治今浙江丽水县东南。

⑨樊川:也称樊乡,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

⑩进退惟谷:《诗·大雅·桑柔》:"人亦有言,进退维谷。"进退只有山谷,言处于困境,进退两难。

⑪樊姬:楚庄王之姬。楚庄王好畋猎,樊姬为此不食禽兽之肉。谑笑虞丘子,虞丘子愧之,进用孙叔敖为丞相,庄王以他称霸。

⑫流外:唐朝官吏班秩品阶分为九品,九品之外的小官谓之流外,刑部令史即流外官。

⑬翼赞皇储:辅助太子。翼赞,辅助,赞助;皇储,指皇太子。

⑭亮:褚亮。初事薛举,武德中,为文学馆学士。

⑮十恶:俗言十恶不赦,谓十条特大罪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译文】

19十二月,初五,侯君集在观德殿献上俘虏。为此举行宴饮表示庆贺之礼,大量合聚群臣饮宴三天。不久,任命蒯智盛做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皇上将所得到高昌的乐工,用来全部交付给太常寺,把原来的九部乐伎,增添为十部乐伎。

侯君集打败高昌的时候,私下夺取高昌的珍奇宝物,将士们知道了,因此大家都争着前来偷盗窃取,侯君集不能够禁止,被有关部门所弹劾,皇上下诏书命令把侯君集等人下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表疏奏,认为:"由于高昌王昏瞶无礼,陛下才命令侯君集等人去讨伐而且打败了高昌,不超过十天,就一并把他们交付司法部门大理寺去处理。虽然侯君集等人自投法网,恐怕四海之内的人怀疑陛

下只知记录他们的罪过而遗忘了他们的功劳。臣听说命令将帅出兵打仗，主要在于克敌制胜，假若能够克敌制胜，虽然有贪求还是可以奖赏；如果他被打得大败，虽然廉洁照样应当诛杀。因此，汉代的李广利、陈汤，晋朝的王濬，隋朝的韩擒虎，他们都负罪受到谴责，但人主认为他们有功劳，都受到了封爵和奖赏。由此看来，作将帅的大臣，廉洁谨慎的人少，贪得妄求的人多。因此，黄石公《军势》上说：'用将帅们的智慧，用他们的勇敢，用他们的贪求，用他们的愚钝，故而有智慧的乐于建功立业，勇武的人喜欢实现他的志向，贪求的急于追求他的利益，愚钝的不去计较他的生死。'希望皇上能够记录他们微小的功劳，忘却他们大的罪过，使侯君集重新升到朝臣的行列中来，再备皇上驱驰。虽然不是清廉贞洁的臣子，还算是得到了贪求愚钝的将领。这样，那么陛下虽然违背法律，却圣德更加显赫，侯君集等人虽然蒙受宽宥，罪过却更加昭彰了。"皇上于是释放了他们。

又有人告薛万均和高昌的妇女私通，薛万均不服，从室内叫出高昌妇女把她交付给大理寺，与薛万均对质辩理。魏征劝谏说："臣听说'君主用礼节来使用臣子，臣子用忠心来事奉君主。'如今让大将军与一个亡国的女子去当堂对质男女私情，如果情况属实，则得到的很轻微；如果情况不属则失去的很严重。从前秦穆公给盗窃他的马匹的人饮酒，楚庄王赦免因调戏他的宫姬而被绝其冠缨的臣子，况且陛下道德超过尧、舜，却赶不上这二位圣君吗！"皇上赶忙释放了他们。

侯君集坐骑的马因前额被虫咬伤而得病，行军总管赵元楷亲自用指头沾马额伤处的脓用鼻子来嗅，御史弹劾上奏，说他谄媚，贬谪他去做梧州刺史。

高昌平定之后，各位将领都就地接受赏赐，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认为没有敕令旨意，独自不肯接受赏赐，等到另有敕文下来，才接受赏赐，不过他所取得的只有年老幼弱的人和破旧的物品罢了。

皇上嘉奖他的廉洁谨慎,用从高昌得到的宝刀以及杂色的彩绸一千段赏赐给他。

20十一日,皇上在樊川打猎,十三日,返回宫中。

21 魏征上疏,认为:"在朝廷中的群臣,都是担当枢密、机要的寄托者,任务虽然重要,但是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笃诚,因此人们有的自我疑惑,内心怀着苟且敷衍的思想。陛下对于大事处理都很宽厚,对于小的罪过的处理却很严厉,临时斥责发怒,不免掺杂着爱憎成份。把顾全大体的事委托给大臣,把小事的责任委托给小臣身上,这是治理国家的要道。如今把职务委任给他们,却只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至于有了事情,则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他所轻视的小臣,怀疑他所重视的大臣,要达到天下大治,这可以得到吗!如果把大官委任给他,寻求他细小的过失,捉刀笔的官吏,顺从上司意旨成风,舞文弄法,曲解法律构成他的罪状。如果自己出来陈诉,那就认为他内心不服罪;如果不出来说话,那就认为他所犯的罪行全部都是事实;这样真是进退两难,不能够自己来申明,那么,暂且求得免除祸害,就必然矫饰伪装成为风俗了!"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

22 皇上对侍奉在侧的臣子说:"朕虽然平定了天下,这保守天下却更难。"魏征回答说:"臣听说战争取得胜利容易,要守住战争胜利果实却困难,陛下说出这些话,实在是宗庙社稷国人的福份啊!"

23 皇上听到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多次谏诤,所以把他擢升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职。太子曾经在宫中击鼓,张玄素叩开阁门直言极谏,太子拿出他的鼓,对着张玄素把它毁掉了。太子长久不出来接见东宫的官员僚属,张玄素劝谏说:"朝廷选拔俊杰贤能的人来辅佐最有德行的殿下,如今不知不觉经历一段岁月,不接见宫中的臣子,将怎么对作日后继嗣皇位有所裨益呢!况且宫中只有妇人,不知有没有能像楚庄王的樊姬那样的呢。"太子不听。

张玄素年少时做过刑部令史,皇上曾经对着朝廷中的臣子问

他道："卿在隋朝时当什么官？"对答说："县尉。"又问："没做县尉时做什么官？"对答说："九品之外未入流的官。"又问："是哪一曹的小吏？"刘玄素自认为官职卑贱感到羞耻，出了宫阁几乎不能步行，面色像死灰一样难看。谏议大夫褚遂良上表疏奏，认为："君主能够以礼对待他的臣下，臣下才能竭尽他的心力。玄素虽然出身贫寒微贱，但陛下器重他的才华，擢升到三品的职官，辅助皇太子，怎么可以再面对群臣穷追他的出身门第！抛弃平素以往的恩泽，使他感到一朝的耻辱，使他的耻辱郁结在胸中，又怎么责令人家伏节死义呢！"皇上说："朕也后悔这样追问，卿的疏奏深刻领会到了我的心意。"褚遂良，是褚亮的儿子。孙伏伽与张玄素在隋朝都是令史，孙伏伽有时候在大众广坐面前自我陈述以往的事，没有一点隐讳的。

24 戴州刺史贾崇因为他所管辖的部下有犯十恶大罪的，御史弹劾他。皇上说："从前唐尧、虞舜是大圣人，虽然贵为天子，但是也不能教化他们的儿子，何况贾崇做个刺史，单单能使他的属下每个都行善吗！如果犯这个罪他被贬谪罢黜官职，那么州县就都会互相掩盖遮蔽，放纵罪人。从今以后，各州县有犯十恶之罪的，都不要弹劾刺史，只令他们明确加以追究查处，以法惩罪，希望以此肃清奸邪罪恶。"

25 皇上亲自幸临治理军队，因为部伍行阵排列不整齐，命令大将军张士贵杖打中郎将等。皇上恼怒他杖打中郎将等打得轻，把张士贵下到吏部问罪。魏征劝谏说："将军的职责，只是做国家的爪牙。命他执杖打人，已不是后世所效法的，更何况因为杖打得轻就把他下交吏部去问罪呢！"皇上急忙释放张士贵。

26 一些上书言事的人多请求皇上亲自览阅表奏，以防止言路壅塞，受到蒙蔽。皇上因此询问魏征。魏征回答说："这些人不识大体，必定要使陛下都一一亲自览阅这些表奏，难道说不仅朝堂上的事，州县的事，也应当亲自阅览处理吗。"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九十六

唐纪十二　起重光赤奋若，尽昭阳单阏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

贞观十五年

1 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上嘉禄东赞善应对，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妻之，辞曰："臣国中自有妇，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且赞普未得谒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贤之，然欲抚以厚恩，竟不从其志。

丁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慕中国衣服、仪卫之美，为公主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服纨绮以见公主。其国人皆以赭涂面，公主恶之，赞普下令禁之；亦渐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国学，受《诗》、《书》。

2 乙亥，突厥侯利苾可汗始帅部落济河，建牙于故定襄城[1]，有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诏许之。

3 上将幸洛阳，命皇太子监国，留右仆射高士廉辅之。辛巳，行及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惮于行役，冀上惊而止，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皆以大逆论[2]。

二月，戊辰，幸襄城宫，地既烦热，复多毒蛇。庚午，罢襄城宫，分赐百姓，免阎立德官。

4 夏，四月，辛卯朔，诏以来年二月有事于泰山。

5 上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诸术士刊定可行者[3]，凡四十七卷。己酉，书成，上之；才皆为之叙，质以经史。其叙《宅经》[4]，以为："近世巫觋妄分五姓[5]，如张、王为商，武、庾为羽，似取谐韵；至于以柳为宫，以赵为角，又复不类。或同出一姓，分属宫商；或复姓数字，莫辨徵羽。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叙《禄命》[6]，以为："禄命之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7]，未闻共犯三刑[8]；南阳贵士[9]，何必俱当六合[10]！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按鲁庄公法应贫贱，又尪弱短陋，惟得长寿；秦始皇法无官爵，纵得禄，少奴婢，为人无始有终；汉武帝、后魏孝文帝皆法无官爵；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唯宜长子，虽有次子，法当早夭；此皆禄命不验之著明者也[11]。"其叙《葬》[12]，以为："《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盖以窀穸既终[13]，永安体魄，

而朝市迁变，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谋之龟筮[14]。近岁或选年月，或相墓田，以为一事失所，祸及死生。按《礼》：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15]，是古人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窆，不毁则日中而窆，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兆域有常处[16]，是不择地也。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为士师而三黜[17]，计其丘陇[18]，未尝改移。而野俗无识，妖巫妄言，遂于擗踊之际，择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19]，选葬时以规财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尔而对吊客；或云同属忌于临圹，遂吉服不送其亲。伤教败礼，莫斯为甚！"术士皆恶其言，而识者皆以为确论。

【注释】

①定襄城：在今山西定襄县。

②大逆：十恶之一。《唐律疏议》："此条之人，干纪犯顺，悖道违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大逆论，作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行论处。

③太常博士：太常寺博士，掌五礼之仪式，本先王法制，适变随时而损益焉。

④《宅经》：旧题《黄帝宅经》。二卷。为后人假托。该书假借阴阳学说，相宅问卜，考寻吉凶，都是方士迷信的说法。《旧唐书·经籍志·五行类》有《五姓宅经》二卷。

⑤近世巫觋妄分五姓：言近世巫觋，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的五音说，将姓氏按宫、商、角、徵、羽五音归类，这是荒诞的。

⑥《禄命》：即俗称相命书。相人的福禄命运，盛衰兴废，富贵贫贱，表现出一种宿命论的观点。

⑦长平坑卒：指秦赵长平之战，赵四十五万人战败被秦坑埋。

⑧三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乂辰辰、午午、酉酉、亥亥，谓之自刑。言长平死言犯了三刑。

⑨南阳贵士：言光武中兴于南阳，南阳人士多富贵，即多成达官贵人。

⑩六合：禄命之说，谓人贵俱当之合，即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

⑪"按鲁庄公"句：按举鲁庄公、秦始皇、汉武帝、后魏文帝、宋武帝为例，都与禄命以人生庚八字推算其禄命的说法不合。

⑫《葬》：即《葬书》，旧题晋郭璞撰。其内容主要是阐述葬穴吉凶、墓地风水选择之类。

⑬窀穸(zhūn xī 谆细)：长埋谓窀，长夜谓穸，故窀穸指墓穴、埋葬。

⑭龟筮：占卦。古时占卜用龟、筮用蓍，视龟壳灼象与蓍草以法揲累的奇偶数以定吉凶。

⑮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古代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大夫三月。据《礼》文。

⑯兆域：本指墓地四方界限，后泛指坟墓。

⑰柳下惠：原叫展获，因食邑柳下，谥号"惠"故称。为春秋时鲁大夫，为官任劳任怨，不以职低而卑，以贤能著称。

⑱丘陇：坟墓。因小曰丘，大曰陇。

⑲荼毒之秋：痛苦的时候。荼，是一种苦菜，味苦；荼毒，痛苦；之秋，之时。

【译文】

唐纪十二　起辛丑(公元 641 年)，至癸卯(公元 643 年)三月，共二年三个月。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

贞观十五年(辛丑，公元 641 年)

1 春，正月，十二日，任命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皇上嘉奖禄东赞善于应对，把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嫁给他做妻子。禄东赞推辞说："臣国中自有妇人，是父母为我所礼聘迎娶的，不可抛弃她。况且赞普还没有迎娶公主，我作为陪臣怎么敢先娶呢！"皇上更加认

为他贤能，虽然想用优厚的恩惠抚慰他，但他却最终没有依从皇上的志愿。

十五日，命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手执符节护送文成公主远嫁到吐蕃。吐蕃的国王非常高兴，见到李道宗，完全用女婿的礼节来拜见。他爱慕中国的衣着服式、仪仗护卫的华美，因此他又另外给公主建筑一座城郭宫室来安处公主，自己穿着精美的丝绸服装与公主相见。他的国家的人都用赤红色的赭石涂在脸上，公主很厌恶，国王下令禁止，同时也渐渐改变他猜疑暴戾的个性。国王派遣他的子弟进入唐朝的国学学习，让他们接受中国的《诗经》、《书经》的经学教育。

2 十三日，突厥侯利苾可汗开始率领他的部落渡过黄河，在故定襄城建立牙帐，拥有人口三万户，胜任作战的士兵四万人，战马九万匹，于是就上奏说："臣分外地蒙受皇上恩宠，做了部落的酋长，愿意子子孙孙为国家效一犬之劳，守吠国家北面的大门。如果薛延陀前来侵略逼迫，请求随从家属进入长城。"皇上下诏书答应了他的请求。

3 皇上将要幸临洛阳，命令皇太子留守，代行处理国政，留下右仆射高士廉辅佐皇太子。十九日，皇上行至骊山温泉汤池，卫上崔卿、刁文懿对于这次出外行动的役使害怕，希望皇上受到惊骇而停止，于是夜晚向皇上的行宫射箭，箭头射到皇上寝室的庭院中有五支，结果把他们都以大逆罪过论处。

三月，初七，皇上幸临襄城宫，此地天气已经烦躁燠热，又多毒蛇。初九日，放弃襄城宫，把它分赐给当地的老百姓，免除阎立德的官职。

4 夏季，四月，初一，下诏书，把下年到泰山行封禅大祀的事宣告天下。

5 皇上认为近代阴阳杂书，错讹伪误特别多，命令太常博士吕才与各位方术之士共同刊改订正可以流行于世的书籍。共四十七卷。

十九日，此书刊改订正完成，进呈皇上。吕才给这些书籍都作了叙言，并且用经史来对质勘正。吕才对《宅经》作《叙》，认为："近代的女巫男觋之术，妄自划分姓氏，比如张、王划分为属商类，武、庾划分为属羽类，这似乎是采取因为它们谐韵角度划分的。至于把柳姓划分为属于宫类，把赵姓划分为属于角类，其实再也不谐韵不成类了。有的同出一姓，分别属于宫，属于商类。有的复姓有几个字，又没法辨别它是属于徵或者属于羽。这就不符合古代事例，也深乖义理。"给《禄命》作《叙》，认为："福禄命运的书籍，众多言论或许有说中的，人们也就相信了。然而长平之战，秦坑埋赵军四十五万，没有听说他们共同犯了三刑；南阳的人士多富贵，那里必定都是六种生辰相合的富贵禄命！如今也有同年龄同禄命的却贵贱悬殊，共命运共一母胎所生的却长寿与夭折更加不同。鲁庄公按照禄命书上的算法应该贫穷卑贱，又应该瘦小虚弱，身短丑陋，却得以身长高寿；秦始皇依凭禄命书的算法，没有官职爵位，纵然获得禄位，也缺少奴婢，为人没有起始而有终极；汉武帝、后魏孝文帝都是用禄命书的算法没有官职爵位；宋武帝的福禄和命运一并应该空无，只适宜有长子，虽然有次子，按禄命书的算法应当早夭，这些都是禄命书的算法所不灵验的显著明了的例子。"他给《葬书》作《叙》，认为："《孝经》说：'卜选阴宅墓地，然后再予安葬'。大凡人死后埋葬在坟墓里，体魄永远安息，然而市井的变迁，泉水和石头的交互侵蚀，不可以提前知道，因此试图借助于龟筮占卜。近年以来，有的人选择埋葬的年月，有的人用术士相看埋葬的坟地，认为一件事失去所当，其祸害连及到人的死生。按照《周礼》的记载：天子、诸侯、大夫的埋葬都有固定的月数，这说明古人埋葬不选择年月。《春秋》上记载：'九月九日，埋葬定公，遇上下雨，不能埋葬，十日，太阳偏西时，才能够埋葬。'这是古人埋葬不选择日期的例子。郑国埋葬郑简公时，看管坟墓的屋室挡住了去埋葬的道路，把看管坟墓的屋室毁掉，那么早晨就可以下棺落圹埋葬，不把看管坟墓的屋室毁掉，那

么到中午才能下棺落圹埋葬，子产不毁掉看管坟墓的屋室，这是古人埋葬不选择时辰的明证。古代人死了都埋葬在国都的北面，墓地有固定的处所，这是古人埋葬不选择墓地的事实。如今的葬书认为子孙的富贵、贫贱、寿夭，都是因为卜选坟地好坏所导致的。楚国的子文做令尹却三次被停职，鲁国的柳下惠做士师却三次被罢黜，但是察看他们的祖墓，不曾有过改变移动。而乡野世俗之人愚昧无知，迷信妖巫的谎言，于是在哭丧捶胸顿足之际，选择埋葬之地来希望得到官职爵位；在丧葬痛苦的时候，选择埋葬的时辰来希望得到财利。有人说逢辰日不能哭泣，于是便勉强微笑着对待吊丧的宾客；有人说与死者同属一生肖的禁忌到临埋葬的墓圹上去，于是穿着吉庆的服装不去送葬他的亲人。毁伤教化，败坏礼俗，没有比这些更严重的！"那些方术之士，都厌恶他的言论，而有见识的人士，都认为这是确切的论述。

6 丁巳，果毅都尉席君买帅精骑百二十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专国政，阴谋袭弘化公主[1]，劫其王诺曷钵奔吐蕃。诺曷钵闻之，轻骑奔鄯善城[2]，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买为之讨诛宣王。国人犹惊扰，遣户部尚书唐俭等慰抚之。

7 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诣阙请上封泰山毕，还幸晋阳，上许之。

8 丙子，百济来告其王扶余璋之丧[3]，遣使册命其嗣子义慈。

9 己酉[4]，有星孛于太微[5]，太史令薛颐上言，未可东封。辛亥[6]，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7]，诏罢封禅。

10 太子詹事于志宁遭母丧，寻起复就职[8]。太子治宫室，妨农功；又好郑、卫之乐；志宁谏，不听。又宠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宁上书，以为："自易牙以来[9]，宦官覆亡国家者非一。今殿下亲宠此属，使陵易衣冠，不可长也。"太子役使司驭等，半岁不许分番[10]，又私引突厥达哥友入宫，志宁上书切谏，太子大怒，遣刺客张思政、纥干承基杀之。二人入其第，见志宁寝处苫块[11]，竟不忍杀而止。

11 西突厥沙钵罗叶护可汗数遣使入贡。秋，七月，甲戌，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即其所号立为可汗，赐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赍金帛，历诸国市良马，魏征谏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马，彼必以为陛下志在市马，以立可汗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浅；若不得立，为怨实深。诸国闻之，亦轻中国。市或不得，得也非美。苟能使彼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

乙毗咄陆可汗与沙钵罗叶护互相攻，乙毗咄陆浸强大，西域诸国多附之。未几，乙毗咄陆使石国吐屯击沙钵罗叶护[12]，擒之以归，杀之。

12 丙子，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13]，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13 上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14]。八月，己亥，自高丽还。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

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大德言于上曰：“其国闻高昌亡，大惧，馆候之勤，加于常数。”上曰：“高丽本四郡地耳⑲，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凋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

14 乙巳，上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注释】

①弘化公主：为皇上宗室女，封为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浑。

②鄯善城：在今新疆若羌县东米兰。

③百济：古国名。在今朝鲜半岛西南部。

④疑误，待考。

⑤星孛于太微：星有彗星在太微垣中。太微垣，星座名，三垣之一。古人以天象兆人事吉凶，把太微垣比作帝王宫殿，星孛即彗星一种，言其孛孛然，非常恶气生于内部，喻为不祥之兆。

⑥疑误，待考。

⑦疑误，待考。

⑧起复：起复官职。古制：文官遭父母丧，听去职。其后必起复就职。所谓起复，即起之于寝苫(shān 山)枕块，以草垫为席，以土块为枕之中，再恢复他的官职。这表明他有孝道，才能复职。

⑨易牙：齐桓公嬖臣，性谄媚。管仲遗言其“杀子事君”，违背人情，不可重用。桓公不听，结果桓公寝疾，与竖刁作乱。

⑩番：番上二宫。即轮次到二宫值班。

⑪苫块：寝苫枕块。

⑫吐屯：突厥官名，使分主诸国。

⑬椽：椽子。

⑭职方郎中：官名。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之远近及四夷之归化，凡五方之区域，都邑之废置，疆场之争讼，举而正之。

⑮四郡：汉武帝置过临屯、真番、乐浪、玄菟四郡。

【译文】

6 二十七日，果毅都尉席君买率领精锐骑兵一百二十人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打败了宣王，斩杀宣王的兄弟三人。当初，丞相宣王独揽吐谷浑国家大政，阴谋偷袭弘化公主，劫走他们的国王诺曷钵逃奔到吐蕃去。诺曷钵听到这个消息，率领轻骑兵逃奔到鄯善城，他的臣子威信王派军队来迎接他，因此席君买替他讨伐诛杀宣王。国人还在惊恐骚乱，皇上又派遣户部尚书唐俭等人去慰问安抚。

7 五月，十二日，并州父老到宫阙来请求皇上封祭泰山完毕，再到晋阳，皇上允许了他们的请求。

8 十六日，百济派人来告诉他们的国王扶余璋的死讯，皇上派遣使者前去册命百济国王的长子义慈为国王。

9 己酉日，有彗星居于太微垣中，太史令薛颐上疏说，不可东去封祭泰山。辛亥日，起居郎褚遂良也谈这个意见。丙辰日，皇上下诏书取消东去泰山封禅。

10 太子詹事于志宁遇到母亲死丧，不久在他守孝的过程中起用恢复他的职务。太子营建宫室，妨害农业；又爱好郑、卫间淫靡的音乐，志宁劝谏，不听从。太子又宠爱亲昵宦官，让他们常常伴随左右，志宁上书疏奏，认为："从春秋齐国的易牙以来，宦官覆亡国家的并不只是一人。如今殿下亲昵宠爱这一类人，使他们凌辱太子，与太子更换衣冠穿戴，此风不可助长。"太子差遣执驭的人等，半年不准许分别到二宫轮番值班，又私自召引突厥达哥友进入宫中，志宁上书迫切进谏，太子大发脾气，差遣刺客张思政、纥干承基去杀

害志宁。二人进入志宁的宅院，见到志宁在卧室里寝苫枕块，终始不忍心杀死志宁而罢休。

11 西突厥沙钵罗叶护可汗多次派遣使者入京进贡。秋，七月，十五日，命令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手持符节就他的称号立为可汗，赏赐他鼓和大旗。皇上又命令使者多给他金帛，历经各国购买良马。魏征劝谏说："可汗的位置还没有确定就先购买马匹，他们一定认为陛下的意图在于买马匹，以立可汗为名罢了。假使可汗得以确立，他们感到得到的恩德必然也很浅薄；假若可汗得不到确定，他们的怨恨就会更深。各国听到这些，也会轻视我大唐。买马或许买不成，即使买得成也并非好事。假若能够使他们安宁，则各国的马匹，就会不去购求自然到来了。"皇上欣然停止买马的事。

乙毗咄陆可汗与沙钵罗叶护互相攻击，乙毗咄陆渐渐强大起来，西域各国多数都归附他。没多久，乙毗咄陆使用石国的叶屯攻击沙钵罗叶护，擒获而归，把他杀了。

12 十七日，皇上指着宫殿屋宇对侍臣说："治理天下，像建筑这宫殿屋宇一样，经营构造成了以后，不可常常更改移动。假若更易一条椽子，挪正一块瓦，践踏动摇，一定有所损坏。如果仰慕奇功，随意变换法令制度，不恒守固有的美德，那么劳神骚扰的事实在太多了。"

13 皇上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八月，初十，他从高丽返回。陈大德刚入高丽境地，想了解那里的山川风俗，所到城市邑镇，用绫罗丝绸送给那守护的人，并且说："我雅好山水，此处有名胜的地方，我想观光。"守护的人很高兴，引导他游历，没地方不到，往往见到中国人，他们都自己这样说："我的家本来在某某郡，隋末从军打仗，沦没在高丽，高丽把游离在外、无家可归的女子嫁给我为妻，与高丽人交错居住，大概人数将近占一半了。"因此询问其亲戚还活着没有，陈大德哄骗他们说："都完好无恙。"他们都流着眼泪互相转告。几天以后，隋朝人望到他而哭泣的人，几乎遍及整个郊野。陈大德向皇上进言道："他们的国家听说高昌国被灭亡，非常恐惧，

所以在客馆侍候殷勤，多于往常的礼数。”皇上说：“高丽本是汉朝四郡之地罢了。我发动兵卒数万人进攻辽东，他们必然倾尽全国的军队来救护，另外再派遣舟船水师从东莱出发，从海上水道赶到平壤，水陆两路来取合围之势，要夺取高丽并不难。但是，山东州县凋敝疲病还没有恢复，我不想再劳疲百姓罢了！”

14 十六日，皇上对侍臣说：“我有二件欢喜的事，一件恐惧的事。近年来大丰收，长安一斗粟只值三、四钱，是第一件喜事；北面的胡人长久归附，边境安定无忧，这是我第二件喜事。国家长治久安则骄奢淫逸就容易产生，骄奢淫逸则国家危机和灭亡就会立即到来，这是我一件恐惧的事。”

15 冬，十月，辛卯，上校猎伊阙[①]；壬辰，幸嵩阳[②]；辛丑，还宫。

16 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为兵部尚书。

17 壬申，车驾西归长安。

18 薛延陀真珠可汗闻上将东封，谓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兵，合二十万，度漠南，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③]。俟利苾可汗不能御，帅部落入长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癸酉，上命营州都督张俭帅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压

其东境;以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六万,骑千二百,屯羽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四万,骑五千,屯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将兵一万七千,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其西。

诸将辞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负其强盛,逾漠而南,行数千里,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备,急击之,思摩入长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烧薙秋草,彼粮糗日尽,野无所获。顷侦者来,云其马揩林木枝皮略尽。卿等当与思摩共为掎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

19 十二月,戊子,车驾至京师。

20 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见,请与突厥和亲。甲辰,李世勣败薛延陀于诺真水[4]。初,薛延陀击西突厥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皆以步战取胜;及将入寇,乃大教步战,使五人为伍,一人执马,四人前战,战胜则授以马追奔。于是大度设将三万骑逼长城,欲击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骂之。会李世勣引唐兵至,尘埃涨天,大度设惧,将其众自赤柯泺北走,世勣选麾下及突厥精骑六千自直道邀之,逾白道川,追及于青山。大度设走累日,至诺真水,勒兵还战,陈亘十里。突厥先与之战,不胜,还走,大度设乘胜追之,遇唐兵,薛延陀万矢俱发,唐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马,执长稍,直前冲之。薛延陀众溃,副总管薛万彻以数千骑收其执马者。薛延陀失马,不知所为,唐兵纵击,斩

首三千余级，捕虏五万余人。大度设脱身走，万彻追之不及。其众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冻死者什八九。

李世勣还军定襄，突厥思结部居五台者叛走[5]，州兵追之，会世勣军还，夹击，悉诛之。

丙子[6]，薛延陀使者辞还，上谓之曰："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

21 上问魏征："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对曰："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关说忤旨，动及刑诛，与夫蹈汤火冒白刃者亦何异哉！是以禹拜昌言[7]，良为此也。"

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8]，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9]，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征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上甚愧之。

22 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10]。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11]，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注释】

①伊阙:县名。治今河南伊川县西南。因伊水、阙塞山(即龙门山)而得名。

②嵩阳:县名。治今河南登封县西南。

③善阳岭:地名。在今山西朔县北。

④诺真水:水名。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

⑤五台:县名。治今山西五台县。

⑥丙子:疑为"丙午"之误。

⑦禹拜昌言:见《书·大禹谟》。昌言,正言、善言。

⑧少府少监:官名。唐从四品,掌供百工技巧之事,凡天子服御、百官仪制、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之。

⑨南牙:即后讹称南衙。古行军将帅帐前建牙旗,作为驻扎办理军务的中心标志称牙帐,总典牙将牙兵,以押衙为名,后官府亦称衙。

⑩"禹不"句:《尚书》:舜谓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之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之争功。此引以劝谏莫与群臣校功争能。

⑪万乘之尊:指天子、帝王之尊贵、尊荣。古制,千乘之国(诸侯国),万乘之君(君主),拥有车乘之异,尊卑不同。

【译文】

15 冬,十月,初三,皇上在伊阙围猎;初四,幸临嵩阳;初十,回到宫中。

16 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勣在州中十六年,令行禁止,百姓顺服安定。皇上说:"隋炀帝疲劳百姓,修筑长城来防备突厥侵犯,最终没有什么用处。朕只是将李世勣安置在晋阳而边境安定,连尘土都没惊动,把他比作一座长城,难道不是更壮美吗!"十一月,初二,任命李世勣做兵部尚书。

17 十七日,皇上车驾向西回到长安。

18 薛延陀真珠可汗听到皇上将要东去泰山封禅祭祀,对他的部下说:"唐天子东去泰山封禅,兵马都会跟从着,边境上一定空虚,我借这个时机夺取思摩,岂不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于是,命令

他的儿子大度设发动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族军队，汇合二十万人，屯驻在白道川，占据善阳岭来攻击突厥。俟利苾可汗抵挡不住，率领他的部落进入长城，保守朔州，遣差使者向唐告急求援。

十六日，皇上命令营州都督张俭率领部下骑兵及奚、霫、契丹的军队压到大度设军队的东边境地；任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领军队六万人，骑兵一千二百人，屯扎在羽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做灵州道行军总管，率领军队四万人，骑兵五千人，屯扎在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率领军队一万七千人，做庆州道行军总管，从云中出发；凉州都督李袭誉做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击薛延陀西部。

诸将领辞行，皇上对他们告诫说："薛延陀仗着他们强盛，于是越过沙漠向南侵犯，行军数千里路，马已经疲乏消瘦了。大凡用兵的道理，见到战势有利就迅速进军，不利就火速退兵。薛延陀不能乘思摩不防备进行掩袭，紧急攻击，思摩进入长城，其又不能迅速退却。我已敕命思摩烧毁除掉秋草，对方粮草日渐吃尽，荒野又没什么地方可以取得。刚才侦察人员回来，说他们的马啃食林中树木的枝皮就快要完了。你们应该与思摩成掎角之势牵制敌人，不须迅速作战，待他们将要退却时，一鼓作气地奋勇追击，打败对方是一定的了。"

19 十二月，初一，皇上车驾回到京师。

20 十二日，薛延陀派遣使臣入京来见皇上，请求与突厥和亲。十七日，李世勣在诺真水上打败薛延陀。当初，薛延陀攻击西突厥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都是用步战取得胜利的。到将要入侵思摩时，就大肆教导士兵步战之法，使五人编成一个组伍，一人牵着马，四人在前边作战，战胜的时候就骑上马追击。于是，大度设率领三万骑兵逼近长城，想攻击突厥，而思摩已经逃走进入长城以南。大度设知道不可得到思摩，便派人登上长城辱骂。遇到李世勣率领唐朝

的军队到来，尘埃涨天，大度设恐惧，率领他的兵众从赤柯泺向北逃走。李世勣挑选他的部下及突厥精锐的骑兵六千人抄近路拦击他，越过白道川，追赶到青山。大度设奔走数日，至诺真水，勒住兵马回头作战，阵地绵亘十里。突厥的军队先与他们交战，没有取胜，回头逃走。大度设乘胜追击，遇上了唐朝的军队。薛延陀的军队万箭齐发，唐军的马匹多被射死。李世勣命令士兵都下马，手拿长矛，向前直冲。薛延陀的兵众溃败，副总管薛万彻用数千骑兵收捕他们牵马的士兵。薛延陀失去马匹，不知所措，唐军大肆攻击，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人。大度设脱身逃走，薛万彻追赶没有追上。他们的兵众到了大漠以北，正遇上大雪，人和牲畜冻死的有十分之八九。

李世勣回师定襄，突厥思结部居住在五台县的叛变逃走，代州的军队追击，正遇上李世勣的军队回来，前后夹击，全部把他们杀了。

十九日，薛延陀的使者辞行，皇上对他说："我约定你们与突厥以大沙漠为疆界，有侵犯他人的，我就要讨伐他。你们自恃强盛，越过大沙漠攻击突厥。李世勣所率领的才数千骑兵罢了，你们就已经战败狼狈到如此地步！回去对你们可汗说：凡做事须权衡利弊，可要好好选择那适宜的。"

21 皇上问魏征："近来朝廷大臣为什么不谈论国家大事？"魏征回答说："陛下如果虚心采纳朝臣的意见，就一定会有上书言事的。大凡朝臣能够以身徇国的少，爱惜自身的多，他们都畏惧犯罪，因此不去进奉谏言罢了。"皇上说："是的。人君的臣子议论国事而忤怒圣旨，动辄处以刑罚，这与那赴汤蹈火、冲撞白刃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夏禹对进献善言的行礼下拜，很大成份就是为了这个的缘故。"

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道："北门近来在营建修缮什么？"窦德素把这件事上奏给皇上。皇上发怒，责备房

玄龄等人说："你只管执掌好南衙朝中政事，北门小小的营建修缮，干你什么事！"房玄龄等人叩拜谢罪。魏征进谏说："臣不知道陛下为什么责斥玄龄等人，而玄龄等人所谢的什么罪！玄龄等人是陛下的股肱耳目之臣，对于朝廷内外的事情难道有不应该知道的！如果营建修缮是对的，应当帮助陛下把事办成功；如果是不对的，应当请求陛下罢免这桩事。向有关部门询问，道理上应该这样。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过而要来斥责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罪过而谢罪！"皇上对此感到非常惭愧。

22 皇上曾经在朝廷上对侍臣说："朕虽然是君主，却常常兼做一些将相所做的事情。"给事中张行成退朝后上书疏奏，认为："大禹不居功自夸，而天下没有人与他争功争能。陛下拨乱反正，群臣实在不足以拭目瞻望您美好的风采，然而不必在朝廷上谈自己的功劳。以万乘之尊的君主，却与群臣争功比能，我私下认为陛下这种作法不可取。"皇上很赞成他的说法。

十六年

1 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①。泰好学，司马苏勖说泰，以古之贤王皆招士著书，故泰奏请修之。于是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泰月给逾于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书，以为："圣人制礼，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会②，与王者共之。庶子虽爱，不得逾嫡，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也。若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乘机而动矣。昔汉窦太后宠梁孝王，卒以忧死③；宣帝宠淮阳宪王，亦几至于败④。今魏王新出阁，宜示以礼

则，训以谦俭，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⑤'者也。"上从之。

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征上书，以为："陛下爱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尝君之⑥，时人不以为可；虽时异事异，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几致此误。"遽遣泰归第。

2 辛未，徙死罪者实西州，其犯流徒则充戍，各以罪轻重为年限。

3 赦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

4 以兼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知机密⑦。

5 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⑧，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6 六月，庚寅，诏息隐王可追复皇太子⑨，海陵剌王元吉追封巢王，谥并依旧。

7 甲辰，诏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左庶子张玄素上书，以为："周武帝平定山东，隋文帝混一江南，勤俭爱民，皆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⑩。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所应用物不为节限，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

此！况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苦药利病，苦言利行[11]，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恶其书，令户奴伺玄素早朝[12]，密以大马箠击之，几毙。

8 秋，七月，戊子[13]，以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9 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

10 特进魏征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征上言：“比者弟子陵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皆有为而然，渐不可长。”又言：“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征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征上表谢，上手诏称：“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一人，何事过谢！”

【注释】

①《括地志》：书名。其内容是唐代分道计州的地理志。其为魏王李泰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颜胤等就府修撰。

②会(kuài 快)：总计，计算。

③“昔汉”句：事见《汉书·景帝纪》。

④“宣帝”句：事见《汉书·宣帝、元帝纪》。

⑤“圣人”句：《孝经》载孔子语。

⑥海陵：即海陵剌王的简称，其为李元吉的追封之号。

⑦“以兼”句：中书侍郎二员，时独用岑文本，故专典机密。

⑧知起居注：他官兼曰知；起居注，专记皇上起居言行以交史官，将酌情载入史册。

⑨息隐王：为皇上践祚后对先太子李建成的追加封号。

⑩"周武帝"句：引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都是勤俭爱民成就王业的好君主，但他们有不肖子天元、杨广使国家败亡，以提醒皇上。

⑪苦药利病，苦言行利：对成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改造使用，比喻真心劝诫、尖锐批评虽听着不顺，但很有益处。

⑫户奴：官奴。专掌守门户。

⑬戊子：疑为"戊午"之误。

【译文】

1 春，正月，初九，魏王李泰献上新编撰的《括地志》。李泰勤勉好学，司马苏勖劝说李泰，古代贤能的王子，都招徕饱学之士著书立说，故而李泰奏请修纂《括地志》。于是大开馆舍，广泛延请天下俊彦贤才，人物像车辐似地从四面八方会合而来，门庭若市。李泰每月所领取的俸禄给养超过了皇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因此上书疏奏，认为："圣人制定礼制，尊宠嫡子，卑贱庶子，嫡长太子使用物品不予总计，与王者待遇相共。庶子虽然受宠爱，也不能超越嫡子，这是为了用来堵塞嫌疑的发生，除去祸乱的根源。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崇的反而卑贱，那么逢迎讨好、投机取巧的奸臣，就会乘机蠢蠢欲动了。从前汉朝窦太后宠爱梁孝王，终于因忧郁而死；汉宣帝宠爱淮阳宪王，也几乎使他遭到失败。如今魏王刚刚出宫阁，应该把礼节法则展示给他，用谦虚节俭来训导他，就会成为很有用的人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圣人的教导，是不用严肃就可以达到教育成效'。"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皇上又命令李泰迁居到武德殿。魏征上书，认为："陛下爱护魏王，常常想使他处于安全的境地，应该每每抑制他骄傲奢侈，不要使他处于被嫌疑的地位。如今迁居这个宫殿，在东宫的西面，海陵剌王曾经居住过，现在的人都认为不可取。虽然时势事情都不同，

然而也恐怕魏王的内心不敢安稳平定。”皇上说：“差一点造成这个错误。”迅速让魏王李泰回到他的府第。

2 十五日，皇上命令把犯有死罪的人迁徙到西州，充实西州的人口，那些犯有流放徒刑的改为充军，各按他们犯罪的轻重划定年限。

3 敕命检括核查无户籍的游民，限定下年年底附籍完毕。

4 任命兼任中书侍郎的岑文本做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机密的事务。

5 夏，四月，二十七日，皇上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兼任起居注的工作，所书写的内容可以观看吗？”回答说：“史官的任务是书写君主言论行动，全面记载他的善与恶，这样人君才不敢做不正当的事，没有听说要亲自索取观看的！”皇上说：“朕有不正确的事，你也把它记录下来吗？”回答说：“臣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怎么敢不记录！”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遂良不记载，天下的人也都会把它记录下来的。”皇上说：“确实是这样。”

6 六月，初六，诏命息隐王建成可追封恢复为皇太子，海陵剌王元吉追封为巢王，谥号一并依照旧有的。

7 二十日，诏命从今以后，皇太子支用府库物品，所管辖的部门不得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放索取府库物品没有限度，左庶子张玄素上书，认为：“北周武帝宇文邕平定关东，隋文帝杨坚统一江南，勤俭爱民，都是一代名主，可是他们的儿子不肖，终于灭亡了国家。皇上因为太子在亲属上说就是父子，在治理政事上说兼国与家的关系，所应用的物品没有节度限制，可是皇上对他恩遇旨意还未下六十天，所用物品已经超过七万，骄纵奢侈已极，没有人超过！况且宫中的臣子，正直人士，不曾在旁边；一群奸邪淫巧的人，同太子亲昵接近在深宫里。在宫外远远看到的，就已经有这些过失；其中隐密之事，难道可以完全计算吗！苦口良药利于病，苦言辛辣利于行，希望居安思危，一天比一天谨慎。”太子憎恶他的上书疏奏，命令看

守门户的官奴等待张玄素上朝时，暗中用大马捶袭击他，把他打得几乎死去。

8 秋，七月，初五，任命长孙无忌做司徒，房玄龄做司空。

9 初七，皇上下制令："从即日起，如果有自我伤残的人，根据法律加以治罪，仍要交赋税服徭役。"隋朝末年，赋税徭役繁重，人们往往自残身体，称之为"福手"、"福足"，到这个时候遗留下来的风气还存在，因此加以禁止。

10 特进魏征有了疾病，皇上手书诏令慰问他，并且说："几天没有见到你，我的过错就多了。如今我想亲自前往探望你，又恐怕给你增添劳累。假如有什么听到看到的，可以用密封的状纸呈送上来。"魏征上书进言道："近来，弟子们冒犯老师，奴婢们忽视主子，部属多轻视上司，都是有点原因的，这种风气不可滋长。"又进言道："陛下临朝听政，常常口口声声公正办事，退朝后所做所为，不免有所偏私。有时畏惧别人知道，横加神威圣怒，欲盖弥彰，最后有什么益处！"魏征的住宅没有厅堂，皇上命令停建小宫殿的材料用来给魏征建造厅堂，五天就完工，还把素屏风、素褥、几案和手杖等赏赐给他，来顺其简朴之风。魏征上表谢恩，皇上亲手写诏书称："朕这样对待你，是为了民众和国家，难道是只为了你一个人，何必这么过于称谢！"

11 八月，丁酉，上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无虞，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时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上闻而恶之，谓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征，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征为太子

太师。征疾少愈，诣朝堂表辞，上手诏谕以："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国亡家[1]。汉高祖几废太子，赖四皓然后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征乃受诏。

12 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来请婚，献马三千，貂皮三万八千，马脑镜一。

13 癸酉，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高昌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杂居西州，孝恪推诚抚御，咸得其欢心。

14 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既杀沙钵罗叶护，并其众，又击吐火罗[2]，灭之。自恃强大，遂骄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将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二部围天山[3]，孝恪击走之，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处密之众而归。

初，高昌既平，岁发兵千余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为："圣王为治，先华夏而后夷狄。陛下兴兵取高昌，数郡萧然，累年不复；岁调千余人屯戍，远去乡里，破产办装。又谪徙罪人，皆无赖子弟，适足骚扰边鄙，岂能有益行陈！所遣多复逃亡，徒烦追捕。加以道途所经，沙碛千里，冬风如割，夏风如焚，行人往来，遇之多死。设使张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岂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终当发陇右诸州兵食以赴之耳[4]。然则河西者，中国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靡弊本根以事无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浑，皆不有其地，为之立君长以抚之，高昌独不得与为比乎！叛而执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愿

更择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国，子子孙孙，负荷大恩，永为唐室藩辅，内安外宁，不亦善乎！”上弗听。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征、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乙毗咄陆西击康居，道过米国[5]，破之。虏获甚多，不分与其下，其将泥熟啜辄夺取之，乙毗咄陆怒，斩泥熟啜以徇，众皆愤怨。泥熟啜部将胡禄屋袭击之，乙毗咄陆众散，走保白水胡城。于是弩失毕诸部及乙毗咄陆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诣阙，请废乙毗咄陆，更立可汗。上遣使赍玺书，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既立，悉礼遣乙毗咄陆所留唐使者，帅所部击乙毗咄陆于白水胡城。乙毗咄陆出兵击之，乙毗射匮大败。乙毗咄陆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战死，一人独存，亦不汝从！”乙毗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奔吐火罗。

15 冬，十月，丙申，殿中监郢纵公宇文士及卒[6]。上尝止树下，爱之，士及从而誉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

16 上谓侍臣曰：“薛延陀屈强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发兵殄灭之，则与之婚姻以抚之耳，二者何从？”房玄龄对曰：“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臣以为和亲便。”上曰：“然。朕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爱一女！”

先是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贺兰州都督沙门皆在凉州，上遣何力归觐，且抚其部落。时薛延陀

方强，契苾部落皆欲归之，何力大惊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为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门孝于亲，我忠于君，必不汝从。"其徒执之诣薛延陀，置真珠牙帐前。何力箕倨，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唐烈士而受屈虏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杀之，其妻谏而止。」

上闻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气类相亲，何力入薛延陀，如鱼趋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必如铁石，必不叛我。"会有使者自薛延陀来，具言其状，上为之下泣，谓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谕薛延陀，以新兴公主妻之⑦，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还；拜右骁卫大将军。

【注释】

①"周幽"句：周幽王姬宫涅废太子而立褒姒之子，为犬戎所杀，周室衰微。晋献公废世子，立骊姬之子，晋国大乱。

②叶火罗：古国名。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带。

③天山：县名。治今新疆托克逊县东北。

④陇右：约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

⑤米国：古国名。唐时为西域一小国。原居祁连山东北昭武城，为昭武九姓之一。

⑥鄠纵公：为宇文士及的谥号。贺琛《谥法》：败乱百度曰纵，怠德败礼曰纵，甚切士及生平。

⑦新兴公主：皇上的女儿。

【译文】

11 八月，十四日，皇上说："当今国家什么事最急迫？"谏议大夫

褚遂良说:"当今四方安定,没有担忧的,只有确定太子、诸王的名分最紧急。"皇上说:"这话说得对。"当时,太子承乾有失德行,魏王李泰得到宠爱,群臣天天都有猜疑的议论,皇上听到了非常厌恶,对侍臣说:"当今朝廷群臣中,忠诚正直没人超过魏征,我派遣他去做太子的老师,用来杜绝天下人的猜疑。"九月,初四,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魏征疾病稍有好转,到朝堂上表推辞,皇上亲手写诏书告谕说:"周幽王、晋献公,废除嫡子,确立庶子,结果使国家危亡。汉高祖差点废了太子,幸亏有商山四位皓首老人的辅翼才相安无事。我如今依赖你去辅翼太子,就是这个意思。知道你有病在身,可以卧在床上来保护辅佐他。"魏征于是接受了诏命。

12 初十日,薛延陀真珠可汗派遣他的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前来请求通婚,进献三千匹马,三万八千张貂皮,一面玛瑙镜子。

13 二十日,命凉州都督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高昌旧部与镇守于此的士兵,以及迁徙流放的犯人杂居在西州,郭孝恪坦诚地进行安抚治理,都得到他们的欢心拥护。

14 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杀了沙钵罗叶护后,吞并了他的兵众,又攻击吐火罗,消灭了吐火罗。自恃强大,于是骄横倨傲,拘留唐朝使者,在西域横暴侵扰,派兵寇犯伊州,郭孝恪率领二千轻骑兵从乌骨截击,打败了他们。乙毗咄陆又派遣处月、处密二部族围困天山,郭孝恪又打跑了他们,乘胜进军占领了处月俟斤所居处的城池,一直追击到遏索山,又迫使处密的兵众投降,而后凯旋。

当初,高昌已被平定,每年要派出军队一千多人去驻守在当地,褚遂良上奏疏,认为:"自古圣明帝王治理天下,先治理华夏,而后治理夷狄。陛下起兵夺取高昌,当地数郡一片萧条,连续几年不能恢复。每年又调动一千多人去屯扎戍卫。他们远离家乡,破财制办行装。又贬谪流放罪人,都是些无赖之徒,正足以骚扰边境,怎么能够有益于行军布阵!所派遣屯戍的又大多再次逃亡,徒劳追捕。再加上道途上所经过的地方,是千里的大沙漠,冬天的寒风像刀割

一样，夏季热风如火焚一般，行人在这里来往经过，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都要死亡。假使张掖、酒泉有烽火报警，陛下难道能得到高昌的一个民夫、一斗粟谷的援助使用，最后还是要征发陇右各州的兵粮赶赴那里。然而河西一带，是中国的心腹之地；高昌，是他人的手足，为什么要荒废根本来从事经营无用的土地呢！况且陛下得到突厥、吐谷浑，都不占有他的土地，替他们确立君长来安抚他们，唯独高昌不能与他们相比吗！叛变的将其抓获，归服者封其官职，刑罚没有比这更威严的，恩德没有比这个更优厚的。希望另外选择高昌的子弟可以树立的，使他成为高昌一国之君，子子孙孙，都蒙受陛下的大恩，永远做唐朝皇帝的藩国辅臣，国内安定外境宁静，这样不是也妥善吗！"皇上不听从。等到西突厥入侵寇犯，皇上懊悔地说："魏征、褚遂良劝我再扶立高昌国君，我不肯采用他们的谏言，如今正是咎由自取呀。"

乙毗咄陆向西攻击康居国，途经米国，将其吞灭。俘虏掠获很多，但是乙毗咄陆不分给他的部下，他的将领泥熟啜就夺取，乙毗咄陆发怒，斩杀泥熟啜来示众，众人都愤怒怨恨。泥熟啜的部将胡禄屋袭击乙毗咄陆，乙毗咄陆的兵众溃散，退守白水胡城。于是，弩失毕各部落及乙毗咄陆所属部落屋利啜等派遣使者到宫阙来，请求废除乙毗咄陆，重新立可汗。皇上遣使者送去玺书，立莫贺咄的儿子做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即可汗位后，就把乙毗咄陆拘留的唐朝使者全部有礼节地遣送回朝，率领部队攻击乙毗咄陆于白水胡城。乙毗咄陆出兵攻击，乙毗射匮被打得大败。乙毗咄陆派遣使者招募他旧部落的人，旧部落的人都说："即使我们一千人战死，一个人活下，也不服从你！"乙毗咄陆自知不被众人所钦服，就向西逃奔到吐火罗。

15 冬，十月，十四日，殿中监鄠纵公宇文士及逝世。皇上曾经停靠在一棵树下休息，喜爱这棵树，宇文士及跟着对这棵树赞誉不已，皇上正色道："魏征常常规劝我疏远谄谀的小人，我不知道是指

谁，心中猜疑是你，如今才知道果然不错！”宇文士及叩头谢罪。

16 皇上对侍臣说：“薛延陀在漠北称雄，如今制御他只有两个策略，假若不发动军队去消灭他们，就与他们联姻来安抚他们，这两个策略执行哪一个呢？”房玄龄回答说：“中国刚刚安定，出兵打仗是凶多吉少，我认为和亲是便利的策略。”皇上说：“你说得对。朕作为民众的父母，假如这样做对民众有利，何必爱惜一个女儿！”

原先，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的母亲姑臧夫人及他的弟弟贺兰州都督沙门都在凉州，皇上派遣何力回去省亲，并且安抚那个部落。当时薛延陀势力正强盛，契苾部落都想归附薛延陀，何力大吃一惊，说：“皇上待我们如此厚恩，为什么突然间要叛离呢！”契苾部落的人说：“夫人、都督已先到了薛延陀那里，你为何不去呢？”何力说：“沙门对母亲尽孝，我要对君主尽忠，坚决不跟你们去。”契苾人把他捆起来送到薛延陀部，扔在真珠可汗的牙帐前。何力箕踞而坐，拔出佩刀面向东方大声喊道：“哪有大唐的忠烈之士而在虏庭蒙受屈辱，天地日月，但愿你们了解我的忠心！”于是割掉左耳发誓。真珠可汗想杀掉他，真珠的妻子规谏才作罢。

皇上听到契苾部落叛变的消息，说：“这一定不是何力的本意。”左右的人说：“戎狄之人气味相投，何力进入薛延陀如鱼跳进水里罢了。”皇上说：“不是这样。何力的忠心如铁石一般，必定不会背叛我。”碰巧有使者刚从薛延陀部回来，具体谈了何力遭遇的情状，皇上为他流下泪来，对左右说：“何力果真怎么样？”立即命令兵部侍郎崔敦礼手持旌节晓谕薛延陀，将新兴公主嫁给他，来要回何力，何力因此得以回来，官拜右骁卫大将军。

17 十一月，丙辰，上校猎于武功。

18 丁巳，营州都督张俭奏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

王武[1]。盖苏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议诛之。盖苏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阅者，并盛陈酒馔于城南，召诸大臣共临视，勒兵尽杀之，死者百余人。因驰入宫，手弑其王，断为数段，弃沟中，立王弟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2]，其官如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也。于是号令远近，专制国事。盖苏文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上下马，常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队伍，前导者长呼，则人皆奔迸，不避坑谷，路绝行者，国人甚苦之。

19 壬戌，上校猎于岐阳[3]，因幸庆善宫，召武功故老宴赐，极欢而罢。庚午，还京师。

20 壬申，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仪，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21 亳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丽[4]，上曰："高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之不贵。且山东凋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22 高祖之入关也，隋武勇郎将冯翊党仁弘将兵二千余人归高祖于蒲阪，从平京城，寻除陕州总管，大军东讨，仁弘转饷不绝，历南宁、戎、广州都督[5]。仁弘有材略，所至著声迹，上甚器之。然性贪，罢广州，为人所讼，赃百余万，罪当死。上谓侍臣曰："吾昨见大理五奏诛仁弘[6]，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为之求生理，终不可得。今欲

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复召五品已上集太极殿前,谓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天三日。"房玄龄等皆曰:"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上不许,群臣顿首固请于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诏,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于是黜仁弘为庶人,徙钦州⑦。

23 癸卯,上幸骊山温汤;甲辰,猎于骊山。上登山,见围有断处,顾谓左右曰:"吾见其不整而不刑,则堕军法;刑之,则是吾登高临下以求人之过也。"乃托以道险,引辔入谷以避之。乙巳,还宫。

24 刑部以"反逆缘坐律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敕八座议之⑧,议者皆以为:"秦、汉、魏、晋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请为是。"给事中崔仁师驳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⑨!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上从之。

25 上问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乱,二者孰愈?"魏征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上曰:"齐文宣得杨遵彦,非君乱而臣治乎?"对曰:"彼才能救亡耳,乌足为治哉!"

【注释】

①泉盖苏文：或号盖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众。

②莫离支：古高丽官名，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吏部兼兵部尚书。

③岐阳：古县名。治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岐阳村。

④亳(bó 博)州：治今安徽亳县。

⑤戎：古州名。治今四川宜宾市。

⑥五奏：贞观五年制令，死罪囚，三日五覆奏。

⑦钦州：治今广西钦州市东北钦江北岸。

⑧八座：隋唐以六部尚书、左右仆射及令为八座。

⑨中典：常行的法律。《周礼·秋官·大司寇》："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又："刑平国，用中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法也。"言在太平的的国度里，用中等常行的法典。

【译文】

17 十一月，初四，皇上在武功围猎。

18 初五，营州都督张俭奏称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杀他们的国王武。盖苏文凶残暴戾，又多次做不法的事，他们的国王及大臣们商议要诛杀他。盖苏文暗中了解到这个消息，集中全部兵马装着好像校阅的样子，并且在城南大摆酒宴，召集各位大臣一起去观看，勒令士兵把他们全部杀掉，杀死一百多人。接着冲进宫中，亲手弑杀了他们的国王，腰斩数段，抛弃水沟中，拥立国王弟弟的儿子藏做国王，自封为莫离支，这个官职如同中国的吏部兼兵部尚书。于是向远近发号施令，专权掌握国政。盖苏文身材魁伟，气慨豪迈俊逸，身上佩着五把刀，左右的人都不敢抬头看他。每次上下马，常常命令贵族、武将伏在地上让他踩着。出行定要整齐队伍，在前面作向导的拉长声呼喊，路人急忙逃散，不避深坑低谷，路上断绝行人，国人为之叫苦连天。

19 初十，皇上在岐阳围猎，接着幸临庆善宫，召集武功故老赐予酒宴，尽兴而罢。十八日，皇上才返回京师。

20 二十日，皇上说："朕为万民之主，想使百姓都得到富贵。若用礼义教导他们，使他们年少的尊敬年长的，妻子敬重丈夫，那他们就都变得尊贵了。轻徭薄赋，使他们各治产业，那么他们就都会变得富裕了。假若家给人足，朕即使不听音乐，也自然乐在其中了。"

21 亳州刺史裴行庄上奏请求讨伐高丽，皇上说："高丽国王武每年贡赋不断，却被贼臣所弑杀，朕非常哀痛，一直不能忘怀。但其国王新丧，乘着他国动乱就去攻取，虽然得到了高丽，也是不足为贵的。况且关东一带民生凋弊，朕不忍心再谈用兵打仗的事。"

22 高祖入关的时候，隋朝的武勇郎将冯翊党仁弘率领二千多人在蒲阪归顺高祖，跟从高祖平定京城，不久升任陕州总管，大军向东讨伐王世充时，党仁弘转运粮饷从没断绝过，历任南宁、戎州、广州都督。党仁弘很有才略，他所到的地方都有很好的名声和显著的政绩，皇上非常器重他。然而生性贪婪，被罢免广州都督，被人诉讼告发，查出赃款一百多万，其罪应当判处死刑。皇上对侍臣说："朕昨天看到大理寺五次奏请诛杀党仁弘，朕哀怜他白头老人去就刑戮，当时正吃午饭，便命令把食案撤掉；然而想为他求条生路，始终找不到理由。现在想变通法律向公等乞求免他一死。"十二月，初一，皇上再次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集中在太极殿前，对他们说："法律，是人君受命于上天所得，不可因循私而失信。现在朕偏袒党仁弘，想宽赦他，这样就是乱了法律，有负于上天。朕想在南郊坐在席子上，一天进餐一次素食，来向上天谢罪三天。"房玄龄等人都说："生杀的权柄，是人君一手掌握的，何至于如此自我贬损呢！"皇上不许可，群臣在庭上叩着头坚决地请求，从早上到傍晚，皇上才降下手诏说："朕有三条罪过：了解人而不能明察，是第一条；因循私乱了法律，这是第二条；亲近善人而没有奖赏，讨厌恶人而没有诛杀，这是第三条。因你们执意苦谏，姑且依照你们的请求。"于是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流放到钦州。

23 二十二日，皇上幸临骊山温泉。二十三日，在骊山上打猎。皇

上登山时，看到打猎围场有断垣处，回头对左右的人说："我看见围场没有加以整治而不加以刑法处置，就是破坏了军法；如果处之以刑罚，就是我居高临下来寻求人家的罪过。"于是假托道路险恶，牵马进入山谷来避开这个地方。二十四日，返回宫中。

24 刑部认为"反叛罪依连坐法令，兄弟只是没官为奴处罚太轻，请求改为判处死刑。"皇上敕令尚书省仆射以及六部尚书，即称作"八座"的共同商议这件事情。参加商议的人都认为："秦、汉、魏、晋的法律，造反叛逆的人，都要平灭三族，如今应该改用刑部的意见为是。"给事中崔仁师反驳说："古时父子兄弟犯罪，并不相互牵连，为什么用亡秦的严刑酷法来改变使周朝隆盛的常行的法典呢！况且诛杀其父子，足以累系他的心了，连这一点都不顾及，怎么还谈得上爱惜他的兄弟呢！"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25 皇上问侍臣："自古以来有时是君主昏愦而臣子贤明，有时是君主贤明而臣子迷乱，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厉害些？"魏征回答说："君主治理贤明，则善恶赏罚得当，臣子如何能够作乱！如果不贤明，放纵暴虐，刚愎自用，即使有忠良的臣子，又有何作为呢！"皇上说："齐文宣帝得到杨遵彦，难道不是君主迷乱而臣子治理贤明的例证吗？"魏征回答说："那只能够说是延缓国家的灭亡罢了，怎么称得上是治理好朝政呢！"

十七年

1 春，正月，丙寅，上谓群臣曰："闻外间士人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颖悟，多从游幸，遽生异议，侥幸之徒，已有附会者。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1]，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2]！"

2 郑文贞公魏征寝疾，上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征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3]，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4]，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5]，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3 鄠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戊申[6]，兰成坐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探兰成心肝食之；上闻而让之曰："兰成谋反，国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为忠孝，则太子诸王先食之矣，岂至卿邪！"行恭惭而拜谢。

4 二月，壬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7]。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时皇子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为："汉宣帝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8]'今皇子幼稚，未知从政，不若且留京师，教以经术，俟其长而遣之。"上以为然。

5 壬辰，以太子詹事张亮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

而下吏，怨望有异志。亮出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谁！"君集曰："我平一国来，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郁郁殊不聊生！公能反乎？与公反！"亮密以闻。上曰："卿与君集皆功臣，语时旁无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6 鄜州都督尉迟敬德表乞骸骨；乙巳，以敬德为开府仪同三司，五日一参。

7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8 戊申，上命图画功臣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勣、胡壮公秦叔宝等于凌烟阁[9]。

【注释】

①《礼》：《礼记》。

②窥觇：伺隙而动。

③羽葆：仪仗名，以鸟羽为饰者。《礼·杂记》下："匠人执羽葆御柩。"《疏》："羽葆者，以鸟羽注于柄头，如盖，谓之羽葆。葆谓盖也。"

④羽仪:仪仗中以羽毛装饰的旌旗之类。

⑤苑西楼:长安禁苑之西楼。

⑥疑误,待考。

⑦"舜造"句:《说苑》:尧释天下,舜受之,作为饮器,斩木而裁之,犹漆黑之,诸侯侈,国之不服者十有三。

⑧"汉宣帝云"句:史实见于卷第二十四汉宣帝地节二年。二千石,指郡守。

⑨"上命"句:功臣,书爵不谥者,其人存;书爵书谥者,其人已死。　凌烟阁:楼阁名。在长安皇宫西内三清殿侧。

【译文】

贞观十七年(癸卯,公元643年)

1春,正月,十五日,皇上对群臣说:"听说外面士大夫传言太子有脚病行动不便,魏王聪颖灵悟,又因多次随从我出游,便突生疑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已有附会的。太子虽然脚有毛病,但是并不妨碍走路。况且《礼记》上说,嫡子死了,就立嫡孙。太子承乾的长男已经五岁,朕最终不会用庶子来代替嫡生之子,来开启觊觎皇位的祸源。"

2郑文贞公魏征卧病在家,皇上派遣使者前去问讯病情,将药物赐给他,送药的人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又派遣中郎将李安俨在魏征宅院里住宿,一有动静就立即报告。皇上又和太子一同到魏征家里,指着衡山公主,要把她嫁给魏征的儿子叔玉。十七日,魏征逝世,皇上命令百官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来奔丧,赐给手持羽葆的仪仗队和吹鼓手,陪葬于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说:"魏征平生非常节俭朴素,如今用鸟羽装饰旌旗,用一品官的礼仪安葬,这不是死者的愿望。"全部辞谢不肯接受,仅用布罩上的车子载着灵柩安葬。皇上登上禁苑的西楼,望着灵车痛哭,哀痛到了极点。皇上又亲自撰写碑文,并且书写墓碑。皇上思念魏征不已,对身边侍臣说:"人用铜做镜子,可以使衣冠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看到历朝的兴衰隆替,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成败得失。魏征去世,朕失去了

一面镜子！”

3 鄠县尉游文芝上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戊申日，刘兰成被处以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就掏出刘兰成的心肝吃掉。皇上听到后责备他说：“刘兰成谋反，国家有规定的刑法，何至于此！假若把这作为忠孝，则应该是太子诸王先吃，难道还能轮到你吗！”丘行恭感到惭愧，下拜谢罪。

4 二月，初二，皇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舜帝制造漆器，劝谏的有十多人。这有什么值得劝谏的呢？”回答说：“奢侈浪费，是国家危亡的根本；漆器不能满足了，便会拿金玉来制作器物。忠臣敬爱君主，一定要防微杜渐，假若祸乱已经酿成，就无法再进谏了。”皇上说：“对。朕如果有过失，你也应当在祸根还没有滋长的时候就来进谏。朕看到前代帝王拒绝进谏的，大多都说‘已经那样做了’，或说‘已经允许那样做了’，始终不能改过。这样，要想不危亡，哪能做得到呢！”

当时做都督、刺史的皇子们大多年轻幼稚，褚遂良上疏奏，认为：“汉宣帝说：‘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就是那些称职的郡守啊！’如今皇子们年轻幼稚，还不懂得如何从政，不如暂且留在京师，教他们治国方略，等他们年长成熟再派遣他们。”皇上认为很有道理。

5 十二日，任命太子詹事张亮做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为有功而被拿到职司衙门，内心怨恨而产生反叛之心。张亮出任洛州都督，侯君集刺激他说：“什么人排挤你？”张亮说：“不是你又有谁？”侯君集说：“我刚刚平定一国归来，就遭圣上一顿嗔怪，怎么能向上排斥你呢！”因而挽起袖子说：“忧闷得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你能造反吗？与你一起造反！”张亮秘密地把侯君集的话告诉皇上。皇上说：“你与君集都是功臣，说话的时候旁边没有其他人，如果审讯他，君集必然不服。这样事情就不一定能弄清楚，你暂且不要说出去。”皇上仍像往常一样对待侯君集。

6 鄜州都督尉迟敬德上表请求告老还乡;二十五日,朝廷任命敬德为开府仪同三司,五天一上朝。

7 二十七日,皇上说:"君主只有一颗心,而攻心的却有很多人。有的以勇力,有的以辩才,有的以谄谀,有的以奸诈,有的以嗜欲,像车辐式地四面八方攻击它,各自兜售自己的一套,以图取得恩宠。君主如果稍有松懈,而接受其中的一类人,就会使国家的危亡随之而来,这就是君主所难做的缘故。"

8 二十八日,皇上命令在凌烟阁画上功臣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李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瑾、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勣、胡壮公秦叔宝等。

9 齐州都督齐王祐,性轻躁,其舅尚乘直长阴弘智说之曰[1]:"王兄弟既多,陛下千秋万岁后,宜得壮士以自卫。"祐以为然。弘智因荐妻兄燕弘信,祐悦之,厚赐金玉,使阴募死士。

上选刚直之士以辅诸王,为长史、司马,诸王有过以闻。祐昵近群小,好畋猎,长史权万纪骤谏,不听。壮士訾君蓍、梁猛彪得幸于祐,万纪皆劾逐之,祐潜召还,宠之逾厚。上数以书切责祐,万纪恐并获罪,谓祐曰:"王审能自新,万纪请入朝言之。"乃条祐过失,迫令表首,祐惧而从之。万纪至京师,言祐必能悛改。上甚喜,勉万纪,而数祐

前过，以敕书戒之。祐闻之，大怒曰："长史卖我！劝我而自以为功，必杀之。"上以校尉京兆韦文振谨直，用为祐府典军[2]，文振数谏，祐亦恶之。

万纪性褊，专以刻急拘持祐，城门外不听出，悉解纵鹰犬，斥君謇、猛彪不得见祐。会万纪宅中有块夜落，万纪以为君謇、猛彪谋杀己，悉收系，发驿以闻，并劾与祐同为非者数十人。上遣刑部尚书刘德威往按之，事颇有验，诏祐与万纪俱入朝。祐既积忿，遂与燕弘信兄弘亮等谋杀万纪。万纪奉诏先行，祐遣弘亮等二十余骑追射杀之。祐党共逼韦文振欲与同谋，文振不从，驰走数里，追及，杀之。寮属股慄，稽首伏地，莫敢仰视。祐因私署上柱国、开府等官，开库物行赏，驱民入城，缮甲兵楼堞，置拓东王、拓西王等官。吏民弃妻子夜缒出亡者相继，祐不能禁。三月，丙辰，诏兵部尚书李世勣等发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九州兵讨之。上赐祐手敕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为此耳。"

祐召燕弘亮等五人宿于卧内，余党分统士众，巡城自守。祐每夜与弘亮等对妃宴饮，以为得志；戏笑之际，语及官军，弘亮等曰："王不须忧！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为王挥刀拂之！"祐喜，以为信然。传檄诸县，皆莫肯从。时李世勣兵未至，而青、淄等数州兵已集其境。齐府兵曹杜行敏等阴谋执祐[3]，祐左右及吏民非同谋者无不响应。庚申，夜，四面鼓噪，声闻数十里。"祐党有居外者，众皆攒刃杀之。祐问何声，左右绐云："英公统飞骑已登城矣[4]。"行敏

分兵凿垣而入，祐与弘亮等被甲执兵入室，闭扉拒战，行敏等千余人围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谓祐曰："王昔为帝子，今乃国贼，不速降，立为煨烬矣。"因命积薪欲焚之。祐自牖间谓行敏曰："即启扉，独虑燕弘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抉弘亮目，投睛于地，余皆椓折其股而杀之。执祐出牙前示吏民，还，锁之于东厢。齐州悉平。乙丑，敕李世勣等罢兵。祐至京师，赐死于内侍省[5]，同党诛者四十四人，余皆不问。

祐之初反也，齐州人罗石头面数其罪，援枪前，欲刺之，为燕弘亮所杀。祐引骑击高村，村人高君状遥责祐曰："主上提三尺剑取天下，亿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驱城中数百人欲为逆乱以犯君父，无异一手摇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祐纵击，虏之，惭不能杀。敕赠石头亳州刺史。以君状为榆社令[6]，以杜行敏为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其同谋执祐者官赏有差。

上检祐家文疏，得记室郑城孙处约谏书[7]，嗟赏之，累迁中书舍人。庚午，赠权万纪齐州都督，赐爵武都郡公，谥曰敬；韦文振左武卫将军，赐爵襄阳县公。

【注释】

①直长：属殿中监尚乘局官员，掌内外闲厩之马，辨其粗良而率其习驭的。

②典军：此指王府典军，掌率校慰以下守卫随从之事。

③兵曹：指齐府兵曹，专掌武官簿书、考课、仪卫、假使等事。

④飞骑：玄武门屯兵。其果敢飞骑善战。

⑤内侍省：后宫官署。

⑥榆社：县名。治今山西榆社县。

⑦郑县：治今河南郑县。

【译文】

9 齐州都督齐王李祐，性情轻狂急躁，他的舅舅尚乘局直长阴弘智劝他说："您的兄弟这么多，皇上一旦驾崩，应当召募壮勇之士来进行自我保卫。"李祐认为很有道理。阴弘智因而向李祐举荐他妻子的兄长燕弘信，李祐很喜欢他，赏赐很多金玉，让他暗中招募敢死之士。

皇上挑选刚直的人辅佐诸王，做王府的长史、司马，诸王一有过错就奏闻皇上。李祐亲近小人，喜好畋猎，长史权万纪屡次切谏，李祐不听。壮士昝君谨、梁猛彪得到李祐的宠幸，权万纪弹劾他们，把他们赶走，李祐又暗中把他们召回，对他们更加宠幸。皇上数次敕书严责李祐，权万纪恐怕与李祐一并获罪，对李祐说："您如果确实能够悔过自新，万纪请求进入朝廷向皇上言明。"于是条陈李祐的过失，迫使他上表自首，李祐恐惧便应允了。权万纪到了京师，言李祐一定能够悔改。皇上非常高兴，嘉勉权万纪，而数落李祐从前的过失，并手书敕文告诫他。李祐知道后，大怒说："长史出卖了我，他劝我自首，却自以为有匡辅之功，一定要杀掉他。"皇上认为校尉京兆人韦文振谨慎正直，用他来做李祐王府的典军，文振数次劝谏，李祐也憎恶他。

权万纪性情偏狭，专以刻薄约束李祐，城门外不准他任意出去，将他所豢养的鹰犬全部放掉，并且斥责昝君谨、梁猛彪不让他们见李祐。恰巧权万纪宅院夜里落下土块，万纪认为是君谨、猛彪谋害自己，便将他们收系入狱，发出驿传文书报告皇上，一并弹劾与李祐共同为非作歹的数十人。皇上派遣刑部尚书刘德威前往按察，弹劾的多有验证，诏命李祐与权万纪都入朝来。李祐已蓄积怨

恨在胸，于是与燕弘信的兄长燕弘亮等人图谋杀害权万纪。权万纪奉行诏书先走，李祐派遣弘亮等二十多人乘马追赶，把权万纪射死。李祐同党一起逼迫韦文振，想使之与他们同谋，韦文振不从，驰马奔走数里路，被他们追上杀死。其他僚属惊恐股栗，伏在地上叩头，没有哪个敢仰视的。李祐进而私自署为上柱国、开府等官职，打开库存物资进行赏赐。驱赶民众进入城中，修缮作战的甲兵武器、楼观城墙，设置拓东王、拓西王等官职。官吏和民众抛弃妻子儿女夜晚缒城而出，逃亡的人络绎不绝，李祐不能够禁止。三月，初六，皇上诏命兵部尚书李世勣等人调动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等九州兵马讨伐他。皇上赐给李祐亲手写的敕命说："我常常告诫你不要亲近小人，正为此罢了。"

李祐召燕弘亮等五人住在卧室内，其他同党分别统领士兵，巡守城墙自我守卫。李祐每天夜晚都与燕弘亮等人对着妃子饮酒，得意洋洋；谈笑之间，谈到官府军队，燕弘亮等人说："我王勿须担忧！弘亮等人右手把持酒杯，左手为王挥刀击退他们！"李祐非常高兴，认为真是这样。又传布檄文到所属各县，各县都没有肯听从的。这时李世勣的军队还没赶到，而青州、淄州等数州的军队已经集结在他的境地上。齐王府的兵曹杜行敏等人暗中谋划要抓获李祐，李祐左右及官吏民众中非其死党者都群起响应。初十，夜间，四面击鼓呼叫，声闻数十里。李祐的党羽居住外面的，众人挥刀把他们杀了。李祐问这是什么声音，左右的人哄骗他说："英公李世勣统领飞骑兵已经登上城墙了。"杜行敏分兵几路凿开城墙而入，李祐与燕弘亮等人身披铠甲手执兵器进入宫室内，关闭门户抵抗，杜行敏等一千多人把宫室团团围住，从早晨到中午，还没有攻克。杜行敏从窗户间对李祐说："王以前是皇帝的儿子，如今乃是叛国之贼，不从速投降，立刻把你们化为灰烬。"于是命令堆积柴薪想焚烧李祐藏身的房子。李祐从窗户间对杜行敏说："我立即开门，只是担心燕弘亮兄弟被你们杀死。"杜行敏说："一定保全他们的性命。"李祐等人这

才出来。有人挖了燕弘亮的眼睛，扔在地上，其余的则打折他们的四肢，然后杀死。将李祐捆绑起来带出衙署前示众，然后拉回来锁在东厢房里。齐州全部平定。十五日，敕令李世勣等收兵。李祐被押送到京师，皇上赐命他在内侍省自杀而死。李祐同党被诛杀的有四十四人，其余的不再追究。

李祐当初谋反时，齐州人罗石头当面数说他的罪过，手拿长枪向前冲，想刺杀他，被燕弘亮杀死。李祐引领骑兵攻击高村，村里的人高君状站在远处指责李祐说："当今皇上手提三尺宝剑夺取了天下，亿万民众蒙受恩德，如对上天一样景仰他。你忽然驱使城中数百人想来作乱来冒犯自己的君父，这与用一只手来摇撼泰山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样不自量力呢！"李祐纵马追击，把他俘虏了，终因羞惭没有杀他。皇上因此敕令追赠罗石头为亳州刺史。又任命高君状做榆社县令，杜行敏做巴州刺史，封爵为南阳郡公。其他参与抓获李祐者都得到了不同的官职和赏赐。

皇上检核李祐家中的文书奏疏，得到记室郑城人孙处约的谏书，嗟叹赞赏，接连升迁他官至中书舍人。二十日，追赠权万纪为齐州都督，追赐爵位为武都郡公，谥号为敬；又追赠韦文振为左武卫将军，赐封爵位为襄阳县令。

10 初，太子承乾喜声色及畋猎，所为奢靡，畏上知之，对宫臣常论忠孝，或至于涕泣，退归宫中，则与群小相亵狎。宫臣有欲谏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辄迎拜，敛容危坐，引咎自责，言辞辩给，宫臣拜答不暇。宫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时论初皆称贤。

太子作八尺铜炉，六隔大鼎，募亡奴盗民间马牛[1]，亲

临烹煮，与所幸厮役共食之[2]。又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3]，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剪面[4]。良久，太子欻起[5]，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6]。"

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孔颖达数谏太子，上嘉之，赐二人金帛以风励太子，仍迁志宁为詹事。志宁与左庶子张玄素数上书切谏，太子阴使人杀之，不果。

汉王元昌所为多不法，上数谴责之，由是怨望。太子与之亲善，朝夕同游戏，分左右为二队，太子与元昌各统其一，被毡甲，操竹稍，布陈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有不用命者，披树栘之[7]，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曰："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

魏王泰多艺能，有宠于上，见太子有足疾，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上命黄门侍郎韦挺摄泰府事，后命工部尚书杜楚客代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士。楚客或怀金以赂权贵，因说以魏王聪明，宜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托，潜为朋党。太子畏其逼，遣人诈为泰府典签上封事[8]，其中皆言泰罪恶，敕捕之，不获。

太子私幸太常乐童称心[9]，与同卧起。道士秦英、韦灵符挟左道，得幸太子。上闻之，大怒，悉收称心等杀之，连坐死者数人，诮让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于苑中作冢，私赠官树碑。

上意浸不怿，太子亦知之，称疾不朝谒者动涉数月。阴养刺客纥干承基等及壮士百余人，谋杀魏王泰。

吏部尚书侯君集之婿贺兰楚石为东宫千牛[10]，太子知君集怨望，数令楚石引君集入东宫，问以自安之术，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衅图之，因劝之反，举手谓太子曰："此好手，当为殿下用之。"又曰："魏王为上所爱，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祸[11]，若有敕召，宜密为之备。"太子大然之。太子厚赂君集及左屯卫中郎将顿丘李安俨，使诇上意，动静相语。安俨先事隐太子，隐太子败，安俨为之力战，上以为忠，故亲任之，使典宿卫。安俨深自托于太子。

汉王元昌亦劝太子反，且曰："比见上侧有美人，善弹琵琶，事成，愿以垂赐。"太子许之。洋州刺史开化公赵节，慈景之子也[12]，母曰长广公主[13]，驸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阳公主[14]，皆为太子所亲昵，预其反谋。凡同谋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烧灰和酒饮之，誓同生死，潜谋引兵入西宫。杜荷谓太子曰："天文有变，当速发以应之，殿下但称暴疾危笃，主上必亲临视，因兹可以得志。"太子闻齐王祐反于齐州，谓纥干承基等曰："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会治祐反事，连承基，

承基坐系大理狱，当死。

【注释】

①亡奴：指官奴中案押在逃的亡命之徒。

②厮役：指男性干粗活的仆人。

③穹庐：古代突厥等民族所居住的一种其状中高周低圆形的毡帐。

④剚(lí 离)：用刀划。

⑤欻(xū 须)起：忽然起来。

⑥"一朝有天下"句：承乾自我表白，显露其狂愚。 金城：州名。治今陕西甘泉县西北。概当时突厥思摩所居之地。

⑦楪(zhuā 抓)：杖、鞭。此用为打击意。

⑧典签：王府中管文书的官员。

⑨太常乐童称心：据《旧唐书·承乾传》云：太常寺有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时加宠幸，号曰称心。

⑩千牛：官名。东宫左右内率府有千牛十六人，掌执千牛刀，侍奉左右。

⑪勇：：杨勇，隋文帝杨坚嫡长子，因被诬谄被贬为庶人。

⑫慈景：赵慈景，高祖曾使他攻河东，为尧君素所杀。

⑬长广公主：为高祖李渊之女。

⑭城阳公主：为太宗之女。

【译文】

10 当初，太子承乾贪恋声色及畋猎，极为奢侈，害怕皇上知道，便对着东宫的臣僚常常论说忠孝，有时候甚至于流泪，回到东宫，就与一群小人亲近狎玩。东宫的臣子有想劝阻的，太子先揣度出他的意思，就迎上去礼拜，面色凝重，正襟危坐，引咎自责，言辞颇多狡辩，宫中臣僚拜谢应答，无暇再劝谏。宫禁中的秘密，宫外的人无法知道，因此，当时的舆论最初都是称赞他贤能的。

太子制作八尺高的铜炉和六隔的大鼎，招募一些逃亡的官奴偷盗民间的牛马，亲自烹煮，与他所宠幸的奴仆共同食用。又爱好

仿效说突厥语以及穿着他们的服饰。挑选左右容貌像突厥人的分五人为一落，头上梳着发辫，穿着羊皮裘衣，赶着羊，制作五个狼头旗和长条旗，设置突厥人住的穹庐，太子亲自居处在里面，抓住羊烹煮，抽出佩刀割羊肉吃。又曾对左右说："我试着假装可汗死了，你们效仿他们办丧事的礼仪。"于是僵卧在地上，众人都号啕大哭，跨上马，环绕着他奔跑，又贴近他的身体，用刀划他的脸。过了很久，太子忽然坐起，说："一旦有了天下，当亲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以西打猎，然后解开头发做突厥人，委身于思摩，假若能当一名别部典兵的官——设，不会居于人后。"

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孔颖达多次劝谏太子，皇上嘉奖他们，赏赐他们二人金帛以讽谕激励太子，并且升迁于志宁做太子詹事。于志宁与左庶子张玄素数次上书恳切劝谏，太子暗中派人杀他们，没有成功。

汉王李元昌常做不法之事，皇上多次谴责他，因此心中怨恨。太子和他亲近友好，早夕相处游玩。他们分左右为队，太子与元昌各统领其中的一队，披着毡做的铠甲，操持着竹制的长矛，布置阵势，大声呼喊着交战，击刺流血，当作娱乐。如果有不听从命令的，吊在树上抽打，甚至有被打死的。太子还说："假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就在御苑中设置万人的军营，与汉王分别统领，观看他们厮杀，岂不痛快！"又说："我做了天子，必然极情纵欲，有劝谏的就把他杀掉，也不过杀几百人，众人自然会安定下来了。"

魏王李泰多才多艺，在皇上面前受宠爱，见到太子患了脚病，暗中怀有夺嫡自立的想法，于是折节礼贤下士，求得声誉。皇上命令黄门侍郎韦挺来掌管李泰王府中的事务，后来又命令工部尚书杜楚客代替掌管王府事务，这两个人都为李泰要约交结朝中的士人。杜楚客有时候怀揣黄金来贿赂权贵，对他们说魏王聪明能干，应当立为太子。文武大臣，各有所托，暗中结成了朋党。太子畏惧魏王李泰声势逼人，便遣人诈称是李泰府中的典签上书言事，其中

全部谈李泰的罪过，皇上下令逮捕告状人，查无所获。

太子私自宠幸太常寺乐童称心，与他起居同卧。道士秦英、韦灵符以妖法道术，深得太子的宠爱。皇上听到这件事，大发脾气，将称心等抓起来，连坐被斩首的有数人，对太子大加斥责。太子认为是李泰告发的，怨恨更深，时刻思念称心，在宫中筑一小屋，立着他的像，早晚祭奠，徘徊流泪。又在禁苑中为他作一座坟冢，私自给他追赠官爵、树立墓碑。

皇上越来越不喜欢太子，太子也知道这一点，动辄几个月称病不朝见皇上。暗中豢养刺客纥干承基等人及壮士一百多人，图谋杀害魏王。

吏部尚书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是东宫府千牛，太子知道侯君集有积怨，数次让贺兰楚石引领侯君集进入东宫，向他询问自我保全之策。君集认为太子昏庸愚劣，想乘机利用他，于是劝他造反，举起手对太子说："这是一双好手，应当为殿下使用。"又说："魏王受皇上宠爱，恐怕殿下有像杨勇那样被贬为庶人的灾祸，若有敕命宣诏，应秘密加以防备。"太子认为他的话很对。太子用重礼贿赂侯君集及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让他们刺探皇上的意向，一有动静就来告诉他。李安俨先前侍奉过隐太子，隐太子败亡后，李安俨为隐太子竭力搏斗，皇上认为他忠心耿耿，因此亲近信任他，让他掌管宿卫。李安俨便将身家性命寄托在太子身上。

汉王李元昌也劝太子造反，并且说："近来见到皇上身边有一位美人，善于弹琵琶，事成之后，希望把美人赐给我。"太子应允。洋州刺史开化公赵节，是赵慈景的儿子，母亲是长广公主；驸马都尉杜荷，是杜如晦的儿子，娶城阳公主为妻，都是太子所亲近的，参与了谋反事宜。凡是同谋的人，都得割破手臂，用绢帛擦血，然后烧成灰和在酒中喝下，发誓同生共死，暗中谋划率领军队进入西宫。杜荷对太子说："天象有变化，应当从速发兵以适应天象，殿下只需称得暴病生命危险，皇上一定亲自来探视，趁此机会可以得手。"太子

听说齐王李祐在齐州造反，对纥干承基等人说："我住的东宫西墙，离皇上住的大内只有二十步罢了，与你们做这件大事，岂是齐王所能比的！"正碰上处理李祐造反的事情，牵涉到纥干承基，纥干承基因此被关押在大理寺监狱里，按罪应当处以死刑。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九十七

唐纪十三　起昭阳单阏四月，尽旃蒙大荒落五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

贞观十七年

1 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变[1]，告太子谋反。敕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与大理、中书、门下参鞫之[2]，反形已具。上谓侍臣："将何以处承乾？"群臣莫敢对，通事舍人来济进曰："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上从之。济，护儿之子也[3]。

乙酉，诏废太子承乾为庶人，幽于右领军府。上欲免汉王元昌死，群臣固争，乃赐自尽于家，而宥其母、妻、子[4]。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皆伏诛。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谏争，皆坐免为庶

人。余当连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宁以数谏，独蒙劳勉。以纥干承基为祐川府折冲都尉⑤，爵平棘县公。

侯君集被收，贺兰楚石复谒溯告其事，上引君集谓曰："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⑥，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陈始末，又以所与承乾往来启示之，君集辞穷，乃服。上谓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以为不可。上乃谓君集曰："与公长诀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斩之于市。君集临刑，谓监刑将军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于藩邸⑦，击取二国⑧，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岭南。籍没其家⑨，得二美人，自幼饮人乳而不食。

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于上曰："李靖将反矣。"上问其故，对曰："靖独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问靖，靖对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尽臣之术，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尝从容言于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负微功，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以臣观之，必将为乱。"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岂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岂可亿度⑩，妄生猜贰邪！"及君集反诛，上乃谢道宗曰："果如卿言。"

李安俨父，年九十余，上愍之，赐奴婢以养之。

【注释】

①上变：向朝廷密告谋反变乱之事。

②"敕长孙无忌"句:唐制,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三司谓给事中、中书舍人及御史参鞫。今令三省与大理参鞫,重其事。鞫(jū 鞠):审讯,查问。

③护儿:即来护儿,隋将,死于宇文化及之难。

④母:指李元昌生母,李渊之妃嫔。

⑤祐川府:治今甘肃临洮县。

⑥刀笔吏:指主办文案的官吏、讼师。

⑦事陛下于藩邸:言皇上在藩时,引君集入幕府,数从征伐。

⑧二国:指吐谷浑、高昌。

⑨籍没其家:按户籍没收其家的财产入官。

⑩亿度:预料、猜测。

【译文】

唐纪十三　起癸卯(公元643年)四月,至乙巳(公元645年)五月,共二年二个月。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

贞观十七年(癸卯,公元643年)

1夏,四月,初一,纥干承基上书告发太子承乾谋反。皇上敕令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与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共同参与审问,结果太子造反的情形已经昭彰。皇上对侍臣说:"将如何惩处承乾?"群臣不敢回答,通事舍人来济进言说:"陛下不失为一位慈父,让太子得以颐养尽其天年,这就好了!"皇上听从他的意见。来济,是来护儿的儿子。

初六,皇上诏命废黜太子承乾为平民,幽禁在右领军府。皇上想免除汉王李元昌的死罪,群臣执意争辩,于是赐汉王李元昌在家自尽,宽宥他的母亲、妻子、儿女。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人,都服罪处死。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棻等人,因不能劝谏太子,都获罪免为平民。其余应当连坐的,全部赦免。太子詹事于志宁因多次劝谏,独蒙嘉勉。任命纥干承基为祐川府折冲都尉,封爵位为平棘县公。

侯君集被收押后，贺兰楚石又到宫阙告发他谋反的事，皇上召见侯君集对他说："朕不想让那些刀笔吏羞辱你，所以亲自审讯你。"侯君集开始不认罪，召出贺楚兰石具体陈述始末原委，又用他与承乾往来的书信启给他看，君集理屈辞穷，才服罪。皇上对侍臣说："君集有功于大唐，乞求给他一条生路，可以吗？"群臣都认为不行。皇上便对侯君集说："我和你永别了！"因此流下眼泪。侯君集也倒地磕头服罪，于是把他斩杀于集市上。侯君集临刑对监刑的将军说："君集我一时失足到这个地步！然而我当年在秦王府时即侍奉陛下，又有攻取吐谷浑、高昌二国的功绩，乞求保全我一个儿子来奉行祭祀。"皇上宽宥了他的妻子及子女，将他们迁徙到岭南。按照户籍没收他的家产，得到两个美人，从小食人乳不吃其它食物。

当初，皇上让李靖教授君集兵法，侯君集对皇上说："李靖将要谋反。"皇上问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李靖只教我以粗略的内容，而隐匿那些精华，因此知道他要造反。"皇上拿这件事问李靖，李靖回答说："此乃是侯君集想要造反。如今诸夏已经平定，我所教给他的，足以制服四方夷族，而君集坚决要求把我所有的用兵之术教给他，不是想要谋反又是什么！"江夏王李道宗曾经语气和缓地对皇上说："君集志大才疏，有一点点小功就自负，以官位在房玄龄、李靖之下为耻辱，虽然做了吏部尚书，还是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依我看来，他一定会作乱。"皇上说："依侯君集的才能和器度，做什么不行呢！朕难道是吝惜高位不封给他，只是按照功劳次第还未轮到他罢了，怎么可以随意猜忌，乱生疑惑呢！"等到侯君集造反被杀，皇上感谢李道宗说："果然像你所说的那样。"

李安俨的父亲，年纪已九十多岁，皇上怜悯他，赐给他奴婢来奉养他。

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怀云[1]：'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耳。"因起，入宫。魏王泰恐上立晋王治，谓之曰："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治由是忧形于色。上怪，屡问其故，治乃以状告；上怃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责承乾，承乾曰："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2]，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3]，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上乃御太极殿[4]，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

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谨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上悦。是日，泰从百余骑至永安门⑤；敕门司尽辟其骑，引泰入肃章门，幽于北苑。

丙戌，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御承天门楼，赦天下，酺三日。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注释】

①青雀：为魏王李泰小字。

②两仪殿：按《唐六典》，两仪殿在太极殿之后。古之内朝，视朝听事之所。

③三子一弟：指齐王祐、太子承乾、魏王泰和弟汉王元昌。

④太极殿：殿名。西门正门曰承天门，正殿曰太极殿，太极殿后曰两仪殿。《唐六典》，太极殿为古之中朝，为朔望视朝的地方。

⑤永安门：按《唐六典》太极宫城南面三门，中曰承天门，东曰长乐门，西曰永安门。

【译文】

太子承乾已获罪，魏王泰便天天进宫来侍奉皇上，皇上当面许诺立他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都劝说皇上立李泰为太子；长孙无忌执意请求立晋王李治做太子。皇上对侍臣说：“昨天李泰投到我的怀里说：‘我今天才得以成为陛下最亲近的儿子，今天是我再生之日。我有一个儿子，我死的时候，当为陛下把他杀掉，传皇位给晋

王。'人谁不爱自己的儿子，我见到他这个样子，非常怜悯他。"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此言太为不妥。希望深思熟虑，不要再失误了！陛下万岁之后，魏王据有天下，岂肯杀死他的爱子，传皇位给晋王！先前陛下既立承乾为皇太子，又宠爱魏王，对他的礼遇超过了承乾，以致酿成今天的灾祸。前边的事不远，足以成为今天的借鉴。陛下要立魏王为太子，希望先安置好晋王，这样才能相安无事。"皇上流着眼泪说："朕不能这样做。"说完站起身，回到宫中。魏王惟恐皇上立晋王治为太子，对李治说："你和元昌友善，元昌如今已败亡，你能够不担心吗？"李治因此忧形于色。皇上感到奇怪，多次问李治是什么缘故，李治才把情形告诉皇上。皇上听了很失望，并始后悔说过立魏王泰为太子的话。皇上当面责备承乾，承乾说："我身为太子，还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呢！只是被李泰算计，便常与朝臣谋求自我保全的策略，那些不逞之徒趁机教唆我图谋不轨，如今假若立李泰为太子，就正好落入他的谋划之中。"

承乾已废黜为平民，皇上亲御两仪殿，群臣都退朝，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四人，对他们说："朕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弟弟，如此作为，我的内心实在是百无聊赖！"于是将身体向床头撞去，长孙无忌等人争抢上前抱住他；皇上又抽出佩刀想要自杀，褚遂良夺下佩刀交给晋王李治。长孙无忌等请求皇上告诉有什么要求，皇上说："朕欲立晋王为太子。"长孙无忌说："谨奉皇上诏命；若有异议的，我请求把他斩首！"皇上对李治说："你舅父已经允许你做太子，应该拜谢他。"李治于是拜谢长孙无忌。皇上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你们已经同意朕的意见，但不知外朝的议论如何？"都回答说："晋王仁德孝顺，天下百姓属心已经很久了，乞求陛下试探召问百官，若有不同意见的，是臣等背负陛下，罪该万死。"皇上于是亲御太极殿，召来文武六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李承乾叛逆，李泰也凶狠险恶，都不能立为太子。朕欲选择诸皇子中的一位为继承人，谁可以立为太子呢？你们明确表态。"众臣都高声欢呼

道："晋王仁德慈孝，应当做太子。"皇上很高兴。这天，李泰率领一百多骑兵到永安门，皇上敕令城门的官员全部遣散李泰的骑兵，单让李泰进入肃章门，把他幽禁在北苑。

初七，皇上诏命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亲御承天门楼，大赦天下，饮宴三天。皇上对侍臣说："朕假若立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职位可以苦心经营而得到。从今以后，假若太子失道，而藩王窥测伺机争夺，两个都弃置不立，这一规定传给后代子孙，永作后世的法则。如果把泰立为太子，承乾与治都不能保全，而把治立为太子，则承乾与泰都安然无恙。"

臣司马光认为：唐太宗不把天下大位私自交给他所偏爱的人，来杜绝祸乱的根源，可称得上深谋远虑了！

2 丁亥，以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初，长广公主适赵慈景，生节；慈景死[1]，更适师道。师道与长孙无忌等共鞫承乾狱，阴为赵节道地，由是获谴。主至公主所，公主以首击地，泣谢子罪，主亦拜泣曰："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姊。"

己丑，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李世勣为詹事，瑀、世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2]。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此始。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3]，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4]。

李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翦须，为之

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勣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5],岂负朕哉!"世勣流涕辞谢,揕指出血,因饮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癸巳,诏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降爵为东莱郡王。泰府僚属为泰所亲狎者,皆迁岭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废为庶人。给事中崔仁师尝密请立魏王泰为太子,左迁鸿胪少卿[6]。

庚子,定太子见三师仪:迎于殿门外,先拜,三师答拜;每门让于三师。三师坐,太子乃坐。其与三师书,前后称名"惶恐"[7]。

五月,癸酉,太子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过随身,饮食不能适口,幽忧可愍,乞敕有司,优加供给。"上从之。

黄门侍郎刘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学问,亲师友。今入侍宫闱,动逾旬朔,师保以下,接对甚希,伏愿少抑下流之爱[8],弘远大之规,则海内幸甚!"上乃命洎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更日诣东宫,与太子游处谈论。

3 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4 丁亥,太常丞邓素使高丽还,请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9],上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0]',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

5 丁酉,右仆射高士廉逊位,许之,其开府仪同三司、勋封如故,仍同门下中书三品,知政事。

6 闰月,辛亥,上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

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11]。’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12]。’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13]。”

7 丁巳，诏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14]，其大将军以下并受处分。

8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侄突利设来纳币，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15]，羊十万口。庚申，突利设献馔，上御相思殿[16]，大飨群臣，设十部乐，突利设再拜上寿，赐赏甚厚。

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与婚。”上曰：“吾已许之矣，岂可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对曰：“臣非欲陛下遽绝之也，愿且迁延其事。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夷男使亲迎，虽不至京师，亦应至灵州；彼必不敢来，则绝之有名矣。夷男性刚戾，既不成婚，其下复携贰，不过一二年必病死，二子争立，则可以坐制之矣！”上从之。乃征真珠可汗使亲迎，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真珠大喜，欲诣灵州，其臣谏曰：“脱为所留，悔之无及！”真珠曰：“吾闻唐天子有圣德，我得身往见之，死无所恨，且漠北必当有主。我行决矣，无复多言！”上发使三道，受其所献杂畜。薛延陀先无库厩，真珠调敛诸部，往返万里，道涉沙碛，无水草，耗死将半，失期不至。议者或以为聘财未备而与为婚，将使戎狄轻中国，上乃下诏绝其婚，停幸灵州，追还三使。

褚遂良上疏，以为“薛延陀本俟斤，陛下荡平沙塞，万

里萧条，余寇奔波，须有酋长，玺书鼓纛，立为可汗。比者复降鸿私，许其姻媾，西告吐蕃，北谕思摩，中国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门，受其献食，群臣四夷，宴乐终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爱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怀德。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兹声听；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拘边患。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恐非所以服远人，训戎士也。陛下君临天下十有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莫不欣然，负之无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龙沙以北，部落无算，中国诛之，终不能尽，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则尧、舜、禹、汤不及陛下远矣！"上不听。

是时，群臣多言："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故饰子女，捐金絮以饵之，得事之宜。今中国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颡，惟我所欲，不敢骄慢者，以新为君长，杂姓非其种族，欲假中国之势以威服之耳。彼同罗、仆骨、回纥等十余部，兵各数万，并力攻之，立可破灭，所以不敢发者，畏中国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婚，杂姓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今吾绝其婚，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49]。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

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注释】

①慈景：赵慈景，武德元年为尧君素所杀。

②"诏以"句：太子太师、太傅、太保，统称东宫三师，唐并从一品，掌管太子教谕。同中书门下：谓同其侍众、中书令。

③少詹事：官名。唐建詹事府，设太子詹事一人，少詹事一人，总理东宫内外庶务。少詹事为詹事之副。

④宾客：即太子宾客。正三品。唐始置，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

⑤公往不负李密：事见一百八十六卷武德元年。谓李世勣忠于李密，关键时刻不背叛。

⑥鸿胪少卿：官名。鸿胪寺官。为鸿胪卿之副，掌朝贺庆吊之赞导相礼。

⑦前后称名"惶恐"：这是古代表示对严师尊敬的一种书信格式。

⑧下流：本指江河下游。魏晋以后人称子孙为下流。

⑨怀远镇：地名。在今辽宁辽中县附近。

⑩"远人不服，而修文德以来之"：语见《论语·季氏》。

⑪"汝知"句：引《尚书·无逸》："惟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句之义。

⑫"水所"句：语见《孔子家语》。

⑬"木从"句：语见《尚书·说命》。

⑭左右屯营：即左右十二卫。

⑮橐(tuó 驮)驼：骆驼。

⑯相思殿：殿名。在玄武门内。

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引《论语·颜渊》文义。

【译文】

2 初八，任命中书令杨师道做吏部尚书。当初，长广公主嫁给赵慈景，生下赵节；赵慈景死后，改嫁给杨师道。杨师道与长孙无忌等人共同审问承乾的狱讼，暗中为赵节开脱罪责，因此获罪。皇上到

了长广公主的住所，公主以头撞地，流着眼泪为她儿子谢罪，皇上回拜流泪说："奖赏不避开仇人，罚罪不袒护亲戚，这是天下最公正的道理，不敢违背，因此只好辜负姐姐。"

初十，下诏书任命长孙无忌做太子太师，房玄龄做太傅，萧瑀做太保，李世勣做詹事。萧瑀与李世勣同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又任命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府，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勗、中书舍人高季辅做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做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做宾客。

李世勣曾经得了暴病，药方称"胡须的灰可以治疗。"皇上剪下自己的胡须，给李世勣配药。李世勣把头叩出血来哭谢。皇上说："这是为了国家，并不是为你个人，有什么值得道谢的呢！"李世勣曾侍奉皇上饮宴，皇上和缓地对他说："朕在群臣中找可以托孤的大臣，没有什么人能胜过你的，你以往不辜负李密，怎会辜负朕呢！"李世勣流着泪辞谢，咬破手指沾血为誓，喝得酩酊大醉，皇上解下身上的皇袍覆盖在他的身上。

十四日，诏命解除魏王李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的职务，降低官爵为东莱郡王。李泰府中的僚属凡是李泰的亲信，都流放到岭南；杜楚客因兄长杜如晦有功，免去死罪，废黜为平民。给事中崔仁师，曾私下奏请立魏王李泰做太子，降职为鸿胪少卿。

二十一日，制定太子拜见三师的礼节仪式：在殿门外迎接，太子先拜，三师答拜；每道门都要让三师先行。三师坐定后，太子才能落坐。太子给三师书信，前后自称名字，并加上"惶恐"二字。

五月，二十五日，太子上表奏，认为"李承乾、李泰只有随身的衣服，饮食也不合口味，幽禁忧愁可怜，乞求皇上敕令有关部门优厚供给他们。"皇上应允。

黄门侍郎刘洎进言"太子应当勤学好问，亲敬师友。如今太子入侍宫闱，动辄超过十天半月，太师太保以下官员，很少与太子应

对答问，希望稍微抑制一下对子孙的溺爱，弘扬传之久远的规范，则是天下百姓的幸事！”皇上命令刘洎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天天轮流到东宫，与太子游玩相处，谈论学问。

3 六月，初一，出现日食。

4 初九，太常寺丞邓素出使高丽回朝，请求在怀远镇增加戍卫兵力来威逼高丽。皇上说：“孔子有言：‘远方的人不归服，那就修治文德来使他们归附。’未听说靠一二百戍卫的士兵能够威镇远方的！”

5 十九日，右仆射高士廉请求退职，皇上应允，他的开府仪同三司的职衔和勋爵、封邑仍保留，仍是同门下中书二品，参知政事。

6 闰六月，初四，皇上对侍臣说：“朕自从立了太子以后，凡遇到事物就教诲他，见到他吃饭，就说：‘如果你知道了种庄稼的艰难，就会常有这饭吃了。’看见他骑马，就说：‘如果你知道马要劳逸结合，不耗尽马的力量，就能经常骑着它。’看见他坐船，就说：‘水能够载船，也能够翻船，民如同水，君如同船。’见他在树下休息，就说：‘木头经过墨绳的处理才能正直；君主能纳谏才能成为圣君。’”

7 初十，诏令太子掌管左、右屯营兵马事宜，屯营大将军以下的官员都得受其节制。

8 薛延陀真珠可汗派他的侄子突利设前来交纳钱币，献五万匹马，牛、骆驼一万头，羊十万头。十三日，突利设献上食物，皇上亲临相思殿，大宴群臣，增设十部音乐，突利设再次礼拜祝寿，皇上对他的赏赐非常优厚。

契苾何力上奏言道：“不可与薛延陀通婚。”皇上说：“我已经允许他们了，怎么可以身为天子而自食其言呢！”何力回答说：“我不是要陛下马上回绝，希望暂且延缓一下这件事。我听说古代有亲自迎娶的礼节。假若敕令夷男迎亲，即使不到京师来，也要到灵州，他一定不敢来，那么回绝他就有理由了。夷男生性刚烈暴戾，既不能成婚，他的属下又产生叛离之心，过不了一二年一定发病死亡，两个儿子争夺王位，就可以轻易制服他了！”皇上听从何力的意见。于

是征召真珠可汗让他亲自迎娶，又发布诏书说将幸临灵州与真珠可汗相会。真珠可汗非常高兴，想亲自到灵州，他的臣子劝谏说："如果被对方拘留，就后悔也来不及了！"真珠说："我听说大唐天子有圣王的美德，我能亲自前往会见他，死无所憾，而且漠北必会有人主事。我已决心出行，不要再多说话！"皇上三次派出使者，接受薛延陀贡献的各种牲畜。薛延陀原先没有库房马厩，真珠可汗便向各部落调拨征收，往返万里，途经沙漠地带，又没有水草，牲畜损失将近一半，过了迎娶期限没有到，有人认为聘礼没有准备就与之通婚，将会使戎狄轻视中国，皇上就下诏令回绝这个婚约，停止幸临灵州，追还三次派出的使者。

褚遂良上奏疏认为："薛延陀是突厥的一个首领，陛下当年荡平塞外沙漠，万里一片萧条，残剩余寇四处逃窜奔波，须有酋长，接受玺书鼓纛，被立为可汗。最近陛下又降下大恩应允与薛延陀通婚，西边告知了吐蕃，北面晓谕了思摩，连中国幼童，都没有不知晓的。陛下又行幸北门，接受人家奉献的食物，朝廷群臣与四夷酋长，宴乐终日。都说陛下想安抚百姓，不爱惜自己的女儿，芸芸众生，谁不感恩戴德。如今一朝陡生变化，有后悔之心，臣惋惜国家声誉受到损害；这样顾及到的很少，而受到的损失却很多，嫌疑仇隙已产生，必然构成边患。他们国家蓄积着被欺骗的怒火，我们国家的民众也感受背负婚约的羞愧，恐怕这不是绥服远方、训诫士卒的办法。陛下治理天下十七年了，以仁德交结民众，用信义抚慰戎狄，天下百姓没有不欣喜的。背约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就不能善始善终呢！龙沙城以北，部落多得无法计算，中国诛杀他们，最终不能斩尽杀绝，应当以恩德怀柔他们，使作恶的人在夷方而不在我大唐，失信的在对方而不在我方，那尧、舜、禹、汤就远远赶不上陛下了！"皇上不听从。

这时，群臣大多这样说："朝廷既已答应与之通婚，接受了人家的聘礼钱币，就不可对戎狄失去信义，再生边患。"皇上说："你们都

只知古而不知今。汉初匈奴强大，中国衰弱，故装扮子女，捐送金帛来作为对他们的诱饵，在当时是合乎时宜的。如今中国强大，戎狄衰弱，用我大唐步卒一千，就可以击败胡人骑兵数万，薛延陀之所以爬在地上叩头，满足我们的要求，不敢骄傲怠慢，是因为刚刚做君长，属下杂姓部族不少，想借中国的势力威慑制服他们。他们中的同罗、仆骨、回纥等十多个部落，各自拥兵数万，合力攻打薛延陀，可以立即攻破消灭。之所以不敢发兵攻打，是因为畏惧中国所立的可汗。如今将宗室之女嫁给他，他自然凭恃是大国的女婿，其他部族谁敢不服！戎狄之人皆人面兽心，一旦稍不如意，必会反咬一口，成为祸害。如今。我回绝与他的婚约，停止接受他的聘礼，其他部族知道我抛弃了他，不几天就会把其国瓜分，你们只要记住朕的话就是了！”

臣司马光认为：孔子称可以失掉食物和军队，但不可以抛弃信义。唐太宗深知不可与薛延陀通婚，那么当初不答应他的求婚即可以了；既然答应与他通婚，又自恃强大抛弃信义加以拒绝，即使灭掉了薛延陀，也是可耻的事。作为君王发号施令，能不慎重吗！

9 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但不欲劳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扰之，何如？”长孙无忌曰：“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设守备，陛下少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诏以高丽王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遣使持节册命。

10 丙子，徙东莱王泰为顺阳王。

11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谓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

曰:"吾儿足疾乃可耳,但疏远贤良,狎昵群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当来告我。"正伦屡谏,不听,乃以上语告之。太子抗表以闻,上责正伦漏泄,对曰:"臣以此恐之,冀其迁善耳。"上怒,出正伦为谷州刺史。及承乾败,秋,七月,辛卯,复左迁正伦为交州都督。初,魏征尝荐正伦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请以君集为仆射,且曰:"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上以君集好夸诞,不用。及正伦以罪黜,君集谋反诛,上始疑征阿党。又有言征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12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①]:"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言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②],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③],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13 八月,庚戌,以洛州都督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

以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李大亮为工部尚书。大亮身居三职④，宿卫两宫，恭俭忠谨，每宿直，必坐寐达旦。房玄龄甚重之，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当大位。

初，大亮为庞玉兵曹，为李密所获，同辈皆死，贼帅张弼见而释之，遂与定交。及大亮贵，求弼，欲报其德，弼时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诸途而识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赀以遗弼，弼拒不受。大亮言于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为之擢弼为中郎将。时人皆贤大亮不负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注释】

①"上谓"句：历代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贞观三年，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

②语多微隐：指用词多隐讳曲折，没有直书明言，实谓诛李建成、李元吉事件。

③"周公"句：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周室。成王幼，周公摄政，管、蔡流言，挟武庚反，周诛之以安周室。"季友"句：庆父、叔牙、季友皆鲁庄公子，公疾，问后于叔牙，牙曰："庆父才。"问季友，友曰："臣以死奉般。"遂鸩叔牙而立般。

④身居三职：指大亮身居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工部尚书三职。

【译文】

9 皇上说："盖苏文弑杀他的国君而独专朝政，实在令人不能忍受。以当今的兵力，要战胜他并不困难，只是不想烦劳百姓，朕想暂且让契丹、靺鞨出兵骚扰他们，怎么样？"长孙无忌说："盖苏文自知罪恶重大，畏惧大国讨伐他，一定严加防备，陛下稍微克制忍耐一下，他得以自我保全，必然更加骄横怠惰，愈是无恶不作，然后讨伐

他，也不算晚。”皇上说：“好！”二十一日，下诏令封高丽王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派遣使者持符节前往册封任命。

10 二十九日，改封东莱王李泰为顺阳王。

11 当初，太子承乾丧失德行，皇上私下对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说：“我儿脚有毛病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他疏远贤良，而亲近群小，你可要好好观察他。如果真的不可教诲，应当前来告诉我。”杜正伦多次劝谏，太子不听，于是就把皇上的话告诉了太子。太子上表把这些又报告给皇上，皇上指责杜正伦泄漏机密。杜正伦回答说：“我用皇上的话恐吓太子，希望他弃恶从善罢了。”皇上发怒，把杜正伦降职外调做谷州刺史。等到李承乾谋反事败露，秋，七月，十四日，又把杜正伦降职做交州都督。起初，魏征曾举荐称杜正伦及侯君集有宰相之才，请求皇上用侯君集做仆射，并且说：“国家在安定的时候不要忘记危亡，不可没有大将，各宿卫兵马应该委任给侯君集专门掌管。”皇上认为侯君集喜欢自夸，没有任用。到杜正伦因罪被贬官职，侯君集谋反被杀，皇上开始怀疑魏征阿私结党。又有人说魏征自己抄录前后对皇上的谏言给起居郎褚遂良看，皇上更加不高兴，于是罢除魏征之子魏叔玉娶衡山公主一事，又推倒亲自撰文书写的魏征墓碑。

12 起初，皇上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前代史官所记载的内容，都不让君主看，为什么？”房玄龄回答：“史官不虚假地赞美，也不隐藏任何罪过，假若君主看到这些内容必然发怒，所以不敢奉献出来给君主看。”皇上说：“朕的用心，与前代君主用心不同。朕想亲自观看国史，了解先前的过失，作为以后的借鉴，你可以编撰好了上呈给朕看看。”谏议大夫朱子奢上奏言道：“陛下身怀圣德，行动没有过失，史官所撰述的，议论总归尽善尽美。陛下惟独要阅览《起居注》，对于史官记事不会有什么损失，若用这个规定传授给了孙后代，恐怕曾孙、玄孙之后偶有并非明智的君主，掩饰过错袒护短处，史官必定免不了要受刑罚诛杀。如此下去，则史官都迎合时势，

顺从旨意，保全自身，远避祸害，那么悠悠千载的历史，有什么可相信的呢！所以前代君王不观看国史，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皇上不听从。房玄龄便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改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十六日，书写成，上呈皇上。皇上看到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的事，用词多隐讳曲折，便对房玄龄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而安定了周朝，季友毒死叔牙而保存了鲁国，朕的这些所作所为，也类似这样的事，史官对此有什么可隐讳的呢！”立即命令删削浮华之词，秉笔直书玄武门之变一事。

13 八月，初三，任命洛州都督张亮做刑部尚书，参预朝政；任命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李大亮做工部尚书。李大亮身居三职，宿卫两宫，谦恭、节俭、忠正、谨慎，每次宿卫值班，必定坐着假睡直到天亮。房玄龄非常器重他，每每称赞李大亮有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担当大任。

当初，李大亮是庞玉的兵曹，被李密所捕获，同伙都被处死，贼军将领张弼看见他把他释放了，于是与他定下了交情。到李大亮成了显贵，寻求张弼，欲报答他的恩德，张弼当时在做将作监丞，自己隐匿不说。大亮在路途上遇到张弼而认出了他，扶着张弼哭泣，拿出很多家资送给张弼，张弼拒不接受。李大亮将此事上禀皇上，乞求把他的官爵全部授给张弼，皇上为他擢升张弼做中郎将。当时的人都称赞李大亮不负恩情，也赞美张弼不自我炫耀。

14 九月，庚辰，新罗遣使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余城[1]，复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赐高丽曰：“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15 癸未，徙承乾于黔州。甲午，徙顺阳王泰于均州[2]。上曰："父子之情，出于自然。朕今与泰生离，亦何心自处！然朕为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宁，私情亦可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泰诚为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断之以义，使之居外者，亦所以两全之耳。"

16 先是，诸州长官或上佐岁首亲奉贡物入京师，谓之朝集使，亦谓之考使；京师无邸，率僦屋与商贾杂居。上始命有司为之作邸。

17 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圜丘。

18 初，上与隐太子、巢剌王有隙，密明公赠司空封德彝阴持两端。杨文干之乱，上皇欲废隐太子而立上[3]，德彝固谏而止。其事甚秘，上不之知，毓后乃知之。壬辰，治书侍御史唐临始追劾其事，请黜官夺爵。上命百官议之，尚书唐俭等议："德彝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诏黜其赠官[4]，改谥曰缪[5]，削所食实封[6]。

19 敕选良家女以实东宫。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宁辞之。上曰："吾不欲使子孙生于微贱耳。今既致辞，当从其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7]，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谓吴王恪

曰:“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⑧。为人臣子,不可不戒!”

20 庚申,车驾幸骊山温汤。庚午,还宫。

【注释】

①新罗:古国名。居朝鲜南部三韩东南之辰韩地,首都庆州,与高句丽、百济并立。后统一朝鲜半岛大部。

②均州:治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旧均县。

③“杨文干”句:事见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七年。

④赠官:除正职以外的官职名号。

⑤谥曰缪:《谥法》:晚与实爽曰缪,散仁伤贤曰缪。

⑥所食实封:盖所封食邑不实,与实有出入,故云。

⑦雉奴:李治小字曰雉奴。

⑧“汉已”句:事见二十二卷汉昭帝元凤元年。

【译文】

14 九月,初四,新罗派遣使节说百济攻取他国中的四十多座城池,又与高丽的军队联合,图谋截断新罗入京朝贡的道路,乞求出兵救援。皇上命令司农丞相里玄奖带玺书前往高丽,对他们说:“新罗在大唐委有人质,每年不断朝贡,你们与百济都应该息兵停战,若再进攻新罗,明年就派兵攻击你们的国家!”

15 初七,将李承乾流放到黔州。十八日,将顺阳王李泰流放到均州。皇上说:“父子的感情,出于自然天性。朕如今与泰生而离别,还有什么心情自处!然而朕作为天下的君主,只要使百姓安宁,私情也可以割舍。”又把李泰所上的表奏展示给近臣说:“李泰实在是个俊才,朕内心很惦念他,是你们所共知的。但是为了社稷江山,不得不以大义断绝父子亲情,使他居住外地,也是为了两全之策罢

了。”

16 先前，各州长官及高级佐僚年初亲自带着贡物进京，称之为朝集使，也称之为考使。京师没有官邸，大都租房子与商人们杂居。皇上这才命令有关部门给他们修筑官邸。

17 冬，十一月，初三，皇上在圜丘祭祀。

18 当初，皇上与隐太子、巢剌王有隔阂，密明公赠司空封德彝暗中持骑墙之策。杨文干叛乱，太上皇要废除隐太子改立太宗，封德彝执意劝谏乃罢。这件事非常隐密，皇上对此不清楚，到封德彝去世后才知道。十六日，治书侍御史唐临始追劾这件事，请求罢黜封氏的官职爵位。皇上命令百官商议此事，尚书唐俭等商议说：“封德彝的罪过在他身死之后才暴露，恩德结于生前，所历任的各种官职，不宜追回剥夺，请求贬降他的赠官，改变他的谥号。”皇上下诏令罢黜他的赠官，改谥号为缪，削掉所得食邑和实封户。

19 皇上敕令遴选良家女子充实太子东宫。十七日，太子派遣左庶子于志宁辞谢。皇上说：“我不过是不想使子孙出生于微贱的妃嫔罢了。如今既已致谢辞，理当依从其本意。”皇上怀疑太子仁慈懦弱，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你劝我立李治为太子，李治懦弱，恐怕不能保守社稷江山，怎么办！吴王李恪英明果断很像我，我想立他做皇太子，怎么样？”长孙无忌执意谏争，认为不可。皇上说：“你就因为李恪不是自己的外甥吧？”长孙无忌说：“太子仁德宽厚，是真正守成有文德的好君主。太子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怎么可以多次变更呢！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这件事。”皇上才放弃这个想法。十二月，初六，皇上对吴王李恪说：“父子虽然是至亲，但一旦有罪，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私。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图谋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笺就杀了他。为人臣子，不可不以此为戒！”

20 十四日，皇上车驾巡幸骊山温泉；二十四日，回到宫中。

十八年

1 春，正月，乙未，车驾幸钟官城[1]；庚子，幸鄠县；壬寅，幸骊山温汤。

2 相里玄奖至平壤，莫离支已将兵击新罗，破其两城，高丽王使召之，乃还。玄奖谕使勿攻新罗，莫离支曰："昔隋人入寇[2]，新罗乘衅侵我地五百里，自非归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3]，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莫离支竟不从。

二月，乙巳朔，玄奖还，具言其状。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詟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犹可也。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勣曰："间者薛延陀入寇[4]，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征谏而止，使至今为患。曩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诚征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

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以为："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将四五万众，仗陛下威灵，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余藩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愚臣之所甚忧也。"上不听。时群臣多谏征高丽者，上曰："八恺、九舜，不能冬种，野夫、童子，春种而生，得时

故也。夫天有其时，人有其功。盖苏文陵上虐下，民延颈待救，此正高丽可亡之时也，议者纷纭，但不见此耳。”

3 己酉，上幸灵口；乙卯，还宫。

4 三月，辛卯，以左卫将军薛万彻守右卫大将军。上尝谓侍臣曰：“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

5 夏，四月，上御两仪殿，皇太子侍。上谓群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闻之乎？”司徒无忌曰：“太子虽不出宫门，天下无不钦仰圣德。”上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子如)狼⑤，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无忌对曰：“陛下神武，乃拔乱之才，太子仁恕，实守文之德；趣尚虽异，各当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苍生者也。”

【注释】

①钟官城：汉钟官城在上林苑中，至唐时故城犹存，又名灌钟城，在今陕西户县东北。

②隋人入寇：指隋末炀帝穷兵黩武，讨伐高丽。

③本皆中国郡：指汉、魏时期高丽之地皆为中国的郡县。晋氏之乱，始与中国绝。

④薛延陀入寇：指贞观十五年前薛延陀攻击突厥思摩。

⑤生狼：章本、乙十一行本“生”下有“子如”二字。又曹大家《女诫》云：生男如狼，犹恐其羊；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盖此古谚语形式。

【译文】

十八年(甲辰，公元644年)

1 春，正月，二十日，皇上车驾巡幸钟官城；二十五日，临幸鄠县；二十七日，游幸骊山温泉。

2 相里玄奖到达平壤，莫离支已领兵攻击新罗，攻破了两座城池，高丽王派使者召他，这才回师。玄奖晓谕莫离支，使他不再进攻新罗，莫离支说："从前隋朝的军队入侵时，新罗乘机侵占我五百里的土地，如果他们不归还被侵占的土地，恐怕难以休战。"玄奖说："已经过去的事怎么可以再追究呢！至于说辽东诸城，本来都是中国的郡县，中国尚且不过问，高丽怎么能够一定要追回故土。"莫离支最后还是不听从。

二月，初一，相里玄奖回朝，详细禀报他出使高丽的情况。皇上说："盖苏文弑其君主，迫害高丽大臣，残酷虐待百姓，如今又违犯我的诏命，横暴地侵略邻国，不能不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麾旗所指，则中原大地平定，顾盼之间则四方夷族折服，威德声望够大的了。如今却要渡海去远征一个小小的夷族高丽，如果捷报指日可待还可以，万一遭受挫折，损伤威望，再激起民众起兵造反，则朝廷的安危难测了。"李世勣说："当年薛延陀入侵，陛下想出兵彻底讨伐，因魏征劝阻而罢，使之今天仍为祸患。如果从前用陛下的策略，北面的边境就安定了。"皇上说："是的。这确实是魏征的过失；朕不久就懊悔了，但没说出来，唯恐因此堵塞了进献良策的缘故。"

皇上想亲自征伐高丽，褚遂良上疏，认为："国家好比人的身体：长安洛阳，是腹部心脏；州县是四肢；四夷，是身外之物。高丽罪恶极大，诚然应当讨伐他们，但只要命令二、三员猛将，率领四五万兵众，仗凭陛下的威望和神灵，夺取它易如反掌。如今太子刚封立，年纪还小，其余藩王情况，陛下也都清楚，一旦离开固若金汤的安全地域，而逾越辽海的险境，身为一国之主，轻易远征，这都是愚臣所非常担忧的。"皇上不听从。当时群臣多有谏阻征伐高丽的，皇上说："八个尧帝，九个舜帝，也都不能在冬天播种，村野农夫，以及儿

童，春天耕种，作物才生长，这是得其时令的缘故。天有它的时令，人有他的功效。盖苏文欺凌国王虐待百姓，老百姓翘首企盼援救，这正是高丽理当灭亡的时候，议论者纷纭不休，只是都没有看到这一点罢了。”

3 初五，皇上巡幸灵口；十一日，回到宫中。

4 三月，十七日，任命左卫将军薛万彻暂时代理右卫大将军。皇上曾经对侍臣说：“当今名将，只有李世勣、李道宗、薛万彻三个人罢了。李世勣、李道宗不能大胜，也不会大败，薛万彻不是取得大胜就是得到大败。”

5 夏，四月，皇上亲临两仪殿，太子在旁边侍奉。皇上对群臣说：“太子的性格品行，外面的人可曾知道？”司徒长孙无忌说：“太子虽然没有离开过宫廷大门，但是天下人没有不钦敬仰慕他的仁圣和美德的。”皇上说：“我像李治这个年龄的时候，不能够循规蹈矩。李治自幼就宽和仁厚，古谚说：‘生子如狼，还恐怕他如羊。’希望他稍大些时，自然有些不同哟。”长孙无忌回答说：“陛下神勇威武，乃拨乱反正的大才，太子仁慈宽恕，乃守成修德之才，志趣爱好虽然不同，但各当其职分，此乃上苍保佑大唐而降福于天下百姓的。”

6 辛亥，上幸九成宫。壬子，至太平宫[1]，谓侍臣曰：“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令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长孙无忌等皆曰：“陛下无失。”刘洎曰：“顷有上书不称旨者，陛下皆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恐非所以广言路。”马周曰：“陛下比来赏罚，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见其失。”上皆纳之。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2]，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敭[3]，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义，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至如秦政强辩[4]，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5]，亏众望于虚说。此材辩之累，较然可知矣。"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己未，至显仁宫[6]。

7 上将征高丽，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甲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7]。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又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锐，瑀之子也。

8 八月，壬子，上谓司徒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

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9 甲子，上还京师。

10 丁卯，以散骑常侍刘洎为侍中[8]，行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令[9]，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守中书令。

文本既拜，还家，有忧色。母问其故，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宾有来贺者，文本曰：“今受吊，不受贺也。”

文本弟文昭为校书郎[10]，喜宾客，上闻之不悦；尝从容谓文本曰：“卿弟过尔交结，恐为卿累；朕欲出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爱，未尝信宿离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倘无此弟，亦无老母矣。”因歔欷呜咽[11]，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严戒之，亦卒无过。

【注释】

①太平宫：宫名。隋所营建，在今陕西户县东南三十里。

②凝旒：旒为古时冠冕前后悬垂的玉串，随头颈动而摇动。凝旒，指注意力集中，头颈皆不动，旒似凝固一般，即凝神，全神贯注。

③对敭：即对扬，对答称扬之义。敭是扬的异体字。

④秦政：指嬴政，即秦始皇。

⑤魏文：即魏文帝曹丕。

⑥显仁宫：宫名。在今河南宜阳县。

⑦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市。

⑧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劝过失，以备顾问的无实际职权的尊贵之官。侍中：侍从皇上，对应顾问，相当于宰相之职。

⑨行中书侍郎：行，为唐宋官制的一种，即由官阶高而所理职低的谓之行。中书侍郎，为中书省监或令的副长官。

⑩校书郎：官名。正九品上，属秘书省，掌雠校典籍。

⑪歔欷呜咽：哀叹抽泣声。

【译文】

6 初八，皇上行幸九成宫。初九，到太平宫，对侍臣说："大臣们顺应旨意的多，犯颜劝谏的少。现在朕要听听自己的过失，请诸位直截了当地说，不要隐讳。"长孙无忌等人都说："陛下没有过失。"刘洎说："近来有人上书不合陛下意旨的，陛下都当面加以穷追诘问，没有不惭愧而退出的，恐怕这不是广开言路的办法。"马周说："陛下近来赏罚，稍微有因个人的喜怒有所高下的情况，除这点以外，没有看到其他过失。"皇上都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皇上爱好文学，论辩才思敏捷，群臣之中上书言事的，皇上征引古今事例予以驳难，大多答不上来。刘洎上书劝谏说："帝王与平民，圣哲与庸人愚夫，上下相差悬殊，无与伦比。由此可知以至愚对至圣，以极卑贱的对最尊贵的，白白地去想自强，是不可能得到。陛下降下恩旨，和颜悦色，倾听劝谏之言，虚怀若谷地接纳臣下的意见，还担心群臣不敢应对；何况陛下又灵动神思，发挥天辩巧慧，修饰辞藻来批驳他们的道理，引证古今事例来力排众议，这让凡夫庶民如何应答呢！而且博闻强记则损害身心，多涉话语则损伤气血，形神劳顿，起初虽然不觉得怎么样，最后必然成为牵累，望陛下为

社稷江山而爱惜身体，怎么为了性情爱好自伤身体呢！至于秦始皇嬴政能言善辩，因自我矜夸而失去人心；魏文帝曹丕有宏才大略，因虚言妄议而有负于众望。这些雄才善辩的病累，仍历历在目！”皇上以飞白字体敕书答道：“不思考就没法统治臣下，没有言语就没法陈述思想，近来谈论国事，过分烦苛，高傲轻视他人，恐怕即由此产生，心神形体，则不是由此劳顿的。现在听到你的直言劝谏，朕当虚心改正。”十六日，皇上到了显仁宫。

7 皇上将要征伐高丽。秋，七月，二十日，敕命将作大监阎立德等人到洪、饶、江三州，建造四百艘船只来载运军粮。二十三日，下诏命派遣营州都督张俭等人率领幽州、营州二都督的军队及契丹、奚、靺鞨的军队先攻击辽东，来观察战争形势。任命太常寺卿韦挺做馈运使，任命民部侍郎崔仁师做副馈运使，河北各州都接受韦挺的调遣节度。又命太仆寺少卿萧锐将河南各州的粮草运入海上。萧锐，是萧瑀的儿子。

8 八月，十一日，皇上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人们苦于不知自己的过错，你可以为朕明言！”无忌回答说：“陛下的武功文德，我们顺承赞美它都应接不暇，又有什么过错可言呢！”皇上说：“朕向你们询问自己的过失，你们却要曲意逢迎使我高兴，朕要当面列举你们的功过得失，来互相鉴诫改正，怎么样？”群臣急忙拜谢。皇上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开嫌疑，应答敏捷，断事果决超过古人；然而领兵作战，并非他的擅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正通达，面临危难不改变气节，当官没有私结朋党；所缺乏的是直言规谏。唐俭善于言辞，论辩敏捷，善于劝解人；事奉朕三十年，却很少批评朝政得失。杨师道性情温和，自身少有过失；然而生性怯弱，紧急之事务不可依托。岑文本性情质朴敦厚，文章辞藻华丽，内容详赡；然而持论常依远大规划，自然不切合时务。刘洎性格最坚贞，力求利人；然而崇尚诺言，对朋友有私情。马周处事敏捷，性情正直，品评人物，直抒胸臆，朕近来委任他做事，大都能称心如意。褚遂良学问优于众人，

性格也耿直坚贞，每每倾注忠诚，亲附于朕，好比飞鸟依人，人自然会爱怜他。”

9 二十三日，皇上返回京师。

10 二十六日，任命散骑常侍刘洎为侍中，行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暂时代理中书令。

岑文本官拜中书令后，回到家中，面有忧色。母亲问他什么缘故，文本说：“我不是勋臣也不是故旧，不当蒙此恩宠，职高了责任重大，所以忧心忡忡。”亲戚宾朋中有前来庆贺的，文本说：“现今只接受吊问，不接受恭贺。”

岑文本的弟弟文昭官为校书郎，喜欢结交宾客，皇上听到后很不高兴，曾经和缓地对文本说：“你的弟弟过于广交宾客，恐怕给你带来牵累，朕想把他派到外地做官，怎么样？”文本哭着说：“我的弟弟从小就失去父亲，是老母亲所特别钟爱的，不曾离开母亲身边一两天。如今若外出做官，母亲必然忧愁憔悴，倘若没有这个弟弟在身边，也会没有老母亲了。”因而泣不成声，皇上怜悯他的孝心，就打消了原来的想法。只是召见岑文昭严厉训斥，文昭始终没有犯错误。

11 九月，以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①]，参预朝政。

12 焉耆贰于西突厥[②]，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朝贡多阙；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帅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击之[③]。会焉耆王弟颉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颉鼻弟栗婆准为乡导。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险而不设备，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将士浮水而渡，比晓，登城，执其王突骑支，获

首虏七千级，留栗婆准摄国事而还。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执栗婆准，以劲骑五千，追孝恪至银山，孝恪还击，破之，追奔数十里。

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

西突厥处那啜使其叶屯摄焉耆，遣使入贡。上数之曰："我发兵击得焉耆，汝何人而据之！"叶屯惧，返其国。焉耆立栗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仍附于处那啜。

13 乙未，鸿胪奏"高丽莫离支贡白金。"褚遂良曰："莫离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4]，今将讨之而纳其金，此鄙鼎之类也[5]，臣谓不可受。"上从之。上谓高丽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离支弑逆，汝曹不能复仇，今更为之游说以欺大国，罪孰大焉！"悉以属大理。

14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15 甲寅，车驾行幸洛阳，以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副之。

16 郭孝恪锁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诣行在，赦宥之。丁巳，上谓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自取灭亡，系颈束手，漂摇万里；人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

己巳，畋于滹池之天池[6]；十一月，壬申，至洛阳。

前宜州刺史郑元璹[7]，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

之。”

张俭等值辽水涨，久不得济，上以为畏懦，召俭诣洛阳。至，具陈山川险易，水草美恶；上悦。

上闻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

【注释】

①黄门侍郎：门下省侍郎，正四品上，为门下省副长官，皇上近侍，参预朝政。

②焉耆戍于西突厥：贞观十六年，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盖灭高昌后，便置安西都护，治西州，西至焉耆七百一十里，故有戍于西突厥之说。

③银山道：唐安西都护府属地，又称银山碛，在今新疆托克逊西南库木什。

④九夷：《后汉书》记载：东方有九夷，曰：畎夷、干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实泛指东方各夷族。

⑤郜鼎之类：《春秋》载：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太庙，非礼。此言纳高丽莫离支贡白金也类此不合情理。

⑥渑池：县名。治今河南渑池县。

⑦郑元璹：仕隋，为左武卫将军，曾从隋炀帝讨伐高丽。

【译文】

11 九月，任命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12 焉耆同时臣服于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替他的弟弟娶了焉耆王的女儿，从此对唐朝的朝觐进贡大大减少。安西都护郭孝恪请求讨伐。皇上下诏任命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领步骑三千从银山道出发进攻焉耆。遇上焉耆王的弟弟颉鼻兄弟二人到达西州，郭孝恪让颉鼻的弟弟栗婆准做向导。焉耆城四面环水，仗恃城池险要而不设防。郭孝恪日夜兼程急行军，半夜到达焉耆城下，命令将士泅水而渡，将近拂晓时，登上城楼，抓获他们的国王突骑支，斩首七千余级，留下栗婆准代理国政而后回师。郭孝恪离开后三天，屈利啜带领军队救援焉耆，已经晚了一步，便抓住栗婆准，令劲骑五千追赶郭孝恪到了银山，郭孝恪还击，打败了屈利啜，追击逃敌几十里路。

二十一日，皇上对侍臣说："郭孝恪最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前往攻击焉耆，二十日应该到达，一定会在二十二日攻破焉耆，朕计算其来回里程，使者今天应该到了！"话还没有说完，驿站快骑就到了。

西突厥处那啜让他的吐屯掌握焉耆国事，并派遣使者入朝进贡。皇上责备使者说："我发兵出击夺得了焉耆，你们是何人，却占有它！"那位吐屯非常恐惧，返回了突厥。焉耆拥立栗婆准的堂兄薛婆阿那支做国王，仍然归附于处那啜。

13 二十五日，鸿胪寺上奏说："高丽莫离支进贡白金。"褚遂良说："莫离支弑其君主，这是九夷所不能宽容的。如今将要讨伐他却接受他贡献的白金，这是与春秋时期鲁桓公向宋国取郜鼎一样，我觉得不能接受。"皇上接受了这个建议。皇上对高丽的使者说："你们都事奉国王高武，又有官爵。莫离支犯有弑君叛逆之罪，你们不能替君王复仇，如今还要替莫离支游说来欺骗我泱泱大国，罪恶极大！"将使者们全部交给大理寺处理。

14 冬，十月，初一，出现日食。

15 十四日，皇上行幸洛阳，命令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为副留守。

16 郭孝恪押送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儿女到达皇上行幸的洛阳，皇上赦令宽宥他们。十七日，皇上对太子说："焉耆国王不访求贤臣辅政，不用忠臣的计谋，自取灭亡，颈手被捆束，漂泊万里；人们因这件事而想到畏惧，也就懂得什么是畏惧了。"

二十九日，皇上在滹池县的天池打猎；十一月，初 二，回到洛阳行宫。

前宜州刺史郑元琦已经告老还乡。皇上因他曾经跟从隋炀帝讨伐高丽，召他到行宫，问他讨伐高丽的计策，回答说："辽东路途遥远，粮运艰难；东夷善于守城，攻城不能很快攻下。"皇上说："今日已非隋朝时候可比，你只管等着听好消息。"

张俭等人率领的部队正碰上辽水暴涨，很久渡不了河，皇上以为他们畏惧懦弱，召张俭来到洛阳。张俭到后，详细陈述了那里的山川地势的险恶和平易，水草的丰美和恶劣，皇上听了很高兴。

皇上听说洺州刺史程名振善于用兵，召见问以方略，嘉奖他才思敏捷，慰勉他道："卿有将相之才，朕要对你有所重用。"名振一时失礼忘了拜谢，皇上假装恼怒，以观察他的举措，说："关东一个村野鄙夫，得到一个刺史的职位，便认为富贵已极了！竟敢在天子身边语言粗鲁，还不下拜称谢！"名振谢罪说："粗鄙之臣，不曾亲身恭奉过圣上的垂询，刚才心里只想着要问答的问题，所以忘了拜谢。"举止泰然自若，应对更为清楚。皇上于是感叹道："房玄龄处在朕身边二十多年，每次见到朕斥责别人，就惶恐不能自持。名振平生不曾见过朕，朕一时责怪他，不曾有所震惊害怕，言辞没有差错，真是一位天下奇人！"当日就提升他为右骁卫将军。

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1]；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2]，两军合势并进。庚子，诸军大集于幽州，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督众工造梯冲于安萝山。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又手诏谕天下，以"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3]，问罪辽、碣[4]，所过营顿，无为劳费。"且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于是凡顿舍供费之具，减者太半。

17 十二月，辛丑，武阳懿公李大亮卒于长安，遗表请罢高丽之师。家余米五斛，布三十匹。亲戚早孤为大亮所养，丧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18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上为之废朝，葬以国公礼。

19 甲寅，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20 初，上遣突厥俟利发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意甚恶之[5]，豫蓄轻骑于漠北，欲击之。上遣使戒敕，无得相攻。真珠可汗对曰："至尊有命，安敢不从！然突厥翻覆难期，当其未破之时，岁犯中国，杀人以

千万计。臣以为至尊克之，当翦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自是数相攻。

俟利苾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苾不能抚御，众不悉服。戊午，悉弃俟利苾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6]；上许之。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7]，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顾谓褚遂良曰：“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注释】

①莱州：治今山东掖县。

②兰、河二州：兰州，治今甘肃兰州市；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县。

③幽、蓟：州名。幽州，治今河北涿州；蓟州，治今河北蓟县。

④辽、碣：指辽东、碣石一带，是大方位名称。辽东，今辽宁省大部分地区；

碣石，即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西北仙台山，由碣石可入海。

⑤"上遣"句：夷狄天性畏服大种，俟利苾承祖父余威，依中国之大援，还主部落；薛延陀虽据漠北，与铁勒诸部旧属实厥，闻俟利苾之来，恐其部落翻而从之，故甚憎恶。

⑥胜、夏之间：即胜州、夏州之间。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

⑦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事见一百八十二卷隋炀帝大业九年。

【译文】

二十四日，任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江、淮、岭、峡四州兵马四万人，又在长安、洛阳招募二千士兵，战舰五百艘，从莱州渡海向平壤进逼。又任命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兵六万人及兰、河两州降顺的胡族兵马进逼辽东，两路大军合围并进。三十日，各路大军会集幽州，皇上派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行在安蒌山督导众工匠制造攻城用的云梯和冲车。当时远近的勇士纷纷应募以及献出攻城器械的不计其数，皇上都亲自加以挑选，取其方便简易的器械。又手写诏书通告天下，称"高丽盖苏文弑其君主，虐待民众，这种情形实在是忍无可忍！如今朕要亲自巡幸幽、蓟二州，到辽东、碣石一带去兴问罪之师，所经之地宿营安顿，不要劳费百姓。"并且说："从前隋炀帝暴虐百姓，高丽王却对百姓仁爱，以人心思乱的军队去攻击求安思和的兵众，所以不能够取得胜利。如今略谈这次讨伐必胜之道有五条：一是以强大攻击弱小；二是以和顺去讨伐叛逆；三是以安定乘机攻击内乱；四是以逸待劳；五是以百姓悦服的国家去进攻军民仇怨的国家，何愁不能取胜！布告天下黎民百姓，不要为此疑惧！"于是，各种行军征战的物资费用少了一大半。

17十二月，初一，武阳懿公李大亮在长安逝世，遗下奏表请求停止讨伐高丽。他家中只剩余五斛米、三十匹布。亲戚当中从小就成为孤儿，被李大亮抚养长大的有十五人，如同死了自己的父亲一样

服丧。

18 初二，前太子李承乾死于黔州，皇上为此不上早朝，用国公的礼仪安葬。

19 十四日，下诏令各路兵马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兵几路进击高丽。

20 当初，皇上派遣俟利苾可汗北渡黄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担心他的部落叛归俟利苾可汗，内心十分不满，事先在漠北蓄备好轻骑兵要攻打俟利苾。皇上派遣使者下敕令训诫，不得相互攻伐。真珠可汗回答说："至尊的天子有命，怎敢不听从！然而突厥人反复无常，不可期望，当年没有灭亡的时候，年年侵犯中国，杀死的人成千上万。臣以为天子打败他们，应当加以翦除，没为奴婢，赐给唐朝百姓，却反而收养他们，如同对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对他们的恩德到顶了。最后结社率还是反叛了。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可以用人的情理来对待他们！臣蒙受深厚的皇恩，请求替天子诛灭他们。"从此多次相互攻伐。

俟利苾北渡黄河后，拥兵十万，精兵四万人，俟利苾不能安抚统御，兵众都不服从命令。十八日，兵众都背弃俟利苾南渡黄河，请求居住在胜州与夏州之间，皇上准许了他们的请求。群臣都认为："陛下刚刚远征辽东，而又在河南安置突厥人，离京师很近，怎么能不成为后患呢！望陛下留下来镇守洛阳，派遣各位将领东征高丽。"皇上说："夷狄也是人，其性情与中原诸夏没有多大的差别。君主担心仁德恩泽不施及百姓，而不必对夷族的人横加猜忌。大凡广施恩泽，则四方夷族可以使他们亲如一家；多加猜忌，则亲骨肉也不免成为仇敌。隋炀帝暴虐无道，早已失去人心，征伐辽东之时，人们都砍断手足来逃避兵役，后来杨玄感在黎阳率领运送粮饷的士兵造反，这并不是戎狄制造的祸患。朕如今征伐高丽，都收取愿意从行的人，招募十人得到了百人，招募百人却得到千人，那些没能从军的，都激愤叹息，忧郁不乐，这岂能与隋炀帝东征使民怨恨相提并

论呢!突厥贫弱,我大唐收容抚养他们,估计他们会感恩戴德,铭心刻骨,怎么肯再作乱为患呢!况且他们与薛延陀嗜好欲望大略相同,他们不向北投奔薛延陀却南下归服我,可见其出于真情。"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是掌管起居注的,记上我的话,从今往后十五年,保证不会有突厥的祸患。"俟利苾已失去兵众,便轻骑入京朝见,皇上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

十九年

1 春,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余艘至卢思台侧[1],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

2 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

3 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以特进萧瑀为洛阳宫留守。乙卯,诏:"朕发定州后,宜令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殄。"上不从。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使从行。

4 丁巳,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烈[2],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随近五百户供洒扫。

上之发京师也,命房玄龄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或诣留台称有密,玄龄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玄

龄驿送行在。上闻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告者为谁，曰："房玄龄。"上曰："果然。"叱令腰斩。玺书让玄龄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癸亥，上至邺[3]，自为文祭魏太祖[4]，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是月，李世勣军至幽州。

三月，丁丑，车驾至定州[5]。丁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6]；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7]，高丽雪君父之耻耳[8]。且方隅大定[9]，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惧其烦扰故也。"上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疗之，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10]，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计，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许。

上将发，太子悲泣数日，上曰："今留汝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识汝风采。夫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汝当努力行此，悲泣何为！"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同掌机务，辅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从行。壬辰，车驾发定州，亲佩弓矢，手结雨衣于鞍后。命长孙无忌摄侍中，杨师道摄中书令。

李世勣军发柳城[11]，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趣甬道[12]，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济

辽水，至玄菟[13]。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城中惊扰，无敢出者。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14]，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

【注释】

①卢思台：地名。在今北京市卢沟桥西北。

②比干：商纣王之叔父。官至少师。纣淫虐无度，国势危殆，以死力谏，被剖腹验心，素称忠臣。

③邺：邺县。治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

④魏太祖：魏武帝曹操死后庙号太祖，葬于邺县城西高陵。

⑤定州：治今河北定县。

⑥隋氏四出师：指隋文帝开皇十八年伐高丽，炀帝大业八年、九年、十年，三伐高丽。

⑦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指为国人随隋帝四出师伐高丽而死难的子弟报仇。

⑧高丽雪君父之耻：言盖苏文弑其君父不能讨伐，今讨其罪，为高丽雪耻。

⑨方隅：四方边境。

⑩不预征名：没有列入东征名籍。

⑪柳城：县名。治今辽宁朝阳市。

⑫甬道：隋大业八年伐辽时，起浮桥渡辽水所筑。

⑬玄菟：旧郡名。治今辽宁新宾县西南京兴老城附近。

⑭建安城：在今辽宁盖县青石关。

【译文】

十九年(乙巳，公元645年)

1 春，正月，韦挺因事先没有视察漕运渠道，六百多艘运米船只

在卢思台附近搁浅而获罪，带上刑具押送到洛阳；二十八日，韦挺被除名罢官，由将作少监李道裕代替他。崔仁师也因此免官。

2 沧州刺史席辩犯了贪污受贿罪，二月初二，诏命朝集使前往观看，把他杀了。

3 十二日，皇上亲自率领各路兵马从洛阳进发东征，任命特进萧瑀为洛阳宫留守。十七日，诏命："朕从定州发兵后，应该让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奏言道："陛下亲自征讨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之地防备空虚，恐怕会发生象杨玄感那样的变乱。而且高丽是个边陲小国，不足以烦劳天子大驾，希望派遣一支部队去征讨，指期就可平灭高丽。"皇上不听从。任命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让他随行。

4 十九日，诏命追谥殷商的太师比干为忠烈。有关部门为比干修墓，春秋两季用少牢（猪、羊二牲）祭祀，并命附近五户人家常年打扫。

皇上离开京师时，命令房玄龄相机处理政务，不必上奏请示。有人到留守处声称有密谋，房玄龄问密谋人是谁，回答说："是你本人。"房玄龄用驿传把他送到皇上的行宫。皇上听说留守处有上表送来告密人，发怒，派人手持长刀立于帐前，而后出来见到告密人，问告的是谁，回答说："房玄龄。"皇上说："果然不出所料。"喝令将告密人腰斩。下玺书责备房玄龄不能自信，称"再有类似情况，可以独自决断。"

二十五日，皇上到达邺城，亲自撰文祭奠魏太祖，说："临危制定应变策略，料敌设置奇兵，作为一将之才智谋有余，但作为帝王则才智不足。"

本月，李世勣的部队到达幽州。

三月，初八，皇上车驾到达定州。十八日，皇上对侍臣说："辽东本来是中国的土地，隋朝四次派兵出征而不能取胜；如今朕亲自东征，想为中国子弟报仇，为高丽人雪洗君父被杀的耻辱。况且四方

边境大体平定，只有这块地方没有平定，所以乘朕还没老，利用上大夫们的余力打败他们。朕从洛阳出发以来，只吃肉食，即使早春蔬菜也不吃，这是担心烦扰百姓的缘故。"皇上看到生病的士兵，就召他们到御榻前存恤慰问，让州县给他们治疗，士兵们没有不感动的。有人没有列入东征名册中，自愿用私人装备从军，动辄以千计算，都说："不求皇上封爵赏赐，只愿为国效忠，战死在辽东。"皇上不答应他们。

皇上将要出发，太子一连哭泣了几天，皇上说："如今留下你镇守，用俊彦贤才辅佐你，正是想让天下人认识你的风采。治理国家关键在于进用贤人摒弃小人，奖赐善举惩罚恶行，大公无私，你应当努力这样去做，为什么要悲伤哭泣呢！"命令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代行太子太傅职位，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一同掌握机要事务，辅佐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与皇上同行。二十四日，皇上车驾从定州出发，并且亲自佩带弓箭，把雨衣捆在马鞍的后面。命令长孙无忌代行侍中职，杨师道代行中书令。

李世勣的部队从柳城出发，大张声势，假装要通过怀远镇，却秘密派部队北上直趋甬道，出其不意进攻高丽。夏，四月，初一，李世勣从通定渡过辽水，到达玄菟。高丽人大为惊骇，城邑都闭门自守。初五，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率领数千士兵到达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带领十多个骑兵直压城门，城中人惊恐不安，没人敢出城应战。营州都督张俭率领胡兵做前锋，渡过辽水，直趋建安城，打败高丽军队，斩首数千级。

5 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视事[1]，又令更为士廉设案，士廉固辞。

6 丁未，车驾发幽州。上悉以军中资粮、器械、簿书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2]，精神耗竭，言辞举措，颇异平日。上见而忧之，谓左右曰："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闻严鼓声[3]，曰："文本殒没，所不忍闻，命撤之。"时右庶子许敬宗在定州，与高士廉等同知机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

7 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丽盖牟城[4]。丁巳，车驾至北平[5]。癸亥，李世勣等拔盖牟城，获二万余口，粮十余万石。

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6]，其城四面悬绝，惟西门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文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获男女八千口。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水[7]。

李世勣进至辽东城下。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泽东。乙亥，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江夏王道宗将四千骑逆击之，军中皆以为众寡悬绝，不若深沟高垒以俟车驾之至。道宗曰："贼恃众，有轻我心，远来疲顿，击之必败。且吾属为前军，当清道以待乘舆，乃更以贼遗君父乎！"李世勣以为然。果毅都尉马文举曰："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策马趋敌，所向皆靡，众心稍安。既合战，行军总管张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见高丽陈乱，与骁骑数十冲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丽

大败，斩首千余级。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⑧，劳赐江夏王道宗，超拜马文举中郎将，斩张君乂。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士卒负土填堑，上分其尤重者，于马上持之，从官争负土致城下。李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会之，围其城数百重，鼓噪声震天地。甲申，南风急，上遣锐卒登冲竿之末⑨，爇其西南楼⑩，火延烧城中，因麾将士登城，高丽力战不能敌，遂克之，所杀万余人，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

乙未，进军白岩城⑪。丙申，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上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乌骨城遣兵万余为白岩声援，将军契苾何力以劲骑八百击之，何力挺身陷陈，槊中其腰，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之，拔何力于万众之中而还。何力气益愤，束疮而战，从骑奋击，遂破高丽兵，追奔数十里，斩首千余级，会暝而罢。万备，万彻之弟也。

【注释】

①同榻：同坐一榻。榻，狭长而低的坐卧用具。唐始有椅子之类坐具，一般坐榻办公。

②筹：筹码、筹策。记数之具。

③严鼓：急促的鼓声。古军中，一般用紧锣密鼓传递紧急情报。

④盖牟城：地名。在今辽宁抚顺市北。

⑤北平：即唐之平州。治今河北卢龙县。

⑥卑沙城：在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

⑦鸭绿水：即今称之谓鸭绿江。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

⑧马首山：即今辽宁辽阳市西南首山。

⑨冲竿：以撑竿登城之具。

⑩燕(ruò 若)：烧，点燃。

⑪白岩城：即今辽宁辽阳市东燕州城。

【译文】

5 皇太子李治请高士廉与他同坐一榻处理政事，还命令再为高士廉设置书案，高士廉坚决辞谢不受。

6 初十，皇上车驾从幽州出发。皇上把军中的物资粮饷、军用器械、簿录文书全部委托给岑文本管理，岑文本日夜勤奋努力处理有关事务，亲自料理调配，计算筹码、书写用笔没离过手，因而心力耗竭，言辞举措，与平时大不相同。皇上见到他这样十分担忧，对左右的人说："文本与我同行，恐怕不能与我一同返回。"这天，得暴病而死。晚上，皇上听到急促的鼓声，说："文本死了，我实在不忍心听见鼓声，快命人撤掉。"当时右庶子许敬宗在定州，与高士廉等人共同掌管机要事务，文本死后，皇上召来许敬宗，任命他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

7 十五日，李世勣、江夏王李道宗攻击高丽的盖牟城。二十日，皇上车驾到达北平城。二十六日，李世勣等人攻下了盖牟城，俘获二万多人，十多万石粮食。

张亮率领水师从东莱渡海，袭击卑沙城，该城四面悬隔，只有西门可以进入。程名振领兵夜间到达，副总管王文度先行登城，五月，初二，攻下了该城，俘获男女八千人。皇上分派总管丘孝忠等人在鸭绿江阅兵。

李世勣进军至辽东城下。初三，皇上车驾来到辽泽，这是一片二百多里的沼泽地，人马不能通行，将作大匠阎立德垫土作桥，军队马不停蹄地往前赶。初五，渡过辽泽东去。初八，高丽派步骑兵四万多人援救辽东，江夏王李道宗率领四千骑兵还击，军中都认为

众寡悬殊，不如深沟高垒来等待与皇上车驾同行的大部队到来。李道宗说："贼敌仗着人多势众，有轻视我军的心理，又远道赶来，十分疲惫，迎击他们必定取胜。况且我们作为前锋，应当扫清道路等待皇上的乘舆到来，怎能再把贼敌留给皇上呢！"李世勣认为有道理。果毅都尉马文举说："不遇到强劲的敌人，怎么能够显示出壮士的威风呢！"于是扬鞭策马逼近敌人，所向披靡，士兵们才稍微安定。与高丽兵展开激战后，行军总管张君乂后退，使唐军不利，李道宗收罗其溃散的士兵，登上高处瞭望，看见高丽的战阵混乱，便率数十名骁勇骑兵冲击敌阵，左进右出，右进左出，李世勣也带领军队前来助战，高丽兵大败，被斩首一千余级。初十，皇上车驾渡过辽水，撤去桥梁，来坚定士卒们的战斗决心，在马首山驻军，慰劳、赏赐江夏王李道宗，破格提拔马文举为中郎将，斩杀张君乂。皇上亲率几百骑兵到辽东城下，看到将士们背土填沟堑，皇上分出最重的放在马背上驮着，随从的官员都争着背土到城下。李世勣昼夜不停地攻打辽东城，到了第十二天，皇上带领精锐部队合围，将辽东城包围数百层，鼓噪声震天动地。十七日，南风刮得很急，皇上派遣精锐士卒登上冲竿的顶端，点燃该城的西南城楼，大火蔓延到城内，因而指挥将士登城，高丽兵奋力作战，抵抗不住，于是攻克了辽东城，杀死一万多人，俘获士兵一万多人，百姓男女四万人，改城名为辽州。

二十八日，进军到白岩城。二十九日，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箭，皇上亲自给他吮血，将士们听说后没有不受感动的。乌骨城派遣军队一万多人增援白岩城，将军契苾何力领八百精锐骑兵攻击，何力挺身而出，陷入敌阵，被长矛刺中腰部，尚辇奉御薛万备单枪匹马前往救护，在万人丛中将何力救出。何力更加激愤，包扎好伤口又去拼杀，随从他的骑兵奋勇攻击，于是大败高丽兵，乘胜追击几十里，斩首千余级，直到天色转暗才收兵。薛万备，是薛万彻的弟弟。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纪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六月，尽著雍涒滩三月，凡二年有奇。

大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上

贞观十九年

1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岩城西南，上临其西北。城主孙代音潜遣腹心请降，临城，投刀钺为信，且曰："奴愿降，城中有不从者。"上以唐帜与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帜，城中人以为唐兵已登城，皆从之。

上之克辽东也，白岩城请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军中曰："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李世勣见上将受其降，帅甲士数十人请曰："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上下马谢曰："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

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万余口，上临水设幄受其降，仍赐之食，八十以上赐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岩者悉慰谕，给粮仗，任其所之。

先是，辽东城长史为部下所杀，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岩[1]。上怜其有义，赐帛五匹；为长史造灵舆[2]，归之平壤。以白岩城为岩州[3]，以孙代音为刺史。

契苾何力疮重，上自为傅药，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杀之。何力奏称：“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与之初不相识，非有怨仇。”遂舍之。

初，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李世勣尽虏之，其人请从军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廪赐遣之。

己亥，以盖牟城为盖州。

丁未，车驾发辽东，丙辰，至安市城[4]，进兵攻之。丁巳，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5]。上谓侍臣曰：“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靺鞨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卿曹观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

高丽有对卢[6]，年老习事，谓延寿曰：“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独立为帝，此命世之材，今举海内之众而来，不

可敌也。为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延寿不从，引军直进，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犹恐其低徊不至，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骑以诱之，兵始交而伪走。高丽相谓曰：“易与耳！”竞进乘之，至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而陈。

上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对曰：“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7]，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陛下未冠，身亲行阵，凡出奇制胜，皆上禀圣谋，诸将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踪！”上笑曰：“诸公以此见让，朕当为诸公商度。”乃与无忌等从数百骑乘高望之，观山川形势，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遣使给延寿曰：“我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入尔境，刍粟不给，故取尔数城，俟尔国修臣礼，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之，不复设备。

上夜召文武计事，命李世勣将步骑万五千陈于西岭；长孙无忌将精兵万一千为奇兵，自山北出于狭谷以冲其后；上自将步骑四千，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敕诸军闻鼓角齐出奋击。因命有司张受降幕于朝堂之侧[8]。戊午，延寿等独见李世勣布陈，勒兵欲战。上望见无忌军尘起，命作鼓角，举旗帜，诸军鼓噪并进，延寿等大惧，欲分兵御

之，而其陈已乱。会有雷电，龙门人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陈，所向无敌[9]；高丽兵披靡，大军乘之，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上望见仁贵，召拜游击将军[10]。仁贵，安都之六世孙[11]，名礼，以字行。

延寿等将余众依山自固，上命诸军围之，长孙无忌悉撤桥梁，断其归路。己未，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上语之曰："东夷少年，跳梁海曲[12]，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皆伏地不能对。上简褥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余皆纵之，使还平壤；皆双举手以颡顿地，欢呼闻数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13]，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他器械称是[14]。高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

上驿书报太子，仍与高士廉等书曰："朕为将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驻跸山。

【注释】

①省事：吏职名称。南北朝起始有此称，属尚书省吏，多办具体事。

②灵舆：载运灵柩的车舆。

③岩州：治今辽宁辽阳市东燕州城。

④安市城：在今辽宁海城县东南营城子。

⑤北部褥萨：据《史记》载，高丽分五部，一曰内部，一名黄部，即桂娄部；二曰北部，一名后部，即绝奴部；三曰东部，一名左部，即顺奴部；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各部各设有褥萨，盖其酋长之称，相当于都督。

⑥对卢：高丽设置的官称。据《史记》载，高丽置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大

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对卢以下官，总十一级。

⑦旆(pèi 配)：古代旒(zhào 兆，上画有龟蛇的旗)末端形如燕尾的垂旒(liú 刘，古旗下面悬垂的饰物)。

⑧朝堂：行营各宫省之制，故亦有朝堂。

⑨龙门人"句：龙门，县名，治今山西河津县东南。薛仁贵自编户应募，故著奇服。

⑩游击将军：唐制，武散官，从五品下。

⑪安都：即薛安都，为将，以勇闻于宋、魏之间。

⑫跳梁：同跳踉，跳跃。此为逞强横行义。

⑬收靺鞨三千人，悉坑之：因靺鞨人犯阵，故坑之。

⑭称是：名称数量同上述一样，都有定数定量。

【译文】

唐纪十四　起乙巳(公元 645 年)六月，至戊申(公元 648 年)三月，共两年十个月。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上

贞观十九年(乙巳，公元 645 年)

1 六月，初一，李世勣攻打白岩城的西南面，皇上迫近城的西北面。城主孙代音暗中派遣心腹向唐请降，约定唐军临城，投下刀钺作为信号，并且说："奴才我愿意投降，但城中有不听从的。"皇上把唐朝的旗帜给予他的使者，说："一定投降的话，应把这旗帜树在城头上。"孙代音如约把旗帜树在城头上，城中的人都以为唐朝的军队已经登上了城墙，都跟着投降了唐朝。

皇上攻克了辽东，白岩城请求投降，既而中途后悔。皇上对城主的反复无常非常愤怒，向军中下令说："攻下这座城池就把获得的人和物资全部赏赐给战士们。"李世勣见到皇上想要接受这座城池投降，便率领佩带甲胄将士数十人向皇上请求说："士兵们之所以争先冒着敌人的箭头垒石作战，置生死于度外，是因为贪图俘虏和战利品的缘故。如今这座城池唾手可得，为什么还要接受他们投

降，辜负战士们的心意呢！”皇上下马答谢说：“将军说得对。然而放纵士兵杀人，进而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是朕所不忍心的。将军部下有功劳的，朕用国库里的物资奖赏他们，希望从将军这赎回这座城池。”李世勣这才退下。得到城中男女一万多人，皇上临水设置帷幄，来接受他们投降，仍然赐给他们食物，八十岁以上的人赐给他们或多或少的布帛。其他城中的士兵在白岩城的，都抚慰晓谕他们，并给他们粮食兵仗，任凭他们去什么地方。

起初，辽东城长史被部下杀害，他的省事侍奉着他的妻子儿女逃奔到白岩城来。皇上怜悯他有义气，赏赐他布帛五匹，给长史做载运灵柩的车舆，送他们回到平壤。把白岩城设置为岩州，任命孙代音为刺史。

契苾何力伤势很严重，皇上亲自给他敷药，追查得知刺伤何力的人叫高突勃，把他交付给何力，让何力亲自把他杀掉。何力上奏说：“他为他的主子冒着白刃刺臣，是忠义勇敢之士，与他当初相互不认识，不曾有怨仇。”于是放掉了他。

当初，莫离支派遣加尸城的七百人戍卫盖牟城，李世勣把他们全部俘虏了，这些人请求从军替唐朝效力。皇上说：“你们的家眷都在加尸城，你们替我作战，莫离支必然要杀害你们的妻子儿女，我得到一个人之力却使一家人灭绝，我不忍心这样做。”初二，都赐给他们库存的粮食，遣送他们走。

初三，把盖牟城设置为盖州。

十一日，皇上车驾从辽东出发，二十日，到达安市城，进兵攻击安市城。二十一日，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率领高丽、靺鞨军队十五万人援救安市。皇上对侍臣说：“如今延寿有三条计策：领兵直进，连接安市城修筑营垒，据有高山之险，吃城中的粮食，放纵靺鞨掠夺我们的牛马，我军攻击他们不能够立刻攻下，想返回则道路泥泞难以通行，就这样坐镇困扰我军，这是上策。率城中所有兵众，与他们夜晚逃遁，这是中策。不自量力，前来与我们交战，这是下策。

你们看着他，一定会出其下策，我会亲眼看到他们就擒。”

高丽有位对卢，年老熟习各种事情，对延寿说：“秦王李世民在国内芟除了群雄，在国外制服了戎狄，凭自己的力量成为皇帝，这是天降命世的人材，如今率领国内全部兵众而来，不可以抵抗。为我们着想，不如驻扎军队不和他交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截断他们的运输道路，粮食已尽，求战不能，欲归无路，就可以获胜了。”延寿不听从，带领军队一直向前进军，离安市城四十里。皇上还恐怕他们徘徊不前，命令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率领突厥一千骑兵来引诱他们，军队刚刚交锋就装着败退。高丽人互相议论说：“与他们交战太容易取胜了！”争着乘机追赶，直至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布阵。

皇上把所有将领都召来询问计策，长孙无忌回答说：“臣听说面临敌人将要交战，必先观察士卒的战斗情绪。臣刚才行经各军营，看见士卒们听说高丽军队到来，都拔出战刀，结扎旗帜，喜形于色，这是必定取胜的士兵。陛下还没到加冠成年的时候，就亲身率兵行军布阵，大凡出奇制胜，都是禀承皇上的圣明谋划，诸将只是奉行现成的谋算罢了。今天的事情，乞求陛下如同打猎一样，指出猎物的行踪，诸将去追杀而已！”皇上笑着说：“诸公如此谦让，朕当替诸公出谋划策。”于是与长孙无忌等人跟从几百骑兵登高瞭望，观察山川作战地理形势，可以埋伏军队及出兵收兵的要所。高丽、靺鞨会合兵力列阵，长达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倾注全国的兵力来抗拒我王问罪之师，平壤的守军必然虚弱，希望给臣精锐士卒五千人，去倾覆他们的老巢平壤，那么这几十万的兵众可以不用交战就使他们投降。”皇上没答应。皇上派遣使臣哄骗延寿说：“我因你们国家的强暴臣子弑杀你们的君主，所以前来问罪；至于同你们交战，不是我的本心。进入你们的国境，粮草没有供给，因此夺取你们几座城池，等你们国家修臣服的礼节，就一定把这些城池还给你们。”延寿相信这话，不再设置防备。

皇上夜晚召来文武大臣商议这件事，命令李世勣率领步骑兵五万人在西岭列阵；长孙无忌率领精兵一万一千人作为奇兵，从山的北面，经过狭谷冲击敌人的背后；皇上亲自率领步骑兵四千人，挟带鼓角，卷起旗帜，登上北面的山顶；敕命各路兵马听到鼓角的号令声，就一齐出发奋力拼击。又命令有关部门，在朝堂的侧面大肆张设接受敌方投降的帐幕。二十二日，延寿等人只看见李世勣布阵，便勒兵要与李世勣交战。皇上望见长孙无忌进军尘烟四起，便命令擂鼓吹角，举起唐朝旗帜，各路兵马鼓噪着齐头并进，延寿等人非常恐惧，想分散兵力前来抵御，而他的战阵已经溃乱。正遇上雷雨闪电，龙门人薛仁贵身着奇特的服装，大声呼喊着冲锋陷阵，所向无敌；高丽士兵都应声倒下，唐朝大军乘机进攻，高丽军队大溃，被斩首二万余级。皇上望见薛仁贵，马上召来升为游击将军。薛仁贵，是薛安都的六世孙，名礼，以字仁贵流行于世。

延寿等人率领残余兵众依山固守。皇上命令各路兵马把他们包围起来，长孙无忌全部撤除桥梁，断绝他们的归路。二十四日，延寿、惠真率领他们的兵众三万六千八百人前来请降，进入军营的门，双膝跪地爬行，拜伏在地请求饶命。皇上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东夷少年，只不过在这东边海隅之间逞强横行，至于摧毁坚固的堡垒，决一胜负，自然赶不上老人，从今以后还敢与天子交战吗？"都爬在地上不能对答。皇上挑选莫离支以下的酋长三千五百人，按武官的品秩授给他们，把他们迁到内地，其余的都予以释放，使他们回平壤。他们都举起双手用头叩地，欢呼之声传到数十里之外。收押靺鞨三千五百人，全部把他们坑埋了。获得五万匹马，五万头牛，十万领铁甲，各种器械上万。高丽举国震惊，后黄城、银城都自行拔营逃遁而去，几百里以内不再有人烟。

皇上驿传书信告诉太子，仍旧给高士廉等人书信说："朕作为带兵的大将军，怎么样？"改名所幸临的山为驻跸山。

秋，七月，辛未，上徙营安市城东岭。己卯，诏标识战死者尸，俟军还与之俱归。戊子，以高延寿为鸿胪卿[1]，高惠真为司农卿[2]。

张亮军过建安城下，壁垒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丽兵奄至，军中骇扰。亮素怯，踞胡床[3]，直视不言，将士见之，更以为勇。总管张金树等鸣鼓勒兵击高丽，破之。

八月，甲辰，候骑获莫离支谍者高竹离，反接诣军门[4]，上召见，解缚曰："何瘦之甚？"对曰："窃道间行[5]，不食数日矣。"命赐之食，谓曰："尔为谍，宜速反命[6]。为我寄语莫离支：欲知军中消息，可遣人径诣吾所，何必间行辛苦也！"竹离徒跣，上赐靴而遣之[7]。

丙午，徙营于安市城南。上在辽外，凡置营，但明斥候[8]，不为堑垒，虽逼其城，高丽终不敢出为寇抄，军士单行野宿如中国焉。

上之伐高丽也，薛延陀遣使入贡，上谓之曰："语尔可汗：今我父子东征高丽，汝能为寇，宜亟来！"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谢，且请发兵助军；上不许。及高丽败于驻跸山，莫离支使靺鞨说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慑服不敢动。九月，壬申，真珠卒，上为之发哀。

初，真珠请以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居东方，统杂种；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西方，统薛延陀；诏许之，皆以礼册命。曳莽性躁扰，轻用兵，与拔灼不协。真珠卒，来会丧。既葬，曳莽恐拔灼图己，先还所部，拔灼追袭杀之，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2上之克白岩也，谓李世勣曰："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69]。"对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运道，将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则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勿误吾事！"世勣遂攻安市。

安市人望见上旗盖，辄乘城鼓噪，上怒，世勣请克城之日，男女皆坑之，安市人闻之，益坚守，攻久不下。高延寿、高惠真请于上曰："奴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今奴以高丽十余万众，望旗沮溃，国人胆破，乌骨城耨萨老耄[70]，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张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71]，乘高丽凶惧，并力拔乌骨城，渡鸭绿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上将从之，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上乃止。

诸军急攻安市，上闻城中鸡鹜声，谓李世勣曰："围城积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鸡鹜甚喧，此必饷士，欲夜出袭我，宜严兵备之。"是夜，高丽数百人缒城而下。上闻之，自

至城下，召兵急击，斩首数十级，高丽退走。

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于城东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战，日六、七合，冲车炮石，坏其楼堞，城中随立木栅以塞其缺。道宗伤足，上亲为之针。筑山昼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万，山顶去城数丈，下临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山顶以备敌。山颓，压城，城崩；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数百人从城缺出战，遂夺据土山，堑而守之。上怒，斩伏爱以徇，命诸将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上曰："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12]，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注释】

①鸿胪卿：官名。即鸿胪寺卿，主要是参襄礼赞，接待四方宾客。

②司农卿：官名。主管粮食积储，京官禄米及园池果实等。

③胡床：一种轻便可以折叠的坐具。

④反接：反背接两手绑缚，即反绑两手。

⑤间行：微行，行动隐密之意。

⑥反命：返回交复命令。

⑦屩(juē 撅)：草鞋。

⑧斥候：放哨。斥，远；候，侦察。指岗哨，侦察人员。

⑨《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见《孙子兵法·九变篇第八》。言用兵之法要多机变。如敌城大设防坚固，一时无力夺取暂不夺取，城虽小但设防坚固，攻取拖延时间会引起其他方面的不利，也暂不去夺取。

⑩老耄：年老糊涂。耄，亦年老意，《礼·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年寿太高人多糊涂，故有糊涂意。

⑪信宿：连宿两夜。因此，有两三天意。

⑫"汝罪当死"句:汉武杀王恢,即汉武帝因大将王恢于马邑与匈奴单于作战逗留屈弱就把他杀了。事见卷十八,汉纪十,武帝元年二月。　秦穆用孟明:秦穆公用孟明帅师东伐,再次为晋所败,穆公再次任用孟明,孟明增修其政,帅师伐晋,晋人不敢出,遂霸西戎。此反映唐太宗圣明,允许将领知错而改。

【译文】

秋,七月,初五,皇上把军营迁到安市城东岭。十三日,下诏令给作战牺牲的战士尸体做标记,等军队返回时,把尸体运回去。二十二日,任命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

张亮的军队经过建安城下,军营壁垒还没牢固地建立起来,很多士卒出军营砍樵放牧,高丽的军队突然到来,军中惊骇骚动,张亮平素怯弱,坐在胡床上,目光直视,不言不语,将士们见到他这个样子,反倒认为他勇敢沉着。总管张金树等人擂鼓勒兵攻击高丽兵,打败了他们。

八月,初八,侦察巡逻的骑兵抓获高丽莫离支间谍高竹离,把他反绑双手拉到军门之前,皇上召见他,解开他反绑的双手问道:"你怎么瘦得这么厉害?"回答说:"我偷偷地在路上隐密行走,几天没吃饭了。"皇上命令给他饭吃,并对他说:"你作为间谍,应当迅速返回去回复命令。你替我向莫离支捎带一句话:想要了解我军中的消息,可以派人直接到我的住所来,何必隐密地行动倍受辛苦呢!"高竹离赤着脚,皇上给他一双草鞋穿上遣送他回去。

初十,皇上把军营迁到安市城的南面。皇上在辽东,凡设置军营,只是在明处设置侦察哨所,不作壕堑壁垒防御设施,虽然逼近对方的城池,高丽始终不敢出来进行寇盗抄掠,军队的士卒单独行动,野外露宿如同在中国一样。

皇上讨伐高丽时,薛延陀派遣使者入京进贡。皇上对使者说:"告诉你们可汗:如今我父子东征高丽,你们能够寇犯中国,应该

赶快派兵前来!"真珠可汗听到这番话,惶恐不安,赶快派遣使者前来谢罪,并且请求发兵帮助唐军,皇上没有允许。等到高丽在驻骅山失败,莫离支指使靺鞨人游说真珠可汗,以厚利相诱惑,真珠可汗慑于唐朝的威力不敢动。九月,初七,真珠可汗死,皇上为他发丧。

当初,真珠可汗请求以他的庶长子曳莽做突利失可汗,居住在东方,统领各部族,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住在西方,统领薛延陀部族;皇上诏命答应了他的请求,都按礼节进行了册封任命。曳莽性情暴躁,轻率用兵,与拔灼不和。真珠死了,前来一起办理丧事。已安葬妥当,曳莽担心拔灼暗算自己,先行返回他的本部,拔灼追赶袭击,把他杀了,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2 皇上攻克白岩城时,对李世勣说:"我听说安市城非常险要,而且军队也精良,他的城主智勇双全,莫离支叛乱时,守住城池不服从莫离支,莫离支攻城不下,因此只好把城让给城主。建安城兵弱粮少,若出其不意,一定能把它攻下。您可以先攻打建安城,建安城攻下来了,那么安市城就在我腹内胜算之中了。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城有所不攻'的道理。"回答说:"建安城在南面,安市城在北面,我们的军粮都在辽东;如今越过安市城而去攻击建安城,假若贼敌截断了我们的运粮道路,将怎么办?不如先攻击安市城,安市城攻打下来了,那就可以擂鼓行军去夺取建安城。"皇上说:"用您做大将军,怎么能不听您的策略。不要误了我的大事!"李世勣于是攻打安市城。

安市城的人望见皇上的旗帜和乘舆车盖,就登上城头击鼓喧哗,皇上恼怒,李世勣请求在攻克安市城的那天,将城里的男女都挖坑活埋,安市城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就更加坚守城池,很久没有攻下安市城。高延寿、高惠真向皇上请求说:"奴既然已委身大唐,不敢不奉献诚心,想使天子早日成就大功,奴也得与妻子儿女相见。安市城的人都顾惜他们的家,人人主动作战,是不容易很快拔

取的。如今奴以高丽十多万的兵众，望见天子的旗帜就沮丧溃败，全国的人都胆破心惊，乌骨城的耨萨已年老糊涂，不能坚守，移兵压临乌骨城，早晨到，晚上就可以攻克。其余沿途小城，一定望风而逃。然后收拾那里的物资粮草，擂鼓行进，平壤必定不能坚守了。"群臣也说："张亮的军队在沙城，如果征召他们，过两个晚上就可以到达，乘着高丽人恐惧不安，合并兵力拔取乌骨城，渡过鸭绿水，直取平壤，就在此举了。"皇上想要听从这个意见，唯独长孙无忌认为："天子亲自征讨，和各位将领不同，不可冒险，侥幸取胜。如今建安、新城的敌人，兵众还有十万人，假若向乌骨城进攻，都跟在我军的后面追击，不如先攻破安市城，夺取建安城，然后再长驱直入，这是万全之策。"皇上于是放弃进攻乌骨城这一计。

各路兵马急攻安市城，皇上听到城中鸡、猪的叫声，对李世勣说："围城的时间日积时久，城中的烟火一天天稀少，如今鸡猪叫得厉害，这一定是在宴饷战士，想夜晚出城来袭击我们，应该严密布置兵力防备。"这天夜晚，高丽数百人用绳索从城墙上缒落而下，皇上听到这个消息，亲自来到城下，召集士兵急攻，斩首数十级，高丽人退走。

江夏王李道宗监督兵众在城的西南角建筑起一座土山，渐渐逼近城墙，城中敌人也增高城墙来抗拒。士卒分别轮番交战，每天六、七个回合，冲车炮石，破坏了城门楼和城墙上齿状的矮墙，城中随即树立木栅栏来堵塞这些空缺。李道宗伤了脚，皇上亲自给他扎针。建筑土山，日夜不停息，总共六十天，用去五十万个工，山顶离城墙只有几丈远，向下面临城中，李道宗派果毅都尉傅伏爱率领士兵屯扎在山顶，来防备敌人。土山颓倒，压向城墙，城墙崩溃；恰好傅伏爱私自离开了所部，高丽几百人从城墙缺口出来交战，于是夺取占据了土山，挖战壕加以防守。皇上大怒，斩杀傅伏爱来示众，命令各将领兵进攻，经过三天没有攻克，李道宗赤着脚来到天子旗下请罪，皇上说："你罪当处死，但朕与其采用汉武帝斩杀王恢的办

法，不如采用秦穆公再度任用孟明的作法，况且你有攻破盖牟城、辽东的功劳，因此特赦你罢了。”

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1]。先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2]，城中皆屏迹不出[3]。城主登城拜辞[4]，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将步骑四万为殿。

乙酉，至辽东。丙戌，渡辽水[5]。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翦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6]。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敕然火于道以待之。

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7]，复立所僇碑，召其妻子诣行在[8]，劳赐之。

丙午，至营州[9]。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10]，命有司设太牢[11]，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谓薛仁贵曰：“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

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丙辰，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渝关[12]，道逢太子。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俟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进新衣，乃易之。

诸军所虏高丽民万四千口，先集幽州，将以赏军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车驾至幽州，高丽民迎于城东，拜舞呼号，宛转于地，尘埃弥望。

庚辰，过易州境[13]，司马陈元琦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上恶其谄，免元琦官。

丙戌，车驾至定州。

丁亥，吏部尚书杨师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迁工部尚书。

壬辰，车驾发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痈[14]，御步辇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辛亥，上疾瘳[15]，百官皆贺。

上之征高丽也，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薛延陀多弥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还，引兵寇河南[16]，上遣左武候中郎将长安田仁会与思力合兵击之。思力羸形伪退[17]，诱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陈以待之。薛延陀大败，追奔六百余里，耀威碛北而还。多弥复发兵寇夏州，己未，敕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发朔、并、

汾、箕、岚、代、忻、蔚、云九州兵镇朔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发胜、夏、银、绥、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镇胜州[18]；胜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将军薛孤吴，发灵、原、宁、盐、庆五州兵镇灵州[19]；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道宗等相应。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备，不敢进。

3 初，上留侍中刘洎辅皇太子于定州，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20]。上将行，谓洎曰："我今远征，尔辅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识我意。"对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上以其言妄发，颇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败，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或谮于上曰："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21]，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上以为然，庚申，下诏称："洎与人窃议，窥窬万 ，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孥。"

中书令马周摄吏部尚书，以四时选为劳，请复以十一月选，至二月毕，从之。

4 是岁，右亲卫中郎将裴行方讨茂州叛羌黄郎弄[22]，大破之，穷其余党，西至乞习山，临弱水而归。

【注释】

①班师：军队出征返回。

②耀兵：炫耀军事武力、威风。

③屏迹：避匿，隐藏踪迹。

④拜辞：拜谢唐军辞去。

⑤辽水：即今辽河。

⑥马鞘：马鞍头。鞭头为鞘，故泛指鞘头。

⑦少牢：古代祭祀宴享单用羊，猪称少牢。

⑧行在：皇上巡行临时所在处所。因亦指皇上。

⑨营州：今辽宁朝阳市。

⑩柳城：即柳城县。治今辽宁朝阳市西南十二台子营。

⑪太牢：用牛、羊、猪三牲盛于食器宴享或祭祀曰太牢。

⑫飞骑：唐皇帝侍卫军士。贞观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选材力骁勇敏捷善于驰射者充之，号"飞骑"。 临渝关：地名。在今河北抚宁县东榆关站，一说即今山海关。

⑬易州：治今河北易县。

⑭痈：恶性毒疮。

⑮瘳(chōu 抽)：病愈。

⑯河南：方域名称。此指朔方，即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及新秦，即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宁夏清水河流域、甘肃环县、陕西吴旗县一带。

⑰羸形：在外形上伪作出疲弱之状。

⑱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

⑲灵州：治今宁夏武灵县西南。

⑳"上留"句：校检民部尚书，下面"总吏、礼、户三部尚书事"，为何有民部还有户部，贞观二十三年才改民部为户部，"户部"应有误。

㉑行伊、霍故事：推行伊尹，霍光旧事例。伊尹商汤辅佐，连保汤、外丙、中壬三朝，中壬死传位太子太甲，其专权恣肆，逐太甲于桐(今河南虞城县东北)。霍光，西汉重臣，受武帝遗诏，立昭帝为嗣，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昭帝死，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又废立宣帝，专废立大权。伊霍皆重臣，专用废立之故，故并称。

㉒右亲卫中郎将：官名。属右亲卫府，正四品，掌领其属以宿卫，总理其府事。 茂州：治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

【译文】

皇上认为辽东一带早寒，草木干枯，水也结冰，士兵马匹不宜

久留，而且粮草也将用完了。十八日，敕令班师回朝。先使辽、盖二州的百姓渡过辽河，于是在安市城下炫耀军威，而后返回。城中的高丽人都藏身不出。城主登上城楼答礼为唐军送行，皇上称赞他能坚守城池，赐给绸缎一百匹，来奖励他事奉君主的节操。命令李世勣、江夏王李道宗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殿后。

二十日，到达辽东。二十一日，渡过辽河。辽泽一带道路泥泞，车马难以通行，命令长孙无忌率领一万人割草填道，水深之处用车作桥梁，皇上亲自将薪木拴在马鞍后帮助铺路。冬，十月，初一日，皇上到达蒲沟停下，督促填塞道路的各军渡过渤错水，遇到了暴风雪，士兵们衣湿的多被冻死，敕命在道上点上火堆等候士兵烤火。

这次征讨高丽，总共拔取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池，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加入唐朝户籍共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役，斩首四万余级，唐兵死亡近二千人，战马死掉十分之七、八。皇上认为征伐高丽没有能够完全取胜，深感懊悔，叹息说："假若魏征还在，不会让我这次出兵的！"命人乘驿马赶到皇城，用猪羊祭祀魏征，重新竖立起魏征墓道碑，征召魏征的妻子儿女到皇上所在行宫，亲自慰问赏赐。

十一日，皇上到了营州。诏令将在辽东阵亡的士卒的尸骨一并集中在柳城东南，命令有关部门设置牛、羊、猪祭祀，皇上亲自写诗文祭奠亡灵，亲临灵堂恸哭，悲哀极了。死者的父母听说后说："我儿死了，皇上亲自哭灵，虽死无憾！"皇上对薛仁贵说："朕的诸将都已经老了，想得到骁勇善战的后起之秀来作将领，没有谁比得上你。朕不因为得到辽东而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了你。"

二十一日，皇上听说太子迎接的大军就要到来，便率飞骑三千人飞驰进入临渝关，在路上与太子相逢。皇上从定州出发时，曾指着所穿的褐色战袍对太子说："等再见到你，才可以换下这件战袍。"在辽东，即使大热天流汗，也没有换下它。到秋天，穿烂了，左右的人请求换下它，皇上说："战士们的衣服大多破烂了，唯独我穿

上新衣服，可以吗？”到这时，太子奉上一件新衣服，才换掉那件旧衣服。

各军所虏获的高丽民众有一万四千人，先集中在幽州准备用来赏赐将士，皇上怜悯他们父子、夫妻离散，命令有关部门按他们的价格，全用府库的钱币把他们赎为平民，欢呼之声三天不绝。十一月，初七，皇上车驾到达幽州，高丽民众到城东迎接，欢呼雀跃，拜伏辗转于地，尘埃弥漫一片。

十六日，经过易州境地，易州司马陈元琦驱使民众在地下用火烧增温来种植蔬菜，此时进奉给皇上。皇上憎恶他过于谄媚，罢免了陈元琦的官职。

二十二日，皇上车驾到达定州。

二十三日，吏部尚书杨师道因所任用的官吏大多不称职而获罪，降职为工部尚书。

二十八日，皇上车驾从定州出发。十二月，初七，皇上背上长痈，坐着轿子前行。十四日，到达并州，太子给皇上吸吮痈毒，扶着轿子步行了几天。十七日，皇上病好了，百官都表示恭贺。

皇上出征高丽时，让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领突厥兵驻扎在夏州以北，以防备薛延陀的进攻。薛延陀多弥可汗即位后，乘皇上出征未归，领兵侵犯河南，皇上派遣左武候中郎将长安人田仁会与执失思力合力攻打他。执失思力假装抵御不住退却，诱敌深入，到了夏州境内，严阵以待敌人的到来。薛延陀被打得大败，唐军乘胜追击六百多里，在大沙漠以北耀武扬威而回。多弥可汗再次发兵寇犯夏州，二十五日，敕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发动朔、并、汾、箕、岚、代、忻、蔚、云九州兵马镇守朔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右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发动胜、夏、银、绥、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马镇守胜州；胜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将军薛孤吴，发动灵、原、宁、盐、庆五州兵马镇守灵州；又命令执失思力发动灵、胜二州的突厥兵与李道宗等人相互呼应。薛延陀到达塞下，知道唐军

有了防备，不敢贸然进犯。

3 当初，皇上把侍中刘洎留在定州辅佐太子，让他仍然兼任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理吏、礼、户三部尚书的事务。皇上出征前，对刘洎说："我如今远征，你辅佐太子，国家安危寄托在你身上，应深刻体会朕的心意。"回答说："希望陛下不要担忧，如果大臣有罪，臣会立即予以诛杀。"皇上认为他出言妄自发论，感到奇怪，告诫他说："你的性情粗疏而又刚直，定会因此遭祸，应当谨慎行事！"等到皇上发了病，刘洎从内室出来，面容非常悲哀恐惧，对同僚说："病到这个地步，皇上的身体真可担忧啊！"有人向皇上谗毁他说："刘洎说朝廷大事不足忧虑，只要辅佐年幼的太子，效法伊尹、霍光的故事，大臣之中有二心的就杀掉他，自然就安定了。"皇上也认为是这样的，二十六日，下诏书称："刘洎与人私下议论，窥测朕有不测时，图谋执掌朝政，自比伊尹、霍光，无端猜忌大臣，想把他们全部杀戮。应该赐他自尽，赦免他的妻子儿女。"

中书令马周代理吏部尚书，认为四时选官太烦劳，请求恢复十一月选官，到次年三月完毕。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4 这一年，右亲卫中郎将裴行方领兵讨伐茂州叛乱的羌人黄郎弄，把他打得大败，穷追他的余党，向西追到乞习山，临近弱水而还。

二十年

1 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乔师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等击薛延陀，大破之，虏获二千余人。多弥可汗轻骑遁去，部内骚然矣。

2 丁丑，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1]，

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其人诣阙称冤者，前后相属。上令褚遂良类状以闻，上亲临决，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

3 二月，乙未，上发并州。三月，己巳，车驾还京师。上谓李靖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顾问江夏王道宗，具陈在驻骅时乘虚取平壤之言，上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4 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上命太子暂出游观，太子辞不愿出；上乃置别院于寝殿侧，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请遣太子旬日一还东宫，与师傅讲道义；从之。

上尝幸未央宫，辟仗已过[2]，忽于草中见一人带横刀[3]，诘之，曰："闻辟仗至，惧不敢出，辟仗者不见，遂伏不敢动。"上遽引还，顾谓太子："兹事行之，则数人当死，汝于后速纵遣之。"又尝乘腰舆[4]，有三卫误拂御衣[5]，其人惧，色变。上曰："此间无御史，吾不汝罪也。"

5 陕人常德玄告刑部尚书张亮养假子五百人，与术士公孙常语，云"名应图谶"[6]，又问术士程公颖曰："吾臂有龙鳞起，欲举大事，可乎？"上命马周等按其事，亮辞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养此辈何为？正欲反耳！"命百官议其狱，皆言亮反，当诛。独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上遣长孙无忌、房玄龄就狱与亮诀曰："法者天下之平，与公共之。公自不谨，与凶人往还，陷入于

法，今将奈何！公好去⑦。”己丑，亮与公颖俱斩西市，籍没其家。

岁余，刑部侍郎缺，上命执政妙择其人，拟数人，皆不称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狱云‘反形未具’，此言当矣，朕虽不从，至今悔之。”遂以道裕为刑部侍郎。

6 闰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7 戊戌，罢辽州都督府及岩州。

8 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萧瑀解太保，仍同中书门下三品。

9 五月，甲寅，高丽王藏及莫离支盖金遣使谢罪，并献二美女，上还之。金，即苏文也。

10 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⑧。

11 薛延陀多弥可汗，性偏急，猜忌无恩，废弃父时贵臣，专用己所亲昵，国人不附；多弥多所诛杀，人不自安。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共击之，多弥大败。乙亥，诏以江夏王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⑨；又遣右领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将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兵，分道并进，以击薛延陀。

上遣校尉宇文法诣乌罗护、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设之兵于东境，法帅靺鞨击破之。薛延陀国中惊扰，曰：“唐兵

至矣!"诸部大乱。多弥引数千骑奔阿史德时健部落,问纥攻而杀之,并其宗族殆尽,遂据其地。诸俟斤互相攻击,争遣使来归命。

薛延陀余众西走,犹七万余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归其故地。寻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之北;使兵部尚书崔敦礼就安集之。

敕勒九姓酋长,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种,闻咄摩支来,皆恐惧,朝议恐其为碛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与九姓敕勒共图之。上戒世勣曰:"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己丑,上手诏,以"薛延陀破灭,其敕勒诸部,或来降附,或未归服,今不乘机,恐贻后悔,朕当自诣灵州招抚。其去岁征辽东兵,皆不调发。"

时太子当从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以为:"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寮,明习庶政,既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上以为忠,进位银青光禄大夫[10]。

【注释】

①六条:即汉时考察官吏的六条诏令。汉武帝察二千石官吏六条:一、强豪田宅逾制,陵弱暴寡;二、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不奉疑狱,刑罚任性;四、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子弟恃势,请托所监;六、通行货币,割损政令。

②辟仗:在皇上御驾前攘辟左右,阻止行人的仪仗卫队,即所谓陈兵清道而后行。

③横刀:兵器,即佩刀。用皮襻带之刀,横于腋下。

④腰舆:令人抬举乘坐的轿舆,抬举至肩名肩舆,抬举其高只至腰曰腰舆。

⑤三卫：即亲卫、勋卫、翊卫统称三卫，同掌宿卫之事。这三卫府所异是卫士成员不同而名称有别。盖外戚等子孙充任的曰亲卫，勋官等子弟充任的曰勋卫，卿、监、刺史子弟充任的曰翊卫。

⑥图谶：汉代宣扬符命占验的书。言王者受命之应验。

⑦好去：与之诀别之辞，即你好好的离开人世去吧！当然原文中婉转一点。

⑧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皆汉西域国，在今新疆天山、葱岭一带。

⑨瀚海：盖为蒙古高原东北的北海，一说指内蒙的呼伦湖、贝尔湖，或谓沙漠。

⑩银青光禄大夫：银印青绶的光禄大夫，唐从二品，与谏议大夫等同为掌论议的官。

【译文】

二十年（丙午，公元 646 年）

1 春，正月，初八，夏州都督乔师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等攻击薛延陀，把他打得大败，俘虏二千多人。多弥可汗乘轻骑逃走，薛延陀内部骚乱。

2 十四日，派遣大理寺卿孙伏伽等二十人按汉考察官吏的六条原则，巡察全国各地，刺史、县令以下的官员多被贬官罢职，他们这些人到朝中喊冤的，前后接连不断。皇上命令褚遂良分门别类奏闻，皇上亲自裁决，因有才能进升官职的二十人，因罪恶判处死刑的七人，流放以下免除官职的成百上千人。

3 二月，初二，皇上从并州出发。三月，七日，车驾回到京师。皇上对李靖说："我拥有天下的兵众，却受困于小小的夷族高丽，这是什么缘故？"李靖说："这是道宗所能解释的。"皇上回头问江夏王李道宗，李道宗详细陈述了在驻骅山时，曾提出乘虚取平壤的建议。皇上怅然若失地说："当时匆匆忙忙，我已经记不起了。"

4 皇上的病还未痊癒，想专心保养，初八，诏令军国要务一并委

托皇太子处理。于是太子每隔一天到东宫听政，听政完毕就入宫侍奉皇上吃药用膳，不离左右。皇上命令太子暂时出外游玩，太子辞谢不愿出宫；皇上就在寝殿旁设置别院，让太子居住。褚遂良请求太子每十天回东宫一次，与太师、太傅讲论道义，皇上依准。

皇上曾经游幸未央宫，清道的卫队已经过去，忽然在草丛中发现一个掖带横刀的人，诘问他，答道："听到清道的卫士到来，害怕不敢出来，卫士们没有发现，于是潜伏在草丛里不敢动弹。"皇上马上带领他回宫，对太子说："这件事查究起来，当有几人被处死，你在后面立即遣送他走。"又曾经乘坐腰舆，三卫人员中有人无意间碰着了皇上的衣服，这人非常恐惧，脸色都变了。皇上说："这里没有御史，我不怪罪你。"

5 陕州人常德玄上告刑部尚书张亮豢养义子五百人，与方术之士公孙常谈论说："我的名字正与图谶应验。"又问方术之士程公颖："我的手臂上有龙鳞，想要举事反叛，可以吗？"皇上命令马周等人按察这事，张亮不服。皇上说："张亮有义子五百人，养这些人干什么？这正是想造反罢了！"命令百官议论这个案子，都说张亮谋反，应当诛杀。唯独将作少匠李道裕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不当判死罪。"皇上派遣长孙无忌、房玄龄到狱中与张亮诀别说："法律是天下的公平之物，与你共同遵守。你自己不谨慎，与恶人交往，陷入法网，如今已悔之晚矣！你好好地去吧！"二十七日，张亮与程公颖一同在西市被处斩，家产被抄。

一年多以后，刑部侍郎位空缺，皇上命令执政宰相遴选人选，拟定了几个人，都不称皇上意愿，过后皇上说："朕得到适当的人了。从前，李道裕在议定张亮狱案时说'谋反证据不足'，这话有道理，朕当时虽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至今很后悔这件事。"于是任命李道裕做刑部侍郎。

6 闰三月，初一，出现日食。

7 初六，罢除辽州都督府及岩州建置。

8 夏，四月，初三，解除萧瑀太子太保职务，仍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9 五月，二十三日，高丽王藏及莫离支盖金派遣使者前来谢罪，并奉献二位美人，皇上把二美人退还了。金，即盖苏文。

10 六月，初七，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派遣使者入京进贡，并且请求通婚，皇上允其请求，并且使割让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来作为聘礼。

11 薛延陀多弥可汗性情偏狭急躁，好猜忌，无恩义，废弃父亲在位时的显贵重臣，专用自己所亲昵的人，国人不顺服。多弥大肆杀戮，人心不安定。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共同攻击他，多弥被打得大败。十五日，诏命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派遣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领突厥军队，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率领凉州及胡人的军队，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统率本部兵马，分道并进，攻打薛延陀。

皇上派遣校尉宇文法到乌罗护、靺鞨，在东部边境与薛延陀阿波设的军队遭遇，宇文法率领靺鞨兵打败了他。薛延陀国内惊恐不安，说："唐朝的军队到了！"各部落大乱。多弥领着数千骑兵逃奔到阿史德时健部落，回纥攻击他，并把他杀了，他的宗族也几乎全被兼并，于是占据该地。各部首领互相攻击，争着派遣使者前来归附听命。

薛延陀剩余兵众向西溃逃，还有七万多人，共同拥立真珠可汗兄长的儿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回到了故地。不久，去掉可汗的称号，派遣使者上表，请求居住在郁督军山的北面；皇上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就地安置。

敕勒九个部落的酋长，由于一直归附薛延陀，听说咄摩支来到，都很恐惧，朝廷大臣议论，担心他成为漠北的祸患，于是又派遣李世勣与九位敕勒部落酋长共同图谋对付他。皇上告诫李世勣说："降服就安抚他，反叛就讨伐他。"二十九日，皇上手书诏令，认为：

"薛延陀已败亡,其敕勒各部落,有的前来归降,有的还未归附,如今不乘机讨伐,恐怕会后悔,所以朕当亲自到灵州来招抚他们。那些去年征讨辽东的士兵,此次不要征调。"

当时,太子理应随从皇上前往,少詹事张行成上书疏奏,认为:"皇太子随从皇上巡幸灵州,不如让他留下来监守国政,接待应对百官,熟习朝廷各种政务,这样既可安定京师重镇,而且又可向四方显示太子的圣德。应当割舍私爱,依从朝廷公道。"皇上认为张行成很忠诚,就把他的官位进升为银青光禄大夫。

12 李世勣至郁督军山[①],其酋长梯真达官帅众来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萧嗣业往招慰,咄摩支诣嗣业降。其部落犹持两端,世勣纵兵追击,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师,拜右武卫大将军。

13 八月,甲子,立皇孙忠为陈王。

14 己巳,上行幸灵州。

15 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碛,遇薛延陀阿波达官众数万拒战,道宗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追奔二百里。道宗与薛万彻各遣使招谕敕勒诸部,其酋长皆喜,顿首请入朝。庚午,车驾至浮阳。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贡,称:"薛延陀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自取败死,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从薛延陀去,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官司,养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诏回纥等

使者宴乐，颁赍拜官，赐其酋长玺书，遣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报使。

壬申，上幸汉故甘泉宫[2]，诏以"戎、狄与天地俱生，上皇并列，流殃构祸，乃自运初[3]。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弘庙略[4]，已灭延陀。铁勒百余万户，散处北溟[5]，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混元以降[6]，殊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普天。"

庚辰，至泾州；丙戌，逾陇山[7]，至西瓦亭[8]，观马牧。九月，上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大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甲辰，上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9]。"公卿请勒石于灵州；从之。

16 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瑀，情狷介[10]，与同寮多不合，尝言于上曰："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11]，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于是！"瑀内不自得，既数忤旨，上亦衔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废也。

上尝谓张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请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门[12]，今不违公意。"瑀须臾复进曰："臣适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对群臣发言反覆，尤不能平；会称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见。上知瑀意终怏怏，冬，十月，手诏数其罪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

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13]，简文锐意于法门[14]，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15]，引残魂于雀彀[16]，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自请出家，寻复违异。一问一惑，在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帷扆之所[17]。乖栋梁之体，岂具瞻之量乎！朕隐忍至今，瑀全无悛改[18]。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17 上自高丽还，盖苏文益骄恣，虽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诡诞；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窥伺边隙。屡敕令勿攻新罗，而侵陵不止。壬申，诏勿受其朝贡，更议讨之。

18 丙戌，车驾还京师。

【注释】

①郁督军山：指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的东支。

②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

③流殃构祸，乃自运初：言戎狄之流殃构祸，乃自唐兴运之初。

④庙略：庙指宗庙，古与社稷均代表国家，其存没，代表国家的存没，故庙略，即国家的重大方略。

⑤北溟：北海，也指沙漠。

⑥混元：指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混沌未分谓之混元。由混元之气始分天地，形成万物，故也指天地形成之初的原始状态。此指开天辟地之时。

⑦陇山：又名陀坻、陇首，在今陕西陇县、宝鸡县与甘肃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北入沙漠，南止渭河，为关中平原西部屏障。

⑧西瓦亭：地名。唐原州七关之一。在今宁夏隆德县西北。

⑨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言为汉人雪洗耻辱，以酬历代众帝王消灭边患的壮志；除去戎、狄凶顽，报千古以来的仇恨。

⑩狷介：狷狂耿介，拘谨自守。

⑪胶固：拘泥固执，不知变通。

⑫桑门：僧。梵语，即"沙门"的异译。

⑬梁武穷心于释氏：南朝梁武帝萧衍，大力提倡尊儒崇佛，建造寺院，多次舍身同泰寺；释氏，指佛教鼻祖释迦牟尼，借以代表佛教。

⑭简文锐意于法门：南朝梁简文帝萧纲，父梁武帝死后，仅做了两年皇帝，也倾心于法门。其结果，梁武被困饿死在台城，简文又被侯景用酒灌醉，用土囊压死。　法门：指佛教修行者入道的门径，泛指佛门，即佛教。

⑮熊蹯：熊掌。《左·文·元》："冬十月，（楚太子商臣）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因熊蹯难熟，余息的成王，冀久将有外援。

⑯雀觳（kòu 叩）：幼小待母喂食之雀，雏雀。此引赵武灵王赵雍的事。其后让位给少子何，自称主父，引起内讧。他退据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宫，为乱军所围，像雏雀待食一样活活饿死。按熊蹯及雀觳，引楚成王、赵武灵王故事，以喻崇佛的梁武、简文被困饿死去。

⑰帷扆（yǐ 依）：扆，户牖间画有斧形的屏风。皇帝背扆面南而坐，因以指帝座。

⑱悛（quān 圈）改：悔改，停止。

⑲商州：治今陕西商县。

【译文】

12 李世勣至郁督军山，薛延陀部落酋长梯真达官率领兵众前来投降。薛延陀咄摩支向南逃奔到荒谷之中，李世勣派遣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往招抚，咄摩支向萧嗣业投降。他的部落还有犹豫不决的，李世勣就带兵追击，前后斩首五千余级，俘虏男女三万余人。秋，七月，咄摩支到京师，官拜右武卫大将军。

13 八月，初五，立皇孙李忠为陈王。

14 初十，皇上行幸灵州。

15 江夏王李道宗的军队已渡过沙漠，遇到薛延陀阿波达官数万兵众抵抗，李道宗打败了对方，斩首千余级，追击二百里。李道宗与薛万彻各派遣使者招抚敕勒各部落，其酋长大喜，叩头请求入朝臣服。十一日，皇上车驾到达浮阳。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部落各派遣使者入京进贡，称："薛延陀不事奉大国，暴虐无道，不能做我们的主子，自取败亡，部落作鸟兽散，不知何去何从。我等各有自己的领地，不跟薛延陀去，归附听命于天子。希望天子可怜我们这些人，设置官府，养育我们。"皇上非常高兴。十二日，诏令宴请回纥等族使者，赏赐拜官，赐给他们酋长玺书，派遣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前往传达旨意。

十三日，皇上行幸汉代的故甘泉宫，下诏命说："戎、狄与天地一同生存，和上古帝王并列一起，他们制造祸殃，乃从本朝运祚之初才开始。朕随意命令偏师进击，就擒获了颉利；刚施展国家的方略，就已消灭了薛延陀。铁勒一百多万户，散居在大沙漠以北，万里迢迢派遣使者，委身内附唐朝，请求同为编户齐民，一并改为州郡；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应该具备礼仪形式，告祭于太庙，且颁布告示普天之下的臣民。"

二十一日，皇上到达泾州；二十七日，越过陇山，到达西瓦亭，观赏官府所放牧的马匹。九月，皇上到达灵州。敕勒各部首领派遣使者相继到灵州的数千人，都说："希望得到大唐至尊天子做我们的天可汗，子子孙孙做您的臣奴，死无所恨。"十五日，皇上写诗叙述这件事说："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大臣们请求在灵州将诗刻勒在石头上，皇上听从了公卿们的请求。

16 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瑀，性情狷狂耿介，拘泥自守，与同僚多合不来，曾经向皇上说："房玄龄与中书、门下省的众大臣，结成朋党，不忠于国君，执掌权柄，固执己见，不知变通。陛下不知详情，只是尚未谋反罢了。"皇上说："你说得不要太过份了！人君选用贤才，把他们当作股肱心腹之人，应当推诚置腹地信任他们。

人不可以求全责备，应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然不够聪明，但也不至于糊涂到好坏不分这个地步！”萧瑀内心很不自在，既已多次逆忤圣旨，皇上也埋怨他，只是念其忠直之处居多，不忍心废黜他。

皇上曾对张亮说：“你既然敬奉佛祖，怎么不出家呢？”萧瑀于是请求出家。皇上说：“朕也知道你雅好佛门，现在不违背你的意志。”萧瑀过了一会又进言道：“臣刚才思考，不能出家。”皇上认为萧瑀当着群臣讲话反复，心中愤愤不平；碰上萧瑀声称足疾不能上朝，有时到了朝堂而不进去面见皇上。皇上知道萧瑀内心始终怏怏不快，冬，十月，手书诏令数落萧瑀的罪过说：“朕对于佛教，不是内心所遵从的。寻求佛道的人，并未能验证将来福祉；修行佛教的人，反而在以往遭受罪孽。至于像梁武帝潜心于佛祖，梁简文帝锐意于法门，倾尽府库储藏来供给僧众，竭尽人力来修筑佛塔、寺庙。等到三淮五岭发生变乱，像楚成王一样，假托于熊蹯难熟来苟延残喘；像赵武灵王一样，如被困雏雀活活饿死，子孙灭亡无暇顾及，社稷顷刻间化为废墟，佛教报答施恩的征兆，是何等的荒谬啊！萧瑀重蹈覆辙，因袭亡国遗风，抛弃公义曲就私情，不明白扬名隐世的道理；身处俗世，口诵佛言，不能分辨善恶邪正。修治累世祸源，祈求一己的福根，对上逆忤君主，对下扇动浮华的风气。自己请求出家，不久又有反复。瞬息之间反复无常；自我肯定与否定，在这朝堂之上。如此，深乖国家栋梁重臣的体面，这难道是宰相之才的度量吗！朕一直容忍到今天，萧瑀全无悔改。当贬为商州刺史，免除他的封爵。”

17 皇上从高丽返回后，盖苏文更加骄横恣肆，虽然派遣使臣进奉表章，但其言论皆诡异荒诞且对待唐朝的使者态度傲慢，经常窥伺骚扰边境的时机。多次敕令他不要攻击新罗，却侵陵不止。十四日，诏令不接受盖苏文的朝贡，再次商议讨伐高丽。

18 二十八日，皇上车驾回到京城。

冬，十月，己丑[1]，上以幸灵州往还，冒寒疲顿，欲于岁前专事保摄。十一月，己丑，诏祭祀、表疏、胡客、兵马、宿卫、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决死罪皆以闻[2]，余并取皇太子处分。

19 十二月，己丑[3]，群臣累请封禅；从之。诏造羽卫送洛阳宫[4]。

20 戊寅，回纥俟利发吐迷度、仆骨俟利发歌滥拔延、多滥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同罗俟利发时健啜、思结酋长乌碎及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酋长[5]，皆来朝。庚辰，上赐宴于芳兰殿[6]，命有司每五日一会[7]。

21 癸未，上谓长孙无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为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8]。《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9]。'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悲。

22 房玄龄尝以微谴归第，褚遂良上疏，以为："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10]，贞观之初选贤立政[11]，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绅同尤，不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老，亦当讽谕使之致仕，退之以礼；不可以浅鲜之过，弃数十年之勋旧。"上遽召出之。顷之，玄龄复避位还家。久之，上幸芙蓉园[12]，玄龄敕子弟汛扫门庭，曰："乘舆且至！"有顷，上果幸其第，因载玄龄还宫。

【注释】

①③疑误，待考。

②"诏祭祀"句：祭礼：指郊、庙、社稷、明堂的祭祀。 表疏：指在朝群臣及四方，外夷等所上的表章疏奏。 胡客：泛指戎、狄各族的宾客来往接待迎送事宜处理。 兵马：调遣征伐及番上宿卫的兵马。 行鱼契给驿：鱼契是国家一切办公交往的凭证。因有契形如鱼故称。国置符宝郎掌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辨其所用，有事则请之于内，既事则奉而藏之，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铜鱼符，所以起军旅，易守长。二曰传符，所以给邮驿，通制命。三曰随身鱼符，所以明贵贱，应征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镇守，慎出纳。五曰旌节，所以委良能，假赏罚。鱼符之制，用于王畿内外。传符之制，太子监国曰双龙符。京师留守，曰麟符。东方青龙符，西方驺虞符，南方朱雀符，北方玄武符。随身符制，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佩以为饰。木契之制，用于各个方面。旌节之制，用于大将出征，遣使四方；旌以专赏，节以专杀。

④羽卫：羽毛装饰的仪仗卫队。

⑤俟利发：回纥各种族君王的称呼。俟斤，为突厥官称。

⑥芳兰殿：宫殿名。唐长安宫阙，玄武门右有玄武殿，后有紫兰殿，盖此芳兰殿。

⑦命有司：其下缺四字，章本作"厚加给待"。其他版本同。

⑧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见《孔子家语》，子路见孔子曰："昔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亲，可为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引此，谓富贵欢乐之时，恨不得报亲以孝。

⑨"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见《诗·小雅·蓼莪》。言太哀怜的父母，生养我太辛劳。

⑩武德之季冒死决策：指诛李建成、李元吉。

⑪贞观之初选贤立政：谓逊直于王，魏在朝，文武随能收叙。

⑫芙蓉园：在都城的东南隅。本为曲江，因水盛芙蓉富丽，故云。

【译文】

冬，十月，己丑日，皇上因巡幸灵州往返，冒着风寒，疲倦困顿，

想在年前专事保养。十一月,初一,下诏命:凡一切祭祀、表疏、胡客、兵马、宿卫、符信、木契、驿站补给、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及以拜官解职、处决死囚都要奏闻,其余一并由太子处理。

19 十二月,己丑日,群臣累次请求封禅,皇上依准。下诏令作封禅仪仗送到洛阳宫去。

20 二十日,回纥首领吐迷度、仆骨首领歌滥拔延、多滥葛首领末、拔野古首领屈利失、同罗首领时健啜、思结首领乌碎及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首领,都来朝拜皇上。二十二日,皇上在芳兰殿赐宴,令有关部门优厚礼遇,每五天宴会一次。

21 二十五日,皇上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今天是朕的生日,对世俗的人来说,都要欢宴作乐;对朕来说,反而成为伤感的事。如今君临天下,拥有四海的财富,然而承欢在父母膝下,永远不可能了,这正如子路有富贵之时不能为父母背米的遗憾。《诗经》说:'可怜的父母,生我养我,那么辛劳'。为什么要在父母生养我最辛苦的日子里欢宴作乐呢!"因而泪珠双流,左右的人都感到悲伤。

22 房玄龄曾经因为稍微受到一点谴责就回到了家中,褚遂良上疏奏,认为:"玄龄从高举义旗反隋时就辅佐有功,武德九年冒着生死参与决策,贞观初年选拔贤能,扶持朝政,是大臣中最勤奋的。如果不是罪在不赦,被士大夫们共同责怪,就不可把他远远抛弃不用。陛下若认为他已衰老无用,也应当劝他退休,以礼节辞退,不可以其小小过失,就抛弃他数十年的旧勋。"皇上听了,马上召房玄龄回朝。没多久,房玄龄又离开官位回到家中。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皇上游幸芙蓉园,房玄龄让他的晚辈洒扫门庭,说:"皇上的乘舆将要到了!"不久,皇上果然来到他的宅第,于是用车子载着房玄龄一同返回宫中。

二十一年

1 春，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疾笃[①]；辛卯，上幸其第，流涕与诀；壬辰，薨。上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②]，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公勿复言！"帅左右自兴安门出[③]，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④]，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临终遗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⑤]，辄屈銮驾。"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横桥[⑥]，上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望之恸哭。

2 丙申，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为寘颜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敕勒大喜，捧戴欢呼拜舞，宛转尘中。及还，上御天成殿宴，设十部乐而遣之。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上皆许之。于是北荒悉平，然回纥吐迷度已私自称可汗，官号皆如突厥故事。

3 丁酉，诏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禅社首[⑦]；余并依十五年议。

4 二月，丁丑，太子释奠于国学。

5 上将复伐高丽，朝议以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太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埸[8]，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上从之。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9]，右武候将军李海岸副之，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等副之，将兵三千人，因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两军皆选习水善战者配之。

6 辛卯，上曰："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帅九州之民，凿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其劳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顺地之势，与民同利故也。"

7 是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10]。

8 丙寅，置燕然都护府，统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之。素立抚以恩信，夷落怀之，共率马牛为献；素立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

9 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上爱其文，命于通事舍人里供奉[11]。

初，昌龄与进士王公治皆善属文，名振京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贡举[12]，黜之，举朝莫晓其故。及奏第，上怪无二人名，诘之。师旦对曰："二人虽有辞华，然其体轻薄，

终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后进效之，伤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10 壬辰，诏百司依旧启事皇太子。

11 庚辰[18]，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寘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19]，如朕言，得其实乎？”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

12 李世勣军既渡辽，历南苏等数城，高丽多背城拒战，世勣击破其兵，焚其罗郭而还。

【注释】

①开府议同三司：唐宋为一品文散官称号。其开设府署，礼仪同三司的三公一样。

②“高公”句：高士廉，长孙无忌之母舅，士廉识帝于潜龙，因以甥女妻帝。

③兴安门：按《唐六典》，大明宫南五门，次曰兴安门。

④金石：古代方士炼金石为药，谓之金丹，服之可以长生。此处指药饵。

⑤北首:死者,尸体停放头朝北方,是为古俗。夷衾:尸体盖着被子。

⑥柩:灵柩,棺材。横桥:长安古城横门外有桥曰横桥。

⑦社首山:在今山东泰安县西南。《汉书·郊祀志》记载,周成王曾封泰山禅于社首。

⑧疆埸(yì亦):国界,边境。

⑨青丘:传说中的海外国名。

⑩翠微宫:在骊山绝顶。

⑪命于通事舍人里供奉:没有正式命官,暂时命令供奉在通事舍人班子里。即在通事舍人班子里做事。

⑫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贡举:唐初,考功员外郎考功贡举人材,开元后为礼部侍郎主选士人。

⑬疑误,待考。

⑭公尝为史官:指褚遂良在贞观十八年前曾知起居注。

【译文】

二十一年(丁未,公元647年)

1春,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病情严重,初四,皇上亲临他的住宅,流着眼泪与他诀别。初五,高士廉逝世。皇上要前往哭丧,房玄龄认为皇上疾病才好,执意劝谏阻止,皇上说:"高公与我并不只是君臣关系,还兼有故旧姻亲关系,怎么能够听到他的噩耗不前往哭丧呢!你不要再说了!"率领左右的人从兴安门出发,长孙无忌在高士廉丧所,听到皇上将要到来,停止哭丧,到皇上的马头前劝谏说:"陛下正在吃药,药方上说是不得哭丧的,为什么不为宗庙社稷和天下民众着想,善自珍摄呢!况且臣的舅父临死时有遗言,很不愿意在尸体停放头朝北,尸体上覆盖着被褥时,让皇上屈驾前来。"皇上不听从。长孙无忌伏卧在道路的中间,流着眼泪再三苦苦劝谏,皇上才返回东苑,望着南面痛哭,泪如雨下。等到灵柩出了横桥,皇上登到长安老城西北的城楼上,望着灵柩失声恸哭。

2初九,诏令把回纥部设为瀚海府,仆骨设为金微府,多滥葛设

为燕然府，拔野古设为幽陵府，同罗设为龟林府，思结设为卢山府，浑设为皋兰州，斛薛设为高阙州，奚结设为鸡鹿州，阿跌设为鸡田州，契苾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设为蹛林州，白霫设为寘颜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给金银、缯帛及锦袍。敕勒族非常高兴，捧着金银等礼物，穿着锦袍，欢呼雀跃，拜谢朝廷，宛转于尘埃之中。到他们返回时，皇上在天成殿宴请，设十部乐，而后遣送他们。各酋长上奏声称："臣等既已成为唐朝的臣民，往来于京城皇宫，就好像拜见父母一样，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一条道路，起名为参天可汗道，设置六十八个驿站，各个驿站有快马及酒肉来供给过往的使者，每年进贡貂皮来充当租赋，仍然延请能著文的人，让他们书写表章奏疏。"皇上一概应允。于是，北边荒远之地都平定了。然而，回纥吐迷度已经私自称作可汗，官位名号与过去的突厥一样。

3 初十，诏命明年仲春将行幸泰山，封禅社首山。其余一并依照贞观十五年议定的办理。

4 二月，二十日，太子在国学行释奠礼。

5 皇上要再次讨伐高丽，朝臣议论认为："高丽依山筑城，不可能迅速攻克。上次大驾亲征，使得高丽国人不能够耕种，所攻克的城池，又全部没收他们的粮食，继而又发生旱灾，民众大半缺乏粮食。如今若再多遣偏师深入，轮番骚扰他们的边境，使得他们疲于奔命，放下农活躲入堡垒，几年之间，千里萧条，人心离异，鸭绿江以北，可以不战而取得。"皇上听从这个建议。三月，任命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做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候将军李海岸做副大总管，发动军队一万多人，乘坐楼船从莱州渡海进入高丽境地。又任命太子詹事李世勣做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等人做副大总管，率领军队三千人，与营州都督府的军队会合从新城道进入高丽。两路军队都选配熟习水性、善于作战的士兵。

6 初五，皇上说："朕对于戎、狄所以能够取得古人所不能取得的

胜利，使古人所不能够臣服的人臣服，是因为能顺应众人愿望的缘故。从前，夏禹率领九州的民众，凿山砍木，疏通百川，使百川注入海中，那是够劳苦的了，而民众没有怨恨的，原因就是顺应人们的心意，利用地势，与民同利的缘故。”

7 这个月，皇上染上风寒，苦于京师盛夏暑热，夏，四月，初九，命令修缮终南山废弃的太和宫，改名为翠微宫。

8 初十，设置燕然都护府，统辖瀚海等六都督府、皋兰等七个州，任用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都护。李素立以恩泽信义来安抚众人，夷族部落都归服他，一起进献马牛；李素立只接受一杯酒，其余一概退还。

9 五月，初三，皇上临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进献《翠微宫颂》，皇上喜爱他的文字，命他供奉在通事舍人班子里。

起初，张昌龄与进士王公治都善长写文章，名声振动京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掌管考选贡举人才，把他们两个人黜退不用，满朝官吏没有哪个明白其中的缘由。等到奏报皇上进士及第名单，皇上奇怪没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就质问王师旦。王师旦回答说：“他们二人虽然辞藻华丽，然而文体轻薄，终究成不了大器。假若让他们中高第，恐怕后来的人效法他们，有伤陛下雅正之道。”皇上很赞许他的话。

10 初七，皇上下诏令百官仍旧向皇太子启奏政事。

11 庚辰日，皇上亲临翠微殿，问身边大臣：“自古以来的帝王，虽然平定了中原华夏，却不能使戎、狄臣服。朕的才能比不上古人，但成就功业却超过了古人，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你们各自直率地如实说说。”众大臣都称：“陛下功德与天地等量齐观，难以一语言明。”皇上说：“不是这样。朕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只是由于做好了五件事罢了。自古以来，帝王大多嫉妒胜过自己的，朕见到别人的优点，如同见到自己的一样。一个人的德行才能，不能够兼备，朕常常扬长避短，君主往往招进贤能的人便想放置在自己的怀

抱，摒弃不肖之人就把人家推进沟壑之中，朕见到贤能的人就敬重他，见到不肖的人就怜惜他，使贤能的人与不肖的人各得其所。君主们大多憎恶正直的人，暗中诛戮，明着斩杀，没有哪一个朝代没有这种现象，朕从即位以来，正直的大臣在朝中与他们并肩同事，不曾贬黜斥责一人。自古以来，都尊崇华夏，鄙视夷、狄，朕独爱护夷、狄始终如一，因此那些部落如依附父母一样依附我。这五点，是朕之所以成就了今天的功业的原因。”回头对褚遂良说：“您曾经做过史官，像我上面讲的这番话，符合历史事实吗？”回答说：“陛下的盛德不可胜载，仅以这五点算作自己的长处，是陛下过于谦虚了。”

12 李世勣的军队已渡过辽水，经过南苏等几座城池，高丽的军队大多依靠着城池抵抗，李世勣打败了他们，焚烧了他们的外城而后回师。

13 六月，癸亥，以司徒长孙无忌领扬州都督，实不之任。

14 丁丑，诏以“隋末丧乱，边民多为戎、狄所掠，今铁勒归化，宜遣使诣燕然等州，与都督相知，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遣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

15 癸未，以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时房玄龄留守京师，有自京师来者，上问：“玄龄何言？”对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但云李纬美髭鬓。”帝遽改除纬洛州刺史。

16 秋，七月，牛进达、李海岸入高丽境，凡百余战，无不捷，攻石城①，拔之。进至积利城下②，高丽兵万余人出战，海岸击破之，斩首二千级。

17 上以翠微宫险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诏更营玉华宫于宜春之凤皇谷[3]。庚戌，车驾还宫。

18 八月，壬戌，诏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屡兴，加以河北水灾，停明年封禅。

19 辛未，骨利干遣使入贡；丙戌，以骨利干为玄阙州，拜其俟斤为刺史。骨利干于铁勒诸部为最远，昼长夜短，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脾适熟，日已复出矣。

20 己丑，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上致政于皇太子；太子闻之，忧形于色，发言流涕。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上手诏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4]，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雾障天，不亏于大；寸云点日，何损于明！"

21 丁酉，立皇子明为曹王。明母杨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为皇后。魏征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5]！"乃止。寻以明继元吉后。

22 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6]，欲以征高丽。

23 冬，十月，庚辰，奴剌啜曷俟友帅其所部万余人内附[7]。

24 十一月，突厥车鼻可汗遣使入贡。车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为小可汗。颉利之败，突厥余众欲奉以为大可汗，时薛延陀方强，车鼻不敢当，帅其众归之。或说薛延陀："车鼻贵种，有勇略，为众所附，恐为后患，不如杀之。"

车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数千骑追之，车鼻勒兵与战，大破之，乃建牙于金山之北⑧，自称乙注车鼻可汗，突厥余众稍稍归之，数年间胜兵三万人，时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败，车鼻势益张，遣其子沙钵罗特勒入见，又请身自入朝。诏遣将军郭广敬征之。车鼻特为好言，初无来意，竟不至。

25 癸卯，徙顺阳王泰为濮王。

26 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视朝。

27 十二月，壬申，西赵酋长赵磨帅万余户内附，以其地为明州⑨。

28 龟兹王伐叠卒，弟诃黎布失毕立，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上怒，戊寅，诏使持节、崑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将兵击之，仍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

29 高丽王使其子莫离支任武入谢罪，上许之。

【注释】

①石城：在今山东苍山县境。

②积利城：在今辽宁复县境。

③宜春：县名。治今陕西宜君县西南玉华。

④纳污藏疾：见《左传·宣公·十五年》："川泽纳污，山薮藏疾。"言山川之水亦容纳污浊，山薮多草木，毒者居之，故曰藏疾。此处引之，以天地之大，纳污藏疾算得了什么，喻皇上胸襟开阔，以社稷为重，不宜小不忍而危害社稷。

⑤辰嬴：秦穆公女嬴氏，鲁僖公二十二年嫁给晋怀公子圉，称怀嬴。鲁文

公六年晋文公重耳入秦，穆公纳女五人，怀嬴又在里面，称辰嬴，即所谓"辰嬴嬖于二君"。

⑥江南十二州：即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等十二州。

⑦奴剌：部落名称。其居处于吐谷浑、党项之间。

⑧金山：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北。

⑨"西赵"句：西赵，南蛮族之一。明州：治所不详，辖地约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册亨布依自治县东北部、罗甸县西南一带。

【译文】

13 六月，初八，任命司徒长孙无忌兼领扬州都督，实际上没有到任。

14 二十二日，下诏令说："隋朝末年丧乱，很多边境上的民众被戎、狄所虏掠，如今铁勒归附接受教化，应派遣使者到燕然等州，与都督相互了解，访求被掠夺的人，用货币财物赎回，供给他们粮食，赶快让他们回到原籍；其他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落的人，也令赎回。"

15 二十八日，任命司农卿李纬做户部尚书。这时房玄龄留守京城，有人从京城来，皇上问："房玄龄说了些什么？"回答说："房玄龄听到李纬升为尚书，只说李纬是个美髯公。"皇上立即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16 秋，七月，牛进达、李海岸进入高丽境内，经历了一百多次战斗，战无不胜，进攻石城，把城攻克。进攻到积利城下，高丽的军队一万多人出城应战，李海岸打败了他们，斩首二千级。

17 皇上因翠微宫狭小，不能容纳下百官，十六日，诏令再在宜春县的凤皇谷营造玉华宫。二十六日，皇上车驾回到宫中。

18 八月，初八，诏命认为薛延陀才投降，多次大兴土木，加上河北遭了水灾，停止明年封禅祭祀之事。

19 十七日，骨利干派遣使者入朝进贡。九月，初三，把骨利干改为玄溟州，任命他的首领做刺史。骨利干在铁勒各部落中是最远

的，那里昼长夜短，太阳落山以后，尚有余晖，煮羊脾刚熟，太阳就又出来了。

20 初五日，齐州人段志冲上密封奏件议事，请求皇上把朝政交给皇太子处理；皇太子听到这件事，满脸忧容，说话时直掉眼泪。长孙无忌等人请求诛杀段志冲。皇上手书诏令说："五岳陵插霄汉，四海延亘大地，纳污藏垢，无损于山海的高深。段志冲想以一匹夫的身份让朕解除皇位，朕假若有罪，则表明他的正直；假若无罪，这就说明他的狂妄。这就像一尺长的云雾想遮蔽天空，无亏于天空之大；一寸云彩想玷污太阳，无损于太阳的光明！"

21 十四日，封立皇子李明为曹王。李明的母亲杨氏，原是巢刺王李元吉的妃子，在皇上面前有宠；文德皇后死后，皇上要立为皇后。魏征劝谏道："陛下正与尧、舜的德行相媲美，为什么要效法晋文公娶辰嬴以自累呢！"于是停止立杨氏为皇后。不久，又以李明为李元吉的继嗣。

22 十五日，敕命宋州刺史王波利等人，征发江南十二州工匠制造数百艘大船，欲用来征讨高丽。

23 冬，十月，二十七日，奴剌啜曷俟友率领他所部一万多人归附唐朝。

24 十一月，突厥车鼻可汗派遣使者入京进贡。车鼻名斛勃，本与突厥同族，世代为小可汗。颉利失败后，突厥剩余兵众想奉他做大可汗，当时薛延陀正强盛，车鼻不敢当大可汗，率领他的兵众归附薛延陀。有人游说薛延陀："车鼻是贵族血统，有勇有谋，为众人所依附，恐怕成为后患，不如把他杀掉。"车鼻知晓后，逃走了。薛延陀派遣几千骑兵追击他，车鼻勒兵与他交战，打败了薛延陀，于是在金山的北面建立牙帐，自称乙注车鼻可汗，突厥残余兵众稍稍归附于他，几年之间精兵达三万人，时常出兵抄掠薛延陀。薛延陀失败时，车鼻的势力更加扩张，派遣他的儿子沙钵罗特勒入京朝见皇上，又请求他本人亲自入朝。皇上诏命派遣将军郭广敬征召他。车

鼻特别喜欢讲好听的话，本来就没有入朝的心思，最后没有到来。

25 二十一日，调迁顺阳王李泰为濮王。

26 三十日，皇上的病痊愈。

27 十二月，二十日，西赵酋长赵磨率领一万多户归附于大唐，把该地设置为明州。

28 龟兹王伐叠死了，弟弟诃黎布失毕被立为王，渐渐对唐失去了臣子的礼节，侵扰掠夺邻国。皇上发怒，二十六日，诏令使者持节、崑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领军队攻击他，还命铁勒十三州、吐蕃、吐谷浑合兵进攻讨伐。

29 高丽王派遣他的儿子莫离支任武入京谢罪，皇上准许。

二十二年

1 春，正月，己丑，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

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2 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上亲为调药；使太子临问；庚寅，薨。

3 戊戌，上幸骊山温汤。

4 己亥，以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5 新罗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为柱国，封乐浪郡王，遣使册命。

6 丙午，诏以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

7 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

8 戊申，上还宫。

9 结骨自古未通中国[①]，闻铁勒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发失钵屈阿栈入朝[②]。其国人皆长大，赤发绿睛，有黑发者以为不祥。上宴之于天成殿，谓侍臣曰：“昔渭桥斩三突厥首，自谓功多[③]，今斯人在席，更不以为怪邪！”失钵屈阿栈请除一官，“执笏而归，诚百世之幸。”戊午，以结骨为坚昆都督府，以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燕然都护。又以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置祁连州，隶营州都督。

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辛酉，上引见诸胡使者，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

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④！”

10 上营玉华宫，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然备设太子宫、百司，苞山络野，所费已巨亿计。乙亥，上行幸玉华宫；己卯，畋于华原⑤。

11 中书侍郎崔仁师坐有伏阎自诉者，仁师不奏，除名，流连州⑥。

12 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罗勃部置烛龙州⑦。

13 甲午，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崑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每怀首鼠⑧，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

14 庚子，隋萧后卒，诏复其位号，谥曰愍；使三品护葬，备卤簿仪卫，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

15 充容长城徐惠以上东征高丽⑨，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上疏谏，其略曰：“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⑩，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也。”又曰：“虽复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寔迷心之鸩毒。”又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

【注释】

①结骨：古部族名。居唐奴乌梁海叶尼塞河上游一带。

②俟利发：结骨族官称。

③“昔渭桥”句：三斩突厥首，谓武德九年，颉利犯便桥时之事。

④穷发之地：指寸草不生荒野之地。毛，毛发，以荒草比作毛发。

⑤华原：县名。治今陕西耀县。

⑥连县：治今广东连县。

⑦烛龙州：不详。盖治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一带。

⑧首鼠：首鼠两端。游移不定，迟疑不决的意思。

⑨充容：宫名。为九嫔之一，正二品。　长城：县名。治今浙江长兴县。徐惠：徐孝德之女。

⑩晋武奄有三方：指晋武帝司马炎时已统一了魏、蜀、吴三方，拥有三方土地。

【译文】

二十二年（戊申，公元 648 年）

1 春，正月，初八，皇上撰成《帝范》十二篇把它赐给太子，其篇名为《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并且说：“修身治国的道理，都在其中。一旦我去世，再没有所要说的了。”又说：“你应当再寻求古代贤哲的帝王作为老师，像我，不足以效法。取乎法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我身居皇位以来，不好的地方很多，锦绣珠玉从未断过，宫室台榭屡有所兴，犬马鹰隼无论多远都要罗致来，行游于四方，供给困顿烦劳，这些都是我的大过错，不要认为这是对的而去效法它。回顾我大济苍生，对他们的利益也很多，开创华夏域内，这功劳也大。有益的事多损害人的事少，因此人们不怨恨；功劳大过失小，所以王业没有毁灭；然而同尽美尽善相比，固然有很多值得惭愧的地方。你没有我的功劳勤苦而能继承我的富贵，要竭力行善，则国家才能安定；骄傲怠惰奢侈放纵，则连自己难以

保全。而且成功迟缓，失败迅速的，这就是说的国家；失去容易，得到很难的，说的就是皇位，这不可不珍惜啊！不可不谨慎啊！”

2 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重，皇上亲自给他调配药物；派太子亲自前去探问病情；初九，马周去世。

3 十七日，皇上幸临骊山温泉。

4 十八日，任命中书舍人崔仁师徙中书侍郎，参知机要事务。

5 新罗王金善德去世，任命金善德的妹妹为柱国，封为乐浪郡王，派遣使臣加以册封任命。

6 二十五日，诏命任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为副大总管，率领军队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从莱州渡海来攻打高丽。

7 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知掌尚书省、门下省的事务。

8 二十七日，皇上回到宫中。

9 结骨自古没有与中国交往，听说铁勒各部都归附了大唐，二月，他们的首领失钵屈阿栈入京朝见皇上。他们国家的人都身材高大，赤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长有黑色头发的人，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皇上在天成殿宴请他们，对侍臣说：“从前，在渭桥斩杀三个突厥人的首级，自认为功劳大，如今这些人在宴席上，再不会认为奇怪吧！”失钵屈阿栈请求任命他一个官职，说：“执朝笏回去，实在是百世之幸。”初七，将结骨设置为坚昆都督府，任命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属于燕然都护。又把阿史德时健首领部落设置为祁连州，隶属于营州都督。

这时，四夷大小君长争着派遣使者入贡朝见，道路上络绎不绝。每年正月初一上朝恭贺，常常有几百上千人。初十，皇上引见各个胡族使者，对侍臣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三十多年，弄得中原疲弊不堪，所获得的东西没有多少，怎么比得上今天用德来安抚，使荒远不毛之地全部成为编户呢！”

10 皇上营建玉华宫，命令务必简省节约，只有所居住的宫殿用

瓦覆盖，其余的全部用茅草覆盖；然而，要齐备设置太子宫、百官司所，苞山络野的建筑，所花费的已经数字巨大，用亿来计算。二十四日，皇上巡幸玉华宫；二十八日，在华原县打猎。

11 中书侍郎崔仁师因有人跪伏阁署自诉，而不上奏而获罪，免去官职，流放到连州。

12 三月，初九，把瀚海都督俱罗勃部分开设置为烛龙州。

13 十四日，皇上对侍臣说："朕年少时在军中长大，很能预料敌人。如今崑丘的这次军事行动，处月、处密两个部落，和龟兹执政者羯猎颠、那利，每每首鼠两端，一定先把头杀掉，其次是弩失毕。"

14 二十日，隋朝的萧后死了，诏令恢复她皇后的地位和称号，谥号为愍，让三品官护送埋葬，准备好仪仗护卫，送到江都，与隋炀帝合葬。

15 充容长城人徐惠因皇上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二宫，营建修缮接连不断，加之服饰、珍玩非常华贵奢靡，上疏劝谏，上疏的内容大略说："陛下拿有限的农业收入，去填塞海中巨浪般的东征高丽的战争之中；去图谋还没有获得的国家徒众，丧失已造就的我国的军队。从前，秦始皇并吞六国，反而加速动摇了他危亡的基础，晋武帝尽有了魏、蜀、吴三国，反而成了他失败覆灭的业因；这些难道不是矜夸功业，凭恃武力强大，放弃道德，轻视邻邦，贪图利益，忘掉安危，放纵情欲所导致的吗！这就知道土地广大不是长久安定的方术，人民劳顿就是容易产生祸乱的根源。"又说："虽然用茅草覆盖房顶来表示节约，但还是大兴土木，使民众疲惫，名义是和好雇用，按价取人，实际上不是没有烦扰民众的弊病。"又说："各种珍奇玩物，技艺淫巧，是丧国的器物；珠玉之宝，锦衣绣服，实质上是迷乱心窍的毒药。"又说："制定的法令上说节俭，还恐怕其奢侈；如果制定的法令上就说奢侈，凭什么法制约后人！"皇上很赞美她的话，十分有礼地尊重她。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纪十五　起著雍涒滩四月，尽旃蒙单阏九月，凡七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

贞观二十二年

1 夏，四月，丁巳，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①]，破之。

初，巂州都督刘伯英上言[②]："松外诸蛮叛降复叛，请出师讨之，以通西洱[③]、天竺之道[④]。"敕建方发巴蜀十三州兵讨之[⑤]，蛮酋双舍帅众拒战，建方击败之，杀获千余人。群蛮震慑，亡窜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谕以利害，皆来归附，前后至者七十部，户十万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酋长蒙和等为县令，各统所部，莫不感悦。因遣使诣西洱河，其帅杨盛大骇，具船将遁，使者晓谕以威信，盛遂请降。其地有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

户，无大君长，不相统壹，语虽小讹，其生业、风俗，大略与中国同，自云本皆华人，其所异者以十二月为岁首。

2 己未，契丹辱纥主曲据帅众内附[6]，以其地置玄州[7]，以曲据为刺史，隶营州都督府。

3 甲子，乌胡镇将古神感[8]，将兵浮海击高丽，遇高丽步骑五千，战于易山，破之。其夜，高丽万余人袭神感船，神感设伏，又破之而还。

4 初，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以阿史那贺鲁为叶护，居多逻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统处月、处密、始苏、歌逻禄、失毕五姓之众。乙毗咄陆奔吐火罗，乙毗射匮可汗遣兵追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贺鲁帅其余众数千帐内属，诏处之于庭州莫贺城[9]，拜左骁卫将军。贺鲁闻唐兵讨龟兹，请为乡导，仍从数十骑入朝。上以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厚宴赐而遣之。

5 五月，庚子，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10]，大破之。

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11]，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遣七千余骑赴之[12]。玄策与其副蒋师仁帅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所居茶镨和罗城[13]，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走，更收余众，

还与师仁战;又破之,擒阿罗那顺。余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卫江⑭,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⑮。

【注释】

①松外蛮:即松州之外的蛮族。松州,治今四川省松潘县。

②嶲(suī 髓)州:治今四川西昌县。

③西洱:水名,即西洱河,一名称叶榆泽,亦即今云南西部洱海。

④天竺:印度的古称。

⑤巴蜀十三州:益、眉、荣、梓、利、绵、遂、巴、卢、渠、达、集、渝等十三州。

⑥辱纥主:契丹酋长首领之称。

⑦玄州:治今辽宁朝阳市一带。

⑧乌胡:亦作乌湖。岛名,即今渤海湾中隍城岛。

⑨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子城。

⑩右卫率长史:为太子东宫十率府之一的右卫率府长史。

⑪中天竺:即天竺分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中天竺,即天竺中部。

⑫泥婆国:即泥婆逻国,今尼泊尔的旧译名。

⑬茶镇和罗城:古印度都城。

⑭乾陀卫江:即今称恒河流经古印度乾陀罗,即义为遍香国的地段之称。

⑮散朝大夫:唐制文散阶朝散大夫,从五品下。

【译文】

唐纪十五　起戊申年(公元648年)四月,至乙卯年(公元655年)九月,共七年六个月。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

贞观二十二年(戊申,公元648年)

1 夏,四月,初七,右武候将军梁建方攻击松外蛮,打败了对方。

当初,嶲州都督刘伯英上书说:"松州以外的各蛮族,暂时投降

又反叛了，请求出兵讨伐，来打通前往西洱、天竺的道路。”敕命梁建方发动巴蜀地区十三州的军队去讨伐。蛮族的酋长双舍率领兵众抵抗，梁建方打败了对方，杀死俘获一千多人。各蛮族惊惧，逃窜到山谷之中，梁建方分别派遣使者用利害关系晓谕他们，都前来归附，前后有七十部，十万九千三百户，梁建方任命各部酋长蒙和等做县令，各自统领所属的部众，没有不感到喜悦的。因而派遣使者到西洱河，当地统帅杨盛大为惊骇，准备船只想要逃遁，使者用大唐的威严和信义晓谕他，杨盛于是请求投降。该地有杨、李、赵、董等几十个大姓各自占据一州，大的六百户，小的二、三百户，没有大君长，互不统属，虽然语言差异小，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大略与中原相同，自称本是汉人，所不同的是以十二月作岁首。

2 初九，契丹首领曲据率领兵众归附唐朝，将该地设置玄州，任命曲据做刺史，隶属于营州都督府。

3 十四月，乌胡镇守将领古神感率领军队渡海去攻击高丽，遭遇高丽步骑兵五千人，在易山交战，将其击败。当晚，高丽一万多人袭击古神感的船只，古神感设下埋伏，又击败对方而还。

4 当初，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任阿史那贺鲁为叶护，居住在多逻斯河一带，在西州以北一千五百里的地方，统领处月、处密、始苏、歌逻禄、失毕五姓的民众。乙毗咄陆逃奔到吐火罗时，乙毗射匮可汗派遣军队紧逼追击，他的部落逃亡四散。二十五日，贺鲁率领余众几千帐归附唐，诏令在庭州莫贺城安置他们居住，贺鲁官拜左骁卫将军。贺鲁闻唐兵讨伐龟兹，请求做向导，于是率几十名骑兵入京朝见。皇上任命他为崑丘道行军总管，盛宴款待，厚加赏赐，遣送他走。

5 五月，二十日，右卫率长史王玄策进攻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将其击败。

当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的兵力最强盛，四天竺王都臣服于他，王玄策奉命出使到天竺，各国都派遣使者入京朝贡。恰巧遇上

尸罗逸多逝世,国中大乱,他的臣子阿罗那顺自立为王,征发胡兵攻击王玄策,王玄策率领随从的三十人与他交战,抵御不住,全部被擒获,阿罗那顺将各国的贡物掠夺殆尽。王玄策在夜晚脱身逃遁,到吐蕃的西部边境,发文书征调邻国的兵马,吐蕃派遣精锐士兵一千二百人,泥婆国派遣七千多骑兵赴战。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领两国的兵马进攻到中天竺的居住地茶镇和罗城,连战五天,大败天竺兵,斩首三千余级,逃奔溺死者一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重新纠集残余兵众与蒋师仁交战,又被打败,擒获了阿罗那顺。余下的兵众拥戴阿罗那顺的妃子及王子,以乾陀卫江为险阻来抵抗,蒋师仁进军攻击,天竺兵溃败,擒获了阿罗那顺的嫔妃和王子,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国内震动,共有五百八十多个城邑和部落先后投降,俘虏阿罗那顺而归。任命王玄策为朝散大夫。

6 六月,乙丑,以白霫〔别〕部为居延州。

7 癸酉,特进宋公萧瑀卒[①],太常议谥曰"德",尚书议谥曰"肃"。上曰:"谥者,行之迹,当得其实,可谥曰贞褊公[②]。"子锐嗣,尚上女襄城公主。上欲为之营第,公主固辞,曰:"妇事舅姑,当朝夕侍侧,若居别第,所阙多矣。"上乃命即瑀第而营之。

8 上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上从之。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③],大者或长百尺,其

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

9 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请帅所部从讨龟兹。

10 初，左武卫将军武鄼县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门[4]，时太白屡昼见[5]，太史占云[6]："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7]："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恶之。会与诸武臣宴宫中，行酒令[8]，使各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又以君羡官称封邑皆有"武"字，深恶之，后出为华州刺史。有布衣员道信，自言能绝粒，晓佛法，君羡深敬信之，数相从，屏人语。御史奏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壬辰，君羡坐诛，籍没其家。

上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尽杀之，何如？"对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上乃止。

11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京师，疾笃，上征赴玉华宫，肩舆入殿，至御座侧乃下，相对流涕，因留宫下，闻其小愈则喜形于色；加剧则忧悴。玄龄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乃上表谏，以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

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⑨，死且不朽！”玄龄子遗爱尚上女高阳公主，上谓公主曰：“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癸卯，薨。

柳芳曰：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二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

【注释】

①“特进”句：谥曰德、曰肃，周公《谥法》：刚德克就曰肃。

②谥曰贞褊公：贺琛《谥法》：直道不桡曰贞；俭啬无德曰褊；心隘政急曰褊。

③右领左右府长史：领左右府，亦分为左、右，各有长史，此即左、右千牛府。

④武连县：治今四川剑阁县西南武连。　直玄武门：在玄武门值班宿卫，此为掌管北门宿卫。

⑤太白昼昏见：太白，星名。或曰启明、长庚、金星，晨出东方，夕出西方，昼见封建迷信视为不祥之兆，传说多杀伐。

⑥太史：唐太史局，专掌天文历法的官。

⑦《秘记》：指谶纬之类的书籍。

⑧酒令：饮酒时的一种游戏。其一人作令官，饮者听其号令，违则有罚。下文使各言小名，即酒令。

⑨哀鸣：《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房玄龄缩引"哀鸣"表示"其言也善。"

【译文】

6 六月，十六日，把白霫部设置为居延州。

7 二十日，特进宋公萧瑀去世，太常寺建议追封其谥号为"德"，尚书省议定追封其谥号为"肃"。皇上说："谥号，是表明一个人的行迹的，应当符合实际，可以追谥为'贞褊公'。"萧瑀的儿子萧锐继承其父的食邑爵位，娶皇上的女儿襄城公主为妻。皇上想给她营建宅第，公主坚决辞谢，说："媳妇侍奉公婆，应当早晚都在身边，假若居住在别处，那必然会有较多的缺失。"皇上于是命令就在萧瑀的宅第中给她营建住处。

8 皇上认为高丽困窘疲弊，议定在明年征发三十万兵力，一举歼灭它。有的认为大军东征，必须储备超过一年的粮食，这些粮食不是靠牲畜车辆所能装载运输的，应该准备船舰水运。隋朝末年，只有剑南没有发生流寇盗贼侵扰，近来辽东之战，剑南又没有受到波及，那里百姓富足，应当让那里的百姓制造舟舰。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秋，七月，派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在剑南道伐木制造舟舰。大的舟舰有的长一百尺，宽五十尺。另外派遣使者走水路，从巫峡抵达江州、扬州，趋往莱州。

9 十一日，西突厥丞相屈利啜请求率所部随从唐军讨伐龟兹。

10 起初，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人李君羡掌管玄武门宿卫，当时，金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说："女君主将兴起。"民间又广传《秘记》中言："唐三世之后，女君主武王将取代李氏据有天下。"皇上厌恶这种说法。恰巧遇上与各位武臣在宫中饮宴，行酒令

为乐，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自称小名叫五娘，皇上听了感到惊愕，因而笑着说："什么女子，竟这么勇健！"又因李君羡的官衔封邑中都有"武"字，对此深恶痛绝，随后让他出任华州刺史。有个布衣名叫员道信的，自称他能不进饮食，通晓佛法，李君羡非常敬慕他，多次与他形影相随，窃窃私语。御史上奏说李君羡与妖人勾结，图谋叛乱。十三日，李君羡获罪被杀，全家被抄没。

皇上暗中询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上所说的，真有其事吗？"回答说："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已在宫中，是陛下的亲属，从今往后过不了三十年，就会称王天下，大唐皇室子孙将被杀所剩无几，这个征兆已经形成了。"皇上说："凡是怀疑的对象都统统杀掉，怎么样？"回答说："此乃天命，为人力所不为。未来称王的死不了反而白白杀掉无辜。况且从今往后三十年，这个人也已老了，也许还有仁慈的心肠，祸害或许会减轻。如今即使找到她把她杀掉，上天或许降生更壮烈的，大肆发泄怨恨，恐怕陛下的子孙后代，就未能幸免了！"皇上于是不再过问此事。

11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加重，皇上征召他到玉华宫，坐着轿子进入宫殿，到皇上座旁才下来，相对流泪，因此留在宫中，听说病情稍有好转，就喜形于色；听到病情加剧，则忧虑憔悴。房玄龄对他的儿子们说："我蒙受皇上隆恩，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只有东征高丽一事没有完结，群臣之中没有谁敢劝谏，我知其非而不说话，死了也有余辜。"于是上表劝谏，认为："《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羞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陛下的功名威德也可以知足了，开拓疆土也当适可而止，况且陛下每次判决一个死刑犯人，一定要三次复议五次上奏，进素食，停止演奏音乐，这正是重视人命。如今驱使无罪的士卒，把他们往刀口上送，使他们肝脑涂地，难道单单不足以怜悯吗！如果高丽违背臣属的礼节，诛伐他们是可以的；假若侵扰我国百姓，消灭他们是可以的；如果他日能够成为中原的祸患，除掉他们也是可以的。如今没有这三条

而无故烦劳中原百姓，无非对内称替前代雪耻，对外称替新罗报仇，这难道不是得到的很少，失去的很多吗！希望陛下准许高丽改过自新，焚毁准备渡海的船只，停止招募兵众，自然华夏、夷族都庆幸仰赖，远服近安。臣很快就要死了，倘若能够承蒙陛下采纳临死之人的忠言，死了也将不朽！”房玄龄的儿子遗爱娶皇上女儿高阳公主为妻，皇上对公主说：“他病重到这个地步，尚能忧虑我们的国家。”皇上亲自前往探视，握着手与房玄龄诀别，悲伤得不能自禁。二十四日，房玄龄逝世。

柳芳认为：房玄龄辅佐太宗平定天下，到最后死在宰相的职位上，共三十二年，天下人号称他为贤相；然而似乎没有事迹可寻，道德也达到最高境界。所以太宗平定祸乱而房玄龄、杜如晦不居功；王珪、魏征善于谏诤，而房玄龄、杜如晦不争其贤名；英公李勣、卫公李靖善于领兵打仗，而房玄龄、杜如晦辅行文道，因而国家太平，将功劳归之于君主。说房玄龄是唐朝宗庙社稷大臣，是最恰当的啊！

12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3 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1]。

14 辛未，遣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出金山道击薛延陀余寇。

15 九月，庚辰，崑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击处月、处密，破之，余众悉降。

16 癸未，薛万彻等伐高丽还。万彻在军中，使气陵物，裴

行方奏其怨望，坐除名，流象州[2]。

17 己丑，新罗奏为百济所攻，破其十三城。

18 己亥，以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

19 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3]。壬寅，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4]。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5]；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6]。上闻之，遣司农少卿长孙知人驰驿往视之。知人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上乃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

20 冬，十月，癸丑，车驾还京师。

21 回纥吐迷度兄子乌纥蒸其叔母[7]。乌纥与俱陆莫贺达官俱罗勃，皆突厥车鼻可汗之婿也，相与谋杀吐迷度以归车鼻。乌纥夜引十余骑袭吐迷度，杀之。燕然副都护元礼臣使人诱乌纥[8]，许奏以为瀚海都督，乌纥轻骑诣礼臣谢，礼臣执而斩之，以闻。上恐回纥部落离散，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往安抚之。久之，俱罗勃入见，上留之不遣。

22 阿史那社尔既破处月、处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趋龟兹北境，分兵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社尔遣兵追击，擒而斩之，立其从父弟先那准为焉耆王，使修职贡。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走。社尔进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韩威帅千余骑为

前锋[9]，右〔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至多褐城，龟兹王诃利布失毕、其相那利、羯猎颠帅众五万拒战。锋刃甫接，威引兵伪遁，龟兹悉众追之，行三十里，与继叔军合。龟兹惧，将却，继叔乘之，龟兹大败，逐北八十里。

23 甲戌，以回纥吐迷度子前左屯卫大将军〔翊左郎将〕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瀚海都督。

24 十一月，庚子，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帅所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府[10]，以窟哥为都督；又以其别帅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11]，各以其辱纥主为刺史。以奚部为饶乐府，以可度者为都督；又以其别帅阿会等部为弱水等五州[12]，亦各以其辱纥主为刺史。辛丑，置东夷校尉官于营州[13]。

25 十二月，庚午，太子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14]。

26 龟兹王布失毕既败，走保都城，阿史那社尔进军逼之，布失毕轻骑西走。社尔拔其城，使安西都护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帅精骑追布失毕，行六百里[15]，布失毕窘急，保拨换城[16]，社尔进军攻之四旬，闰月，丁丑，拔之，擒布失毕及羯猎颠。那利脱身走，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袭击孝恪。孝恪营于城外，龟兹人或告之，孝恪不以为意。那利奄至，孝恪帅所部千余人将入城，那利之众已登城矣，城中降胡与之相应，共击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敌，将复出，死于西门。城中大扰，仓部郎中崔义超召募得二百人[17]，卫军资财物，与龟兹战于城中，曹继叔、韩威亦营于城外，自城西北隅击之。

那利经宿乃退，斩首三千余级，城中始定。后旬余日，那利复引山北龟兹万余人趣都城，继叔逆击，大破之，斩首八千级。那利单骑走，龟兹人执之，以诣军门。

阿史那社尔前后破其大城五，遣左卫郎将权祗甫诣诸城⑧，开示祸福，皆相帅请降，凡得七百余城，虏男女数万口。社尔乃召其父老，宣国威灵，谕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叶护为王；龟兹人大喜。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⑨，社尔勒石纪功而还。

27 戊寅，以崑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鼓纛，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

28 癸未，新罗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见。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改章服从中国⑩，内出冬服赐之。

【注释】

①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县。 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 双舫：两两相互并连的舫舟。

②象州：治今广西象州县东北。

③雅、邛、眉三州：治今四川雅安县西、邛来县东南、眉山县。

④茂州：治今茂文羌族自治县。 陇右：泛指甘肃陇山以西地区。

⑤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市。

⑥剑外：自四川剑门关以南谓之剑外。

⑦蒸其叔母：与叔母淫乱。蒸，与母辈淫乱。

⑧燕然副都护：燕然都护府中的副长官。燕然都护府，治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

⑨伊州：治今新疆哈密县。

⑩松漠都督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

⑪九州：即峭落州、无逢州、羽陵州、白连州、徒何州、万丹州、疋黎州、赤山州、并松漠府为九州。

⑫五州：弱水州、祁黎州、洛瓌州、太鲁州、渴野州。

⑬东夷校尉官：掌管东夷地区的长官。

⑭大慈恩寺：佛寺名称。《西京新记》：西京外城，朱雀街东第三桥、皇城之东第一街进业坊，隋无漏寺旧基，太子即其地建寺，为文德皇后祈福，竹木森邃，为京城观游之最。

⑮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县西。

⑯拨换城：自安西府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四百余里至拨换城。

⑰仓部郎中：官名。掌管天下仓储，受纳租税，出给禄廪之事，属户部。

⑱左卫郎将：即唐左卫府中较低级的武官。

⑲安国：古西域城国。盖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安国。

⑳章服：以图文为等级标志的礼服。如古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绣等为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有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之别。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译文】

12 八月，初一，出现日食。

13 二十九日，敕令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船一千一百艘。

14 二十三日，派遣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从金山道出兵攻击薛延陀残余势力。

15 九月，初二，崑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攻击处月、处密，打败了对方，余众全部投降。

16 初五，薛万彻等人讨伐高丽返回。薛万彻在军中，恃才傲物，盛气凌人，裴行方上奏称其有怨气，因此获罪被罢官除掉名籍，流放到象州。

17 十一日，新罗上奏表称百济进犯该国，攻克十三座城。

18 十一日，任命中书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

19 强伟等人征发民众造船，山獠人也服力役，雅、邛、眉三州獠人造反。二十四日，派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征发陇右、峡中军队二万多人进攻反獠。蜀人苦于造船的劳役，有人请求出工钱雇佣潭州人造船。皇上依准。州县官吏督促过于严急，百姓出卖田宅、子女都不能供给，粮价飞涨，剑外的民众骚动起来。皇上听到这个消息，派遣司农少卿长孙知人火速前往视察。长孙知人奏称："蜀人身体虚弱，不能忍耐剧烈的劳动。大船一艘，雇人要花二千二百三十六匹绢绸。山谷里已经砍伐的木材，还没有全部运出，又要征调船庸，这两件事并在一起，民众不能忍受，应该加以存恤养护。"皇上于是敕令雇潭州人的造船费用，都由官方支给。

20 冬，十月，初六，皇上车驾回到京城。

21 回纥叶迷度的侄子与他的婶母淫乱。乌纥与俱陆莫贺达官俱罗勃，都是突厥车鼻可汗的女婿，二人图谋杀死叶迷度来归顺车鼻。乌纥在夜晚带领十多个骑兵袭击叶迷度，把他杀死。燕然副都护元礼臣派人诱降乌纥，允许奏报皇上任命他做瀚海都督，乌纥轻骑来向元礼臣拜谢，元礼臣抓住乌纥就把他杀了，并把这件事上奏皇上。皇上担心回纥部落离散，派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抚。过了很久，俱罗勃入京朝见，皇上把他留下，不让他回去。

22 阿史那社尔打败处月、处密后，领兵从焉耆的西边直抵龟兹的北部边境，分兵五路，出其不意地攻击，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弃城逃奔到龟兹，保守他的东部境地。阿史那社尔派兵追击，擒获了薛婆阿那支，把他杀了，立他的堂弟先那准为焉耆王，让他向唐朝进贡。龟兹大为震动，守将大多弃城逃跑。阿史那社尔进驻碛口，离龟兹都城三百里，派遣伊州刺史韩威率领一千多骑兵作为先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紧随其后。到了多褐城，龟兹王诃利布失毕、丞相那利、羯猎颠带领五万人抵抗。刚短兵相接，韩威引兵伪装退却，龟兹倾巢出兵追击，行三十里，与曹继叔的军队会合。龟兹恐惧，想要退却，曹继叔乘机攻击，龟兹兵大败，追击八十里。

23 二十七日，任命回纥吐迷度的儿子前左屯卫大将军〔翊左郎将〕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瀚海都督。

24 十一月，二十三日，契丹将领窟哥、奚族将领可度者一同率领本部归附唐朝。把契丹部改为松漠府，任命窟哥为都督；又以他的将领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各任命他们的首领做刺史。以奚部为饶乐府，任命可度者为都督；又以其将领阿会等部为弱水等五州，也各任命他们的首领做刺史。二十四日，在营州设置东夷校尉官。

25 十二月，二十四日，太子替文德皇后建造大慈恩寺竣工。

26 龟兹王布失毕失败后，退保都城，阿史那社尔进军逼进该城，布失毕率领轻骑向西逃跑。阿史那社尔拔下其都城，让安西都护郭孝恪守卫此城。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率领精锐骑兵进击布失毕，行军六百里，布失毕困窘急迫，据守拨换城，阿史那社尔进攻了四十天，闰十二月，初一，攻陷城池，擒获布失毕及羯猎颠。那利只身逃脱，暗中引西突厥兵与本国兵力一万多人，袭击郭孝恪。郭孝恪在城外扎营，龟兹有人告诉郭孝恪那利将要前来袭击，郭孝恪没把它放在心上。那利突然到来，郭孝恪率领他的部下一千多人想要入城，那利兵众已经登上了城墙，城内投降的胡人和他里应外合，共同夹击郭孝恪，箭如雨下，郭孝恪不能抵御，想再退出城，被射死在西门。城中大乱，仓部郎中崔义超召募得到二百人，守卫军用辎重财物，与龟兹兵在城中激战，曹继叔、韩威也在城外扎营，从城西北角进击。那利经过一夜激战撤退，斩首三千余级，城中才安定下来。过后十多天，那利又领山北龟兹一万多人逼近都城，曹继叔迎击敌人，大败对方，斩首八千级。那利单人独骑逃跑，龟兹人抓住了他，把他押送到军门。

阿史那社尔前后大破龟兹大城五座，派左卫郎将权祗甫到各城晓以祸福，各城都相继率领部下请降，共得七百多座城池，俘虏男女几万口。阿史那社尔于是召集城中父老，宣示唐朝的声威神灵，讲明兴师伐罪的道理，立他们国王的弟弟叶护为国王；龟兹人

皆大欢喜。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相馈赠骆驼、马匹和军粮,阿史那社尔刻石碑纪功,然后班师回朝。

27 初二,任命崑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做泥伏沙钵罗叶护,赐给鼓和大旗,让他招抚讨伐西突厥尚未归服的人。

28 初七,新罗丞相金春秋与他的儿子金文王入京朝见。金春秋是金真德的弟弟。皇上封金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金春秋请求按唐朝的式样改革新罗官员的礼服,拿出冬天的服饰赏赐给他。

二十三年

1 春,正月,辛亥,龟兹王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师,上责让而释之,以布失毕为左武卫中郎将。

2 西南徒莫祗等蛮内附,以其地为傍、望、览、丘四州,隶朗州都督府[①]。

3 上以突厥车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骁卫郎将离侃发回纥、仆骨等兵袭击之。兵入其境,诸部落相继来降。拔悉密吐屯肥罗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4 二月,丙戌,置瑶池都督府[②],隶安西都护;戊子,以左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5 三月,丙辰,置丰州都督府[③],使燕然都护李素立兼都督。

6 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显道门外,赦天下。丁卯,赦太子于金液门听政。

7 夏,四月,乙亥,上行幸翠微宫。

8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9 辛酉，开府仪同三司卫景武公李靖薨。

10 上苦利增剧⑤，太子昼夜不离侧，或累日不食，发有变白者。上泣曰："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笃，召长孙无忌入含风殿⑥。上卧，引手扪无忌颐，无忌哭，悲不自胜；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无忌出。己巳，复召无忌及褚遂良入卧内，谓之曰："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又谓遂良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仍令遂良草遗诏。有顷，上崩⑦。

太子拥无忌颈，号恸将绝，无忌揽涕，请处分众事以安内外，太子哀号不已，无忌曰："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秘不发丧。庚午，无忌等请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辛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马舆⑧，侍卫如平日，继太子而至，顿于两仪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以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兼中书令。壬申，发丧太极殿，宣遗诏，太子即位。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平常细务，委之有司。诸王为都督、刺史者，并听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

地。

【注释】

①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市。

②瑶池都督府:在今苏联境内巴尔喀什湖一带。

③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

④叠州:治今甘肃迭部县。

⑤利:泄泻。通"痢"。

⑥含风殿:在翠微宫。

⑦崩:帝王死曰崩。上崩,即皇上唐太宗死,享年五十三岁。

⑧大行:一去不返。臣下因讳言皇帝死亡,故用大行作比喻。汉后称皇帝死为大行,帝死停棺未葬者为大行皇帝。

【译文】

二十三年(己酉,公元649年)

1 春,正月,初六,龟兹王布失毕及其丞相那利等人被押至京师,皇上予以责备后将他们释放了,并且任命布失毕做左武卫中郎将。

2 西南徒莫祗等蛮族归附唐朝,把他们的领地设置傍、望、览、丘四州,隶属于朗州都督府。

3 皇上因突厥车鼻可汗不入京朝见,派右骁卫郎将高侃征发回纥、仆骨等军队袭击他。军队进入突厥境地,各个部落相继前来投降。拔悉密首领肥罗察投降后,在其原地设置新黎州。

4 二月,十一日,设置瑶池都督府,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十三日,任命左卫将军阿史那贺鲁做瑶池都督。

5 三月,十三日,设置丰州都督府,由燕然都护李素立兼任都督。

6 上年冬天干旱,到此时才下雨。十七日,皇上支撑病体来到显道门外,大赦天下。二十三日,下令皇太子在金液门听政。

7 夏,四月,初一,皇上行幸翠微宫。

8 皇上对太子说："李世勣才智有余，然而你对他没有恩泽，恐怕不能使他敬服你。我现在贬黜他的官位，假若他立即就走，等我死后，你任用他做仆射，视为亲信；假若他徘徊观望，应当把他杀掉。"五月，十五日，任命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做叠州都督；李世勣接受诏命，没有回家就上任了。

9 十八日，开府仪同三司卫景武公李靖逝世。

10 皇上痢疾加重，太子日夜守护不离身边，有时一连几天不进食，头发有的已变白。皇上哭着说："你这么孝敬我，我死了还有什么遗憾！"二十四日，病情严重，把长孙无忌召进含风殿。皇上卧着用手摸长孙无忌的面颊，长孙无忌痛哭，不能自已，皇上竟说不出话来，于是令长孙无忌退出含风殿。二十六日，又召长孙无忌及褚遂良进入卧室内，对他们说："朕今天把后事全部托付给你们。太子仁慈孝顺，是你们知道的，望善加辅佐教导！"对太子说："只要无忌、遂良还在，你就不必为大唐江山担忧！"又对褚遂良说："无忌对我竭尽忠心，我拥有天下，多半靠他的力量，我死后，不要让那些谗佞之人挑拨离间。"于是，命令褚遂良草拟遗诏。不多久，皇上去世。

皇太子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号啕痛哭，悲痛欲绝，长孙无忌抹去眼泪，请求处理好各事务以安定内外，太子悲哀哭号不止，长孙无忌说："皇上把宗庙社稷交付给殿下，怎么能够仿效一般人只知道哭泣呢！"于是秘不发丧。二十七日，长孙无忌等人请求太子先回皇宫，飞骑、劲兵及旧将军都跟随着。二十八日，太子进入京城；大行天子所用的马车，侍卫仪仗如同平日，继皇太子之后到达，安顿在两仪殿。任命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任侍中，任命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兼任中书令。二十九日，在太极殿发丧，宣示太宗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军国大事，不可停缺；平常琐细事务，委托给有关部门。诸王在外任都督、刺史的，一并听候命令奔丧，但濮王李泰不在奔丧之列。废止辽东的征役及各种土木工程。四方夷族在朝做官的以及前来朝贡的几百人，

听到皇上去世，都失声痛哭。他们剪掉头发、用刀划面、割耳朵，流血满地。

六月，甲戌朔，高宗即位，赦天下。

11 丁丑，以叠州都督李勣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①]。

12 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讳者[②]。

13 癸未，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帝许之，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癸巳，以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14 阿史那社尔之破龟兹也，行军长史薛万备请因兵威说于阗王伏阇信入朝，社尔从之。秋，七月，己酉，伏阇信随万备入朝，诏入谒梓宫[③]。

15 八月，癸酉，夜，地震，晋州尤甚，压杀五千余人。

16 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④]，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

17 丁酉，礼部尚书许敬宗奏弘农府君庙应毁[⑤]，请藏主于西夹室[⑥]，从之。

18 九月，乙卯，以李勣为左仆射。

19 冬，十月，以突厥诸部置舍利等五州隶云中都督府⑦，苏农等六州隶定襄都督府⑧。

20 乙亥，上问大理卿唐临系囚之数，对曰："见囚五十余人，唯二人应死。"上悦。上尝录系囚，前卿所处者多号呼称冤，临所处者独无言。上怪问其故。囚曰："唐卿所处，本自无冤。"上叹息良久，曰："治狱者不当如是邪！"

21 上以吐蕃赞普弄赞为驸马都尉⑨，封西海郡王。赞普致书于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

22 十二月，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

【注释】

①李勣：本为李世勣，因避太宗名字，称李勣。

②讳：避讳。指对君主、尊长辈的名字避开不直言。《礼记·曲礼》："卒哭乃讳。"注："敬鬼神之名也。"

③梓宫：帝后所用以梓木制作的棺材。

④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在今陕西礼泉县东北九嵕山。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⑤弘农府君：即魏弘农太守李重耳，对唐高宗是其七世祖，亲尽应毁。

⑥西夹室：太庙有太夹室，两边有东西二夹室。

⑦五州：舍利州、思辟州、阿史那州、绰州、白登州。

⑧六州：史只载苏农州、阿德州、执失州、拔延州，余二州佚。

⑨驸马都尉：汉武帝置奉车、驸马、骑三都尉，唐以骑都尉为勋官，附马都尉以授尚主者，奉车都尉不复除受。

【译文】

六月，初一，高宗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11 初四，任命叠州都督李勣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

12 先前，太宗“世民”二字，命令天下的人只要不连在一起写，可以不避讳；到这时，才更改犯先帝名讳的官名。

13 初十，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掌管尚书、门下二省的事务。长孙无忌执意辞退掌管尚书省的事，皇帝应允，但仍然命令他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十日，任命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14 阿史那社尔攻破龟兹后，行军总管薛万备请求借助军队的威势，劝说于阗王伏阇信入京朝见，阿史那社尔听从了。秋，七月，初六，伏阇信随薛万备入京朝见皇上，皇上诏命他入宫谒见先帝的棺柩。

15 八月，初一，晚上，发生地震，晋州尤其严重，死了五千多人。

16 十八日，将文皇帝埋葬在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求自杀殉葬，皇上派人告诉他们先帝遗旨不允许。蛮夷君长被先帝所擒获而臣服的颉利等十四人，都用石头雕刻成像，刻上名字排列在北司马门以内。

17 二十五日，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请应毁掉弘农府君庙，请求把神主藏到太庙的西夹室，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18 九月，十三日，任命李勣做左仆射。

19 冬，十月，把突厥各部落设置为舍利等五州，隶属于云中都督府，苏农等六州隶属于定襄都督府。

20 初四，皇上向大理卿唐临询问在押囚犯的人数，回答说：“现在囚犯五十多人，只有二人应当处死。”皇上很高兴。皇上曾亲自讯问在押囚犯，前任大理卿所处理的囚犯，多大声喊冤，唐卿所处理的囚犯，独独没有喊冤的。皇上感到奇怪，问其中缘故。囚犯说：“唐临所处理的，本来就没有冤枉的。”皇上感叹很久，说：“治理狱讼的官员，不应当如此吗！”

21 皇上任命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做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赞普送书信给长孙无忌等人说："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心的，理当勒兵前赴国内讨伐除灭。"

22 十二月，诏命允许濮王李泰开设府署设置僚属，车驾、服饰、珍膳，特加优惠供给。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1]

永徽元年

1 春，正月，辛丑朔，改元。

2 丙午，立妃王氏为皇后。后，思政之孙也[2]。以后父仁祐为特进、魏国公。

3 己未，以张行成为侍中。

4 辛酉，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命立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5 太宗女衡山公主应适长孙氏，有司以为服既公除[3]，欲以今秋成婚。于志宁上言："汉文立制，本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斩衰[4]，纵使服随例除[5]，岂可情随例改，请俟三年丧毕成婚。"上从之。

6 二月，辛卯，立皇子孝为许王，上金为杞王，素节为雍

王。

7 夏，五月，壬戌，吐蕃赞普弄赞卒[6]，其嫡子早死，立其孙为赞普。赞普幼弱，政事皆决于国相禄东赞。禄东赞性明达严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强大，威服氐、羌，皆其谋也。

8 六月，高侃击突厥，至阿息山。车鼻可汗召诸部兵皆不赴，与数百骑遁去。侃帅精骑追至金山，擒之以归，其众皆降。

9 初，阿史那社尔虏龟兹王布失毕，立其弟为王。唐兵既还，其酋长争立，更相攻击。秋，八月，壬午，诏复以布失毕为龟兹王，遣归国，抚其众。

10 九月，庚子，高侃执车鼻可汗至京师，释之，拜左武卫将军，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统之。以高侃为卫将军[7]。于是突厥尽为封内之臣，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一十四州；瀚海领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都督。

11 癸亥，上出畋，遇雨，问谏议大夫昌乐谷那律曰："油衣若为则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必不漏。"上悦，为之罢猎。

12 李勣固求解职；冬，十月，戊辰，解勣左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13 己未[8]，监察御史阳武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9]。大理少卿张叡册以为准估无罪。思谦奏

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叡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⑩，叡册循州刺史⑪。思谦名仁约，以字行。

14 十二月，庚午，梓州都督谢万岁、兖州都督谢法兴，与黔州都督李孟尝讨琰州叛獠⑫；万岁、法兴入洞招慰，为獠所杀。

【注释】

①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唐高宗李治，小字雉奴，太宗第九子。始封为晋王。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废，立为太子。即位初年，遵守贞观遗规，推行均田制，留意垦荒，继续实行科举制，修订"律令格式"，人口增加，社会安定。在对外关系中，东灭百济、高丽，西破突厥，势力进入东亚。中后期，皇权落于皇后武则天之手，阶级矛盾有所发展。死后庙号高宗。睿宗文明元年，谥曰天皇大帝。玄宗天宝八年，加尊号高宗天皇大圣皇帝。十三年，加尊号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②思政：即王思政，为西魏颍川太守，死于东魏。

③服：旧时丧礼规定穿戴的丧服。

④斩衰：为古代丧服之制的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之一。斩衰为给最亲近的丧亡父母所穿戴的丧服，古丧礼规定父母死后，服丧三年，期满才能除服。

⑤服随例除：这是汉文帝所立之制，即服丧，随着国家重大事例而除去丧服。

⑥赞普：吐蕃酋长称号。《新唐书·吐蕃传》："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

⑦卫将军：唐无卫将军之职，疑"卫"字上有脱字。

⑧疑误，待考。

⑨阳武：县名。治今河南原武县。　译语人：翻译人员。中书省掌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有翻译人员。

⑩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县。

⑪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东北。

⑫琰州:治今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南。

【译文】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永徽元年(庚戌,公元650年)

1春,正月,初一,改年号为永徽。

2初六,高宗立妃子王氏为皇后。皇后,是王思政的孙女。封皇后的父亲仁祐为特进、魏国公。

3十九日,任命张行成为侍中。

4二十一日,皇上召集朝集使,对他们说:"朕刚刚即位,对百姓有不便利的事情都应当奏陈,没有说透彻的再上书启奏。"从此每天召引十名刺史进入内阁,询问百姓疾苦,及其从政措施。

有一个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皇上命令立即斩首。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同心协力辅助王政,皇上也尊敬礼遇二人,恭谨地听从他们的意见。因此,永徽年间的朝政,百姓安康,颇有贞观年间的遗风。

5唐太宗的女儿衡山公主应当嫁给长孙氏,有关部门认为天子既已因公脱下丧服,想在当年秋天使他们成婚。于志宁上书言道:"汉文帝立下不必服丧三年的制度,本来是为了天下百姓。公主服丧本应穿上粗麻布的孝服,纵使按照汉代旧例脱去了丧服,难道哀情可以随着旧例而改变,请求等候三年服丧完毕再使他们成婚。"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6二月,二十二日,立皇子李孝为许王,李上金为杞王,李素节为雍王。

7夏,五月,二十四日,吐蕃赞普弄弃宗弄赞去世,他的嫡长子早亡,立他的嫡孙为赞普。赞普幼小懦弱,国政大事都由丞相禄东赞来裁决。禄东赞性情豁达谨严,治军有方,吐蕃所以强大,威势慑服

氐、羌，都是由于他的谋略。

8 六月，高侃进攻突厥，到达阿息山。突厥车鼻可汗召集各部军队都不赴命，与几百骑兵逃走。高侃率领精锐骑兵追赶到金山，擒获车鼻可汗而归，其余的兵众全部投降。

9 当初，阿史那社尔俘虏龟兹王布失毕，立他的弟弟做国王。唐朝军队已返回，各部落酋长争夺王位，相互攻击。秋，八月，十六日，下诏令任用布失毕重新做龟兹国王，遣送回国，安抚那里的民众。

10 九月，初四，高侃把车鼻可汗押到京师，皇上释放了他，拜官左武卫将军，在郁督军山安置其余的兵众，设置狼山都督府来统辖他们。任高侃为卫将军。于是，突厥全部成为封疆之内的臣民，分别设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统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苏农等一十四州；瀚海都护府统领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府，仙萼等八州；各任命其酋长做刺史、都督。

11 二十七日，皇上外出打猎，遇雨，向谏议大夫昌乐人谷那律问道："遮雨的油衣，怎么样才能不漏雨？"回答说："用瓦片来做，必然不漏。"皇上听后非常高兴，为此停止打猎。

12 李勣执意请求辞职。冬，十月，初三，解除李勣左仆射的职务，仍任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13 己未日，监察御史阳武人韦思谦弹劾中书令褚遂良压价购买中书省翻译人员的土地。大理少卿张叡册认为准是估定价格买，没有罪。韦思谦上奏说："估定价格，是准备国家所需要征收土地用的，臣下之间的交易，怎么能够按估定价格呢！张叡册舞文弄墨，附和臣下，欺君罔上，罪当诛杀。"当天，把褚遂良贬为同州刺史，张叡册贬为循州刺史。韦思谦，名仁约，以字号通行于世。

14 十二月，初五，梓州都督谢万岁，兖州都督谢法兴，与黔州都督李孟尝合兵讨伐琰州反叛的獠人，谢万岁、谢法兴进入獠人居住的山洞里去招抚，被獠人所杀。

二 年

1 春，正月，乙巳，以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奭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奭，亨之兄子[①]，王皇后之舅也。

2 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庐帐渐盛，闻太宗崩，谋袭取西、庭二州[②]。庭州刺史骆弘义知其谋，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桥宝明驰往慰抚。宝明说贺鲁，令长子咥运入宿卫，授右骁卫中郎将，寻复遣归。咥运乃说其父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并其众，建牙于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咄陆五啜、努失毕五俟斤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以咥运为莫贺咄叶护。

3 焉耆王婆伽利卒，国人表请复立故王突骑支；夏，四月，诏加突骑支右武卫将军，遣还国。

4 金州刺史滕王元婴骄奢纵逸[③]，居亮阴中[④]，畋游无节，数夜开城门，劳扰百姓，或引弹弹人，或埋人雪中以戏笑。上赐书切让之，且曰："取适之方，亦应多绪，晋灵荒君[⑤]，何足为则！朕以王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今书王下上考以愧王心。"

元婴与蒋王惲皆好聚敛，上尝赐诸王帛各五百段，独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两车以为钱贯[⑥]。"二王大惭。

5 秋，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杀略数千人。诏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⑦]，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

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

6 癸巳，诏诸礼官学士议明堂制度[8]，以高祖配五天帝[9]，太宗配五人帝[10]。

7 八月，己巳，以于志宁为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高季辅为侍中；志宁、行成仍同中书门下三品。

8 己卯，郎州白水蛮反，寇麻州，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等发兵讨之。

9 九月，癸巳，废玉华宫为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宫为万年宫。

10 庚戌，左武候引驾卢文操逾墙盗左藏物[11]，上以引驾职在纠绳[12]，乃自为盗，命诛之。谏议大夫萧钧谏曰："文操情实难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顾侍臣曰："此真谏议也！"

11 闰月，长孙无忌等上所删定律令式；甲戌，诏颁之四方。

12 上谓宰相曰："闻所在官司，行事犹互观颜面，多不尽公。"长孙无忌对曰："此岂敢言无；然肆情曲法，实亦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

13 冬，十有一月，辛酉，上祀南郊。

14 癸酉，诏："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

15 戊寅，特浪羌酋董悉奉求、辟惠羌酋卜槽莫各帅种落

万余户诣茂州内附。

16 窦州、义州蛮酋李宝诚等反[15]，桂州都督刘伯英讨平之。

17 郎州道总管赵孝祖讨白水蛮[16]，蛮酋秃磨蒲及俭弥于帅众据险拒战，孝祖皆击斩之。会大雪，蛮饥冻，死亡略尽。孝祖奏言："贞观中讨昆州乌蛮[17]，始开青蛉、弄栋为州县。弄栋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恒扇诱弄栋，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与黄瓜、叶榆、西洱河相接，人众殷实，多于蜀川，无大酋长，好结仇怨，今因破白水之兵，请随便西讨，抚而安之。"敕许之。

18 十二月，壬子，处月朱邪孤注杀招慰使单道惠，与突厥贺鲁相结。

19 是岁，百济遣使入贡，上戒之，使"勿与新罗、高丽相攻，不然，吾将发兵讨汝矣。"

【注释】

①亨：柳亨，西魏尚书左仆射的孙子，窦诞的门婿，亨的妻子就是襄阳公主的女儿。

②西、庭二州：治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旧址、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

③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县。

④亮阴：古代帝王居丧。《尚书·无逸》："其在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郑玄注为"凶庐"，孔传为居丧守默。亦阴闇、谅阴、谅闇。

⑤晋灵荒居：晋灵，晋灵公，是一位荒淫的暴君。《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君，从台上弹人以观其避丸等等。

⑥钱贯：即钱串，穿钱的绳子。

⑦弓月道：唐区域划分有道。弓月道，以弓月城取名。弓月城，在今新疆霍

城县西北。

⑧明堂制度：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其后宫室渐备，另在东南近郊建立明堂，以存古制。

⑨五天帝：即纬书所说的天上五方之帝，东方苍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

⑩五人帝：东方太皞、西方少皞、南方炎帝、北方颛顼、中央黄帝。

⑪左武候引驾：官名。左右武候，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有引驾三卫六十人，引驾仗飞六十六人。　左右藏：官名。左藏掌邦国库藏，右藏掌邦国宝货。

⑫纠绳：以法度作准绳，纠正非法。

⑬窦州：治今广东信宜县西南镇隆。义州：治今广西岑溪县东。

⑭郎州：治今云南曲靖县西。

⑮昆州：治今云南昆明市西郊马街附近。

【译文】

二年（辛亥，公元 651 年）

1 春，正月，十一日，任命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奭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柳奭，是柳亨的侄子，王皇后的舅父。

2 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的部众，毡庐帐幕逐渐多起来，听说唐太宗驾崩，图谋袭击夺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得知他的计谋，上表奏言，皇上派遣通事舍人桥宝明飞驰前往安抚。桥宝明劝说阿史那贺鲁，让他的长子咥运入朝做宿卫官，授给右骁卫中郎将，不久又遣送他回去。咥运于是劝说他的父亲领兵西走，打败了乙毗射匮可汗，吞并其兵众，在双河及千泉建立牙帐，自称为沙钵罗可汗，咄陆五部、努失毕五部都归附于他，拥有兵力几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联合，处月、处密以及西域各国多归附于他。封咥运为莫贺咄叶护。

3 焉耆王婆伽利去世，本国人上表请求重新拥立原来的国王突

骑支。夏,四月,诏命加封突骑支为右武卫将军,遣送回国。

4 金州刺史滕王李元婴骄奢淫逸,在为太宗守丧期间,打猎游玩没有节制,多次夜晚打开城门,惊扰老百姓,有时拉开弹弓射人,有时把人埋在雪中取乐。皇上赐给他书信,严加责备,并且说:"讨取舒适快乐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是,晋灵公是个荒淫的国君,怎么值得效法呢!朕因你是亲属,不忍心把你绳之以法,如今赐书定你的考课等第为下等之上,以便使你内心感到惭愧。"

李元婴与蒋王李恽都喜好聚敛财物,皇上曾经赏赐诸王每人五百段绢帛,唯独没赐给他们二王,敕令说:"滕王皇叔、蒋王皇兄自己能够经营聚敛,不须再赐给财物;只给麻两车来做穿钱用的绳子。"滕王、蒋王大为惭愧。

5 秋,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寇犯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杀死虏掠几千人。诏命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总管,征发秦、成、岷、雍各府兵力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兵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6 初二,诏令各位礼官学士议定明堂制度,把高祖与五天帝配享,太宗与五人帝配享。

7 八月,初八,任命于志宁为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高季辅为侍中。于志宁、张行成仍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8 十八日,郎州白水蛮反叛,寇犯麻州,派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等人发兵讨伐。

9 九月,初三,废玉华宫,改为佛寺。初八,把九成宫改为万年宫。

10 二十日,左武候引驾卢文操越墙盗取国库物资,皇上认为引驾的职责在于纠查违失,却监守自盗,下令将其处死。谏议大夫萧钧劝谏说:"卢文操犯罪情形确实难以原谅,然而按照法律不至于处死。"皇上于是赦免了卢文操的死罪,回头看着侍臣说:"这才是真正的谏议大夫啊!"

11 闰九月，长孙无忌等人进呈所删定的律令格式。十四日，下诏书颁行全国。

12 皇上对宰相说："听说你们所在的官署，办事时还要互相察言观色，大多不能完全公正。"长孙无忌回答说："这种现象怎么敢说没有，然而循私枉法，也实在不敢做。至于说稍稍考虑私情，恐怕陛下还不能避免。"长孙无忌以元舅身份辅佐政事，大凡有所进言，皇上没有不嘉许采纳的。

13 冬，十一月，初一，皇上到南郊祭祀。

14 十四日，诏命："从今以后，京官以及京外州官，有呈献鹰鹘及犬马的人，一律定罪。"

十九日，特浪羌族酋长董悉奉求、辟惠羌族酋长卜檐莫各自率领本部落一万多户到茂州归附唐朝。

16 窦州、义州蛮族酋长李宝诚等人造反，桂州都督刘伯英讨伐平定了他们的反叛。

17 郎州道总管赵孝祖讨伐白水蛮族，蛮族酋长秃磨蒲及俭弥于率领兵众依据险要之地抵抗，赵孝祖将他们全部斩杀。遇上下大雪，蛮族人饥寒交迫，大多死掉了。赵孝祖上奏言道："贞观中，讨伐昆州乌蛮，始开辟青蛉、弄栋为州县。弄栋的西边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常常扇动引诱弄栋，想使他们反叛。其勃弄以西与黄瓜、叶榆、西洱河交界，人口众多，谷物丰足，超过蜀川，没有大的酋长，容易结下仇怨，如今凭借攻破白水蛮的兵力，请求顺便向西讨伐，抚慰安定他们。"皇上依准。

18 十二月，二十四日，处月部落的朱邪孤注杀死招慰使单道惠，与突厥贺鲁相互勾结。

19 本年，百济派遣使者入京进贡，皇上告诫来使，让"百济不要与新罗、高丽相互攻击，不然，我将要发动军队去讨伐你们。"

三 年

1 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浑、新罗、高丽、百济并遣使入贡。

2 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于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余里,生擒孤注,斩首九千级。军还,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高德逸敕令市马,自取骏者。上以建方等有功,释不问。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马,筋力异常,请实中厩[①]。"上谓侍臣曰:"道裕法官,进马非其本职,妄希我意;岂朕行事不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复黜道裕耳。"

3 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4 丙子,上飨太庙;丁亥,飨先农,躬耕藉田[②]。

5 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门楼[③],观百戏。乙卯,上谓侍臣曰:"昨登楼,欲以观人情及风俗奢俭,非为声乐。朕闻胡人善为击鞠之戏[④],尝一观之。昨初升楼,即有群胡击鞠,意谓朕笃好之也。帝王所为,岂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窥望之情,亦因以为诫。"

6 三月,辛巳,以宇文节为侍中,柳奭为中书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韩瑗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7 夏,四月,赵孝祖大破西南蛮,斩小勃弄酋长殁盛,擒大勃弄酋长杨承颠。自余皆屯聚保险,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蛮遂定。

8 甲午，澧州刺史彭思王元则薨[5]。

9 六月，戊申，遣兵部尚书崔敦礼等将并、汾步骑万人往茂州。发薛延陀余众渡河，置祁连州以处之。

10 秋，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无子，柳奭为后谋，以忠母刘氏微贱，劝后立忠为太子，冀其亲己；外则讽长孙无忌等使请于上。上从之。乙丑，以于志宁兼太子少师，张行成兼少傅，高季辅兼少保。

11 丁丑，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6]："去年进户多少？"履行奏："去年进户总一十五万。"因问隋代及今日见户，履行奏："隋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即今户三百八十万。"履行，士廉之子也。

12 九月，守中书侍郎来济同中书门下三品。

13 冬，十一月，庚寅[7]，弘化长公主自吐谷浑来朝。

14 癸巳[8]，濮王泰薨于均州[9]。

15 散骑常侍房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公主骄恣甚，房玄龄薨，公主教遗爱与兄遗直异财，既而反潜遗直。遗直自言，太宗深责让主，由是宠衰；主怏怏不悦。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宝枕[10]，云主所赐。主与辩机私通，馈遗亿计，更以二女子侍遗爱。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余人；主益怨望，太宗崩，无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遗爱与遗直更相讼，遗爱坐出为房州刺史[11]，遗直为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勖等数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机祥[12]。

先是，驸马都尉薛万彻坐事除名[13]，徙宁州刺史[14]，入

朝，与遗爱款昵，对遗爱有怨望语，且曰："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因与遗爱谋，"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元景女适遗爱弟遗则，由是与遗爱往来。元景尝自言，梦手把日月。驸马都尉柴令武，绍之子也⑮，尚巴陵公主，除卫州刺史，托以主疾留京师求医，因与遗爱谋议相结。高阳公主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己。遗直亦言遗爱及主罪，云："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上令长孙无忌鞫之，更获遗爱及主反状。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恪母，隋炀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为类己，欲立为太子，无忌固争而止，由是与无忌相恶。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无忌深忌之，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遗爱知之，因言与恪同谋，冀如纥干承基得免死。

【注释】

①中厩：内宫的马厩。

②飨先农，躬耕藉田：《汉仪》：天子正月亲耕藉田，告祠先农。先农，即神农也，祠以太牢，百官皆从。唐制，天子以孟冬吉亥享先农，而遂以耕藉。此盖从古制。

③安福门：皇城门之一。据《唐六典》，长安皇城西面三门，北曰安福，南曰顺义。

④击鞠之戏：击鞠球的游戏。鞠，用皮韦制作，内实以柔物，今谓之毬子。

⑤澧州：治今湖南澧县。

⑥户部尚书：即民部尚书，避太宗讳改。

⑦⑧疑误，待考。

⑨均州：治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

⑩浮屠：本指佛，佛教，也指僧人。

⑪房州：治今湖北房县。

⑫掖庭令：即掖庭局令，从七品下，宦者充任，属内侍省，掌管宫禁女工之事，凡宫人名籍，司其除附。

⑬驸马都尉薛万彻：高祖女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

⑭宁州：治今甘肃宁县。

⑮绍：柴绍，尚高祖女平阳公主。

【译文】

三年（壬子，公元 652 年）

1 春，正月，初一，吐谷浑、新罗、高丽、百济纷纷派遣使者入京朝贡。

2 初五，梁建方、契苾何力等人在牢山把处月朱邪孤注打得大败。孤注连夜逃遁，梁建方派副总管高德逸率领轻骑兵追击他，追了五百多里，生擒孤注，斩首九千级。军队撤回，御史弹劾梁建方的兵力足以穷追，却逗留不向前进军，高德逸奉皇上敕令买马时，自己先选取好马。皇上认为梁建方等人有战功，不予问罪。大理寺卿李道裕上奏言道："高德逸所选取的马，脚力非常好，请求充实宫中的马厩。"皇上对侍臣说："李道裕是个执法官，进马不是他的职权范围，却妄自迎合朕的意图；难道朕做事不被臣下所信赖吗！朕正在自责，所以不再罢黜李道裕罢了。"

3 十一日，任命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4 十八日，皇上祭太庙。二十九日，皇上祭先农，并躬行藉田礼。

5 二月，二十七日，皇上登上安福门城楼，观看各种杂耍。二十八日，皇上对侍臣说："昨天登上安福门城楼，是想来观察民情风俗的奢侈或节俭，并不是为了声乐之娱。朕听说胡人善于击毬的游戏，曾想亲眼看看。昨天，刚登上城楼，就有一群胡人在击毬，好像以为朕很爱好击毬。帝王的所作所为，怎么能够随便轻率。朕已经把那毬焚烧了，希望以此来杜绝胡人窥探帝王的喜好，也引以为诫。"

6 三月，二十四日，任命宇文节为侍中，柳奭为中书令，任命兵部侍郎三原人韩瑗代理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7 夏，四月，赵孝祖把西南蛮族打得大败，斩杀了小勃弄酋长歿盛，擒获大勃弄酋长杨承颜。从此其余屯聚兵马自保的蛮族部落，大的有兵众几万人，小的有几千人，赵孝祖都把他们打败，使他们投降，西南的蛮族于是平定。

8 初七，澧州刺史、彭思王李元则去世。

9 六月，二十二日，派遣兵部尚书崔敦礼等人率领并、汾州的步骑兵一万人前往茂州。征调薛延陀剩余部众渡过黄河，设置祁连州安置他们。

10 秋，七月，初二，立陈王李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王皇后没有子嗣，柳奭替皇后谋划，因为李忠的母亲刘氏出身微贱，劝皇后把李忠立为太子，希望他亲近自己；在宫外则暗示长孙无忌等人，让他们向皇上请求。皇上依从。初十，任命于志宁兼任太子少师，张行成兼任太子少傅，高季辅兼任太子少保。

11 二十二日，皇上向户部尚书高履行问道："去年增加的户口有多少？"高履行奏报道："去年增加户口总共十五万。"进而询问隋代的户口以及今天的户口数，高履行奏报道："隋朝开皇年间，户口八百七十万，本朝现有户口三百八十万。"高履行，是高士廉的儿子。

12 九月，任命代理中书侍郎来济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13 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长公主从吐谷浑来朝见皇上。

14 癸巳日，濮王李泰在均州去世。

15 散骑常侍房遗爱娶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为妻，公主非常骄横，房玄龄死后，公主教唆遗爱与他的兄长遗直分财产，过后又反过来诬告遗直，遗直亲自向皇上申辩这件事，太宗严厉责备公主，公主因此在太宗面前失宠；公主快快不快。恰巧御史弹劾盗窃案，得到僧人辩机的宝枕，说是公主赐给他的。公主与辩机私通，送给他难以数计的财物，又让两个女子侍候遗爱。太宗大怒，将辩机腰

斩，斩杀奴婢十几人；公主更加怨恨，太宗驾崩时，面无悲戚之色。皇上即位，公主又让遗爱与遗直再次相互诉讼，遗爱因此获罪，调出京城去做房州刺史，遗直去做隰州刺史。此外，僧人智昙等几个人私下侍奉公主，公主让掖庭令陈玄运窥探宫中的鬼神吉凶之事。

先前，驸马都尉薛万彻获罪除去了名位，降为宁州刺史，入朝时，与遗爱十分亲近，对着遗爱讲对朝廷有怨言的话，并且说："如今虽然我脚有毛病，又获罪置身于京城里，那些无名鼠辈还不敢动我一根毫毛。"进而与遗爱图谋："假若朝廷有什么变化，当尊奉司徒荆王李元景做君主。"李元景的女儿嫁给房遗爱的弟弟房遗则，因此元景与遗爱往来密切。李元景曾自称，做梦时手扼住了太阳和月亮。驸马都尉柴令武，是柴绍的儿子，娶巴陵公主，被任命为卫州刺史，托辞公主有病留在京师求医，因而与房遗爱串通策划。高阳公主图谋罢黜房遗直，夺取他的封邑爵位，派人诬告遗直对自己非礼。遗直也上书列举房遗爱及公主的罪状，说："他们恶贯满盈，恐怕连累臣下的家门。"皇上命令长孙无忌审问此事，又获得房遗爱与公主谋反的罪状。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李恪有文武全才，太宗常常觉得他像自己，想立为太子，长孙无忌执意谏净才罢，由此与长孙无忌关系恶化。李恪名望素来很高，为人心所向，长孙无忌非常忌恨他，想找借口杀掉李恪，来断绝众人对他的期望。房遗爱得悉实情后，便称与李恪一起谋划，希望像纥干承基那样，得以免除死罪。

四　年

1 春，二月，甲申，诏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

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上泣谓侍臣曰："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句其死[1]，可乎？"兵部尚书崔敦礼以为不可，乃杀之。万彻临刑大言曰："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岂不佳，乃坐房遗爱杀之乎！"吴王恪且死，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并坐与房遗爱交通，流岭表[2]。节与遗爱亲善，及遗爱下狱，节颇左右之。江夏王道宗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协，故皆得罪。戊子，废恪母弟蜀王愔为庶人，置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3]，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4]。

2 开府仪同三司李勣为司空。

3 初，林邑王范头利卒[5]，子真龙立，大臣伽独弒之，尽灭范氏。伽独自立，国人弗从，乃立头利之婿婆罗门为王。国人咸思范氏，复罢婆罗门，立头利之女为王。女不能治国，有诸葛地者，头利之姑子也，父为头利所杀，南奔真腊[6]，大臣可伦翁定遣使迎而立之，妻以女王，众然后定。夏，四月，戊子，遣使入贡。

4 秋，九月，壬戌，右仆射北平定公张行成薨。甲戌，以褚遂良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仍知选事。

5 冬，十月，庚子，上幸骊山温汤；乙巳，还宫。

6 初，睦州女子陈硕真[7]，以妖言惑众，与妹夫章叔胤举兵反，自称文佳皇帝，以叔胤为仆射。甲子夜[8]，叔胤帅众攻桐庐，陷之。硕真撞钟焚香，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潜，

进攻歙州，不克，敕扬州刺史房仁裕发兵讨之。硕真遣其党童文宝将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义玄发兵拒之。民间讹言硕真有神，犯其兵者必灭族，士众凶惧。司功参军崔玄籍曰："起兵仗顺，犹且无成，况凭妖妄，其能久乎！"义玄以玄籍为前锋，自将州兵继之，至下淮戍，遇贼，与战。左右以楯蔽义玄，义玄曰："刺史避箭，人谁致死！"命撤之。于是士卒齐奋，贼众大溃，斩首数千级。听其余众归首；进至睦州境，降者万计。十一月，庚戌，房仁裕军合，获硕真、叔胤，斩之，余党悉平。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

7 癸丑，以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

8 十二月，庚子，侍中薛宪公高季辅薨[9]。

9 是岁，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卒，其子颉苾达度设号真珠叶护，始与沙钵罗可汗有隙，与五弩失毕共击沙钵罗，破之，斩首千余级。

【注释】

①匄：同匈、丐，乞求。

②驸马都尉执失思力：高祖女九江公主下嫁执失思力，封驸马都尉。

③春州：治今广东阳春县。　铜陵：县名。治今广东阳春县东北。隶属于春州。

④罢房玄龄配飨：盖古有功臣配飨之例，房玄龄有功于唐，作为功臣配飨，今罢之。

⑤林邑：海南古国名。在今越南广南省一带。

⑥真腊：古国名。即今柬埔寨。

⑦陈硕真：农民起义女首领。睦州（今浙江建德东）人。永徽四年，官逼民反，他与妹夫章叔胤聚数万众起义，自称文佳皇帝，以叔胤为仆射，以童文宝

为大将,攻克浙江相庐、睦州、于潜等。后为崔玄义、房仁裕所败牺牲。

⑧疑误,待考。

⑨蓧(tiáo 条)宪公:《谥法》:多闻多能曰宪。

【译文】

四年(癸丑,公元653年)

1 春,二月,初二,诏命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处斩,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一并赐其自尽。皇上哭着对侍臣说:"荆王,是朕的叔父;吴王,是朕的兄长,想求他们不死,可以吗?"兵部尚书崔敦礼认为不可,于是把他们处死。薛万彻临刑时大骂道:"薛万彻算是个豪杰,留着替国家效死力,难道不好,只因受房遗爱牵连就被处死吗!"吴王李恪临死时,骂道:"长孙无忌擅弄威权,残害忠良。假若宗庙有灵,当不久遭到灭族之灾!"

初三日,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寺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均因与房遗爱交往而获罪,流放到岭南。宇文节与房遗爱亲近友善,及至房遗爱下狱,宇文节替他开罪辩护。江夏王李道宗平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和,因此都获罪。初六,将李恪的同母弟弟蜀王李愔废为庶人,安置在巴州。房遗直被贬为春州铜陵县尉,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到交州,罢除房玄龄的功臣配享。

2 改任开府仪同三司李勣为司空。

3 当初,林邑国王范头利死后,儿子真龙即位,大臣伽独弑杀真龙,将范氏灭门斩尽。伽独自主为国王,国人不顺从,于是立范头利的门婿婆罗门为国王。国人都思念范氏,又罢免婆罗门,立范头利的女儿做国王。范头利的女儿不能治国,有个叫诸葛地的人,是范头利姑母的儿子,父亲被范头利所杀,向南逃奔到真腊,大臣可伦翁定派使者迎回立为国王,让女王嫁给他,军民才安定。夏,四月,初七,林邑国派遣使臣入京朝贡。

4 秋，九月，十三日，右仆射北平定公张行成去世。二十五日，任命褚遂良为右仆射，依旧为中书门下三品，并掌管考选人才之事。

5 冬，十月，二十二日，皇上幸临骊山温泉。二十七日，皇上回到宫中。

6 当初，睦州女子陈硕真，用妖言迷惑民众，与她的妹夫章叔胤起兵造反，自称为文佳皇帝，以章叔胤为仆射。甲子夜，章叔胤率兵进攻桐庐，攻克了桐庐。陈硕真撞钟焚香，引领二千士兵进攻睦州及於潜，又进攻歙州，没有攻克，皇上敕令扬州刺史房仁裕征调军队讨伐。陈硕真派她的党徒童文宝率领四千人马寇犯婺州，刺史崔义玄征调兵力抵抗。民间盛传陈硕真有神灵，冒犯她的人必遭灭族之灾，士兵都非常恐惧。司功参军崔玄籍说："起兵打仗依仗正道，尚且不一定成功，何况凭借妖术，岂能长久！"崔义玄任崔玄籍做先锋，亲自带领军队随后，到了下淮戍，遇上陈硕真部众，与之交战。左右用盾牌掩护义玄，义玄说："如果我身为刺史躲避刀箭，其他人谁还拚命作战！"命令撤去盾牌。于是，士卒一齐奋战，陈硕真军大溃，斩首几千级。听任其残余兵众归降。进入睦州境地，投降的人数以万计。十一月，初二，房仁裕的军队前来合围，抓获陈硕真、章叔胤，把他们斩首，余党全部平定。崔义玄因军功拜为御史大夫。

7 初五，任命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

8 十二月，二十三日，侍中蓬宪公高季辅去世。

9 这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死，他的儿子颉苾达度设自号真珠叶护，开始与沙钵罗可汗有仇隙，与五弩失毕共同攻击沙钵罗，大败沙钵罗，斩首一千余级。

五　年

1 春，正月，壬戌，羌酋冻就内附[①]，以其地置剑州[②]。

2 三月，戊午，上行幸万年宫。

3 庚申，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

初，王皇后无子，萧淑妃有宠，王后疾之。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3]。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4]。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5]，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共谮之，上皆不纳。昭仪欲追赠其父而无名，故托以褒赏功臣，而武士彠预焉。

4 乙丑，上幸凤泉汤[6]；乙巳，还万年宫。

5 夏，四月，大食发兵击波斯[7]，杀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罗。大食兵去，吐火罗发兵立卑路斯为波斯王而还。

6 闰月，丙子，以处月部置金满州。

7 丁丑，夜，大雨，山水涨溢，冲玄武门；宿卫士皆散走。右领军郎将薛仁贵曰："安有宿卫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门桄大呼以警宫内。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寝殿，水溺卫士及麟游居人[8]，死者三千余人。

8 壬辰，新罗女王金真德卒，诏立其弟春秋为新罗王。

9 六月，丙午，恒州大水[9]，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

10 中书令柳奭以王皇后宠衰，内不自安，请解政事；癸亥，罢为吏部尚书。

11 秋，七月，丁酉，车驾至京师。

12 戊戌，上谓五品以上曰："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10]，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13 冬，十月，雇雍州四万一千人筑长安外郭，三旬而毕。癸丑，雍州参军薛景宣上封事，言："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等以景宣言涉不顺，请诛之。上曰："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遂赦之。

14 高丽遣其将安固将高丽、靺鞨兵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御之，大败高丽于新城。

15 是岁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粳米斗十一钱。

16 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更相谮诉，上不信后、淑妃之语，独信昭仪。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驩[11]，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

而罢。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

【注释】

①冻就：特浪生羌卜楼大首领。

②剑州：治今四川阿坝县南境。

③才人：宫中女官名。唐制，才人五人，正五品。

④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仙，其年即以安业坊济度尼寺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据史记载，感业寺，当为安业寺。

⑤昭仪：古女官名。汉元帝所署，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言昭明其仪，以示隆重。后代沿用，位不如汉尊。

⑥凤泉汤：凤泉，县名。治今陕西眉县东南。汤，汤池。

⑦大食：国名。即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所创立的阿拉伯帝国。以波斯语称大食。

⑧麟游：县名。治今陕西麟游县西。

⑨恒州：治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古城。

⑩仗下：唐制：常朝诸卫皆立仗，仗下宰执、谏官奏事，故云仗下。

⑪驩：同欢。

【译文】

五年(甲寅，公元654年)

1 春，正月，十五日，羌族酋长冻就归附唐朝，把他的领地设置为剑州。

2 三月，十二日，皇上巡幸到万年宫。

3 十四日，追赠武德朝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爵。

当初，王皇后没有生儿子，萧淑妃在皇上面前受宠，王皇后忌恨她。皇上做太子时，入宫侍奉太宗，见到才人武氏便喜欢上了。太宗驾崩，武氏随着众妃嫔到感业寺做尼姑。到了太宗的忌日，皇上

到感业寺行香拜佛，见到武氏。武氏哭泣，皇上也流泪。王皇后听说后，暗中让武氏蓄发，劝皇上接纳到后宫，想用她来离间皇上对萧淑妃的宠爱。武氏乖巧聪慧，很会玩弄权术。初入宫中，侍奉皇上十分谦恭有礼，皇后很喜爱她，多次在皇上面前称赞她。不久大得宠幸，拜为昭仪，皇后及萧淑妃均失宠，二人又一同在皇上面前说武氏的坏话，皇上都不理睬。昭仪想追赠她的父亲官爵，却没有什么名义，于是假托褒奖赏赐功臣，其中便有其父武士彠。

4 十九日，皇上幸临凤泉汤池；二十三日，回到万年宫。

5 夏，四月，大食发动军队攻击波斯，杀死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的儿子卑路斯逃奔到吐火罗。大食的军队离去后，吐火罗派兵护送卑路斯回国，立为波斯国王。

6 闰五月，初二，将处月部设置为金满州。

7 初三，夜晚，下大雨，山洪暴涨，冲了玄武门；宿卫的士卒都逃散。右领军郎将薛仁贵说："哪有宿卫之士在天子有了急难时怕死的呢！"于是登上门框大声呼叫来警告宫里的人。皇上急忙出来登上高处，一会儿雨水漫入寝殿，溺死卫士及麟游县的居民三千多人。

8 十八日，新罗女王金真德去世，下诏立她的弟弟金春秋为新罗国王。

9 六月，初二，恒州发大水，呼沱河的水漫溢，淹没五千三百家。

10 中书令柳奭因王皇后失宠，心里很不自在，请求解职。十九日，皇上罢黜他的中书令一职，改任吏部尚书。

11 秋，七月，二十四日，皇上车驾回到京城。

12 二十五日，皇上对五品以上的官员说："以前在先帝身边，看到五品以上的官员议论朝政，有的在卫仗之前当面陈述，有的退朝后上书奏事，连日不断；难道说单单今天无事可奏吗！为什么你们都不上书言事呢？"

13 冬，十月，雇用雍州四万一千人修筑长安外城，三十天后竣

工。十一日，雍州参军薛景宣上书言事，说："汉惠帝建筑长安城，不久就死了，如今又修城，一定会有大的灾殃。"于志宁等人认为薛景宣的言论涉于妖妄，请求把他杀掉。皇上说："薛景宣虽然狂妄，假若因为他上书言事获罪，恐怕会断绝言路。"于是赦免了他。

14 高丽派其将领安固率领高丽、靺鞨的军队攻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抵御，在新城把高丽打得大败。

15 本年大丰收，洛州的粟米一斗仅值两钱半，粳米一斗十一钱。

16 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相互谗毁对方，皇上不相信王皇后、萧淑妃的话，只相信昭仪的话。皇后不能曲意事奉皇上左右，其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舅中书令柳奭入宫遇见六宫嫔妃，又不讲礼节。武昭仪观察到皇后所不敬重的，必与之倾心相交，把所得到的赏赐都分给她们。因此，皇后及淑妃的一举一动，武氏都知道，把它奏闻给皇上。

皇后虽然失宠，但皇上还没有废后的想法。恰好此时武昭仪生了个女儿，皇后怜爱并逗弄她，皇后出去后，昭仪暗中把女儿扼死，用被子把她盖上。等皇上到来，昭仪假装欢笑，打开被子来看，女儿已经死了，即惊恐哭闹。询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都说："皇后刚才来过这里。"皇上大怒，说："皇后杀死了我的女儿！"昭仪借此哭着数说皇后的罪过。皇后无法申辩，皇上因此有了废皇后再立武昭仪为后的打算。但又担心大臣们不从，于是与昭仪一道临幸太尉长孙无忌的府第，宴饮酣畅之时，在席上封长孙无忌宠姬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又用十辆车子装载着金银珠宝、丝绸锦缎来赐给长孙无忌。皇上借机称皇后没有子嗣来暗示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环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没有顺从皇上的旨意，皇上及昭仪不欢而罢。昭仪又让母亲杨氏到长孙无忌的府第，多次请求。长孙无忌最终没有答应。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劝说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声色俱厉地斥责他。

六 年

1 春，正月，壬申朔，上谒昭陵；甲戌，还宫。

2 己丑，嶲州道行军总管曹继叔破胡丛、显养、车鲁等蛮于斜山，拔十余城。

3 庚寅，立皇子弘为代王，贤为潞王。

4 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

5 夏，五月，壬午，名振等渡辽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名振等奋击，大破之，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

6 癸未，以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7 壬辰，以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

8 六月，武昭仪诬王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为厌胜[①]，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宫。秋，七月，戊寅，贬吏部尚书柳奭为遂州刺史[②]。奭行至扶风[③]，岐州长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泄禁中语，复贬荣州刺史[④]。

唐因隋制，后宫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皆视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仪为之，韩瑗、来济谏，以为故事无之，乃止。

中书舍人饶阳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壁州司马[⑤]。敕未至门下，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幽州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宰臣

异议耳。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是日，代德俭直宿，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于武昭仪矣。

9 乙酉，以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

10 八月，尚药奉御蒋孝璋员外特置[6]，仍同正员。员外同正自孝璋始。

11 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自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其事。袁公瑜闻之，以告昭仪母杨氏，行俭坐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7]。行俭，仁基之子也[8]。

12 九月，戊辰，以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勣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上顾谓无忌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

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⑨，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宁不敢言。

韩瑗因间奏事，涕泣极谏，上不纳。明日又谏，悲不自胜，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谏曰：“匹夫匹妇，犹相选择，况天子乎！皇后母仪万国，善恶由之，故嫫母辅佐黄帝⑩，妲己倾覆殷王⑪，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⑫。’每览前古，常兴叹息，不谓今日尘黩圣代。作而不法，后嗣何观⑬！愿陛下详之，无为后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国，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吴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游于姑苏⑭。臣恐海内失望，棘荆生于阙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来济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⑮，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⑯，而兴《关雎》之化⑰，百姓蒙祚；孝成纵欲⑱，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汉之祸又如此，惟陛下详察！”上皆不纳。

他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许敬宗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昭仪令左右以闻。庚午，贬遂良为潭州都督。

【注释】

①厌胜:古代迷信谓能以诅咒制胜为厌胜。

②遂州:治今四川遂宁县。

③扶风:县名。治今陕西扶风县。

④荣州:治今四川荣县;

⑤壁州:治今四川通江县。

⑥尚药奉御:尚药局奉御,员二人,掌和合御药及诊候方脉之事。

⑦左迁:谓从辇毂下出佐边州,故为左迁。

⑧仁基:裴仁基,隋将,归李密,为王世充所杀。

⑨顾命:《尚书》篇名,取临终遗命之意。事见《顾命》篇。后称天子临终遗诏曰顾命。

⑩嫫母:黄帝妃子,人虽丑,但品德好,黄帝爱幸,辅佐黄帝有方。

⑪妲己:殷纣王妃,人虽美,但心思坏,败坏殷王江山。

⑫"诗云"句:见《诗·小雅·正月》。褒姒,周幽王妃。幽王宠爱,举烽火博得褒姒一笑,有急再举烽火失灵,为申侯犬戎所杀。

⑬作而不法,后嗣何观:语见《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作"书而不法,后嗣何观!"不法,不合法度。为曹刿谏鲁庄公之辞。

⑭"昔吴王"句:吴王,指吴王夫差;子胥,伍子胥,楚人,因父为太子傅直谏被杀,避难于吴,使公子光夺得王位,后辅吴王阖庐有功。吴王夫差受任大夫,其言王不听,感慨地说麋鹿游于姑苏。姑苏,即姑苏台,姑苏山,在今苏州市。意为姑苏成了废墟,麋鹿漫游的场所,即国家灭亡。

⑮乾坤:指天地,旧说天地阴阳相合之道。言成夫妻也要顺天地,合阴阳之道。

⑯周文:周文王;太姒,文王之妃。《诗》云:"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⑰《关雎》:《诗经》篇名。其言太姒辅文王以兴王业的美德。

⑱孝成:汉孝成帝。事见《汉成帝纪》。

【译文】

六年(乙卯,公元655年)

1 春，正月，初一，皇上亲谒昭陵；初三，回宫。

2 十八日，嵩州道行军总管曹继叔在斜山打败胡丛、显养、车鲁等蛮族，拔取十多座城池。

3 十九日，立皇子李弘为代王，李贤为潞王。

4 高丽与百济、靺鞨合兵侵犯新罗北部边境，夺取三十三座城池；新罗王金春秋派遣使者求援。二月，二十五日，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攻击高丽。

5 夏，五月，十三日，程名振等人渡过辽水，高丽看到他的兵少，打开城门渡过贵端水迎战，名振等奋勇出击，把敌方打得大败，杀死俘获一千多人，焚烧了外城及村落而回。

6 十四日，任命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7 二十三日，任命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

8 六月，武昭仪诬告王皇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施厌胜术诅咒昭仪，皇上敕令禁止皇后的母亲柳氏进入宫内。秋，七月，初十，贬谪吏部尚书柳奭为遂州刺史。柳奭行至扶风，岐州长史于承家迎合旨意，奏称柳奭泄漏了宫禁秘密，又贬为荣州刺史。

唐朝因袭隋朝制度，后宫设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都为正一品。皇上想特别设置宸妃，封给武昭仪，韩瑗、来济劝谏，认为没有先例，于是作罢。

中书舍人饶阳人李义府被长孙无忌所憎恶，被贬为壁州司马。敕令还未到门下省，李义府就暗中得知，向中书舍人幽州人王德俭问计，王德俭说："皇上想立武昭仪为皇后，犹豫不决，只是担心宰相们有异议。你如果能建议立武昭仪为皇后，那就转祸为福了。"李义府认为是这样，这天，代替王德俭值宿，叩门向皇上表奏，请求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来满足百姓的愿望。皇上非常高兴，召见他，与他谈话，赏赐珍珠一斗，让他留下来官居旧职。昭仪又暗中派人慰劳勉励他，不久，破格拜封为中书侍郎。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

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都暗中向武氏表露忠心。

9 十七日,任命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

10 八月,尚药局奉御蒋孝璋为定员之外的特置人员,品级仍同正员。员外同正的官职从蒋孝璋开始。

11 长安令裴行俭听说将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认为国家的祸害一定从这开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这件事。袁公瑜听到后,把它告诉给武昭仪的母亲杨氏,裴行俭获罪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裴行俭,是裴仁基的儿子。

12 九月,初一,任命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皇上有一天退朝后,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进入内殿。褚遂良说:"今天皇上宣召,多半是为后宫废立之事,皇上的主意既已定了,违逆皇上心意必死无疑。太尉是元舅,空司是功臣,不可使皇上有杀元舅及功臣的罪名。我褚遂良起自平民,没有汗马功劳,有今天的官职,而且还蒙受先帝托孤之恩,若不以死来谏诤,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李勣称病没去内殿。长孙无忌等人到了内殿,皇上对他们说:"皇后没有子嗣,武昭仪有,如今想立昭仪为皇后,怎么样?"褚遂良回答说:"皇后出身名门大家,是先帝给陛下娶的。先帝临死,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的好儿子好媳妇,如今把他们托付给你了。'这是陛下所听到的,音犹在耳。未听说皇后有什么过错,怎么可以轻易废掉!臣不敢曲意顺从陛下,以违背先帝的遗愿!"皇上很不高兴而罢。第二天,又谈这件事,褚遂良说:"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就恭请陛下遴选天下的名门望族,为什么一定要立武氏。武氏曾经侍奉先帝,是众所周知的,天下人的耳目,怎么可以遮蔽!万代以后,天下的人又将怎样评价陛下呢!愿陛下三思而行!臣如今逆忤陛下,罪当处死。"于是把朝笏放置在殿阶上,解下头巾叩头,流着血说:"归还陛下的朝笏,乞求放我返回乡里。"皇上大怒,命人把他拉出去。昭仪在帘中大声说道:"为何不杀了这个狗东西!"长孙无忌说:"遂良是先朝顾命大臣,有罪也不可以加刑。"于

志宁不敢说话。

韩瑗借机向皇上奏事，流泪向皇上极力谏阻，皇上不采纳他的意见。第二天，又劝谏，悲痛得不能自已，皇上命人把他带出去。韩瑗再次上疏劝谏，说："一般的夫妇匹配，还要相互选择，更何况天子呢！皇后是天下妇女的仪范，善恶由她而生，因此，嫫母辅佐黄帝成就王业，妲己却倾覆了殷纣王的江山，《诗经》上说：'赫赫有名的宗室周朝，就灭在褒姒之手。'每次观览前朝史事，常常引起慨叹，没有想到今天圣明之世也会受到玷污。行为不合法度，后世将如何看呢！希望陛下仔细地考虑，不要被后来的人所讥笑！假使臣的话对国家有益，剁成肉酱，臣也死得其所！当年吴王不采用伍子胥的意见，结果吴国灭亡，姑苏成了废墟，麋鹿出没。臣担心海内臣民失望，国家残破，宫庭之中荆棘丛生，宗庙不能继续享有祭祀，为期不远了。"来济上表劝谏说："君王立后，应依据天地之理，必须选择名门礼教之家的淑女，幽雅娴静，贤淑美好，才符合四海臣民的愿望，称神祇的心意。所以周文王建造舟船来迎娶太姒，才有《关雎》的教化，百姓蒙受福祚；汉孝成帝放纵情欲，把婢女立为皇后，使皇统断绝，国家倾覆。周朝的隆盛是那样，汉朝的祸患又是这样，希望陛下明察！"皇上一概不采纳。

一天，李勣入宫进见，皇上问道："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执己见，认为不可。褚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事情就该算了吗？"答道："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再问外人！"皇上的主意于是定下。许敬宗在朝廷上大声扬言，说："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要换个媳妇，更何况天子想更立皇后，跟其他人有什么相干，而去妄生异议呢！"武昭仪让左右的人把许敬宗的话讲给皇上听。初三日，把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

